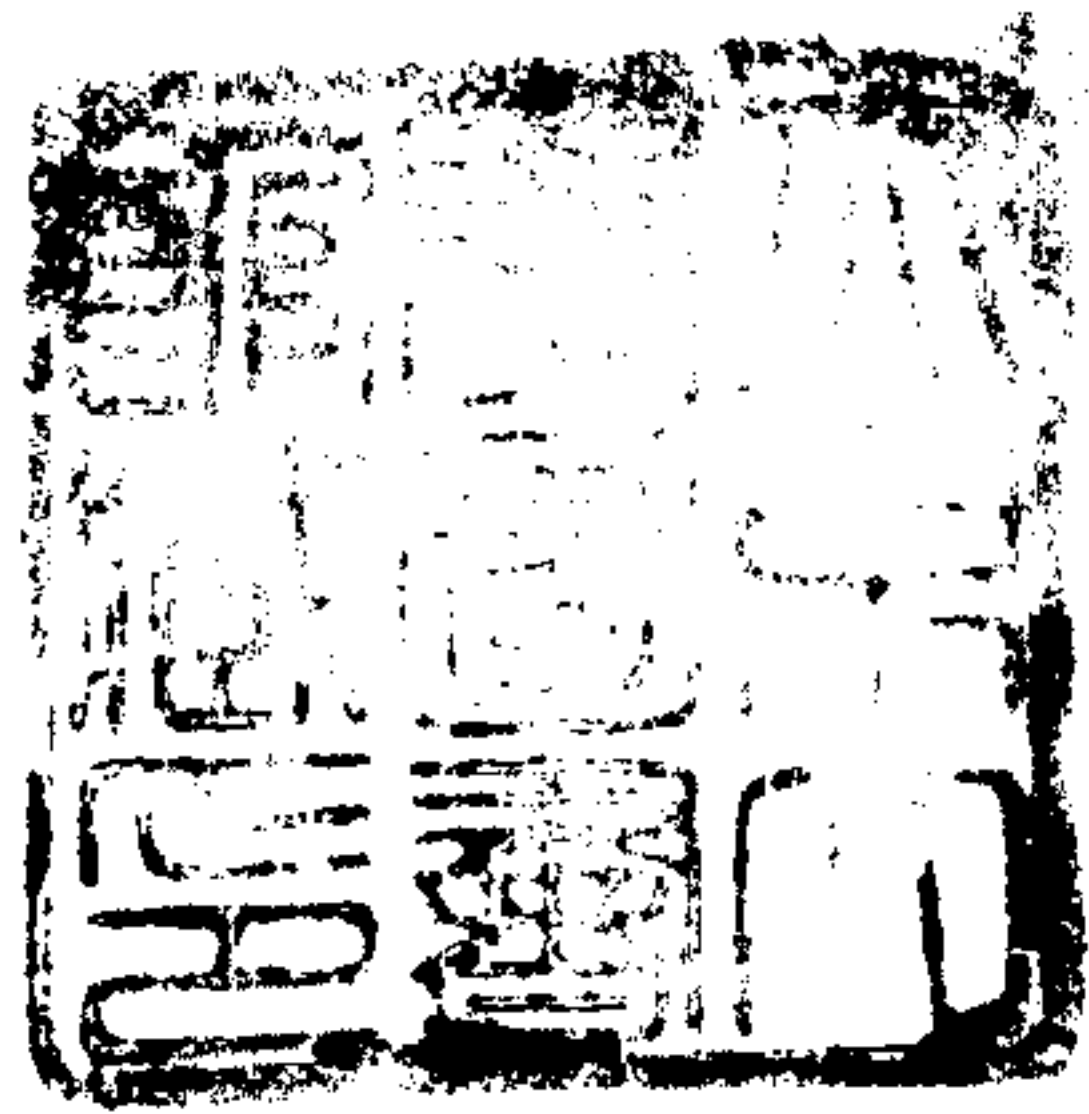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四三二一・史部・雜史類

國史唯疑十二卷	〔明〕黃景昉撰	一
後鑒錄七卷	〔清〕毛奇齡撰	二〇九
聖典二十四卷	〔明〕朱陸樞輯	二六五
平漢錄一卷	〔明〕童承叙撰	五一五
皇明平吳錄	〔明〕吳寬撰	五二一
平蜀記一卷	〔明〕佚名撰	五四一
平夏錄一卷	〔明〕黃標撰	五四五
姜氏秘史一卷	〔明〕姜清撰	五五一
革除遺事六卷	〔明〕黃佐撰	六〇五

2-F36/02

# 國史唯疑

國史唯疑四本共十二卷 孫晉以黃巢崖相國  
星訪權者年未夏秋偶結三山浩問人高抄重  
容借鈔 紅字後

國史唯疑 卷一



國史唯疑卷之一

洪武 建文



太祖料敵如神諸將皆奉指麾如曰陳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張士誠狡而懦其器小攻友諒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為之援若先攻士誠則友諒傾國至矣其議擣元都也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守之援其戶權彼勢孤援絕元都不戰自克因鼓行而西雲中九原開隴可席卷下也數語判斷南北用兵先後鑿極毫髮姑置唐文皇勿論漢宋二祖瞠乎後矣

鄱陽湖之戰特勅大將軍達運建康明委以居守之任淮陰鄭侯殆兼有之河南平為駕幸汴梁置酒嘉勞推誠待下又與漢祖晨馳入軍事迫別

李文忠初克嚴州與大海有隙 上批示其督事郭彥仁曰保指揮我親男胡院判我心腹汝必於我男處丁寧說知按岐陽為

高皇姊子所云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呼為親舅亦同沐默率例耶稽傳寔小名保舍育帳下比於兒子賜姓朱吳元年始復故姓

陳友諒驍鷲有權術兵敗屢奮凡再陷南昌安慶池州太平以窺建康且全有江湖重地浸及浙閩勢莫不可嚮通疎其行事其在項羽下李密上手偶中飛矢斃天定厭之非是憂未歇也時我軍殊死戰亦屢演殆

錄南通州渡江抵常熟突犯姑蘇險反居內併京口大江之防無所用之真奇師也張士誠初起嘗因之怪承平久靡談及者方姑蘇下即分師趣取通州意同

初張九四據吳恃多壘礮石自固王半軒行私語人曰兵法柔能

制剛設植蕩蕩頰而常者繫布其端如餅糜然師出沒其下雖礮至而布與之低昂技無所施後常開平破城卒用前策行故奇士所傳虎穴中可遊戲即其人也聞張氏頗待諸遊客厚多附者

寧海葉兌以布衣上 高皇帝書一經三日談取天下策甚詳後用兵次第具如預料而國史不載其名雲海飄戒行藏在安期生徐鴻客之間異矣異矣

大誥初篇有云朕軍中十有四年未嘗妄得一婦女惟征武昌怒陳友諒妻其妾朕旋自疑不審色與豪智人監朕過按此即俗說傳譚王事所繇始也謂王母達定妃故友諒姬王長詢得之

惠及閭官自焚死事亦影響然 高皇帝日月之食業自表出矣惟後人不讀大誥鮮知者蜀明昇母彭氏後亦召入宮中

張士誠陳友定同自經不殊倖至不屈死猶有氣槩業不能如粵何真度無全理等死耳其視陳理明昇輩不較磊落乎怪當時能容方國珍李思齊之降俾終奉朝請而獨介於二監子必遠投之高麗意淵微未易窺測豈楚蜀餘黨尚慮有生心者歟江楚間每盛防柯陳種為真友諒後不隸徭賦橫自如然事竟無他

破陳友諒後不乘勝徑搆武昌復運金陵儒士戎簡嘗疑之高皇漫以窮寇勿追為解要非本懷夫所為至國班師者奉為根本計懼張氏之襲其後也士誠真自守庸懦同劉表諸策士亦無復謀及何哉

韓林兒稱宋遺號自初造至敗無足道者而國初猶奉其龍鳳紀年至林兒殂始罷德深厚矣林兒僭帝盈一紀殂建康史不無微辭然其視更始劉盆子為幸爾多觀劉恭陽所生床直詆為牧豎子情景具見

元末江淮以北盡蹂躪於劉福通群盜手自北直山東西河南陝西以至大同興和諸邊塞無寧土焉即遼陽上都亦被攻陷極



元君臣將相謀畧以杖拄中原不給無暇及江南一步其後徐常北伐之師摧同枯朽亦未必非群盜力昔稱陳涉項羽之興為漢驅除信矣知高皇所為縻羈勿絕意乃陰在此

余闕守安慶於池州太平為隣聖祖未嘗一加兵焉撫之獨厚非惟惜其才名亦陰藉為陳氏屏蔽耳與待小明王法同黜危素俾往守闕廟悲慨又深

明王琚以陳友諒之弑其主也絕之名義甚正性剛厚立國微有規模異草竊筆惜其早隕天之將以開聖明乎讀史至竇建德擒明王琚卒俱可慨然難成敗論

廖永忠伐蜀以瞿塘峻急守禦固執遣壯士舁小舟衣青篲衣與草樹同色緣山行既度閣繞出敵背放舟入江鼓譟下蜀人大驚法奇甚鄧艾陰平之險視此非殊明昇納款降永忠辭候湯和至始受有學有識又越晉濟渾遠矣天生廖將與傳成雙及傳一廖二之褒信非虛獎卒下獄死坐使所善儒生探上意事亦難明

高帝手削平諸鎮未嘗輕筆之文獨御製平西蜀紀且命劉基為頌豈深有得意於是者乎首云朕親紀征蜀二道總兵官功之低昂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前指傳友德廖

永忠沒湯和楊璟也賞罰嚴乃再然璟頗有定荆南粵西功視永忠亞

征闕師分三道胡廷瑞自江西入邵武湯和繇海道入福州後遣李文忠從浦城進逼建寧區畫井然惟延平為陳友定所據頗費攻餘傳檄耳聞情形寔止如是

山西省歸我版圖常關平功中山業少避矣擴廓故健關能軍非出其不意襲之勝詎易決觀中山出塞之役可見劉誠意曰王保保未易輕也亦良憚之

常關平王軍過臨淄十餘卒入民家取酒相蹴擊一市盡謹臨淄令歐陽銘呵止之不服因笞遣之關平怒詔曰今何敢爾銘直上謁以大義控陳良久意解為責軍令而禮銘重申嚴約束無敢譁者銘信能吏益思關平之為將賢吳漢賈復之流方之幾矣

如徐中山王生平極沉重迥極樸警極剛果迥極回翔極君臣之誼篤迥極功名之志深迹視之見為鞅蕭曹伴姬呂寃直張留侯一轉解耳惟留侯蹈履如仙佛然必思出世中山王踰寶如吾儒然故欲入世功行不同而其為脫離生死之心一也徒隨聲讚王却被瞞過

劉誠意祖濠以計紹醉元使寢之樓自焚其居元使所捕籍燬焉  
密錄渠魁二百人授之餘獲免全活無筭濠此舉智仁勇三德  
兼有之篤生元勳豈偶也哉

世每以仕元譏宋學士濂宋雖始用薦拔國史編脩辭不赴於述  
未有涉也惟劉誠意伯基少舉元進士為高安丞為行省掾為  
儒學副提舉為元帥府都事為行樞密院經歷為行省郎中屢  
被權奸所中竊管幾自殺強起放浪山水間繇斯言之宋未合  
昏之女劉棄婦也顧議未有及劉者私所未喻

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此劉文成語也  
可為千載論相極則予恒誦之次則楊文貞所云天下國家事  
當以天下國家心處之語亦復佳

太祖賜劉誠意還鄉誥明言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所稱許頗畧末  
云禽鳥生於叢木翎翅乾而飛去時復顧戀舊巢况人乎直以  
禽鳥為喻未免唐太宗輕褚遂良意其云商不忘於道官終老  
於家誠人生萬幸亦非吉祝噫以開國君臣魚水歡投尚致參  
差矧其下此者乎有志之士所為流涕於燕昭樂毅之間也夫  
宋學士濂為國朝文臣之首讀其翰林承旨誥詞云爾濂雖博通  
今古臨事每牽制弗決使爾檢閱有餘用之施行不足乃知

高皇帝所為不相濂非斬之也賜之觴曰男兒何不慷慨為雖  
戲談亦或有以

國初嚴府與禁自丞相以下皆弗之許宋承旨以疾賜歸特令中  
書造安車給健丁六人稱盛事宋所蒙恩遇最多既歸後上  
嘗一夢見之以語其子燧張伯誠詩霜晨鳳閣聽綸音夜夢金  
華老翰林時有舍人臣宋燧叩頭感激聖恩深摹寫特工

劉基胡深葉琛章溢後並為高帝所追念字呼之召其子詣  
闕褒賚有差獨於宋濂之謫永漠然何也先時嘗面獎濂曰方  
今四夷盡聞卿名卿善自愛危哉濂蚤且知惧矣後來茂州禍  
本是

劉誠意素峭直於楊憲汪廣洋胡惟庸咸顯疏其過持法嚴責偉  
弗撓宋承旨一味和柔而已終同得禍曷衷焉為國謀學劉為  
身謀學宋、子孫以交惟庸死竟至和柔之累士君子各從其  
性所近焉可也

賜太師李善長勅卿謀欺詐法當斬然行賞有誓許三免極刑今  
無患矣儘慄慄乎其言怪善長猶不知引退老乎禎與使善長  
先數年卒可克終恩遇何取有期願壽亦自邦國不幸非獨其  
身已也徐中山賜膳至于流涕湯信國入朝因而病癱故最好



結局語云功成名遂身退豈惟退哉易以進退存亡並稱理可思

宣國公李善長預進儀衛 太祖見伏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曰此誇大詞也莫若以天佑邦家海宇康寧易之已而曰此亦近誇併去之今惟雜繪辰象耳宣國後改封韓凡國初制度多其平定功亦難泯

李岐陽文忠識禮張玄玄以延其宗亦其平生好文重士之報聞語詞云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當非善卒也或如朱穎二公例耶

常開平之後必以傳穎公友德為嫖姚馬次藍玉玉汰而慢宜有他端惜穎公亦坐株累方其請懷遠官地亦秦王翦漢蕭何遺意反蒙責讓古法信難盡依

沐氏世守滇南得用閹擬於親王其卒皆歸葬南都猶齊尚父五世及周之遺諸勳臣傳多零替獨沐用鎮遠得全即魏定二公弗及也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信乎哉或云黔寧王故高帝外婦子迹或近之

濮真子璵以真死難忠即襁褓封西涼侯年幼趨朝弱傷命鑄玉字牌懸璵冠俾人避按此即漢羽林孤兒例迺若花將軍雲

殉太平難甚烈其兒瀕九死未不獲預茅土封豈以守郡失之乎權度精未易臆揣

鄭國公常茂以與婦翁馮勝交訟安置龍州土官趙貼堅業前沒其妻與茂結為婚姻後詭稱茂已死或謂尚存至煩詔詰責踪跡甚危終以開平王功大故許其弟昇襲爵然茂實卒於龍州論理宜特宥茂還為是

湯信國和材中下且有酒過獨以事上恭謹首先解兵柄乞骸骨歸得徵異眷此皆將也且別論若以隰子伐樹意律之亦非無罪然世從無以是罪人者可見官為人累放下隨坦然矣老氏挫銳解紛理同是

湯和晚却有防海功其先如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朱文正守南昌章濬守溫處俱著勞折衝中兼高保障至和業功成歸老矣優使之築海上城備倭始遼東極閩廣烽戍恭列為百世利蓋興王之善器使如此

吳良吳棟兄弟醉過徐武寧王大功坊怒詔之疑窺微旨初武寧治弟甫胎繫 高帝過之曰可矣遂不敢卒繫亦稍示裁損意乎良此舉與漢郭千秋合千秋故張蕭何功良故抑武寧功似異定同總極揣摩之巧



國初李曹公文忠掌國子監梅都尉殷攝視山東學徐魏公輝祖奉命帥禮部翰林官詣國雍試諸生文苑並一時文武才開創人材盛即方術技藝往精妙非後代及時亦淡然置之不大張皇所稱迺更在此

高啓侯早朝詩編吏忽傳丞相至火城如畫曉寒銷諷此見國初英雄氣象今閣臣朝二燈前引而已何鏡山曰此李善長汪廣洋胡惟庸之所以不免與

胡惟庸專恣罪多端其微詞云與倭通俾以精兵匿貢船為變因總武庫兵入海迂謾甚古有走反法乎張昶業仕至中書叅政

猶謂念元故主欲為元弱明閣楊憲寔構祀又誣憲創為一統山河花押是何種不經甚也抑草昧人情殊乎疑無是理

吳伯宗不屈于胡惟庸極論其不法狀此詞臣抗章彈事之始張昇羅倫疏寔祖是次舒芬矣四人皆江右狀元山川風氣歟學問淵源歟異哉

以汪廣洋隱默不白楊憲惡為柔奸命追斬之曰爾本非愚士其自舒心量已以歸真以曾秉正羅歸鸞四歲女為資為失人父之道命關之曰爾性資聰敏幹辨且能既不能為人之父難種於世辭峻甚誦猶魄奪

或訟工部尚書嚴震直弟任罪命自訊獄成具奏以震直不欺特釋之漢律原輸服惡面謹意同然震直亦處於不得不確訊之時不然罪及之矣

宋訥偶附火傷脇高帝聞之製文警訥曰脇者協也豈再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致神怒耶訥時官祭酒遂責以輔弼之任致訥嘗一改文淵閣大學士永樂中解楊預機密景泰中蕭江理部務本是

羅復仁屢經聖鑒曰粗率曰老實羅性行可知而能招降陳理曉譬擴廓諭安南歸所侵地鄰食其陸賈之長殆兼有之怪於所

評目不類

劉仲質來訥具沉吳伯宗洪武中並為殿閣大學士又儒士王本等位四輔官次公侯都督當時保傳內閣之職業隱具矣今謂閣臣始永樂中解縉等似未深攷

劉三吾以主會試謫戍不詳所終聞何氏名山藏云建文中嘗召選獻大明一統賦至永樂初暴卒所載賦詞甚典雅何公吾邑前輩最篤學如紀馮宋公勝傳類公友德事多異前聞不審所據何書當續考之

起魏觀守蘇州蔡本指揮管衛事本孝慈后密謀既拜命辭

上曰且住皇后要見爾少頃后出宮人携酒菜從上手酌賜  
二臣其後惟文皇后曾一見解縉等七臣家室憂憂三楊時得  
見張太后餘絕響矣

高季迪編脩辭戶部侍郎之權力請罷歸意但求免禍耳非有他  
也卒死魏觀難時方嚴不為君用之禁其肯為山林寬乎高歸  
不能穢迹深藏若袁凱然顧炫才援上宜其及矣讀孫仲衍祀  
竈文雄麗悲婉居然瓊闕之音臨刑一章尤凄斷人才之感之  
厄至國初而極

袁儀本功臣張德勝弟賜今姓名鎮雲南楚雄久之入朝高帝

慰勞有加惜其老命太醫院為染鬚鬢仍還撫治以威遠人特  
給銀印寵之染鬚鬢事亦奇

解縉序頌錄詩謂高皇帝思英發頃刻數百千言臣縉載筆從  
輟草書連幅不及停比進財點定數字而已僧宗泐嘗獻詩百  
餘篇覽不竟日盡和其韻乃獨愛頌錄詩置諸左右按錄字謹

中松江人賦鄱陽湖詩放歌此日容豪客破教當年想至尊者  
其人也初撰宮詞坐罪以用洪武正韻得釋稱殊遇

宋濂別記帝為文性或下書詔濂坐榻下操觚受詞食頃滾  
滾千餘言出經入史與解縉說同不謂開創雄主兼妙篇章千

古來未有其比

劉宜正官起居注嘗隨駕度清沅關高皇賦詩屬群臣和獨先  
成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歷間關之句喜曰有安不忘  
危意賜銀幣宜正即劉子欽父

今所傳經書旁注自國初學士朱升始升有著作才制誥表箋多  
出其手以廷辨樂音不合聖怒巨測幾危賴熊鼎從旁救解罷  
亦奇士

王待制撰馬后父母追贈誥稱為皇外考妣徐王夫人豈奉旨  
然歟母以智術殺身母以政術殺人母以業術殺子孫母以學  
術殺天下萬世教語本禱厄辭

太祖諭汪仲魯歸曰近侍歸郡邑官勢須來見當戒門絕否則筆  
之束俾童僕示之若曰仲魯幸蒙恩予告還鄉理宜啟門謝客  
輸租應役其敢以是自速厥疾美哉謨訓煌煌凡致政士大夫  
所宜遵守

貝國器有異術弟子欲學之不傳也俟其遠出關竊其書見圖  
器在笥中大驚吳元年與鐵冠道人游白下值高帝微行假  
榻焉無枕斗圓器夜起視天曰帝星臨斗帝昂首聽之鐵冠  
曰尚離尺許帝陰駭明日召入忽不見按此本漢武帝微行故



事稍錄飾之

吳印以鍾山寺主僧按官布政嘗上章言事特蒙眷副使張孟兼氣凌之罪至死必印才有過人者然貽衣冠玷甚矣解縉疏推埋負販之備朝捐刀攝暮縮組符雖云三賢無方亦盡忱詢有德業類規及

葉居升甄今之仕者以無聞為福以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為尋常之辱又解縉大庖西封事云二十載以來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未聞賞善但見劔奸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親友時文網繁密可知治亂國用重典或當爾耶

周或為給事剛直敢言有論劾必著緋衣諸大臣候知或衣緋各令取素服角帶待罪具想舊制如是永樂初景清朝化譯獨著緋衣猶其遺式

余燦為吏部尚書稱長者未嘗譖毀人而以誤信學錄金文徵之懇擅移文勒祭酒宋訥致仕為高皇所覺誅長者誼何居焉祭酒尊官非奉旨輒可以部文勒罷吏部可謂有權死宜矣聞燦居家特恭謹

以大官人必住大房子為刑部尚書開濟創營之甚宏麗命有司

視為式俗呼樣房濟員幹辦才今清軍黃冊造自濟始小說載濟議宴二十八宿事俚不足信竟生法樣房稱頌古福州有樣樓傲是

胡廷瑞故陳交諒相康茂才張志雄丁普郎傳有德寺亦其將也未推誠用不疑卒賴成功惟張士誠所任部曲寡得全者即諸詞客依士誠遊如高啓饒介張羽徐賁最有名各先後誅倪元鎮顧阿瑛亦終不免豈吳通金陵不勝肘腋之慮乎楊廉夫召到以賦老客婦謠見志得放歸幸矣亦楊雅不附士誠故

秦裕伯大名入避地松江屢徵不起太祖賜書曰海濱民好闕裕伯智謀之士居此地不起恐有後悔蓋以是惧之也始出應命時鎮江有秦從龍者尤承恩禮與陳靜誠遇亞二秦皆嘗仕元事湮滅無足紀者

以劉基之辨寤於孫炎以鄧愈之氣屈於潘樞至宋濂所傳王冕鄧伯翊其人奇甚咸不遇死士豈能自為才哉用之為帝王師不用山谷一窮叟耳可悲也即劉宋賢仕元世亦終落

國初每遇孝子悌弟願代死為聖意所憐憐者執法之官必堅諱趣之刑戮最可恨彼非真能執法也解縉疏有云夫入罪輕失出疑重逢迎甚易而或蒙褒賞救甚難而多得福語深中窺至



陳瑛呂震益凌夷矣

練子寧廷對策陛下用人太驟責人太深以小善而遷進之以小過而遷戮之較亮甚摧第甲 太祖雖用法嚴而能知人能官人所以為堯舜之治也歟

孔克聖劉仲璟所面承聖訓筆之書白直淺切毫不作文誦誦之有泣下者昔宋太祖亦然劉元城稱有罵儒溺冠之風將謂是乎然覺漢宋特出之豪氣我 聖祖出之真誠班馬復生無從再加潤色

唐徽用法刻深至顯與東宮相左開離間端殆不復為性命計矣 徽父同性特和厚同之有徽猶宋濂之有孫慎抑尤甚焉室父子並官家鄉何益

國初有左右司業宋訥祭酒時龔敷左王嘉會右三人春秋已高鬚鬢滿如朝夕端坐太學望而畏之 高帝所用多老儒維或齒路頭童遇靡替前代希睹

孔廟春秋釋奠初詔止行於曲阜天下未通祀也賴刑部尚書錢唐吏部侍郎程徐疏諍始克如禮其孟子書免節文得仍配享亦錢唐力

孟子書舊經劉三吾節畧凡去八十五條如見梁惠王章養氣章

俱在部中永樂朝閣連江孫芝始奏復之直斥三吾為逆臣書以是全功甚鉅後鮮知者

宋濂議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為先聖特旨諭安遠令於是貝瓊作釋奠解駁之宋議寔非是如欲依古禮設坐西向舍薰蕕用鬱香舍炬用廷燎郡邑盡罷去七十二子之祀惟專祀之國學又三獻各飲福事可行否國學祀先師舜禹諸聖另祀歷代帝王廟今古不易

前代有軍諮祭酒侍中祭酒寺官今惟國子監耳禮饌宿長入舉酒祭地示有先也名義微是誦 高皇御製直以代祭先師為名體正辭嚴一洗訛闕

南祭酒周弘謨奏本監紅板倉二十座係高皇后積糧以惠養監生妻室者乞修理彰良法美意從之蔣山鄉送人入大學詩云高皇闢太學慈后翼宏謨徽賢滿庠舍養士及妻孥正詠是事 后德施及國雍盛矣

洪武中詔吏部擇儒官可備顧問者二十八人每旦禮官引入序主丹陛內講經史朝畢始退凡三閱月薛文清父貞嘗與走選講大禹謨稱旨然僅授祭陽諭去

學宮塑像非古林鷄知蘇州易以木主事在天順間稽宋訥太學

碑曰夫子而下像不土繪數百年夷習乃革 聖祖意默定久矣

世廟寔克成之耳二聖一揆今郡各廟或留像未毀藏屏幃後非制也宜改

元末宣撫使初出百姓震動及至畧無所為而去時為語之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未若雷霆去若敗鼓唐鐸嘗以是入對噫今

之不為敗鼓也者幾希

開國詔首重農桑學校凡赴京給絲官無桑株數目學校綠絲者以違制論意良深遠後竟弁髦矣又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賞

闕甌寧六載童某詣闕陳誦賜衣鈔給驛送還學讀書其後為

善陰陽孝順事寔二書成詔自今科舉准大誥例於內出題試

士然竟難遵行即洪武正韻亦虛名仍用唐韻耳政於近孝經

小學故事

天子郊祭天升自午陞社祭地升自子陞郊主陽屬南方北向義

取蒼陽社主陰屬北方南向義取蒼陰若群臣無蒼神之義升

降皆由卯陞朝恭則分別東西以避馳道此禮部尚書崔亮議

也國初諸大禮多經亮手

士子 服製本尚書秦達 高皇親取視必求典雅三易製始定

賜監生襴衫綠各一為式其平定中式本楊維禎傳初進樣上以手按偃向後如民字形今因之

東宮不另設官僚即以侍從臣兼之唐翰同署遂杜絕官府嫌端

最聖祖睿斷處始太子賓客諭德朝賀東宮俱恭拜見大明集

禮不知何年遂坐受百官拜度懿文太子之於宋濂桂彥良等

必不爾

南京翰林院在東長安門外列宗人府上 太祖右文之意可見

各署懸扁俱直書某衙門惟翰林院三字橫書不審何意而兵

部獨無扁相傳有一夕潛掣去之者詰旦以聞置不問蓋微示

去兵意至今不敢復揭

翰林院承勅監六科近侍衙門舊各有觀政進士即庶吉士亦然

如解縉為中書庶吉士楊靖為吏科庶吉士于子仁為參軍府

庶吉士其證也其專隸翰林命學士教之攷自永樂甲申曾祭

榜始

杖山野記洪武中御史與較尉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較尉在

下欲互相糾察王元美駁之謂此時原不設較尉刺事余聞近

稅瑞楊恭之在揚州其把牌與權關戶部同分處上下棲屋視

杖山語乃不甚殊往來多見之者今南京御史廊尚在云舊是



臺官住處

洪武三年八月初開畿闈試劉基秦裕伯為主司士來試者百三十三人選溢半焉猶以兵後學廢不求備為詞至二十六年方正學序應天試錄云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人盛踰昔矣然僅取八十八人額稍峻又云出幣征四方縉紳程藝文高下當時規制可想

初庚戌開科詔明云使中外文武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毋得與官後以貢到多虛文暫罷復行薦辟法蓋罷科舉者十有一年至甲子乙丑後始為定制

丁丑會元朱琮狀元陳郊俱精通數學陳自疑當修宋自疑當竄尋驗時方重私習天文之禁故得禍酷亦奇厄也稽丁丑為洪武之三十年屬末命踰歲即寅天矣劉三吾旋得召選理或可據

洪武辛亥會試榜值駕將幸臨濠二月壬申甫竣會闈事癸酉即廷試甲戌傳臚即日謝恩趨青宮聽注授焉職名為九分拈之見宋潛溪集中時尚未定于支期及觀政選官等法也即名數多寡亦隨裁酌乙丑榜取進士四百七十二人至辛未榜僅三十一人耳後或取百人百五十人無定制然無若辛未之窄

國史唯疑 卷一

國初儒學官撰賀謝表箋以嫌諱誅者如曰作則嫌於賦也曰生知嫌於僧也曰有道嫌於盜也曰法坤嫌於髮髡也曰帝靡嫌於帝非也曰藻飾太平嫌於泰矣太平也餘類是不知彼時文儒何從措筆

國初官制未定如以山西參政僕斯於事未見副明透露其過究之慮可惜持赦過取任吏部尚書吏部尚書六卿長銓總百僚乃為人補過地殊不可曉任亨泰茹太素俱自尚書降御史豈得降已為幸耶

國初分遣諸進士巡郡邑以新進士未練事令行監察御史事用久任御史一員與偕厚賜遣新舊二御史同巡方未知體云何時出僅乘驢耳非甚雄峻

為官寔難。貧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此端木尚書復初自銘語也。又曰心契上天。脚踏實地。亦有理。復初深水人。本子貢商。後從省文。僅稱端。今仕籍已無。是姓同時有世家。寶官亦尚書。為元賜姓。其支派尚存吾郡。

泉人蒲壽庚孫庚夫先世嘗漢元傾宋負巨罪洪武中禁其子孫不得齒於士類今吾郡或訛傳蒲鐵二姓非是孫豈尚非廢姓諱之手蒲微矣



洪武己未詔致仕官居鄉惟於宗族外祖及妻家叙尊卑宴設別席不得坐無官者之下庶民以官禮謁見有凌侮論如律後制殊不然弛自何代祝允明記其父語云 國朝三品致仕班序與見任同今亦不知何出

凡公侯伯雖加師保等官止授本身不贈及三代家例設教書儒士一人聽自行奏保三年無過得除訓導於本都督府帶俸後以奏保多營謀溺弊合於聽選訓導歲貢生內揀授著為令又孔顏孟三氏教授學錄舊從衍聖公奏保按此法行亦疏通老明經一途滯困

相傳洪武初鑄有鐵牌三尺許鐫八字其上曰內臣不得干預朝政萬曆中御史譚希思引及之詔詰所從來茫莫置對蓋禁中共此牌又矣紙上語終難輕信

舊制農民許帶斗笠出入城市家許著紬紗絹布商賈家止許著絹布示重和抑末意何文簡孟春曰農貧何處得紬紗富者自不求戴笠今商賈服其止用絹布已乎伶人制服綠色頭巾伶婦不許戴冠著褶子妓女無帶樂工非承應日不得穿靴賤之如此今遵行者乎大都法久而敵難縷指

給茶馬金牌制額篆曰皇帝聖旨其下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

者死用茶馬制西蕃以威北虜上策初駙馬歐陽倫坐貶私茶論死法至嚴其後販五百斤以上罪僅充軍邊人其徒配如飽亘屢扞經

閩建寧所貢茶詔採茶芽不得如宋故事碾揀為大小龍團省勞費不貲宋宣仁后嘗云茶揀小龍團食生甚意智然竟不能罷也始裁自我朝規模獨遠

冬至正旦節舊賜百官宴高皇曰誤其祀先奉親於朕心不安命賞鈔聖節例亦准是其祀功臣廟餽頭撤給衛士示激勸却除一日稟聖意精密迺爾

張天師偽號草於 聖祖曰天豈有師乎止稱正一真人極洗千古蒙陋隆慶中以張永緒殘酷荒淫革去真人名號准改襲提點今借稱張天師非是無論天師即真人業經褫削直如太

和山提點一例  
太祖最重祠敬祭所贖給神樂觀道士甚優錢糧不刷卷曰要他事神明底人不要與他計較常膳外復予肉若干曰毋使饑寒餓性且曰朕非養長生之法如前代帝王然惟敬之以禮而已最精通三教學無易斯語

洪武二十七年榜示凡僧有妻室者許諸人捶辱之更索取鈔五

十錠如無聽徒打死勿論又僧人敢有將手卷弄白冊稱為題  
疏所在強求人為之者拿獲謀首處斬餘刺充軍法嚴如此又  
云令出之後有能辱忍不居市廛不混時俗深入崇山刀耕火  
種侶影儕燈耳苦空於寂寞林泉之下意在以英靈出三界者  
聽錄此見 聖祖深明佛乘大旨倍充筆不得藉口

御製有技儒僧文以宋濂所薦僧郭傳儒釋兼長特從改用復以  
天界寺住持僧宗泐博通今古命蓄髮官之泐苦辭嘉其有志  
聽辭免仍賜之勅鼓舞中兼寓教厲原非專責人官如吳邱未  
必非所陰薄

琉球中山王世修貢職洪武初其國遣女生姑魯妹來京讀書數  
年學成還復謝恩來貢夷女乃就書二名亦雅是小名錄一段  
佳話有云東夷諸國獨無周易書每乞賜有之舟輒溺或令人  
誦記去亦不達未知信否

或議城中都江湖曰 高皇神聖自定鼎後靡郡邑不金湯者獨  
肇基之地闕焉疑有深意議遂寢然其後中都竟以無城陷事  
故難例論也一說劉誠意謂國姓音承、不可圍困罷築城役  
以避國姓屬倖傳

祭光祿寺應神文朕經營天下事、按古有緒惟宮城前昂中窪

形勢不稱本欲遷都年老精力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勞民廢興  
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鑑朕此心福其子孫云可見闕基都金陵  
非滿志事初欲都臨濠以劉基言止再欲都汴以懿文太子薨  
止而 高皇亦已老矣 文皇北遷蓋神靈若陰啓之

南京城形視江流曲折故廣袤不相稱大內逼城東偏頗卑窪江  
流去而不還山形散而不聚太子太孫皆不祿疑非帝王都也  
或謂閩會城形勢略似之一

初高廟欲納濠州胡氏女其母以守憂不從後聞隨軍在淮安未  
遣人劉諭平章趙君用同其母送至立為胡妃此女何緣達聽

其母亦何意抗違耶楚王禎即胡妃出若湘王柏母亦胡妃為  
豫章侯胡美女是不一姓

諭晉王勅闖爾中道捷膳夫吾甚恐吾氣雄志壯犯者無所姑息  
獨徐興祖為操膳二十餘年未嘗輕易辱之切記忍之保命也  
大聖人患防淵微如此

太祖諸子自文皇外如秦晉楚遼寧五王並知兵數率師捕虜周  
王慶儒雅蜀王最賢稱蜀秀才而寧王晚自號癡仙所製琴研  
皆傳世有過人者即南昌王文正為兄子亦與開辦功信一時  
氣運所鍾



懿文太子性慈仁雅有以寬濟猛之思震於威嚴不獲遂即其注  
救宋濂死不克至自溺故極事師之篤然稍傷恩矣建文繼之  
遂漸成文弱自古漢唐高傳皆柔懦不甚類其父若天意亦  
默哀蓋其間

懿文太子堯司業張智議太祖廟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神意不  
樂宜備而不作惟祭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不敢以卑廢  
尊仍用樂從之議最明妥稽太子以建文中追尊孝康皇帝廟  
號興宗永樂後改仍舊稱

祭懿文太子舊僅以祠祭署奉祀主之其得遣五府僉書官自萬  
曆十八年始本太常少卿謝杰議也杰初援哀冲莊敬二太子  
及徐中山王例請遣用侯伯等官即傑從杰請未為不可

太廟東廡十六王原為祔享四祖設祖已祧安所從祔獨以制自  
太祖不敢輕議則四祖又可祧乎西廡之增損劉基郭英姚廣  
孝三臣謂何禮官議撤主移祀鳳泗二陵為是或以懿文哀冲  
諸太子升祔何如

末年勅諭燕王朕諸子汝獨才智秦晉已堯繫汝為長安內據外  
非汝其誰傳 高帝疾作命齋符往召燕王建文用事諸臣懼

矯詔却遷之至疾革猶云問第四子未未嗚呼知子莫若父也

革之際天也劉三吾誠屬正對抑亦其殺運之未除歟

湧幢小品中稱 高帝為誌公後身以所留偈為證誕罔不倫奮  
云妻宿降靈庶或近之攷以元大曆戊辰生至洪武戊寅升陟  
是歲妻星復明是也傳蘇州天主堂南廊土地像為劉總所塑  
者精甚即 高帝御容與今畫像迥異又像肖文昌見劉定之  
贊

識者謂洪武朝有將無相僅一劉基不能用至末年文武名臣幾  
盡矣所留之隱處若其才以遺後人者財得方孝儒解縉方以  
殉建文難解以開永樂治終非甚發越噫曷若留一二舊勳如

宋公穎公者之為得歟

太祖以奉天名殿意義精正為前代之所未及雖經改榜皇極隆  
慶初尚有以復舊額請者閔王世貞疏亦云極旨兼吉凶書不  
有六極之文乎與王制度終遠

自宋陳搏有怕五更頭之說終宋之世宮中轉六更方嚴鐘鼓更  
廣也宋以庚申受禪越五庚申未幾亡果符前識我朝受命在  
洪武戊申元順帝避沙漠去人呼為庚申帝緣其本生名之宋  
忌庚我朝忌申

南都城中偏望見鍾山鬱蔥佳氣惟大江日夜洶湧尾閭洩不少

傳氣嫌散越所出英賢鮮完美碩璘曰使都城左右有大澤如  
吳洞庭揚五湖者庶幾鍾水豐物得環聚之勢至嘉靖中夏言  
王廷相創為南宮殿不宜修復之說則舛甚矣周豐鎬漢汾陰  
櫟陽廟非歟

彭蠡湖每風雨波濤若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傳為纜精過客輒  
祀之偶早涸驗乃巨木歲久為荇藻所絡若鱗介然於是都昌  
令孔鏞舉焚之怪遂絕一說謂初破偽漢湖中浮屍蠱太  
祖命以縹纜投之三獲之魄憑為厲因神其纜曰宗三舍人傳  
亦有以

初遠大學生分教北方罷異外吏見從京師來趨奉如貴戚重臣  
其分教者亦驕橫奴視吏民比選多賂以金錢或至受數千緡  
法立弊生益思當時選富戶重老人之非得策且不久柴斤罷  
去

方克勤守濟寧會所部指揮非時使民築城力爭之不能得自署  
名審上之中書丞相胡惟庸以聞即罷使見惟庸亦有可喜處  
難以人廢

唐愚士傳稱曹國李公好士為勳戚第一聞其名延禮為其子師  
所指曹國公即李景隆也岐陽家世故嗜文解縉之自河州召

選傳景隆嘗錄其登華岳詩上聞即所撰都督僉事謝彥碑亦  
亦粗可觀

傳唐鼎者曰鼎通春秋試有司不利代趙生試乃得上第以仕鼎  
語趙生曰我學亦勞矣子乃以我而仕豈非天乎然不可無以  
謝我携趙生五十金去按此即科場替考情弊也鼎宜在作奸  
犯科之列作傳者不代為諱反津、道之深所未解攷宋潛溪  
方正學集同

方正學郊祀頌美建文帝云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  
積而不忍以缺防蹇嗟乎此其所以為建文帝歟宋人嘗以之

頌仁宗宋積弱病正坐是

觀蜀獻王所賜方希直書及詩彬：大雅即河間東平曷讓焉建  
文帝出亡或云王審具舟迎入蜀語雖捕而 文皇不以此疑  
王禮遇有加母亦其孝友仁義之風有陰感人者乎聞蜀世多  
賢王猶其遺範

解縉自家入朝哭臨有何罪而至謫之河州云為權臣所忌歲餘  
權臣黜始獲召還不知時權臣誰指也縉還屬學士董倫力僅  
為翰林待詔旋乞歸莫立朝淺金川門之役論者謂罪稍輕於  
蹇憂良然



方孝孺王建文元年歲試得長洲劉政卷喜曰此為中孤鳳擢第一按喧啾百鳥中得此孤鳳鳳為宋濂所讚孝孺語仍以褒政示傳衣鉢意是科直以托孤寄命、題大節已露微亦不祥之兆政後竟殉孝孺難死

解縉幼受學胡太守子祺與縉子廣同業後廣為狀元先為曾榮記蓮竹軒未幾榮亦狀元即縉所舉士英賢會聚之緣信非偶乎廣送別詩自稱契弟然竟負縉盟王良初擬狀元以貌寢易廣然廣不如良多

方孝孺真有為聖賢之志之資身選主所經營僅儀文度數間屢狹小前人且既以王道敷陳道不始親、歟天之所廢若或厄之姚廣孝號最陰賊猶能以讀書種子哀孝孺噫烈矣歷唐宋死事臣無如孝孺慘者

建文歷僅四祀耳舉天下咸樂為死豈其以寬仁承剛猛後故耶顧寔非創垂器全終與親藩相安亦難久延人事惟更歷始精天道用後起斯勝諸藩非經靖難一番另創法定制峻為防徐且生心矣昔云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夫莫猛指最可思

祖訓內載親王練兵待命入剪除奸臣業預知有易代事矣迺其不遂立燕王者何曰以奉天也天未悔禍殺氣盛祇得順承漢

高明知有安劉之功而不廢呂后我 太祖明知有革除之禍而不易太孫千載一律非仰觀俯察默通於天人之際者未易語此

浦江義門鄭洽初議迎建文帝憇其家甫入堂中扁無故忽墮帝驚逸去尋跡者至無所得羅如僧溥洽亦以住錫致疑惟廖平史仲彬二家寔屢經來往

建文君之出亡也或云匿黔國公沐晟所請程濟從七叙云丙戌夏至西平候晟家旬日嚴震直以使事過滇見師辭去吞金死旅舍晟恨請師逸乃行按晟弟昂為 文皇愛婿稱五駙馬而

晟能獨戀、舊君當時人情大畧可見黔寧王之於 高皇泰子也其沒以哭懿文太子故有肺腑誼為潛龍之所或躍且哉建文中鐵鉉以濟南功陞兵部尚書寔在行間未一履部任齊秦

自兵部侍郎進尚書最承寄委致建文元年十一月選簿業不載泰姓名諸新官襲替供詞每云鄭村壩殺敗齊尚書軍馬豈北平事急泰時輟部移出任其後耶黃子澄罷任同終太常

卿未一他徙亦異 殉主之忠方孝孺最烈保障之畧鐵鉉石獨優至徐揮祖以元勳之重元舅之親寧舍之耳就牢獄其權衡於公私義利之間何

等起卓不得不以三代人物歸之

李友直一北平按察司掾耳以陰洩張昂謀受知官至尚書與黃福楊士奇交厚許相鄉撰草朝志叙憲夏解楊諸名臣與同傳若曰是亦李友直之類焉爾可謂嚴於霜鉞矣友直墓誌出土奇手多所稱許

自程濟之從亡隨筆史仲彬之致身錄出而二百餘年之晦蹟始彰疑案盡解殆天意乎晦蹟如耶溪樵為廖平雪菴和尚為吳成學馬二子為馮灌補鍋匠為黃直河西傭為王之臣東湖樵夫為柳一景王志皆從前史傳所未知名疑案則末年楊應祥

獄真贗兩清屢經楊慎王世貞辨駁終在疑信間得此釋然

舊以雪菴和尚為松陽御史葉希賢非是希賢與程濟從亡旁別

見余丙子畿闈取中葉永華松楊人即其後裔考唐史葉法善

世居處州松陽縣知得姓遠

或疑史仲彬吳江人去京適建文當高飛遠逝無故近畿旬理抑

昔不有弩下逃箭之說乎觀所紀其人其地其歲月先後如暗

詎易鑿空所錫仲彬孫名鑑長字明古以湛博著雅進諸名士

間鑑于夫信吉帝命之矣

建文年號業復於萬曆乙未冬從給事楊天民御史牛應元請事

蹟准附載 太祖實錄之末惟帝號謚號隆重議屢報即以

端論之帝號復則銘文當仍稱孝康皇帝配仍稱后事可行乎

宜諸史臣之相視闡筆也余嘗於文華後殿造席力言之竟格

王叔英王良死建文難獨從容同周是修叔英舊識楊士奇審理

之除寔所薦楊頗撫其孤厚良墓誌出解縉筆僅云被病卒擬

之費詎劉黃毫不及死忠狀何也大約解楊叙遜國事多微辭

媿歟畏歟

一說楊東里初仕石城學官失印避寓武昌後歸解大紳遠得所

作奇之求與相見楊固自匿以解為本道御史且奉勅許實封

奏聞故也解竟奏保之為更今名除吉安府學教授以有審理

之權卒與同升解沒楊待其家稍薄文字中絕無道及或疑有

隙末恨

周是修獨有儒者氣象丘濬詩云尊經閣高不可攀前有文宣

宮後有鍾陵山為是修咏也詞意高峻

太祖嘗禱於天擇群臣九年無過者得陪祀齊恭與焉旋受顧命

所委寄良深而不意泰之首誤國也黃子澄加有薦李景隆事

罪浮於泰怪姚善謬贊之曰方今人才豈有過黃太鄉者識議

混淆之甚



北師入吳淖語解縉胡靖王良曰三子受知深事在頃刻若淖去就固可從容也稽胡王與淖同榜淖會元首二甲官終司業不知時何職而明引分自寬若此以上一百五十條

國史唯疑卷之二

宋 宋 洪熙 宣德

文皇天表非常封燕居元舊都 太祖詔燕王宮殿仍元舊惟易瓦色諸王府營造不得援比蓋聖意默定久矣緣多却姚廣孝袁珙一番諛贊反增形迹

燕世子兄弟三人入臨久留京師燕事微有迹齊恭議併收之黃子澄不可遣歸初世子行後 文皇殊憂海留之陰示以不測之形可繫其心遣歸無策甚矣子澄識在恭下視項羽婦太公呂后事彷彿

靖難師起慮有襲其後者先徇薊州遵化永平密雲諸近地始專意南嚮取炳文亦老將也一戰驟敗方趨真定攻炳文時見有宋忠守懷柔俞瑛守居庸關獨不可恃北平卒其逆傾乎巧拙何懸絕迺爾

李景隆正謀攻燕舍之往援永平疾趨奪大寧諸衛兵還破景隆於北平城下蓋心知城守固景隆之無能為也宋忠俞瑛斯時方議擣北平晚矣及景隆師圍再舉復故攻大同誤其赴援援至復不與戰趣還使其師奔命於塞綏之地者什二三銳氣索盡矣遂即白溝戰破之出沒變化若神節次俱妙

師出仍遲遲北平者三。一扼於濟南鐵鎗再敗於東昌盛庸。二擾於大同房昭昭謀引兵從紫荆關入攻保定。文皇聞即班師。燕師故難敵時。只有乘虛襲北平一策。事機屢失。乃臣為離間人父子計。疎矣。方鐵鉉濟南捷。客亦以是說之。不從。謂燕師必不能越淮。候其遲。遂擊之。噫。既抵淮。事尚恐言。致真大家在蒙霧中。

文皇移檄遠近。列奸臣罪。深恨左班文職。不及武臣。意亦以陰妝勳奮。為將來暗李景隆地。然猶屢舉齊尚書。黃太卿官。不名亦自有體。

王世貞武當歌有云。不聞成祖帝王。曾借玄天師相髮。按紀。帝尊美過臍。師起日。見空中兵甲散天。其神為玄天像。因披髮仗劍應之。傳為姚廣孝刻期之驗。初不云借髮事也。疑別出釋官小說。偶忘所自。

北師慶戰四年。自北平外僅據永平保定二郡。餘得之旋失。莫適為守。有宦官通謀。以直搗京師。約為內應。從之。先是建文詔凡奉差內使。恣橫者許。所在有司。械送來京。究治。宦官氣奪。遂潛謀北戴。矣。屢東閣宦官。自威德。事究乃為亡國資。何哉。以淮安鳳陽各宿重兵。間道繇泗州渡淮。經天長至江上。遂招下

揚州儀真鎮江咽喉已塞。北雖有淮鳳南雖有蕪常。勤王師無所用之。約畧與侯景曹彬法同。始知平時沿江防守。全不濟事。最要害不過數著耳。

建文素於親藩寡恩。事急。廼命諸王分守城門。誤甚矣。谷王於是偕李景隆開金川門降。不知時何親於景隆。眷眷不已。王後謀反。造妖讖。謂帝王十八子當有天下。上以景隆姓。遂因併疑。景隆竟坐王死。錮獄中。尤窺天道牽連之巧。

文皇既入京。聞宮中自焚。信下令慰撫軍民。仍出駐龍江。已為諸王群臣再三勸進。垂發楊榮迎駕前。以先謁孝陵。請從之。榮請

在再入城。將登寶位之時。史不詳其曲折。乃若初入金川門時。事殊累情實。

登極詔初屬古孝孺。不肯草改。命禮部侍郎王達為之。或云出學士王景華。又有傳侍讀樓運。暗孝孺。極刑慘。惶受命。歸自經。死者既受命。何淺。媿憤良亦不欺其志者乎。唐樊系以逼撰冊。文成。仰藥死。事同。

以諸臣貫虹射昂之精。不能迴聖主之駕。可以觀天命。烏抑虛飾。禮樂者。登諸以。文皇排山倒海之威。不能沒烈士之名。可以觀人心。烏抑徒逞刑戮者。登諸。



誦永樂初年勅旨所處分壬午罪臣家屬親近的便凌遲了遠的發四散充軍妻女送勲臣家轉營姦宿病死的著狗吃了內一條云奸惡齊恭封并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箇婦人每日夜二十條漢子看守年少的都懷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噫真可憐聞之未有不流涕者姚廣孝陳瑛諸人不得不任其責永樂元年定萬壽節宴百官禮在京僧道官大興隆寺住持得與文武四品以上同宴奉天殿內草味法處略不可訓豈經姚恭靖裁酌耶今慶賀有僧道官本是

從禮部尚李至剛請改北平布政司為北京設刑部尚書二人侍郎四人六部事皆總之後改行部曰行在某部其定京師稱不復名行在也自正統辛酉始

初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緣靖難師起內臣中有密約長驅者既事平求賞不得已假鎮守優之或賜公候服觀沐浴故反變答語不遜極矣釋勿問微指可知

禁諸王營造宮室自今非朝命敢擅役一軍民私斂一錢物者罪之時秦晉楚代諸藩並奉嚴詔因是定入朝出城律蓋罷護衛不許臣所屬吏民蓋法益操切矣

解縉於建文中道董倫書自云曩上封事有分封勢重輔導體輕

萬一不幸有厲長吳濬之虞等語致縉集無之當縉卒除後刑却使其時有以縉前語聞者族矣雪埋獄中未為非幸也縉父開元倫器識皆倍勝

解縉評襄義等十人軒輊各異其云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按瑛最驚毒方練獄多出其手安得端豈縉微諱之且為勸進諸同事解敗李至剛誣而附勢雖才不端卒為至剛所誣誦交趾舌出身棄者人所為重戒於緘金也所劾詆方賓劉倫、竟殉節死亦不盡驗

解學士既下獄踰年會交趾陳季擴叛搜得番書叛詞經解手中多誣語 文皇怒遂不解益死獄中諸門徒多逮繫者解家譜又云誣以私撰實錄及收藏推背圖等書想高煦革寔除中之謀毒甚死不償責

楊文貞母夫人蚤寡改適羅子理文貞幼育羅氏視宋范文正事同子理國初名儒也仕終德安同知繩以義似難為解今甲婦再醮例不得封而文貞公然入告至為其異姓弟乞免成籍時國法尚寬

鄭賜病卒上疑為自盡賴楊士奇言始釋死猶不免疑幾及於罪時方嚴避事禁耳觀方賓自縊後仍有對屍之像可見事到明

之主無論生難即死亦非易：

張統為吏部尚書得楊士奇試策擢第一稱具眼矣統革除中既迎附退自經吏部後堂終不辭一死惜稍後耳初在雲南極著績事功之與節義道難兼絕如胡楊塞夏諸公皆然統猶在是非間耶

永樂朝吏部尚書惟蹇忠定一人更無他授在部實三十三年國初尚文任法不易其官黃福周忱之出鎮撫各二十餘年劉綱知陝西寧州至三十四年尤異

太祖開科取士以吏員心術已壞不許入試永樂中尚書方賓奏

薦御史數人 上聞某繇小吏出身命點之論吏部毋得以刀筆吏任御史著為令成憲昭然其後有闖入言路者卒收類益思聖謨宏遠

夏原吉始為戶部屬秩滿以母老請歸省且曰臣去家遠之僕從乞暫假在官隸役以行許之時為殊典其自主事陞侍郎遂長戶部者終其身然原吉負開濟才嘗兼第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篆晚遂輟部務同楊憲坐論誦旨擬於三公矣詔襲為 高帝養成賢德信然

太宗教自將遜虜最後問夏原吉令糧儲足給幾年夏意又將出

師說對才給半年耳 上疑其誕命核之蓄十年有餘怒謂原吉欺妄械繫獄按夏忠靖素不妄語而以意存愛君辭寧權請有說不害於正者此類是也與劉忠宣匿安南續事同聞

太宗後亦悔之

胡濙受命巡訪不惟察選國併察監國事聞君臣父子之際危疑可知而能陰全國體兼保身名張留侯秋梁公妙用未足多也就二端論之安監國易安選國難又難在察之即以安之直以無足慮一語默為消融即顯主亦若喻於言表為者虎領金鈴結者能解以之處英景二朝兄弟間猶其餘智洵運斤弄丸妙手

偶思濙出倘真遇建文奈何將縱之乎執之乎最難處事聞小說果云濙文在湖湘數遇建文不害之使得逸去或疑故如濙美名即爾何終無形迹抑事在天人間濙素好神仙術不測為神殆非可常意揣故傳濙入閩道泉州見董伯華憇於衢輿武之董亦異人

胡廣胡濙楊榮金和致為 太宗所寵遇臣若楊士奇楊溥黃淮以輔佐監國屢瀕危殆溥淮坐幽繫十年士奇再被罪僅釋日處於多山多懼之場危岌矣仁宣朝宜叙舊恩時胡廣先卒



怪榮濛初致三臣亦復委任惟均身名俱恭豈三臣者雖處宮府異意中毫末嘗有所左右陰陽為當時所深亮耶難哉

金幼孜扈從北征道墜馬同行胡廣金純不顧去楊榮獨為整理鞍轡且讓以所乘馬既達 文皇嘉之榮以僚友詎對上曰胡廣金純不僚友耶噫廣於君臣誼漠如何論僚友天語嚴於斧鉞即生平可知

黃淮最先受知傳好詆毀同列解縉胡廣楊士奇皆為所排時號淮瘟鬼卒為楊榮以計傾去余觀同時襄夏胡楊諸公咸為老沒於其官莫肯以退歸靖者淮豈罷家居二十餘年晚備優閒之適似較得出處正前語恐非實且淮身械繫十年善諸人者固如是乎

解大紳有社稷功 仁宗立寔定於好皇孫一言非獨題虎寓規已也竟以是殺身洪宣之際恩卹亦稍新云又金忠黃淮尹昌隆各與立儲議其後 成祖復移愛趙王以問楊榮榮以王相親對愛地儲位始安

呂震聰明絕人每朝兼奏三部尚書事誦讀如流既方賓繼夏原吉連繫 上持寬慰震令較尉十人隨震起居密勅曰震倘自盡再十人皆代之死震才亦汪廣洋茹意之流但不識大體耳

洪永間大臣繫類是

呂震勅尹昌隆身為王臣事大小並頂上奏乃假託宮僚怙恩私潛蓄無君心故不之父之子震此語寔陰傾儲貳罪不容誅解縉得禍亦坐是縉獄中多逼引宮僚機尤危窘潮法從虐徽來稍委蛇焉則表凱矣

劉儻無論死交趾難甚烈即楊士奇草巡幸北京詔內飲食供億一切自備不以煩民儻請更自曰有士奇欣然從之有之與自意義勝倍遠儻亦未易才也彌知解縉前評屬輕詆史稱唐王珪善持論縉規負多

張本初令江都以城降官至兵部尚書持身廉介 成祖嘗宴近臣各設銀器一案因以賜之本案器皆陶論曰御號窮張無所用之本幸矣此賜直何啻萬鎰

魏驥自松江訓導薦擢太常寺博士 文皇曰劉履節九年御史我皇考方授此官不輕畀人也觀此知祖宗慎重官人故倖位少洪武中解縉以祠部主事出為應天教授語之曰勿謂官小京學也同是

京兆尹陳諤出行誤衝太子駕斬之 文皇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勿問父母官標目妙甚朕肱股那湯沐邑皆在下風諤洪武中

嘗獲坎七日罰修象房躬塗治一生宦況止易得大聲秀才父  
母官七字耳願亦足矣

永樂中選庶吉士二十九人于文淵閣讀書司禮監月給筆墨紙  
光祿給膳禮部給膏燭并鈔工部給第宅五日予一休沐出命  
較尉備騎從稱崇遇政事在甲申二年龍飛首科之上曰朕  
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禮儒蓋祖宗深意如此時乙榜及下第  
舉人得再試尤者拔登史館餘賜程帶入國學宜所得士為多  
課督庶吉士嚴嘗親為試誦一日試曹茶芽背誦捕蛇者說莫全  
記者怒發戍邊旋貸之令搜大木茶芽以書斬執政極陳勞苦

狀為言得釋致國初專誦韓柳文 高廟御製有啟韓伯夷頌  
柳馬運山亭記其微也羅汝敬傳文以背誦不稱背誦成越數  
日名運想即前事

二十九人內倪維普晉江人官刑部郎中卒遺錦衣官較送喪還  
仍命所司祭之比吾邑破荒入詞林之始今零落莫知誰氏史  
稱其文學才器可觀當非偶然

永樂四年集儒臣及修書秀才數十人于丹墀內同賦白象詩胡  
廣第一某次之又嘗試神龜賦稱王汝玉選最工即解縉弗及  
事殊有唐人風致盛平世可續行汝玉後竟以名盛招尤死傳

為黃淮所譖

成祖自平湖平安南以及河清麟見駟虞龍馬之祥胡楊塞甚請  
公皆撰為賦頌惟解大神作差可觀耳餘樂湮沒益思宗承旨  
方學士之才為卓出

劉子欽雖省元會元以過自負為解縉所抑出俗傳攷永樂甲申  
會元楊相非子欽又傳子欽一日之間自庶吉士充工部辦事  
吏漫還原職色不少動者奇甚比阮籍山濤以上人真傲真逸  
本朝無此高品也恐非子欽所辨疑好事故文飾之與前說同  
林誌馬鐸以對句爭狀元事本不足信推之如劉基之諫湘著解  
縉之識夷禽會禁之飲量見葉張信之傲書被戮並出村翁媪  
口中為士大夫所不屑道

李驥初名馬為御筆如其字聞驥每授人名刺墨書馬朱書其亦  
異事也志稱驥嚴毅方正有氣節是時閩福州連出林誌馬  
鐸李驥三元皆賢惜皆不躋大位

王神貽書責寒忠定與時浮沉猶有古任安蕪建之風神故侍制  
諱子以孝聞著受學方孝孺嘗欲走南京聚賢門外覓古骨歸  
葬且倡梓其集志行可窺

楊文貞自紀遲朝餘暇與同官奕棋具酒饌為嬉不能飲代以非



枚率至二鼓又云長安門西五六里地幽曠饒園池水木諸詞  
林澹泊簡遠無外累多樂居是會未樂壬寅冬詔京官並先給  
一歲奉得為醜宴謂之太平間暇宛然在目後寧可再見即西  
邸亦遂成闕闕矣

初入文淵閣七人解縉胡廣黃淮胡儼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未幾  
縉外謫儼出為祭酒淮士奇往輔漢東宮餘不聞有所補進豈  
閣務亦漸解仍歸斷耶或初登極章奏紛填畧藉平駁耳觀  
廣榮幼孜之屢從北征僅供題碑草勅之役毫非典事可想見  
當日舉止

本朝中台星常圻傳為不立宰相之慮或云上下不交致然冷謙  
之論八音曰聲聲關係本朝士臣庶節指亦可思閣權之日移  
也士風之日濫也故有自歎

以御史文都汪俊民不諳刑名改工科給事中科道官乃可互改  
嘉靖四年張繪段豸自給事改御史原科資俸仍叙美宣德中  
吏部言四川按察使陳璉不諳憲法改通政使掌南京國子監  
抑尤異矣後鮮知

丁珏山陽人素無行因誣告里人死罪自白衣權給事中恒伺察  
細通上聞後愈肆貪黷及母喪未期起復數同陪祀齋宮與慶

成宴經御史俞位等劾奏請成違為永樂十四年事中外快之  
山陽故產此怪物

六科與尚寶司隣舊在奉天門西今工部委官製衣處猶稱六科  
廊是也永樂中火始遷出午門外又翰林六科同侍從夾立寶  
座旁亦以 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因退避立階端頭下  
如今制

六部主事列銜御史上永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時尚然其後  
即中列科道官後不知起自何年都左右給事中列御史上致  
自景泰三年始

文皇將起幸北京詔吏部驛召天下致仕官到警任以政又嘗以  
致仕官居鄉多擾害良民把持有司悉召到驗餉之二事均屬  
異典經前言或警吏一時履曠經後言不至開許習長澆風濟  
獎乎似難行

刑部奏方禁銀交易江夏民有父死以銀買葬具者詔赦勿治時  
行鈔禁銀恐鈔輕耳給事中某至四川見無犯者陰遣親信用  
銀誘民交易已則執之天順初有陳言云交易銀兩罪因黨惡  
為都察院冠深所忝頌不知是洪武禁列中語其在今益成異  
聞矣

大皇朝上元節每張燈午門賜百官宴夏原吉奉母來觀至蒙鈔  
寶偶十三年燈山焚倉卒多死者都督同知馬旺與馬上意悅  
惜因停罷先是詞臣多應制賦薰山詩推侍講陳敬宗律最工  
恰如唐體

國初稱皇上只曰上位屢見諸公集中稱諸皇子沿元舊俗曰使  
長不知何義平安對 文皇曰臣欲生致使長耳後或說為院  
長有官者相呼曰大夫呼內官亦然王直折與安曰大人豈可  
為此言是也

兵部初官襲職有新舊分時以靖難子孫院新官免比試徑予承  
襲俸優給其開國功臣後裔曰舊官選是即徐魏國恩數不能  
比定國什一輕重較然雖欲不自南而北得乎稽漢亦叙代來  
功無許分別

府衛官相見行平禮途分道行衛所公務不許行府縣問理值三  
大都在外衛官悉于府治行禮開讀詔書雖邊海衛所亦從布  
政司差人都司毋得與此永樂中巡按福建周新奏定法七時  
衛所弁凌恣可知開蕪州舊府官朔望赴衛作揖事聽處分至  
況太守鍾始革

兵科給事傅安以洪武二十八年使西域留滯十二年永樂五年

始歸十四年遣封別失別里為王見羈復九年宣德元年始歸  
給勅賜老而已前後為給事三十二年留虜中二十一年白首  
生還去蕪子卿何遠

永樂初迎天竺僧來京號大寶法王始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侍  
讀李繼昂笑曰六字所云俺把你哄也時頗趨之寔屬李應揣  
非是佛語無此俚淺

永樂七年駕巡北京八年十月南還然已營山陵於天壽山微音  
隱寓十一年再北巡皇太孫從十四年九月南還十五年復北  
巡始詔興宮殿工至十八年成召皇太子太孫北來以十九年

正月朔受朝賀是年四月三致災群臣爭言違都非便狀不聽  
自是定兩都制

記稱鞏虜廷者三寔五出塞每出輒經年絕無顧慮亦繇當時茅  
棘誅鋤已意耳後世善學之為 宣宗不善學之為 英廟要  
寔難準行是為不世出之主

出塞用武劉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行沿途築二城貯  
糧以候回軍名之曰殺胡平胡古未有即軍中築城者誦北征  
錄云今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與和寧下井肅大寧遼東邊城永  
無事矣何等雄心



文皇所為不避風雨寒暑之勞屢窮絕漠意亦不盡為虜也昔有  
論楚武當之役王欄金屋為當時隱慮與遣胡忠安著數同謀  
意茲舉亦然一以外樹威靈一以內閑暇又以以明其非富天  
下之心服力極深穩視宋太宗始末差類識者自知未易以語  
言盡

遣胡濙西南行求之胡湘黔筑洞中運鄭和東行求之既越閩廣  
海外衆窮盡禹跡矣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尋不見  
差類當日情景

惟 文皇求張三羊愈切而張愈固自匿學道宜秉宿根秦皇漢  
武空囊囊濡足况別有所假借求之乎即復秦嶺輝煌何足動  
神仙一耶余嘗過之詩云金碧甃初額龍蛇動殺機當年方外  
客也護首山徽頗自淡中

永樂有兩金忠一起家龜卜至兵部尚書郵人一故也先上干虜  
王子也賜今姓名封忠勇王時以降虜王子為功賞賚無算要  
以明中國廣大氣奮而已故洪武中嘗擒納哈出及元帝孫崇  
禮侯歸亦復平之

聞胡人廟祀今古三宗漢武帝唐文皇暨我朝 成祖虜每經擒  
胡山望所勒碑銘必下馬羅拜嚙指稱神去 然漢唐僅遣將

行耳覺我朝威力倍勝

金初改北征錄三篇初具見聖主憂勤儒臣罷遇間燕綴塞外光  
景為賦咏資次甚嚴肅步伐止齊高馬至末篇則讀未終卷而  
已蕭然有騎龍望萬氣象矣愈奮勵乃愈衰頹方帝王氣盡時  
亦自強作不得然寔千古異變云自舜禹蒼梧會稽後僅見前  
後

安南黎澄舊名蒼澄為偽虞國上皇季犛之子偽封國王兵敗俘  
獲以善用神鎗火器累官工部尚書子叔林亦至侍郎一及虜  
耳父子官八座五十餘年雖先朝用才之周亦儘奇選聞至今  
凡祭兵器併祭澄也

安南叛至三勤王師黃忠宣議督在龍本末除班師太速留屯戍  
兵太少無所資為裨屢故耳寔鎮守內臣貪殘甚致然時倘依  
沐默國例即用英國張輔鎮守其地世以安南事委之雖永隸  
郡縣可也達如默南近如播州焉嘗不歸我版籍三楊故無經  
遠雄畧難與語此

國初重勳番武臣黃福為友趾二司帶尚書銜猶以屬官禮事默  
英二公觀黃所與二公札可見後宜滇人輒思權抑默公自雄  
信屬非體

淳泥國於洪武三年嘗遣使入貢燕已費使臣沈秩張敬之反覆

開諭力永樂六年其國王遂來朝卒賜葬京師安德門外石子

岡時宮嬪每貢朝中夷王至瑩郭外漢唐來有也余讀湯顯祖

遠莫司空立南海王廟門外詩曰司空暹羅人面黑手如漆華

風一來觀登觀稍遊逸戲向扶香口樹兩波羅密樹畢頌歸舟

冥然忽相失身家隔胡漢孤生長此畢猶復聆舟影左手翳西

日立死不肯僵自如望家室味詩意事尤怪特

太監鄭和使諸夷舟自福州五虎門發歷數萬里所至二十餘國

有不共命者俘其王婦張騫谷吉之能殆燕之矣閩呼和三寶

大人不敢名今三山故家間蓄異器或發自地下伏藏侈曰此

三寶大人物遺烈可知

初仁孝后崩 上欲納中山王季女為繼夫人辭 上曰夫人女

不歸朕更擇何等婿取後不敢受人勝削髮為尼南京王姑巷

其處也閩名山史季女名妙錦宣德初猶存張太后召入宮禮

如公主宮中詭曰是薄皇后不為者品識殊高開顏鑒其妍代

王妃就違事

寧王始封大寧靖難師起脅從征興約事成分天下半後自請封

燕若抗不許從數騎馳入南昌卧城樓上稱病乃以南昌封王

錄前許太濞恃功志望故漢王高煦反以前力戰時 文皇面

許之儲位致然

文皇親之愛至齊王博谷王德晉王濟熲而窮凶悖出天性非

可以化誨草也谷王先以金川門功恩過渥忠誠伯茹瑄道長

沙坐不朝王微繫死屬驕縱之過三宗並削為庶人宜矣時周

王亦佞被誣幸白晉自濟熲後中廢至正統始贖封齊庶人幽

西內文值 宣廟征漢使恭卒其庶子居南京有後俗號齊宗

方成祖威靈震疊之際洪國公丘福帥五將軍征胡稍違節制全

師覆沒大將談何容易于是有躬犂虜庭之舉事勢適然原太

祖時諸賢王猛將布列足春秋耀吾軍士至是勲庸盡矣漢高

曰吾固知賢子不足道乃公自行耳事同靖難諸將才劣亦可

微窺

永樂中擒捕妖婦唐賽兒故遊去大索甚急慮涸處尼中凡北直

山東境內尼盡逮至京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幾萬人騷擾甚矣

竟莫知賽兒所在信妖術乎賴山東叅政段民為緝解之上幾醜

大變

北京以正月十九日為元丘長春真人生辰歲會集白雲觀甚盛

俗呼燕九讀吳原博詩如何義士文優善不及道人丘處機正



誅其事履善或文信國字

京師崇國寺為元脫脫丞相故宅今千佛殿旁立一老髯幘頭朱

衣一老嫗朱衣裳者脫：夫婦也相傳大內後宰門有丹漆巨

椀一支北扉不知幾何年矣成化間偶墮地破乃採竹中藏奉

三一為王摩詰畫真蹟又帝京寺樹稱天壇柏榆鏡顯靈宮折

枝栢報國寺矮松卧佛寺古娑羅常公寺海棠嶺婆奈子九七

種

長陵明樓碑舊稱太宗嘉靖中加成祖號碑鉅不便易且懼琢斲

乃銳木襲其外丹漆之至萬曆乙巳重修業改豎碑石令人猶

猶疑稱木襲非是余少從先祿何公謁陵語亦如前比聞史始

覺其誤

榆木川役從楊崇議液錫為禪吳舍飲秘不發喪上食如常儀此

振古未有之變崇從何處想出唐荆川詩萬里回鑿驚驚連軍

中未有一人知筆端矯：如畫

成祖駕屢遠征東宮以謫故官僚多下獄死最慎密如西楊亦再

頌禁大都漢王高煦通內臣黃儼江保輩構之或云 仁廟庸

體豐盈袁尚忠徽善相術威御醫啓東善方脈頗出不利語

洪熙中二人危甚然 仁廟享國不久僅及暮堂 成祖默有

玄鑿乎其後 神宗之於 光廟事略同倭邊疑不決意別有

謂

梁潛佐監國南京被譴死傳潛既下獄私語家人曰此長森線也

不足多慮旋及於難長森線難解或陰覲非常祈後福意乎死

宜矣潛才學過人其副榜楊士奇佐監國出尚書夏原吉呂震

等會舉見楊誌中

仁宗天性寬藹雖屢為難趙二王誣構比二王不法事聞 太宗

怒甚輒涕泣力救得解倘久踐祚即漢庶可無生心其有還草

除諸罪臣家屬尤感德事

顧成一降將耳晚請于太子曰殿下事君父恤兵民素行者誠惟

小人當置度外萬事有天不足計成語陰指漢邸溫厚有體致

成建文中戰敗被俘釋輒太子居守嘗疏請立儲自貴州召入

佐監國不敢留仍辭還鎮出處頗裕如惟與姚廣孝論兵不合

耳固自遠為是

宋晟二子瓌瑛俱尚主號宋氏大小駙馬瓌交通漢庶人而瑛恪

事東宮咸寧公主賢教以資財濟東宮之洪熙初奪瓌侯與瑛

盡收所置舟車田庄畀咸寧主禁其兄弟不得往來淇國公丘

福兵敗沒家徙海南擬事例牽復亦以夙善漢庶人故不叙德

一第... 丹... 貴... 多... 日... 在... 古... 第... 1... 後... 三... 1...

怨輕重較然

仁廟初守北平南師屢來攻却之既正位東宮雅意右文孝治蒸  
蒸雖在宥日茂論者擬諸漢文宋仁之班無愧辭焉國初困兵  
刑名其得休養生息稍涵濡太平膏澤自帝始却又非建文過

蕙倫允稱賢主

權謹無他長以孝行自小官拜文華殿大學士時最重孝義稽浦  
江義門鄭氏歷洪永屢徵殊眷鄭沂起布衣超授禮部尚書餘  
官春坊翰林御史者數人所風勵世教達矣宣正後漸無復此  
意

宋制近臣有不繇科第者特賜於某榜出身本朝無之惟永樂中  
曲阜孔諤宣聖後以舉人中副榜第一皇太子召見賜進士出  
身授左中允稱創見云近崇禎甲戌閩顏茂猷以五經特准廷  
試名列會元前後罕儔

英國張輔從兄信起家進士至兵部侍郎洪熙初允輔奏仍改武  
階累官驍騎將軍都指揮使文武秩可換授異矣余乙丑同年  
蜀人張任學御史按河南獻自請改總兵衙勦賊從之舍繡斧  
就兗鑿尤為異也

平江伯陳瑄言七事直尋常以出勳臣賜獎用勸言者瑄始為建

文將北師至密具舟降在李景隆茹瑄之間未乃有清河功李  
東陽詩尚書宋公畧經畧世上但識陳公棄恭襄瑄謚也尚書  
指宋公禮瑄才自可觀恨賣國名難浣耳然少嘗代父諫成忠  
孝異數

銘汰諸司冗員 仁廟在東宮命兩坊官任其役時鄒緝掌左坊  
畏縮稱疾不出次當陳完即奮筆書某當留某當汰衆服明決  
被汰者亦自規屈完字仲完閩長樂人以貢貢薦辟官贊善雅  
為東西楊所知

張宗理以官僚擢大理丞出清理福建軍政既還改常州府同知  
為御史李立因辱死大理丞僅改同知御史得因死舊官僚均  
屬異事先是楊士奇王直合謀薦宗理會况鍾奏先之世亦以  
是賢鍾也度宗理多長者文者出可計期名不幸遇害成蚤終  
淪頹蹟悲天

國初方克勤知濟寧羅子理同知德安咸著政聲方坐私用倉中  
炭葦羅坐擅用惠水染軍衣罪並謫戍法苛細極矣時令甲官  
罰役滿許復任貝東更令東阿嘗坐累三罰使民三代之罰役  
想運反揆木之類願宜待士體洪熙後始稍崇寬大所以昔人  
有討債還債之說



李時勉嘗因三殿灾應詔詳陳時弊請駕還南都業許旨下獄僅釋嗣不知所言何事至被撲幾墮 仁廟素容言禮下胡致赫然且易代尚有餘威乎方廷撲時聞若有物護之最後復有忤王振禍真命如懸絲矣十八金瓜一百斤重枷儘殺受用是本朝第一駭異人

同李時勉言事者侍讀鄒緝次侍讀羅汝敬汝敬與時勉並改御史今日問曰一起言事一章以困之身連遇聖明尚堪觸忤信批龍劇虎之難

許廷臣等省給官俸外仍依品賜鈔為養祭賓客需自洪永來常有監生：員告乞侍親因而獲罪發充軍者散處及過家上冢事至是始詔行之以其尚書郭資年老予致仕漫遣使視之賜資逾稱隆典

洪熙元年復建北京行部行府名諸司曰行在命皇太子謁陵南京就留守業有從北都南意惜不文職馭遂上賓耳南北中分自其數也長陵獻陵大漸時儲宮皆不在侍亦異事國連大喪機勢頗定：

仁廟雖預占去象寔無疾驟崩觀是日尚書怒李時勉可見一云郭妃以中宮誕辰進過宮上壽妃進危于后不即飲上曰爾又

多疑即遞取飲之妃失色俄而上崩妃懼自縊時適雷說不知何本觀羅肅貽楊東里書明言 仁皇崩為儉和進金石方所誤史不盡書

仁廟待宮僚原如鄒濟徐好古王汝玉卒皆贈官保賜謚予春秋祭宣廟則微有區別矣陳山張瑛立見遠擢稍忤意如戴綸簡從善林長懋等俱久不調長懋至出知蔚林州旋連繫十年間宣德中合丁未庚戌癸丑三科進士共選二十八人為庶吉士讀書翰林又慮副榜或遺才命即文淵閣覆試之得二十四人賜冠帶給教官俸俾肄業園子按此即永樂甲申成法既三科合選似有官者亦得與試

宣宗嘗召諸進士至齊宮親試用人何以得真才論台州范理列第二賜白金榜獎授江陵令八閱月擢守德安用楊溥薦故君相雅重守令選循漢神爵遺意

宣廟嘗與楊溥論人才云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方人才自出若但責效於薦舉考課之間蓋求什一於千百也大哉王言又論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倡優賤人豈宜禁狎頗聞此風盛行劉觀尤甚每赴席取以妓自隨宜以朕言徧諭之當時風俗可知

仁廟雖預占去象寔無疾驟崩觀是日尚書怒李時勉可見一云郭妃以中宮誕辰進過宮上壽妃進危于后不即飲上曰爾又

廉首師達實甚方賓劉觀見國初淑慝分明公論即在磨鑿中今  
所患在上下異意衆好之或疑為黨衆惡之或疑為忌用舍混  
淆安得此蕩平之氣象

宣德四年冬早朝寒甚上曰昔皇祖考在位每旦恒賜食朕偶多  
事忘之命光祿寺給丈臣羊酒禦寒先朝體下周悉然事難做  
行文之將至廢朝經筵之不比於日講也良以經筵宴費多  
故歲僅再舉

會試天下舉人於北京自永樂乙未始北為京師不復稱行部自  
庚子始自是鄉試有應天府順天府之名矣江北士自甲辰邢

寬山東士自丁未馬愉始登狀元會試分南北卷南六北四著  
為令亦自宣德丁未始

貢生監舊藍衫入朝 仁皇曰教者青衣好看者乃易青袍今遵之  
然在監仍衣藍洪武中嘗許監生戴遮陽帽三吳舉子迄今帽  
製猶然或訛作遮陰是非

為世寧誌太監成敬墓曰敬永樂甲辰進士進廢吉士改晉有奉  
祠宣德中以晉有事逮獄請永遠成敬懼累子孫請就死  
宣廟憐之下教腐刑內官出制科庶常大是奇聞敬子凱進士  
卒贈吏科都給事中蔭一從孫為士吏目亦奇有云大監王振

原係教職永樂末詔學官考滿之功績審有子嗣願自淨身入  
宮訓女官者聽得十餘人振其一也見黃溥今古錄中說尤怪  
陳祚疏觀請大學行義有何罪而至逮其家屬十餘口長繫之時  
頗有足已翹材端不能如 仁廟淳厚文景之分微朕兆此祚  
初編管武當十年幽請室五年既以按楚吉遠玉事得械治論  
死遇赦出人生幾何堪此苦毒劉鳳譏之曰是豈有不得已者  
乎指亦可思

東西楊之共事內閣也議繫彭德不熈異議素安南不熈同政類  
推車于簡末初韓范氣象南楊迥無多可紀者委蛇而已史以  
醜醜詞羨稱惡直撰續轉解

太宗初遷入文淵閣之人楊溥不與為命侍東宮旋遷繫未嘗  
一日瞻望天顏吳東西楊者一洪熙中溥另授弘文閣印不與  
機務宣德元年始入閣四年以母喪去奪情起復仍為太常卿  
禮部尚書不復稱閣臣吳東西楊者二溥之獲頌頌二楊以功  
名終蓋自正統初年再入閣始也李夢陽頌 宣宗詩至尊奉  
太后國事付楊稱古雅要非實錄溥於其時故非有甚委寄  
李時勉陳敬宗卒港國學西楊與有責焉開敬宗頌直指西楊道  
人羅汝敬素不滿其所為數面斥之西楊因薦羅巡撫李妻羅



年若過虜毒師明敵陷之死地作好惡甚矣非止謗方孝孺沮  
王直罪過已也惟西楊匡輔君德處多功大未易細疵疑在魏  
徵褚遂良之間

首勸親征漢庶人東楊功最著請移師伐趙過亦最隱此事却得  
西楊力其後東楊子孫諱之云止伐趙原緣力請被西楊掠為  
已功世鮮信者按議自陳山始

楊文貞年幾七十即賦歸田詞四首分四景盛艷林泉之樂究八  
十卒於其官弗能踐也微獨文貞凡同時諸老皆然咸以鞠躬  
盡瘁為經常功成身退為邪道恬莫知怪其於昔賢高風遠韻  
亦少衰矣談每為惆悵

胡忠安官宗伯失行在尚書印此豈細事詔不問改鑄行禮部印  
給之先朝優禮著頌如此胡長禮部歷宣德正統景泰三朝至  
天順後避始致仕凡三十二年與蹇夏同開胡性亮頗侍郎章  
故以嚴毅佐之部務為肅

傳况鍾蕪州治賴楊文貞力蕪舊多鎮守內官鍾請假便宜行文  
貞難其事不便直言乃以教母字載勅中假之柄按鍾出錄簡  
擢同事九人特予勅乘傳行與他銓授者不同勅明開屬以下  
得自檢閱威勢赫然獲終行其志宜矣九人中趙豫陳本深何

文淵亦著績

黃福自交趾召還出為南京戶部尚書蓋遠之也聞福雅持正不  
能諂借取容想見諸大臣立朝依違狀胡儼黃淮知番還尚矣  
次寧取自疎遠如福者雖復與事立功弗如風操猶在非贊官  
人所知

宣廟頗事微行或云蹇義寔勸之生日因得賜鈔及馬語太誣蹇  
忠定何詎至是惟如蹇性質倘或駕果潛幸決不能因事納規  
若西楊然致謗將有自

夏忠靖卒朝議擬贈伯爵西楊不可止越三年郭資竟得贈湯陰  
伯時以為恨余意西楊議是稽永樂後文臣贈伯爵者金純山陽  
伯吳中荏平白金濂沐陽伯興資而四究何關輕重夏得贈太  
師世復其家頌不美耶

吾學篇載東楊嘗於上前短楊文貞蹇忠定二公評 仁宣帝諭  
中按二公恒多思少斷東楊識高才敏簡不契其意如陳平於  
周勃韓琦於富弼例或有之耳保無為說問理昭皇后獨召南  
陽前泣事亦無憑

初 宣廟自南京奔訃未至及征漢庶人未還俱鄭棗二王監國  
居守二王至親棄尤賢凡事有昭皇后主之於內諸大臣羽翼

之於外斯藉無虞至正統報謬襲之件矣征漢往逆僅二十六日神速可知

林碩自御史擢按察使皆在浙江為中官裴可力誣奏生誹謗連至宣廟面訊之事白賜馳驛復任其家屬先亦被逮飛詔釋之還仍降勅切責可力碩連遇甚奇當時陳敬宗諸公贈送考滿詩文一不沾及盛世臣子不因事為名氣象深厚具見碩閩人終左布政

宣宗待閣宦嚴以唐受於南京袁琦於廣東虐斂民各即其地梟斬誠內使怙寵作威者罪同今但頌世廟罷撤內鎮功豈知

先朝家法爾：然一傳遂有王振禍何也將毋其制法垂訓有未周與

交趾屢叛兵連禍結處於不得不棄之時初解縉固嘗言之得其地不足郡縣外謫生是宣廟決棄之誠善惜時無為縉言者使併以好皇孫語上聞當微恩非淺致縉贈謚民為終缺事楊士奇宜任其咎

顧佐之為內臺長出特授宵任尚圖跡遊之為誅一御史一十力始定諛說珍行驚師信聖世不免乎佐卒不大伸其志然所振肅多永樂中用新島最稱謬：一困於紀綱竟死西市如佐所

遇已稀觀矣

段民官南刑部侍郎宣德三年以民廉謹命代吏部考察諸司其初自山東叅政召主考會試俱出特典國初會試主考隨偶擇黃淮以致仕少保入賀即留為之亦有分考官階高於主考者初無定式

曹鼎以乙榜授代州訓導不樂願試策劃自効遂自恭和典史魁廷試古未有也時國法嚴凡學官所教生徒無舉者生摘戊代州非英才地鼎意或私恨是然亦奇矣恭和前後九三鼎元併為兩四

曹端首本朝理學事解化見閩劉昌記云蘄州梓有四書詳說為王蕪熙陽著既傳播端自霍州學移文蕪言出己手熙陽被刑死不宜有著書名辭頗近悞念非醇儒象傳熙陽至沔池時稿留端家亦不審昌何據

周文襄忱撫吳最敬禮僧善啟錢文通溥之獲知於周建恭薦之啟字東白能詩善興脩永樂大典當時節鉞大吏得從方外高士遊咨詢善類猶有宋永平風

周文襄每有興舉必與官吏士民反覆議始行如細布一法台東門黃婆入行臺計之往：留語至夜分徐文貞奮聞之彼中父



老云史亦稱其屏闕從常步八民家與童叟對語噫今時能作許行徑

文襄故善理財時亦緣三楊當國蹇夏持衡得久於其任展布厥蘊其法遵勅分之令於秋糧帶徵米六萬石歲積餘米入濟農倉無算竟賑貸資文襄沒戶部竟將餘米括為正賦民間始困先是科道官屢劾周忱奸貪縱容侵盜子弟藉廣營田產罪並寢不問自妙

楊循吉記周文襄每猶狎梵刹禮拜佛或謂之答曰即以年齒論彼長吾二三十歲豈直人二二年乎戲語却有味又副使彭昂

幼入佛寺不拜或強之以此曰彼裸跣不衣冠何拜為一老人語一小兒語確不可易

宋高宗嘗謨先聖賢贊刻石附秦檜記于後在杭都仁和學宮吳訥撫浙時命磨去檜記稱崇正闢邪義舉矣後印寶守許州毀觀受禪碑同然觀國初宋漢張孟漁玉兔泉聯句詩泉亦檜舊蹟不為煇所見又別

張洪興姚廣孝厚輟煇廣孝道餘錄以多議詆宋傷也國初入見識類爾推之如鄱陽朱季友所著或不可商者即勿焚燬何害洪武中劉有年得儀禮遠經十八篇上之今亦不知何存總本

朝于此道不甚著意

宣德六年御史胡智言三司官皆乘馬御史獨乘驢非便從之始駢馬原初僅駢駟耳豈意後事大迥爾又食品以鷄為重租制御史獨不許食鷄莫何義

盛御醫實夢或受人寄椒事急私發用之落深自訟曰豈義心不明所致乎訟得無端奇周文襄故善實嘗餉之米百石不受賂詩有魚龍江海夢雀鼠稻梁謀之語文襄終身規之其高自刻厲如此先朝士不早散秩如醫院衛幕每稱詩教諸詞客恒陸沈其中

盛寅晨入藥室忽頭痛昏眩欲絕群醫束手一草澤醫請見投藥立愈詔問藥何方對曰寅空心入藥室卒中諸藥之毒惟甘草能解毒耳非有他也詰寅果然藥反為毒御醫反不如草澤醫有精理技通乎道

永樂鄉試有文趾而無貴州貴州初附湖廣次附雲南至嘉靖丁酉始自為布政司開科交趾以宣德己酉叛始草孟于書初不以試士僅見於宣德癸丑耳丙辰復如前正統後始定今制宣宗詩畫皆入神詩長篇絕句淡：不窮所賜諸大僚五言古體乃特淵澹畫善花鳥一時登師咸待詔承恩而戴文進往往以秋

江垂釣圖見擲遇合真有命今民間所藏銅瓶器亦惟宣德製  
精工等金玉價

宣宗持好蟋蟀戲弄之江南蕪守况鍾嘗被勅索千箇不許違悞  
特為語曰蟋蟀懼：叫宣德皇帝要蕪人至有以一蟋蟀隨其  
家三命者上行下效習已成風

以上一百四十六條

國史唯疑卷之三

正統 景恭 天順

英宗登極裁九戚張太后初以國須長君故召立襄王不果既大  
臣請垂簾聽政却之曰非祖宗家法后功著三朝張世封彭城  
惠安二伯勿絕為其遺澤

正統初楊文貞請開經筵內稱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二聖  
以姑婦分稱謂不同前代稀見經筵官舊並詞林章后后批曰  
如何不見推舉外官於是劉球等數人自却屬進觀此知即罷  
垂簾大政事猶此批決

國朝自永樂後后妃不選公侯家戚畹雖爵侯伯位保傳不預朝  
政惟孫繼宗以元舅總團營兵馬掌後軍都督府事監脩國史  
知經筵最為破格聞太后意亦悔之時雖待外家屏約束頗嚴  
不敢肆繼宗父忠尤恪謹

兩京戶部刑部有交趾司都察院有交趾道至正統元年始草始  
立衛所學較禁祀孔子於釋老宮改左社象禁卸民綁縛有司  
赴京三啟工始竣廢政漸舉

以兵部尚書王驥侍郎鄭瑩覆議邊事五日不上奏怒曰朕朕冲  
人耶執付獄時業有艱咎四夷之氣矣土木輕舉禍胎是聞嘗



夢也先稽首請罪狀亦妖徵

禁中外官舍軍民戴尖頂帽穿禿袖衣垂纓插翎及語言跪拜學

胡俗者明興將八十年矣習未改信元俗漸染之深迄今都人

士聲容竟自為一體

初長陵志吞胡撫降胡厚末年充滿京師每月達官支俸至北京

朝官三分之一季時勉劉定之李賢各疏請調除諸衛所以分

其勢不報其後經土木變曹吉祥反始伏先見然勢已無及湖

端從繫奪大寧兵來

郭理為兵部尚書雅持正試進士李賢嘉禾詩謂有公輔器荐為

其屬與張統之職楊士奇事同惟於正統初不肯自陳引退云

君臣恩義重此詭辭也最易為貧位大臣藉口卒被劾去史不

宜以是稱之

英廟追念夏忠靖功賜其家田八十頃蠲除稅見夏太常瑄行狀

他史鮮及瑄善屬文數言兵事時大臣子推夏瑄楊溥並勝東

楊魯孫旦官南太宰亦著名

陸文裕深述所聞於靳文僖云楊文貞與文敏同事頗不相能文

敏卒子被誣特令錦衣官較往提示辱之文貞子稷後亦逮獄

論死初 仁廟賜三楊勅子孫各貸死至文貞欲授初贖罪其

次于瀟故秘之稷遂不免如陸言是以文貞為實反導為殺元也余不敢信

東楊以正統五年卒于武林九年楊卒十一年南楊卒越三年駕逆

北狩三公年咸高王振至欲諷退之不從真家事視國矣覺始

終微有可議

楊文貞子稷雖生不肯論死稷三傳廣文刻四傳銓部戴鳴鶴

名行文憲便寅秋御史仁憲亦世其家君子知宗臣之流澤遠

也秉清法即時宥稷死不妨

正統十年忽朝鍾不受柝命內閣製祀鍾文南楊入室翻舊稿久

不就內璫屢趣陳芳洲語曰舊無此稿先生葦口占我罵南楊

僅起一語陳隨續成按朝鍾不受柝事奇南楊癡此豈有稿也

攷祭詞云惟神職司禁鍾朝儀是肅菲晨扣擊失常朕愴政事

特申祭告教語耳亦非費甚思索總閣中百九查例經兩房手

自昔已然

劉球疏列十事於王振非有所指摘也死独恫屬由戚甫離之時

乎察西南楊尚柄政衷如充耳即李時勉脫枷資會昌侯力辭

瑄減死資振厨下一老僕力而舉朝大小臣無出聲者蓋全不

成世界矣宜得禍速

麓川之役何文淵劉球皆請罷師楊文貞亦意在綏戢傳王振  
好兵王靖遠陰阿其指朕威振西南故賴斯舉不然滇又為安  
南績矣未可以儒生管之

何文淵自温州召入薦御史劉謙自代從之謙果稱職瀕去猶嘉  
意後賢如此其世祀温州宜哉使文淵終以一郡守老何讓龔  
黃迺知尚書侍郎為賺壞人心術之具或云方温州築却金亭  
日名心已露似深文

有云民苦盜賊刺未足示懲宜扁其門曰竊盜之家者何文淵教  
謂律有憲盜三犯始絞今於律例外復加其罪豈有人烟湊集

竊盜多數年後扁額累觀瞻非便詔是之何終老吏識大體  
初寔為胡濙顧佐薦知

黃紱為戶部郎中值部堂缺官署堂印諸僚爭之如堂體亦奇聞  
時以硬黃目紱後至尚書國初縣郎中陞本部侍郎者多李賢  
謂自張鳳前未有也誤未深致

薛瑄河津人父貞為鄆陵學官時學官黜陟視科貢多寡額貞  
患之以子補鄆陵諸生因舉河南解元學官子得試其省闈林  
廷玉以父官轉考紀善應陝試第一亦其例也若李夢陽陝慶  
陽人隨父宦大梁仍試首陝榜後遂家大梁又與二公迥

異

薛文清巡按山東嘗言內外風憲緘默為都御史顧佐所惡考滿  
署平常佐不知人甚矣聞史南安守林羊言比者學臣薛瑄建  
議生員有疾病不堪教養者罷黜追所給廩疾病人所時有黜  
之足矣追償費微納懈勵學心非便詔除其令薛議亦未免小  
苛

大理少卿顧惟敬丞你騰與薛瑄同官不肯謁王振瑄被禍膽  
生謫戍杜不及惟敬敬自請就繫羅廢幾昔人耻不與光之風  
矣事見劉鳳吳先生讚世罕知者

唐英以一訓導劾奏靖遠伯王驥違制冒功乞明正其罪可謂言  
舉朝之所不敢言矣粵吏張聚訟陳選寬尤奇醜泉芝草何處  
無之歲遠人微慮湮沒宜持表出

沈固有參贊大同功乃於正統中疏頌宦官請如外臣例給賜語  
勅時王振方橫固藉為諛振地旨不許抑非獨固即如三楊賢  
尚以薛瑄不往見振為疑寄敬催督同忱為振畫策宛轉求陳  
祭酒敬宗書士風頓靡極矣蓋思薛陳二公壁立萬仞氣  
象

楊信民官粵藩連糾按察司郭智黃翰常廣俱得罪去已亦就



連風采震一時記劉華容嘗薦張簡肅賢 孝皇曰朕非不知張毅華但忒難為人耳賢者處士其不化難為人之戒者鮮矣於楊公亦云粵中世尸祝公

李景隆家屬拘繫南京久至正統十三年始釋歷四朝矣得顯張

玄玄遺在力嘉靖中其八世孫性得續壽臨淮侯余在京每見

李善長商孫某為駙馬祺派稱 高帝嘗賜御書許二百五十

年後赴闕自陳書模糊莫辨說亦敘疑屢疏上竟寢

平福建寇鄧茂七廣州寇葉宗留供任正統己巳春夏間幸登統擒

耳踰八月即有土木難無暇南顧不將為閩浙之憂乎聞閩布

政宋彰文趾人以賄王振萬金得官虐斂民不堪致變禍生有

胎信狀

張楷謀招撫處州賊以兵部榜無印文賊疑不信矯為南征大將

軍印事平生削職矯印事非法傷奇初楷制為竹苞似牌糊紙

畫獸刑用禦賊鎗刺入竹隙急不得拔多被擒按此亦柔制

別遺意

詔罷大臣舉官從吏部選擇如舊制先是宣德中慮銓衡未精改

命大臣保舉既復滋弊總法久弊生逆為循環楊文貞名能薦

賢得譽以此間有牢籠報復嫌亦生此近亦一修行保舉法茫

無寸效未幾廢

正統戊辰選庶吉士三十人貫並西北時猶薄南士耶雖得劉珥

王恕尹旻邢讓諸賢而萬安寔為選首安蜀士乃得附北貫遠

天順庚辰以彭時之言始免選張元禎等數人亦屢矣南北

分莫甚此時

正統中鄉會試副榜額少往往以監生考授教職祭酒陳敬宗疏

繼科舉取人之濫猶愈於監生考試之精時稱確論後增一榜

額至二千人見姚尚書夢均才解中其云乙榜解不就者什八

九辭如釋重負辭不獲如赴戎行教不平教至微斧展當日

人情可知

錢習禮自學士擢禮部侍郎客賀之答曰吾今且為有司奚賀為

前輩之安雅淡不慕繁劇類此王文端直出理部事谷繇楊文

貞循昔人恨奪鳳池遺意今求之恐不克美世風日下即此是

其一端

劉文介儼云翰林之職清高固可喜淹滯亦可歎譬金水河中魚

化龍之期未可必有而經畧之患則可必其無至喻以華表柱

上鶴水食不方便前輩雅讓每援及今雖稍免淹滯歎願風波

間作矣非復曩時

劉文恭鉉主京闈試揭曉第一人劉宣乃廬龍軍士同事欲更之  
劉曰朝廷立賢無方何論戎籍宣寔江西安福人旋舉進士入  
館官尚書即於事余媿文恭遠

長史楊述主正統甲子四川鄉試閱卷訖苦解首之人搜出戒場  
一卷大佳以作元郎周文安洪謨也連第舉廷試第二人國初  
原有戒場例如初場經書義許各戒一道以作元則百年僅見  
云績主福建下邳試榜首莆田陳懿康俊官亦尚書述墓誌出  
許彬手可據

以薛瑄錢溥之理學詞章同考會試尚有性理雜包括春秋沒主  
張之謹落第造謗良非一日倪謙以所善門生不中式為所訐  
陷謫戍事尤凌夷

張和與其弟穆偕試南自念必上第而穆於文小劣曰吾可遲而  
得也易卷以入已穆舉第二人和名亦差次聞吾邑前輩史朝  
宜朝富兄弟舉鄉試類是

安福春秋學始劉球吳節二公後進競師之遂以其經名天下迄  
今有安福春秋黃岡禮記之目球二子鉞鉞並庶吉士鉞至叅  
政鉞按察使洵教忠報

張益選庶吉士以善楷書改中書舍人高毅亦然觀奉命寫佛經

事可見時庶吉士去取頗輕永樂己未多至六十二人甲辰  
僅六人張高同己未選內原習釋文中第者半焉亦非全課  
詞章

陳僖敏鑑故能臣有云與王文同為都御史見王振僂首長跪連唯  
急諾不異小吏然者信乎方振威橫時戶兵部尚書王佐鄭瑩  
並被屈辱即英國公張輔俯仰其間難以言士節矣魏蕭山  
驥乃差可觀

王振自欲擅威耳豈真有陷躡意不懼身殉之乎詳情勢稍類唐  
楊國忠安得陳玄禮再生為快聞古穰雜錄云欽約三五御史  
數其罪罵前猝殺之不果至未必然夫亦普天同恨矣聞振實  
為護駕將軍樊忠以所持爪撻死天順初詔塑像智化寺即振  
舊宅

昔賢每論己己土木警非虜之能乃我謀國者自誤使當時從群  
策運將禦之不過旬日或掠數小城堡自去矣六師驟覆事出  
虜望外要天意特巧為之嗣是六飛倏還亦仍出我望外不歸  
之本朝福力不可

李文達賢項襄毅忠楊興濟伯善土木之潰俱從虜營自拔歸克  
濟時艱亦天意也時六科給事中各一人行惟兵刑二科文書



多議用二人葉盛林聰正在數中即得旨掌印官去獲免行止  
死生有數非意慮及

傳已已北征駕出裁制閣有陝西呂尼攔駕曰行不利 上怒武

士交撞尼跌坐進比居虜營暨還南宮數見尼有所陳說復辟

後詔封皇姑賜寺額曰順天保明寺倒語也若明保天順云按

駕原非出制裁惟皇姑寺有之今寺尼皆髮巾緇方袍男拜想

別有說

陸容菽園記有云自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玩好物

內官道接踵擾甚至王振悉禁絕之未嘗枉差一人民頓休息

致正統中嘗勅禁內使毋得與外庭私交囑托營求又特嚴饒

州府私造異色瓶罍之刑前說頗非虛碩罪大無錄者

正統十四年領己已曆岳蒙泉見二至日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

駭甚古未有也以語立官司曆王義而憂之尋果有土木之變

土木集稱土墓或此音訛故

邨王立尚未知 上皇之在虜營也意淪陷矣立最合機宜可使

醜虜息心且為將來求講警地今當時只立太子虜挾駕至不

出迎得乎不迎罪同拒父迎即墜彼術中矣即邨王不奉正大

位僅監國亦終格

春秋晉惠公入秦晉立子圉宋襄公入楚宋立公子目夷晉惟立

子惠公還子圉自合退宋惟立弟兄弟之義稍異父子故襄公

雖釋乎楚仍走衛以避其弟幸自夷素敦禮讓自逆襄公歸倘

英宗歸後 景帝能如宋目夷則大喜矣亦難以是責人王

文恪徒以不急君一語撻鄭君孫申為證要不如晉宋事妥

或疑晉元宋高非立弟乎曰是不同元帝高宗雖以親王繼統在

晉懷愍宋徽欽國破君辱之後我朝第乘輿被羈耳全盛天下

晏如也故胡得之以之挾晉金得之以之挾宋而也先無所藉以挾

我朝一再犯不應隨氣索矣追惟景泰初諸臣定策之功真不

可証

唐諶玄宗者楊國忠國忠誅并及貴妃象憤洩矣我朝諶 英宗

者王振振死併殺馬順王毛長隨等事同然出於諸臣擅殺之

罪不可訓 景帝能慨然籍振家赦王竑等勿治迹渾機圖其

視玄宗之從倚悲傷始若不得已聽之首相去懸絕最將移人

心鈔訣

王竑突起擊死馬順痛快甚堪為劉球吐氣憤繇義激即竑亦不

自禁而所為攝險和壯威勢者多矣李夢陽詩王竑犯關雖愚

聽舍命臨危亦丈夫誦備魄動

方廷諱時儀銘能免冠長號造膝陳為于謙助所裨益多初楊文貞議舉銘自侍講出講讀邨王府憲銘致恨乃以故人楊蕭同舉後銘蕭以從龍恩官並尚書功名信有命而其才果有過人者吾邑楊輿亦以伴讀至戶部侍郎俞縉遂入內閣無何改南京去

正統己巳虜入犯選憲臣十五人分鎮近畿簡練軍民應援臺臣預選者僅三人詞林給諫戶刑部各舉三人俱改監察御史領勅行詞林為楊鼎王詢徐有貞踰年造事寧各還原職詢備名名振楚人以罪瑞名同改

守大同功郭登宣府功羅亨信居庸關功羅通山西雁門功朱鑑惟燕荆閩守備弱虜乘是出入抑諸公能守之已耳至所推提刀上馬殺賊功則石亨父子矣楊洪故與亨齊名稱楊石碩才非亨比

觀元人進金史表云勁卒擣居庸北村其皆大軍出紮荆口南隘其吭曰背曰吭緩急攸分是千古都燕烟鑑北征時郭登請駕從紮荆關入不聽已虜專蹂紮荆以鐵騎攻居庸不克仍出紮荆去遺蹟昭然

虜攻都城而孫鏗戰失利呼城求入程信言鏗入虜益張人心益

危宜起戰必效死力詔是之鏗兵果附城上鼓譟發鎗礮佐鏗虜退去按漢王蕭閉營不救馬武之敗法嗣是信深得古兵法遺

也先故無大志有若劉淵粘沒喝其人者禍寧易弭因思徐中山王縱元順帝勿追意深遠非惟人事抑亦天道喜寧本胡種無怪獲泉或云籍沒其家早致然味也先語汝家捉住我肯留到今否亦自量審

郭登以閉城不出見上皇為罪後坐謫戍如余見登木失九城守責重輕出慮墮虜狡謀即劉安沈固等出見括金銀厚犒何益伍奢之名胥尚各從所志况登謀率壯士奪駕還業陰達之袁彬為所深諒者乎虜抵都索大臣王直于謙胡濙等不出見正同世不以咎王于謙公而獨罪登不見宋賀全圖事耶

郭定襄登初奏都御史沈固在邊年久法令不行為尚書楊寧布政年富可代固時總兵官得知巡撫僅協巡撫贊總兵故也後事權迺日異矣

何氏名山史載也先會眾頭目殺馬設宴復立太上皇為皇帝以白馬買政事僅見哈銘口中他鮮及公羊傳孟霍之會執宋公以代宋易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堂：共主豈



也先之所得立果有之表彬楊善不吟道也似屬輕信好奇之過

伯顏帖木兒說也先送駕還圖留萬世後好男子名其後楊善亦

替之曰空手迎皇帝歸乃見仁義我監脩史書當脩載太師美垂示萬代善語正扶其機虜乃爾名根可笑也送駕別為敬散哭又復多情

趙榮挺身出見上皇慷慨可嘉榮閩縣人少館其勇編脩薩

琦所楊文敏一見器之字呼之曰孟仁貴於其勇果至尚書景

恭中有二楊一趙榮一龔遂榮而皆為高毅所知毅名及因之

重宗卑秩信未足論士

英宗陷虜中年甫二十有三始終未一降辭色進夷妹不納雖流

離中憑幄坐天顏穆如奇微屢見自平日學問充養加過大同

諭守臣曰秋稼未收士人饑可割入城楚昭王有仁人之言卒

復其國理微益信

于謙請選有謀畧大臣往鎮山西楊洪議亦同意屬羅通言謙

洪建此策陷臣乞令與臣偕往謙曰國家多難非臣子辭勞之

日臣謙熟諳山西事宜往詔仍用通于公此舉自見名臣識量

通得無太橫否且語近要挾通以一問官詞河泊需次入京驟

膚節鎮有何不足於中樞作此恨然通守居肅是有功勅祠其地至今邊人以為神恒禱祀焉傳登投異人術于粵中

或云于忠肅願於傲自用閱羅通疏云前德勝門外款賊無幾陞

官太多今大臣皆全軀保位無報國忠宜博選剛毅識遠情其

人者督宣大軍疏下于不悅履泰德勝之役陞賞示勸通云款

賊無幾宜將臣謙同石亨等陞職革去通久悉遠情必有所知

乞就令保舉欲得剛毅文臣念臣謙素劣乞罷臣別選其代或

就任通按通詞規切過當于亦福悻傷體同時劃定之亦言于

謙石亨禦虜迭有勝負不足野亦不足賞謙自二品陞一品非

宜意頗類通又不知于答疏云何

兩廣蠻寇作議設總督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如溥未可出臣

謙及尚書金濂都御史王翱可擇一人往得旨用翱意大臣任

事之勇後豈多見

貴州苗反久未平何文淵請罷潘泉二司專設都司以一大將鎮

之于少保謙不可曰若不設二司是夷之也何以通漢楚道且

無故棄祖宗疆內地不祥遂寢即此議于功亦在社稷時雲貴

之不為安南續者幾希

項文耀貌美便辟善言笑最為于謙信愛官吏部侍郎每朝會故

當衆嫵媚。譏為可憎。狀時人語曰：唯其剋姓其節生，不知耻于公妾。竟生譏杖。戊午僅三十餘，于名賢也。不宜汚以此語。或未克有偏聽與。

景泰中功首于謙。余謂如陳循功未可棄。沒于筮中。樞樞寔依內閣。非循居中調度。破賞格一號令。即大司馬何繼遷行其志。循有文武才。嘗識拔韓雍。卒為名臣。雍過循墓詩稱循薦賢一秉至公。勝李賢遠。意氣磊落可知。又陳祚釋誅亦賴循救解也。

陳循薦何文淵羅通石亨楊洪楊俊謂何宜再起。羅不宜專守居庸石楊不宜專守宣大。且各入監京營軍。初虜入犯循首堅城守議。罵勅起入援師。罵榜諭曰：韃靼復僞為喜。寧書約內應用以疑虜謀略。具見我朝宰執拘謹氣多。即劉文成已稍傷峭隘。世莫知循。

閣中規制至陳芳洲始備。如奏定常朝與錦衣衛官對立御座旁。經廷立尚書都御史之上。午朝翰林院官先奏事。皆創自陳使。陳無易儲訟試二事。居然傑品。

虜長驅犯京。石亨欲盡開九門以待勤王之師。于謙力爭自同亨出營德勝門外。虜索大臣迎駕。並攻城急。亨至折方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無能支矣。時事勢棘甚。都督武興出戰沒陣中。太監

傷奔還。王竑督餘軍。過虜菜市口虜火民居。撲滅之。竑探甲入。執而陳其狀。寔幾危。僅濟。緣尚未有重城。虜遂得至菜市口。

高翰彭時同乙巳秋入閣。商登革財五年。彭二年耳。皆仍原官。未幾遣侍講。越年彭求終。經母喪許旨去。後大用。兆此使非委去。將如王文端所嘆。不免金齒之行。

王直尚書吏部。景帝以直老。召王翱於兩廣副之。天順初許直。歸朝始任部事。時一部有兩尚書吏部。王直王朝禮部。胡濙楊寧兵部。于謙儀銘又都察院陳鑑王文園于監劉鉉陳詢太常尚書皆然。屬變體。

楊文定以王振初與政。憤懣歸。舍胡忠安以林聰幾遷辟卧病不朝。時即詢知之。輒鞭振謝。迨遠。瑞問疾。猶為朝廷禮重如此。亦二公宿望。致然後恐難莫。

景泰初勅大興隆寺不許開正門。鳴鐘鼓。毀寺前第一叢林牌坊。及香爐檮竿。從山西巡撫朱鑑請也。以寺在城西白虎方。不宜與旺本陰陽家厭勝之說。稽寺初名慶壽。金章宗所創。修自王振。費累鉅萬。既成。駕臨幸焉。嘉靖初廢。為射所。今稱演象所。即其地。



朱鑑疏言漢王數非時與州官置酒大會非宜得旨嚴禁鑑吾邑人以鄉舉仕至都御史景泰為儲鑑有書責陳循甚厲今京師所設武舉併三年一試武舉制俱自鑑發之世鮮知如前二疏恐即朱家傳中缺載

先朝巡撫不許携家亦如巡按例景泰初給事李實以為請從之得携家始此又每年赴京議事在邊方以四月在暖裏以八月時巡撫尚因時建置非常設

周叙劄規王直指嚴詞切與前此王紳貽寒義書後此陳音貽劉吉書羅玘貽李東陽書俱為得朋友青善之誼其云三楊輔政僅陽歛陰施掩人耳目雖曰保身其實誤國以致閹宦弄權有今日蒙塵禍亦確論也

徐有貞治河欲塞一決口屢不就往叩一老僧無所答但云聖人無欲徐沉思久之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龍惜珠乃鎔鐵數萬斤下之龍去決口以塞余意僧語蘊奧有深指徐恒云左邊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流血而目不轉睛者真宰相也龍欲或在是乎

順天府歲進春牛春花三座每座費錢九萬餘景泰元年停止詔只買時宜花供用紆民力無筭 景帝初甚勵精納諫後稍荒

于色如召教坊妓李惜兒入宮官其弟安為錦衣衛百戶可見然特約束闈寺嚴

上皇駕將旋廷議迎復儀注王文厲聲曰來耶虜不索金帛必索土地孰以為來耶文罪不待言碩事寔出理外數外一時君臣本之不樂聞之心兼值此不期然之會怪無駭愕既儀注上得旨若庸闕裏接用轎一乘馬二匹而已簡薄至此致禮部奏原如儀

諫迎復使宜簡討邢讓諫迎復禮宜厚給事李侃林聰讓雖以國雍蒙詔大節挺然復辟後惜無為言者侃疏有堯舜孝弟之說旨為舍讓復至都御史嘗議令吏胥襲儒中實以變革其習聞者迂之

凡士中自負鋒穎靡不豫見者龔遂崇以勸迎復知名先佐金濂討閩寇身入尤溪降其衆復縱反間誤鄧伯孫執之馬軾從董興入粵誅黃蕭養亦多所占驗岳正謫親友無敢送者軾獨賦詩為餞詩殊佳遂崇一千戶軾一天文生耳孰謂草澤中無奇士乎

何觀勅王直胡濙等老滑宜罷給事毛玉議重罪觀林聰葉盛力解之不從觀坐杖謫玉品行可知岳正為王行狀盛加獎飾豈

正稍以維系誼曲筆故抑果有可觀者乎王書亦為李時勉識

如商輅彭時劉珝丘濬王恕刑讓岳正諸碩輔名卿咸出祭酒李

時勉之門用之至累世不廢昔太祖稱宋訥師棋嚴肅教出

來秀才箇：中用復于時勉見之矣石大用独請代初尤為太

學生色

岳正初官編脩夜閉戶草疏請復宣廟廢庶胡氏為其兄潛窺

驚裂之事僅見補傳中時孫太后在上有意疑嫉意莫敢言者此

亦正大膽一端也孫太后崩始追復位號如后禮闈宣宗亦

恒悔之

岳儲議起自王直李賢李侃林聰朱英而下咸知其非卒無敢訟

言之者言則為章綸鍾同矣劉銜無賀表抑其次也開楊萬將

入京賀陳祚曰我以公入當諫耳奚賀為祚薑桂性猶存當令

諸啖金大僚媿死

鍾同父復翰林修撰與劉球善約全工封事草成為妻所覺泣勸

止劉歎曰鍾乃謀及婦人耶劉既死諫未幾復病卒妻悔之號

曰早知爾曷若與劉侍講同死同切維習聞比長誓申父志以

諫易儲杖死祀邵忠節祠與劉同日迎主且聯生云孝子忠臣

同而無媿即其母見亦奇聞同將入諫騎馬伏不肯行憤曰同

死耳馬何與焉猶迂迥再四越三日死廐中時詫為異

章綸繫獄三年項上鐵索身同卧起至白亮如銀比脫桎縶手足

拘繫不能動楊椒山詩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情

景同是為臣子胃櫻麟息至躬親金木危苦備嘗不令張高孔

光笑人千載耶悲夫

林俊記易儲時結廖莊章綸鍾同三公疏諍有主事孟珉自分必

擬禍幸免今罕知珉者又千戶龔遂奇亦以請選政南宮下獄

幾死僅附見典史周鑄傳中龔遂奇豈即遂崇之訛乎抑其兄

弟輩耶疑俟熟攷

于忠肅不諫易儲難辭責備張子房所云未易以口舌爭者殆謂

是歟葉文莊最號敢言尚以歲節請朝上皇疏為可已曰惟

安與靜長久之道扶衆生疑反增形迹葉亦老成沉慮然易為

與懦不長進人藉口

錦衣盧忠以告變伏誅給事徐正以妄言謫戍于時阮浪之獄得

免株連沂邸之封終依椒寢猶見景帝剛明意尚知天倫之

不容軼人心之不可拂也事宜默調難顯激一怒何所不至微



景泰辛未狀元柯潛閩莆田人言動有法雅負公輔望季賢王翽嘗欲薦入閣不果僅終祭酒豈蕭山川風氣致然與潛在翰林構亭一區植栢二後進慕其風操名柯亭柯學士極愛護之今已莫知誰是

商文毅甲戌主考會試越其唱第期甫十年時以為速近有三歲即知舉者矣時學士黃諫欲寘張寧第一商自取彭華會元尹直次之寧官卒不甚達論品格不論科名吾未知彭文思尹文和之果右寧否也

張汀州寧自記云廷對日屬稿未半禮部侍郎姚公夔過視少頃

借尚書胡公滌至有喜色嗣現若踵至輒停筆待盡未刻脫稿二公復至予以紙短告命儀制司簡納卷衍紙續卷尾予以天晚為懼胡曰第留心吾為汝進本依會祭故事給燭親為添硯水天且暝班散傳宣閉門胡不能止送予宿禮部明晨携詣內閣請容足卷王文不可臨故榜猶訛傳予第一聲達禁中有旨張寧寫不了卷及牛倫卷同取進覽尋發貯內閣然則廷試原有給燭例耶卷紙原可續耶舊傳羅一峰續卷事未信乃真有其事以不了卷預二甲功令尚寬若姚胡二公憐才愛士盛心後鮮全矣記丁丑廷試予叨彌封門人山東王漢完卷運獨映

月書不純措竟列三甲

國子監在京城東北隅景恭中御史程璣請于東長安街之南改創基址不允按學設偏北示遠朝市辟煩曩意程疏似未達又祭酒公署構自林文安翰始

于謙初與徐有貞情誼不薄嘗薦為祭酒景帝以徐心術和已之想猶啣前南遷議之徐既不得請志望圖陰陷于然徐即不官祭酒業擢為左副都御史亦足矣縱不得何至深恨總不幸遇此等交遊首遠絕之次姑飽其欲去不然無全禮矣裴度之於元稹事相類

景恭不豫群臣請早建元良蕭維禎特建字為擇旨未許議伏闕再請商輅主筆具奏有陛下為宣宗之子當立宣宗之孫等語姚夔請于立字上加一復字衆稱善按二公同增改一字指寔徑庭姚商語明屬憲宗若蕭意有不可知者矣烏乎擇傾險具見

復辟之謀故諸公自為功名地然亦冒九死為之機儘危騰識儘大如李賢言景恭果不起率文武百官請出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噫賢過爾嗟語昔稱呼吸之際有雷有風不見唐武宗宣宗宋理宗登極時事乎無論南城恐即東宮猶未安貼賢意

巧抑石徐且欲詭掩其不預事之咎非通論也世往：為其所欺

迎立襄世子事本無實跡故復辟後待襄王愈厚情禮有加倘與聞寧免介：惟于謙此時更辯一語不得贊高云從上不致我我独不媿於心乎是也且于身大司馬統兵政致人半夜納兵禁城毫無聞知職掌謂何若王文益無足責矣陳循原首輔何故敢專罪文可思

于少保被刑家戍山海其夫人夢公曰吾形殊而魂不亂独目無光明借汝眼光見于帝越日夫人忽失明會奉天門災 英廟

見公形火中詔宥家屬還夫人復夢公來謝曰明如舊事亦信忠義精靈長極

倪文毅岳撰于肅愍碑云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以私故闕而不書蓋公之加闕者大也最有體岳父文傷亦名謙故云祖父諱例空闕或倩親友填無自書理

徐武功枉殺于司馬自宜一死得成金齒幸矣祝允明為其外孫順代訟暴然公論不可掩也徐治河治兵俱著績兼精象緯何慮弗致尊勝恨市心耳即共終負馬士權亦狡獪一端傳徐奉北平齋謹廷鞠日驟雷風錦衣堂見若導承者七說與僧一行

### 承襲沒斗事合

江淵於品中下耳薛文清松潘督餉還乞致仕淵独疏留之非無識者御史劉攽直薦薛堪任館閣得名為大理卿攽亦具眼遂入聞聞錄揚善薦故

岳丈肅進太輕氣太銳罷黜亦速僅一月間耳至身杖家籍被桎梏戍邊館閣體貌喪盡矣岳故自用 英廟亦不善用岳勲貴方橫末如何乃使所新進臣諷切之是自求禍也視 二祖所為保全解縉楊榮者奚啻千里君不密失臣：不密失身各分任難他諉

奏對自非易事薛瑾於御前誤稱學生豈小可疵謬岳正率意盡言口唾鼻息濺觸御衣亦敬恭之道第觀李賢彭時論氣象自是不侔矣此雖世俗之見要身優始知吾幸侍天顏有年閱歷多頗悟其旨

天順初王直胡濙高穀各致仕去其大臣曾加保傳如王翱等聽辭免詞林曾帶東宮官銜如黃諫劉定之等聽改別職易儲積濫為一清極類崇禎元年汰殿工加息事物窮必反亦處於天人理數不得不更革之時

時自于謙王文誅陳循蕭銜商輅等論戍為民外未幾內閣徐有



貞李賢岳正等都察院耿九疇羅綺等御史張鵬楊瑄等各下獄副至曹石之禍寇深吳瑾並死賊手會聞災舉子災數十人洵金行客氣未除有貞自云火星甚急疑有變是矣遂至成弘之際始漸熙洽

李賢身事景泰為吏部侍郎忍以不孝親不敬兄不睦室等語峻詆之賢亦嘗反面自詔云人之無情一至於此惟彭時所記景泰數年中敬禮大臣寬恤民下賞罰無甚忤獨易儲廢后二事為失人心者斯正論也朋友語亦須可受何況君臣而人器量殊即隱微是

李賢自吏部侍郎入閣進尚書兼學士寔尚書王翱薦之每宣召俱稱王翱李賢後李加少保王始居次蓋不以閣部為序也王三原之不讓丘瓊山體或準是後閣臣自為一班冢鄉雖加一品仍綴於閣臣二三品之末不知誰始自余點朝班日所見皆然

李寔以使虜時規誠 上皇詞稍倨後坐罪廢不得同楊善封賞實意故無他抑趙襄子云晉陽之圍惟高赫不失臣禮即罪寔可耳危困中能無少望

章綸晚稍拓落為南吏部考察庶僚考功郎冷觀與爭可否各署

章上詔葉盛往覈之卒是觀堂司官異議執奏非體况屈於司尚可一日安其位乎其大節故不以是掩也綸先聞人徒樂清子孫後復姓吳

葉盛初以山西參政協理獨石馬營職似撫臣官仍藩司亦變例也時所協贊者都督孫安僅稱提督守備以盛請始加安副總兵盛旋憂歸召起巡撫兩廣父之為李賢丘濬所惡移鎮宣府監於宣府凡再至

葉文莊維守邊所陳多軍國大計如因請譚廣山雲旌郵忽及文臣王直等五十餘人贈謚不以出位市恩自嫌猶是舊諫垣風采蚤異王文恪才值王忠肅沒為宣言於朝曰夫一王翱得一王鑿亦復何恨前輩賞善深篤如此晉少宰乃漸有緘默譏宿譽微損

石亨曹欽嘗請太僕寺馬改隸兵部太僕卿程信力持之罷信此舉不為無功二凶卒潛圖不軌使兵馬在手將來詎步撲滅信後官兵部尚書以議發京營兵助誅蒲四與彭文憲意相左故亦非甚謬誤

葉王來朝故事當祭禁門而入自遷都後朝儀曠絕莫知者禮部尚書鄒幹檢太常故典行之王凡再來朝歸日上送至盧溝橋

駕在王後王辭不獲請乃反其車面上行救睦之風亦自連都來僅見

河南按察使王槩坐誣繫獄襄王道過父老遮車訟槩及朝為上言釋之即名卿大理先是景恭中襄垣王奏巡撫年富罪察誣降勅切責余丙子幾錄有云昔襄王揚王槩之善亦婦之襄垣王誣年富之惡亦及之指是時諸藩侍上恩屢劾襄垣臣辭示勸諷

給事張寧同都指揮武忠使朝鮮忠武職三品寧七品面奏序列先後英廟曰汝近侍官宜論品級聞朝鮮王李璿雅讀書或有典故問答非求忠所能汝為正使忠副之坐次準此誦之見祖宗優禮侍從至意寧數直言在葉盛林聰之間見知英廟嘗呼為我張寧云

英廟一見吳興弼即曰此老非迂濶者比辭還復召入勉之著書垂後遣行人王惟善護送勅曰天氣近寒吳興弼年若一路好生看顧莫教他實力思遇之隆為前後稀見勿論與弼稱否故熙朝第一盛事也

吳興弼辭幣辭官堅意歸隱節殊奇所遭不幸一厄於李賢再厄於尹直三厄張元禎尹張故非弼深交譏謗滿紙怪李賢為

薦舉與弼之人頗知敬慕而謬以勅書伊傳禮為辭若與弼意圖爰立為者無論廢士夢想不到亦非賢立言指宜又恨岳正葉盛故態耶

張瓚守撫州以訟田小事必致吳興弼束腰庭跪示辱無禮甚矣瓚子謂稱陳獻章學高足列在儒林乃獻章不師事與弼乎試問瓚父子相對將作何辭

英廟釋建庶人曰復胡皇后位號最稱盛德傳上北狩嘗以語袁彬謂建文君沒無所加禮致名變故善念從困阨中生若或存之末止殉葬尤高初景帝前妃嬪俱賜帛自盡幾及汪后願李賢諫沮想亦陰悔前事

張鵬揚瑄致石亨曹吉祥太早時復辟甫數月方議酬其功遽殺其罪得乎凡小人禍敗類出于貪婪惡滿之餘隄潰自崩瓜熟自爛若驟作意攻之反致顛蹶觀前代井露事可鑒至李賢業與徐有貞同貶矣旋留賢督數多或別有作用未可知耳決非無故

石亨初與曹吉祥不相能因袁攻之急勢沒合宵壬情態每如此亨驕溢之過難保全終坐以異謀亦誣彪尤驍雄有戰功讀李夢陽清風店詩可為於邑



國初科道糾劾必先承上旨或召對面諭戒勿泄賜之酒饌而退或命內閣具揭帖予之業盛自云不繇家旨先言自盛等始觀李賢日錄安達侯柳溥禦寇無功選上怒命科道彈劾是也彈劾奉命行異事

李賢極言錦衣官較差出害人狀真輒論矣為門達恨刺骨異日通楊瑄誣之坐此賢之得時遇主如魚水飲而達猶得伸其私憾廷鞠日至要賢出質對危甚北司之未易輕犯從昔已然信城狐社鼠之喻

英廟思裁抑石亨曹吉祥權以屬表彬避謝不敢亦自斟酌遠果遂勇承之卒致殺身緣果原繇吉祥進驟發其私即寇深亦然宜其憾之不少置也果死門達復襲所為以自媚於上達亦終敗者見彬深識

徐有貞救還本上意或云呂原疏為訟寬政原傳不一及何哉岳正放歸亦傳李賢為言正有老母然寔天語先及之非能有所伸雪也郭登送正詩謾道歸來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登亦父同戌其音旨悲愴

天順中留意人才所用如耿九疇軒輅白圭馬昂姚夔崔恭年富陸瑜李賓等咸能區別所長評悉當李紹隆禮部侍郎王翺賀

之曰天選侍郎也盛矣惟內閣用陳文一人弗稱屬朝責閣李賢業先舉柯潛朝以文資深在前改用文朝亦佳循已耶

李南陽相業可觀所抄錄儘善自譽閱王守溪筆記云當時以賄聞頗橫恣而彭文憲亦云李為人好自尊大直行己志不顧是非豈所謂質美未學者與初亦從薛瑄遊留心性理即所語吳與弼下學上達解訂見

今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為古錄錄中最有味語願又有謀做好官強做好人如何文淵在温州一味清苦大用後醜態畢露者亦祇結功名富貴之局焉已知立禪僧意止化緣可為一笑憶所觀記頗多

陸容記正統景泰間會議自五府六部都通大之外有閩老及掌科無掌道官今續十三道而獨閩老不與閩繇李文達上請而然樞機之地原宜任不宜議惟

憲宗初立命內閣同太監侯伯尚書十餘人為議事官遵宣德十年例公同處置軍國重務亦非數行

親王四位出閣例行用館職八員李文達謂似此詞林幾去其半請選新進士授簡討職以行最通變合宜然非新進所樂私治初遂有詬誶冢宰之舉殊費處分

吾學編載

英廟晚有易東宮意賴文達力召太子至趨謝抱土上足泣諫始不行按事鮮經見太子初廢於景泰復辟始還堪再搖動

英廟末馭宦侍峻後宮靜謐詎有奪嫡之謀疑訛傳

誅石亨時高明同門達籍亨家言亨無反謀蒼頭得免死者

百即此亦獄詞枉証之證鄭端簡云如劉瑾錢寧江彬亦不

必謀逆惟曹賊反是實語最平心

傳薛瑄初忤王振幾刑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獲免稽瑄免

死出振意傳錄于謙薦為侍郎安得於振時有侍郎稱惟謙王

丈初擬凌遲用瑄言改斬出實錄瑄在閣僅數月所可紀此耳

名儒亦難以勲業論

曹景舉進士坐誣罷復辟後有白景寬者上惡其名同景泰號又

景泰所舉士也置之會得匿名書考驗或指景上曰必若人為

我廢而怨耳逮至拷訊謬引伏文投書人出自首釋歸世間無

妄之禍無過是者景即曹時中兄雲間語曰富林二曹一時

人豪

陳選試禮部第一貌不揚主司丘濬說曰荀子稱聖賢不相將

無是乎不審選怪陋何似濬貌亦侵時有面如盧杞之題張元  
禎短少不及四尺人物可知有輩浩者以太學生授給事中儀  
觀豐偉 英廟目屬之擢工部侍郎計釋褐甫三載耳然浩卒  
無聞

陝茂天順甲申進士原姓直廷試 英廟見茂姓異之以詢內閣

曰請如陝因御筆賜易今姓茂邑公安又有周姓請如過畢姓

請如貫同近稀僻

宣廟初廢胡后立孫后傳 英宗為後宮人出孫后取子之逆專

為太后外家會昌侯等寵榮極無敢言母宮人誰若孫太后聯

錢皇后始白其狀事未知信否果有之奚啻 泰陵賀縣之感

已哉碩史軍詳載

英廟周后有弟吉祥幼好遊莫知所之長為僧畫沿市行夜之報

國寺伽藍祠宿后亦忘之忽夢伽藍神來言弟在某所上夢亦

同怪跡果得吉祥驚喜推見曰今皇親矣吉祥不願留復還寺

弘治初為建大慈仁寺莊田官左善世沒為寺祖師寺僧衣食

其田累世俗訛傳宋某國勇仙去祖師更移乎遠異哉

有云復辟後遣吳官童問來朝虜使曰也先何失信耶曩許朕妹

併從嫁女安在答某年送來已被石彪殺其使納之



英廟叱勿泄果如言即彪百死何贖○

全寅之占卜萬祺之祿命均於社稷有禪即李賢獲濟亦賴祺力

與臣子言依忠孝方技家恰宜如此祺南昌人官至尚書稱奇

遇又非其鄉李致省狡獪倫

以上一百四十四條

國史唯疑卷之四

成化 弘治



成化初兩宮尊號如禮賴彭時力即李賢僅發其端已耳不敢

盡也同官觀望不言後有慚色者為陳文如錢溥韓雍誦亦

出文意真老猾想以此附賢得用

新政人易生心前迎駕奪門祝職者紛入訴賴李大達堅持

其議盡罷革下行於是復于謙官禮還陳循江洲等戍以示

之指群黨始息功殊大然亦任怨甚矣觀匿名帖聞至煩衛

士宿其家呵護之可也

甲申廷試 憲宗以在諫閣中制策云朕斃在疾事雖不敢

廢而情有不能安策問甚略僅教行耳時尚未改元也因哀

殺禮得因時制宜遺意

皇后吳氏立踰月廢莫詳何狀或云太監牛玉專恣惡玉者借

是奪其權或云后嘗杖責萬貴妃致然既以輕浮粗率為謹

後却能保抱孝宗有恩賢猶足錄疑亦故加之罪如宣德中

廢胡后例

公然出岳正張寧知府雖晚近最媚嫉者未敢為也致政王翱

吏部時事豈翺全阿奉內閣意乎責難免岳知興化多異政

其先李至剛亦以禮部尚書請亦是邦

李文達奪情僅數月旋卒多此數月竟致紛紜亦平生性慢之  
報聞王雲鳳賂一清書曰每恨李文達號稱賢相羅一峰岳  
蒙泉並終坎珂極貧陸布政願得超拜尚書按陸康僖瑜絲  
文達薦長刑部頗有平恕之譽何故蒙此惡聲難道薦年富  
軒輓等亦或有為

姚夔撰王朝朝行狀云性多猜疑好籠馭人生是為小人窺覷  
以左道投率為所賣故人以知人為病又云予忝與公同事  
頗相愛相與一出於正然不能無南人之嫌前輩賢直過爾  
抑直筆對辭殆兼有之

戶部尚書年富以西鄙多事用非其人請擢布政楊璠知府余  
子俊等而點布政某王翱言富侵吏部職宜下于理富憤辨  
乞歸不允尋卒富大臣薦賢為國何名侵官遂欲加以提問  
罪翱專悞幾如姚夔所云

李賢卒勅王翱慎簡內閣翱薦柯潛萬安劉定之葉盛吳節五  
人詔用定之素傳王忠肅軒比輕南茲所薦皆南產也豈幾  
輔之考已盡乎穢如安珠玷清舉

未新劉文安定之文行灼然入閣乃不甚懼泉望至嘲同陳莊

靖文是以君子貴自量也屢有大拜後聲名損於曩時者劉  
亦其一若尹直譏劉云故事日講上必曰先生每吃酒飯劉  
請以例賜母煩玉音按今經筵日講見聞天語何嘗因劉廢  
事屬誣詆

韓雍任丹左遷初累於使循次累於錢漕其為浙江參政日遊  
宴西湖賦詩不以吏務嬰懷而廣寇作王竑力薦雍才氣無  
双非雍莫可者可謂其格外眼矣雍後識陶魯亦然徐有貞  
夙善天大稱將星在吳恒運鐵鞭自喜願不知為雍功成飛  
王茲非惟識韓雍也以為岳正張寧忤李賢意既二人予郡  
竑即引疾歸出處何等光明真磊落落丈夫矣家居二十餘年  
莫援起者覺西華之氣燦人

李文達顯誦楊文貞不能如宋王旦之抑張師德文彥博之救  
唐介及其身當國也反規文貞甚飽老當從之譏諒夫其云  
潞公矯情市恩我則不能語尚真萬曆中每言官得罪一邊  
下石仍一邊申救業成套舉

成化丙戌榜最號得人會元章懋狀元羅倫外韓文許進林瀚  
熊繡賢欽莊景黃仲昭王繼皆名臣論者比之唐韓愈宋寇  
準二榜云程敏政即李賢婿廷試卷精楷甚擬第一賢曰論



文不論書竟首擢倫賢亦難及

羅倫疏或云彭革寔陰賊之無論倫非受嗾之人如革性格亦

豈能規人以正者証不待辨既外請款訓導倫請以己官

贖倫及章懋等罪疏聞海內壯之一學官詎足為數詞林贖

然其志可嘉

彭文憲恂：樸謹其決石城捷堅止京軍赴援殊有帷幄折衝

氣象尤難者方敗報踵至群情震駭能於敗中決勝其言曰

賊入山自保此擒道也又曰觀項疏曲折知賊可平知彼知

已先朝惟楊文敏差解是耳

彭文憲與岳文肅同出甲岳見忌一麾彭方在閩怪毫無香火

情別傳云陳鑑邪謀相繼為祭酒用官錢得罪去文憲教勸

公代之公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為白是當道絕交矣岳

即不從彭言為祭酒何至絕交稽鼎甲三人岳詩文屢及陳

鑑寡道彭者微旨可窺

岳文肅無子有三婿皆貴李東陽少師李經御史李珩尚寶司

卿經先為庶吉士有甥女擇嫁潘辰亦至編脩岳卒東陽經

辰祭文各止書門生不稱甥以師生誼尤重也致黃勉齋幹

之為朱文公行狀書法實然

葉文莊誌岳文肅文僅以金緋在船為公幸銘復比之李白柳

宗元稍法非倫李西涯另作補傳叙詳賸為楊文襄所稱然

猶責其成於三十年之後若必遲焉者前輩之論文核揚善

罵俱可造蕃

高文毅於景泰中有易儲嫌器歸名起乃為言景泰有社稷功

宜復帝號不以形迹自疑昔成祖怒建文變亂成法塞忠

定言法亦有宜因革難盡循二事相類俱於萬難開口中冒

為之記漢唐人每多此體

景帝追復謚號始荆門州訓導高瑞疏初為黎淳所駁詞甚厲

訖如瑞請亦公論之不容混也 憲朝始終無罪景泰意當

時見濟既瑞景泰更無他嗣正位東宮舍指何屬想一應尚

如禮況汪后又甚賢淑 憲廟心亮之久矣要此種善念亦

從 英廟釋建庶人事生出

高文毅初名到尚未有復職之命陞見日方中絲條青布員領

自稱原籍為民臣高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安帖按未復

職何憑行取作何傳宣制度不可曉想或慮言官指及姑為

是彌縫計

萬安劉吉彭革尹直同在閩懷恩聞之歎曰內閣用此四人可

謂無人矣閣老乃為內臣輕鄙時事可知萬劉絲貴妃進彭  
尹絲李致省進彭病去尹亦非久惟劉蟠踞幾二十年至弘  
治初始罷撥地濁莫甚此時

方商輅抗數汪直罪時劉珣奮泣而萬安劾吉亦各相繼有言  
不謂二人邪佞能作許侃：正論想陽裝門面為陰佈腹心  
計非其實也直再用事商趨歸珣去亦不以禮而二人獨留  
如故未可墮彼狡誦中

彗星見群劾商輅姚夔不職當罷輅上章求退而夔心不能平  
疏詆言者至比之匿名之書流言之謗夔雅負才氣用是益  
撰廷論顧商亦屈折甚矣末至為汪直所緝誣受楊華金帶  
遺亟自白曰輅縱貪濫肯受前輩先生家物乎體損盡廢無  
不去之理知商晚出亦非甚得意惟前語佳倉卒間詞林風  
誼亦見

劉珣雖有伉直名構蜚語去珣在位亦十年矣閣臣如無所裨  
佐寧蚤退為高薛文清正月拜相六月致仕何損完節豈如  
三楊二李之卒於其官者乎珣能救林俊薄萬安宿望可欽  
惟稍傷濡忍耳聞以私受德王名酒故屬過詆或云與立儲  
議又屬過褒總得失各半

吏部尚書崔恭起復至京改南吏尚近制三品以上服闋聽公  
論薦起詞林坊僚亦即家坐遷無候補例然如彭文憲舊聞  
臣亦起復至是昔時之不以為嫌

成化中吏部最多故王翱卒以李秉代秉得罪去崔恭代恭憂  
歸姚夔代夔卒尹旻代旻亦得罪耿裕代裕旋調南京其時  
南北分黨進退任情國初以來銓法為一吏矣閣部恭商際  
亦貽是最後代耿者李裕

考察舊有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條吏部尚書李裕謂遲鈍似  
軟偏執似酷特創才力不及條益之得照品降調用蓋前四  
條凡罷及皆熟茲始寓愛惜人材意遂為定法裕弘治初以  
附李致省斥於諸銓軍中品最早不謂法迄今遵行下以人廢  
姚文敏在禮部題覆多可觀如覆從祀疏云生于朱子之先  
若曾祖稱者楊時羅從彥李侗其人既僅祀於鄉生于朱子  
之後若孫曾古者何基王栢金履祥許謙其人安得遽祀於  
廟天有五星水星微以行獨從日故他星有大於水者不得  
與地有四瀆濟清細以流獨宗海故他水有大於濟者不得  
與四子止祠祀柳郡為是又劉因薛瑄從祀議亦為夔駁廢  
辭理咸精核



京師饑饉發太倉粟百萬斛糶利民尚書陳康懿俊請於朝凡糶祇升斗計蒲石者不許絲是權貴無所射利饑民獲濟稽葉文莊替理獨石馬營劉忠宣收糶京倉糧草時法同是賢者信有同心

楊鼎為戶部尚書值累年節省京通積餉或議於四百萬石內暫從改折鼎持不可經論劾自如曰某祇能守成法異日必有知者按此即守道守官遺意鼎在戶部稱卓然惟以下寢閣礦一節致疵要當詳其勢

辟秋袴鞋給應征調之士使刻期赴警不勞縫製若京軍守衛無征調役則歲給冬衣布花裨軍妻自為之蓋舊法也嘗有為騰驥等衛奏乞衣袴者戶部尚書王復引是却之余子俊初猶為疑比聞嘆伏復非惟明法意亦妙窮物理談歷：如數窓戶所以為奇

余肅敏傳云西安水苦鹹公為開新渠引入得戶沒號余公渠涇陽山高水流迅澗田病鮮淳蓄其壑山溝堰轉灌田千頃亦賴余力不知二役並肇自國初一曹國公李文忠事一長興侯耿炳文事見水利志中

國史稱余肅敏榆林之功修築邊牆延袤二千餘里虜望噤指

去據薛應旂視師延綏日詢其耆老云鎮城原在綏德自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後死萬計而浮沙築塙終非牢固虜至旋傾歲糜金錢無算其後復移築之宣大役巨誇興竟生是罷即所造戰車亦遲重窒礙難行薛語非無端可格參攷任大利害政自難

金吾衛卒入內領官銅出中道竊銅板尺餘擬盜內庫物斬刑部尚書董方時官大理寺正謂物領出非盜自庫中宜以監臨自盜論減徒何喬新初刑部有戎卒驅牧婦牛去婦號請不予以強盜執何曰此白晝奪人物耳律徒又盜舍逆旅分所劫總遺主翁被執疑主翁同盜何曰此分盜賊耳亦與強盜殊科前三事法比精甚為法吏所宜究心喬新同彭韶舊起家刑部齊名

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何喬新曰所謂賑僅止秋者有秋可仰耳無秋何仰宜如舊賑之至麥熟止噫借吏拘牽大法時存此法外意非深學問人不知

彭韶疏言朝政漸不克終四事一憲皇不憚梁芳輒從旁間語不應瞠目視芳有中楊繼宗者亦然終是聖主闕士大夫推彭韶林俊第一余嘗有過彭公墓下詩

孫需尚書歸給興隸三人或請益其一不可竟以三隸興行前  
華恪謹如此需女妻費文憲費記需憲蜀時從弟有入其境  
者檄有司械歸為浙江布政長婿來候鑄門累日竟不容見  
去峻而近於激矣風操自在

南京參贊或欲預錢穀詞訟程襄毅信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  
常餘有司事也不宜預其後有問於趙汝濂者曰公署法司  
何不杖賊犯趙曰五城學官御史問官問司獄：官並以笞  
箠從事吾三法司堂上官如律定罪而已得大體黃忠宣不  
參守備議近是

周洪謨為祭酒見時方驅逐荆襄流民著流民說詔下總督原  
傑其議設州縣聽民附籍三省以安止瀆為編脩直而廣流  
賊猖蹶上書閣下後賊平亦卒用丘策詞林先策經濟實學  
且與好名喜事人迥殊為妙

常州靖江縣舊名馬駝沙守治江陰閔汀州歸化縣亦有紫雲  
臺鄧茂七亂為奸徒叢擾之所其兩處開設縣治並御史滕  
昭力昭嘗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合律用例  
生是益會繼請一切以律從事時論多之未許汪直去然嘗  
以內旨傳奉權侍郎

徐恪撫河南湖廣連與親藩貴近相左 憲宗欲保全恪特命  
改南工部侍郎恪自言臣以傳來得官不敢居職志士義不  
以嫌疑自污時朝論尚清君臣各兩得

林尚書洋關縣人初守廣州過厓山有石刻元丞相伯顏滅宋  
此為改宋太傅樞密使張世傑死節於此觀者悚然吾邑趙  
愈事珥題詩誰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重勝悲鐫功勒石  
張私範不是胡兒是漢兒亦警司也劉忠宣復為廟祀宋慈  
元后于其左大義益明

楊智吾郡人成化中著聲南臺觀其所劾如章綸王恕范理黃  
紱俱名賢輒加醜詆得無深文之過今其子孫傲矣汎傳王  
恕有漁色之譏本智疏

崔銑志光祿卿張賓云省按察江西時副使蔡清林廷玉皆行  
義士一日相詬欲相擊也詣賓求直既見媿悔不敢言而罷  
崔語不知何據林廷玉或未敢知若蔡祭酒貞風淵執望之  
使人意消決無此等氣象耳銑亦雅知學何意厚誣賢者凡  
及見此書者宜即裂去

楊文懿守陳疏願陞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居乾清宮  
之時少語本程正叔做婉通之守陳精經術如云書象以典



刑一章乃命官之辭詩卷耳為大夫行役之作孔子曰吾於栢舟見匹夫之不可易也亦非作於婦人禮喪大記一篇則儀禮經文俱有味

成化中李文祥謫咸寧丞御史奇其知兵擬薦以憲職文祥曰昔以言出今以功進不可固辭余觀唐應德趙景仁之起廢謫中致欲以邊才自見其不為文祥所媯者鮮矣羅達夫確乎不拔卒完其名善夫

楊茂元當汪直緝楊仕偉之時誣賄徵賦偉稱貸莫敢應者茂元獨違衆予之署曰刑部主事楊某俸銀十兩汪直見之亦嘆曰好膽氣此膽氣從家產講習來茂元即守陳子陳音於墻頭自名呵西廠較尉同

堂：翰林相率拜內監之門奈天下笑何此陳媿齋先生語也宜大書堂壁間為後進坊蕭先生如柯詹事潛陳太常音皆合補益有二公因有彭林諸君子脉原相因徒細舉其一二

癡樸謹談殊悔大節  
彭惠安初為員外郎言事遠朝詔徵併及代書疏進士林數時代書人亦連罪所以林貞肅劾繼曉疏有鎖吏室中空名徐填史叩頭請死之事也今無此禁

尚寶司卿楊漢言本司官終身不調旅進素餐而已欲求試如諸司詔果有材吏部舉用之按漢字叔簡文貞公子也雅承家學游葉文莊岳文肅之間豈亦有淹抑恨乎胡廣金忠子各產簡討侍選格亦可稍優

國初人不樂仕進每提學考選里胥必以其難應求脫者多楊繼宗守嘉興特吏社學待學官皆以官禮公宴列上坐其監試得二士王葦李曼云必魁天下旋驗今但稱楊庶更不知其湛於經術具如許異鐵

同考會試趙瑤得謝遷周旋得劉儼康海得呂柟俱極賞歎為同事所沮而俱決其必元果然趙直批謝卷云他日狀元宰相必此人也更神賞矣

羅圭峰紀絲翰乘入監年四十餘祭酒丘文莊公議南士不聽北留羅固請至三受朴不挫面數之曰若能識幾字岨強乃爾大聲應曰惟中秘書未請耳丘異之識其名堂柱再試文奇甚六館士莫有及者驚嘆為廷舉於朝遂以其年發解連第蔚為名儒今太學中安得有此奇士竟出自粟監尤奇沉與文故未易識

刑讓祭酒試陳獻章合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題目甚高因

憶丘濬之試羅玘李東陽之試錢福一長安賦一司馬溫公  
像贊何等淵雅今區：策論間未矣自李古廉後祭酒當推  
丘媿美所得士多

丘瓊山嘗勸其門人王鏊謝遷二學士讀書循古禮毋狎飲廢  
事至面斥毛脩撰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致  
詞林後進多憾之余意三公皆名臣受前策箴規自感德焉  
宋王德用武人尚知媿韓忠獻宋景文學問空疎况瓊山海  
宿乎學成當更歸德耳

王守漢不登三元疑商文毅故抑之觀王與太宰吳書某入試  
大廷不識忌諱奏其猖狂之辭當道欲擯斥之賴先生奮然  
力爭得卒寘於一甲可見王策寔微有觸忤非盡商啓功名  
有數以讓入何必非福

林普長給事嘗以進士科限三甲不足盡天下才宜如宋制增  
為五甲其四五甲皆授學官庶人才不遺而師儒之職可重  
奏入忤旨王文恪特采誌林墓當不謬言乎來四五等進士  
且為參軍簿尉之屬何況學官使人無科甲之分兀散吏動  
以遠大自期亦是一法  
章楓自詞林至八座立朝僅四十日家居徒步出入其後潘侍

即希魯唐太宰龍佳侍郎極俱遠是羅一峰卿約稍峻嶺移  
書請責之矣如楓山真篤行醇儒毫無道學氣馱羅整菴陸  
平泉風格庶幾或近

內府偶得古帖斷爛不可讀 憲廟命持問館中適傳翰在直  
即韻為二詩以復 武廟問注張星名 世廟問喬宇菴瓊  
所自出俱賴楊慎據該博備顧問詞臣不當爾耶近乃有  
詢三物六德啞如者謂史職何

何大復父為渭源驛丞太子李紀聞並有佳兒召與其子同學並  
致仕歸貧甚具車馬集衛官郊送之舉酒酌丞曰吾老友酌  
何曰吾小友也前輩風流可慕只論人不論官今有太子餞  
送丞例乎誦之慨然

劉文和珣子銳甫八歲召入拜起如禮善屬對授中書舍人慮  
牙牌觸損以銀易之仍不時召見銳後博學多識官太常卿  
駕朝陵有御製詩用康字諸臣屬和一律銳獨引遺塚存康  
事云成祖詔斥陵旁塚惟留寶禧康三姓信奇聞也呂大懿  
子憲學亦稱是

王祭酒恂倜儻文運成化末上太后徽號準賦詩八章以獻憲  
宗喜召李家宰裕查補簡討缺福疏已之時公車有獻詩例



傳祝額舉進士一日臣當以旨召祝及其同年四人至試以詩目曰上知若等名各為詩欲勒習中書書祝不應出見先朝又有試進士詩例也

鄭端簡云王威寧出塞俘虜甚多虜自求樂矣惟此奪氣後人妄以比陳誠何其忍歟按威寧破虜功附汪直罪而難終掩每賦述閨塞之苦致翻如髮為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句誦之亦自憐人

陶魯號三廣公師行禪持惟視旗所向署檄面曰某封某日發發即敷路如期至嘗署後為池亭其中不安橋板渡一人與謀旋出之再三凌仍前絕無知者故所向克捷魯用奇兵防佛狄武襄戰法

孔鑄入為侍郎至當陽卒有白氣自舟尾上貫天表時日正中忽星燦然祝允明目之為孔鑄星河岳星辰之靈乃真有之鑄撫高化賊定清平河漢亂皆著績

鄖陽撫治專為荆襄唐鄉流民初項襄議行驅逐至編聚城邑自都御史李賓原傑始初謂立了鄖陽害了襄陽其後土著漸大地僻官聞又有天上仙人地下撫民之嘲御史李興更議設布按二司官竟寢

成化中平大藤峽賊韓雍功誅石城蒲四達項忠馬文升功開設鄖陽原傑功開大興革惟陳鉞建州之捷屬阿汪直意耳直貪慕邊功非算非此不足覆其身後劉瑾鑒之不復外馳然竟以張永凱旋誅亦異

成化稅政多一壞於汪直再壞於李孜省傳奉蒲朝會諛成風所賴大根本尚正如復景泰疏附錢太后英雖寵愛萬貴妃而中宮太子晏然並其大者或議建庶人家口沒大半月尚給米二十五石請減之不許曰此先帝之賜安敢違猶廟賦天地覆冒氣象

尚書倪謙錢溥並傳奉得官尹直以之入閣矣彭華亦狀時有館閣三千薦彭華之謠總附李孜省進孜省好薦引江右鄉人尹彭最著惟劉瑾羅景二公不為所染相繼罷而所摧斥山東士尤多

憲廟天性慈仁每覆死刑奏輒慘然或當膳廢食以手援臍謂左右說與刑官少緩之何如 孝皇十八載深醲德澤實胚胎是惟末年殺二人痛哭一王臣一韋瑛並象首其地臣誅本王怒力江南人為感怒刺骨

楊繼宗面詰廖太監妄自尊大宴客樓上席令客東西坐僭行

君臣宴饗之禮又孫需誌鎮守中都內臣榜文東武西於門  
欲謁者繇旁門入需劾之橫恣可知

憲廟頗尚方技造紫霞杯為劉文和諫止紫霞杯以珮黃為主  
度金石藥意慕長生所為寵繼曉僧李敦者術士本是傳成  
化初徐武功塞推運造謂當得二十四年款定之矣徐占候  
亦自精絕

憲十四子麟祥最蕃初悼恭太子薨上以髮種、儲嗣未兆為  
憂驪閣西宮皇子信驚喜宣興岐諸王皆晚出耶萬貴妃驕  
妬六宮稀進御是矣致萬卒僅先龍馭一年諸王故岐疑自

如似非盡專夕者諱殆虛設

御馬太監張敏以馬坊傳奉為懷恩所以恚沒當非之閣然寔  
有擁護 孝皇功其任承差苗乞廕侍郎弗予得南通政使  
今邑猶稱張通政懷恩舊給事中戴綸子或云其族子綸以  
忤旨繫獄死恩初被宮賜今姓

私治初萬安即逐去善矣劉吉仍存左庶子張昇劾之被謫臺  
諫尚為吉罪昇聞吉素交結臺諫真棉花子昇視其御羅紵  
二元無媿名乃不甚著豈晚過故損耶臺諫罪昇何名或時  
以坊係劫閭長為駭聞事

致仕大學士尹直進萬壽表太子承華歲却之最快心事直更

何面目處此平日誇漢家克母宋室仁宗之語為當寧深念  
茲有何說可為吳興彌陳獻章吐氣

楊應李文祥即智雖連抗疏言事材輕露年少沾：非大受器  
究無一貴且壽者是唐王義方宋蘇舜欽石介之流凡遇此  
等事此等人極非國家之福

徐文靖議庶吉士每科一選先錄平日詩文十五篇以上投禮  
部送詞林編號考訂擇其優者對號行取試日驗卷與所投  
符方准以選按此法可行宋舉制科命稟所為文五十篇送

學士院先選後召試意即同是

李長沙云余今年作止詩自戒越兩月為鳴治師召所督得聯  
句四章鼎儀閣之折簡告罰乃以鷄酒往受盟鳴治師召以  
猪紅三斤蛤蚧數十為助身父明仲聞亦未稽師召陳太常  
音鳴治謝文肅鐸太平休暇詞臣共詩酒為樂最福德事所  
飲饌僅以儉質具見

陳魏齋音所乘青馬售錢六百文李西涯用子美三百青銅語  
貽詩云斗酒杜陵堪再醉時李若虛刑部售敕屋直僅四銀  
李亦詩戲之曰詞林為積知多少即指陳前事也致若虛李



士資字豈陳比想風盜浮名故

劉晦菴故不喜吳文定同時李獻吉何大復並其里子工詩大

終不見錄至有李杜僅一酒徒之說雖云老成樸重獻薄浮

萃抑其容物之度有未私與

傳文穆翰居官醇謹既病篤數見怪異或云翰初喉同御監生

江銘誣奏劉健李東陽懼謀洩嫁其禍於程敏政致程邑鬱

以沒若真報然疑程篁墩科場之獄蘇劉陰憾謂素短劉不

能詩致然事亦在茫昧間

程敏政會閣發策用劉靜修退齋記為問時罕知者徐經唐寅

坐是得禍記其載劉因集中科場尚正大明白不炫奇僻程

此問原措大氣實揭傳為都穆措成

張元楨潛心理學家居逾文雅有怡穆之風實錄因醜詆彭

華險誦連及張似非正論亦傳張晚年赴召為時筆所忌

誣營入閣者恨沒視章懋堅則節差遜

吏部擬謝鐸祭酒特命以禮部侍郎兼祭酒事遣使即家起之

鐸再辭使復再至又章懋赴南祭酒遭表固辭詔添設司業

虛席待懋復闕赴官並稱隆禮

翰林舊選學士六七八人直內閣掌誥勅居閣之東魏東誥勅房

以閣西小房處中書能繕寫者為西制勅房諸學士每是與

閣老會食至陳循時劉銘過自遜避會食例遂廢後只輪一

人專掌多換次入閣者嘉靖中羅吳寬以司制誥久雖不相

例稱閣老獲即閣老坊見存今徒為中書官供事之所

孝皇初年選妃嬪謝文正諫止焦泌陽憾謝誣為媚中宮地時

張后愛最篤同上起居如民間仇儼然焦指為媚故邪論不

足辨然終弘治世不備三宮后驕妬二張恣橫僅一傳止倘

不如謝言庶或有蕃條之望

王三原為太宰言官請用之內閣備顧問 孝皇曰朕用塞臣

王直故事任恕謀議無不從何必內閣按此即 太祖專任

六卿法近閣臣多簡自部異前意矣

或請循祖宗舊典簡儒臣分番入直者王三原語崔銑曰比多新進

少年慮有輕才檢德紛更生事不若章奏下外廷和正辨白

易於匡彌崔不為然要王公自李文靖一策饒淵識使有說

詞林魏司稟擬機波體輕且下慮有徑竇嫌乎予朝之不易也

王端毅在吏部賢士大夫至部堂者正坐呼茗禮以賓禮莊定

山赴部尚書耿裕待亦然使屬官送出部門外前筆風度虛

抱樂善忘勢未易為俗人道丘瓊山乃谷注引天下士符朝

廷當固必殺之坦狹何相懸遠

立文莊議唐虞九載三考始黜陟幽明今後歷官未三載者况  
黜詔從之立為沮王介菴太宰計也值 孝廟寬厚每考察  
多從留任以才難求倫為詞故立得伸其說立學說淹博惟  
頸嫉白沙陰擠三原最其病根

張忠定下馬同呼萬歲事王端毅至不能知訪之妻性前輩都  
不請史耶宋名臣言行錄亦何容漫過憶有規林貞肅者謂  
公終日止談節義事功不及學問所長在此所短即在此正  
使時諸賢對在葉不惟二公

王端毅見抵於劉文恭祇合求歸不宜得捨內閣且以部銜踏  
階臣上禮亦難行至蒙切責毀所錄傳刻始歸晚矣大都本  
朝士大夫出處委蛇不能如宋健決

蔡文莊清稱冢宰王公釋經窮理多所獨得自云我垂老方理  
會學問知前亦未暇及也蔡所上堂官管見慨然有振紀綱  
明賞罰整飭邊備之思後未及拾向理路中帖：靜細時  
惜不及王公在與相發明

耿宗伯裕常曰吾暮自部歸必經三原公之門見其老蒼頭每  
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每過輒面城而行蓋媿之也

王貞素所不待言耿亦佳善

陶恭介珙奉替南京兵部屬歲饑移文諸曹盡出所積助賑歲  
仍咨戶部預給軍糧數月米價頓半章文懿憇巡即武民饑  
求賑適倉無粒米諭民就所應徵糧每石價壹兩二錢准止  
納六錢餘就作賑濟共戶無田糧者仍量給銀上下以安所  
存治無算均可為救荒法

周文端經為戶部尚書凡藩王中官有所請動見沮格即內旨  
傳取銀兩亦執不從高、大部雖古汲直冒加馬所委司官  
監稅課入多者輒予下考噫今擅稅以多為能浮或倍蓰  
矣稽惟李文節廷瓚極主周議

大同滿缺為尚書馬文升請給折糧銀就市之既得旨司農周  
經言糧為各有職不宜併引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為  
據詞甚激上為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此與王忠肅馭年  
富事同前策最純、職守之內

倪文毅岳暨正祀典如釋牟尼佛道三清紫微大帝雷聲普化  
天尊梓潼帝君張道陵祖師大小青龍神東岳泰山神北極  
真武神崇恩隆恩真君金闕玉闕二帝又神父神母以及都  
城隍之祭祭在罷免中稱嚴正矣禮官職自宜肅然諸廟祀



返如故想鞋盡更

御史彭程因清核光祿寺錢糧忤旨下詔徵尚書彭韶為申救

請從容處置以悅人心彭公直古大臣亦遭遇泰陵時為然

嗣是林俊移之爭崔文李陽鳳獄隨奉嚴詰矣迨益波靡寧

優有司冠執奏事

鄒智克死賴彭惠安辭疾不判案與胡忠安救林聰事同傳何

番新方在告蔡清特請強之出智適又賦詩為贈誰謂醇儒

不矜動意氣者養至薛河津粹極矣堅持三尺忤孽璫至瀕

死不悔是之為真儒者

林貞肅俊撰彭惠安墓碑云惟不利於結璫及為眉州宜具二

柄要不樂宜具至死猶遺憾眉州指萬安宜耳徐文靖雅稱

宏紳亦蒙此聲林語當非無據

李廣得罪言官劾大臣交通狀請遠治詔悉宥之越日早朝空

班出謝罪惟兵書馬文升戶書王繼弗預焉垂紳死然望之

如岱松之在霄漢士君子砥躬餘行正於此等處得力遂想

空班謝罪時何地可容

李廣文結簿籍六部尚書列名者王周經至憤發以死自白羅

玘跪請免指名容諸臣引疾求退稱老臣成忠厚之誥矣楊

廉等反非之廣持正議玘識大體余意以玘為勝聞其時屠  
滿徐瓊白昂等跡最著未幾各罷

劉吉以不撰張后家語去使出他人儘可借傳名高惟吉穢

風彰無肯憐者且陰誅其意為欲稽遲索賄吉初論事萬哥

妃家躬與締姻其於后戚獨能自遠知索賄非誣未有小人

仁者也信矣

僧繼曉既宥為民給事林廷玉數其罪詔械至京斬于市廷玉

功與林俊同一首發其奸一終制其命皆閩產又皆林姓事

奇初繼曉歸意欲逃去賴布政黃紱廉之公館議開之得終

正法稱天網不濁之巧

秦紘總督兩廣被誣逮巡緝騎至紘治事自若嗣從戎服就道

略不貶指既踰嶺乃請囚繫紘此法可行乎不以抗旨重罪

乎今縱騎出逮督撫欣為奇貨非賂之數千金未肯從容况

容彼作貴人面孔哉

詔為都督會事馬雲葉旺立祠遼東額旌功歲時致祭復以吏

部尚書王朝嘗總督其地有功准與雲旺合祀茲舉足風厲

邊臣附王忠肅於其下尤妙

馬文升與俊哈密記云謀襲殺牙蘭會并州守臣愆期彼他道

事涉生今逸去守臣指許進也許所撰平番始末却自功甚  
馬中樞選從調度許撫臣躬冒險許叙似較詳悉善乎高  
岱之言曰國家都燕視其肅已遠絕於哈客何有夫不能近  
復大軍東勝而遠援哈客豈理也哉卒從胡世寧議閉嘉峪  
關不問事亦竟寢

馬端肅文升居吏部久侍郎焦芳其鄉人也觀盛之會兵部侍郎  
郎熊繡出制兩廣熱快不欲行諷言官劾文升棄去而御史  
王時中謂兵書劉大夏刑書周珪謀代文升併劾之劉閣皆  
賢者相繼乞歸焦遂坐長吏部小人謀深詭乃三君子何共

墜殺中宦途險巇、類此熊繡亦最著清節怪有前聞

馬端肅主計吏縱有險夫被黜奏辨旨再覈實為合卒欲改詢  
之考功郎楊旦執曰祖宗來未有此例律門一啓後將安底  
都御史浮梁戴公亦亟是之馬悟竟從駁沮楊謫力在二公  
之右先文敏家風猶在

給事中吳薛王蓋自知計典當無先攻馬文升家半築以自救  
非端士時矣御史程材猶乞留薛蓋謂不宜任腹心廢耳目  
而王文恪亦亟稱之不知何解

孝廟論劉大夏曰諸司言蔡政詳矣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

蔡孰甚于二曹者聖明洞鑒至此大夏因極力裁革聞歲省  
八十萬緡功故鉅然非藉天語弗辨

劉文靖以誤薦劉宇為 孝廟所過嘗召劉忠宣諭及之人未  
易知余觀名輩中屢有犯是者楊文貞失之洪璣于忠肅失  
之王偉葉文莊失之吳禎劉忠宣失之王綸楊文襄失之張  
綏非惟君子易欺亦緣小人多中指難縷屈宇故文靖鄉人  
或鄉譽其謬以其名聞耳

忠宣為 孝廟時眷屢承召對劉文靖在間馬端肅在吏部頗  
不悅正德中得禍獨重固劉宇焦芳輩中之亦緣兵部時登

別京營御馬監光祿寺蔡靈為諸樞倖深憾致是耶小說載  
去都尉凱陰諷諸當直侍衛散去為忠宣罪至逆飛語帖宮  
門危矣凡事關內禁中瑞未易措手終日想：出一張殺人  
榜楊新都得謫亦然

孝廟與忠宣論人才曰如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稽鴻  
儒自南計部出視晉學未一宦輟毅也聖主何自知之鴻儒  
後果以學行聞至尚書

初吏部耿裕卒馬大升意當得之忽用屠瀆為賦詩寄歎瀆  
至不敢班其上氣岬逼人瀆去用倪岳、卒始及文升時頗



有屬意闕廷者，際漸生，在吏部、刑部、司官，無一得理轉。昔若遷怒，則然亦隘矣。若來，仍是功名之士，夫惟劉忠宣卓乎其不可及。

董朴初登第，以使過岳州，謁劉忠宣于家，刺款之多，致糟蝦更。無他，其董或省天服清操，先輩成己成物之學，一言動為世。運攸關如此，忠宣父仁宅，最表清德，為楊文定所知，入覲餉。文定一若一室而已，家風有自。

蔡文莊清所交遊，如林侍用、俊孫、志同、交喬布、大字、儲靜、夫瑾、王懋學、鴻儒、屢見集中，而尤稱王德華、度宏、遠學，見本源同。榜三百人，無出其右者。按德華，王璣字璣，雖著勳業，有險論。聲豈初尚自矜飭耶。

昔未有以虛言學者，自蔡虛齋始。謂虛勝於靜，此先生實見得力處。江右舒文蔚、芬、極、報、庸、虛齋云：林見素、楊遂菴、王陽明、吳東湖、故表：未免自家先占地位，還是韓范人物。未若虛齋之見善，欲然恒自謂不及，較近唐虞，德讓氣象也。舒為先生得意士，宜言之親切。

王文恪表嘉魚、李茂卿兄弟，言壞天下莫如學校科舉，甚者儒先註疏，盡抹徽直，探孔孟遺旨，衆咻訛之不顧，李學從新會。

未道取澄心時，飲酒賦詩，作字寫興業隱，選出倡狂一派。矣莊定山亦然，文恪即不談學，觀所取舍，可知性善解遂極為姚江賞嘆。

胡敬齋樸謹，迂重，在文章、懿、羅文莊之間，焦弱侯嘗輕之曰：胡直一強項村學究耳，雖過詆，然觀薛文清從祀尚經，許多擬議，胡遂爾同聲，冒先諸儒，誠亦幸過。

蔡文莊云：處今世，亦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語深切悚人。當時書札，或以有道相稱者，業駭懼慮，茲標榜端，今道學居然周孔矣。

弘治為明興極盛之時，賢才輩出，無論列館、閣、部、寺、監、多名流。即如詞賦北地、信陽、書畫相城、茂苑、閻闔、三山、靈寶、章絳、鎮海、餘干、往、高、嵩、橫、過、非、先後、及、信、一、代、淳、風、所、鍾、李、獻、吉、云：每早朝鐘鼓鳴，則烏鴉以萬數，集龍樓上，正德中不爾，噫，真恨不身生其際。

王端毅以請暫輟經筵為言，官所抨待罪，余謂王辭非過甚大。臣之道與小臣異，事聖主之道又與庸主異。如孝皇、宣慮廢學者，王職兼保，傳觀溥，署揮汗，狀惕然動，心意原出愛君。

特難為喜事少年華道耳其云諸臣侍臣太重望臣太深實  
苦情借端罵出

孝廟最重注講臣如因王筆講李輔國事賜之食因王鑿講夫  
王不敢盤于遊田章罷而苑遊召內臣中誠因張元禎身短  
小為說低几又如評劉機教陳啟沃之語成優柔曲委惟恐  
傷之稱輝熙光明盛事

方 孝廟在東宮講官周經進講夫筆大訓每起立拱聽而吳  
寬於弘治中以皇太子講學以聞率僚屬而朝隆替登分是  
矣時訓儲功疎略奈何使劉理馬永成者馳逐其間不記囊

誦經避火伴時耶

錢周二太后稱葬事成化朝費彭時姚夔多少心力至弘治始  
定其後世宗以孝潔孝烈后入廟預加圖迴亦幸正於隆慶  
之世誦

孝廟諭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耳固大義攸明亦默為中宮  
專寵解紛

妃區之愛聖賢不免然亦知其愛之出于私也陽優隆貴戚却  
陰為調護言官地如楊茂元李夢陽並遠詔獄一外誦一罰  
俸三月耳惟何文鼎死稍寬湯內監非外廷比屬中宮得自

以分治之非帝意終蒙駁郵

李夢陽下獄劉健諫為狂妄無申救意謝遷略為一言耳劉大  
夏亦事後頌德之辭聞惟羅紀有疏而錦衣帥牟傑獄獄頗  
輕然非聖主如天度俛無治理時夢陽才名雖盛尚不為大  
僚所重尚書侶鍾署其考曰一官不滿其心三差不終其事  
率輕薄辭

李夢陽自記初草疏審袖過邊貢所造王舟仁來王遠目予袖  
曰有物乎有必諫草耳予為此即妻子未知不知王何從而  
疑之按王文成精敏諫即見此時

錢福負奇逸才以不羈羅觀李文正誌福墓云與謙每文不屬  
草廷試三十餘言精若宿構彌封官以無業難之衆謂殿陛  
間萬目所視何嫌之有以進王仍賜第一今廷試卷無填業  
例如李言初原有業耶

顧大偉清始入京謁衛宣城伯語曰聞君與錢狀元遊必高中  
矣老夫有一言京城人多風土雜西角頭富兒少與往夾門  
外花園中勿住飲酒顧敬識之後士大夫敗官注坐是方  
風化醇即勳臣亦饒格論

王筆將走試偶書來朝家法過漢唐八事于前或送朱希周朱



鑑云司馬公五規不可不讀也制其各以為問而公擇第一

大科名人遭遇非偶先華屢精詳於度數之學故其諸多

王章舉進士有教過其師者云朝矣睡起繞花行首霧縈衣寒

氣動後聞談春陰詩遂用之李西涯擊節謂非世人語改庶

吉士視錢起湘靈鼓瑟事何殊

楊文格廣請以來儒周程張朱祀位居漢唐諸儒上見頗迂記

薛文清意有是說所為推尊矣儒者正不在是近始如廣議

行更益以邵克夫終非妄舉

林北首開闢易學為蔡清師誌稱官浙江僉事三年陞雲南副

使僉事甫三年得陞者數十年間見時法重火任聞有副使

李隆僅三年陞奉政得報注曰我何負于職處陞乎後迺有

飛廉走恭之說江河日下矣

弘治四年南園子監助教李際九年考滿陞翰林院簡討嘗助

教事為奇勅官制昔未有也後正德三年助教黃英亦考九

年滿獲舉例僅陞俸二級殆難為繼

孝廟特愛沈慶書宮中嘗習焉問慶亦有後乎得其孫授中書

舍人時吳偉呂紀林良並以善畫授錦衣應制傳至賜畫狀

元印章閔李空同詩弘治之中五真人師也嘉善當其倫併

不文方外恩無傷感德

命大學士劉健等凡稟擬文書手書密進母令人代寫健請事

聞重大者自行書寫封進餘始常委中書官從之按稟擬必

一：翰主親書事難持久

凡劉健劉大夏等所蒙恩召對密無商確內官退立數丈許聞

呼始前自為十載一過者其於今上朝業為綿蕞即記注

不勝書昔人尚論泰陵世尚書有君無臣之嘆何況今日然

事亦未易盡明談之嗚咽

釋李夢陽在弘治十八年四月中越月龍馭即上賓矣所以李

詩有中夜悲歌泣孝宗之句張元禎勸講太極圖西銘聖索

現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管內閣誥勅將柄用之會不

豫不果行止洵有默司

泰陵留意音律每大祀奏樂有誤輒知必加詰問時詞林崔鉉

亦知樂嘗夕從西苑行聞吹笛聲煩促而哀愀然色動未幾

有鼎湖之痛國事遂大變

太醫院判劉夫表弘治末以合和御藥犬不敬論斬棄後旨止

聞老誣詆王三原家宰者即其人蔽賢不祥宜得由報先是

有醫院吏目劉溥善詩亦雅多館閣遊

顧鼎臣乙丑狀元傳 奉廟宮中焚香願天所得戶五家居以

音近男成疑為不祥兆旋驗先景泰末狀元柯潛或云柯

音近哥未幾駕北還退居南宮北同

徐武功素重吳文定稱云吳君入閣後天下始多事矣文定入

館繪綉果在弘治之末傳章文懿晚能前知恒言甲子乙丑

後世事將變蓋時為我朝治亂大關天人間幾或先見徐善

呈緯章直學問誠明常理爾

松江志稱劉宇鈞州人成化中知上海縣治灼然邑號神君宇

後附劉瑾敗初寔著名劉文靖為之本是鈞州後避 神廟

諱改高州蘇王嘗請陞州為府王恕言肅藩荆岷皆封州不

宜獨陞府從之王議自有禮

以上一百四十九條

國史唯疑卷之五

正德

正德之世不可以帝王經理論昔唐玄宗宋徽猶或始明終昧始

勤終怠帝能蕩性植之矣何怪悍宗奸民之不擱焉生心其

獲終竇祚猶宗社福佑諸臣夫輔力

焦芳初外謫謀復故署甚力會徐溥欲召還李傑劉健曰焦芳

日夜伺此今復傑他日能拒芳耶溥不聽芳果復入劉瑾禍

寔自芳始溥亦不為無罪

處劉健謝遷韓文之勢止得一諫：不聽止得一去更無他法

或倡為潛消點挽並出於貪戀驚棧計與為之詞周鋒侯狀

梁公誤人不淺三公卒同躋遐算同於嘉靖初備承恩禮見

天意亦止得如此

王文恪被命與焦芳同相意宜也：况適在劉謝二公去國之

後乎方尤順門傳諭時文恪爭獨侃：宜為瑾所忌怪反登

庸當繇長沙公亟圖湯濟耳

馮文升欲用許進劉宇劉大夏欲用王儼熊繡各以卿人意不

協李東陽陰石大夏謀傾文升家宰位以大夏代既而為焦

芳所得芳有內援故東陽等謀不行崔銜有云自論者欲司



馬劉公之為宰而攻為公也而黨與分謂是劉自此形迹即  
欲不去得乎徒以勇退舉之未詳情節

焦芳既入閣欲兼管吏部務李東陽為歷舉故事不聽乃曰每  
奏事當迂跪承旨或小差謬當回話認罪非閣臣所可兼行  
乃已蓋就其淺明處誘之也隆慶中高拱遂發問部橫恣極  
亦先免奏事承旨如李謙

王文恪請於科貢外做前代制科異等學博宏詞之類專以待  
非常之士或淹通經史善詩賦工禮札不論有官無官人皆  
得投試說最善致陞貞山祭論同余北閣發策嘗及之抑翰

林原諫有五經秀才即前法

孝廟實錄經焦芳筆如葉盛彭韶何喬新等海內名卿長者咸  
遭詆誣他日刊其謬誤歸之雅馴得董璣力多芳以彭華故  
恨江西人謝遷故恨餘姚人禁二處人不得為京朝官揭其  
解額而獨舉北人媚瑾

焦芳以子黃中不得與甲恨李東陽嘗之劉瑾聞之曰黃中昨  
在吾家吾試之梅詩甚拙願恨李耶瑾能試人詩評其工拙  
異事王振亦嘗試錢溥善薇露詩

楊守隨疏攻逆瑾言向者二三大臣受顧託遺今有潛文默附

馮泄事機者矣向者南北大際天心痛恨今有畫策主文依  
阿時勢者矣明指李東陽焦芳筆可謂義形於色守隨尋以  
內旨同張敬華致仕累罰賄米幾殆其弟守陞先於其年引  
疾去尤高

方攻八黨急使使許稟教言僅斥逐之可乎曰不能即暫逐勢  
即召還不見張讓事予既罷歸仍百計求入卒殺何進小人  
寧大處約者欲以是法用之銓率旋被陷去其終或傳為仰  
藥足明前說之非驗

弘治中有禮部六尚書一員黃老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之謠

五人內指劉機張嵩楊時暢按機仕南兵部尚書著敬苗生  
長揖劉瑾請即舉杖然或北人樸質不甚工詩文安得以聖  
語輕之黃老為崔志端道士

逆瑾以擴充政務為名出詞臣顧清汪俊等十七人于南北部  
屬曰是皆不更事者理收各復原官惟王九思不叙後張璁  
霍韜屢以為言大都拾瑾餘唾

崔鏡見劉瑾不拜理怒欲加之罪張來曰北方類此人倡明古  
學宜容之康海故李夢陽亦直以關中才士為惜噫今即才  
如康李保不為時忌幸矣况關輩知優何物虎欲噬人不避

豪家罪尤浮送閣一等也

何栢齋墮不屈節於逆瑾而能積成康海救李夢陽且為附耳  
畫策曰此可獨往不便借人怪栢齋道德名儒乃亦憐及文  
章士通於權來孰謂儒蓋迂者

康德涵不惟救李獻吉即張簡蕭數革坐罰糧三百石亦賴庶  
片言解率以調諍出之有漢人風方林翰自南吏部尚書降  
浙江恭政禍幾不測屬才為寬緩頰免竟故陝西安守也時  
惟陝人或宜陝人稍可得力

張敦華罷歸乘敝屣至徐州洪觸石敗夜半扣治洪工部羅備  
署為諫衣治具鷄且鳴易便舟趣行臨發慨然曰吾受先帝  
厚恩莫能報願君復生吾有孫當誨以今夕事冀遂吾志誦  
之情景悲甚想猶懼白晝偵聞耳循即羅洪先父張公孫驚  
山後官御史

許天錫大歷諫垣負抗直聲一夕懷憂聞鼓狀自經死意似以  
屍諫旁僅一蒼頭懼罪竊狀逃去事遂難明等死耳死天日  
之下不更快耶當日宜得一召手善揮發人意者未傳之事  
晦不彰殊堪惋惜李空同後為誅比之申生伯奇足矣誅詞  
寔：迄不甚傳于世

國史唯疑 卷五

史劉瑾肆虐五年其以危言免禍者僅大理評事羅僑一人耳  
莫不吐而怪之楷僑言事踰年瑾伏誅得脫或賴是皇甫錄  
云瑾始飲腐僑賴已覆議云僑之妄言固迂謬當誅僑之敢  
言則忠誠可憫錄亦難得

郎中劉鐸罰運遼東米十石又賠補浥欄草束因極疏乞充齋  
膳徒夫或煎鹽炒鐵自劫忽命改降御史清理兩浙鹽法為  
一時極異之典聞張誅寔薦之如釋李夢陽後旋欲官之選  
却擬驟遷康海為吏部侍郎各力辭止瑾于時喜怒任情不  
優可測

逆瑾時諸司以多所糾劾為能有給事中某渇承委宜有劾奏  
其父都御史銓亦在劾中瑾喜謂法無可行者不知渇臨奏  
如何落筆恐為千古笑端

中書舍人與選科道始正德元年李憲：劉瑾鄉人最諳事瑾  
其文官追奪誥勅自憲發瑾誅憲坐斥然考選迄今不復微  
亦有中人所欲者乎部屬改投科道亦瑾時一行國子監傳  
士等官預選自李默議始

祖宗最重慶成宴簪花醉酒歲一舉行逆瑾時偶遺花上天下  
太平四字咸謂咄徵嘉靖三年詔罷宴唐修撰辜猶以為



請改元化中御史徐鑄何珙以地震請免宴 憲宗責二人  
不諳大體諱外聞舊有聖節冬至三宴罷惟慶成禮載不載  
云余在京竟未見

王夫格入閣未久晉一品進三載乞歸得馳驛給與夫月票去  
始終在送理擅權中雖家死類度所匡救無幾究完保身名  
知當時議論備寬或差賢於同流台污者耳要在劉文肅忠  
下劉以理誅後入甫數月致仕出處熾然即文雅差遜而所  
扶植大節多

王鏊既去劉守曹元先後入與焦芳同附瑾進李長沙率與共  
事不知李何類處此瑾敗三人各生除名李維瑾留碩鉞鎬  
亦被休矣周文端經既致政以曹元其婿留駐京踰年時譏  
濡滯如此塔塞宜遠絕

劉瑾末年欲收羅人望蔡清王雲鳳供以致仕提學起西京蔡  
酒蔡未聞命卒王輒請瑾臨視太學如魚朝恩故事復請較  
刻瑾近行法例永禪導守雲鳳亦釋褐知禮蔡清為師中錄  
忤李廣謫生平可觀不意末被偶至此吾人備以倡喬守王  
瓊並稱三鳳不知何說

光祿卿李良始事劉健甚謹得美遷又以女字健孫及健為

劉瑾所憾良懼累詐言女死謀也適為御史張仕隆劾罷小  
人醜態可恨如大監廖鵬得罪拜錢寧為父出所寵妾事寧  
良亦鵬類總發端意同

真鑄之變起於劉瑾清括屯田謀清出寧夏道田數百頃責租  
苛逼群情憤怨今勅云清屯田清衛所軍為富強資幸其效  
如嚼蠟不然即前車可監

安化夷聞康海移書將軍雄書令遣信通仇鉞約為內應賊首  
可計日捨卒如所料康負榜廢居大柳耽散使或藉耗磨確  
心頑寔磊落才李何輩終非其比

周廷徵傳云安化王真鑄反屬廷徵按奏斷以先發後聞之義  
即調兵分守要害以計通仇鉞密榜縛之械首何錦等送京  
師會揚一清張永王張媿功不錄已乃追還真鑄另報捷蓋  
奪諸將功予權俸犒於是紀功給事中却慶懼自盡寧夏  
幾再反廷徵疏聞於朝云臣不知他日繼却慶之死何人而  
今日捏劉瑾之權者尚在時瑾已誅語明指張永蓋以死自  
誓也此事罕傳若其追還真鑄另報捷宛然錢寧江州舉動  
永如此楊文襄猶屢稱之何哉然廷徵初亦以賂瑾聞  
劉忠宣達到出劉守焦芳之謀擬死王鏊屠清畧為稱寬餘

無敢出一言者既成行寄李西涯詩云寄謝同年老知己天  
涯孤客幾時還意深望李也知李亦裝聾作啞非甚得力浦  
竟以忤瑾去猶自禱

汪直斥饜始尚銘劉瑾誅功歸張永自古以小人攻小人毒從  
內發外庭無着手處所傳楊一清畫策或不盡無至教云上  
倘不信公頓首請死上前即退瑾殺奴儼狗此豈對永之言  
哉楊號智囊決無許直究理

林貞肅刻瑾疏云張敦華以憂死又差出都給事中許天錫尋  
事嚇財逼令自殺二端足証史傳之訛中以崇王之國為瑾

罪時官車屢罵無親王居守園危有之亦懼他學且龍潛安  
陸謂何殆天意乎

劉瑾既誅而林俊疏始上謂成於瑾亂政之日擬俟賊平進林  
端人諫非妄語且陰慮瑾之後復有如瑾者出焉憂國苦心  
而王去貞報以為議王文字輕薄何足窺林百一字惟疏云  
于瑾宜知己報稍傷蛇足

張綏以平日恃瑾傲視內閣既下徵復蔡李長沙阿徇次李怒  
與張永謀不盡誅後受其亂遂至拷死劉屍王文哲筆記其  
事頗若憐綏者何代名山史叙尤詳綏既失身匪人為彼尊官

即百口何辨桓範之死曹真其例也惟以前後事律之王瑾  
視綏亦復宛然

劉瑾有侄女初擬贅戴探花大賓不果歸卽解元昇傳瑾誅昇  
挈妻遁去後展轉襄漢間為娼王廷陳聞等詩曲仍自叙家  
世本西秦正評其事余聞康對山集稱昇為孝善詩文年不  
永為傷何者有挈妻入楚之辱詩人語詎可深泥康誌昇配  
淡氏按劉瑾實姓淡

熊石崖桂官大理寺正值劉瑾敗促成獄法司多出理門下黨  
相顧駭愕惟桂毅然承之不終夕成招盡發奸逆決難宸濠  
孟始亦不為少諱也濠恨甚遣賊悉焚其居第處之禍如可  
謂剛毅獨立之士史闕載

徐其記葉信守吾來郡抗鎮聞某甚奇事在正德蔡南閣云閣  
每行郡守以下易服卽迎抵館入班庭當再拜丞伍得自縛  
宮為常時承瑾餘虐宜聞勢尚爾橫赫

劉瑾羅僞既以劫劉瑾得福此瑾誅論定瑾起意守長以僞守  
台州先朝之不因諫立名如此羅洪先自云曩憂居頗從  
鄒守並講學僞札讓之謂不應古禮足徵僞之苦勁無諱也  
姚鏗張嶺諸名輩亦屢推僞



張東惠岳鄉試策萬言紙盡書其背下合格太子余佑奇之持  
白御史得留選舉第一例當謂鎮守大監長揖而已監憲曰  
今年鮮元豈琉球生耶張學問氣節業預見正嘉之際吾即  
得頭項首邑性張一人

王哲撫江西邊林俊來巡視欲用一革任都司哲不可林怒移  
文語侵哲：語三司曰林公先朝名臣處斷必不苟或為申  
稟不詳所恨耳乃再削牘請林悔悟即罷其人不用因愛重  
哲先輩之虚心相成不執我見如此反因短見長所云誤處  
思之更是一適

劉野亭忠歸鄉不見客或勸之卷曰說詞巧說不習學單禮  
節態不習操人此公終樸俊有體不惟此公記許石城毅丈  
衡山壁晚家居並未謂謝客云先輩家風類再今見之必駭  
且怪矣殆無復尊重老成筆意

林見素在江西與宸濠不協疏有叔敗京都吳王几杖之比儲  
崇璫以為規謂寧府賢而有材好善惜名稍引咎順承之為  
當儲賢者非有所私於濠直邀聽未審耳又規林性大銳事  
宜名兩司從容議種：針砭

儲崇璫唯疏薦丁璣張吉教疏元王純李文祥五賢平生所嚴

事王徽善繪制行可知而亦與徐子仁霖交徐諸生以不謹  
然雅善詩畫凡古人取友不專一致持已嚴責人恕猶寬  
平博厚之風王徽號棘齋亦異

呂涇野柵在南都謁陵服襟淡衣同僚告盍衣緋呂曰壻墓生  
哀服宜襟是呂素精於禮初登第祿入祀先祝稱某之子某  
何粹夫聞而躋時王廷相亦深明禮學

正德戊辰擢呂柵狀元方遂瑾用事內閣意逢迎之特用陝西  
人首冠惟呂終卓立不受瑾牢籠為難耳康海視之媿矣  
亦所處不同海以救李夢陽故辱身寧无其官不悔豪傑本

色自在李後恨報海稍薄

何塘以進講塞溢衣冠不鮮明 武皇怒幾欲挂之體微損  
講臣以剴明溫潤為美舊須簡選不固資序為差陸深嘗  
稱章楓山可為經筵官劉文靖不然慮其平居大儀度山野  
意同是致經筵面奏事惟陸深呂柵二人皆謫外寔非奏事  
所親較汪佃後亦自講筵外遷

顧東江風受李文正知自請於李白清在門下惟當退二步耳  
今誰能存此意者或忌之喉臺諫証以不根事王文恪家居  
為作風聞論說之前後輩知人守己道各自盡顧後以禮侍

歸每朔望則郡邑官兩學師長率諸生到門問安蓋德望隆  
故聞徐文貞元輔孫文簡陸文定宗伯林下數十年並無此  
禮 判官同其人亦廢

顧文僖清云牧羊於郊卷承於園非愛之須其肥而食之也無  
因之餽其將羊承我而逐蛇而奔過虎而伏非敬之知其毒  
而避之也不情之禮其將蛇虎我乎語高永有味士大夫所  
宜三復諺有愛敬畏之說近是

李廷相尚書嘗言在史館十八年始得展書近有不數年即為  
講讀者失古矣按侍讀侍講舊為翰林屬官列編簡下後始

班其上惟近士成科一行之旋罷

魯鐸半魚雀餽餘觴咸可醉飽上相之前固李丈正儒雅風流

弘獎教類亦見詞林之與內閣同署夙晨夕秋好也嚴介漢

雖快險待詞林厚猶是先輩遺風

楊文掌丁丑廷試卷得舒芬策以上閣老梁儲擬第二楊力爭

得首當時掌卷官猶預薦士近止管收發耳以余所見儘有  
佳卷沮抑不得前即與甲文字未必逾勝科名有數昔或譬  
之駁子選良然

香山黃佐嘗與陵陽梅百一論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通考象

緯不載因推步之歲自為帑旅于龍首 聖祖琬平偽漢丁  
未改元星紀吾分也士于靖難析木燕分也福德所在其應  
如響梅數曰向見舒國棠亦論及此舒黃皆精通曆象曉音  
律無慙史職古太史原職天原

武宗奉孝貞純皇后神主馳羸車自西長安門入舒芬諫后主  
不宜入旁門異日史臣以春秋法書其事則請史者亦以春  
秋公亮書地不書人之法求之致孝貞有不得正終之疑宜  
下詔改明先華史法精嚴如此

楊文襄視閣中學政語人曰吾於三士為康海呂柟馬理也士

于鄉試李西涯書詞榜張潛冠乎楊荅曰設無李夢陽張鳳  
翔二生者潛不後矣比榜出果然世服其鑑要如此才自易  
別議恨吾塞不一途

蔡文莊督學江右得新建生一卷夏姓奇之曰異日為良臣茂  
勝子矣為改名良勝字之曰于中是秋舉鄉試第一旋官給  
諫著憲謬聲先輩此等事極多

姚鏞誌云鏞視閣學政閣中興泉建汀諸郡易春秋學孤絕  
鏞延明經士分教各邑用是五經獲全按閣易學自蔡文莊  
清得傳於三山林玘為海內淵海蔡姚同時人功似不若歸



姚惟泉守流海傳云泉序奮解經師海聘興化進士黃亨乾  
舉人林沂為講解詩書二經人文蔚起較寶錄耳今郡中習  
二經士返不甚多

賈臨穎詠故長首傳以私憾構河南廣東提學蕭鳴鳳魏較  
各坐調去蕭懲惡嚴雖才不貸魏敦行重受欺不悔或問  
不無過甚處而為賈累多矣總執法尤浙督學最推薛  
應旂蘇濬亦並坐謫

李獻吉于楊石淙書歷數一時賢者如陳士賢曲庇諸生有為  
盜者釋不問教靜之奉歐御史至持刃撲之雍世隆途等知

府廷捷恭將楊繼宗動罵賊官不絕口好沿途伺察人動靜  
李意蓋自况也要賢者之過士君子不宜以是自處陳恭愍  
故醇儒恐難學首為誣

燕忠以大理卿出勘江右獄李夢陽恨誠之楊一清誌其墓頌  
比之趙抃包拯內云知州田寬為人所訟上怒甚將重典  
忠三疏雪其誣崑吾邑人以曾武當道士為中貴誣毀醜  
壇萬歲牌被逮獲釋實忠力

何大復奏記許襄毅楊文襄兩閣國體其人溫然長者無  
少平文士習氣在邊李上且以何憐於李極厥危困而李

輒用文字小隙構譏嫌曲直自明不待辨

王九思遊春記或說之云內李林甫擬長楊國忠擬新都賈  
婆擬臨穎當國恨甚王寔寓意於此時處分逆瑾黨獨侍  
對山漢陂過嚴宜無以服其心空落得地快活惹他笑罵倒  
不如傲竊以職業反是長策

李開先扶王漢陂儀度云坐如止水之無波行如輕雲之出岫  
此何等語又能敏似康對山稗稍次耳聞陝諸公類海意吹  
彈至公用相譽讚聞高靳病榻遺言有笑吟：掌定三  
台印之句分明用遊春內曲

李空同與何栢齋素厚臨沒囑其子勿請栢齋銘曰栢齋一生  
清苦我則近於任俠不當以人累文能栢齋曲筆譽我人亦  
不信其後呂涇野沒其子請王漢陂為銘王亦固辭曰涇野  
一生高善我則放于聲色不當以文累人馬理嘗告以告薛  
應旂曰吾聞中人甚自知始悟諸公雖拘絀各殊方寸烟  
明原在

何栢齋之選康時撰墓表云才甚高性甚直不切于規矩之  
內其學聖人之權而未至者乎恨不遇能言聖人之道者與  
之講去其非粹明其是語具有斟酌噫此空同所為不敢乞

銘也。魏李銘出崔銑亦自蘭確

甲戌廷試以大學衍義為問馬理對曰大學乃堯舜以來相傳

之道真德秀所衍直漢唐事非本旨又止於齊家不知治國

平天下工夫皆本慎獨德秀造詣未精不足慕以是失當事

意僅直二甲按馬語大非無見

崔銑於正德中獨推劉以傳忠傳尚書珪年全吾斌三人珪以

番僧奏討四百項為大慶法王下院初僧曰法王何為者至

與尊號並列大不道當誅詔勿問珪高正於請正妙甚斌武

人遂得縣駕二公士為善其可弗力

崔文敏記金陵梅純先世為指揮純舉進士授知縣已更就指

揮晉中都副留守此亦大武互換秩一証也純好學篤信程

朱生不附中官罷歸梅介持操

周廣為御史疏劾錢寧眩懷遠驛丞寧遣人道刺之至偽為頭

陀持波嗚囉行乞肆百里始免抵驛後觸郭勛怒痛杖二十

身世多難至此卒官侍郎可以視為善之難焉為善之蓋廣

意固非末益也曰為之難

方簡肅良來自浙布政劾錢寧致仕歸即堅意養母屢起不赴

以居官素謹月給米三石尋推刑部尚書報聞業先卒子祭

算使在今日必以未歷官為疑恩難全却矣致章樞山事同

又前前輩家居給米養母者陳茂烈與良永二人陳至改晉

江教諭使資近地祿尤奇然率疏辭首人稱孝廉先生以幾

聖門弓損

黃鞏將入都銓補或礙止之鞏自題室曰茅屋后曰為生太拙

編夷馬革自許何愚及以諫南巡杖瀕死遺弟詩云不用汝

謀方至此須知我道故當然殉國之志誠百折下悔以余思

之即其弟言非過

武宗微行幸昌平將從居庸關出御史張欽閉關納鎖鑰自負

勅印持刀坐關門下曰執關門者手段之詔使來叱去駕

為却還鬻拳兵諫之風十載下復於欽見之時上意尚少

依回嗣清決矣欽後官侍郎負甚

正德中如却祀廟祭元旦慶賀皆抵暮始行禮或始傳免百僚

枵腹奔命前仆後踵出踪躡爭歸有踐死者又難昏暮而司

晨之官尚報卯刻未幾遂遠狩遇聖節朝服送賀而已時

業不成世界

張永以東廠功挾內旨引劉馬兒例堅欲封侯楊文忠不可

曰劉永誠以功封侯人聚非其身也事載岳蒙泉類傳稿中



揭示之乃已知岳集最為時傳誦余稽岳當國日屬石彪獻  
大同捷誇首功無笑景：臬林木間岳命取地圖示之曰某  
地四面沙漠泉于何所語始塞二事相近讀書廣聞見信經  
理世務一端

楊文忠服堯滿梁文康趨微起之既至讓楊居其下時以為難  
梁才實不逮楊遠慮慎善果贖終填不思姚崇得乎即李  
文正亦云文翰之長吾或一日經濟大才必須介夫思楊公  
所為取重者何在恰宜着眼

新文傳賈主辛未會試有奴私洩試題第舉子受金為言者  
所發成奴點舉子新竟免連坐後以疾忽稱愈出主丁丑  
試亦煩言去新去晚矣若論今情法寧容更覲顏仕路理

江西苦調到狼兵掠賈子女其總兵張勇嘗以童男女各二人  
送賈文憲家賈發憤疏聞請嚴禁散驕縱極誦李夢陽土兵  
行餘千行諸篇情狀俱見

才寬以總制死零虜手奪國甚矣平日好野戰唯人演習營陣  
為怯侍將領嚴有微罪褫其衣冠加中冓令遊營示辱衆各  
鮮體寬才氣是趙時春馬異之流楊一清寔隱痛之非樂禍  
也如范希文之于仕福

長史強界奇王三原九十詩三公事業三杞傳留所究名大遠  
省意若恐三原再起然楊石涼起西征亞勸之功成早退以  
全晚節而曹謙亦書來此何等時先生可復出哉且致聲所  
厚切勿道起用二字並稱直諫友時值北風雨雪之候有識  
者合有同憂

楊文襄募兵法不拘將吏生儒人等能招集鄉兵貳百名以上  
查果精壯奏許陞賞謂此與納粟律進不同其人能駕御如  
許鄉兵決非齷齪輩居官臨民必有可觀即募兵而選將之  
法已寓識殊深遠

各道雖有大將軍砲無敢點放者觀楊石涼集三邊教場惟一  
指揮楊宏解藥葉火他可知矣聞宸濠攻安慶急守將楊  
銳於城頭一空砲甚巨金鼓舉出示若將嚮敵者亦倉皇却  
兵法有虛有實各相時施

方劉六劉七魁作朝議起馬中錫總制楊新都曰馬文士豈堪  
是任卒驗文士使倆自不足動名宰輔意然苟無違才易務  
委任得宜亦翻：廊廟選也馬才自別有可用者皆在銓衡  
相溫之惜殷浩同是

周襄敏為太僕值狼山捷兵部議陞有功將士各三級周曰不

然將士有寔職有虛銜有正副參遊實職大而虛銜反小有  
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反大若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  
可為督府而參副以上或止都司首尾倒置非便從之衆咸  
服其精當

陸完寔有平寇功才畧兼優以交通錢寧寧寔濠生罪戾無赦  
齒及者政類近逆案中人完成吾泉州初嘗夢至山曰大武  
即其死所其以指生擊妖術士王教詔逮為王恕所奇免  
陸全卿姓字亦屢見時賢集中

王晉漢司馬論邊事不欲多城堡慮力分不欲多用民壯慮  
勢擾不欲虛設總制慮致牽拘不欲廣行徵調慮滋勞費可  
謂俊偉之才老成之識王丈或剿南贛賊不主三省夾攻不  
調狼達兵見政與晉漢合預事亦有難例論者所云運用之  
妙存乎一心

王陽明初加提督銜江西鎮守大監尚以調兵馬不行會同為  
憾疏聞王晉漢覆云南贛設都御史專備剿除盜賊若事必  
會同彼此牽制不如將衙門去革止令江西鎮巡官自行之  
為愈也詞氣明肅聞自生畏伏

江西弋陽王驕甚持金牌脅布政司出金錢代脩鹵簿衆莫

知所出布政馬岳查各藩自分封後未有敢擅脩鹵簿者將  
奏聞王懼求免此與羅通按四川拘蜀王借用與伏置去  
元皇帝廟中事一機括

錢寧為方良永所劾不報害又能恤胡世寧獄中自其一念之  
善不可誣也雖君子亦有隙昧如徐有貞是雖小人亦有隙  
明如錢寧是不謂士大夫意識出閭俸下汪直之知為秦紘  
事同

唐荆川羅念菴相與述楊文舉遺事唐謂得寶珠一斗分散  
左右立盡未必然也惟羅述其父故交葉賓塾又所舉士  
即八年出守郡三年轉兵備徐州不知其其為濬且抑曰此  
地非此人不可名錢寧為官擇人不私知舊自盛德事羅以  
子述父非虛遂為定業

費文憲拒絕寧藩最其相業本領罷歸徐後被掠家被焚先登  
披掘發所受毒害儘深其弟尚書宋物望微減余讀薛方山  
傳云宋娶妻氏於寧藩地兄弟也屢露意欲親宋鞅固自遠  
嘗宴出大危以示曰寧王遺我大寶危矣曰不可下丈不  
曰西土之士不靖乎寧為憮然亦自不慙雙壁宋性和厚家  
居頗通請謂得詩生是



武南南巡陸完方沮諫者時完為太宰慮或奪之險幸駕出得  
久於其位又風通寔濠方帝呈明江漢間事成觀非望福謀  
畫深秘舒梓溪疏云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直  
指其事

惟劉六楊虎珍平鑿與因得遙狩惟華林東柳寧息藩却因謀  
聞奸內寧外懼理信相通時寔濠反差驪倘遲二載于宮車  
晏駕後行之不知作何抵當雖勢亦終敗但更多一番倉皇  
耳濠以懼誅故猝發撥始謀異

林潮吾邑人以御史巡按江西疏舉寔濠孝行坐罪廢潮寔  
偕撫孫燧連疏孫死難無死及者潮獨負詒終身老居鄉有  
有善俗名抑亦其所遭之非幸與

寔濠蓄異志漸露端倪觀方簡肅贈安慶林郡丞序鄭以谷  
荅荆湖周方伯書當時賢哲業陰慮及然未有如林待用  
蔡介夫二公番識於十數年之前者蔡超然遂引寔濠悔至  
欲以女妻其子不從何等高蹈

寔濠謀叛編結諸鎮守閩河南劉璟留都劉卿浙江果真成約  
為內應真一夕構市人火其居延燒無算杭守留志淑閉門  
止諸司勿救火及濠叛陰謀益急淑先伏民夫門外入勸真

宜自白密報諸監司入即上堂執真手全畫出府中徒衆釋  
疑真倉卒不得已出之盡執置之獄俄與真入視庫藏兵器  
曰此何為者真不能荅踰月得旨械至京伏誅淑膽略機智  
在王文成伯仲間吾邑先輩罕比者僅終方伯惜未竟所至

王文成吉安聞寔率各知府領兵趨南昌留佐貳官守城尚慮  
未足一民志也敦請在城鄉宦老成者數人入府衙居住事  
同商決施行亦雄略他人敢爾

孫忠烈燧初以刑部郎擢大理寺丞屬破格許棄教為宰知  
之特從優遷其巡撫江西絲楊文襄為蓋以寔濠事委  
之也中以勘明胡世寧無罪忤權閣意擬旨逮亦賴文襄力  
持卒全名節王元寧傳未及

兩廣總督楊旦得王守仁報即委王大用督兵赴援仍遣汪鑑  
率驍勇五千繼之鑑意不欲行布散流言且慮其惑衆檄止  
鑑專委大用比至則濠已就擒鑑慙沮恨甚後以媚事粵紳  
方霍冒躋宰席大用屢詬言者鑑有力為鑑奸業見此時萬  
鐘之慙沮張岳亦其例已

王廷相南昌行云白洲老子中臺長何用文章謾新莽慶陽  
鄒夫稱雄特學得兵書翻助賊白洲李士實慶陽李獻吉



也士實已敗被執見伍文定不跪伍怒撻之二十創死年踰七十矣昔人嘲夏貴詩何不六十九乎

李獻吉提學江南與總制使金御史江萬賓布政鄭岳參政吳廷舉俱構爭性粗獷真難相處亦雅恃定凌誅非賴司寇林俊護持幾殆獻吉甥御史曹嘉能詩頌無禮好聞即其舅亦畏避之怪鍾何異氣致然

吳廷舉初請從李獻吉學詩音響不諧為所哂怒相官去後顧疏薦李余誦李放歌云東湖子君非洪河丈夫余亦豈早與世而浮沉恂復共關非庸者

萬古欽而吳亦報之詩夫既觀顏面豈不愜素心如何異同論三兩相差參蓋兩公皆偉人負氣不下微生睡眈旋消釋久非孺輩所知

唐錦視江西學凌變不能死被械禁事定得落職幸矣本傳乃云凌行禁稍懈得奪門出集民兵激以大義因收捕偽官十戶等時巡撫王公守仁兵駐豐城亟馳請入城許為首功語全謬歸豈可以欺天下後世

楊璋附宸濠獲罪方其任嶺北道副使料敵甚明所申請動中機且識幾時王文成即王亦心倚之如此才何意作賊宋文

帝所為惜孔照先也文成晚撫思田結局頗草：當緣同事監司寡如楊璋其人王綸者為濠偽兵部尚書奮亦為劉忠宣楊文襄煥拔

同時自伍文定而下邢珣徐理戴德孺胡堯元胥躬冒矢石有功亂功謝源伍希儒公幹御史同舉義堂連顧九族者賊平各作歸至或誣之曰踏丹金寶券之帶圖橫生忌諱灰志士心且予王文成為發憤辭爵

守安慶為張文錦楊銳功甚明閔舒芬記云張楊已旗賴指揮崔文斬其旗擒附賊潘鵬之子戮于也

守議不知舒何據想屬訛傳

林見素家居聞宸濠夜即機銃為佛即機銃手執火藥方冒暑馳二僕遺王文成於江右比至濠就擒七日矣林忠義之誠老而彌篤觀此知前疏發于劉瑾誅後有深意殆為張永輩成未可以諸生見輕也

宸濠事若成則費文憲一家首受其禍勢最危故捷聞喜幸獨深有志喜詩其云八月朔日食晝晦鷄鷄皆歸占為諸侯謀王其國不昌終受其殃天象信先見抑時全得進賢全劉源清力過其東行非然亦岌





安慶守不下王守仁師已及南昌李士寔勸宸濠舍之直攻南京既正位江西自服不從濠時聞南昌危心膽已碎虎出穴虎搏其子安得不還自顧且安知南京之可疾下乎曩高煦反亦或獻此謀終屬浪談

李本司李建軍值宸濠反往提兵守分水關力辭科場聘義猶可及其擢去留記諸司云嘗斷三死獄成案後始覺其誤誣之後代者無嫌改正則斷之乎難能矣學莫善於改過自知明自訟勇最一生學問得力

唐寅郭詡始俱客宸濠浙漸暗送前陽狂自脫去總高名絕技累之推之李夢陽莫元亨皆然使道學之儒能如賀晉聞莊定山其人莫至有此匪議使文墨之士能如沈啓南文徵仲其人莫至有失身辱咎原自取

王新建能用度外人收羅甚富如致仕縣丞捕盜老人報劫生員儒士義官義民殺手打手等皆在籠絡奔走中即土目亦為心死大都眼高襟豁從學問澄澈夾

伍丈定尚書幼從外家詣寺觀燈夜迷歸寢佛榻下詰旦僧啓扉見一童子熟寐席襟華整皆自他僧房移至者莫測所自駭甚送之還蓋神明默相之矣即如王文成五歲不言驟

詠金山詩奇絕後寧可再得

楊侍郎果自云吾歷官實多曠廢惟不識劉瑾錢寧江彬三虎差免規耳抱負隱然記張侍郎士佩亦云生平自負者三官無錢運無賄贖無居間語平要大夫如是足矣却尚書寶頭為真士大夫即同此意

南部屬入守備廳見中貴禮甚早至張嶺惟長揖而已迨後遵之嶺布政江西宸濠饋之粳粟薑芥四物意甚難江界也先亦忤劉瑾著節

韓邦奇以僉事劾四月太監被逮自記自浙至京未嘗頃刻釋

三刑故事下錦衣獄者杖不過四十乃知八十且命人監視之知前斯遠繫諸臣道皆囊三木即岳正張鵬等可見後稍寬杖數亦無定準不如諱言

張永先同楊文襄定寧夏變歸計誅劉瑾比王文成齟齬于張忠許泰之間形迹免復賴永婉解永似可與言皆既坐階司香文襄特薦起督團營功亦難泯王元美記正德間有兩張永致止是一人耳豈偶誤與

武廟歸自宣府百官迎道尤不稱臣至帳下騎坐楊廷和奉觴梁儲注蔣冕奉菓毛紀奉金花手接飲已各賜銀牌真大家

在戲局中不審諸公作何面目時惟翰林官不賀亦無賜錢  
尚是舒芬崔鉞等持正力

韓邦奇極為張絲白寬時韓寔為吏部主事有堂屬誼惟寬絲  
故欲李東陽益力如引御史張芹李榮陳寬張未劉瑾魏彬  
數人性行不同東陽皆得其款心神奸莫測等語豈不無稽  
同事之思乎惟云蕉芳劉宇與瑾交厚莫能開絲始勸退之  
微可補史傳闕

鄭宗心為光祿卿諸供應悉準弘治例樽節頗多武宗偶幸  
光祿涼樓承命進芽茶等物僚屬少之虞得罪宗仁曰罪有

有我在或傳上且去笑為節儉管家云後官戶部尚書任立  
人見楊新都誌中

武宗天性私寬即荒遊默有操縱如南地日布政姚鏞誤觸龍  
舟都御史王詔急爭黎瑞俱不怒釋之山東鎮巡官進宴卓  
畧第笑曰慢我何甚及駐揚州太守蔣瑞力却中貴傳宣需  
索俱揭帖進上坐行宮簾下詢曰可問蔣瑞晒白布何處出  
也瑞每執奏但目為酸儒而已卒全賢守之名知萃皇慈  
仁脉猶有存者

所記武宗大度不一端時將官朱乾等橫行直入臺基殿取馬

革去為主事黨以平貴禁江彬怒執詣豹房想方盡寢語曰  
小事故他罷日映傳旨遣官且回聽明日發落已杜門待罪  
三日竟寢出外望恩

鄭善夫諫南巡疏云以天子之尊眈而稱公非惟大怪且有大  
憂設有不順藩王以公禮處陛下奈何時武宗自稱鎮國  
公名壽故鄭疏及柳不惟是帝嘗習韃靼言自名曰忽必例  
習回：食自名曰沙吉教爛習西番喇嘛教自名曰大寶法  
王領占班再詭怪盡

武宗初巡太原得晉府樂工妻劉良女絕壁幸南征劉贈一簪  
為信過蘆溝馳馬失之大索不獲至臨清遣召劉以無信辭  
上乃乘輦躬晨夜疾歸至通州與共載而南宸濠偽檄中既  
奪馬指揮妹梅馬皇后復納西山娼婦號劉娘：指是聞自  
南都還蹕頓賴劉回駐力

遵化湯泉有正德宮人王氏怨詩題其壁其南巡也道過湖廣  
恭議林文縉入其舟奪其妻行事載弇州巡幸考又南京教  
坊妓王寶奴亦嘗給侍御輦

武廟幸楊一清宅楊侍酒俳場內大瑞皆巡撫陪筵御史監廚  
每上湯飯具五十金為儀旨暫收下至數千金日盡與楊先



生作芥菜菴一日園中釣魚作詩亦令楊作辭詩才鈍請入室構思不許笑曰我考秀才正要面試詩成為易一字嘗戲呼為楊麻子云晚酒可笑

楊邃菴陪駕樂飲而晝夜應制作闌門之狀或云有婉沮車吳越功稽無顯極王乘澤贈絕句曼衍魚龍看來了梨花新部出西廂蓋嘲之也何嘗有規諷意

有傳武廟幸鎮江祭新閣老貴丈云朕在東宮先生為傳朕即帝位先生為輔朕今渡江閣先生計東哉按史僅遣番僧繞呪之不聞祭丈而辭氣高古曲折盡六言中又非杜撰所辨

當於寶錄寶訓徵之

喬白巖宇之在南樞生使逆藩權角權倖竊謀六飛安返具有昔人矯情鎮物之風聞武宗伯牛首山江彬陰懷異志山神震吼連旦彬懼止歸故聚寶門夜深傳開門迎駕白巖堅閉不納是夜踣駭報恩寺所謂以死衛社稷者非耶冠天叙時為府丞功亦亞是

徐子仁素美髯武宗手剪之用代拂子因自號髯僊視謝靈運鬚拖天王像事為奇徐被遇想命撰詞曲故楊循吉亦然楊瑾同優伶耳徐乃至與上同卧起

楊循吉自撰生誌叙族望始楊震楊結楊億以及本朝三楊迂誕甚矣武廟南巡蒙呼試樂府嘉靖初進九廟肇興頌一篇華陽求嗣齋儀十卷亦蒙嘉納語津不慙視其壯歲棄官高節若兩人為何也惟自誅辭云有官不作身日早無財可悅親益離指特悲愴

祝允明貽唐寅書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願少加閱肆可大可火語有淵詣殊不類祝口中時蘊郡王文恪家居後進風流輩出各縱所至未嘗以一律拘而諸才士亦不聞於王有所異同猶稱盛事

武廟駕南迴亦醫院使吳傑功傑每說安江彬以萬壽無疆狀而密言於大奄曰察上脉幸可及還內身脫至宣府不諱吾與若豈有莽所奄感懼百計邀上還昔云工執藝事以諫其傑謂乎傑子孫今為毘陵著姓

楊石齋行狀云諫止帝藩護衛事而梁億著皇明通紀乃謂楊密擬旨于獲衛梁厚齊傳云軍齒劍不草成武大將軍勅而楊慎駁孤樹稟誤乃謂草勅者竇梁二說不同億為其兄慎為其父憲韜筆又以愛憎意憎飾其間各引內閣勅書簿署名為證將孰從辨之

霍渭崖為梁文康傳云負郭無寸畝所有田皆賊巢不食之士  
議建先祠需八金卒不能具信廉矣然其子次樞豪富驕  
奢多占人田產故人無算至為言官交劾并及文康視霍辭  
何相刺謀王文恪子延劾富亦著聞

凡評論古今人忌從私意起見崔銑力辨李文無富貴容而  
以賄詆徐文靖黨加王文恪崔從河南人起見也霍勸力舉  
梁文康有社稷功而以逆誣場文忠黨加三楊霍從廣東人  
起見也霍語尤不足信

正德中吏部三尚書張綏生劉瑾黨陸完坐宸濠黨王瓊坐  
江彬黨皆論死謫戍有差石璫代瓊或帖部門云莫做莫做  
莫買莫買十五年間一連三個近刑部尚書亦連下獄者五  
人顧世仍貪做尚書如故閣不畏死

馬思聰以南部尚書事權江西所治去南昌三百里宸濠生旦  
即無賢得以道遠為辭胡自投虎穴雖終憤懣不食死義  
同孫許而於極時度務之智為已踈矣時王文成亦趨赴省  
倘與宴不審何如以觀天意

李士實飾詐沽名多諸賢來往即蔡文莊尺牘亦以劉時雍  
李若虛並稱時雍為大夏字豈其倫嘗出白鷺圖求林

尚書泮題泮奮筆有終悲羨魚之句時歸番見泮初同楊守  
隨盧楷疏救陳際酒鑑知名

行人傳檄奉使出關母病京師以使事尚緩之回京省母禮部  
尚書劉春曰既可勸孝優無妨公務何成案拘覆從之春此  
舉得法外意檄吾邑人狂孝節最奇

吾邑顧侍郎珀長江西藩政屬有龍虎山之役不忍派民查庫  
藏得三巨桶封識巧散無簿籍答視之全也以充工作費餘  
代歲額此等事極非前輩所難

韓邦奇修同州解記初見解傾地問諸民曰州守貪不暇為也  
再見地益甚問諸民曰州守廉不肯為也廉乃與貪等緣  
其避勞傷之嫌侵剋之誣故語有深指

康海誌鄒吳墓謂太監劉九奉勅入西番取活佛檄四川藩省  
措置銀百萬其得改為十萬者絲吳力按九入番事虛妄為  
番人所襲僅免叱歸則官車晏駕矣莫追罪九者王文成有  
擬諫迎佛疏察正其時

如王晉漢生平揚之則為名臣抑之則為奸黨而非定論視王  
威寧同晉漢與楊新都為仇桂文襄霍文敏特譽不容口  
過譽晉漢正為巧抑新都地度才誠過人守者矣威寧猶未



免媚汪直取容何況晉漢

何良俊記 武廟稱留之際楊新都計誅江彬以握重兵為憚

謀之王恭襄王曰錄其扈從功令至通州聽當於是遣兵盡

出彬遂成擒按新都計深隱決無預洩之不知己之前王故

黨彬亦無新都畫策事

即高岱鴻猷錄云 武宗崩江彬偶不在側皇太后下榻廷和

寺議祕不發喪以旨召彬入誅之致彬業出成敗值坤寧宮

安眷吻遺祭見收軍不知昂湖信大喪詎可秘耶更以曹爽

釋兵歸第事為比益去之遠

觀楊文忠之處庚辰辛巳間虛位四旬迎君子里鋤奸弭變散色

謚如當於當勃鞞琦傳中求之覺本朝三楊二李俱有遜也

抑其時孝康后主持功亦不可誣

楊文忠在正德中事難違志委曲將順多非過昂成經濟才幾

末絲見徐文貞亦然兩人並以登臺詔收功倘先或罷去竟

洎沒矣作名臣亦須運命嗟夫

以上一百四十八條

國史唯疑卷之六

嘉靖

正德七年九年黃河連清李夢陽詩云今瑞定於今帝應世人

休擬聖人生益婉辭也至嘉靖改元始直書其事為入繼大

統之祥云紫蓋復從嘉靖始黃河先為聖人清舊有河且濁

反清應陰變陽諸侯變王之說

世廟初徵入繼毛尚書澄奉旨往迎有議行五拜三叩頭禮以

見者毛曰今遂行此後何以加之將來勸進辭讓禮將遂

廢乎從之得倉卒處大事法楷駕至京遂正位楊廷和請

俟勸進不可毛所慮竟未一行

論定策迎立功封閣臣楊廷和等伯爵並疏辭庶吉士李默上

書諷贊之甚力時若少濡忍若後來大禮成新都禍益難解

矣英主恩豈易消受况群怨日耽其側乎默議自正然竟

以是外轉容人政自難

嘉靖初年御史院請差巡鹽御史批卷稍誤以未下閣票故給

事黃臣以為言封還原疏即改批出如舊制時尚虛懷納諫

為新政勵精之始

史道勅楊廷和下獄遠謫彼自違公論耳乃一時大小臣僚無不

為楊疏辨涉附和之過遂使邦人伺隙冲主塔疑以有永嘉報復之禍考齊康劾徐階事同

大禮議起世宗初云朕欲追尊美號立初安陸而已即何淵請立世室大廟尚謙遜曰豈敢干太廟乃其既也稱帝稱考稱皇稱宗遂至躋武廟配明堂即張桂諸臣亦明知其不可莫能奪也禮則有坊情何極之有導其源思節其流難矣故君子務訕情伸禮

初張桂雖驟遇詞林鄙之業以詹事兼學士貴顯矣一應寄錄經筵日講主試教習諸典禮皆攝弗使與唐順之為張所舉首固自遠翔望詣門投刺趨躍馬馳去致恨次骨空詞林署逐之別選六曹即充入事亦稍激云抑時尚微存氣義後茅靡矣

楊一清費宏皆以右大禮議台用老臣廢居久厭苦寂寞或不無倭軼趨時意惜王整先卒不然必首徵矣然安知非整福二公迄不為後進所容被醜訛去費再三起尤煩人昔云冠一免安可復著

議禮諸公多博學潔行盛氣雄辭張震尤甚似從精靈神道中來驅虎碑未必誠格當緣氣類之合內惟黃宗

明稍和靜嘗疏救楊名至繫獄左官不悔值莊肅皇后崩殺禮亦力爭較無諸公憑陵譴訛之罷宜表出

議禮諸臣未幾即自相矛盾觀張永嘉疏於桂夢曰聖明所知不待臣言於方獻夫曰懦弱無立緩急不足倚於霍韜曰變詞擾事非政體於黃綰曰反覆詭隨諸臣不無藉之口顧何芥矣也楊一清費宏最所依重亦終污蟻之薛侃愚忠為陰賣宜矣薛順以學行聞

世廟以張璠故成嘉能遷意終憐能遷以夏言故繫郭勛意終憐勳以陸聚王準故斥張璠桂夢意終憐璠夢恩威不測難乎其為言者矣蘇明允所云以蘓秦張儀之術濟其龍造比干之心計惟此時為然

張永嘉議大禮之功不足贖其議大獄之罪故出故入罔上陷下使及見隆慶初蔡伯貫獄詞寧無媿死方獻夫傳猶方引去就力諍其孰信之

蔣文定瑄大禮議引朱子卷濶圖問曰假如仁宗濮王並坐於此英宗過焉終不成而喚為父緣只道死後為鬼神胡亂稱呼不妨是非道理此說最淺明張桂難卷又引漢文帝詔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謂子有當為父後及不當為父



後之分亦自精覈

凡阿附議禮多出於錄事巡簡教諭縣丞千百戶監生一種無耻雜流意欲何為即張霍自思恐亦無樂班是尤可笑者教授張時亨謂上宜劾古人刻木製皇孝像朝夕侍立決事仍請聖母改衣帝服上執天子禮以朝反覆數十言怪誕極矣宇宙間何所不有

訓導蕭時芳言郭勛夏言霍韜皆中興元佐議論各殊宜各三人坐賜杯酒釋其意坐違斥為民可謂位卑言高匹夫懷當世之憂自詒伊戚者也視前教授疏同

鄒守益誌劉泉墓云方議大禮或驟遷或黜或戍或捷以死泉適還朝泊臨清終夕柎腹遠再行自相問答曰能黜以捷乎曰不能驟進乎曰不能終黜乎曰不能是三不能不歸將何侍遂婦妙在無一毫文飾

陸澄豐坊並以議大禮謫久之詔辭悔罪仍附和張桂唾餘希為進身地卒被聖明洞照擯弗叙則何益矣澄文成高第以道學著坊學士熙子也以詞翰名枉貴機閣自其淪墮宜以叛師悖父之罪之

毛文簡紀乞休疏云宣召徒勤而杆格如故慰留雖切而詰

責隨加臣亦何顏面焉朝宇之間班行之上語類直有古大臣風旋奉嚴旨放歸時進退輔臣稍輕如毛紀石琚曾詠費宥一清皆不以禮去

謝文正以篤老之年婆娑再出微損高致聞楊一清欲援之自疆為沮抑張璉地然如璉才氣豈謝所能抑者幸僅踰年歸不大為後生播盡然危甚矣梁文康節於改元前致仕去較私止足之風想浮議亦復紛起

費文憲晚受貢王誣身在位而僕被執對簿于憇良被罪繫獄給事楊言以為中理隨得禍重情景難堪一去已為厚幸怪後有赴召之舉何也豈有懲不能割者乎甫數月卒律以出處之議似難為解

御史陳察當陞大呼願以臣察不肖軀易楊言地下衆為辟易上連日攝之不動察此舉自奇漢東平生答語朱暉曰勇者極自視執與蘭相如察近之矣嘗以請燔非掌故雜書為劉鳳所譏願亦服其剛峻

楊文襄初因結張永計誅逆瑾卒以謀永墓誌受金錢坐罪因張霍輩傾之士君子有寧溘其身為恐辱救時計者遠度宏襟自當別論惟小人不可作綠視菲亦足戒也即

彼中有呂強張承業其賢終遠避之為足

前記景清周氏入朝衣緋事聞張永嘉跪云願佐為都御史有  
貪墨不法大臣許着緋衣當御前面糾就行等問凡遇都御  
史衣緋日舉朝股栗得之矣然張疏惟都御史一人不知給  
事中舊亦得服此也

桂萼請科道互相糾劾從之至嘉靖十七年詔近來拘例塞責  
往：挾私報復甚非治體今後聽部院從公考察不許互糾  
時英主之興已闌末年諭袁盤二體昔自朕作亦虛瀆耳  
罷之意同是總新特事俱暫時過歷

魏莊原與桂安仁素善桂跪多穎潤色張永嘉心害其能伴為  
魏入講筵旋擠去此呂夷簡薦李柬之法也觀魏答桂書戒  
以言過疎氣過猛必也法蹇之反身脩德泰之包荒憑河猶  
宛然執友風規名儒舉止

霍韜初擢禮部侍郎尚書俱辭免即父母誥命妻卹典亦堅辭  
曰不敢以議禮得官及其後當大任則洋然矣方獻夫以吏  
部尚書歸遣召不至得將別用之旨遂就道同被人窺破近  
於辭小就大之機

霍韜以南音辭免日講薦康海王九思李夢陽魏較顏木何

塘王廷陳自代霍於海內人材尚留心恨驚福耳偶犯之立  
碎嘗以資望遜侍郎徐縉比陸繁攻去張桂即指繁係縉門  
生有汲引嫌前後言不復相預

陸繁為庶吉士連七試居首改授科員詞林故事未有也時張  
桂驟升御諸吉士不諳揖特破例擠之即此事媚嫉顯然後  
人每說頌永嘉誠所未喻

袁永之策以解元高第入廷對永嘉得其卷奇之擬冠多士時  
永嘉方為學士據於廷論故抑置首二甲既折封知為袁舉  
有悔色永嘉以得袁自喜屢修述其事袁不答亦不詰謝舉

懟遂作竟出諸庶常劾僚仍允法中之嗚呼世有顯擢人高  
官而不為德者乎於唐應德袁永之見之亦先朝士大夫舉  
問素明不以私恩掩公義今七矣夫致丙戌己丑二科庶常  
並從外授己丑永嘉主試宴所舉士也無留者悻戾可知

霍渭厓於鄉不稱治生於座主不稱門生亦不受各門生刺然  
觀霍與朱二守書云生于巡撫稱晚生巡按二司稱侍生同  
年稱年生於老先生稱門生似門生刺亦所不廢不審江何  
人得如許狎穢門生亦費事

黃紹能改葬謝文肅墓撫視王文成遺孤居然古誼不得禁



以傾狡訾之或誣得王金磚殆不足信惟館嘗於彼劫日自  
使議禮有功背刺盡忠報國四字可袒衣視詔下都察院勘  
館此舉醜甚無分毫學問氣

胡世寧自為刑部即即疏訛詞林以此出守粵西遠郡後顯貴  
竟伸其說與霍韜二人是詞林先生寬對生平建監亦錚錚  
晚傲有牛鼎之意每先為將順親暱之言以自結於上徐引  
之正議義三軍幾同告密挾術任數行已在通介之間疑一  
時風氣使然賢者不免

席書自言議禮忤諸臣胡廣問刑官以宦所劾長沙守朱卿  
罪盡為開釋曲歸罪李鑑既法司訊鑑罪昭然朱卿無故  
入狀因劾書不宜藉議禮肆行要挾旨勿問不意書亦為此  
言蓋業淪於黨習不自知其不可矣

陳澆家居不法被劾坐論死以議禮特宥開住原其妻子幸矣  
席書霍韜猶為訟言韜自其同鄉同調書何六爾：時南臺  
劾書救一陳澆而澆輕之稱一鄭維而維詆之尚輕書於澆  
之下且不歸德焉異甚

嘉靖初如林俊孫交喬宇彭澤等累朝名德咸不竟其用去  
於是張桂方霍諸要人馬輒陵厲氣風生自翊我輩蓋天

欲變成行<sub>之</sub>治而為正嘉國執人心密隨更改即楊一清胡  
支寧席書之流故嘗湮濡醇懿頡頏英耆者散焉者而亦另  
一番氣象矣洵去道升降所關

席書為其弟春乞留自僉事改修撰誠屬違制搢春外調寔以  
篡修叙勞故自來官錄加恩且進秩無從外調例貴文憲此  
著原錯使彼得借為詞

楊名下<sub>獄</sub>逼供主使或云廖道南素忌名同邑席書位已右授  
意名指之不從事未辨真否按道南在講筵屢贊典禮蒙  
眷如罷姚廣孝配享改正度成章樂章及四郊分祀議多

所倡明中一謫徽州判旋召復雖張孚敬汪鉉莫能間也席  
文棄任用在先無相軋理或其弟春事乎聞汪宏劾春跪果  
首指及足證誌文之誤

張孚敬三台三黜倏去條來上固非待大臣禮而孚敬亦不復  
以大臣自待指麾任意矣尚者尚舉其榮輕行速為美此如  
婦見逐於舅姑譽之曰幸不盜舅姑家物豈棄論哉惟進驟  
故退亦輕物不可以苟合諒夫

張桂自以陸贄言罷何與霍韜事而韜輒為痛心疾首力攻  
楊一清惡必召還之為快揆韜意祿位是自家物竟當三

人相終始已即心粗膽大明肆潑不復擇首非後來生却祀  
詔開械送都察院獄數日折其氣幾若狂矣使鞫作尚書  
部事必當盡壞聖鑒昭然

張永嘉力爭張延齡獄稱最德舉詞其奏詞以議禮犯舉朝怒  
恐昭聖之心亦未嘗一日忘臣今延齡事發大小臣無有言  
者實皆幸有此舉俾昭聖不得善終以深皇上之過重臣等  
之罪使無所解於天下後世云張雖借端納牘實是寃情  
張意亦自懼也詳味自知

方輿獻太后壽且命婦畢賀未幾值昭聖壽遽傳免形逆著  
明御史朱瀚馬明衡諫恐臣民以是疑兩宮不聽前霍韜疏  
有云照聖雖禮秩尊崇教日輕聖母即尊稱未至勢日重  
噫韜等亦念及輕重勢否乎可為痛哭

嘉靖初換易鎮守內臣彭澤言內臣數易為民害愈甚養餓  
虎難於養飽虎詞特危悚蓋已為撤回鎮守之漸此張文忠  
李康惠功難泯而尚書梁材亦與有力  
罷鎮守內臣桂文襄亦以為請猶不便昌言從密奏想疏：乎  
不容失身戒歎乃林希元疏業登及之林仕稍坎坷鮮知者  
中興聖政未必非前疏為美之採

國史唯疑 卷六

方獻夫疏守令不得入錄進士額以用舉貢充入途輕人玩且  
倍取進士五六百名名外悉注三甲除為令方議頗難行  
朕如近日並用三途有微俸混淆弊不若加恩廣額俾人：

甲榜自命之為愈也稽宋制畧近  
夏言劾方獻夫疏末有恭熙吏部尚書方獻夫再照以傳張  
璉等語方怒謂非奉詔速問何得其恭語且照及輔臣詳具  
夏辨疏其後吾邑詹仰庇御史諫 穆宗疏有云再照入主  
之奢儉四方係以安危為中貴所聳激指為狂悖坐杖點  
歸進近章疏實所稀見

禮部尚書得兼翰林學士銜自桂方二文襄始時以議禮受寵  
且陰示入閣意耳後遂為定制其官宗伯不帶學士者惟  
萬士和徐學謨二公或以從外入耶王用賓改南吏書御筆  
加兼學士銜尤屬異數

建昌守鄭源漢入覲携所梓夏良勝集分遺朝紳內有良勝代  
喬宇起草劾張璉桂夢龍璉夢怒坐非毀大禮成良勝降  
源漢職併開住前恭議張懷姑紆一時憤可耳璉夢能盡  
禁百世後無或反唇者乎拙甚矣  
韋商臣請省儀禮得罪諸臣謂先朝所廢諫者今業經優



叔傳為美談安足諸臣不為異日所叙乎遜其美以遺後人毋寧先之而卸經邦又云禮與政不同張璠尋去尋留非政體跡似私議禮之臣則所議者不為公禮矣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亦可毀也二官傷太苦勤舉聖意所諱避不欲語人者盡數說出宜並不免

世廟諭張永嘉欲用宗室一人守備南京張不敢奉詔寔上意集衆美自居聊言之耳一鄭王厚烷不錯貸况容所忌惡于肘腋間乎末年二龍不相見之說益瞭然矣似茲龍性即為其父母子夫婦難之何況君臣

南京振武營變旨云簾蓬本因堂高無自遠之理稱聖斷矣忽續云若立新帝者必法外凌遲其以孝烈皇后忌祭樹徐階等初議曰后所配者入繼之君忌不祭可爾動以此等語箝制人真為惕息

方劉東山上急變証張廷齡定國京山諸公侯俱驟繫所司請移遷張等敬僅免昭聖太后至撤衣席葉為廷齡祈哀不可得情景何如非陳讓從獄中發情上疏痛言東山罪幾一宥矣謀赦出竟以他罪械死東山稱鐵漢坐後顯陵合葬議點寔有用才

黃鐘黃宗明並自奉政台復為侍郎謂非微議禮眷不可其次則撰文供玄諸臣最承恩遇即有過晏然若素燁以放蕩糾徐文貞于瑞科場備代事聞並釋不問使擢及他臣者得謹責幸矣明如永樂中新舊官例

張文嘉家居強市第宅自廣日後數十人富者輒編使督工民怨嗷：賴溫守郁山詞傳始息王元美傳云土水之功冠江南是矣而於別傳又曰公沒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勝何也政惟宅高廣故難飭耶

方霍家居橫志非特如龍其大稔所劫已也湛甘泉故稱恬靜間亦不免生徒往：煩人為南宗伯日楊州儀真大塩商皆從講學號行窩中門生到處請託或嘲之正到處體認天理如甘泉教云流弊可知

霍渭厓云桂見山自諸生時夢他日當立功八桂之外風有平安南志既當路特起王陽明兩廣思與共功不謂陽明歸念切遽移病去桂恨其負己沒後以學術為疵初從奪爵現此知文成勳表江右毫不得江右力不知彼中鉅公何苦求蓋世功自固夏桂洲亦然豈風氣欬桂議留文成撫兩廣三年聽離任見疏中。

李廣惠承勛自左都御史。晉吏部尚書會刑部尚書。上慎  
選特改命之。尋優改兵部。不論官惟才所適。今軍有冢軍轉  
司寇事。古今人信不相及。

虜犯大同兵部李承勛議設查大總督推都御史王憲。不肯  
行拒甚力。替色俱厲。為言官糾劾。聞住去時承勛對衆言曰  
今莫若改憲本兵某自去總督此語猶有大臣擔當氣象。其  
後本兵張瓚畏避邊諫。云故事遣都御史請專委吏部  
推亦為吏部所持。老奸負國先後一轍。于忠肅自請視師。家  
家不再觀矣。

毛文簡登位宗伯。會南家卿王革卒。請卹典易名。毛摘其科場  
陰事。堅不予。陽明先生大慙。恨。貽書曰。主辱臣死。親猶君也。  
執事辱先君至此。守仁可以死矣。王視毛同湯元尚書。且其  
子勲名方盛。生徒滿天下。何靳一謚。毛曰。我所知惟禮與法。  
他勿問。時林其峻。

席春佐銓請仍復楊維聰陳沂詞林。賈案典禮請勿調周珙高  
簡銓司持論原正。乃一扼於汪銓。一扼于嚴嵩。各落職去。聞  
春大禮議頗不然。其兄書來於分宜。卿人也能矯然自異。非  
無識者。或云家故夏言。相再起。言為抗分宜。地言敗。因累及

說近是惟前二事實可稱

曹嘉為百官圖。分別四等。以獻。坐請給事安盤曰。夫以一人品  
第。東人如唐王珪之評房玄齡。李本朝鮮。縉之評黃福等。皆  
承旨為之。未有無上事。而此責在叨者也。誓論最公。即馮恩  
攻汪銓可耳。漫及盈庭。加抑楊其間。使彼得借頌。大臣德政  
律為辭。自生荆棘。

輔臣出行。違惟嘉靖中。楊一清翟璽。起自家居。皆改部院。樹不  
繫內閣。至萬曆末。孫高陽承宗。始稱閣部。近查踵行之。莫為  
異劉文靖吐。迂談矣。

孫文簡承恩生。而直項見容。自一揖外。不能措辭。獨為世廟  
所知。初議禮。點如也。屢獻頌。徽卷。遇以此。湛若水。晚多白  
鶴。白克等。頌頌亦貽。煇大雅。

林貞肅過吳。誤印二泉。值甫建坊。訖曰。公威德亦為是耶。印卷  
公族望。故不須此。某門戶。初起如制。表里。恐亦非。過林意。終  
不謂然。按二說俱有致。為印易為林難。

何喬新得謚。文肅。雜發自林。從卒。賴廣昌。今張潔。請請力。此令  
故。非凡物。嘉靖中。請封。劉基。誠意。伯。有享太廟。亦本其。卿人  
刑部。郎中。李瑜。跪二名。臣定論。竟決于外吏。庶僚之口。天下



事益惟患不為耳

張灏不惟請何喬新謚見重名流其為客部不附阿王璣議彭

澤陳九疇坐是免死竟以諍大禮杖斃文行巖：在舒芬黃

華伴瑜之間奇男子也灏祖善昭官僉事嘗奏寬練子寧等

威為禁庶云世濟其美

嘉靖初閩兵鼓譟以三月之餉為詞鄭善夫語林見素曰若此

則三邊健兒當先變矣邊餉有懸至三載者閩軍士任戰日

火得自營生若處置得宜雖通之十年未宜變也源禍始焉

同知某云鄭風米鮮傳僅見是稽閩兵屢變布政查約至

被殺嘗一賴林廷玉緘靖力

王大用以知兵著名慶決有威閩前軍自黃錫林廷玉後當推

大用嘗客遊大同習其風土及以巡撫王謙表有云才雖非

擬義不避難地即奮遊浪跡竊方於司馬天之中命棄繯敢

後於終軍請者壯之

嘉靖八年同安縣儒士李如玉纂集周禮會計十五卷令其子

詣閩奏進詔給冠帶帶司禮獎同安郡屬邑詢先知者但

記林希元上大學定本書奉旨毀書視既而已林所著

易學存疑亦感傳世

歐陽鐸撫應天均種松田畝顧文康贈書曰公行法吾家增賦

千石然為百貧家十石矣此近世士大夫所不肯出口者顧

亦難及鐸先守福州多惠政

顧文康男臣講心箴 世廟稱善為注釋因及視聽言動四箴

敬以虛詞七章仍陳五事皆道家香水供獻鄙壞語云大

約嘉靖諸臣始登精禮樂既殫力祠機原相通總為潔身自

媿計給事高金以罷姚廣孝廟享請推類削印元節真人號

妙甚惜不能從

徐莘亭初以事孔子祀典謫外斥為佞鑄柱議之曰徐階小人

永不叙久亦遂忘之其自江右督學改宮僚賴馮恩力馮時

謫成過南昌代都御史何某草疏達夏桂洲因被內擢躋台

輔謂君相能造命非與

徐文貞督江西學方試士聞馮南江至輒試道諸生出郭迎馮

至宿之試院撫按皆就訪今此風可再見否耶李萊敏遂時

家居朔文貞為四面觀音蓋恨辭馮因詢李所至文貞曰當

不失大司馬先輩識量終異

今人處謫宦邑：不樂觀文貞延平詩云俗朴到處文牒如山

深入饌蕨薇歸精光風雨騰以劍。香火春秋禮四賢。自註。

予往歲請延平縣其土俗有抄家之約嘗於道南祠下累石為壇又為其鄉大夫鄭給事某黃叅政某游最懽親此老襟度趨然包逆百荒氣象。

李文康時入閣以是張璠議故谿徑可知然處於張夏之間漢無忤色度亦有過人者崔子鍾願識其香謂所居即價直萬金妻客出玉笋相酬金銀不貴計後來夏嚴諸公益汰侈矣偏於操切朝致此絃屢驗

王文成思思之役為苟且員如許威名雷散大雨點何小也或將以處池仲容法徐侍之惜遠病并傳所愛門客岑伯高陰

窺王意使人索盧種王受萬金幾激變姑使就此然王集中稱伯高功不置不審何解

王文成行師始終得龍光力猶陳白頭之於戚以保然光貌故類文成昂鼻多鬚其以教騎往受盧歎王受降露你數十里呼聲震天光神色自如坐胡床引二酋跪宣德意首驚疑王公自來竟走議歸真奇士也僅博一縣丞致仕無他賞更為吉水人誹議資悲夫

梁材以戶部尚書同吏部考察兼職刑部大獄皆奉特旨行事竣仍還戶部世廟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

獲何憂然竟忤旨去材司國計十年謹持筭為邪勛所忌傳沒後頗見思比於曲江之悔

世廟於王守仁湛若水鄒守益講學諸臣並不見賞評王經曰過執則幹事不遵疑亦何塘趙永之流微旨隱然湛以年九十例得遣官存問粵撫按以為請報寢時數一卓貫廿歲方流傳怪徒存其名色即

吳廷舉以不規正梁儲蔣冕過引為已咎二公業久去似可無翹評為名末年舉白居易張詠詩乞罷疏內用嗚呼二字豈敬君體近於率意直行以蘊藉何良俊記其人

短黑輕動若山猴然殊不稱其志氣

馮恩廷訊日面叱汪鉉：情甚至欲拳毆之手注情真閱廷相疏臣去冬會同汪鉉審錄臣與鉉以本犯罪不應律情屬可務擬有詞反若為鉉解釋者然性鉉憤欲殺恩：生機反高蓋已為緝事卒偵知

韓邦奇以叅議論救高唐州同知臣山東屬官陛下差錦衣官較擊人自臣山東始難直可想韓時辣性猶存後漸躋膺仕委蛇於宰相之間頌贊惟謹矣不惟韓王廷相崔鏡王維禎等咸有序鈴山堂詩



王廷相以都察院會吏部考察首黜吏部主事史際謂其  
奴事夏言方夜圍間不點眉戒按史際漂陽人口可容拳既  
罷官居積致富墾田萬畝名救荒濟以饋貴當道多所  
翰助加太僕卿世金吾才當亦異是

何塘視學浙江至紹興望見渠：夏屋門左右曰其人治何  
賈起此宅曰官宅也塘驚異曰官則安能然左右竊笑噫塘  
亦知有甲第連雲稱潭：府乎王文恪初歸以其子治第過  
過華不樂逃之洞庭筆前素風頹爾

毛伯溫督征安南請備官屬疏云臣弟男侄併家人日備財  
賂供使令俱係軍門教用人數應各支原糧馬匹按此猶  
有古大臣持威重守便宜遺意

工部節慎庫初自嘉靖初從尚書劉麟請取用財宜節取民宜  
慎為義係賜額麟善詩晚好樓居不能具文待詔為繪神樓  
圖贈之出虛滿然有物外風致

林貞肅雖性剛峻而雅憐才既開釋李夢陽罪復力為文徵  
明延譽得待詔喜曰吾此出為徵仲了此一事庶不徒行意  
象藹然可慕文在館中寤於楊惟聰姚涑亟謝去二分亦救  
風景將不慮三吳才俊咲人

河南軍餉舊充於大名府小灘或奏改他鎮許讚議增役創署  
費不貲勿改便或請課有司積穀以多寡殿最讚曰既有預  
備倉積穀徒游苛飲兵部請發銀三十萬於甘肅屯田讚曰  
兵弱虜強士不得耕徒損國儲尤所規畫務循舊無擾老成  
長慮策教公家學猶在

宋法許細運攪載貨物既免任稅脚錢又輕故泉布流通坐獲  
富庶今以重載易淺阻禁運軍不許夾帶軍資轍為盜京  
師物價因騰湧大非南北之利故陸文裕深議及之並驛禁  
嚴與卒無所得食流為寇弊正同此

官較論捕盜功陞賞所捕九虛一實及下法司以係奉欽依人  
犯例應立決往：明知其冤無從未減得訟繫幸矣現桂  
文襄疏知所從來遠倘着令法司審非情真者許奏釋仍不  
追罪官較庶愚民有更生望

韓范洛修邊論云宣大延袤數千里不惟不能修亦不必修  
夷界限本在寧武山海關一帶宣大在險之外而鎮城又  
在極邊與虜共處錢糧兵馬額設最多乃將為屏蔽天  
天下計也此古英雄深念若止保守宣大中人能之矣范  
洛意急山西三關緩宣大做不可曉據云為屏蔽計願

縱視之可乎當更詢之識者。

稱貞表約議進士舉士授官日籍貫下實注戶幾石戶部始例  
優免至三六年考滿各報有無增收糧米鎮脚色中不惟清  
說寄亦使士大夫知愛名節按此法煩碎難行况近已舉罷  
優免無可言者

魏莊渠論郊祀禮以社配郊則可以北郊對南郊則不可地不  
可對天夏至亦不可對冬至聖人扶陽抑陰於一陽始生日  
復見天心不於一陰始生日始見地心惟心無偶上帝至尊  
豈有對耶辭理淵遠親意敬分祀疑周禮大司樂一章出漢

儒附會可耳。顧併疑孝經嚴父配天之文。則迂謬甚矣。不懼  
非聖者無法乎。

書洪範鯀汨陳五行帝乃震怒親恭簡引之曰今日漕運而逆  
河濟淮三瀆之性垂百年矣漢武歲漕關東六百萬斛至昭  
帝立盡罷親意示規諷事竇難行漕運詎宜有罷理於何  
轉輸幾近于迂儒不知時變

郭英從祀太廟特為武定施恩今俗傳鄱陽之戰英射殺陳友  
諒者係替說出其裔勳誕詞唐曹疏駁之義極精正助無  
足論者若因其意推廣之每各擇大臣二人附享大蒸如唐

宋例未為不可

南大吉擬築高廟垣十里汪應軫貽書論高功雖盡南詔治陵  
不為恭若推其心且茅茨土階盡力溝洫安愚以民山為周  
垣乎得寢汪大節可現守泗洲教民農桑請以某婦代歌吹  
美人用拒南巡宣索事尤奇

汪應軫疏云弭盜視馭夷異馭夷法逐出境外已耳用之弭盜  
是以隣國為聖也自地方視若有彼疆此界之分自朝廷則  
皆赤子可憐之地極明透確中情形

先是劉六劉七寇作京軍屢敗卒台各邊兵撲滅之生是  
邊兵恃功跋扈有輕內地之心嗣至大同遼東再變戍撫臣  
縛主將目無三尺矣絲內輕外之重致然稽成化以前每提  
關多賴京軍力豈尚行團營訓練法耶

夏良勝議騎兵須邊徽素習不然適為敗奔地虜或得之壯  
為騎瘡為糧况一馬費足養三卒今後捨邊軍外勿給與  
馬匹非惟奪其逃生之具亦且堅其必死之心夏語却亦中  
竅總騎戰中國所短法當避短擊長

張大錦以築大同五堡生皮死亂卒手後毛伯温史道續成訖  
無詳者前因恭將賈鑑苛急所致後為總兵梁震威望所



備安危在所任諒夫文錦與劉源清初各以禦寇濠著績各階亂信勲名終始之難

大同再變唐崇以督餉即在圍城中儲蓄莫犯復能計擒亂首開延諸將更入材畧有足多者卒開府其地崇先為吾閩尤漢人既入為侍郎以病聞忤旨罷歸未幾有庚戌警尚書坐死崇緣先罷歸獲免若或相之

李襄敏遂知兵負才畧傳南京振武營變賴遂指麾返歸戡定余讀唐申紀事云遂開府淮右時貪聲頗著嘗獻二白兔得上歡又相嵩陰主之初遂專督振武營變作宜首獲罪

反蒙慰藉溫音及擢長留極空散庫金數十萬喧亂卒毫無所為戡定也二說未審孰是

張淨峰岳林次崖希元同年相善性論安南事不合張疏云縉紳喜談兵類趙括房瑄之流空大言爾意明指林：疏云多有吏事號精絕臨敵束手無策者亦似陰有所詆然林語稍過寔非張公本色

以林希元之才倘獲登用楊一清天和翁萬達譚綸未足多也遼更兵變奮發請討自屬正論即征安南疏亦確有成謀真見非浪言之者莫登庸削爵繫頸降林功自不可沒吾閩

人徒熟張襄惠欽州非用武之地尊相無封侯之骨二語執為定案恐襄惠意非爾

林次崖自云 肅皇得予安南疏歎曰我謂海內無豪傑矣尚有此乎後問大臣林某何人在欽州又語陶真人朕有二大事未幹一擒王三平安南都未嘗祭告天地祖宗頃詔天下予意林屏居久諸貴遊用好語慰之傳聞非確擒王三特一勇士力耳即煩祭告晚進改定大學作為民事猶可已烈士壯心還在耶

救荒善政莫詳於林次崖疏真仁人之言也中自述知泗洲日賑濟全活無算即此陰陽亦宜食報於天奈身後零替何云宋董矧有救荒活民一書元張光大我朝朱熊先後續補板見藏南雍欲重加編進不果

用兵宜先定廟算斷在不<sub>此</sub>聞外人可始終擔任如嘉靖大同之師安南之討皆倏張倏弛不耐堅持至河套收復疑信變於斯須愈莫測矣林次崖忽旨從聞佳誠屬無妄絲曾石塘慘禍觀之林亦未必非福

安南黎順莫逆誅莫慕裁罪空為商夷勞師無益也若畧其慕裁僅以包茅不入罪絕之則莫方求貢不可得莫以代黎

誇鎮固人又何煩兵戈為哉霍渭崖張淨峰並主是說按林  
種已微且先亦屢叛逆不名為順惟前說實洞破夷情得其  
要領後莫登庸降以是

安南本隸我版圖先筆如錢溥劉戩梁儲魯鐸湛若水俱有奉  
使之行湛有賦魯有聯句詩叙各詳志而戩尤以意介聞嘉  
靖中孫承恩黃綰張治先後遣使其國未及境台婦屬有他  
故自是始絕跡矣視他屬固迥殊

世廟繼后張氏立數年廢莫詳何故或云張廷齡罪且誅后以  
昭聖意爽間為請上怒即視冠服宮闈秘鮮能明也情景近  
是即孝潔后初僅謚悼靈義類非是

章聖太后梓宮南柩黃御史正色巡上江職當護送疏劾侯崔  
元瑞鮑忠禮書溫仁和沿途贖貨狀上怒將窮治諸貴害反  
誣正色於梓宮前乘馬揮扇遂遺杖戍料虎頭編虎鬚故  
是難事按霍藪疏亦微如正色所云

御史黃正色劾兵部尚書張璫內有任藩臬殊無善狀之語璫  
自辨臣實未任藩臬正色坐奏事不實奪俸璫在兵部最  
會鄙阿附分宜臺疏不宜捨大錄細

王延素官中府經歷有中使夜呼索阜城門鑰將出為章聖

召醫叱曰禁鑰安敢擅啟然事聞太后奈何延筋蹠更卒嚴  
備躬導出入且疏聞請移醫城內聽不時召用時論嘉之延  
素文恪公整仲子

世廟選北嬪詔不許強抑民間儀即陸銓謂若此倘民藉口無  
應皆奈何請先述德意附以禮却禁諭毋容規避上嘉之司  
官以道達國體為能陸識近是

李開先推考功即時文選郎黃禎亦其同鄉世廟以明試考  
察事重文選考功何俱用山東人今再推因用任翰防微意  
其見近或一省揆數要津謂今甲何

劉天和舉進士偶逆瑾目屬異之授以宗人刺不報其入督團  
營也距京三舍許陶仲文以戚屬禮遣刺迎劉曰與若主胡  
戎也誤矣遂還之玉崇古初為刑部郎伍夏桂洲為分宜所  
中論玩獄具獨不著名徐華亭每稱之前事為二公勲業所  
自出莫輕易者過

吏部員外莊一俊嘗煩給文官誥軸夫設香案將具疏認罪白  
尚書汪鏗怒笞之二十俊媿憤自劾乞休下詔獄會赦改  
南京用俊香色八能文孫履豐履朋並舉進士鏗暴疾廼爾  
寇深劉宗何殊亦見司官舊有笞法



陳光之惡乎行縉身負重辟緣議禮數起大獄士大夫罹禍

無算刑部即葉應驄尤被其毒坐遠戍葉素較直諫而此火

禮至再廷杖郵人以此望熙王相二公

林應標官客部會夷人進玉即中陳九川驗入旋夫之事覺下

詔獄陳急謾指應標日直署應標伴不坐誣服杖繫久之

進玉夷再示以二人夷娶視應標數指首見九川撫掌頷

之於是舉朝稱應標長者而不直九川也或問前何誣服嘆

曰幸得為同舍郎情親遇小利害輒抗辨是市交也且奈夷

人媼笑何聞者難之

葉經監山東試以試錄讖訛連杖死其錄有雜體之君德非至

盛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能任人等語真令人吐舌

余曩嘗戒心於此談猶色矣

伊庶人廢固發端梁甲寔賴御史顏鯨力既國除沒入財產或

進上或由抵宗祿及補衛伍散官人等事極賈詞刺鯨入忤

新鄭江陵屬王篆為銓郎請列其父鄉賢不許為所中考察

生點時屢代訟寃

胡東臯撫劭陽有弁將以賄進呼諭之曰貪必受汝賄矣刻心

視汝職矣非其人則害已汝何為焉杖數十遣之唐大宰龍

最服其意宜如此處分不露形迹

王遵養慎中初以才名擢選充史館九人點用其九王居首

獨遺僅改吏部為張羅峰當國時事其以驗封即謫外李遂

餞送之郊為夏桂州所恨遂左遷王復絲大計中旨報罷亦

是意不知二公何善造孽夏誅死張後亦衰抑其不祥之實

之報與

張襄惠以議皇初祖神位事為永嘉所異欲羅致之不從此有

何仇而謀以他事奪其提學更屬御史往權困之予謂永嘉

不媚嫉吾不信也 世廟啓其不惜人才良然遂使大禮大

獄諸臣畢世窮荒為聖政累非小

薛方山為南考功點王龍溪王以講學名一時頗多請託後遇

薛拜而謝之薛視浙學政嚴有舉鄉賢某以學進湛王為詞

批曰王為陽明先生固也湛何人吾所不識輕薄意隱見言

外預亦伴引陳瑩中責沈為辭

羅整菴幼從父宦學官父偶公出首代書桃符云不規：於事

為之未惟勉：于仁義之天父歸見大驚大儒氣格業具醫

亂中即此是全部困知錄

劉邦采字赴江西鄉試以脫中露休非禮不願入於

是御史諸良... 十三郡諸生並聽常服免搜索劉學是科

按此猶古勸駕續食遺意儲亦難得

歐陽瑜以受學王文成惟見器異將別諸益王曰常見自己不

是此吾六字符也言簡而該瑜終身誦之比于劉器之受

司馬溫公不妄語三字

朱子晚年定論書出余祐特解證折之謂此入門工夫非晚定

祐娶胡敬齊女夙尚程未且有異同余謂姚江學深造未易

驟窺惟知董羅老人徐昌穀以俊並工詩賦自喜必澆以見

聞抑令投拜且津道之未免有廣生徒降伏異已之意時

昔勝心還在

王心齋良超於魚塩之中不繇文字信振古人豪趙文肅誌自

佳中齋錄二亭可哂一亭天墜壓其身日星失序托之起為

登布如常萬衆歡謝一京師老人亭黃龍無首竹雨至崇文

門變為人立是起候之適先生至云全類荒唐壽中景便

何足擬攷吳聘君亦時說夢

舒梓漢稱周濂溪為吾道中興聖人太極圖與伏羲同功青

程正叔背師周禮出漢儒附會朱子亦為所惑又鍾律度

量所以治曆時節度節僅得大意必現周官之大司樂章

則德... 有發前賢未發之妙

王文定道自云於古人有四恨為孔子曾見老子而孟子不得

見莊子一恨荀卿不及見孟子二恨揚子雲不與鄭子真嚴

君平偃隱三恨二程親見康節而不傳其天先學又四恨又

古今有此四大事從未嘗說破若為當然焉皆又一恨也

說亦灑然可喜

王慎中撰陳琛傳引及陳同榜史于光林希元張岳其推重張

特至張顧不悅王有書慰釋之張論學高本曲禮小學如

手容恭足容重之類不惟張凡數十年前吾郡諸名公聚選

是惟紫峯遵嚴二公乃別有解粘釋縛氣象張自以學術致

疑不問文即文亦儘造極致

貴州副使沈齋傳云齋初為閩副使會閩紳給事史于光與海

商王勝等欲通番販易賂巡按許之齋持不可弗巡按意坐

調貴州余聞之駭甚使筍江先生吾郡推廉吏第一家無擔

石遺寧有是事齋華亭人傳不知誰作豈全不識良心公論

何物耶異哉

顧子... 守吾泉其墓誌云泉有丘侍郎者繼家奴傳人於監

司之門公... 法維以江鼎公時按閩為言不能奪也侍郎



當為女中... 浩有揮霍聲

梁端肅材履給事曾仲魁興革五事疏謂深得體國惜財意曾

吾邑人稱漸溪先生仕終池州守霍文敏為海內人材嘗及

之前疏稽王道思誌文閣載

吾郡黃太常河清居選部著名時為語曰文選何軒：前有黃

天台後有黃清源天台指黃文毅孔昭請方豪述友篇云嗜

學如矣說士如姝氣充：心休：動必稱古人則先生者是

黃子河清之行也梁範可思

陳良謨恭政少善易值秋試家守奇其才謂歸安令武君當

入闈且治易也以來帛伴納贊回謝不往已闈中果為武令

賞識守愈媿服按武令名尚文登正德戊辰榜先曾祖妣

其女也後復姓陳知吾郡易學風名天下

王文成征思田道經蕪縣適南安司李周積署事供慮夫馬

製方員牌數十方牌給馬員牌給夫三軍肅然文成喜班下

而廣為武後班師過南安疾篤卒賴積綱紀以無憾於其終

積風受吾邑蔡文莊易

莊用兵試明州士拔袁煒第一時煒未有名直以魁天下期之

煒感知已頓越境指謂怒加撲示戒嚴厲至此其居官以

張直發晚為德於鄉甚力尸祝里中

出鎮鄞議徵辰州香稻米入貢辰守程廷策爭之曰政食

禁是米故作膨臍藉令糝王食進之即問及罪無死所瑞懼

止程語未必有據說以集事亦不傷於正也此輩難與莊語

只得以危禍懷之

李元陽令江陰值巡撫顧公徵逋負嚴民死無數李曰逋多不

可碎辨且以完報得免刑民感甚爭輸納李能文不謂吏事

亦精緩急真須濟才

徐九思令句容有善政得過某中丞被劾太宰熊浹涕然曰

吾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乃不以舉以劾即為謫論中丞特

留令中丞力至不勝令爾時公論明吏治為蒸：競勸宜矣

繼徐者丁清惠賓亦為句人所思

王德會粵憲謁臺使捧手而已御史檄餘俸餉德且移獎德

曰都御史法無獎二司者亦無受餉例下其金籍之為所野

罷歸以與於永嘉之難永嘉諸王自恭議激祭酒激以張

文忠婦子貴後多顯者

粵沿海惡少偶持鵠鳥之東夷獲二十金訛言夷嗜鵠利厚

於是遠近若狂廢本業赴之有以贖業成券易一鵠揮讓與

之不少者者副使施儒斥言此為妖也捕治之始定余某家  
居見其人忽訛尚白兔僧亦騰踊

吳會宰弋陽六載嘗從其僕詢弋風俗因問婦女何髻僕曰  
主豈不見吳曰吾殊不覺耳安有為民父母窺其子女者乎  
見湛甘泉誌語醇樸幾類漢人

蕭卓晚春跣足蓬頭妄言禍福海內士大夫多為傾動其邑鄭  
一鵬給諫獨著論闢之比之張角餘孽一鵬嘉靖初再經廷  
杖負蹇諤敬預晚春亦間有奇中者蕭邑未陷先數年語人  
曰江橋折蕭事變矣已果驗

薛蕙始生三月輒見芒神連呼之家人驚以水沃之方止昔薛  
文清生亦異体如水晶見五臟總稟清氣致然若穆孔暉晚  
尚禪學沒用西竺法棺斂則怪甚矣儒者何作許結果程子  
不云若聞道須用尺布裹頭乎

嘉靖甲申五星聚於營室占主營建宮室時彗出東井居  
東方其宿木將來土木煩興其應也又占主天下兵謀亦為  
倭虜交擊之徵驗不爽  
以上一百四十八條

國史唯疑卷之七

嘉靖下



世廟末卷身奉玄多忌諱初年殊不爾廖道南輪講高宗諱陰車  
以不從永嘉迴避之請為所劾奉旨死生人道之常獻納講臣  
之職著道南如舊進講并諭前徐縉撤去孟敬子問疾章非宜  
抑何高朗洞達超出意表

江汝璧進講經筵詞旨激切天顏屢屬講不報侍班諸臣咸為惧  
是夕上疏其名御屏越日有白金文綺之賜時侍講臣厚即吳  
惠郭維藩講章有所規諷旨令條列竟亦不之罪也廖道南蔡  
昂失講謫判外旋召還致、嚮學自嘉靖十六年以還始稀濶  
耳

余珊上世宗十漸疏中云侯伯包彈吏胥議禮假周官而奪漢  
政歸六藝以文姦言明指新貴諸臣詞亦優裕致時改元未幾  
也得思患預防意

薛侃得罪歸舟出潞河遇聖節鄰舫恭議項喬方欲行禮或報小  
舟有民服具有案叩頭禮甚恭莫測何人喬曰此必薛中離也  
訪之果然薛前疏親王一住入京司香指亦迂疎倘言之於末  
年恐無生理



唐荆川羅念菴趙浚谷同請元日朝東宮 世宗怒甚閣臣揭帖  
有身首異處不足償責之語禍幾不測矣或為營救於崔京山  
元得奪職為民歸此舉疎濶原無甚關係不得以三君子名高  
故隨聲譽之

楊名賦縛虎篇遙贈劉千戶伏玘為伏玘偽市酒閨門醉縛逆賊  
王三作也名在罪廢中不忘國恤忠憤可知羅洪先誌名墓頗  
云縱情負諍若有所咨嗟不盡焉何哉名大節自佳鄉里瑣瑣  
議詎足介意

程文德素講學簡撰玄文頗不稱會推南吏書疑欲借端脫免旨  
調用文德疏辭勸上享安靜和平之福益怒斥為諂訕削籍去  
時撰玄諸臣多不許他徙或基大用要非志士所樂張文毅治  
竟以是嘿卒

江汝璧以南畿試策言安南不必征勳臣不宜從享郊祀忤旨下  
獄後叙還司業上曰今邊事被他說着稱知過矣瑞應頌禱植  
議是亦不可以已乎好進熱中卒以取程鑿二子得禍併累奎  
近漢京房楊興之流

王同祖起官僚憤躁不自得疏請上還宮改元創新政整齊海內  
本朝無改元例上尤謹之憲甚幾置大辟尋斥為民求益反損

可為干進貢諛戒傳同祖官司業書刺字奇大時咸怪之明是  
歷落可笑人

嘉靖十八年選官僚憂言為政初擬多人內惟崔銑黃佐羅洪先  
唐順之起廢自家無間言餘溫仁和李廷相屠應峻華察史際  
白悅費宋皇甫淳等各經參論於是易以徐階任瀚周鈇趙時  
春王同祖應詔事始定惟胡守中始終與選出家簡屈指自徐  
華亭外諸公多遷請去胡竟棄市所經參論人亦果名實非罕  
先是十二年改科道部屬為詞林凡十一人唐順之陳東最著內  
報罷者三人任瀚王慎中曾汴也其黃綰許誥盛瑞明張邦奇

韓邦奇方鵬彭澤歐陽德金潞張袞十人以六年改入席春劉  
瓛以四年迴避入

世廟九再改詞林一改宮僚又斥詞林楊維聰陳沂等二十餘  
人出補外史局多端莫有甚於此際

薛文定冕兄昇石文隱璠兄玠俱至尚書謝文正選子丕楊文忠  
廷和子慎俱登鼎甲其他費宏費宋姚鏌姚涑楊維聰維傑秦  
鳴雷鳴夏等數難縷悉又餘姚之孫南海之倫科名奇盛屬文  
治溢發之時

姚涑請罷元世祖祀持論甚正於 聖祖祀歷代帝王意並行不

悼一君道也一臣道也洙文行俱優何良俊以其宮文徵明故  
姍洙只會中狀元而已似非公論

肅皇以顯廟產差改瑞芝廟設提點官應給關防詔依太行山式  
查鑄印局無之寔甚侍郎秦鳴雷令取本處文移摹認知為提  
點太行山關防即以瑞芝廟字如式易之覆題稱旨瑣事耳亦  
非濟急才不辨

呂光洵自述入詞林其師編修李貴誠之曰官于此有三工文章  
起聲譽上也勤趨承惟時好中也下則守廉耻待歲月耳雖然  
子必為其下者噫江河瀾翻吾見詞林之沒中策者多也先輩

典型殆日遠矣

詞林歲時會分韻倡酬趙大洲贈孫季泉詩季子文章伯王孫忠  
孝家又稷孔暉題南司業郎有書聲山下月詩思竹邊秋之句  
為崔子鍾歎賞並贈炙人口稱雅事今寥絕響數十年來遂  
無談及可歎也

世廟命諸詞林臣撰冊天表以進嗟乎天豈可冊哉即加號曰皇  
天上帝何益曷異見戲傳編脩羅程文獨蒙御賞用朱籤押置  
之案今所載表未知即出羅筆否頗拙所冊二祖徽號文淺  
陋何俊亦以為樂

百年前詞林京堂諸公使事過里及以禮致仕若在告者謁巡按

按察司兵道則入中門走角道謁巡撫布政府州縣繇旁門走  
東階蓋以桑梓誼敬讓邦君若持憲出者以內僚事之體微別  
耳吳朱恭靖最恪謹尚馳御史中門角道為學院胡植強下階  
張尚書時微董侍郎傳策亦循是然皆退有後言今遂無復彰  
響者

侍郎林文俊最為世廟所知祭酒闕四推不下以文俊名上即  
報可卒謚文修初擬曰良曰恪御筆特改曰修異數也朱恭靖  
希周自以其父名文改非故事

夏貴溪再召起江省藩臬諸宅謁率趨由掖門鄭世威叱閤者不  
前索還原刺竟闕中門入此吾鄉恭介侍郎也視方簡肅良永  
張襄惠岳同校鐵脊

夏言以失上意再落職致仕未出國門旋復之呵許倏忽禮又遠  
不逮永嘉矣最後得聞住去儘可藏身不知何覲覲復起豈鬼  
伯趣人耶蚤歲最誇承恩過恩愈深恨乃愈積令第碌如許  
讚張壁亦易致是

名山史載當時諺云不見費宏不知相大不見夏言不知相尊不  
審言尊何似豈其批張孚敬抑嚴嵩威嚴所加不自禁其赫然



者乎霍韜嘗疑夏閭老戲尚書俱不得其死然說偶中抑韜幸先隕耳不然恐且馴及

夏貴溪再召入是冬張延齡死於西市以永嘉前事較之未免媿色時昭聖已崩夏方與嚴嵩構爭無暇為延齡計噫一嚴嵩殺夏有餘况重之陸炳郭勛三憾並作乎然夏之死跡不戴香冠始持議近正遂為胡惟庸王文之後再見亦自憐人

周怡以文武大臣不和為諫未嘗謗及玄修也慮玄修致謗自上意借端威嚇耳即沈東請周尚文邱贈豈知遂頌繫者十九年最吾在舍其事疑其心一疑何所不至載鬼張弘更無辨處為

臣子惟忍死吞聲焉已矣

世廟欲委東宮監國身自靜攝此豈由秉之言哉姑以試臣下耳秦廬生所譏始皇衡石量書會於樞勢政其寫照而楊最遂以捐生傷太認真癡甚

楊爵既再逮繫一夕與周怡劉魁飲語曰今須盡此杯明言出矣是夕大高玄殿火烈熾中恍聞呼三人姓名皆得釋歸未幾有大鳥集其舍自期將死嗣卒爵似善先天易馬理之將隕於地震也亦蚤自知

曾銑規復河套卒以殺身無論功決難就讀王道思書云近時幹

事立功頗不乏才能議論為文章者絕少且如曾疏起語夷狄之叛服靡常中國之制馭有道便不是復河套話頭接云圖難於易防漸杜微尤不相聞中所引如成湯征葛裴度討蔡晁錯削七國之類無一事近似此自有漢唐人經畧西北邊事蹟可援何室疎乃爾誓不與賊共戴天大是失言此惟東晉南宋人奏內用得耳復河朔之故疆一語亦謬按王善論文所駭深中痼病曾禍孽所鍾落筆時想神奪其鑒矣

成化中或議搜河套復東勝命葉文莊盛往視選力言不可事在曾銑前銑弗前讓是究自陷大戮閻表崇煥生時其家夢銑來後得禍同孫樞輔承宗以詩哭之曰煉汝千番煉不成空言曾銑是前生余聞之孫幕客蔡鼎云且銑業轉身再世矣仍從兵解信定數耶

呂懷昭夏貴溪書沮河套議謂天象伐星細小葉數年曾石塘身任其責無所辭何苦代為孤注謀後來事鑿如券記趙文華陷李默時其故友孝廉江宗有書請讓趙義亦甚嚴世鮮知呂懷江宗其人

仇鸞奉命擊胡石茂華為計部郎主治粟鸞實無意出師謂石書生畏事欲惜以軍興因自解也給大軍且出必以輜重先行無

後爨石笑曰老兵虛喝耳趣召軍吏嚴裝敬謝大將軍即出塞耳驚氣沮終不敢出亦卒無所加於石此舉最合兵機即王子明具粟京師之指

曾銑首攻仇鸞禍最慘高大節次之王邦瑞趙時春申燧又次之毒蓄未潰欲驟快一割之功難矣然趙錦初曲奉鸞後誅之終亦不免王廷相之於郭勳亦然

王廷相博學能文少勵名行而未以團營共事損名熊汰雖自議禮進平毫不為張桂所浼且王有唐神仙之謗漸瀾異端熊於箕仙臺諍獨侃，是故人論定之為難馮恩自戍所婦殖財致

富亦微累晚節

嚴嵩之攻曾銑徐階之發仇鸞皆窺上意急為之一著教然徐直為媒知地耳嵩遂陷憂言至死罪大鬼神不食其餘矣鸞病見言銑共守欲殺之如田蚡狀

分宜恨欲殺趙錦票旨廷杖百 肅皇特抹去獲免趙談及每為感泣豈惟趙千秋寔同頂戴稽嘉靖間有兩趙錦兩彭澤兩張岳品各懸殊名易混

嚴分宜方為祭酒負盛名給事陸粲獨指摘其奸曰將來柄國必贖貨傾善類時人未之信也後始追服陸先見比之蘇明允辨

奸之作不知陸從何窺出

世廟中邦政之壞至張璜而極筦樞十年積財帛百萬計內媚與璜外漁債帥屢經言官醜列不為動沒猶得贈謚優卹真怪事則何以服丁汝夔等乃楊襄毅博為職方與同事特久無聞言亦所難解

王汝孝被逮道梗官較未達旋有新獲功微從末減而張經不得以王江涇數千級之捷贖罪可為於邑楊守謙死尤堪憐每虜警先入援督臣輒受福事經屢驗

霍與瑕曰庚戌京師出武庫兵器瑕從現馬銑有徑五寸長七八尺者有一函而六七竅如蓮窠如掌如鷄冠花者真利器也與瑕文敏齋子有奇氣談兵余聞之管京營官亦云內庫器械精絕動詆為鑄鈍非是

何棟精象緯學巡撫大同日彗星出於井未度朝議以應在輔臣意張永嘉棟疏云井之未度大同分野彗星蒼赤北主兵變期年後大同當有圍城損將之災聞者誣為黨附左遷去果驗後與蘇豹同為徐華亭薦知

王維禎稱督府何棟其人精研有智數家居做計然策致贊數十鉅萬王生平文學史遷豪宕自恣今用前語譽人不致恨乎猶



是西北樸質氣象

劉莊襄天和按秦周尚文直以武弁巡捕日侍堂墀忽一語合按之卒為名將此與韓襄毅識陶魯事奚殊噫世豈乏陶周其人哉顧寔未易屈指奈何

周尚文守大同建修墻議恐虜入工廢與私通後俺答犯宣府山西皆止稱尚文使之懼以求貢聞復不售因飲藥死仇雋寔踵其故習學首尚文

嘉靖中俺答嘗遣使求貢被殺媿憤連犯塞越十年再請仇雋方蒙眷起史道往開馬市此楊忠愍所為極諫也市成犯如故至隆慶初甫定而俺答亦已老厭兵矣時葉夢熊溫純張學顏等猶疑之事固難謀始哉抑亦有前車鑒不知忠愍若存者持議若何

福時督淮安漕操履皦然 世廟嘗以清不過福時勇不過馬芳 褒之先是劉壘居是官薦者有僚友比於學官家人謂之窮鬼 之語時殆與媿美又馬芳為田世威劉寶贖罪馬永為陸完訟 寃並有古將風永更請有學士豐熙等尤稱偉識先後相望於 南北之間

朱統按部寧波議於定海島中築城列戍守副使魏一恭言不可

忤朱意復以海上捷聞宴具金花文綺大合樂一恭獨掉頭麾却積怒擬劾之不果一恭故善士議自可採豈朱稍剛愎寡容失之耶如鄭世威賢者朱俟命詞中亦罪其布置墮遷全非實性拘可知

朱秋崖疏有云同安間住僉事林希元員才放誕名持清議寔挾制上官門揭林府字樣擅受民詞造違式大船通海有司畏惡之無如之何不謂林晚節爾，或出忌諱口未可知也否則其家人輩謬竊為之

朱秋崖統自撰壙志寧波趙文華啗以官爵資以身後禍不從與屠僑屠大山内外交煽僑遂嗾御史陳九德論以殘橫專擅欲置之死觀此朱寔阨於浙神閩且少寬罪過今輒以閩浙豪紳並罪似未詳

趙文華與嚴世蕃狎飲達旦有遺片紙于席書李白詩句束棧喜奉連枝會南陌愁為落葉分索其人不獲未幾俱敗東樓世蕃號也太白詩乃為千年後識奇矣聞文華諱事分宜妻亦善媚曲盡子婦之禮

丁汝夔臨死猶以職方郎王尚德不與禍為幸其人似長者惜為分宜所誤商大節死亦非辜惟法愈嚴中樞督撫臣愈習欺蔽

搢軍賄權僅偷延其七尺之軀已矣

楊順之得罪天也屬聖怒方赫嵩父子力無能為地亦沈鍊沉寬  
將雪稍違者鍊子棄又從鬼錄矣法司竟擬免死或疑鄭端簡  
曉阿嵩意太寬楊選遂至泉示妻子流二千里又疑黃恭肅光  
昇窺上意太重選死所不免冀可不加擊戮耳遂以通軍順以  
桃松寨事違相類禍福難料亦安知幸而成之不為把漢那吉  
也哉

趙貞吉搞師之行殊落，所請釋沈東郵周尚文業內啣姑俟特  
發後遂杖誦即趙時春神池之後全軍覆沒身僅免均可為輕  
忽談兵之戒然論者猶善稱之或矜壯其氣手如貞吉之怒罵

毛起趙文華語亦痛快

惟曾銑之攻仇鸞急而憂言死形已成惟方輅之劾王忬緩而嚴  
嵩殺機愈動前事類表盡量錯後事類賀蘭進明類真鄉或有  
方忬於岳武穆飛者微覺過情

王忬得禍緣唐順之唐起兵部稽核前遼師負宿學而王亦以忝  
貴功高嘆惜不為下因有一卒不練誘世廟素繩違更嚴唐  
雖無意殺王所云伯仁錄我而死其子世貞恨甚不便親及姑  
借古文辭發端詆晉江毘陵不置無論晉江顯屬介僕即毘陵

亦陰寓報復非僅作文字觀已也同時五子俱墜王雲霧中所  
謂借交報仇惟未國頑滂幢小品中頗能闡之

唐荆川嘗至蘆州約蔡克廉同遊山水蔡時署府篆以算糧事為  
妨唐令素老書算十人各與若干算訖記其槩只數字凡三四  
易自撥盤珠亦只記數字不移時數目了然昔顧尚書應祥自  
云精九章勾股法唐就學得其秘密授即騎射擊刺法亦各臻  
妙信一代異才

張經以兵部尚書總督七省兼轄制本鄉事極推重顧什隨之將  
盛滿難居之鑿時間而正鄉一張經一李默皆隕於趙文華之  
手不錄人不痛恨分宜

屠大山偕張經先後被逮傳世廟問陶仲文曰屠在楚著勞嘗  
為朕修潛邸及太和宮者其人乎仲文曰然得釋為編氓分宜  
託仲文論救力細味自見

李默以吏部郎同考武闈宴于兵部與尚書王憲爭禮默故自兵  
部調憲不能平疏言狀坐浮躁謫又職方郎王尚學調自戶部  
覆他疏責戶部詞厲亦為尚書夏邦謨劾奪俸二事相類待舊  
堂官或自有体

李肅愍賢者其以太宰召道東平方弘靜待無加礼猶憾及之弘



靜初仕適病或吏事未甚周詎遂致憾觀李以將樂令風曠屬屠大山去之屠更薦令李反以是重屠似尚有前輩遺非修怨者顧亦負簡倍聲

張襄惠以平賀連功召為右都御史掌院事王道思予其弟書夏

桂洲家居以淨峰不作冷態甚感郴州如許大功只批陞俸一

級嚴介溪因建寶綸樓事淨峰落然宜頗介意頃功成即從

內召可見介若猶有大臣之風云噫孰知嚴憾未釋嗣即以總

督川湖推竟隕行間不許入國門一步耶道思及見之否耶

徐華亭貽胡梅林札張淨峰他事且不論自入楚無一怕到京屢

遭訛怒毅然如初只此自守之節眼前鮮見百凡望為保全讀

此見張稜寒骨冰鐵照人而當國大臣所為推挽維特曲成

賢卿大夫狀尤可慨慕

華亭公札尚仰山御史唐荆川今世人物昨雖起南兵部主事尚

以所薦非人未肯出山望公為其一疏言某官前起用緣在制

中未會赴任今服闋乞勅吏部早為銓補之意公以疏入僕從

中調維庶成就個人材出為世用徐盛德不必言見荆川初被

命尚爾躊躇諸交遊亦覺未安為謀出脫有子路薄公山弗擾

之意

貴州苗龍許保吳黑作亂入思州執太守李允簡去李自投崖死

閩歸有光志云思州去清平鎮僅一宿太守被執鎮將石邦憲

若罔聞知於法有缺罰焉按此即張襄惠總督時事獎以議連

而半洲張公所為力解於分宜之前者也其云搶城視陷城異

亦善辭說

李開先傳荆川叙其起兵部時有書讓之曰此起頗紛物議出非

時托非人若完却一兩事急歸猶可自白于天下稱侃責善

矣又荆川沒後皇甫汭誠其子鶴徵以集中有上宰相及趙司

空書屢云韓致尊教於王總督者亟且削去按總督即王思質

行前說益徵

萬文恭士和故師事唐荆川其蒞江西饒州唐贈以双磁磬曰饒

非乏磬而吾以磁贈者知君之不取磁於饒也師交雅誼其見

萬有祭荆川文甚佳

羅洪先答聶豹書云吾官翰苑時每旦候鐘入朝坐史館書公會

出則垂鞭緩轡歸舍人以為茶而吾恒對食慨歎不能其飽及

被罪褫服策蹇出大通橋行路指目有可憐之色自顧乃若釋

重負噫非有道君子深於學問疇克為此言乎同時好談兵起

家者規矣

鄭洛書傳云洛書與聶豹同年進士同為令雲間並從王守仁講學相善洛書躡臺班蚤卒而豹以善宦至大司馬晚交惟分宜人固不可無年而又不願有期頤之壽如此攷傳出徐觀瀾手刺聶貞襄不遺力然聶再起本徐華亭以知兵薦運忤旨歸似難盡疵

趙文蕭貞吉云今士氣委靡甚譬如越綿不團而軟又云某少好講學既仕見講者多員倡明初意而講者輒得美官疑直仕宦捷徑前使浙中睹二二士人故號再閩流跡行事在市僧下不知文蕭所劇詆謂誰

羅念菴感於山人方港一之說借王龍溪往從之楚黃陂山中習靜衆尼其行不聽嗣龍溪先歸獨留宿跌坐三月無所得病作歸其室曾孺人業前沒不及訣以是憤恨悔方比再來謁叱絕之其門人胡直督楚學檄捕治方亦以業誑念菴故也不知方談學有何動人能使宿望鉅公越境奔命觀瞻所係詎宜作此輕脫

世間豈有現成良知非萬死工夫不能得也此羅文恭恪後語痛鉗錘補姚江門徒許多敗缺或舉陳白沙靜中養出端倪語耿仲子呵之曰有何端倪同可思

陸樹穀交孫陸厚陸子鑣入監陸為司成略不假之辭色此可為先進法楊慎初歷事禮部朝夕靡倦尚書詢知之曰本部轄天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耶嘉歎不已此可為後進法如用之則吾先進顧奈叢怨何

館中有遇李太宰默於道者以故事不引避控馬道傍李恚不舉手使人以扇障面同館偕憩分宜答曰諸君日僕埃塵自取慢辱如林與吉寧致是耶與吉陸平泉字時未復姓分宜語自佳李亦太驕橫非體

瞿景淳典留都試以李春芳為其會闈舉士示之題俾代程草李以諸兒當就試為辭瞿笑曰豈有吾曹難相信理李不敢辭卒草之比榜出兒皆落第李曰吾早知之耳始具述所以前輩風度凝遠恍三代上人

張文毅治為嚴世蕃託尚寶司題名詳述典制一字不及世蕃得立言法使今人得之必將有買萊求益之譏矣竟寂然見分宜於此適鑿別亦尚留意

李本自祭酒入閣僅改秩少詹事云分宜故抑之南宮宴坐次擬李居三品上得旨居二品未得上坐授是為抵牾分宜證余現李之以大學士掌吏部事考察九卿科道憲阿分宜意所列三



等趙文華嚴世蕃輩上寺趙貞吉葛守禮輩中下寺最為千古  
笑端猶喋，何也

王元美為呂文安傳譽不啻口獨不記楊椒山疏乎云李本懷熟  
庸鄙奔走嚴嵩門下沈鍊劾嵩疏本先送世蕃票擬後封進按  
李後復姓呂計王訟父寃時呂在閣必得其力不覺諛頌然前  
事實難為解

沈鍊沈束趙錦徐學詩皆紹興人同劾分宜得禍號越中四鍊鍊  
氣最猛驟受突如之災錦度最優終享康之吉餘二公以鋼  
久賜環業老病僅加爵示優而已為人主亦何苦耗彼精力於  
困苦中也哉悲夫

沈束既械繫久上晚齋居好鉤察外事即獄中一言動輒錄聞謂  
之監帖守者亡所得則姑塞以謾語一日進帖云有鵠當沈束  
前噪不休束曰豈有喜及罪人耶蓋謾語上心動遂得釋歸束  
以非意繫非意釋俱奇有妻初到未識面偕束妻困守者十九  
年尤稱奇節

楊椒山下獄擬詐傳親王令旨律統出侍郎王學益意學益分宜  
姻也刑部郎史朝賓力爭不能得自署疏末云楊某言雖跬心  
誤心實無他惟復陛下憐其狂愚請發遠戍以全好生之德坐

降三級調外史此誼何減古人王世貞為楊傳僅及郎史君不  
詳其實而且沒其名可惜也史吾邑人後至南鴻臚鄉

初楊爵下獄救之者有周天佐浦銳比楊繼盛論死無一人敢  
及者嚴嵩之威於是益烈禍亦益不可解矣張經時行賄嵩尚  
求與繼盛同奏冀微矜憐竟駢死余道保定遇忠愍詞詩五朝  
忠孝洪偏濕姓楊人先楊最楊爵楊允繩暨繼盛又後楊璉

楊椒山疏內請問二王語寔誤筆使得借為詞時二王久不得朝  
見並居外邸有傾軋漸漫經郭希顏喧鬧一番更形迹矣事關  
宮闈愈引愈多端靜為是

建帝立儲之言聞自可駭聞郭希顏疏云伏讀聖諭欲建帝立儲  
者明先形之諭中郭特授及非其創為妖祥也郭死難歸咎嵩  
此時嵩無着手處未幾景王遂之國則亦未嘗不陰用其言惟  
郭久失職家居忽危言寧不可已竟是議禮氣習微倖悖功名  
之思宜冥謹重

自李默得罪吳鵬歐陽必進物望猥鄙皆非上意所嚮以分宜嬖  
固請姑免徇之連得吏部尚書未數月罷漢武帝語田蚡居除  
吏盡未千載一轍

耿定向劾吳鵬疏董份宗臣張九一並有墨毅蔡克廉病夫擬南

司徒沈坤巨憲寘北祭酒按宗張能詩不審治狀果何如蔡雅以文學政事重交遊間豈晚稍倦於其職與聞亦為分宜收籠見吾郡舊誌中

熊輝傳倭寇太倉城中無備操江都御史蔡克廉適行部亟自脫去獨輝城守甚力南京振武營變亦云蔡甫任病未視事諸亂卒初誤投其部驚甚呼號非是始散去而黃懋官遇害稽兵變事不聞蔡江防任重難責以太倉之守馮恩嘗訟蔡克廉謂蘇松無虞皆其力而唐應德予華亭書亦云蔡操江雖無功亦儘支撐劫非其罪有足惜者二案宜併存無使獨蒙惡報

馮南江頌胡梅林平寇功特叙其進舟山二白鹿事微詞隱寓後被劾屢以前奏玄瑞獲寬竟賴贊玄力使閩外將帥亦馳心於雷壇齋苑之間蓋所風動遠矣聞胡每上奏輒自手書見恭謹亦微內眷一端

方督府胡宗憲威傾兩浙前驅所至需求喪成頗首衢州通判張澤獨縛杖之以狀聞欲解綬去胡更延以賓禮戒部下曰而不知此郡有廉吏乎供具為減十之五胡雖豪麓解分別皂白未可與駟趙輩類誦之

即趙文華駟懋卿亦有奪氣時趙過淮山陽令史朝宜供饋無加

禮初恙既廉知其苦節寘之鄢行部至淳安以海瑞言斂戢去初淮人為謠云莫誇大猛虎不啖小山羊、廩陽也聞胡宗憲子裝重亦為瑞所發

胡宗憲以計降王直陰請於分宜宥之示信刑部郎王樵不可白尚書鄭曉曰總督失信與朝廷失刑孰重卒泉之海上按俞大猷業垂慮此宗憲所為恨俞也時刑部尚為有權嗟乎使直生今日寧止免死已哉

茅坤感胡宗憲知盛叙其收縛徐海陳東事且也趙文華權門鷹犬有何功亦津、贊不容口文士困依幕府受人金帛恩百体供靡可咲可憐田汝成與坤同為宗憲贊畫得其杭州衛官廩為宅見南給事陸鳳儀疏

曩若倭各省直不被兵處或官帑或歲額分派錢糧接濟特東南全盛物力饒尚足耐趙司空侵漁胡少保揮霍事定後遣御史龐尚鵬查核計胡所侵冒近二十萬汰侈極矣然定有平寇功以是不甚繩于輿論

胡梅林疏大同哨探得其情宣府哨探得其形若薊鎮則併其形失之美而揚囊裝云宣府密通慮業常得形薊鎮咫尺屬夷常得情又視前旨異不揣何解



翁萬達親執轡卒手與論心幕客常數十人至躬拜參遊之母士  
用感奮即周尚文健關亦賴翁駕御有法滴水崖之後既嚴核  
之後趣援之恩感俱得宜唐荆川詩得一降胡如愛子用三敗  
將立奇功極力寫出

汪道昆趙大河先後令義烏譚綸正守台州與戚繼光同主練兵  
議竟監其軍殆天意乎戚又數訟其唐堯臣王春澤功如江西  
巡撫胡松名賢者戚自云與論兵机不合致歷賞多沮格交交  
之睽合有教原難奇貴

譚二華守台州郵獄因黃楊二人故巨盜竟得其力李克齋遂破  
倭以孝廉所識淮上響鈴馬賊戚南塘亦用朱璣陷陣一云義  
烏有陳白頭大俠義旅三百人戚能鼓舞用之故所向有功猶  
昔賢舉盜舉偷法

戚南塘論海戰云烏尾船雖大外少牆壁內多柵蓋櫓人難立火  
攻易燃須用閩白艚兼進今閩舡亦單恃烏尾耳白艚乃為接  
運粵粟之需或今昔時宜異乎

沈希儀牢籠粵貴徑撞出沒不測唐昆陵為募寫入神及其晚禦  
倭江淮不能建分寸何寂也何鄉亦然豈庶願思用趙人手  
抑將惡相屬時有旁掣之者欣尚在俞大猷戚繼光下俞威移

用之南北無不如意

俞大猷之自浙帥遠也寄其擊寧波譚綸厚資給之漂陽史際遠  
五百金子道既入都御史周用避正堂戒胥隸毋索一錢而陸  
炳特為行千金嚴世蕃所一時人心皇如失重寄議論明風  
俗古即是可徵以余所見惟前黃石齋道周下獄時氣象差類  
餘不再觀矣

俞虛江詩晚得明師屢舟老隱然自負圮上道此老閉門六十年  
考訂鈐符內外篇按趙本學號虛舟吾邑人以易學衍兵為俞  
師今其書不傳同時另有一趙虛舟善詩為趙王上客或誤認  
作一人非是

劉顯稱名將其在閩不惟無功興化郡城陷寔為所誤復觀望不  
赴援乘亂擄城中逃出婦女或云叅政王鳳靈繼妻年少竟為  
顯擄去大抵復興化功戚繼光第一俞大猷次之然業有逞撓  
之譏顯功全不蔽罪

莆郡葉階倭林御史澗為疏請蠲租三十乞帑金復其學宮並予  
諸生金其卒也人持幡酌酒哭三日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澗  
無媿矣莆人尤德戚南塘甚余嘗過戚祠誦其鏃柱云元戎西  
度掃妖氛不受髮膚珠死戰父老千秋嚴伏臘猶思離亂得生

還詞特悲壯

倭犯閩省巡撫阮鶚不能禦取庫銀數萬兩絹數百疋金花牙鑰併新造大舟六艘賂之去閩誌備載其事志出給事林材手後材起至鄉僚鶚孫給事大鉞誣劾之示報材疏述所錄傳之海內所為欲蓋彌章者乎然鶚械至京竟免以賄嚴嵩故蓋深張經枉死之恨

定海舟山為倭出入所繇道田最饒沃國初置昌國衛屯兵戍守誠便計也湯信國以海外孤懸徙其民內地隸象山屬千慮一失胡宗憲唐順之並言之又中國海山盡處為陳錢山亦南北分縣遺

中之所

徐獻忠云倭刀犀利曾本剛脆用大片毛竹擊之即折狼筍竹篙亦其次也傳倭有三刀法襲人只待人先舉不先舉則彼法無所施少林僧棍法最閭以倭犯徵至人持鐵棍重三十斤運旋如飛初戰屢捷後竟殲于敵盡圍惟俞大猷棒法為佳號俞家棍屢用破敵

浙人偏用福兵福人偏用浙兵一離鄉土勇怯頓殊誠怪事即戚少保募南兵守薊墩臺亦慣用所長意未必南全勝北也或云北笨較難制戚嘗閱南兵兩如注軍容彌壯為薊人所歎駭即

此南北情形可知

葉福唐稱秦經國先後破倭狎風濤如履平地自浙至粵紆折數千里舟行卧聽水聲即知某灣某港不差尺寸戚將軍自以陸戰見長若樓船泛海惟俞大猷秦經國二人秦仕僅終偏裨世鮮知者

吳悌按河南伊藩奉尺牘稱道交悌報曰殿下天子宗親非某所敢交某天子憲臣亦非殿下所得交却之按親藩通刺例只書某王奉迎奉送用圖章不名此余經楚淮二藩所身見伊自襲體後竟以荒淫廢

郭勛罪自直一死坐通張廷齡交結朋黨亂政律不足服其心鄭端簡謂勛侯爵終當復論最平怨怪鄭當事日諸大獄多出其手鮮平反即黃恭肅亦然威主柄獨操非法官所能堅諍願亦苦心碩難自解于後世何

世廟嘗云朕我於難者與開國同陸炳驟貴以此炳雖驍鸞能折節士大夫每下詔獄廷杖者多所陰護即貶謫出金錢為治裝觀前赦俞大猷事可見其以師生誼經紀李默喪尤難及竟削爵沒貲微亦矯枉之過

世宗信用陶仲文等一時妖氛踵見即禁中不得安靜有道之世



其鬼不靈非虛語也如仙桃仙藥徒何來種：虛妄乃至分宜邸第上標亦有群鶴盤旋之異總點道士輩為之因思國初蔣山佛會當復類是

陶仲文雜蒙眷不敢他有所干嘗薦所善朱隆禧告報曰師言隆禧可用有祖宗法在以朕計之靜為上蓋隆禧係考察閒住官也上感嚴不測如此

陶仲文少師九年當考滿當禮應考必加恩銓曹當為引奏非便會陶年七十給之曰少師老宜自陳大臣自重休固爾陶信之竟罷考不為奏也禮請不妨正碩以一羽流濫階一品躋五等爵大怪事竟是何報

嚴分宜怙威贖貨人呼文選郎萬案為文管家職方郎方祥為武管家有自刑部調吏部費萬三千金者人以國初沈萬三日之呼沈官兒穢極矣以上見彈文攷姚夔家宰時亦有反賊劉千斤賊官姚萬兩之誣

王維禎年譜云嘗賦苦熱行有十二街頭不種槐之句嚴世蕃讚之嵩曰為老父發嵩曰允寧目中那有若在按王於嚴素交叙鈴山集推許信至嚴亦以其疎濶直致容之何曾有相左端譜中又多此技拭

王允寧撰馬文簡汝驥狀云時少傅嚴翁為宗伯賢之又善其詩愛重逾等居久之嚴翁拜相見上言馬侍郎賢王意欲以嚴重馬手更為馬類奈何

嚴嵩時以兩房制勅乏人奏改主事徐學謨郭東藩等評事陸從大進士吳國倫等各加吏禮主事書舍人銜分送兩房辦事用制科僅見此或以供直古修歎未幾各解直另授職去前何大復亦一官是

世徒知趙大洲以宮諭兼御史出城宣諭各將士不效為嚴嵩所陷杖請去不知後累起為戶部侍郎嵩仍陷之令出督荊州餉藉口練兵與他日可連坐不行復被奪官前後凡再譴後者尤危矣：手印味九折

以嚴分宜洩汚尚知戒其子曰王時行一代偉人數著戰功家甚宴爾無以常調困其兒云時行王大用字竟得優卹知此老未盡昧心徐華亭語張襄惠兒曰嚴氏當國二十年制閹不入一錢沒得完其身名者惟尊一人耳猶使賢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手嚴嵩雅善詩文收羅名士間能抑情沽譽有可憐想若如薛方山自述為嵩所賣出提學未幾遭考察罷擢云初官禮部嵩屢延談款待薦為浙文宗似無負薛者察本南道疏恭

李太宰默柄政與嵩何千萬豈能為薛終身包管耶病緣功名根未新薛還自認過

嚴世蕃積貲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前後四高會矣尚乾沒不休屈指海內鉅富首肯凡七十家皆滿五百萬以上雖溧陽史際最有名亦僅列二等之首驕盈可知噫自有道者觀之其何異泥沙之直也乎

嚴世蕃貪黷狀云其父初未之知一日以庫神叫號欲得大貴人為鑿請嵩往拜比見駭甚罵不絕口欲削髮出家自首語近詭然聞表州人始終不甚憾嵩

分宜逐卒賴方士藍道行偽乩偽乃不惡世廟好神仙僅此得力即鄒應龍劾疏亦先偵得藍筮書始發後世蕃欲以十二萬金賄藍改書不送卒為所陷死有贈有骨邵元節問仲文不逮遠矣難禁以狡獪薄之

董份萬家王材唐汝楫白啓常國史列為嚴世蕃私人啓常至以粉墨塗面供其歡笑諸公或才學或門第均足自致迥類十足匪人坐身名俱敗可為後鑒

徐華亭鑿青溪諸城之敗曲奉分宜值倭警伴卜宅豫章為避寇計有司代治第建坊與江右仕紳講鄉曲誼又結世蕃姻令兒

璫往來其家見珍異物輒曰我家亦嘗受此於是分宜坦然不為慮卒皆反之屠長鄉署華亭奸過曹瞞誠非正論惟莽著微有其迹耳

入閣只稱辦事嘉靖末袁燁入稱輔政時世廟疑嚴嵩稱輔政隆煒也亦示將去嵩意惜燁儻蕩不足副宸眷無何罷尋卒或云燁受世蕃金力疾為之圖維上覺俾致仕去于東阿筆塵亦載華亭有授受謗

高靳鄭主試題上以民之東夷語為忌問內閣夷是何義蒲蘆是何物徐華亭對夷是有恒之義蒲蘆是長生之物時方尚玄修為意解因於此見華亭弄九年段亦危矣高後吞徐書公昔解我於先帝有恩措是

高靳鄭長禮部貴倖嘗以事詰責兩主政甚厲沈節甫曰上下之交有禮何至是令椽吏以故事白且曰沈郎中云靳鄭不能奪也上友不諂下交不瀆諒哉

徐文貞為宗伯陸平泉以編修與抗禮或疑孫月峰曰徐雖先六科止長六歲鄉黨禮固然按孫此語非是詞林不有七科傍生例乎例非合雖內閣備無遷坐徐先僅六科與抗禮宜矣又故事必實歷七科以上如己丑之仰視幸丑非今人第以七科為



斷

世廟諭徐文貞劄昨秉一謂鄉居賊不敢侮見鄉忠誠秉一當為  
陶仲文時封秉一真人故耳其諭及後虜只云南件北件或逆  
物華物小：風火變曰玄佑曰恩示忽問鄉齒與德孰高指禮  
書歐陽德也奇奧甚難解

宮象作劄詢文貞舊宮累有無理披簷天花上有綿花數塊一疑  
藍道行下獄遂百孽擾害若或使之徐谷云宮擾已久恐非絲  
彼所致一疑壬寅大變內有枉者為厲徐谷此却有理古云一  
婦會寬三年不雨况彼生而貴近沒受枉能無為厲但事在宮

中不知枉者是誰聞徐所條對如馴虎龍如調翁姬費盡苦心  
徐文貞相業儘有可觀世頌盛稱其沮內禪輟南巡二事為功余  
偏不謂然 世廟聖明如許豈不知二事難行病中喘鬱故作  
意規嘗群心此不待文貞稍有識咸知諫止特文貞地近情親  
舌其筆婉挽回較易為力耳譬之魏鄭公獻陵之對所難及不  
在是

大約徐文貞為詞林重於宗伯為宗伯重於輔政詞林以爭聖像  
謫宗伯以請冊儲議祧廟幾遇禍意氣既張毅望亦美至輔政  
後二端俱無所用之况嚴主在上儉僚在前內園自視外嫌自

表勢不得不少隱忍求濟齋黜土木從是侈矣却妙在遺詔一  
著曲終奏雅亦天意有以成之不然其異於阿世曲學之儒也  
者幾希

初嚴嵩逐上尚慮徐階未樂奉玄陽欲傳位裕王退老西內及階  
唯：從始悅旨云有再言嵩者併鄒應龍論斬以林潤疏戮世  
蕃籍沒貲產必如顏如無郎於潤及撫按處追捕極危慄益  
思鄒林二公諫議之難

楊博自為職方郎以才見知羽書倏至特遣中使扣楊郎中宅召  
之嘗語左右楊博好官仇鸞何屢誣再必治連擢為兵部尚書  
稱委任矣會虜入犯逃議賞博更云不賞博或積後學如丁汝  
璉何寺語聞之膽裂

諭徐階傳綰不可久延恐後艱靦耳昔有父等之怒今又非昔比  
意深疑禍邸危甚階伴不悟其指婉辭對併不敢及但以今  
人賢孝為解旨賢孝難必遂奉昔成祖仁宗事若揣，有意外  
憂

親王出閣講讀官用簡討二員待詔侍書各二員簡討於進士中  
待詔於教官中侍書於舉人監生中各選用惟嘉靖裕景二王  
出閣，臣議事體微有不同特用見任翰林中書官寓優隆儲

貳意而亦不敢發言直云二殿下業長成非往時幼齡之比委  
婉具見

世廟於裕景二王冠婚講讀俱一體有請分別儲藩者輒怒罪之  
旨云人無能勝天二子只依本分諭閣部大臣毋懷細邪毋逼  
君即二王歲時請朝見報罷蓋感於方士之言疑亦本雄猜性  
吳宗伯山力持唐應德卹典雖稍過知爾時唐與望未乎其沮孫  
都督孝子勒夫人節婦之舉詞亦傷懇惟於得景王之國旨即  
具儀注笑日行最赴機敏初分宜非上本意尚尼山姑留不可  
上尋以走街山

林文恪濂充景王講分宜頗垂涎其大父文安公所傳寓邸諷以  
故事王之國當從濂不為動或為解曰親王用詞林講讀豈亦  
故事乎獲免一邸第傳三世詞林祭酒信異事又見當時過優  
崇景王禮有耦嫡形

陳修撰謹以冊封領使都選謫惠州府推官國法殊嚴抑亦柄臣  
忌之閩福郡狀元自馬鐸李騏龔用卿及謹俱不坐郡貳卒後  
翁正春始一至唐尚書

侍郎陳省晚以撫楚附麗江陵徵蒙詒其初按楚實著芳世廟  
詔決幸承天舉朝爭莫能得省疏至盛言楚中災沴流離狀遂

輟行即徐文貞亦心德之嘗戲舉諺語為謝計其人英敏有濟  
變才宜江陵欲逼得為用

海瑞自縣令陞府判仍調簡其得擢為戶部主事本徐文貞援引  
力復嘗一疏美文貞歸曲新鄭旋悔之撫吳日絕文貞子姓不  
少假也此公故未易以德怨論

海忠介下獄擬子罵父律無敢救者僅一司務何以尚而辭旨謬  
悠不為世所稱稽徐文貞之知忠介寔薦自耿司徒定向楊中  
丞豫孫海疏上楊貽耿書云吾為若薦此君驚悼喪魄者踰旬  
也卒得領繫不至沈楊繼盛沈鍊後真聖恩海想亦自分無復

生理

鄭王厚烷上世宗四箴十連珠甚奇英主咸加海內四十餘年  
所恨不能平又不便直決者惟王暨海瑞二人耳瑞辭激直  
翹上過王辭綬隱刺上心遂囚高牆者十八年歷兩漢諸分國  
賢宗未有其比

嘉靖末購紅黃二色玉不得至出內府耳黃玉刀缺一具示尚書  
高耀竟鮮者珍珠寶石求徑二三寸者無有所進龍涎香僅  
數十兩雖無關盛德亦見山澤之寶漸窮無論前代幣藏充盈  
即宋高孝朝尚有餘玩



御史王大任姜傲奉命訪求方外士能修玄通符法合長生藥者  
還報各授翰林侍講傲不自安乞歸大任在朝不為詞林所齒  
迄慚沮去此亦議禮之濫觴也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若隱為張  
桂結局然異哉

世廟遺詔讀者感泣此徐文貞旋轉功或謂張江陵代草未必然  
江陵無此寬霽亦傳陶大臨嘗與是議

以上一百四十六條

國史唯疑卷之八

隆慶 萬曆

穆宗在裕邸母康妃薨禮書歐陽德授 憲廟叔妃例為請詔準  
鄭賢妃淑妃 孝宗母鄭賢妃者 上諸妃祔葬孝潔后陵側  
者也德乃損益二儀行之稽禧王元妃李氏薨不稱薨曰故亦  
為教禮

先是穆宗位東朝康妃服未畢元子生 世廟弗擇諭嚴嵩禮臣  
得無言乎嵩陽為盡無復之訊諸朝士莫敢對尹臺曰曷不舉  
孝慈錄序不禁民間服內生子語乎嵩以開始釋禮官通古今  
決嫌疑政于此等事得力

裕邸例於常祿外有所需積三歲弗給嘗甚承奉為搜王帑得千  
金更貸之中資益五百金以王命謁嚴世蕃致為世蕃傲然受  
之屬戶部郎予三歲給時語語人曰天子兒尚行金我世蕃罪  
不勝誅亦見與適之有轉重較然也聞 光廟潛邸時每亦多  
所請貸

陳文端以勤初同高郵鄭謨讀裕邸時裕景並建邸小窺伺自楊  
繼盛有名問二王之說郭希顏立儲疏繼之並得禍重嚴嵩意  
頗遲疑一日命其子致二公屏人語曰稍聞殿下有感志謂大

人何高未及谷陳遠曰安得此言夫國本既定久矣命名從元從土若曰首出九域君意也故事諸王講讀只用簡討今間一編修獨異他師示崇重相意也殿下每謂尊公社稷臣安得此言高乃安按陳此著最中竊得力詞婉而辨

登極首開經筵例用閣臣二員進講隆慶元年徐文貞講大學李文定講尚書見徐集中致徐世經堂集如大行詔勅進箋卷旨上尊謚冊以及恩赦條疑頒賞數目俱條載焉全部掌故真負經世略者所宜究心

穆廟方改元閣中四人各擬二字進竟定號隆慶出高斯鄭擬咸

知上意有屬高故潛師謀臣夙承恩遇其出為祭酒也上至更

咄別時徐文貞亟宜去省後紛紜

隆慶初當祀廟給事陸樹德請毋祀宣宗而祀睿宗以舊所建世室奉祀最確論也格不行將無以子改父孫議祖為疑乎其後余繼登宗伯請實錄中罷睿宗帝紀準德懿熙仁四祖例事附載嘉靖初時在萬曆中年去稍遠得伸其說今實錄業經改正

世廟始銳意祔孝烈后太廟預祀仁宗比隆慶中禮臣議孝烈后非元配請移祀別殿竟以孝潔后升祔禮萬世經也非可為至

專伸詘即睿王芝宮日膳累世猶供當時亦可輟舉疑有豈昵

隆慶初罷祈穀禮罷帝社稷祀罷季秋奉睿宗配享明堂罷王芝宮祭告本高宗伯儀議先是嘉靖九年以孟春上辛日祀穀于太祀穀十年改于圖丘十八年改于葉中玄極寶殿高議仲春既祭先農漢祈穀禮失則黷况禁殿遠密陪祀官宵分出入非便罷之是

登極賞軍自正統元年始世廟以入繼賞倍之遂沿為例司農困不支高斯鄭議於四百萬中裁其半徐華亭不可高任怨徐專任德按此亦相傾軋一端

削奪故真人節元節陶仲文爵毀其坊牌墓碑下方士王金等獄論死極快心事高拱為金訟寬改戍拱自欲以危法中徐階非從金起見已也夫金即不得坐凌邊律妄進藥餌榮惑先朝遂免斬可乎後紅丸議類是

高斯鄭面請徐華亭先朝齋醮土木皆經公手胡一旦驟背之徐答齋詞回我罪猶公在禮部時有疏願効力齋壇先帝以密劄問我拱可許否劄見存高為頰赤而公互發陰私傷雅道去唐徐大臣萬里矣



世宗得海瑞疏怒甚抵之地已取讀悔恨邑：諭徐階欲於南部治別殿棲止以避瑞其署瑞只曰書物聞楊宗在東宮私命錦衣母死瑞容言納諫自帝夙心其後迺有詹仰庇鄭履淳李已廷杖事若或激之

隆慶初以言官欺肆諭內閣為詳覆徐文貞擬錄諭示令省改而已不加罪後復有所及擬旨聽諫朕懷昨諭有謂自今宜審言以稱朕意節：見文貞詢變苦心亦傳諸言者多先朝得罪臣起驟貴有強仇跡

徐文貞在 世廟中得旨多溫 穆廟中得旨多啼固緣老臣執奏動忤聖懷亦時異勢殊無盛筵不散之理其准致仕旨僅馳驛去別無恩賚李文定等為請始備去國之儀當日待勲舊禮亦少靳云

徐華亭雖相文貞 世廟庚戌虜警面對後罕親天顏嗣事穆廟值虜圍石州講筵中略詢數語而已吳縣太倉亦僅一再召至四明福清絕響矣視近年平臺煖閣召對頻仍洵都愈後再見

方高新鄭失勢舉朝咸附華亭詆庇高不絕口意豈知未數年即有翻覆之局哉於是夙昔頌華亭者復改附高至劉奮庸曹

大楚之疏群目為邪黨抵死推排聞道長安如奕棋信非虛語江陵後益驚然矣

陳南充出處著明詳許顛陽誌中亦傳所條奏六事頗於吏部忤新鄭怒故屈其奏不行因引疾去其後諸公相繼淪謝或得禍陳特歸然徜徉山水間父子宣麻遂為國朝世家盛事度其人以德度勝

高拱趙貞吉自內閣出兼吏部都察院事免奏事承旨憑其威力察斥異己言官權既敵聚而相詬官制之變未有甚於斯時趙卒為所逐始發憤疏攻其短使趙不貪籍院章以責高何諍同新求止滯得乎

徐華亭晚家居厄於蔡國熙華三子皆繫獄論戍比自群小阿奉政府為報怨圖未必盡高新鄭意高雖粗福而意氣頗為落觀折予吳中當道書可見

王弇州以高新鄭之持其父卹典也卹之徐華亭因得承而德首輔傳叙高多醜詞至詎以賅賄即如順義致貢事何等大功僅一二語及之孫月峰謂語出弇州多不足信：然文士視名臣分量終別

首輔傳故事給事中胡望入閣揖授士儋封表詰韓揖云：高拱

非之殷怒幾奮拳按給事中無朔望入閣禮惟閣臣上日一至耳豈今昔異欤楫故高門人橫溢論事過當其子燿後至首揆即蒲州相

安慶激變知府查至隆遠問業推新守某高文襄謂如此愈長驕軍氣紀綱不立請仍釋查還任新守改推以粵潮州守侯必登治狀加從三品服俸後必登為院道許奏擬罪但量調他省而已的擔當國是妙手

谷殷總督書云粵有司將領而撫賊所愚聞有稱賊首為翁與對坐歡宴或授以侍教生刺者噫今去文襄時愈異變態百出豈

營如前刺已哉誦之慨然

欽貢議起當局諸公咸莫事完全慮有破綻枯高文襄謂必有破綻而後可保完全明將他日渝盟端說破使虜無所要挾士大夫無所藉口膽識絕人遠矣當時順義雖就封陰窺其子黃台吉弟老把都東西講嚷亦殊有操縱類諸公慮之著：中竅終歸我戎索未易言也承平久備之弗圖反歸咎欽貢誤國更而耳食

倦眷欽貢成內倚輔臣外藉督府却妙出一張蒲州四維得新鄭江陵飲而於王崇古甥也往來郵致完比鉅功殆天意乎張才

奇快所學盡具中機宜：為鄭楚器重嗣是相多用南人卷然文儒伎倆矣

王崇古方連時吳光初仕皆落：動遭疑謗傳連時令宜與南弱烈往訪唐荆川不甚執後進禮荆川弗之善也屢移調彼劫偶楊太宰博一見以福將奇之遂同二公建都邊陲熱施爛焉大度士故難皮相將無荆川猶囿於域內之觀也乎

高文襄之於趙全胡襄懋之於王直初皆欲殺其誅用康倭虜莫得彼隱情為朝議所諫止末世難行此度外事倘疑別有所為則謬謗隨之矣終著數非穩

趙文肅倡義改京營設勳臣文臣各三人同稱提督時頗譏其非便未幾以給事溫純言罷止設總督協理二人如今制溫疏云弊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極言言中竅

有議招南兵十萬于張家灣者趙文肅不可曰往年南京建振武營致大變今地堪建十振武營於都城之側哉燕薊舊戎馬地豈藉南兵當爭悟始移練之薊門時謂得算後薊威修敵臺系千座文肅更執為徒費則其說非也薊數十年不被兵威繼光功詐容終掩



趙大洲以雅講受知業徒為南禮書上忽問前講書者如何不見得召選尋階大用而以林燦代調南想趙庚戌抗諍事恍惚宸衷惟林忽中旨詢何解傳或陰間之亦云趙得大端陳洪力事秘英明

陸炳與徐階孫陸吳鵬並見女嫻有謂炳沒貲產他寄者籍沒炳旨出高新鄭筆將為株連華亭地機最深隱高每慨先帝所用人所行政未必全過炳独非其一乎毒機雖發不復預前說之違聞趙內江亦以是咎高

吏部當考試尚書楊博屬侍郎王本固擬題有家人同吏者先期竊題為奸本固覺之具狀自劾詔法司治其家人吏罪本固勿問法自寬在今恐難免累及

雷禮乞休以忤璫勝祥故時謂禮在先朝用興造土木功致通顯屢經指摘至是自知不滿清議挾詐沽名自尋好題目去雖刺心之論頗近深文搗去恩禮稍畧給事鄭某猶以為請似與論亦未盡非

葛守禮始不從華亭攻新鄭中不從新鄭阮華亭及王大臣獄起又寧拂江陵怒終全新鄭立朝本正直忠厚其斯人與方吏部尚書缺序當葛江陵曰葛公正人也然少通變越次用張瀚屬

強辭安見葛不宜是選

馬自強選庚吉士奮以年長者總領諸務曰館長人多歷年避之馬年在數人下独不避綜理固惟殷望錄之起余意固選非也固長亦礙然屢有犯是者

林文信廷機自南祭酒卿太常擢二工部改禮部旋為南工部尚書時詞林不以從他部為嫌其父文安公瀚故南大司馬然文信暨其子文恪燦亦卒正宗伯席

林文恪歷舉一時邊將如梁震貪而智于叔營楊照傲而勇于赴敵周尚文嫚罵而仁于撫士評滿各當所陳倫違七策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改陸文定宗伯致政江陵詢執代惟舉萬文恭林文恪二人才器可知

羅萬化朱賡張元忭少同師里中俞侍御某相友善戊辰辛未羅張連檄大魁朱後官一品傳為盛事張舉南宮出羅門往來講釣敵禮不稱師云此生知己寡不忍一旦棄之寧冒矯抗嫌不辭讓者亦以為難

為人後得封及本生為之服自諸大綬始著為令諸直講惟日旁侍某瑞忽病發數呼承視滿殿駭愕諸講自如若漠無聞見者時服其養終始與十數年間連出諸羅張三出元供賢即諸榜

第二人陶大臨品亦稱

許文穆圖少讀書宛陵山寺有兩青鳥飛鳴其前移時乃去傳言

此碧鷄也相傳唐李翰林携來前惟舒梓漢狀元一見之因出

所藏圖繪示許喜為賦碧鷄篇頗自負事奇鷄似無許靈且壽

千百年一再見理

趙錦以勅分宜逐斥為民起撫貴州道分宜賄嚴浚權屠道旁為

害嗟非徇屬監司護之乃去後于官都御史日訟江陵克併及

世蕃非真叛狀怨用德報毫不以舊事柴柵胸中恐聖賢復起

視茲亦復何間

海到峰論治道尚富強謂霸以速道悞天下儒以遲道悞天下害

等耳天下事有過腐聖人耶見與張江陵合江陵推穀海以是

海論學每右陸左朱有朱陸辨所行事亦半在是非間如海性

直往直來却正受陸學累

戴鳳翔房案一議及海瑞至為千古詭端余讀給事舒化疏海瑞

著節先朝誠一代直臣然迂滯不諳事體科條煩碎切切於片

紙又帛間以難通客恐非人情如瑞第宜與兩京清秩非惟全

地方亦以全瑞舒論恕而公瑕瑜互見即海應心折何良俊遂

直紙為風癩過矣

周怡業以給諫抗言繫獄穆廟初遷太常少卿復工疏忤旨調倉

事難矣每見舊諫臣爭白起家多委蛇失其初節未有如怡之

百折不悔者尋得轉為南司業亦奇

唐仰庇初言宮禁事眾為危之僅報聞而已次摘內監寅緣侵漁

弊遂至廷杖可見巨聖主易觸近倖難詹後一起為粵叅藩復

以忤江陵歸十年不調江陵故嘗草救詹疏何致參差豈親直

論終非所喜耶

張給諫論京營積弊云安定門外砲散徒為誑費朝廷糧賞之

具語最深切按京營操練日虛費火藥近千金真可惜預實無

法罷之雖有總提協三臣事裁總監協理僅備員而已或嘲為

不內不外非文非武云

張棟論蠲免錢糧蠲存留不如蠲起運存留如俸薪康糧之類額

本難減蠲之僅虛名惟蠲及起運斯為實惠倘慮國計詘或損

其數蠲五分損寧三分如十金納至七八兩准算全完法妙甚

然非所語於今日

魏時亮疏云費縣令楊果一吏員出身耳立社倉法能使蓄儲徧

野新城鄧元錫未鄉舉時一秀才耳損穀勸分法亦行於各鄉

言社倉法之善也按社倉宜聽紳民自收自散勿與以官府若



疏請通行則擾害隨生矣詎見各郡邑賄饋積弊有升合在即  
御兵保甲議亦然

蘇士潤吾邑人自吉水令擢御史曾同亭誌其墓謂吉二百年循  
良僅見當非謬語稽邑先輩如丘養浩餘姚陳道基嘉善池浴  
德瑞昌劉會蕭縣並有去後思先高祖叅政東石公令武進守  
松江亦最水藥

魏時亮疏薊鎮常套在于守備宜大常套在于擺邊力分勢並易  
致虛弱至大同各堡開納虜月錢有遠限行乘催取皆叛民板  
升軍教之事在未敗市之前

遼東土套援倭各例要貢撫臣張學顏不許曰虜款而得請是羈  
之也重在內套通而與和是媚之也重在外：將不可久遂發  
兵拒走之倭谷聞益推附焉張此舉有虛有實得敵東擊西之  
勢高文襄果不謬知人

譚綸疏請以薊鎮主兵專責臣綸與戚繼光分練勿使巡按巡閱  
御史揆與其間今督撫專務為此言乎竊譚意原欲練主兵罷  
調客兵不盡倚義烏六千君子

譚二華撫薊鎮緣塞修垣跨敵臺其上金湯屹然歲糜金錢數亦  
稍滋焉方金湖連時弗善也謂臺徒侈觀耳勞費曷極及入代

譚本兵請樂停止二公皆偉人練習邊事傾所見納鑿若此時論  
頗以譚為勝

薊募南兵自戚武莊始即臺為家妻孥並栖止其上守瞭最勤食  
糧亦最厚或疑戚過優南兵古不稱漁陽突騎乎然自唐毘陵  
閱遺業醜敵薊兵奄然暮氣矣王思質豈不樂練士者哉意與  
戚同按此又稍異譚前疏

張家口本荒僻初立市場每年段布買自江南皮張易自湖廣督  
撫王崇古等議吏部落多錢糧有限因廣召商販貿易號民市  
無收其稅充諸將吏廉備需時真有胡越一家氣象後幾議改

稅璫梅國禎特再疏止

倭谷好佛頗錄三娘子聞者僧統以夷虜為六道下等雖努力淨  
修尚須教叔始成度或得中華一貴人依之庶同華人三娘子  
懼緣此內附益堅其初求貢詞云靈官算卦彼中大頭目有災  
惟款貢可免可見虜信佛祥佞佛：本胡人陰類自西而北若  
乘其衰運入之

虜款請銀印缺鍋可耳嗣乞誦經僧乞盡工何為云欲繪三十二  
相為天子祈年詞特溫謹致馮時可集云貢市不惟弭虜亦弭  
我兵往年大同卒三變皆扶虜勢既內款無可挾者即不飽不

敢報詳其福利達

劉應即總督前邊以昌鎮護陵諸軍仰食京師費輸執請濟湖白  
二河北抵密雲西達鞏華歲所省不貲河兩務城亦出其手又  
欲斷邊外霧靈山內屬俾徑直易守又請濬膠萊河皆未就罷  
與事立功之才故當推之

王宗沐力主海運議行踰年偶壞運舟七艘朝議沸然罷王原云  
事關利害非若出諸袖中移諸枕上可保毫釐無爽者也然竟  
難決行未免以運卒性命嘗試

張佳胤修石三城虜酋青把都偕其婦太松威具牛酒犒士先  
是德谷亦寄教督府云治邊牆無益也莫若繕城便虜反為吾  
謀時南北之交方合

新學顏疏云欲京軍強宜試以戰即未能戰宜責以輪番戍守京  
師去宣府薊鎮總數百里以京營九萬軍輪二萬往戍是九年  
年而始一遇未為苦也不數年輪遍將京軍亦與邊卒同其勤  
拮據旅遠征恐胎唐人神策之變即邊兵入衛亦非制且慮饑  
生惟用戍近畿每歲惟防秋三閱月耳事畢仍回營法較可  
行

居庸以東南山一帶雖隸宣府踰險即屬薊鎮矣界於兩督臣之

間易致推諉楊襄毅議宣薊二鎮互相傳報為是而葛端肅守  
禮直云守南山薊鎮事也與宣府何干衛空山而棄實寨非算  
爭之甚疾

宣鎮本色素匱胸或議從秦乾通運按秦乾水迅急而濁玩小黃  
河且下多沙石舟運為艱自霍司馬莫業云經盧溝達彼中未  
有能詳其說者矣盧為水黑色也

薊門以匹馬不入為功觀薛三才疏往威繼光鎮薊西出塞而西  
失利朝廷置不問地限之也知威亦非甚得意於薊時邊將李  
成梁屢立戰功威快守而已

邊將以厚養家丁取勝如馬永梁震皆然威少保疏謂家丁威而  
軍心愈離矣早日以營軍供其後聽其後制焉被驅馳有急則  
專護主將出入已耳亦一說

高文襄名知人善任強與楊襄毅不協因其獲留龐尚鵬傳旨詰  
責勒致仕尚鵬後協理內臺亦以移江陵書申救奪情得累諸  
臣為所恚被劾歸時別用一種鋒疾犀利才無取沉篤稍傷優  
禮老成意

譚襄敏得陶真人術善御女與江陵交好其家居聲伎自奉增損  
海內曲調儂之和平號四平腔至今使人遵用之譚負經世才



分其餘使猶爾多通自云十年不泄晚御大同女而收逆不起  
可為後戒

楊俊民初為禮部郎有詔賜成里黃門趙名宣給楊曰此內賜也  
宜於迎和門頌之非禮官所得與上聞是之禮官守禮又名臣  
子諳習舊章稱盛事

以歸有光之才十上春官初為張文毅賞識舉鄉試第二文毅再  
典會試陰索之不獲晚始為余文敏所收高文襄喜曰吾真得  
歸君矣以限年不預館試終太僕丞嘗一掌閣中制勅文毅贈  
官諳竟出其手

歸太僕送人計偕文其始羸然一書生耳才釋褐而百物之資可  
立具此安從得之哉語絕痛誦之汗浹其所記郭義官馴虎事  
非復恒情豈晉郭文後耶湯顯祖唾麈賦同是文士寓言陰有  
所況殆毛穎黔驢之喻

葉春及論舉人乞恩就教職云凡物之可乞者泉布耳明珠大寶  
未有乞者也此何任乞而乞與之葉卒亦就教又云進士舉人  
貢生分別如人初生執而姓之曰某：遂以為某：而已豈故  
有是哉亦有激乎其言

御史許開述其父給事相柳之言曰中國文明地每歲值丙午

丁未大盛極而變往：多故稽往牒屢驗憶來人曰有此論相  
御蚤歸隱屏絕交遊邑令為樹檝當入謝以五鼓塔城門入令  
卧未起北向再拜去

陳子陸舉從祀諸儒陳獻章王守仁胡居仁蔡清四人今独遺蔡  
非是宜補入其薛文清從祀議初力持不可者惟鄧希顏一人  
好惡拂人之失驗是益信

誌瞿太僕汝稷者謂其父文懿晚猶近色汝稷難強諫第持其父  
衣袂而號文懿曰嗚我知之矣語有軒輊以譽子故疵父非蘇  
閻劉鳳先賢讚云景淳以度勝末乃卷：居室非其意哉將無  
微有其迹

孫文恪陸夫人楊氏善詩撫四子皆成進士至大官季子鑣守戒  
其友曰幸以札來者毋說毋謹歷吾母而後及我慎之也稱本  
朝內德吉祥第一

王世貞公登即署位嚴氏跋橫之際其父行方拮据危疆不思自  
謹載輒以浮名謹語流傳詩酒間致鍾家禍少年弄翰墨之過  
至是極矣末為江陵所知開府鄱陽開所條陳頗不當太宰張  
翰言其狂不諳吏治被謫去卒正南司寇席時亦不宜以刑官  
處之枉傷其心

李于麟傳首言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麟文擢剋諸生而  
其後借王元美交口譽晉江毘陵何也王無論李独不少為旧  
學師地乎知已詎云何

馮時可自負甚高與王元美不協即徐文貞共鄉家父執也亦無  
美辭自云平生不作壽詩執事雖尊者不敢承其無贊而丐雖  
親者不能應恐諸名家無此矜激惟所撰倦谷志古鍊學左氏  
信奇作覺元美傳差遜

凡擬人必于其倫王道思序唐荆川集謂江左自季札言偃之後  
惟唐一人涉過譽吳中閎然薛方山谷王槐野書吳如唐陸費  
宋范仲淹卻浩非盡乏人唐宜得偃然其上乎恨、意具見唐  
亦有自嘲詩力希顏氏何能望竊比言游未敢安為王序發也  
又文章未出土風外人品猶纏習氣中大部不自得漫為之  
辭

王元美嘉隆首輔傳多所刺譏如李文定張文忠其同年嚴文靖  
申文定其同里徐文貞為白其父枉雅有契詎亦斷、不輕假  
也韓退之畏人禍天刑宜矣

神宗初冊立次日受質徐文貞紀其事曰東宮廣額豐下印堂甚  
潤而顯高聳色瑩如玉步自文華左門入凝重安詳時朝賀及

執事者幾萬人碩躬了無怖色論徐曰我讀完三字經了曰先  
生每辛苦者三請回者再見者悚然五十年太平有道之長端  
北是矣

高斯鄭疎踏去國誠非其罪生平好貽藉人如李興化陳南克趙  
內江放濟南罷歸機皆自高發之好勝過敵物極必反亦其報  
也且江陵所為制高者即高前策但用之加狠且密耳昔稱撫  
張為傾危之士諒矣

方高斯鄭册免百僚嚴班在朝目相視魏學魯大言曰冲主疏  
祚首逆一顧命大臣直正始事且此語出何人草宜宣示可謂  
義形於色慷慨有大臣風矣竟許江陵去即其後緣事受即統  
連論者究之

張孟男尚書為高文襄夫人猶子高當國日固自遠錄治中從部  
即已權臣尚璽歲時一起居姑丈而已比高驟逐無敢送者独  
躬執單食脫脯祖之郊士君子立身本末當若是矣得昔賢脂  
習睦粵遺意

高文端儀故長者其語文襄曰天道六十年一周正德初劉晦菴  
河南人謝木齋浙人李西涯楚人李陰通劉埏傾二公今復爾  
矣高蓋自比餘姚而以劉擬文襄李擬江陵各即其地言之也



感慨深配合亦巧

趙文肅意輕江陵每語恒曰非而少年所解或論及經史古禪笑

曰妙理何易談而但知韓柳文耳文肅自負長輩宿儒顧亦不

知人甚矣不見華亭之初謁新都江陵之初謁華亭即津：許

以異日折至乎

萬曆初以尊養慈闈內用稍溢每歲於金花一百萬之外宣取太

倉光祿寺銀兩後十數萬司農張學顏執事甚苦時江陵杜無

言及意費微且懼失太倉惟耳聞部體稍殊姑使部臣得盡厥

職亦妙高操縱

朱鎮山衡尚書工部奏奉旨建涿州橋倚太山元君廟供力爭江

陵逆語之蓋少將順答曰身與公事能不同聞臣以變調為職

機在挽回部臣以典守為官法當執奏江陵默然按此同前事

故隱在江陵位置中

御史景嵩韓必顯劾兵部尚書譚論宜罷以陪祀咳嗽聲為詞奇

嗽小疾本兵才難得此問嵩寺要用何人會同吏科推舉來者

嵩寺詞窮伏罪併吏科雜進並降級誦外而以失儀奪譚俸一

月處分赫然見江陵霹靂手段抑言官姑薄責焉可再遂降誦

法亦微通

王崇古自宣大總督召管京營言官猶議及請留再任旨朕朕念

邊臣不欲竭盡其力且著回京用便推堪任的替他似此舉錯

明勞遠均邊臣那得不為心死

神廟嘗於講筵暇詢建文君出亡事因江陵誦其流落江湖數十

秋之詩慨然與數命駕進江陵云此亡國辭可為戒不足觀也

另錄聖祖皇陵碑以進又一日澆宸翰賜江陵大書八字既稱

謝附奉帝王之學當務其大如漢成帝能吹簫度曲梁元帝陳

後主隋煬帝宋徽宗寧宗皆能文章善畫無救亂亡信不在臣

臣技藝間之語徑直當日冲主虛懷老臣納約狀猶可想見

神祖初嘉意學問每講讀無間寒暑十年之內四書經皆講先更

命講詩易禮記聖學緝熙之盛昔未有也如帝鑑圖說祖訓類

錄仍輔臣躬自進講所賜講臣金幣無數鮮菊藕楊梅枇杷之

屬不時頒發視近制迥殊聞官中報學講臣若折狀獲講於慈

聖前實躬督之云

御史胡游請於故宮人內云唐高不君則天為虐時 神廟冲年

未還婚慈聖在御此語何所指狂瀆不倫得點為編氓幸矣又

紅顏執扇之歌援亦傷藥

神廟偶一夕飲醉佩劍遊刺下某宮人髮杖二內使幾覽慈聖聞

之晨屏簾尚青布祀聲言欲台閣部大臣謁告太廟廢上立  
路藩 神廟懼跪泣久始解侍幄家用孫海等仗杖斥時中外  
勢合叔制冲主無過苛鬱極思奮以致有後來籍沒馮張之舉  
即慈聖當亦悔之

兩郊分合祀議江陵意主合祀如云冬至極寒裸獻於星月之下  
夏至盛暑駭奔於炎歎之中一歲之間六飛再駕以時以勢俱  
窒礙難行亦為近情之論

萬曆五年大婚成慈聖諭是歲暫免行刑輔臣執不可竟論如法  
稽宣德中嘗以東宮千秋節赦雜犯死罪以下曰徒即大喜傳  
刑未為不可緣江陵持法嚴歲決囚有赦郡國吏獄不及格  
往：被譴致紛慕多致為能夫死履于罪豈徒多寡甚根何處  
種來且有身後報

以至市馬不服水草從御史梁許議變價時太僕寺後復變買種  
馬殆盡萬曆初周庫充盈以此其實境舊制釀隱受功罪各半  
余邑蔣公德璟屢舉為江陵外

張江陵不善講學名色蓋懲徐華亭末流之弊抑浮薄輩諸知已  
每代判明即江陵亦云真好學莫如我者卒視華亭身名何如  
此吾人性命歸宿所關者一毫意見遂生尤悔直須慢騰：地

寢食其中

蔣道林罷官得旨既定講學蔣信者回原籍為民時當國方嬖講  
徒亦不復為經綸計矣蔣聞報束裝以正學書院記未脫稿遂  
二日始行歸從講者愈盛

恭將某被論職私却職履私無據止性氣乖戾指尤耳旨曰將官  
若要性氣和平便是狡猾悞與之流豈堪任使詳語意過激非  
當或藉以厲世磨鈍耶

薊督楊兆為威維光請加秩故事總兵著邊疆勞六年始得題請  
進秩威以秋防叙陞甫二年耳不許見江陵用威殊妙有控制  
非一味姑息為恩

江陵自云一日之內神遊九塞者再三所往復遣鎮督撫書牒如  
灼照大家悚服樂為盡聞自養有探報人分布各邊耳目最廣  
往：有旨下邊將尚未及知者所資給良厚徐文貞高文襄皆  
然後即得有此心力

神廟初年主權尊更治肅漕賦早完郵傳鮮擾太倉粟支十年太  
僕金積至四百餘萬不可謂非張居正功若地氣酸赫張城府  
深阻必奪情必兒子上第必杖戍言者必擁護諸說已嫻親稍  
有識未肯為也登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蓋天奪其魄



矣

江陵最能知人用人故在事如薊遠宣大俺答貢用王崇古方逢時吳允達東王杲擒用張學顏嶺東盜平用殷正茂嶺西羅旁徭平用凌雲翼四川九絲蠻平用曾省吾河工成用潘季馴部院用楊博譚綸陸樹聲萬守禮等將則戚繼光李成梁所取冠多士則節以讚張元怵蒸：盛矣亦其時冲聖慈恩百官總已得大行其志然亦惟能用幹濟博偉之才不能用風操耿烈之士功以之集謗以之生幾幾乎魏狗菊李文鏡之選也

辛未庶吉士或以細故毆署吏部掾、走訖之家宰楊襄毅楊怒聞之聞江陵亦怒札館師分別詢降諸吉士爭自白王祖嫡奮言以吉士毆署部掾安所坐罪今宜以三十人名上聽處分否則独坐某何乃紛、爭辨為詞林羞館師馬文莊稱善辭上江陵意亦解卒無所問王辭義自正楊襄毅舊德名臣也亦為是歎

陸文定起大宗伯入都江陵喜不俟其謁聞即趨詣猶以前輩事之詞林禮數舊如是未幾陸竟致仕去總性格非合閣江陵莫陸數易新衣令人整刷鬚鬢示更新從時宜意江陵亦

痲素何以浮榮赫清節士

無論陸宗伯介恬即其兄亦桓士瀕行戲之曰出處有義汝宜自斷於心若二雜者惟望汝顯榮可資藉耳慎勿聽也二雜指已二子誦之令人有賢父兄之慕

張元怵以星使陳言故其給事御史投揭江陵所內傳語曰如此門生十五年即望代我何見小又云疏上我亦不為若地張曰待為地者不疏矣徑出江陵曰是且病狂矣寢不報怪張既亦無甚櫻麟何怒焉

江陵語簡而盡致陽和為其父太僕松亮而反獲數百言僅答曰人子之心無窮量于剋帶而言例問住官封典不及張後復疏請至奉嚴旨責謀志亦可悲

湖廣巡撫方廉私餽給事丘楫銀五兩楫奏之燕坐閣住楫居鄉力却上官餽遺而多負國稅有縣令惡其矯積所却數百十金請抵所適賊楫大怒江陵嘗曰此君怪行非輕德也真定評世不乏是怪物

江陵取與頗嚴儲云登政府以來所却兩廣諸公餽寧止萬金若焰嘗領納亦可作富家翁矣稽兩廣總督如凌雲翼殷正茂劉克梅陳瑞四人並有墨聲官並至尚書謂全無情面未敢信然

陳省撫湖廣跡亦類是

魯省吾以阿附江陵蒙詔無齒及昔其先平九絲蠻寔建功趙文肅初憂蠻禍江陵曰吾楚一士足辦此第名未著耳以魯薦迨如斯言度其才當奇勝

張瀚自南司空躋冢罕非望所及江陵特越次拔之為排葛守禮朱衡地耳瀚官跡詳劉臺疏中奪情議起瀚不敢謂是也趣罷去僥全其名始終得江陵力

試御史理刑越年始實授江陵最稱總憲陳价謂試卷一一親批所啟最以指擬為準不論章奏以章奏人：能之若指擬刑名非素究心不可价復阿江陵意劾御史趙應元為王用汲所託濼倒可知然聞其初年頗亦矯飾嘗避其鄉分宜失告歸者累年

徐學謨初以禮部郎入直撰去得分宜意出守荊州力持沙市議抗景藩復為江陵所知其人能文精吏事嚮用非忝但遠躡躡宗伯覺破例耳江陵敗亞結婚吳門自固楊太宰親至欲舉徐自代卒為諸言路刻畫去

王大臣獄江陵為楊博葛守禮所持以達馮瑞某悔之訊日比却即鄭汝璧容令携大臣暗處剪其舌或云瘡之臨期無一言趣

素市江陵無此才汝璧改儀部後改考功大臣故是陵章龍原供自成總兵所來

成國朱希忠竟贈定襄王江陵實主之驗封即陳有年給事陳晉德疏諍不聽各罷歸柄臣拜禮宜得禍此魯桓釐所為災也希忠與其弟希孝同時位三公頗恭謹然無他材能汝璧四殊其為熟臣稀觀之遇

武清伯李偉以慈聖父戚之尊亦為馮保暨江陵鈐制嘗以小過誤幾革其爵太后特召至宮門遣內瑞出責數之不知江陵標何道能使宮府同心尊親聽命惟其意所欲為無待異日有讖業要為寒心矣不聞威震王者身危乎

請廣閣員不用吏部廷推即委江陵手故事入內閣曰同某等辦事至是直曰隨著元輔居正辦事：若屬吏矣其歸葬也仍勅呂詢陽等有大事毋專決馳驛之江陵聽元輔處分尤駭人幾伴食於三千里之外

江陵夙負精敏其推為自強申時行入閣自強性抗直教與相左自分非望人謂江陵茲舉稱不易云惟驟拔張瀚吏部望未允末年為群小所誤遂至舉滿歲時業病甚在昏潰中稽余有丁入閣與是問并命亦經揭薦故雖薰蕕各別而頗非美立之



先

攻許國者云許原號海嶽因避張太岳諱改稱穎陽丈離可笈此  
豈人告語耶許時有憤發其人不能如他輔之隱深強忍悻悻  
辭色尚是褊直之遺

甲戌會試江陵子嗣修卷在沈四明房為所塗抹副考某公陰請  
之不得是科會元孫鑛以沈故不與鼎甲題名記迄久未立嗣  
是丁丑庚辰居然首選矣見四明尚稜：自樹立修廷對策傳  
多出何維文筆

劉珠舉丁酉鄉試越三十五年辛未始成進士江陵少以父執事  
珠每計偕攜一烘魚為饋諸僕役熟識之曰公安孝廉及來矣  
卒為江陵所取士壽日賦詩知座知山為壽但都帥知雪海  
頭江陵笑曰此老故態也然珠無所附麗又十年終計部即想  
世態已所熟聞

改各部主事為御史萬曆二年嘗一行之劉臺即其選也有刑部  
主事侯克封除授甫二月與馬濫倖可知近議却曹改授必俸  
足三年方及格猶令典

張江陵少號太和居士留心禪學見華嚴經不惜頭目腦髓為世  
界衆生是大菩薩行故當圖後一意直行更不顧是非毀譽按

前說有裨有慶善用之為擔當不善用之則狼戾矣江陵未行  
披猖似正望此種魔障

吳道南參議於江陵情分非淺能移書責其驕抗輕棄天下士江  
陵恨甚寄教稍讓之因有願身為薦薦使人寢處溲溺之說江  
陵受病最在此觀其答陸五臺偈高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嗔世  
無逆路客終是不傷人噫人何樂以虎蟒自處不有鳳麟乎蓋  
因陸書咎其處余懋學傳應禎為太過諷其救劉臺而盛德怒  
有此答陸素侃直固也吳何人前書亦自難得

余懋學教陳五事指尚做境即傳應禎三不足之說稍傷時餘亦  
非大觸忤遂從成點柄臣之威不自知其溢發矣惟劉臺詞最  
厲談後來江陵父子事一一如卷

劉臺疏云編修李維禎稍不謹言談輔臣家富貴狀即外斥矣知  
李本寧被察所自又云凡輔臣未去位之先欲起代之者喉一  
二門生故吏力排之去則此一二人者驟至顯榮起代之者與  
結為生死交進退天下幸則為郭應龍曹大楚不幸則為張齊  
康臣竊鄙之教語尤切中膏肓然劉亦過慮近於時夜鴉矣  
之比

徐貞明李禎喬巖並以送傳應禎入錦衣獄坐謫故事朝紳下詔

獄同鄉同事咸送至獄門而反後因茲屬禁憶庚辰八月宮詹  
黃石齋公廷杖繫西曹余一趨視之園中寂為緝事者偵知禍  
幾不測云

王用汲疏有云逢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千古名言也  
攻江陵惟劉臺王用汲最善劉義正懸斷始終王指深剔抉幽  
隱真兩篇大文字郭元標疏次之吳趙文沈抑在下風以尚有  
瞻顧在

陷劉臺者王宗戴于應昌開資校音于張學顏嘗誣揭臺按邊賊  
萬餘枚之政府江陵每持揭示人情罪在勞堪胡橫之間按學  
顏撫邊著擒王拓土功不謂其有是也或撫按同事意未免參  
商乎然何至逆為戎首

趙參魯給事奉旨回話有云臣但知有道之世可以危言不顧君  
父之前所當忌諱舉朝傳誦江陵悔曰如此才不得詞林是吾  
過也參魯嘗疾言士云然竟外謫

項篤壽在職方忤江陵積無類狀惟云方前帥結政府散如父子  
歲練兵糜餉不貲寔未幾一天專飾子女玉帛宣淫用文替撫  
中樞聚受膏劑又時遼帥勲名甚振前害共能屢嫁禍焉篤壽  
頌陰持之按前帥戚武莊繼光遼帥李序遠成梁二鎮所為異

同狀亦可參觀

江陵故不甚知吾邑俞帥其有札詢俞大猷畢竟何如又云俞帥  
老奸志意已隳難復用時方屬意焉趙劉威諸將耳恭始皇薄  
王剪老而謂李將軍果勢壯曹可用類是好少好老合惟其時  
何怪有撫創伊吾之感

爭奪情既詞林不惟吳中行趙用賢二公已也張位趙志舉于慎  
行習孔教張一桂等共疏入呂調陽從中止令勿募沈懋學則  
移書其子嗣修其姻黨李幼滋責以大義江陵怒甚後諸公各  
引疾歸或至遠謫張元作語人曰某門生也皂囊白簡之事以  
待他人若喪請留病請禱死弗為之矣時謂得休都文紫以讚  
亦然

張位趙志舉習孔教皆以考察謫外江陵幸謬至是極究徒為諸  
賢增長聲價耳習謫吾郡推御史尚阿江陵意劾罷之後起僅  
佐銓不獲偕張趙二公大用然安知非福觀之二公末著可見  
改習故劉臺姻也宜見憾

田一雋無題詩兩朝勲業列旂常連正台階十五霜功格皇天誰  
可比只應前世有空桑為江陵奪情發也又春日偶感詩兩夜  
東風作意吹桃紅李白冠當時多情却恨春光少底事同林隔



一技似指張懋修明修兄弟若云易少渠家一探花云爾情見乎辭

閔田鍾台宗伯集有爭奪情再疏未及上豈有陰扼之者耶其人殊重厚節復挺然又應制琴聯自五七九字至十一字每体各二十聯類宋人閣子口號之遺他詞臣集鮮見豈時為供奉兩宮詠歎

林偕春以草江陵制詞無所選飾復不從改竄坐外轉非也其人陳澗自喜自不入權維眼中其視浙學得陶會元望齡甚奇外轉可從彼酒德詩情抑復何恨

人意見真有所偏江陵以詞林吳趙餘憾直罵羅倫小子或諷教劉臺望感曰僅宋宰相事耳不知自視何若耶乃如徐學謨馮時可阿諛江陵并其兒男甲父奪情事亦強代昭雪全不顧公道是非矣其孰聽之

耿天臺於江陵素交奪情後亦不敢有所匡救徒隨聲婉諷之已耳至以伊尹納溝救民難拘掣格式膠紐故常為比噫功成威立使執友望自息心福安得長至耿之是否正論姑可勿評平生講學豈到是又進一格歟

管志道初陳九事語侵閩臣內請方面官與按臣抗禮隨出為廣

東僉事蓋因之也管果中前請為御史龔愈賢論劾旋以疾考察去聞江陵奪情時管與沈懋學同私論私諷以大義為所恨故知抗疏外不乏邪賢

趙世卿疏以操切為規自南兵部轉楚府長史出尚書王國光選郎池某手不半歲當內察屬南都院何寬泰燿誣點之又以覲察列諸建言戍斥者于後榜之示不收諸戍斥人皆非外僚不當覲察而成者業重於察名實制置成謂江陵敏識人也誇至是知其不久

粵東書有會一本盜題云以會士楚嘗一本保留故相號會一本與陳三讓為對然會出按吳尚知大獄難與遂巡引疾歸諸名流頗頹息禍非全無人心者

給事李宗魯李選俱結江陵僕游七姻往來遺室有姑姨之稱或聯輿出禮佛尋芳都人鄙笑江陵聞呼至叱詈之並外補齋取掃地畫矣中僕宋九亦雅多衣冠游

龍宗武殺吳仕期自下吏所承之過江陵答胡櫛書明言國君不仇匹夫疎茲之流殺之不武渠眼中那有吳仕期何心隱在大都勢之所趨中外率迂音燭之以洪朝選都院大臣竟死勞堪乎他早項又無論矣

湯顯祖誌龍宗武墓謂龍實非殺吳仕期慮引及沈懋學始塞禍耳湯於龍風相歡好事關千載詎容為故交曲筆王用汲不請援奸黨律乎疏凜然如何類過

遼庶人頗知書畫得賜號真人道冠鶴筮遇人家故照親來上章每出以妓女數千導燈行珠翠成團中年遂亡其鼻既廢居高場日畫猶易米而已江陵敗或議復之申文定謂江陵破家遠庶亡國禍皆自取尋罷

宋貢士克俞館江陵印中奪情議起以書諍甚苦世罕知者聞戚將軍在薊六馳騎勸歸請再起華亭屬之政江陵心動密謀之馮璿不可乃始用同州吳門二公

起華亭說或有之耳王元美謂高拱使賄武清伯乘江陵行求復入又內璿或謀為殺士儻地曖昧語何憑肆讒名輩徒並張閻戚權王每輕持論類爾  
以上一百五十條

國史唯疑卷之九

萬曆

萬曆元年首開經筵致敷戚臣自成國公朱希忠外有駙馬都尉許存誠為侍衛官彭武伯楊炳為侍班官都尉或以管領大漢將軍故不審彭武伯何居豈時管京營耶余在閩日見恭順侯吳惟英嘗奉旨詰問京營官侍經筵何義吳以舊制對想即沿是

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傳為遼蕭后梳粧樓棟樑僅存萬曆七年忽傾北梁上得金錢若干文曰至元通寶蓋鎮物之符乃元世祖紀年非遼時物明甚

萬曆四年以京通倉米業足支七八年准改折次年漕糧十分之三得銀九十萬有奇扣留運軍行糧料價等銀後十餘萬歲歲視運來何營盈虛消息之異

漕運舊用淺舡底平倉淺所載不得過四百石入水不得過六等務使舡力勝米力水力勝舡力見傳如萬恭既時漕舡屆三月過淮盡矣意後可望此乎其入水六等之制最明亦可遵大端自某搭運始

一條鞭賦法議始於龐尚鵬遠通稱便而萬端漸乃極非之故為



寬富累資徒滋吏獎覽于東阿筆塵亦言條鞭即唐楊炎兩稅法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其敝至商窳農困宜南北俗殊耶抑或奉行之過

給事周良寅疏通錢法有云用銀以鑄錢則天下多數萬之錢即多一萬之銀損而益之所以藏富於民之語不甚可了古無用銀鑄錢理雖國初王禕有鑄黃金白銀為錢與銅錢兼行之議事竟難行近屢議行銅鈔尚難之况銀錢乎攷今各官俸許銀錢配搭兼支自萬曆四年部覆從良寅議始或即前說之溢琉球國於萬曆八年遣陪臣于三人求入太學讀書觀禮命送南

國子監給衣糧學成委官伴還時夷賓服即虜王德谷所供活佛梳束遺執政書有所饋獻其重梓累驛感際也其年二月行耕籍禮三月行謁陵禮又越年三月行大閱禮文物教容之美茲為極致

謁陵有扈從有居守有頌齋有蠲免錢糧遠如前邊總督總兵官咸於昌平迎駕列兵擺防特戒嚴未易輕舉本朝惟宣世穆神四宗一再行之武廟亦經駐蹕為憂言詩百年不親朝陵駕父老歎呼識漢儀隆重知

大同總兵馬芳以行賄有跡為聞遣侍郎吳百朋疏糾兵部覆謂

芳久著勞績今當晚暮遇小宜由賜優容從之此舉猶有寬文網惜者舊氣象若亦名將

易州城工完議叙錄各官得旨內地修理城垣是地方官本等職掌與邊工不同如何便擬陞叙量賞而已誦之肅然見當時總理之密者詳之工近或借修城賑饑為名求疵俸行取報曉法徇之者將無規是

王文成從祀議作梗者有趙思誠石橫至云侍女數十宣淫無度其夫人每對衆發其醜狀語不知何援溷載國史可恨微文成亦不無內悻云

墨陽子事即王文肅弟學憲易番家庭議論業有異同矣何怪避聽人之不卹然以駭當時言路至疏伸學憲為抑其兄地學憲坐是拂衣歸總人家不幸鍾此怪奇即果為正真降臨而亦非儒神所樂有此

孫繼皋少宰誌鄰近有女僮化者要為立傳謝不可云人主方春秋鼎盛事出大臣家勢且上聞恐安期美門之屬從此與矣孫特婉為之辭時慈聖實內聞之有欲借傾二王者聞非某中意沮罷不然恐群孽厲以頌

王祖嫡嘗撰某寺碑忽中責以內賜至珍錯充庭越日繼賜云出

聖母意王驚愕至引疾去余聞之東既王立準州守曰準父士性出監朝鮮軍母卽居繡佛幡詣寺祈禱寺慈寧宮香火也偵知之亦賜香葉有差

王襄毅崇古以誥命用金字書被糾寔揚襄毅子俊卿為之俊卿故王戚也竟奪致改給令甲自一品至九品誥勅軸以玉犀骨角為差無金書例曰惟鐵券得填金耳餘藥用墨法頗嚴

正一嗣教真人秩二品朝會站本品之末例也近如稱大真人不知何始神廟初年諭云他是外方人不用隨班朝參併免朝覲遇有吉慶就本山建醮行禮足矣大聖人識見高超如此怪其後亦復惑於彼教

張四維以禮部尚書入閣會慶成宴故事應坐於二品之列官保之下部議輔臣隆重難舉拘品級引正統中曹萬以侍講六品得班於學士之下嘉靖中李本以少詹事四品得坐於二品之末參酌上請得旨著坐於一品末閣休昭然今詞林七品官朝參班連三品近是

給事王希元論吏部尚書張瀚內云山東僉事郭良被劾調前移廣東是以廣東簡於山東也廣西僉事霍興瑕考察不及補江西是以江西簡於廣西也聞其知銓曹高下惟意所從來連然

希元竟以是外遷

上蔡知縣莊鵬舉遇大班糾勅不免冠遂下詔獄誤欲故欲先是方楊以親朝朱履被糾云外臣宜恭履而青何朱也當罰金今所見卽極品威青履矣

行聖公府曰有女樂三十六人至徐學謨宗伯始從山東巡撫楊俊民請革去聖公何至用女樂想元陋習稽北魏祭孔子猶用巫覡革婦女雜沓見魏志中

宣武門外多面突聚居世屠牛為業楊御史四知榜禁之衆洶鼓譟至地其禁始定禁屠牛自美事而不可施之京師度各違皆然四知緣首攻江陵得名寔非端士嘗為王德完所劫其族聞以暴酷聞至今悼之

于文定慎行嘗江陵垣赫時有違言比籍沒杜移書丘梓為其老母弱子地時惟王文肅意同稱真君子矣書云江陵所載遠較分宜近視渴瑞皆萬不及美實錄也他日又論華亭之富埒於分宜吳門之富過於江陵錄經營生息致然意恨：徐申微亦有南北之見

方江陵籍沒時尚書趙錦潘季馴各有疏為求寬潘杜員重劫去無及趙者當緣平日踪跡遠近疎密異耳趙并引分宜籍沒所



貽累江右仕紳狀初故以劫分宜得禍我死肯道此尤當以海內長者歸之

高啓愚主南畿試以舜禹命題言官故為姻江陵有不軌謀坐奪官燬告後天啓末浙闈試題有魏、惟天之語見為陰媚崔魏事同方高出典試羅萬化實為副考與同事毫不累及科場之各分職掌即此可占

江陵敗王篆子之衡之弟中式並勅為民主司監場多得罪沈經以篆子寔所取中請覆查原卷且乞休不允議者亦無以是為歸德累大都心跡皦然傳是科煩言噴、有小沈救大沈之語

小沈指沈懋孝時同主考

丁此呂自攻高啓愚何與冢臣事楊魏突峻詞駭之致言路遂起大吏閉門梅席地幾同聚訟所謂自貽伊戚者矣嘉靖初喬守彭澤駭史道疏亦答紛紜類是

洪朝選侍郎家居為巡撫勞堪組織掠禁死按察司獄時走大綸為吾郡推官力爭之不得堪擅殺三品大臣罪當抵償僅坐戍恨未蔽辜而于東阿延謂洪在刑部嘗稽留楊順死狀能存齊桓之慘為好還報夫順不嘗慘殺沈鍊乎不宜報乎至誣洪阿華亭旨益屬深文

江陵既敗郡薦趙世卿起用部覆執難之初僅擬量陞即中銜致仕久始真除也嘗經考察不謹官無辨復例如顏鯨胡桂芳萬廷言管志道雖屢為言路訟竟終以例格趙再起非法然亦處於不得不誅法之時

王宗戴掌都察院事先陷劉臺死至是江東之初之以副封進王笑曰柱史何言江亦笑曰為死御史高寬王曰死御史者惟江曰即乃公王踉蹌歸待罪竟坐戍遣迄今烏臺談猶生氣見江事未可盡非

威將軍維光生江陵景徙歸邑、以沒親戚之事江陵金帛子女歲絡驛雖遠臣為委曲樹功地得無太過如吾邑俞都護大猷處嚴徐間何奇磊落有依

往遭科臣閻達費不貲觀鍾羽正疏云閻臣經過有司豐酒食飾厨傳鋪張器玩即威維光一鎮奇花排列至二百金他可知已行者又多携伶人游客酣歌覓勝伐鼓飛觴各厭飲歸違事那得不壞聞之朝鮮使亦然

南戶科奉用賓初閻撫汪道昆曰道昆前監軍閩中為軍容辱遮留兩日夜比晉都御史海寇急一策不施徒與客為長夜之歡袒露跳蕩弄歌兒至兵符被燬時亦以中允陳樞家居放軍

啟覽故岑疏及之道昆坐是免官世徒高江伯玉文名前事鮮  
知者

馮保家籍沒聞其簿帳公卿大臣皆有饋遺惟無司寇嚴清名上  
甚重之禁中因呼為嚴青天旋拜冢宰唐牛僧孺之於韓弘事  
同然嚴柄銓甫數月即致仕去豈別有齟齬歟嗣以原官起掌  
兵部不赴卒清望皜如

耿定向督南畿學論救羅汝芳王道行協理北院論救陸光祖總  
南憲論救陳有年徐元太王世貞皆力與新進臺臣爭持公道  
獎善類猶得好惡之正末乃以申飭臺規為薛敷教頌允成所

駁矣污其名亦所云疏：若易缺也似此物情誰肯得挺身任  
事真為灰冷

陸五臺光祖以常少被劫歸耿恭簡云陸在部儘幹些撇脫響亮  
事使出部時亦自擺脫常套擇世人所不屑處自居即出為藩  
參郡守光榮實多乃依然走凡籠中政有茲舉可為惜且憾也  
耿語深有味迷無論刘志宜張簡肅即鄭淡泉之待楊虞坡太  
宰猶存古風

王世貞初以鄒撫陞大理卿被劫回籍起南兵部侍郎通理前傳  
考滿為南道黃仁榮指及部覆謂回籍養病經奏薦起用自與

論劫改調以後任之日為始者不同引會同事孫玉楊例為解  
許之要亦難察行

魏允中上政府書指進士南企仲乞歸終養聽撫按勘為非常異  
事南後以南京冢宰家居壽躋八十撫按循例請存問忽奉旨  
查其有無過惡尤異事之一萬曆初年事一近日事時頗惡成  
劉庭蘭畫魏書各深切

張文毅四維於江陵敗後不乏反正功論者頗苛絕其冀日遷事  
江陵狀然則華亭之於分宜非欲張當國未久以憂去甫釋服  
驟卒不竟所施使吳門之得徐汝之為名士君子志大有為於

天下亦自有幸分哉

故事日講必尊宿老儒自萬曆乙亥王山陰家屏沈四明一貫以  
史官進去其戊辰登第總七年越登講筵昔未有也且江陵心  
眼之明後廢雜進矣沈自云始聞命不信已果然逃之如避死  
不可得究類余初被命時

申文定為翰撰時念政機所錄出主者多潤畧下吏得錄為奸乃  
集考諸大事因羊列為定例亦聞沈四明登歲閣印報日有報  
音後各得力所抱負固自不凡

肯陳尚書經邦在講席最久上嘗呼為白面先生不名以壽宮



議一歸不復出閣蔡時易疏云陳經邦魏學魯毫無他過徒以張四維所善彈章繼及相望去國迺知為忤申文定歸也將張申之隙方構

萬曆壬午以元子生加兩宮聖母徽號各二字忽有旨增加慈聖徽號四字張四維等持不可從之按此大典禮所係宜容小軒輕其若論曰制慈聖還減二字為是不見成化中尊慈母懿錢太后事乎答在登極初江陵准內比致兩宮無別益思彭文憲執奏之功

論李植者謂其劾馮保疏緣張宏門客葉新爐為之謀主遂保因結好于宏又謂植謬自矜稱天子呼己為兒語不知何據歎太苛詆然觀其意氣凌厲日增構闕不休或驟致人見疑或驟譽人見沮微有如王肅疏所云宜亦不善居功名之際者耶時孫愈賢蔡系周既論李植乃有造為匿名帖假二人名或云輔臣許國授意為此當時聲迹詭秘議日滋有懸書于沈宗伯鯉之門者有塗改楊太宰魏春帖者卒莫得主名若狂然亦一異也頗似宋慶曆初年

趙用賢疏陳江南田賦有何越職輒責為徇私沽名即沈思孝救進士彭遵古等三人亦正論也後以改官怨望借事遲思詞諂

詰之謂當事意全無異同吾所未信

故事京朝官六年外官三年一考察其後執政者有所處分輒非時問行之謂之閩考大都快私隱為報復也耳萬曆十三年從南贛巡撫張岳請除閩考法令仍之省多少葛藤議論岳嘗爭江陵奪情議知名

郭惟賢以南臺薦吳中行鄒元標等謫黃道膳以兵垣劾張學顏劉克誨等謫各蒙名用仍謫不少桂郭劾陳炳黃救王民社等復落職屈指 神廟中吾郡省臺則必以二公為首出為郭後至侍郎滋恭定黃僅改銓曾以沒輿論惜之其從叔尚書克績績亦稱

或謂獨帶微錢糧者司農王遵馭之曰常賦不可輕蠲猶有罪不可輕赦罪赦犯法益衆賦蠲逾負益多必本年之起運全完而後先年之帶微可免按此亦一見然循是無蠲免理矣違初以善揚繼盛得名其後為司馬頗傷嚴急用擅留御批罷去出處具可觀

開膠萊河工嘉靖中嘗一行之未就至是遣工部侍郎徐斌任其後復命兵部尚書劉應節報部務前往閱勘以議倡自應節故也尋為山東撫按李世達商為正交章持不可計亦屢難之

後屢議竟寢

趙錦以南吏部尚書改左都御史時通政使倪光薦加工部尚書  
銜班錦上錦謂光薦銜雖尚書仍掌通政事豈得以通政加都  
察院之上乎事聞詔加錦兵部尚書掌事以後凡自尚書改者  
仍繫部銜著為令

吳襄惠文華督兩粵數著戰功廉潔推制府第一海忠介返之顧  
瞻堂字數曰今日方成衙門宦履嶠然晚辭大司空之台高卧  
連江稱吾閩先輩完德

王恭質用汲鄭恭介世威威顯馭姚江學於侍郎居敬按南畿亦  
既故講徒坐外謫吾御風尊奉程朱墨守不少變風氣尚苞轉  
未開究得力顧反在此

許敬菴孚遠守建昌羅近溪其邑子也頗不相中後起佐南樞與  
楊從所起元俱以部堂講學楊為近溪高弟持論殊漸生形迹  
耿天臺之于李卓吾亦然

胡清虛浙義烏人初為陳大參門子以惡瘍逐偶一道人率之入  
匡廬終南習靜越數年出浙士紳遂翕宗之羅近溪攜二子與  
共游曹溪二子道場無何胡病死王龍溪亦嘗從胡納贄大抵  
學道心未堅固欲導魔反為魔轉又吾閩恭寧一蕭姓者傳其

後鬼術能為人接命近溪亦酷信之二溪同好遊好干請屢受  
欺不悟強託於無人無我之學殊不可曉

許敬菴以吏部郎出守快：欲終隱往凡唐一菴請為唐曰我二  
十九歲建言時今七十四矣念未嘗一日忘起也惟枉已則不  
可耳汝前途自坦但踏實地行毋貽後悔許憮然遂之蒞任其  
後朱平涵國禎嘗師事許問曰先生初聞請報時意下何如許  
答也有兩日不自在徐云若在今日則否朱率爾曰先生前句  
是真話即是聖賢話後句倒多了許亦稱善唐如老女看嫁未  
如高僧罵佛信口信心毫無遮飾終真講學當家

孫月峰鑲戴楊世華事極有理云楊性緩生平得緩力在南曹有  
公不平同官某據臂欲往爭之楊遙呼之曰來既至曰姑坐因  
纏綿作不了語遠延久之不果往已而事白天下事真有以舒  
理得之者誦之不啻佩帶

廷對自有依古今稱最直言者賈誼次劉蕡二人有何建立此陸  
文定規孫月峰語也新唐書於劉蕡贊引董仲舒之對武帝詞  
緩而不逼意同是

郝應龍初極論分宜著聲其撫滇乃以墨敗吳時來董傳策望亦  
漸損是故君子貴執持晚節也每見建言諸公李植沈思孝被



人攻訐動藉口前事云

巡按廣東御史蔡夢說首請釋故相張居正子嗣修雷州之戍稱  
義舉矣張季子允修愛尤篤嘗以制義求馮時可序不應屬刑  
伺為之刑卒蒙譴陳與却亦雅往來時有五先生之號使張不  
沒者又昂甲矣不患無刑陳其人患後來如夢說者少耳盛衰  
之際可以觀士信矣

神廟偶傳言免朝主事盧洪春疏云外議籍：謂以試馬傷額恐  
為臣子所見姑引疾自諱耳此何等語其後給事李沂劾大瑞  
張鯨處分未盡法謂鯨廣進金寶多方請乞所致奏入各被  
嚴譴二事誠非所宜言近於翹君過自名傷益在納贖之誼宜  
並不免

萬曆丙戌夏四月盜竊文淵閣印詔嚴緝莫測所繇改從鑄給時  
申王許三公政當國論者謂閣權自是日輕矣若或兆之唐裴  
度時中書亦嘗失印旋得之亦竟否然豈所謂事急投之水火

閣臣稱輔政佐理已耳申文定嘗一被告曰總政錢一本亟以為  
談謂與總督總兵任此內者也非故自尊大然前後亦稀見最  
蒙眷只諭元輔先生今章奏間或明稱相臣非是違本朝不立

宰相之義

申文定以講筵久歇因請令講官遇傳免期仍進講章從之按此  
亦老成長慮而寔開後來急荒之漸循走愈罷講矣不曰有日  
進講章在乎其面恩官遇免朝三次許其本奏知亦始文定時  
臨御遂從此益稀

閩沈四明閣揭始知萬曆十三年出郊步禱之後有深意時大星  
入南斗舊有天子下殿走之占陰借是禳除之耳然不妨德舉  
計出申文定諸公幹旋力

左副都御史張岳直陳國是一疏自申王許輔而下楊巍舒化陸  
光祖潘季馴趙用賢吳中行沈思孝等可立江東之李植咸加  
評品互高褒議餘如齊世臣吳定孫愈賢陳泰來等或代為洗  
雪或陰有雌黃而獨以龔懋賢龔仲度蔡系周維蓮為奸  
邪彙數十人自馮恩上百官圖後未有也張也賢乎哉夫  
我則不暇

吳時未磨仰庇同先朝建言杖譴表著風節忽加以鑽營吏部之  
名事影響無據趙南星唱之史孟麟姜士昌等和之臚列多款  
余未敢從也惟是二賢與申王交夙善疑端始此士固不幸有  
當路之知哉若黃洪憲王肯堂跡踪顯暴又難例比

謂張位沈一貫之予告李長春韓世能之改南隸徐顯郡排拑故  
謂沈鯉趙用賢之引去吳中行沈思孝之被謫繇黃洪憲媒孽  
故未盡然總當路交厚故累之居其實欲避其名得乎為二公  
計去之可矣

薛敷教以一觀政進士疏泰靈長且連及政府有平津曲學金陵  
險峻之譏不謂之出位可乎當日只合淡、發付聽暫回籍依  
常調銓授彼自氣冷緣多却唐仰庇寺發憤抨駁有敢隨有敢  
此煩言所為日滋也至陳與郊疏因敷教併醜詆建言諸臣則  
其離本題目愈遠矣

詹公為吾鄉名德其立朝不但駁薛敷教已也又嘗劾饒伸方王  
衡同諸舉子覆試時部議欲輕一二人示公獨持不可跡涉為  
申王迴護致誘有因亦終是出頭肯任事人異諾、輩家居闔  
門養威重衆賴欽式

許文穆疏云小臣一開口不必是即為風節大臣一開口不必非  
即為朋比小臣百詆大臣輒以為不可屈而抗威權大臣一侵  
小臣便以為不能容而沮言語世道至此亦可慨已教語曲盡  
彼時情態

陸五臺光祖與江陵同籍雅善多所規諷如王員外用汲攻陳炯

疏初衆不測得陸一言而解僅編管去徐華亭晚家居無恙亦  
賴調護力其以文選郎即擢常少見摘於孫玉楊御史坐削籍  
後起柄銓力推敷教或云其人頗狹術任數然否歟即此數端  
居然長者王太倉劇詆之謂其乞憐於長洲之前柔若無骨教  
非實錄

許弘綱自兵科都給事調補吏部辭甚苦至如銓曹惡聲私怪之  
閱選卽劄四科疏始知政府欲用許子偉許濂倒公論不堪卽  
特議調而私綱懼于偉有言重排政府意因以辭讓自解展轉  
避嫌近多事矣用人公共政府亦無庸私憎喜其間覺申王二  
公未盡忘此

吳縣太倉當國日蕪松兵備得連擢為巡撫疑所私德也蘇守石  
崑玉有善政被參罷職復疑所私憾因叔世人情薄議論紛易  
滋葛藤抑亦有藉之口者乎夫惟無作好無作惡一疇之蕩平  
正直之遺斯純則矣

鄒南阜持論極平卽初攻江陵尚嘉許其才志晚益含私非持不  
累之已也朱文懿慶行狀出鄒筆特詳婉復為中文定集序似  
有褒揚共同里羅大紘給諫見之怒甚勅令毀革謝過乃已動  
沾、以一己好惡苛絕天下最群賢受病處反以微言永學問



之訓

鄒元標起銓司條飭吏治內引耿定向云彙撫閣得副使鄭汝璧行錄粟有法一省造福引譚綸云驛逆惟嚴禁白牌餘部寺兩司雖無差違勅書如丁憂養病陞任等項當恤其情各于所領路引文憑上給夫馬小票明准應付二說咸有閱國休又各本所見聞不沒人善

雖于仁酒色財氣四箴太傷統切又一海剛峰也時有毓德宮之名出視輔臣賴諸輔力請寬宥疏留中以他事僅從罷職猶聖度如天之美維後亦鮮他見

方 神廟冲年諭輔臣曰先帝雅好珠玉朕思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好之何用張居正對聖諭甚善但恐有后妃時不免要用上曰亦不可也語何奇英明庶幾有投珠璧之風矣怪其後恒以貨財為累

萬曆中川湖貴株木之役往入岷崖峭谷間呂坤疏云毒霧交蒸蟒蛇雜處經旬始過千夫難移隔澗安橋越山引緯每日一祭神明每行不過數步恒憂磕損復致壓傷及其棧抵河干履之俟秋水漂流尋多底滯蜀人至為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當日危苦可知

徐貞明議興西北水利業有緒竟沮非徒熱威中貴旁撓之已也沿邊土曠田無糧額軍民種之久矣墾為田勢必起科預相驚曰是將以漕糧用我誇勞賜功安得就故惟永不起科四字為墾荒與屯妙法

給事蕭彥自云往閱視寧夏古所稱塞北山南地也有水田旁漢唐二渠不可費力卒莫就墾者詢之曰第足食已矣何力田為強驅之如赴湯火信北人游情有素所以于東所有天時地利人力皆異東南之說

江南歲運到漕糧偶經雨濕潤管倉部臣不聽輸議却回責償漕卒洵：賴開部調停以十三輸京倉餘留通州其輸倉者到隨發不限時日和諸軍祇有雜色石司農星急索登觀對衆炊飯皆可食始以次支給無譁者是役也申文定處置頗得宜而司農亦應機敏

上陵陪祀禮宜肅楊錫茅國縉以御史糾儀夜醉誤入他班傳贊跪拜糾儀官倒站立亦誤相對跪拜為左都御史陳于陞所初聞之駭西誓戒齋宿禁謂何

浙撫按請存問原任禮部尚書董份御史萬國欽諱罷之萬自正論統羊官安得有存問禮董為吳門姻撫按疏微有所窺意亦

不全為董也罷之是

饒伸論戊子歲閣事申文定王文肅各求罷許文穆方典會試未  
撤棘諸司本章送文定私宅票擬文定仍封還 神廟驚曰閣  
中竟無一人耶於是速治伸慰留二公本章乃有私宅票擬例  
有封還例閣禁福唐時依然

高桂饒伸二疏回屬疑揣省臺諸君遂文章論劫之則明有可比  
輔臣形迹又楊巍高塔愚前事矣即癸試八人中文理非盡耗  
中量鑄一二人未為不可舉稱入教併彌封官亦免罰失太寬  
縱何以謝言者時惟于東阿宋伯稍持正議餘就靡然矣于竟  
以是抵牾歸

喬璧星規王文肅殊有体自宜虛受閱王疏云臣以容有技彥聖  
為休、璧星欲無容竭媿為休、覺辭氣未甚平也大約申氣  
弱近深王氣動近淺然申能容魏允貞李三才而王不能容饒  
伸高桂亦疑有優劣分

許文穆求去得旨云卿昨誤隨小臣之後以過大典茲復煩聒者  
何幾勤之歸矣小臣指工部主事張有德以疏請冊立故未幾  
申文定亦罷申許故相權其去也亦微有不釋然者許乃幸微  
抗忤名事出望外

申文定即杜門稱病閣揭自宜首列其名詎容抵賴惟揭奉御批  
無該部知道字樣例不發科抄誤發之後索還之形迹顯然羅  
大猶屬職掌黃正賓難免肆凌自古豈有中書官忝閣臣事耶  
法紀凌夷盡矣

王文肅奮歲力抗江陵為一時氣節領袖比當國舉朝望之太奢  
而文肅亦持之太峻頭誚江李陰托吳趙最其病源蕪之三王  
並封論委屬過舉失海內心遂為諸年少藉口頌才守定無可  
瑕疵者骨尤挺豎徒以得過于頑涇陽諸君痛詆之幾若不可  
方物焉者如公論何

璧星入紫微垣占非吉王文肅請以冊儲解之謂太子象曰前星  
於帝星近至引民間歷災衡喜之說早婚幼冠不以為嫌佳  
借子孫之吉祥權父母之凶咎為詞可謂婉於持論瀝盡苦心  
者矣竟亦未允

王文肅冊儲之請每題揭卷詔咸手書親自封閉其以癸巳冬各  
對暖閣亦獨召諸同官弗與也才本工於條奏加之懇款間止  
用俚詞如為主疾熱平白受閑氣等語越親切動人嘗被詰鄉  
揭屢及皇貴妃何說直吞云皇三子係貴妃出天下不教貴妃  
誰疑乎懸真至此遂得出閣諭教旨事終賴文肅力覺申



文定緩王文端激至非其比不得以並封偶誤故既嘗及之

神廟於東朝一事始終遲疑初擬某年成禮矣旋中改議三王並

封議皇三子同出閣即既奉出閣旨猶以經費訕幾再議罷每

每別出枝節巧借題目若不得已姑免就之者其諭王文肅札

云朕不老又無重疾二語想即其本懷或以 世廟立儲遲

莫永 穆廟立儲早莫促疑有邪說陰中者亦未知果出是

否也

初皇三子生進其母鄭為貴妃孫如法言恭妃誕育元子五年未

聞進封鄭一生子即爾何以釋天下疑坐謫誠愛有所鍾聞恭

妃宮中左右亦屢遭杖斥非鄭埒

光廟出閣後講最勤嘗以寒疾未愈閣臣為請教日假不許直講

官恒以五鼓呼長安門入劬甚歲節無分毫賞賜群疑籍，漸

復有諱子置棄之論矣致東宮輒講自甲辰九月始後惟丙辰

八月出講一次耳餘槩罷

國本之爭吾郡持正議者黃侍郎鳳翔李給事獻可何儀郎高遠

皆罷歸黃李詳王文端疏中李奪進黃後至尚書沒謚文簡何

至侍郎名德並鄉邦推重云

王文肅閣揭有云鄒元標本樸愚書生無他奇畧錄吏部改南亦

非有大挫折而諸臣爭之謂此曠古遺直也且亟起用李材雖

富有學問年已近暮不能覈實報功亦豈無罪而諸臣爭之謂

以曠古奇冤也且亟錄如此望轉移天聰得手請將元標改

監司外使用材始例改發充軍庶用舍兩得其平按數語處分

妙甚惟文肅得謗亦坐是夫以舉朝所欣驟登之槐棘之人顧

斤，擬僅監司身為射的無怪乎聞弓而射之者衆也

王用汲鄒元標同攻江陵得罪王起至南刑部尚書鄒為主事議

者謂王何顏居鄒上王頗不平語獻臣曰涉世用則缺不用則

全觀王荆石公可見使南身終不用則已不然亦未可知也鄒

後總憲果亦落

李材巡撫鄒陽大開講學至議減兩月兵糧供生徒費又改恭將

署為書院并伍閑詒樂有脫中之呼此豈小過誤講學之貽害

至是夫李成閩在道猶具威儀行到處題修身為本四字刻浣

山靈學徒從亦衆

趙南星之為考功信清執王三餘故趙姻名麗察典即呂胤昌之

於冢宰孫鑣甥也孫為割愛去之所謂彊直不阿者矣然氣亦

稍橫閣部因之水火馴至銓司空曹未免激成之過至趙

邦清暴悍無禮雖其同里同官亦畏惡之此戾氣耳要即送正氣釀出

陸平湖太宰有智俠名其同楊海豐排擊李植江東之頗為言路所持或云平湖不出此不得宰天下收挽復功方趙蘭溪張新建爰立不繇廷推平湖直攻之謂祖制決不可廢內降決不可落稱偉議矣既奉旨廷推忽自占首列致蒙顯誚何也然終不失為名宰

陸莊簡柄銓每汲，以起廢謫錄用老成為事語人曰後進行當有知者若老成人漸逼素榆不及今登用終老巖穴矣意尤可感宰天下不可無此心力

尚書孫鏞請於京察年分自十二月朔始科道官毋後有所論劾恐論劾多人將來拾遺不充致摻括太過流為刻覈也從之老成長厚遺意今見遵行

韓世能以日講官乞假并請三品考滿蔭叙許之吏部尚書孫鏞執奏三品考滿舊例無過犯彈劾者方與蔭予今世能屢被人言且以自請得之非政体按此亦見鏞抗直一端詔遵前旨行明示優待講臣意

陳有年太宰召自留都首推李懋檜尚寶司丞不允李吾郡人始

以兵部郎劾給事中邵庶阻塞言路不宜令堂官禁諭司屬生謫外家居久之後稍起終太常卿時即署每喜建言不能盡卜所懷來龍蛇雜處矣

王山陰先因災異自劾疏留中同官為再請簡發不報僅遣文書官到閩著輔臣傳令入直而已此何体欲不決去得乎其後又有旨昨家屏在閩今日何隄然有疾繩之愈急恩禮視申王殺甚

曾少卿乾亨議汰京衛官衆詳謹遮其兄尚書同亨于朝王山陰在閩聞狀達諭天下有叛軍寧有叛官若曹敢於禁地遮辱大臣罪死不貸衛官皆散罷司馬欲貸勿問王不可請令五官詰主名置之法事乃定

孫月峰為陳恭介狀最詳贖中叙閩部交惡始末亦痛快可喜時因會推閣員以舊輔王山陰為首得旨未有旨起用閣臣何妄推且不宜及吏部尚書都御史陳疏辨謂王家屏七人皆特望所推屬孫鏞孫丕揚為不拘資馮琦為不拘品馮時僅五品耳陳此舉原錯閣臣再起宜特召不宜預廷推此舊制明自生觸忤而上意之終曠、山陰亦具見矣

甲午會推有旨將前兩次原推通列未看因點用陳南充沈四明



二公四明尚在籍南充以壬辰原推越三年點用稱異事銓司顧憲成等坐是削籍陳太宰有年亦旋罷歸杖卜多故未有終於此時

陳恭介以吏部尚書罷歸起南右都御史故事宰鮮以他官起者間借起亦必用原官領之屠襄惠掌都察院楊襄毅嚴恭肅掌兵部皆仍家宰銜獨陳用右都起名用之寔抑之也徒以政府宿憾故陳業先卒

趙文毅用賢署吏部議推太宰政府屬用羅康洲萬化顧憲成爲稽勲持不可比會推閣臣復不及羅妻江蘭溪屢趣之不應遂斥歸羅佳品也豈時尚有遺議乎然冢卿一席詞林自朱崑山嚴常熟後亦寂寥久矣

御史趙文炳疏勅吏部郎符時馨符廷沈思孝寔陰主之併及江東之劉應秋李三才而其大指爲丁此呂考察發一丁此呂耳前抑於楊魏後點於孫玉揚並招致風波舉朝爲喧闐累月近於怪物妖首然異哉

南北司馬孫鑛蕭大亨竟未一推銓宰也彈章數及或防其未或趣其去將無過傷逆億乎比如王文瑞相善矣揣之曰吳門別有隱情其子太僕用懋借是解嘲于文定諱，賢者後大用又

疑爲箇中閻竅致然深文巧詆先不以正直忠厚自居元氣善機所傷非淺

禮卿一席頗難處沈歸德以持正不阿見憾政府于文定偶云詣朝房向輔臣一商亦滋愆，之議守已徇人皆譏事安遣使奉李文節署部時明告之聞曰如題覆不當徑稟駁勿顧惜部休此最有見寃亦無甚相左

沈歸德在講筵垂垂暮春每稱沈講官講得好以憂歸屢問幾時服闋命先補原官待其未沈四明之起教習庶吉士也尚在籍詔撫按教起之前筆日講教習可在案坐缺遙補今人不諳故事

驟聞之能無疑駭

余寅試南宮讀沈文恭視之曰名可三十間余不服曰偏前一觴爾後一觴我榜出果三十三同于射覆總不以首春許之亦先正文雅馴易辨未易責之今日

張元忬官止五品得謚文恭與羅一峰舒梓溪羅念菴同見詞林不全論官存乎人品張嘗題壁云瀟湘皆惻隱舉日有神明又寓言詩我有徑寸珠累之以布衲盜賊不得窺夜深弄明月想見其學問自得深趣也

以朱養淳清品馮開之高文致蒙醜縱之譏未傷大雅至鄒泗山

事難言之矣屠隆以與西寧侯家狎昵往來被訐詞醜甚丈人無行又一司馬長鄉耶屠集中屢以行誼自飾晚更逃禪要本面目自在

聞三王並封詔下各衙門無跪者惟祭酒曾朝節一人時王文肅之身受攻擊幾無全膚顧文肅所為得上意正坐是耳旨云鄉為朕家事贊畫費心他日再歸再召儼思有自頗疑中庸獲上信交之理若不甚符

發帑金五十兩於葉王廟建醮三日夜為輔臣王錫爵祈安稱隆眷矣又諭申時行可代諭次輔錫爵亡女勿過悲恐失治生之道藹然若家人父子乃王竟因引疾歸君礼臣義庶幾兩擅其美

吏部侍郎趙煥遼東巡撫趙燿各以歸養請部覆燿長子也弟封疆有年且聽歸侍煥家居奉親日久新承簡命宜供職從之誦之覺世間吉祥善事無踰是者

司寇孫丕揚陳省刑省罰約束各三十二條美哉仁人之言乎近有梓祥刑要覽者亦就中稍增損之凡初入仕者宜手寫一通置之坐側即以待僮僕亦然

湯顯祖自云平生于吏部交遊得二趙一趙南星一趙邦清俱不

得力世間意氣之交多成虛幻湯大計黜出溫都御史純手寄之詩曰知君的是誰苗商曾在長沙困道鄉蓋以溫益官鄒治事擬之也悵甚

湯海若廢居久乏絕或勸為黃山白岳之遊戲咏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李淮撫三才馳信來迎直答云身與公寺比肩事主若而為客亦非所能也意氣稜稜可想湯晚有三夢傳奇頗佳

施觀民守昆陵闢龍城書院集諸秀士講業其中士竟奮有魁天下者竟以書院為富道詔屬罷去錫山東林之學寔肇是噫備吏之流為儒林可言也儒林之流為游談黨網不可言也初判然若不相蒙源流隱寓

孫伯潭與顧涇陽同里孫初舉殿元顧尚諸生即有書規砥之顧後會試出孫門其官選郎值杖下堅不肯推孫家居禮疎簡於師生誼蔑如也賢者何薄道自居傳孫庚辰取中徐泰時頗負謗未知然否

諸壽賢以抗疏坐謫最為高攀龍深交晚頗多田產累高顯諂諛之觀其貽某同年書文不以此時究身心實蓋家園大計乃于酒食戲談中浪置此身古聖賢有送酒食戲談得來者乎為悚



然前輩侃直迺爾

高攀龍初官行人郎疏關張世則程朱誤人之說睹周士穎試錄

云六經亂天下有餘亦憤斥之為名教罪人其論管東溟全是

禪學尤破的操履較諸公信嚴

姜鏡所上奏不審云何觀高攀龍疏云若効輔臣如禮部郎中姜

鏡天下莫不燭其奸誰予之手微可悉顛末鏡子途元至禮部

尚書亦不為物論所許

周玄暉以清豐令考選謁部抗立公堂謂不宜辱以南臺盛氣厲

色指顧若無人為部糾降調即南臺視作令不信勝耶似弄氣

量望而知為粗人後以居鄉恣肆致變為撫按所劾坐逮繫卒

獄即生平可知

如給事楊文舉御史沈汝梁祝大舟蘇鄭之見于彈章者真不忍

聞沈偽稱饋送祝括取庫藏俱以數百千計鄭按雲南專搜金

寶號蘇唐僧謂鄭取金如唐僧之取經也文舉跡亦類是聞于

吳門太倉二輔各有連文舉駐吳每過元輔門輒下輿疾趨事

尤可哂

布政麻溶居官清謹往反止二楨其卒也巡撫魏允貞為題旌表

部履贈太僕寺卿南鴻臚鄉張朝瑞沒亦以廉貧徵卹末世難

得此種人誦為神清

龔雲致以御史乘傳多用夫十四名坐降雜職法亦稍苛所直幾

何致輕耳目之選時去江陵未遠驛途尚廣比萬曆之季以余

所見維賢郎墨客無不假使節馳驅者冒濫極矣抑太平氣象

亘爾耶

沈欽閔詔安人風好講學居官允忤有耿介殺嘗以府同知糾發

某巡撫貪狀為當道所憎而諸名輩亦多推重之者末以里居

警警罷飲章畢命老年事堪惋詫

鄭維父歷邊疆功難掩而以嫁女蔣遵箴吏部事屢經論列謂維

緣茲得督撫任其子材特魚味詒辱堂官公為楊應宿之倡又

有糾其次子樸騙妹夫蔣遵箴重裝八擡致箴氣死者噫父以

女易官兄以妹易財而屬怪事為遵箴者亦何苦以身易色為

哉

俺答既款貢父意欲收番假禮佛為名請于西寧建仰華寺一區

朝論初許之為可戒後導慈亦繫戎索一端而已遂駐為策收

吞噬各部河洮關隴漸震鄭洛始決意出師焚其寺虜驚遁去

王文肅稱為華佗割癰手云

虜謀搶番惧我或搆其巢穴自款貢後無內顧憂屢報西行至入

套掠其全部落歸我將吏覲，恐壞款局莫能救也。番益折入於虜，藩籬全撤，其肅孤危歲失，奈馬利系萬方申王當國，持重厭兵，固老成識慮，實非漢人。關河西五部新匈奴右臂之義，申王惟專任鄭洛，同時魏學曾、葉夢熊並知兵屢有異議。

鎖南堅叅者，西番烏思藏法王子虜所謂活佛也。虜王西迎恭奉之，又樂青海肥饒，無歸志。其辛遷迤東，及酒泉張掖間，勉鋒鏑。虞者故鄭洛侯子趙功佛，亦與有力。焉烏思藏在巴蜀徽外，北與羌接，其僧有灌頂國師闍闍教輔教三王及大乘大寶二法王之號。

忠順夫人三娘子以一虜婦配三世閱四十年，垂老犹懾伏諸部。方俺答死，夫人意嫌黃台吉老病不欲婚，則中遣為皇，然及黃酋死，子扯力克當嗣，幸而婚成，至舉朝動色相慶，真屯物也。度其才當過人遠。

利瑪竇初從天津來，太監馬堂解進京，為禮部所駁，以會典所載無大西、洋國，且所携天主母圖及神仙骨等物，屬不經議量，給冠帶遺之時，蕭然一旅胡耳。今其徒遂徧中外，非苟然者所傳。天學格物學亦特精辨。

延綏鎮設邊地，漫行風沙壅積，或高至三四丈，旋於壅數日，人功不能當一夜風力。涂司馬宗濬嘗一議於沙後，半載費數千金，又晝夜糧師如防大敵，然工甫就，勞劇甚矣。開塞北燒荒狀，頗亦稱是。

國初沿邊地曠，盡給軍間，有肥瘠不同，令視其歲收之數，叅較之。謂之樣田。其後與區腴產為將領豪右侵漁，所遺僅硤礪不食之土而已。議屯田者至買田而屯，田昔未有也。詳閱董應舉司空集中可為浩歎。

易州廠專司柴炭供御用者，詢止三種木：曰青信，曰白木，曰牛筋。總謂之甲木，專其名也。惟畿荆關六十里至金水口，產此萬層中，管廠主事張新請於廠後隙地植四萬株，從之。炭長尺大如小椽，火力可竟日不衰。每召對閣臣直房中，純燒此俗，呼為紅蘿炭。

使琉球舟必合抱，造必累年，舟設桴翼，造水帶梳木尤極堅鉅。至載棺以行，函銀牌于前，書某使臣棺，俾見者收而瘞之，危苦可知。李文節廷機嘗援鄭端簡議，罷遣使臣，止諭彼國差官候領，最得體造福弘多。

給事王元翰疏云：雲南去京萬里，往來僅黔中線路，聞滇西有金



沙江有舟通馬湖東有西身路跡善安至田州不過添設數驛  
可出荆襄達金陵俾入滇者中從黔東錄粵西錄蜀水錄四途  
並進滇可長存而黔亦無所慮不知此說尚可講求否存俟識  
者

謝肇淛有云今海內大勢當以天壽山為北岳羅浮為南岳鍾山  
為東岳點蒼為西岳衡霍為中岳相去四五百里庶足表至大  
之域無外之觀然未易為拘儒道也按中二陵稍涉曲筆無已  
或醫無閭九華可耳

王太僕任重吾鄉前輩觀所圖延寧其固要害遠形虜勢宛若列  
眉里中鮮傳者將無德掩其言  
以上一百四十六條

國史唯疑卷之七



萬曆

本朝凡皇太子諸王生率判度幼童一人為僧名替慶今京師承  
恩寺乃 神廟為其替僧志善建也制頗非雅慶亦宣德後事  
耳二相特當不其然

路王封國本擬楚荆長間以遠解因封衛輝初頗驕逆時微服  
出城遊戲撫按以半同慈聖特降詔切責之 神廟亦賜書  
訓諭後雅修殿殊得此番懋德力

丁酉六月三殿災稽本朝殿災之年永樂辛丑嘉靖丁巳及茲  
凡三見先一年乾清坤寧宮火有誠意勳衛劉世學知象緯  
密語人曰火氣未已也尋驗

四孟享太廟惟孟秋以子時餘皆用午事見太常考至 神廟初  
年秋享亦改用午時而其日寅時省牲今四孟俱昧舉行禮  
在寅卯間惟歲暮拾祭一用午耳此余所親見視曩昔異不知  
禮改自何年

親王講讀官選進士中二人授翰林簡討滿三歲仍與外選  
例也改潞藩講官董樾等以九年滿從閣臣請陞樾修撰  
仍管簡討事獨破格未免淋觀觀端

朝鮮國王屢疏求立其次子光海君瑋為嗣不許時國儲未立中外危疑特議者於長幼之序確乎其不可混非徒從朝鮮起見故也寓意頗深微可思

河東池鹽視海鹽異下有鹽根上有鹽花遇風輒生風雨調輒盛後池遭水患鹽花不生務採為艱始設法澆晒其行之山西者務鹽也行之河東陝西者晒鹽也晒鹽味苦鹽了病之萬曆初兵科蕭孝請行花馬池官鹽以稍息解澆晒之累議亦可矣

汪司徒應蛟云海水味鹹人謂能爛苗特畫揣之耳海水乍過而乾土而輒起鹽寸許苗根過之果壞若使田中常蓄水又中鹽味更能肥苗蓋鹽木出水含潤性生氣與乾鹽之能抽物流者迥殊驗之信有奇理

張洪陽位請於近京十里築四輔城各置兵萬人即以京營或班軍民壯充之倣南京浦子口制議竟落近案或慮溝又通州華華城去京並四千里形勢非在區區難壁間也即敵臺宜建遠堡警亦非得力

莫登庸代黎大為都統制爭在嘉靖年間黃翁為達張岳諸公多少籌畫比萬曆中莫運中莫有黎惟澤者起驅逐

莫氏請給印仍轄治安南許之屬指未五千載而黎莫互更若循環然夷運之無終窮即是可徵

西寧之變時代實為戎首既兵敗勢蹙乃執許朝劉東陽以降為脫罪地其部下夷丁尚多葉慶然決計擒斬之是也時梅國楨意頗異同題詩公署云軍門忽下坑降令官市翻為奴奪場撒指可見葉訟言寧使臣負投降之名絕禍本不敢拘衆人見貽誤討還部覆姑不得已兩解之願論功實葉勝逆雖寧有輕赦理

魏學曾初以時狎叛師捷速繫楊幾不測大僕卿王汝訓獨疏明其功得從末減王夙持清議萬曆末起自詢宦身朝端有大事衆輒問王洪陽云何是使也或謂葉慶然李如松寔傾學曾懷其成王既當非無據

西寧未平浙撫常居敬頭自提一旅赴寧夏殺賊業得請竟沮忌者然則葉慶然梅國楨非與曩值方隅警報不之慷慨請纒之士今即當局人避之恐不克矣

寧夏獻俘次日傳聞臣趙志舉等凡過當朝御門侍班可登階於滴水上站立志舉等具疏謝按閣臣過朝行禮畢例植東階上侍立金座旁相沿已久茲云始萬曆壬辰何也不



知前作何規制誠所未喻

方朝辭陷倭報至尚書石星請即日就道往決戰守必一倭不入者奏凱還不則自耳軍法星此舉殊有果毅壯往之風怪其末乃爾不稱及稽李宗城逃後星復以削官銜尚妻子身

往軍中察勦為請然事已無及

沈惟敬使倭梓杖縛隨行多死李宗城乘夜逃還或為詩曰貼肉暗藏蕪武節抱頭忙著祖生鞭見周孔教疏辱國甚矣宗城故臨淮勳衛也誰舉者百死何贖

以兵部考察軍政誤四司官及南北掌印科道舉從降請凡三

十餘人幾空署矣英主之驟威溢怒至是夫時王太倉已行屬蘭溪新建為政頗非上所急也疏救置不省惟陳南克另列四款以請較婉僅報聞開礦事察亦自是年始上明云錄輔臣張位請張懼不敢辨

孫王揚太宰以乞休允放發憤詆閣臣張位黨沈思孝等共逐時賢蓋自謂也中多鄙疾語閣部故積嫌至顯然出疏相攻為從來未有怪事所非淺

山西巡撫魏允貞疏歷指輔臣罪狀上以允貞為屢推不點撤潑故繆諭輔臣不必深辨時以撫臣攻政府直若尋常然

亦異事也內云張位恨尚書孫鑣孫丕揚傾之去併逐魏等鑣丕揚友呂坤說甚長位辨亦甚悉

謝杰十漸張養蒙四好呂坤十二收之疏儘稱危切不省亦不怒若固闕然那得許堅忍性情空濶度量昔云以現為真真於此日見之耳章奏體壞亦始是

呂坤直陳天下安危一疏躬齋到朝門疏注投進自其忠憤所激而求多者更云疏列天下事備矣胡不二反國本援為他日進閨範之證好事難做疑端易開說安所底窮為呂計得終身廢屏猶其幸遇

劉應秋自南司業疏攻閣長自其抑張昇羅倫本色湯顯祖為表墓乃比之柳宗元云曩新建張公以貲贖東征事與首輔蘭溪左幾中不測去諸往來新建客咸受重劾劉與焉頗咎劉輕發欲速其功聞張初款援揚一清翟鑿故事出自經畧為趙固駐止說本是

曹學程擬辟頌繁真出意表方李宗城黃夜潰奔舉朝震動上款遣風力科臣一員往閩勘閣部持不可學程適按近畿循例疏聞詞亦非甚激許且旨差科員不差御史此中有何規避而勃逢雷霆之怒乃爾乎命應十餘年固圍

即天意若故顛倒之君天也抑復何尤

楊方亨疏發本兵石星奏書大指欲苟先封事星亦以方亨密揭進呈至云總督孫鑛與倭將清正私通遺之四絲帶令入犯破壞封局時清正主執行長主款陽相左以愚我星不覺為所責陸彼街中車急反証督臣自解非通論矣使倭僅數幣可招者逐之易耳

丁應泰劾楊錫併發張位沈一貫與錫私書張有福福與君共之語沈有上疏預先投揭以便措手語且以原票留中旨密示錫上憲傳五府六部九卿科道會議時二捕俱危甚沈尤

多洩密過卒之張去沈留不解何故聞沈認罪疏頗慙懼為上所憐非也恐別有得力處

張位辨丁應泰疏有臣一毫無規語上曰楊錫為卿密揭屢屬致債師辱國尚言一毫無規忠義何在著問住去尋以戴士衡憂危竑議書削籍傳上和得應泰疏嘉為忠直書其名屏問至幾以是殺位

初戴士衡奏鄭承恩問範圍說連及呂坤承恩續奏士衡憂危竑議連及樊玉衡震大作雀臺益推廣之波累多人增士衡為張位所舉士又全於其邑夙相善也雙語不盡無因幾

幾乎滔天燎原之勢矣

呂坤自纂閱範何緣鄭國恭見之即以達貴妃焦竑自纂養正圖何緣陳矩通至取去遂經御覽繼云事屬偶然預安得巧湊乃爾罪呂為巧媚官掖希圖策勳誇焦為陰結權璫營求大拜法危甚繼彼此宜自認過夫惟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為心即邪說免之得乎

焦竑舉己丑殿元自云同此陵徐士彰試南宮題得回之為人也章徐曰此決非孔子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胸中乎笑而然之按徐語極有理致可參

鄧元錫少師事黃司訓時憲意廣經史子集咸喜博觀或云母已荒乎師曰譬若龍隨其所嘗豈必膏梁耶又憲氣所歎為果銳莫過或云母已矣守師曰譬若虎隨其所如豈必拘繫耶深得薰陶良子弟法

文選即王教為給事胡汝寧所劾御史馮從吾極言汝寧險邪害公狀部議汝寧請外教仍供職數年秉銓臣得伸其職僅見是年汝寧嘗疏請禁捕田鴉廣好生德人呼蝦蟆給事亦宋末驚鴨諫議之比

丁應泰既攻去楊錫苛氣益張朝議還徐觀瀾往勘徐亦多



所附會致有判眉割髮之變因用楊應文易之時訛言繁具  
至謂閣部皆受重賂倭實以賄退得旨七年狂寇坐五千金  
能買其退之理功准優叙議始決

楊錫素與寧遠諸李厚方蔚山之戰陳寅業乘勝先登錫不欲

寅功居李如梅上遠麾軍退功重成復敗其後又專任李如

相致有三路喪師之舉錫在邊最久翹遷禍錫寔罪魁臨

老就戮歎微天道

方東征師未決餽餉艱阻或有義開礦于朝鮮屯田置戍于遼

者尋報罷聞鮮人絕不用錢銀惟銅多亦不請開採時我

將吏頗不戢為鮮厭若觀宋應昌行移去平壤婦女至登城

助倭擊我師情景具見

馮文敏琦策倭云倭絲遼左入成橋耳絲天津入暫擾而即定

若絲登萊登岸而西散掠郡邑間及客為主中國憂自此始

矣按馮北海人自為桑梓慮耳吾未見津運咽喉可暫梗塞

其其間者也倭亦卒無所入

兵部曾偉言議倭奴疑貢謂疑入去不疑亦去疑亦來不疑亦

來善矣中云宜遣使齎勅至朝鮮責以失國狀或諭其國

王令自退問密約彼中一二沈教大臣呼吸從步立其子

尤海君瑋督全死守嗟乎此鄭陸班傳所難空責一海外使  
臣能乎真儒生見也

朝鮮之役張文熙太僕請調集吳越閩廣舟師往搗其巢奉其

東歸大海茫不知何巢可搗江囊沙河設開千載一轍待

撫閩許字遠亦有斯議不果行然聞白死耗寔自閩閩謀偵

得之

經略宋應昌罷顧養謙代養謙羅珠鎮代鎮羅錫代錫羅萬

世德代卒收功於那玠于首尾凡七年始以封謀終練戰結

最得力在擒送沈惟敬一著其極本也

王文瑞有云西寧之圍單撤可下而當事欲就李將軍功名輕

發大師朝鮮之急倘師可提而當事欲就宋中丞功名遠從

遠討經此二使帑金各耗數百萬許按二使難勞費虛虛不

賴赫濯金山陰當國未審作何結局耳西寧所不致知若秋鮮

僅偏師力談何容易

方東征局未結遽以平壤之功宣捷告廟叙賞文武有差誠屬

非算禮臣羅萬化疏爭之不能得因決意歸所謂不得其識

則去者乎于慎行亦云封賞是禮部職掌兵部謬任之禮部

膠委之俱非是議最中的

東夷王台以擒戮王果功加龍席將軍名號既崇而於中朝公卿體復無所慕妙甚聞倦於初受順義王封不識何官諛者給之曰禮秩與代王等邊吏當拜及奏政朱蒙詰其營迫令下拜蒙忍壞款局遂屈膝焉蓋名器之不可輕假如此蒙宜以存國論

播州宣慰楊相前避禍逃匿水西病疽水西人斬其屍勒以地贖播難之或為謀曰以盞水漬紙晒乾書卷予之三年後少碎爛不可舉因與爭地彼自無辭從之果如所料相即楊應龍之父諱曰思播田楊而廣岑黃又骨田楊醜參商播凱信其險諂有素

陳璘劉綎稱名將方征播各遣人詣總督李化龍巡按崔景榮家厚有所饋不納被紆發而播首楊朝棟至密授哨兵部尚書曰樂為其子爾耕執繫獄事聞嘉之時金錢廣布即首輸蘭溪噴有煩言怪惡如爾耕猶有小善足錄如此後值董應舉天津屯田所田亦多

李襄毅化龍才殆不減王文成方楊應龍破秦江鋒銳甚我師未集姑以撫綏之群議請移鎮重慶心念重慶天險守易耳督府非居外調度不可賊尚遲回聞驟移鎮愈速其

叛因堅駐省城料理時月所斬固調兵亦集遂分四路進所調九五省每省只三千人賊莫測兵少餉易供卒乃一鼓殲之始如脫兔其視文成縱出言安急攻南昌之智彷彿如出一手征播之後水西始猶觀望李襄毅惡其反覆欲併滅之黔撫郭子章持不可郭最為安氏訟寃亦賴襄毅呵喝籠御力比播平安頗効順吳元濟擒王承宗自破膽是也後復求分播地襄毅屢爭之始終與黔中論相左

黔蜀之治土司蜀恒主剿黔恒主撫蜀富於黔物力較充黔適於蜀情形較確在外督府恒右蜀在內閣部恒右黔蜀為督府駐師處詞為入此李襄毅所為不聽水西分地而黔既以撫為名局易結老成慮禍者咸遜心焉朱文懿李文節之力主撤兵謀寧赦安克己罪不問亦職是也至救為奢崇明斯無赦理

李長恒破虜平播治河總樞成奏績 神廟嘗欲加五等爵為旁尼止屯勿論只開迦河功運道永賴靖遠威寧寔豈過過即與伯爵封非恭 詔福建廣西各動支餉銀拾萬兩接濟貴州為征播需也煩費可知抑最尚有動支處後可望涓滴字閣庫所積幾三



十萬自天啓中為布政沈演拈助工藉之禍端致高官  
閩儲索然論者至今恨演也

平倭平播兩獻俘上御樓受賀輔臣後昔年遼左獻俘例求登  
樓扈從一觀天顏不允僅令隨班行禮而已堂簾之隔未有  
甚於此時益歎過日之為殊遇

李寧遠鎮遼素習欺罔晚迎甚屢以出塞為名所戮多偽級  
時有懷挾之說民謠曰帶著人頭去放賊督撫部科率其  
重賄無敢言者或有敢戰備裨輒為巧陷死遺禍之作大都  
李樂稅瑄高淮尤貪虐

遼東總兵鉄屢推不報中旨用李如松言官文瑞為糾封累劾  
之漸請仍付廷推不可嗣虜至如松死之仍用其弟如梅代  
李氏父子兄弟並建鐵遺體三世為將不祥最後用李如柏  
茲蹟家聲與遠禍若相終始

趙蘭溪屢為言路指及連章求罷有云昔權有所聚勢重往  
往附閣臣為捷徑今權有所分勢輕往之攻閣臣為名高詞  
意殊寔噫為閣臣者亦何樂以權勢自重為乎要思所取  
輕何故聞趙頗有干請歟

趙文懿既病卧私邸經年不能奏朝請上於政務亦不復諮

詞僅載節頌發而已亦聞以病清為家人輩所持致傷瀟  
悉將庶吉士劉綱有疏劾趙坐外請

御史蔣春芳以首輔趙志臯子鳳威官兩淮運副於人已上  
下之間俱屬未便疏易之夫輔臣子不冒濫科第足矣詎以  
外補為恨惟淮隄糧地蔣姑隱躍其辭故事輔臣子蔭尚室  
中書改外明有懲獲跡

粵東巡按顧龍標與布政王泮不協至公相嘗毀裂冠裳鄙  
哉洵仕籍之差也事聞各解任聽勘部覆謂泮故挑觸使  
怒機尤深顧查網掃地盡矣

倪涑以荊州府魏總漕積缺被糾發聞其在近日尚是尋常  
交際涑舊為南兵曹頗著聲即戶部尚書元潞父也後一推  
用故朱山陰者猶指為解

百戶王守仁稱遠祖定遠侯王弼家財百萬寄楚王府為所乾  
沒此何奇語不問而知其妄耳輒為違內臣之楚格官刑掠  
承奉以下若索負然於去讒賤貨勸親之義何若其後賴  
楚王再三訟枉上悟為撤還爭獲中寢不然其不貽求金  
求車之謂也者幾希

楊新若奏進故祖工部尚書楊兆家財百萬此豈人情所宜

有哉。從抄沒。又王守仁。黃甲。金前事。矣。甚。或。誣。發。古。墳。得。黃金。數。萬。應。亦。如。響。時。幾。成。金。銀。世界。

恭中書程守訓者。云。假託詔旨。擅置官屬。自號於人曰。我天子門生也。家。聖。帝。心。簡。在。坊。堂。懸。咸。有。一。德。高。小。人。無。忌。憚。至。此。極。笑。時。稅。璫。陳。增。寔。羽。翼。之。諸。璫。中。增。及。陳。奉。潘。楊。崇。馬。堂。梁。永。李。鳳。高。淮。各。橫。甚。閩。璫。高。窳。亦。次。之。惟。孫。隆。緊。祿。人。較。小。歛。哉。

馮應京以沮璫被逮。楚人哭送之。江濱忿甚。謀殺陳奉。逃入楚王府。因群聚謀。巡撫支可大。火其門。事急。詔撤奉。還可

大聽劾。而以工部侍郎趙可懷往撫楚也。頗類閩高窳事。可懷自云。初入楚。數萬衆擁車。號訢。敢如雷。為惶悚流汗。又蓋楚人之怨已深。

方稅璫。陳奉橫楚中。有卞孔特者。官武昌。同知。亦為奉誣。逮。頌繫十年。言官屢申救。不省。後得釋。歸天啓中。起南北部郎。余及識之。南中老矣。慷慨談風。規猶在。

丹徒民張某。奏其叔占收。第一祖。宋高宗皇帝。駙馬。培。賜物。第二祖。蔡京丞相。女。奩。物。并。發。吳。慶。封。溥。子。塚。寶。物。萬。計。聞。堪。絕。倒。江。南。告。誑。流。弊。至。是。或。戲。之。云。獨。憐。十。載。推。

埋客不到。延陵李于墳。

閩商張巖。言。漳州海澄縣界外。機易山。土產金銀豆。欲自備船隻。工本往淘。取歲進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為司農。趙世卿劾。沮。機易山。定在何處。視浙入雲霧山之談。同一說。事致若輩。敢肆為誣辭。責有所歸。

陝西狄道縣山崩。於山南。新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事怪甚。先是平涼府。毛。數口出火。水灌不滅。岳州府。飛鴉。舍。絮。累。火。投。人。屋。椽。茅。竹。中。遂。燒。旬。餘。日。並。火。土。失。其。性。疑為開礦之徵。

宋文懿勸罷開採。有云。唐玄宗方宴凝碧。而漁陽之鼓。聲已聞。于尸宋徽宗。方游民嶽。而金人之縲。纒已及其身。置不報。亦不為罪。神廟容言之。度於。是。為。不。可。及。願。朱。語。實。太。悖。直。傷。休。此。豈。輔。臣。所。宜。出。口。哉。

神廟時。或怒一事。存及。衆人。或怒一人。遂反。全署。或怒其人。本輕。因。致。加。重。因。推。用。愈。加。重。何。高。遠。遂。中。立。以。推。陸。諶。尚。書。李。戴。認。罪。還。郎。王。永。光。降。級。用。已。閣。為。晚。解。僅。免。永。光。調。別。衙。門。而已。諸。逐。臣。多。白。首。林。間。望。斷。環。賜。恒。云。風。雷。無。竟。日。之。怒。殆。屬。虛。語。



或以神廟既多留中未奉旨議禁發抄者劉應秋曰漢賈  
量衡向封事載于史者皆所未嘗施行至劉黃一落筆舉于  
耳唐書亦倍錄所對策使在今湮沒久矣詞殊慨然劉子同  
升舉丁丑廷試第一亦以言事著

宮闈事秘難深言唐仰庇僅得之 穆廟幸荷優容速 神  
廟中王德元以慎夫人御坐為辭則廷杖至百矣時極寢凝  
嚴恩微救觀 神廟諭沈文恭札通來稍悍戾不慈朕隨事  
訓誨寺語似亦不無形迹沈懼連揭勸解甚至卒之待后礼  
始終無間稱盛德事方國本未定議籍 倘小有差池者

楊豈淺鮮

教曹學程疏奉有再來讀據便會官決了之旨既廷杖王德元  
違司禮監到閣口傳諸臣為皇長子重為王德元重如為王  
德元重便上本來冊立禮一任遲延詳天語宛類要挾使人  
語默俱難將時適而可

親允貞疏乞終養初已傳旨准放命閣擬票閣臣謂不歸部覆  
非制也仍擬下吏部遂留中屢請不報蓋非有意留賢直  
視寺贊聽其窮蹙無復之為已矣趙凝陽朱金庭百疏  
呼號竟沒於其官復何異此

沈歸德與朱山陰同拜命時俱居沈再拜疏留中不下四明  
為具揭請始發其後于東阿亦然雖聖意淵微難測倘亦魚  
水未洽之一端歟李文節歸後謝恩疏亦久留中葉福唐貽  
札慰之勿介意時已安若固然

光廟冊立加冠禮成於萬曆辛丑冬越壬寅春成婚禮先是  
聖意遲回諸臣以國本請屢蒙護沈文恭為引解縉額虎  
因詩示諷又釋既醉斯干二詩進祠婉切動人遂有奉命臨  
猶以冊寶未成諭另改期沈封還原批諍不可大都光廟出  
閣功王文肅冊立功沈文恭非私議仇口所能掩沒

東宮冊立舊無謁皇貴妃禮宣德二年更定儀注有皇太  
子詣皇妃前四拜之文時皇妃其生母也嘉靖十八年冊立  
敬太子事同亦以生母故稽成化中恭穆既逝萬貴妃方擅  
寵後宮孝宗僅而得立亦不聞有謁拜昭德之事貴妃之有  
謁拜自光廟冊立始也當日得旨難又慮觸忤禮臣以得  
致爭為幸固無暇及其細耶

上聖母徽號閣例擬四字以備採擇詔兼用之四明言孝過  
於禮不若無過之為尤善時仁聖已崩非有耦尊嫌今  
入必借端將順矣仍從執爭猶前輩賜奏風采

詔皇太子講讀暫免待輔臣沈一貫等進閣日如舊按此欲  
決意求去得子禮遇中妙有機權時四明方得上意魚水歡  
非復如前之扞格矣屈指江陵後王文肅沈文恭葉文忠  
三公最稱肺腑之寄非他輔比

沈四明當軸廷推太宰趙參魯尚書與焉沈以里閭嫌請  
毋用趙即其第一中亦終滯外藩大都叔季傾窄口語多大  
臣務引嫌連誘直為身謀耳無閉盛德

項鼎鉉避卒丑庶吉士以廷試卷筆跡小異命覆試：日稱  
疾不出為省臺文章坐請稱疾自不妨高致惟群疑難

釋耳得無有吐：從刀之恨

壬寅二月爭殊可說異上偶疾再遷召輔臣沈一貫入命輔東  
宮若與水訣然一異也而奉處分罷礦稅釋累囚下行取  
考選錄用建言得罪諸臣旨以中夜傳歡聲雷動未起晨  
旋及汗追回二異也思非誠恩併使人疑疾非誠疾若以天  
下為戲然亦史冊鮮見之事

初恩詔出中外欣然史部李戴戶部陳漢都御史溫純謀即日  
頒行而刑部蕭大亨謂釋幽例須再請翌日聖体平遂次  
回成命矣需者事之賊也蕭此著錯多少機會然內意

私獨喜蕭未幾陳葉罷請公各先後去

李三才疏攻四明謂聖心旋明復被絲一貫忌沈輕朱廢每有  
論諫形己之短百計壞其成此不獨難為四明亦難為歸德  
山陰甚矣使二公何以自辱殊居相又云故侍郎賈應元嘗  
以多金賄一貫營謀起用時應元見在也得旨言官尚不知  
人生死何論情實亦可笑

尚書陳漢稱疾杜門即推侍郎張養蒙代署直恒事耳張  
不受疑陳託疾陷己遂致惡聲非復大臣舉動矣張陳同進  
去改趙世卿易之處分猶頗得體

戶部史書夫皂工食及一應修署磚瓦木料舊取給于京通倉  
後因藉口版削各碟甲莫償時費至趙世卿始行題單札部  
散累亦賴李文蔚竭省為多不雅者每堂司出入供具酒  
楮俱教坊司辦沿久難盡哉

南企仲以奉詔遷當規切家臣司寇故自正論業經降辱而給  
事張鳳翔報許其家若微機事謂前疏有為而發傷僚案  
之誼塔人主疑士大夫之心其斯言也夫

議陳大科者謂其才雖足集事險不足佐康列屋皆被羅網  
每食必陳水陸爵會極悲案所見聞即其操履可知抑亦



承平遺風雄邊節使奉華本色

馮時可於吾國戴荆府燿陳中丞用賓成云操守未玷不至如物論所譏但戴性寬蓋神易借陳好大喜功果於自用暗於知人耳猶為近情之論聞之余交漢閔宮論曰中丞意欲結暹羅通緬郡邑其地亦推心也

貢夷給賞鈔候領稽期既領無所用之轉賣與人奸人用平價收買納官仍獲厚直郭正域在禮部每塊議折賞銅錢二十文夫沾實惠免守候因奸民無所留利省冒濫費不實按鈔法難行即夷人業苦之矣

郭正域議應奪謚者四人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應改謚者一人陳瓚爭竟難行其毛伯温張元禎郭希顏三人在疑似間似矣乃至皆劉臺曰因邊功被誅先發制人是明為江陵報仇也不懼此有鬼責乎

楚宗疏初到通政沈子不遲回未上不妨慎重反既得旨部覆行撫按勘問亦屬正理但通政置疏不宜傳出政府意而四明亦業票依部覆何恨之江夏迺爾况正值楚王行金時乎踪跡滋疑至江夏實同居楚城法宜引避任德任怨俱所不免惜少此一殿斟酌耳

楚王以郭正域發其禮單疏自理謂郭蓋諫本藩素嫌陳又連姻宗室華越等許奏屬陰使之時郭已回籍李廷機力為辨雪云正域之遠嫌之明有好盡之累始味於象楚曾不三思既激於群猜復多一疏解亦詳婉

郭李二公在禮部最加意宗藩朝到夕履惟恐吏胥輩陰有需物儀即恭獻臣云無題無封賞緣得之者比之豈二公過於自信亦有墜入雲霧中者乎從來堂者少按司呈任一意直行不得率屬故未易

李三才以淮撫被言候代謝三載補傳考滿異哉同時閩撫金學曾候亦又滇撫陳用賓至兩經大計糾拾不動章奏留中之啟至是而極尋各潰決得罪去

趙可懷既撫閩撫保入為少司空仍出撫楚卒死於楚宗之手豈非命耶天欲殺楚宗之惡蓋其壽山會參達禍生望表非獲智力所禁矣視張文錦差類

自楚宗假王之許不售激為劫貢憤而斃撫卒之駢首執戮真一時救運史學遽疏云周應治挑難以邀功陳鳴華居功以應事若梁雲毛胡心得輩皆別有私說甚長頗為訟寃其後請罪宗因繫父得釋賴葉福唐力業猶慮四明意不

悅特貽書慰解之

楚宗乘父定且植格殺巡撫之時林秉漢乃為代雪其枉仍請  
勘問太遠於事情宜其諱也却以是寬錢彞彞察處更留  
供職則舛錯甚矣先是彞彞外轉傳四明有疏留之尚無確  
據此舉殆難為解

楊元祥為襄毅太宰孫弱冠登史館性疎暢喜譔同年嘗借送  
萬簡討喪出都謾言今送萬君次則區：重煩車馬矣果  
不踰月卒若識然楊是夜尚與客歡飲客去驟逝傳為婦  
悍酷致然太都晉內政特奇

禮部覆重經術疏奉旨仙佛原是異道宜在山林獨修有奇好  
尚的任群官自便去時如黃輝袁宗道陶望齡王爾康之屬  
咸好佛持齋或講無生之學旨默示誠抑學道當入深山亦  
正論也未幾諸賢各請急歸

陶望齡寄其弟書曰李卓吾之不宜居通州猶吾輩之不宜居  
官也又云南京教利之場中間大儒老學以崇正闢邪自任  
者尤多恐其放卓老不下陶語不知何指總既為出世人不應  
仍汨：塵網中

妖書發於癸卯仲冬輔臣朱慶晨獲之宅門外為刻成書冊

外題國本攸關內題續歷危茲議未書都給事中項應祥御

史喬應甲姓名事疏詭怪逆臣列名者文則王世揚孫瑋李  
汝張養志武則王之禎陳汝忠王名世王承恩鄭國賢內臣  
則陳矩輔臣則沈一貫朱慶而獨不及沈鯉旨嚴緝主名因奉  
及周嘉慶沈今警胡化郭正域王士熙于玉立僧達觀寺正域鯉危  
甚賴陳矩為力持之卒以一嗽先光結局亦未審果得情否也  
有憂危茲議因有續歷危茲議尚張泣戴士衡未去禍難測矣  
議中以鄭福成為名前跋閱範圍說者說名朱東吉各有深  
意至云用輔臣朱慶：者更也為山陰欲易儲之證亦說妖矣

末言校門公陰賊有右鄭左王之意明指四明或云即出四明  
手者恐無是理

妖書既生嗽生光無異辭數年後漸傳為文華殿中書永嘉  
趙士棟作趙瀕死生光屢見形索命當會鞠日御史沈裕  
聲色厲未幾病亦若有物又御史余懋衡奉佛素謹畏中  
大言曰非夢觀世音菩薩說妖書不是嗽生光作的大家  
掩口：神廟閣亦笑之李文斯最推重沈

甲辰會試主考序應沈歸德沈堅辭因改命朱山陰世以是  
高沈時妖書局未結沈亦實在震靛中神廟嘗批陳矩



秦二輔親見此本怎麼說汝可訪來業為嬰語所動笑見沈  
致疑有目非盡歸同事嫌

沈歸德於閣中供說天啓聖聰牌出入則構之明使忌  
詞况妖書起獨無姓名求免疑謗得乎既賜歸後有講其穿  
紅蟒衣潛往者邊牆者跡危甚大臣一言動禍福仗閣前陸  
五臺之南司空任阻凍潞河偶赴薊督張佳胤招亦被紀反  
信乎極機之不可不慎也

參達觀和尚者謂近有大臣雅負望身止一子綠崇信流傳  
祝髮從遊火浣竟不奔喪語不知誰指時縉紳多佞佛講道

觀或行參拜禮尚書陸平泉五臺二公並酬禱悅之味為之  
倡流風愈熾溯源自二陸始

李贄之才真可以鼓動海內所以然茲劉東星馬經綸諸賢  
咸為流連而充贄之行不至於殺其身不止卒隕於張問達

之手自其報也聞張疏出恭毅中筆吾御李文恭持論素  
嚴願亦不以是病贄在葑取中

歲值朝覲傳 神廟於禁中語左右曰此時京官正忙惟趙世  
卿李廷機二人閒不與外史交接真聖鑒也平生砥礪應

其得才後雖謗議喧然究無敢苞直污之者但強生之曰

楊曰雖而已矣幾進論定矣

方沈歸德因妖書事李文節數過存之密詢去就且云三十年  
相知毋拘套教卷老先生只當求去李詞本少曲或諒之  
謂渠方附四明欲效公位歸德意微動一日詞極齊見四明  
唐抑所倡言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李默然比歸德去竟無一札  
自明於是愈有意外疑矣李亦太老實動期人於形迹之  
外猶三代遺

趙世卿以司屬某管糧差滿註上考後察知其誤疏自劾  
旨嘉世卿公平無成心意其時必物議沸騰難終掩姑借

是白解耳似非人情所難

管倉場侍郎謝杰以九年考滿陞戶部尚書意令有侍郎考

九年滿例乎不旋踵擢矣稽取定力之為南操江亦以九

年滿陞右副都御史絕無近理治積薪歎

姚文蔚都給事中例轉參政久不疏自請補外旨以退讓為

棄許推補姚故為都御史溫純顯糾不自安因有此請而亦

賢于永清哉夢草筆達吳時科道意例轉疏屢留中煩

言滋起

予溫純致仕錢夢草鍾光斗各養病去中外鼓舞稱聖斷其

必勅溫純部去視四明歸德同日乞歸事同觀四明歸德給  
假調理病痊召用旨殊溫歸德直致仕已耳抑與寧聞損益  
不有玉山陰違罷列子

楊太守魏好阿執政近尊溫御史大夫純好忤執政近懇各行  
所志誌溫某者以聞西風氣剛勁三原子有於瓊山雷平柄  
鑿於新建而溫復與四明左目為秦風亦近之秦中後名繼  
憲如李涇陽世遠馮長安從吾二公並卓然于風塵之表  
尚有典型餘漸波靡矣

沈文恭有言每見世仕宦不得志者注後誌狀未嘗不以忤時  
宰為詞時宰不能重人生能重人死而李文恭亦云近世君  
子除却違言別無人品而其所違言除却聞臣別無題目辭  
雖激情亦近以忤乎其有餘悲

沈四明歸過吳門誘者謂申王二公迎之江潯與階進普陀  
巖盤桓十數日始別密謀為復起地余意吳門衝遂聞使  
舊誼將使二公不敢出一步近一客得無太苛繩乎其後宋  
山陰赴召太倉僅馳書近之援前事為戒當日人情之不美極矣  
趙澂陽後繼沈四明又繼宋山陰皆浙產微有傳燈之疑或云  
王文肅未免蕩天即吾邑李文恭亦在議中數十年門戶

葛藤蔓蔓緣是邵而率為未行狀曰為相難以紹興繼寧波  
相則又難噫詎獨紹興哉

吏部垣連用浙陳三讓陳與郭陳治則三人特以陳之相因為  
請詳治則無他罪過乎耳非前二陳比亦生廢錮蓋自四  
明去入或指浙為口實摩厲赴之所以周慮實憤然有欲  
斷浙脉之揭也

朱文懿慶以其子敬信擢右通政其揭辭因言陪推衡承者為  
臣同年四十年制科最稱恬退不宜使後生小子躡君父靴  
之前得旨嘉獎朱敬信仍存職衡承若優擬來用茲舉猶  
有古大臣畏讓遺美

時：戶外羅無對策之冤家日：街前列不欠錢之債劫此朱  
文懿請得礦稅語也輔臣道主格君以實不以文況文言之  
尚爾格：乎然前文實工誦堪隕涕

乙巳冬以元孫誕生上聖徽號詔停礦稅下一二謀請推陞疏  
連通歡傳比之日月之更初部擬元孫生母為皇太子嬪或  
夫人上自欽大明集禮定稱為才人同賜閣部集禮書各一  
冊越年曹學程亦蒙釋歸

初嘉廟生東宮是年老宮人崇德女赴仁德門外報喜滿



意不自安於星月之下獨步榜理比報達始慰宮闈事體多端視外廷殊闊 世宗晚諱言簡或 禮廟生至兩月尚未剪髮賴司權黃錦為宛轉伺問有喜色始敢以得皇孫聞蓋非九情所能測者矣

謂神廟初無易儲意但不欲臣下活之為名耳說亦似不然幸微有其迹矣噫意難窺而逆易見動使人舍逆原意得乎觀其論翰臣曰安有子不望于君父之旨而私結人心以言激君父成者辭危甚使東邸何以自安

冊之俊特駮諭舊輔王錫爵若宿訂其成然王母喪所轉郵特隆踰溢常格知別有隱動于中者詩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殆正為恭日詠所以余於中庸獲上信交之指善有微疑

給事王元翰劾澳撫郭于章嘗普婦寺論謂人主當與外廷隔絕惟一意親宦官妾乃相宜耳眾可斬余意非人情郭即純謬寧至是耶或故為反語當覓其全論觀之元翰日詔厲王李壽負甚察故非偽士

神廟中年章疏多不發票、矣或不批紅批紅矣或不發行已發行矣或仍追回如丁未計典業為楊侍為署理忽改

命趙世卿楊局踰甚疏解旨以昨誤發批紅文書旋即收回為詳然傷國體甚矣見聖主之惓惓也特廷議最踴躍趙李而內意殊屬屢啓紛紜

江撫許弘綱遣外艱薦陸長庚王佐自代不候命徑歸部擬服闋日降一級調外稽嘉靖中有腹裏巡撫不拘候代之議然已經隆慶初釐正無徑歸法緣當時得旨甚難有候代至數年如金學曾李三才其人者姑冒罪出此特論亦其寬之後起至左副都御史

萬曆丁未春朝房燈呂邪耀疏云唐貞元末尚書省以唐祚因之不振宋靖康初尚書省及各部公署火宋室因之式微其秋陵樓焚陵道橋梁決又妖蟲蝕樹趙世卿亦引唐宋事為戒云晨鷄未北昭陵之墓柏先摧泥馬初南筆雖之枋題預墜並獲精功

丁未會試主考楊道實黃汝良知貢舉李廷機同考領房黃國昂是林武閣主考林克俞史繼階皆閩產也而五為晉江人為吾邑詞林之盛茲為極致

故下議起邑李楊黃三公並需次有獲包拯王安石爭議李者黃亦被論獨於楊無異辭特有一晉江宮而晉江之誌

廷推日樂如聚訟賴少事揚時壽司農趙世卿力揚李俱列  
名推疏中明著其說亦變體也卒默用于東阿葉福唐及李  
三人知聖意默定久矣

先奉有朕連日恭默正思故卜得人之旨衆疑恭默本說命篇  
中語或旨從內出仍如蘭溪新建故事于閑鯢慮及具揭  
請然卒付廷推則知亦揣摩之過

會推七人李文節名列第六朱文懿受人指使其揭求只將五  
名內點用勿誤大典其非朱意中人明矣緣文節實恭素性  
後來事未甚睦又夙從沈四明教習有師生誼往來跡或有之

訪以是不可解遂無寧日

四明間語李文節翰林官只消房內打了半晚足矣無咎無  
害又曰趙大洲老師一箇硬頭子也洋相意以陰擬也李默  
然可見受知有素而葉福唐則以卷末庶吉士散館閑留  
葉出吳龍徵吳會試出四明門因不為所喜屢徒而南兩  
入源委差池狀亦可想見

點用李文節葉非廷議所喜復特起王太倉為首蓋嗚然  
卷有為人其如天何卒之異論頗生李既避荒王亦愁隕  
毫不得其一日之用天亦無如人何也特須得世廟初年

露憲手庶資彈壓非一味合容所賜

如萬曆之季九閣深隔三視屢閭野多遺賢朝有倖位諸臣既  
廢誦父事斷春明疑有默阻之者而與受之間復未免以異  
同為愛憎時露形迹彼此猜嫌遂至牢不可破方委江再被  
命顧涇陽貽之寤言察言二書祠亦稍激云怪錫山之恨卷  
江也特甚不審何故

讀王辰玉所答錫山東云二三遺佚非但賢者所欲歎之先資  
即不肖者亦所亟居之奇貨非有騎虎相角之勢何苦尼  
之語亦述情時語輔星自鳴有密揭求起廢誦者數矣顧  
跡聞難明外庭莫肯信者加以宮闈異意括虎殊形題目愈  
奇機鋒日險其不至激為玄黃之湯如天啓末年事不止也  
誰生厲階諒之可為於邑

王太倉晚以密揭求託為倚圍竝云先朝輔臣里居例得密封  
言事或賜印章題識即如王文恪勸學勤政之篇桂文襄知  
人克己之論其載集中未有檢其非者焦素熟國朝舊事  
頗善解嘲其不為物論所歸亦即生是

朱山陰暮年屢經詆諆繫卒亦自可憐而顧士琦疏云天祚  
國家奸慶忍隕是何言豈仁人所忍出口乎顧舊金寺也



本李文節門人也力攻李品行可知

鄭振先疏稱樑地中有過去見在未來之說太尖刻殊傷元氣

其子庶吉士鄭俊亦以抗疏得名卒被禍慘異陵人難配之

幾不可聞恐亦犁舌之報

于文懿赴召甫見朝病卒竟未一履閣任也其人學問才識俱

佳俾當國少有可觀者既與太倉山陰先後沒晉江復被言

屏居於是福唐寔元輔柄政資本在教人之後驟跨其上禍

福之來疑若或驅使其間

宋熹之遺朱山陰書云浮世電光幻身泡影如戲局一散而塗

眉盡面盡洗鉛華如獵場乍休而猛犬惡鷹都消怒氣此

意愈悲語也却近神機惟於朱本色非肖朱自長厚人怪

言者以張古神奸誣之公論謂何

自四明去而郭江夏之望愈重群推轂之頌於朝端有所駭

除蔡獻臣疏云達相之惡其罪小達將相之惡其罪大蓋引

前輩王恭贊劾江陵之語加危警焉恭故郭禮部舊屬誠

偶相左既出得懷深卒以之懼塞於時

郭文敬所爭楚王真假作何定論余以庚午較楚閣訖例謁

王去未幾浸業三十餘載而所觀汝陽眉宇猶龐然也以

此於垣澤之吟似無庸補理傳部臨汝虜城隍神約期交

代又有云被武昌漢陽二城隍迎攝甚苦者要郭如此集

祭日合從精靈神道中未

必按湖廣史記事追論景楚宗駢駁時祖陵地震連日戮後各

家寔全皆有寡文為冤氣致然總諸宗宜以捨貢殺撫罪

誅強坐大逆未免反蒸之口

朱文懿官文書殿大學士自洪熙中推諉以孝行擢是官二百

餘年僅朱丹見亦奇士也按文華武英並殿名合武英列傳

結樹獨嚴重文華朱錄閣進殿之際望御筆所偶加少不

然無許越軼體

親王之國一切擇日具儀雜禮部職掌皆傳奉特旨行之無

敢輒題請者有微意沈龍江疏書及之亦意沈議難膠執以

處世廟景王事可耳比如萬曆不造請福王之國者何嘗

章滿公車竟遲之上傳得乎

三殿災百僚各捐俸助工商家寧會同享曰國難詎何至割

臣子常祿且非所以為名也獨止不助瀕去留其金署中為

他役費大臣識量終異

各部堂上官例赴各料畫本其後吏部獨廢又大惡爭訖吏

科與部堂齊列受賜聞兵科尚仍進行獨吏科廢雖羽正猶以為請大抵部科中恒有典例典屬成規例須恭酌各因時施動以久遠事責人亦難

劉淵與鄒元標論易曰易之道在復雷陽物也復之象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閣蓋欽其強陽歸於無有故曰剛反則亨元標亦云迷復之凶及君道也心為君：為主則百體從令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即不遠之復也二說俱有味從真心體認中來

豐大僕汝禮格物訓云儀禮抑射大射篇三耦所應止之所名為物射有三耦、凡三人上中下耦各止其物射三耦六人猶為三才六世禮言有物又仁人孝子不過中物右傳屠蒯曰君之容非其物也晏子曰禮之善物為繫又有寺故曰物不子解去古人占卦或有物名物是列貴賤別尊卑的今止矣以物名物猶以道路之道名道衢街之街名街玉石之理名理屋脊之極名極行約之節名節景菴之仁名仁自射禮廢物之名鮮知者故格物之釋紛如按此亦一見可參訓詁

范攄為淮安守剛毅廉能有趙廣漢張敞之風陶望齡誌甚佳坊跡班范望齡父承學守徽州多善政錄錄書其景亦

詳良吏文人往：相發

取尚書定向嘗語鄉里後進曰曩與龔用卿同事終年惟一練水同官戲為破曰冠婚喪祭春夏秋冬間者笑之今無此光景矣用卿龔方伯大器字

吏侍楊時喬沒贈吏部尚書謹端潔吏部尚書舊不以贈端潔謹亦寡揚品行雅稱無忝

以上壹百五十條



國史唯疑卷十一

萬曆 泰昌 天啓

神廟中稅璫縱橫如潘相留已陞王官某為通判張忠徑擬某

為才力不及議者業恨其侵撫按薦舉糾劾推其後高家遂

薦陳性學堪閣巡撫矣孫朝逆誣劾晉撫魏允貞罪幾欲食

其肉寢處其皮笑法漸滅盡

楊應龍反某江失事艾榜江東之林奇相等各坐削籍間往有

差併追奪誥命艾江並建言著聲末乃爾狼狽時王士琦亦

以欺蔽為罪致王故嘗單騎入應龍巢諭降之罰四萬金

贖死才自佳前罪似可末減

諭德顧天峻李騰芳同拜疏出城因南省既然劉時俊議反之

也顧李時齊名頗有排擠前輩驅除異己之日顧先卒李後

至大宗伯余及見之老矣尚伉健如昔

治擅去諸臣罪孫善繼革職劉道隆顧天峻李騰芳王元翰陳

治則政然吳亮各降級未幾唐沂王圖周如破復去浸及大

僚至尚書李慎孫丕揚趙世卿趙煥各封印出城閣臣李廷

機亦佞出此凌夷極矣

李文節久移居荒廟候旨章數十上不將已求在俸求免列名

聞揭至引宣德間閣臣張京出為南京的例窮蹙已甚需之  
若渴置之若棄者莫測聖意所在

呂侍郎國南語余李文節語氣重丁未會試給事汪若霖請廣

制科額李曰此時多一制科即多一盜賊也聞者成艱然煩言

滋起指若霖父治故李己丑所取士遂顯攻李即龔三益為

李取甲午解元亦自絕公聞遂蒙之弓矣攻者至二百餘疏

若有不得不然焉者

舉人之有考察也始李文節署部特揚文恪道實繼之業云

聞警人告許之門授縣官考覈之柄非孝廉所堪罷之李

楊寬嚴之別即此可推揚在部值建夷初罷貢執奏再三義

正詞核得威讓文告之體政誌傳聞載

黃汝良侍郎予告還以舟人挾盜為聞津截索御史李應魁疏

劾之應魁即黃前教習門生也舊例教習誼同座主小事致

露章時有險薄之譏為世道慨

為蔡文莊清請時祠者郭侍郎惟忠請謚者唐侍郎仰庇請贈

官者李太學士廷機吾邑諸公共嘉意表章前賢稱或爭

今後進能存斯義者誰乎何司空喬遠在朝日輯有八閩

應謚諸公小傳臚列甚詳猶先正緒風

陳用賓被逮下獄黃尚書克纘時撫山東以陳為其為師既代  
訟究雖蒙詔弗恤頗有漢人門生故吏遺意黃生平氣骨挺  
峻不屑諧俗取容撫齊十餘載威惠流行在御衣吳文華郭  
應聘之間而文采過之

舊例六科陞轉論俸一內一外首俸內次俸外截然不易蓋成已  
以次俸陪推常少自陳當補外不當陪內推今此風可再見  
否耶重內輕外競避之恐不克矣

撫寧侯朱繼勳自南京回至臨清為推閣主爭許為臣勒稅竊  
留惠恨投水死事聞為臣坐回籍聽勸時國法猶寬以今論

過死勳臣罪何如得保首領為幸

光祿卿趙健以携僧入東安門被糾奪俸二月方 神廟末年

禁網疎濶游人得直窮西苑諧勝飲戲其中莫誰何者如健

比甚多復何減操技野庶之世

閣臣禮絕百僚出入文武皆避道孫丕揚大率嘗與張新建爭

至形章奏其丹起過葉福唐未嘗不引避也蓋終悔之矣

楊謝馬春元一再衝突閣中兩房官暨老長班咸謂非休

葉亦顯移書禮曹請讓之

葉文忠性和易詎階答客書云今日探地如大教化頭沿街

叫索聲盡力竭駢弓尚書之曰汝何不大聲疾呼則安得不  
憤悶以死哉又喻如子弟登臺觀者闌然以為不好使頃  
下臺無久占壇場反怪閱者之理亦妙譏也時情景亦寔  
若聞申王沈朱諸輔集皆然視後迥殊

或舉江陵勳績為當時對症藥者葉文忠曰上所為疑群臣正  
擊初年江陵專制擅權浸淫至是耳今江陵在凍、救過不  
暇何勳績之有李文節亦云江陵信對症其如上之不冲年  
何天下爭因特制宜信難膠執

葉李二公同登拜李自云此地無純用閩人之理縱然一舉一動  
一孔一孟也要一箇抽身二公迄始終無間言自感德事余之  
獲借同邑蔣公被命也同是余亦先退顧所為仰觀前脩  
多矣僅列御宮少亦偶似

諸大臣議相率伏閣待命葉福唐不可曰我朝伏閣僅丹見  
各杖杖十數人且杖為一爭請耳葉事多詎能謹請倘終不  
應奈何葉實有見先是侍郎呂坤都御史溫純各叩閣哭  
爭竟無濟英主之不可以象要挾如此

郭正域對曰寧二少宗伯先後逝葉福唐謂未必非福郭不  
可知若劉則閣有單彈章待之者矣獲完身名死為幸時



議論紛淆余嘗云使李文蔚不踐台司直以禮工尚書久其仕展布更可觀難為世道

孫丕揚起家宰執欲推轂孫繼舉為政以誇素福唐業曰甚善然終如畫餅請詢於九要路及臺省諸公何如比詢之果沮為恐續燕脉故噫縣址為興即父子不相妨况秦梓乎奈何以申王錫三吳士

邵輔忠首恭李三才因而徐兆魁錢策繼之圻列醜狀甚具時三才且唾手故卜言路每云入相途太狹南相推太重宜內外南北兼用意蓋為三才也卒潰決於此吾鄉董司空慮舉有云淮撫雖貪橫猶有些才但其平生好撥置掃除人合得茲報可為平情之論又云郭明龍若在決能處置語亦可思

葉文忠答人札僕在此困苦之極使有殊方異域之人能來代我亦自歡喜况同立朝爭主者乎時兼用內外說方熾葉不能沮而姑為之說曰楊文貞寺雖起他曹皆改編脩簡討後亦即世廟之待張桂亦然其以別衙門徑入者惟王執愨揚文襄二三公耳遂執為祖制似亦不考之過詞亦微婉淮撫李三才屢抗危辭忤稅當為東南氣節諸君領袖然

實不能諱其忤系何預涇陽論救淮撫以一爐一茗為辭且為辨亦古董是茶家買去方危急中誰肯挺身入井救人自高祖而亦不能諱其忤奈何

顧涇陽家居以淮撫事馳書葉文忠及孫大寧稱三才至廣至淡為古醇儒甚且比之孔子考功王三善備甚謂三才家通州甚通華遠官一勤自明如難其人者臣請自往觀此知吾輩咸否決不宜過情有溢喜必有溢怒等語環且略存本來面目足矣

謂王國熱中操席顧天峻李騰芳咸擁戴之王初借顧李為用既又慮其逼己今王元翰貽書南省恭去之比之張耳之款陳餘語未知然否時孫太宰王揚主內察王其鄉人也傳為秦脉頗有萋菲聲金明時茶聚奎首犯之成遠重斥副院許弘綱與察事頗不謂然觀許既可見京察紛紜莫甚於卒亥之役所貽禍遠

金明時以右履考察先疏許主計大臣非法宜故以撓激許與虞之為法受過自無辭緣多却疏詞干犯御諱字樣別生枝節致乘聚奎復有後言疑棘閣臣掩激愈多端矣國家亦何幸過此人生此事為哉

王士性擢河南巡撫既辭自去品望資序遠不及王國時少國  
懷快：致性不得已出視許弘綱許子偉前事同得旨國調  
外性調南京用亦不得已處分也

錢策疏有謝廷讚恣睢維揚鄭振先咆哮毘陵近既然又以安  
賄聞等語大都建言諸公類蒙氣用事氣盡則衰中癡點各  
半如劉志選奸邪亦冒建言名累登薦劾其為大典辱甚矣  
信乎士大夫執持晚節之難

光廟生母恭妃王氏薨四日尚未傳諭聞臣為揭請始命以皇  
貴妃禮發喪亦異事也禮官屢請擇墳園不報僅祔葬孝貴

妃墳側後追尊孝靖后

李文節之行實未經奉旨先辭朝去：後同官為請始獲撤  
賜歸溫論平日每以候命為恭徑歸為罪至是亦有難堅執  
者矣其辭朝疏明言不敢少効餘忠他日亦無違表蓋處  
於身世艱難之秋別是一格法

再駁馮與讓積為掌家媼梁孟女輩所苦懇於朝後通群  
關宮辱之公主三疏不達再憤甚棄衣冠遁去事聞詔錦衣衛  
尋訪得之究歸某山中伴送還朝發國學習禮者二年始  
釋夫以帝主之親處婚之重尚不能與苦輩抗何況九閩

萬里者哉記萬曆初年揚都尉春元事亦類是昔云莫輕  
禁嚮良然

馮文敏琦身後謚初頗異同或云東宮冠禮儀注與時率依違  
或云辛丑試錄進呈與外傳者不同或云禮部侍郎教文楨  
謚為所沮格皆曖昧語也賴吾閩翁翁宗伯正春為辨查始定  
今謚要自無慙今德

翁文簡正春之為少宗伯署部事屢疏請東宮講讀請福  
王之國請瑞王婚期詞多鈞切余通籍後及一再見之溫然  
長者也歟且會閣主試序應屬翁忽即家起方從哲為兼  
文忠副復陞孫慎行少傅得知貢舉微指可知翁旋請急  
歸有母壽百歲餘為儒臣稀有事

閣中只葉福唐一人既入閣仍不妨乘機書未有也送本文書  
官必欲進內兼面授監場御史余懋衡拒之念：去忽傳取  
回文書不必乘輿頗自危越日懋衡疏題知得旨發果如故  
聞 神廟詢知姓名曰是在陝西與梁永作對的聖主真衡  
鑒明姪極畢照

庚戌會開頗不無掌議懲之是也乃因壬子北闈事發始行追  
論則顯為奉祝矣其以隔房搜卷中式者王濬王守等十七



人部科磨勘至終生職始後時仕者業將滿考矣復取其先  
資之言優劣之何與

福王之國貴葉文忠多少明諍婉調初以庄田四萬頃請次以  
支兩淮長蘆食鹽請皆力加辨折即得旨明春三月四日行  
矣復尚慶聖母稀齡壽巧示揆延至直封還御批極言其不  
可狀而 神廟亦遂轉圜就之諫行言聽之美斯為極  
光廟所為首召起文忠生是

請之國揚至引嘉靖中景王不就封致裕邸危疑不安為此  
懋極矣又云東宮久不奉天顏而福王時節入宮每月兩次

朝謁語並刺心勞 神廟俯為剖明憶惟王文肅筆古差  
近耳秋梁公李鄴侯當年復何遠過

瑞王婚期在萬曆乙卯秋年二十五矣初屢請莫能得觀葉文  
忠揭有瑞王鬚髯如戟之語情景可知聞癸丑廷試後神  
廟宮中嘗云今歲新狀元用某亦二十五歲未婚娶歎曰瑞  
王事何也時宜具用公是儒擢昂元未娶年適相類故上語  
及之可為一嘆

神廟之於福王想亦如漢高如意例以母處子抱私婉戀耳  
非有妨天下計也聞鄭貴妃嘗得上手詔許立其子承

藏金合中比歲久出之御書筆畫為燕食盡妃懟然無以  
辭葉福唐嘗以語客殆天意乎

孝定皇太后升遐福王之國葉文忠子皆婦俱在甲寅歲中踰  
年而挺擊之變作時若文忠在事必妙有消弭不致生許多  
膠葛觀所處王曰乾事可見

葉文忠恒言士大夫黨禍不休宜只以謀為主譬兩人鬪  
必有一人敗手方得開交若鬪而不已小者傷大者亡猶可  
如國事何又云今日之事如絞繩必有一股先斷方解葉愴  
然於天啓末疏之揭矣

顧憲成推太常少卿洪文衡為陪首點用洪意不敢先顧再  
請告不允及顧以右袒淮撫賄議復疏曰其詎爭讓者自讓  
咸意有所寄若有不得不讓焉者不然身名掃地盡矣更於  
此見東林威懾懷人

言官彈劾疏久不下吏部為據發抄揭具覆分別去留且有  
朝移揭夕即責覆者詳趙太宰煥疏中留中弊至此致養  
成言路驕蹇亦惟此時為然

金汝諧業以京察例轉忽復下題差本照按豫松間為將  
原本封進純滿極矣蕩然無紀綱文章殆謂是歟特

科道官有守候數年未得旨者既不供職間日遊宴為悞聲  
勢日益烜赫自大僚而下咸畏避之

簡用閣臣方從哲吳道南二人至煩葉福唐七十餘揭措葉李

入閣時朱山陰亦然時以故卜推陞考選為最難題每得請

輒嗶若回天轉日之功而與望亦翕歸之其在他日不過一食

頃爭耳真事在焉而求之難

沈端德在事既非上意所喜去國八年重八旬矣部推閣員報首

詩名用葉文忠亦亟舉自代豈不知如投石之水哉姑藉厥酬

群心聊以塞妨賢病國之議云爾亦求以後大臣舉動前代

不滿董應舉有云得旨甚難而日：起不赴命之官最切

中經周施門面致然

順天府丞劉士忠自陳疏以不下御試缺提調命太僕少卿孫

瑋代之僕少可提調科場異事何惜一批發之尚乎時試差

點式愆期至移改試期就之非復常準

南涑州大僕寺卿得於到任離任日一體謁陵自閩林煙始煙

為林氏五尚書之一無忝其家同侍有林應亮如楚父子

俱侍郎清德亦著應亮父太守春澤年百有四歲三世各

負詩名為三山靈氣所鍾

林如楚為工部侍郎上一日遣二內使至其寓宣旨欲有所營

遣時謂旨不誅閣擬拜抄不經會極門傳發共詫怪爭林

宦履無玷惟李三才望本厥事發言者尤其居室宏侈非制

遣官勘林報畧永遠然李廢園舊存余過之荒榛滿地而已

其家亦非甚鉅富

南京各衙所官每善赴北承襲費不貲有終身弗克襲者其得

就南兵部比試類奏襲替自尚書丁賓始丁為患於南甚多

有丁媽：之稱茲亦其一

英國公張維賢遣代祀北郊天明始至三獻畢而日已高為御

史疏糾旨以禮部所進祀冊京未註時有惟賢罪因定祭

天子特祭地及大明以卯時夜明酉時著為令至今遵

是四郊自 世廟分建寔難舉行

方中涵閣揭有云臣為史官見閣臣每日出入有定畧文書

發票率以日中得從容審酌擬旨今或有薄暮將出之時

票本始到者非故爭噫方公之為此言豈知後有漏下二

三鼓尚猶猶不休者乎得以燈後繳牌出稱奇觀矣閣臣

之輕莫有甚於此日而勞亦倍劇

吳儒谷道南入閣六科晉謁吳循例以知生名刺答之給事



劉文炳怒獨擲還且云莫學嚴嵩尋以沈同和事力詆吳生  
請按閣中舊有科知道友之說今到任日即朝中投六科公判  
猶然而亦惟初任一行非平常禮

錢春泰方從哲云方福王未之國之先有意道過多方阻抑按  
福藩之國自葉文忠功方豈有阻抑理願特寬有左右袒之  
疑所牽引多人惟方如李文節見用或諉為藉鄭國泰王  
之極力臨去有疏辨載集中

閩稅瑞高案執尋巡撫表一驛時變起倉卒副使呂純如直  
前赴難和解釋表回身留案署者隔宿而布政實子海

以獲守幣藏不入何妨各行所志事平實既以遲留解任呂  
復以阿附損名非定論矣實素着清節同事監司賢者  
為實解組者數人呂亦推負才畧他事不可知生婿聞稅  
瑞者誣也閩先輩屢能辨之

王紹徽秦人能不阿其鄉孫丕揚王國意顯駁淮撫東林氣  
誼亦自佳而其湯賓尹門人也輒峻斥之湯黨同伐異  
之過王後天啓中起至家鄉坐瑞局去余詢之秦人家實蕭  
然在張問達之下似宜以御評為裏

沈同和榜出余計偕時所親見都下聞然先是庚戌榜首韓

故以重慶知湯賓尹且搜日隔房為疑致滋物議要敬實寸  
士即湯憐才之過視舊履不猶愈乎湯既多忤不行復薄然  
無益及者論文字確是當家

何起鳴之於李自修一案也沈四明之於溫純一案也郭正域之  
於楚宗一案也預憲成之於淮撫一案也湯賓尹韓敬之於  
科場又一案也史稱漢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絕孝宣之  
業東馬於萬曆季亦云

挺擊之變即非風癩而有不得不以風癩結局者情也勢也聖  
意自明東朝語尤可哀痛秦始皇之於茅焦漢高帝之於  
四皓雖作法各殊細思之同此機括

都尉王昌生救劉光漢被職押回為民仍捕其門客山人輩  
痛杖之傳 神廟哭告慈聖靈前者累日以昌成臣亦來換  
証見云昌此舉自奇其後有代府中尉充野者亦以救光復  
發掘高塋墓義事何所不勉

宜興周公為予言收捕王昌門客者初未知也是日適偕同館  
數人過昌飲抵夜未散捕者以密聞旨促諸翰林席散始收  
赴日間各大驚迄無累及 神廟之邊容侍從愛惜丁華  
於是為不可忘終是太平氣象

浙織造太監呂貴當撤回有奸民紀光先等突疏保留貴旨中

出從之外廷屢疏諍不納起即給勅反抄上御筆特增有浙

直監稅令徵收解進等語聞具揭婉請刑削上意動回命刑

去頃神祖二十年後轉圓之美僅見是耳其亟撤回閣瑞

高宗亦稱感德

戊午四月京師自宣武門至正陽門外三里許河水尽赤如潰

血其月建酋首犯撫順踰年己未二月午後風驟作黃塵赤

霄四塞天色晦墨如深夜余時以計借寓邸中業上燈焚徐

乃漸明未幾而四路清師報至正其日也天人微應之奇真

如影響非身歷不信

遼警初聞詔發帑金十萬兩給邊內黑如漆脆如土者幾半

呂近煎驗率不甚耗餘蓋庫藏久朽蠹之象全以利用也

不用之幾變土壤亦異聞

誌邵武李春熙戶部云稅瑞暨極與蕪湖桂使為難欲奪權權

李以太平司李為解暨漫曰與君約能豪飲勝我者聽李

諾之對飲各盡一石越旦暨方狼籍沈上李已往尋前約矣

暨駭服竟已事奇見暨猶未全非

遼餉告急庶善經官戶部即值外解金花至擅截留十餘萬

餉遼坐請外處此舉得江黔場制道意後約定與難甚烈

孫高陽樞輔為賦百詠哭之有孫盡心子丙聞舉士也嘗以

其大父集寄子學術經濟成可觀

方朝鮮有據遷信徐文定光塔自請擇參佐義從二百餘人并

巧工教師往宣諭因監獲其國與商戰守渾不折入於奴意

輒勃：慨然以班史連之功自許

徐光塔以官唐改差御史御練兵初謀費二百萬戶兵部愕

貽不能應事竟落：董其昌謂自軍興來不啻廢數十萬

何獨靳於徐而重應舉頗譏徐無種術故宜募兵五十精

習一技既習後兼教他技兵少易精費少易應先設年易

之局以誘之勢自深從者亦可思

守城法每言能戰守宜城外結營獨徐光塔明其不然只憑城

守整頓大砲俟其來擊之而以列兵營以砲于城壕外孟浪

輕戰者為一失萬有餘喪且云慮圍城不復可出故力排

城守議愚當事為將來預辨走路語太深文顧兵難例論

存此可備參考

丁紹軾在史館嘗貽然廷瀾書欲然先移文責讓建夷兼防

有來款快累之變詞音頗踈定然不吝遂上章極論其事



丁引疾歸其後當國卒殺熊丁為人健決有氣德怨較然不可犯熊亦傲慢甚遂成仇敵

太僕少卿吳炯疏損貨一萬兩助邊且言助邊得官士林為駭臣今以休致官出此且無子非有他覲望得旨嘉獎特周楚唐趙諸王暨黔國昌祚各有所進其以里居士大夫嚮美者恒炯耳炯沒始量贈報亦非優

劉光復御史繫獄五載以庚申九日赦歸即 神皇昇成年也規曹學程滿朝薦何棟如事同初各繫久屢請莫能得忍蒙恩意成歎大聖人機推不測如此

神皇雖靜攝中每遇郊廟期輒有旨祥言病久懼不成禮戒飭遣祭陪祀官竭誠供事狀歲：皆然毋亦心知其不可姑為之者歟視公然越禮自怡逸之主終有間矣聞聖休晚年倍豐碩微機動履

史繼偕沈澹同以己未五月放卜屆八月業經點用矣旨竟中留閣屢揭請直以文書多查簡不出為詞迄至庚申八月光廟登極始拜命遲速固自有候耶

楊時喬開讀一疏自萬曆十二年起至三十四年二月止內杖戍為民官一百十員降請官九十六員其已物故者不與焉噫

人材幾何堪此摧折又越十四年屆陟方期愈零落矣後獲徽賜環之典方可五六十人碩果僅餘真在剝復之際

光廟登極首發帑金一百萬犒邊二百萬造三殿盡羅各處礦稅盡錄用建言廢諸諸臣新詔下頒也膏全漢美哉克弊之治所絲家海歡呼思慕有以也夫即 光廟一身具易乾卦六爻理湖源滋潛即暢屬中來

正德嘉靖兩朝遺詔掃揚新都徐華亭功如 神皇遜几末命亦多所懲艾然世無以是功方德清者將人情驟開易故習觀場玩弄亦方精神力量衰靡不能動人之證構受諸臺者欺凌體損極咎寔自取

方光廟育德青宮所因屈於鄭貴妃者歎矣禪受之際不惟無藏怨宿怨思禮且有加焉至欲遵遺旨晉封太后惟屬柔忍之過抑亦大聖人之純孝其親者歟論者不能掬揚君德乃云鄭嘗進女侍故吾恒恨之每讀至與居無節狀媼盡惑之辭輒為氣塞

廷臣會集松棚下召鄭養性至吏部尚書周嘉謨抗聲責之以鄭貴妃封后之命養性曰當即答貴妃勿邀非分福爭竟中寢當李選侍之未移宮也誦司寇黃克纘之言曰披不見

鄭貴妃子一聞外廷言其不當住乾清宮即日撤去是智人也知妃亦頗自歛我宜免於禍

初御文華門視事畢見班行後隨從有執洒金大扇以候者及班散高聲喝道連禁中上怒傳諭申飭時承平高拱父百司廢弛幾不識朝儀何物後頗振肅殊得此一怒力所為亟興三殿工亦是是

以泰昌從諫如流之際給事周朝瑞請停止金花銀兩請外稽此項銀兩原進內帑慶賀歲節典禮及各官賞賜武職俸糧之需相沿已久非可以旦夕更也時御史鄭宗周亦有

金花貯太倉民庫之說終格：

鄭貴妃晉封太后舊無此制若李選侍之求封皇貴妃也為登極後所必需之思必行之禮令 光廟久於其祚能終晏然已乎竟以升避違阻格不行後封康妃號而李又有莊妃號東李者無出有賢淑賢

廷擊一案以 神皇所處分東宮所奏請者為善特罪人已決內監龐保劉成復刑斃更復何言惟問官王之宗陸大受等不必過慮以察與致滋口實耳鄭繼之家率有二此人本不識當處但適來挾持題目甚大吏之適以成之信老成

識慮也如鄭言者多少紛紜

劉光復慈愛仁孝兩言有頗無規易得罪重故事奏對御前須先念職名曰某官臣某奏又須天語畢方便敷陳未有會奉不知誰執中攬說者總九閣聯隔之過即董臣猶爾粗率近屢舉名對典漸漫如儀

正德初治御藥局太監張瑜醫官施欽劉文泰等罪或擬從矜疑楊康簡守隨法然曰先帝梓宮在殯臣子幽憤方殷君父事誤與故同詎容曲貸竟坐死按此可為紅丸定案誤與故同即董文昇李可灼免死得乎

葉文忠之答孫慎行宗伯曰天下事有實見施行者有僅託諸議論者孔子請討陳恒其實見施行者也其書趙盾許世子弑君但欲使萬世君子知警耳此託諸議論者也若遂以討陳恒者討此二人豈不廷哉況今事法不同即使門下操筆作麟經亦少無此書法曰方某拔其君也葉論最明確計孫亦當心伏

移宮為必不己之爭而亦非甚弊力爭新天子踐祚入乾清宮無舊宮嬪嬙據不移之理時第以明旨出之使外廷若無與焉為是漢滕公除宮載少帝出以納文帝何等關係



書之史亦自淡然况茲日乎更謂選侍圖稱制聖策去之愈遠無論本朝無此家法且執為之

宮未移機宜決斷宮既移逆宜渾銘楊建之慷慨肅清此前半載爭賈維春王志道之委婉調護此後半載事不惟不相礙也兼可相成竟以之戰血玄黃無所甚矣宋公宗病不能執喪謗四起議者歸咎執政無承平諸君見識而朝紳學士率多賣直釣名之人事同是

前詔明言李選侍象駁聖母攔阻朕躬若憤不共戴者後竟諱之矣不思旨如何賴過倘云矯自王安則後旨屬誰假託不歸之親忠賢乎至詭引世廟議禮詔亦嘗三易不以故敗聖可謂欲蓋彌章者矣異哉

孫如游以典禮著考內旨入閣跡疑涉於傳奉詠名臣後深優何患不躋大位不幾堂之適以害之乎故泰昌中朱國祚與舊輔葉向高並召亦特旨世無以是嘗笑者將無二公生今屬有意無意之分

葉文忠再起途中附請杖卜有不拘內外衙門之說或疑為舊淮撫地葉自解嘲曰常諱耳原無主意蓋陵猶近之若淮撫則夢想不到世間豈有如此癡人望淮撫作宰

相耶按淮撫葉崇文群疑有自他日答許少薇書又云舊淮撫亦自可用意昭然矣廣陵指郭南皋耶

魏應嘉馮三元張階德既舉劾然廷弼罪首即著前往會勘而三人堅不肯行於是臺省文章謂劾官少須另遣熊復具揭為三人勸駕嗤其心虛膽怯詞傲甚熊歸再起三人坐得罪去熊敗後召還適相水火矣

董應舉毛坤之任給幣金十萬兩僅領七萬而願以其所存三萬接濟毛文龍海外之急何等為國真心他人肯爾毛甫有緒忽移營錢法尋得罪去併其兩年括括遺蹟盡付東流

知忠天知事勝而為及冷

方遼陽破舉朝驚談恢復吾邑何公喬遠屬疏請棄遼陽寧守康寧東成廷之未幾廣寧失守遂驗何公於其時卿太僕嘗念起廢京堂缺少員多自請以四品對除邊道慨然有効死封疆之意為前輩中最磊落人

余懋衡協理戎政自云委指揮魯五美桂房山鑿金太祖世宗二陵斷其臂穴其背改東服水西流旺氣蕭索主三年內有龍首應果然說未知誠否據言山高龍旺石有五色文膏潤如脂度亦為氣脈結聚之地

徐文定先啓之議也田曰禹授治水治粟至平成天地粒食蒸

民經費從何出必是用天下巨室使率衆各効其力爭成樹

五等爵酬之高貴於則壞成賦之後終之曰錫土姓而已辭旨

可推故曰建萬國以親諸侯若少以軍功封洪光之初何所爭

得萬譜侯乎以是證虞集用武功爵招殊塗田之為得策耕

卓論矣

毛文龍鎮江一捷儘稱奇快雖不旋踵而敗亦可為形格勢禁

之資如彭越為漢撓楚下卡卡未何嘗不敗貴能燒彼積聚耳

恨當時責之太苛而文龍所請兵餉額亦太廣致落疑端獨

不聞兵家有勢險節短之說歎

通泰馮時行極陳車戰之利一車至糜百五十金無所用之時

自侈製車築臺造砲囊沙說紛、效如風影了如譚謙益所

薦妖人宋明時有從鬼破敵術益荒唐矣率藉為騙官騙餉

之需即募兵諸使者亦然

熊廷弼起經畧尚書榜一品版賜上方劍得斬副總兵以下行

日賜宴都門外五府戎政部院掌印官各陪餞何等隆重竟

一奔潰結局即廷弼自念更何面目處此况復以其身貽累

楊充諧公乎死脫矣

葉文忠嘗責熊廷弼者按遼海言屯田之利後全不談及即

開缺清河諸處邊墾不可耕獨不可移屯之金復海蓋間

予何至全仰給內地而然之所以言葉則謂四川人稠地曠

非坦平見注者且開山而種何田可屯又無逼奪民田與軍

屯之理按此屯可見邊關地形督撫當以董應舉之在通津

一帶實買田屯如熊指

史永安苦守貴陽望撫臣王三善援師不至疏力諫之既師至圍

解則又借李權力譽之危困中易為怨德不足深泥惟事平

後與劉錫玄環、角爭近多事矣今黔陽諸公且反飛煙城

爭于何有

游士任疏搆勝縣賊首劉永明林祭旗訖臨刑猶稱寡人受享

已毅但謂弟子不來救云小說載太上皇蒙塵皇后不知天

命等語為某賊囑誅不期再見可笑甚時遂歎之或人已深

幾纏絡心肺不可復解

王紀以不即訊終下年罪刑籍想有所疑故耳揚東明繼之議

擬反族律斬預大章曰律不同居同謀止莽親者不生揚

色變以謀反夷三族為言預曰某所執是大明律堂官所

引者漢律也揚語塞當日情景微見



袁應泰初降受欺王化貞撫唐生潰罪同袁自折一死羞足自贖不意王之以逃竄歸也時舉朝咸右王即敗後猶云貢夷四五百人在會同館日向提督王政哀號頓乞王往諭免怒起兵不然殺之未晚噫誰信者不知王何力能榮或朝趨逆

奢崇明之變緣逆陷部檄懲上司兵道科道官明時舉李達入蜀催發從來士漢兵費制例無安家二人獨倡議不用官兵每土兵定安家銀二十四兩盡一月內搜括奢逆止發四千又必責之滿萬比禍作撫鎮道府皆死二人獨生推即經先後梳勘尚屬寬典

王化貞為葉福唐癸丑所舉士自任決戰諸同籍者皆交譽之即福唐為所勦所以何薦可有門生誤老師之疏也聞王與福唐書有禱閣功勳唾手以奉老師必不使南昌得志等語跡畧逆觀福唐赴居疏可見

劉一環連疏乞休而經傳古允故而閣為其獨請者皆連三月終罷去計允故者劉決復知舉朝亦決播閣豈有仍覲類入直理此等事類纏綿帝批意多又為劉舉傳福清與劉微隙而乘議歸劉知亦不得已出此

故卜葉點用四人以首推孫慎行或以弘不用再請添點成何政体即果從所請亦豈二公光榮劉志遠至以是欲請尚方劉斬福唐劉檢邪無足道而亦自取之存特孫所以紅丸議忤歸即稍獲推何害預來特局何

觀葉福唐所云畏攻訐止于言官今漸及大僚宗伯之於政相司寇之於今輔重則就送輕則奸出指王紀沈灌爭也灌被攻至此之蔡京誠為險賊其人即未可知抑閣休掃盡矣僕乘陽一疏糾四輔臣亦恨苛就設身處地得乎論八須可受奈何徒取痛快實

郭元標故篤老醇儒其辨象重蒙講學疏云人生無所往不宜學若以講學便宜於放棄斥逐之日不宜仕路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為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諸林下臣太淺矣都理中帶諱特為從吾踵羽正辭各嚴明然無如郭之說

葉文忠稱郭南翠藹之愛人之全渾赤子之心絕無分毫矜名負氣籠罩矯飾之習或者居山已久于世局有所未諳宅象太遠于人言有所易入然于本色無損教語恰是郭定評郭晚年頗有曠然處順意

李日宣首請開宗藩入仕之禁許科舉中式勿碍本省額推  
及至聖商亦然用意甚嘉今宗中科第累成師爭李惟請  
查臣同部科一體會試分閩爭屬難行譬科臣兼巡方仕可  
乎李掌銓嘗推轂余入特寬蕩

劉志選既欲請制新紫福唐恭書直以嘗對奕過贏負罪  
倘再相遇當避文百合文必歡然急作薦章其為門生徐卿  
伯所劾也揭辨曰主司泮水相逢有何情分勞引在三誼自  
媿乎享矣絕渾然著見葉遊戲手段

或云唐中若狼食羊若有天意又廣寧之敗首子葉率兵攻閩  
行至三十站克驚馬蹶而死疑不祥遂不敢進葉文忠聞之  
笑曰今日安邊之功振與克當首叙矣蓋葉之樂易好謔  
如此猶一二矯情鎮物之道

鄂元標屢訟故司馬石星之冤併及李村父穆江東之等得旨  
星子宥戍還亦正論也但中不宜以彙景為言鄂素橫諒  
無他端使出之他人則予詎矣後有議起李三十者鄂第  
書毋少二字亦貽嘲要自山林舉止

王德完定大獄疏內云楊錫李如楨罪宜速議為魏大中所  
參謂有寬二重犯心周宗建特糾大中不宜借漏詞頡陷

先朝孤忠膏頤時用魏謨尚參商怪其後更如膠漆亦見君  
子之不盡黨同狀有前代風

御史王心一首攻客氏魏忠賢坐請為一時正論之倡猶獲名  
還想瑞麟時未甚張後得免繫繫幸矣其人短小清癯余  
及見之終少司寇亦非復嚮年風采

江右銓司自有吳羽文在忽謂鄂維理稽勳一省二人非制致  
吳自疑求去其鄉省臺又為吳咎鄂日尋于戈近於無風起  
浪矣冢宰趙南星明言詢鄂三俊致然賢者過自信亦返  
信人按此即鄂後來調某運即轉解

使鄂維理不調銓部即傳魏疏何自發汪文官局何自破左光  
斗魏大中何自生勢既不可調停於是楊璉為一決之計鮮  
復不可得適於是魏忠賢為百足之圖撲滅相生楊委隱處  
究從到頭一錯始為諸君子者亦何苦以其所愛好人好官  
基朝家數十年災禍為哉

先朝韓文攻劉瑾內侍王岳范等外侍劉瑾謝遷勢極必克尚  
不免貽其露之禍若楊璉二十四罪疏更何恃哉直氣激無  
復之自為必死計矣惜哉其不講於制小人之術也漢揚  
震李固宋劉摯呂大防十載一軼



或疑楊建疏上九卿科道各等應入衆論公安知不偶動上聽  
曰此為稍機悟主言也喜因過心恐亦動也其如慮不動於  
耳目何漢元帝尚不解就吏何名雖百用堪劉更生其益與  
曾見公疏做得甚事

葉文忠為魏忠賢畫策三首請還歸私第次辭東廠又次  
召還諸廷臣噫昔云與孤謀聚與羊謀蓋者其謂是歟或傳  
忠賢意粗動為其黨力持止其後稍奪糾之終不敢害葉曹欽程  
雖歸必中尚知重王翹長者自素望力然亦處放極危微之際矣  
自古未有言官被旨廷杖忽逃去者自林汝葛始彼不欲以其身

濺萬塚之血也恰是葉福唐送行文字抑林猶自端毛士龍偵知  
逮繫信變姓名易服轉徙江湖查莫知所在以徐俟天下之  
自定益奇聞矣詢知江右一門生孝廉所形僅中人殊不  
稱其志氣或得免以是

解經却推經畧抵死不赴而孫承宗寧舍綸閣之重竟請行之人  
意量相越至此其云目前可代督師者實唯其人臣請自往即  
此肝腸九廟神靈鑒之矣時詞林共賦送樞輔行邊詩  
感事一洗趙文肅宿諶  
山東蓮妖既平四川香首亦斃即諭開皮島暫可支持所准

乃在與突之間耳使羽書不時奔馳逆璫亦未敢盡肆所謂  
以小喜遂其大憂者正類茲日

熹廟初召復降請言官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郭肇等  
又劉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吳應琦等先後十八上意既  
問示信疑璫謀亦明高操縱尚在可轉移中至甲子六月後始  
顯與外廷為難矣觀中慈用宗建不識一丁之故得福唐諷笑  
解似亦有婉辭時

文震孟之去固璫輩視一語為挑激資璫疏中策塞於馳  
驛破情華於璫王之指為當事人所陰憾故耳文意在王紀黃  
克纘黃維運時亦坦然自成議論與依附者有間不圖遂得  
過時賢之深

楊建之首發唯璫猶有諫禍重若高攀龍總憲自以臺現考  
核貪邪御史崔呈秀為至平之典至當之論即禍福直聽之  
矣高後所自慮亦善揚珍氣節高本學問東林數十年間  
講感得此一人力所非淺

馮從吾推北吏部侍郎郭元標推南吏部尚書不用俱點陪陪  
然馮猶得旋起為南右都御史郭竟棄置矣時併所點陪  
推余懋衡等各不自安堅辭明故掉弄機推為一箭雙鵰之

計楊璉亦指及

韓蒲州曠去國疏有云糠粃在前極知非據。藉除且及。尚殊妨賢。

業寫出同爭驅逐狀。矣余見成基命當國日物情將別有擁

戴。至以佛頭著糞為撰成自請曰此糞一日不除。則佛光一日

不見。指略同並可慨歎

揚璉疏如墮中宮胎墮裕妃命等款初疑出於傳聞閻劉若愚

蕪史事真有之又矯旨草李成妃封絕其飲食成妃暨格妃

餓死爭寤於簾元磚縫中暗蓄食物會客魏怒少解得生

蓋宮中橫肆極矣

臺疏屢指傳應星傳繼教陳居恭為魏忠賢私人而居恭亦

隨攻忠賢情態詎可方物居恭故太監陳矩淫雅游紳士

間時撫寧侯朱國弼亦有恭忠賢疏後竟何如溫等之吹

非一聽之幾何不為適廷淵藪

孫樞輔承宗疏言閣邊行抵近京將一入觀天額賀壽竒與諸

臣從長商確得旨亟諭回時容魏方橫閣部銓憲大僚多

去國或傳樞輔將入奏而發其奸者內廷駭甚實未知樞輔

果出此否也得無有晉陽之甲之疑

乙丑主試序應崑山聊城二公忽越次及南樂形迹顯然是試

後聊城即裝行矣迨魏通州之於余邑蔣公亦有北輔類好

為人師叨為余師友交故輕置喙

南樂魏師廣微素清嚴獨不幸有內交跡其父介肅公允貞樞

晉為天下絕多通氣類名流而師之恨東林也獨甚家庭中

怪乃異意後却有楊求寬楊庄刑比生忤歸顧物論未以是

寬之聲譽恒余在耳

趙南星故時起權量崇太宰執不意在為北道人而其受事後

殊岸異趣引疾歸尋致削奪聞南樂教楊左揭錄崔連生其

邸中三日力強之為噓切甚方隅信未足論人吏知崔亭

車立之難非東南士可比

薛三省既擢宗伯有疏論銓部陞轉法極佳旨責以前少宰時

何無談及薛蕭潘如物外人於余為尹公之他最知余其得

予吾去尚賴其及門李國樞力佐爰矢浙中絕得李康先

妻連元二宗伯繁非薛倫薛高甚

李魯生疏多訛謬不但解中旨為執中之帝用中之王已也方

枚卜首需老成幹濟魯生言成即為老幹乃有濟者於議而

非老於年蓋顯為馮涿州地傳啖破人口時與李恒茂李蕃



丁紹斌既以刊行有像連東傳奇為獻。殺熊廷弼。會御史吳裕中疏攻之。吳故廷弼見女相也。生死杖下。先是攻丁者有趙胤昌詞峻。吳詞緩。徒以葭葦之憾。遂及非其質矣。丁亡何病卒。傳見吳為崇。故赦之。天道凜然。

熊廷弼臨死。殊從容。初聞信。如常盥櫛。曰。我大臣也。還當拜首。及見刑部司官張時雍。胸前懸一統帶。稱謝。是本在內。張曰。不見李斯傳乎。因安得上書。廷弼曰。此趙高語也。張默然。到底剛狠性猶在。

一曹欽程耳。吳國華初科之。為所互中。嗣黜於潘士聞之手。潘與曹同涿鹿門生。曹編張甚業。為師門所厭。潘因割愛。擠之時。有臺疏。未有無為藉發者。即涿鹿之見。摘於吳淳夫也。亦忝窺雀觀之。歡地有可乘機。

高弘圖疏引漢張猛乘船危從橋安之語。幾奉嚴譴。聞其時。素廟與小內監汎舟為樂。舟覆墮水中。救免。高及之。疑有所讖。故耳。高嘗有削籍官免進。奪誥命之請。亦從。近情於兩邊。俱不甚粘帶有中立稱。

脩三朝要典所用。惟己未史官暨己丑三鼎甲耳。士成諸公莫預者。懼一意投合。於是。有躐擢兩京試差之舉。矣。初。耳筆人

侈得意有識者已陰笑其旁。爭取更呼冤。想若若萬不得已。勉就焉者。適堪齒冷。

時有天監錄。點將錄。等書。備載邑里籍貫。仕宦經涉。以及師生姻戚之類。有不合。隨手勾去。亦間有幾誤者。如欲廢。受益庶常。以錢謙益。故處黃頭素銜。部以黃尊素。故賴查。明始免。聞皆南樂東光。密送入掖。獨何心。

王恭殿。更司馬王永光一疏。亦為都下翕傳。其嘗聞同邑。崔太宰之風。興起者。守王姿。故沈鷺。或見機敏。然終不失名流。若乃。靈惟華。以惟懼。腹心之弊。臨了。忽巧。因脫身。則狡。噲甚矣。爭不可欺。三尺童子。況世人乎。温太真。錢鳳一著。不。禁學。誤人不小。

素崇煥。寧遠之捷。為余在館日所跋聞。遇紅旗卒。飛馳入傾都。色動。其後錦州却敵功。迥不甚譽。人口。或疑。近亡。是子虛。徒誇飾。為群瑞地。特余業。請急。歸。

○縹緲出。逮周順昌。為吳中士民號。謀殺其一。潛竄。竟不敢開。讀去。人情憤。慙之極。自是。瑞氣亦少衰矣。吳中先有義士。葛誠。倡眾。撲殺稅瑞。從人。身請死。遺風。再見。不得。禁以浮薄。卑之。

南道游鳳翔自云去高攀龍家不遠防違客行刺嗚呼何其

無人心變亂白黑之至此極也時閩中議論獨殊有先輩

公力主之群少翁從始王志道徐景濂終李夢龍吳淳夫王

徐寧浚比抑亦其積起之勢

熹廟苦眷戀客氏試不可解漢安帝乳母王聖暨聖女伯榮

出入宮掖恃恩放恣即其例乎併中宮亦為容劓劉志選梁

夢環等逆公為射月之謀咄：怪事

崔呈秀罪不勝誅奪情猶其小者耳憶崇禎中有一郎曹求

子制誥自述其昔年狀云方季情起復之孫：揚聞訃奔

喪之至，不欲言其名聞堪絕倒始知張江陵羅倫小子之罪

為所繫矣

加諸君子罪率以得無廷弼金欲生之為辭然孫樞翰亦有跪求

將熊廷弼王化貞揚錫發軍前五功贖罪世莫以是疑樞翰

者何豈心爭明乎抑方擁重兵閩門有虎豹在山勢未敢輕

犯耶括出亦一重公案也

余邑某官保定守傅熊廷弼舊司理其地有生祠會起經略

行邊守為更新祠甘具供帳熊悅以保定所應解通餉十

萬與陰分半解回熊家半贈守自出空批給之說駭人然守

貨實饒溢熊胃破恐或有漸

袁崇煥遭喇嘛僧趙境事孝或云本魏忠賢意跡露由推之表後

劫觀章奏亦有舉是者嗟呼不能戰不能守暫為保土息民

之圖何少非策然誅之於先事殆矣袁至身陷大戮尤堪惋惜

處東地即類暴瑞罪得乎

繆昌期極頌南昌蒲州二輔福清其座師也却不甚合其在福清

生上大言譏為此說以欺座師可斬也詞氣實欠平而與楊

克交密不避形跡以致人疑楊恭親疏出繆手詞林多名譽

廣交遊往，致禍繆亦其一乎

何棟如以募兵家語所募多游棍冒名靡餉中道逃罪誠難免

惟番處生杆瑞下詔獄者四年未再建繫誦所云九死一生

三朝兩赦傳信如子孫燒帝灵前索物如祖宗顯魂夢裏極

連楚之致不忍後苛繩之

楊左諸公詔獄內光景不堪聞諸公各做大官居要路致怨有

因惟碩大章以一西曹冷局亦預刑遣之慘更可憐余最服

方大鎮見幾先起然連引為當時第一流人矣焚場中安得

此一服清涼散乎

監生陸萬齡等請於國李西射園建魏忠賢祠美敢拒者僅通



政使呂罔南略批駁耳此前代所未有之變而亦逆璫將敗日  
徽先聖靈詎容闖奸三年前吾郡亦于學宮射圃擬祠某盜  
勳南興工遂敗可異也

天啓末削奪諸臣非少盡歸門戶蓋有為崔魏所夙交驚怪懼  
是者受憎至變極類劉瑾當年爭後率自誦忤璫余嘗見  
某公言我自未嘗識璫何處得合亦何處得忤較老實可見  
逆璫生死各為人富貴資  
魏忠賢目不知書寧識絲綸何物而諸公爭醜媚之觀餘冬  
序錄所載李長沙窮苦折字文知亦往事已可惜如許驛塵

編珠寶玉盡淪入鄒塢中

以上一百五十九條

國史唯疑卷之十二補遺

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言荆塗二山為漢州朝岡有王氣後  
四百年我聖祖出焉地理遺符豈偶然哉

高皇嘗問列子竊鈔事有威給札命諸儒撰疑信論見大聖  
人眼目開濶處尤為後對症良方

漢至武帝五世始立大學宋至仁宗四世始立州郡學我  
祖於至元丙午即訪求遺書立國學洪武二年立郡邑學  
八年立社學規模視前代遠矣

北伐中原詔光明正大不少言矣即代吳諭民榜云灼見妖言不  
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共功亦自渾雄

國初湖廣有所謂靈通侯者鄱陽之役有所謂捨命王者二  
人姓名竟莫可考坐坐烈士湮滅可歎也

東海侯陳文舉母至孝卒諡孝勇本朝廟號稱孝臣下得諡  
孝者惟文一人稽前代不爾

國初唐同議茶用香燭所以專接陰陽通於神明初無上香  
禮凡祭祀宜羅上香從之今鮮尊者

崇禎升者疏云漢從大戶實陵下未聞實以罪人也今鳳陽  
皇陵所在率罪人居之使怨嗟愁苦之聲充塞陵園非亦

承宗廟意時從江南民十四萬詣鳳陽或中多錄徒故葉疏  
及之按從民法惟國初可一行耳

國制凡內廷姓朱者皆改姓諸孔公族無刑人之義也又端門  
左九廟在焉其地無敢蓄狗者亦敬謹意

王府護衛子弟得入警官自秦簡王始如張居正父故荆府  
護衛也其諸藩文派得與科目自天啓辛酉始得入詞林得

薦舉換授內外官職自今上始

浙閩例不封藩府建文君弟吳王允熲初封杭州靖難後降  
廣澤郡王居福建漳州皆未之國尋廢

頒詔例置詔于櫺象之繩自承天門起下余及見之成化中  
嘗以繩中斷詔櫺象所司各罰治有差

內庫以甲乙丙丁戊為號不及己戊戌也取財物豐盈之美已  
則己矣止矣有喪耗象避之是

文武署官並書散官於職銜之上惟詞林書其下或云始承  
樂中非也觀通鑑金史知元時類然矣

京畿水味以玉泉第一都城內以文華殿東大庖廚井第一  
出黃學士諫京品諫蘭州人登正統壬戌及第

實錄成澤日進呈藏皇史宬中其副藁慮為人見例焚

之芭蕉園：在太液東余賜游西苑日所經到

五帝之學曰成均或云古無韻字均即韻也引鷓鴣子五音不  
同均可善一也為證亦似有理

大明會典創於弘治十五年續脩於正德四年又嘉靖二十八年  
遺萬曆四年題准重脩十五年詔禮部刊行其條例當出維  
陽餘姚手錄則江陵

閣中有文淵閣印：文玉篆篆獨異諸司凡封進詔草登卷章  
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印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欵上內閣  
亦稱翰林院

文淵本翰林內署非衙門比凡朝廷宣召諸司文移雖事關機  
務止稱翰林院或稱會同翰林院堂上官初不以內閣名也  
後直稱內閣尹春霖直稱謂此後進不習事體之過近帖然  
無後此言及者

孔廟去朝遠春秋祭皆在夜分禮畢趨朝稍緩即誤弘治中刑  
部主事陳鳳梧奏是祭丙非祭丁也得旨是日免朝著為令  
余以癸未春蒙遣祭國學次晨朝如故

楊石濬謂古靈臺辟雍即今欽天監國學似矣直以奉天牧為  
明堂制未知是否記漢祭邑嘗有共論



宗人府曾主以親王嗣改委勳戚大臣凡宗室陳請歸府屬者下  
諸司必移文於府取報後寢廢闕矣弘治中駙馬蔡孟陽嘗  
重新本府朝房見劉文安龍記

天壽山皇陵前石像十八對首石獅子二生卧各一次石獸二款  
故總名何所指或云虎稱獸未詳豈緣唐人諸例耶陵皆種  
枯子松殿榜曰棲息

南京朝天宮建洪武中即治城舊址景陽樓在其左門內行道  
屈曲最可喜有云太祖葬即在神座下未知誠否其建于  
北京者制特宏偉然雅秀不及

西京孔廟易琉璃瓦自萬曆庚子始從司業傅新德請也先  
是弘治中曲阜廟災重修成遣閣臣李東陽往致祭聞工  
費至三十萬壯麗莊嚴遠非佛道宮可擬

凡祭必用祭服獨歷代忠臣廟遣府尹致祭只用常服想當時  
請旨未下草率行事耳又壩上馬房獨不領於祠房每歲以  
元旦冬至聖節遣內侍主其祭特異

國朝禁私益買官益而又賦民間益課鈔亦知私益之不可  
盡絕也聞順天府每歲註皇上課鈔一名蓋祖制以天子為  
百姓榜樣又京官原各有食益後革

黃裳番禺人官刑部郎嘗論社所以主石之義曰陽氣散而成天其  
精為星陰氣積而為地其精為石：擊則星出陰變陽也星  
墮則石陽變陰也社祭土：為陰氣之積而石乃其精故  
祭社以石為主時服確論

經筵為論道之所視朝守異設有侍儀官給事御史各二員無  
糾儀之名弘治初葉經李文正申請小有遺誤免糾勅盡  
累朝優禮儒臣盛意

詞林侍殿班禮舊有韻語曰宜宜逸走宜先階三級足毋偏治  
廊而上崇畫而族實卑之南于斯立焉傳為呂文懿原撰  
余聞典故直四語耳聞平而起循墻而走見衆而避遇慈而  
止覺更明畫

侍經筵官遇將咳嗽得退出殿門外候講畢始同行禮傳者惟  
兵部尚書馬昂一行之昂先為序班習舊儀故也以余所見  
處班行後各官恆有之原非異事

春秋國學釋奠詞林二員分獻東西舊例也聞馬鐸誌云制  
用翰林國子監官四員分獻翰林獻位故在左後或更改釋  
為力稱正之頗與近制不侔

制四五季祭五祀用內臣主其事古兵刑官尚嫌不使與祭况刀

錚餘乎既被命因得其冠服如陪祀儀璫筆鏡圖繪為寵  
三元美何燕泉皆嘗及之

端門左有直房五間係坊局官候朝公會及收貯卷箱之所  
凡東宮官屬侍班講讀亦於此伺候弘治中守門官秦  
討居性不許按即今板房出入或暫憩其中

成臣莊田有定制后成傳五世留百頃充世業駙馬都尉  
傅三世准留十頃供主祀諸妃家傳亦五世准留香火地  
七十頃若家無正派者傳三世止不論多少盡數還官事  
經萬曆中題允不審後有無專行

天子之社有三曰大社為王畿而立曰王社為籍田而立曰  
亳社則遠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  
豈祭地之名亦曰社耶見夏文愍疏

歲仲春秋上戊祭太社授於午門西闕壇北向明日祭帝社授  
壇在太內西苑池風亭西凡助祭文臣五品武臣四品以上  
嘉靖中都給事中乞得助祭惟帝社授無助祭止大臣  
五六人陪拜為隆慶初罷

衢州有孔氏嫡派初僑於齊民其得世襲五經博士後其家自  
衢守沈杰始其在閩龍溪縣亦有一支萬曆中嘗許之家廟

以高孫一人掌廟事至今見存

親王妃冠用九翟無博鬢天順中荆王曾為其妃請不許按博  
鬢惟皇后及東妃得用耳

國初試考官惟其人雖儒士亦在所聘弘治甲子柳詵少卿楊  
廉以服闋主浙閩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言官劾楊為  
不孝王為不忠法尋廢至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同考亦  
用京朝官僅再試止

粵東西舊設鎮守內臣韓襄毅再起總督兩廣兼巡撫實與太  
監陳瓊黃沁共事其總兵官多用侯伯勳臣至嘉靖初革鎮  
守始仍用大將軍總兵如今制

湖廣總兵原駐劄常德成化末始移武昌城內徐司空恪猶以  
後舊制為請聞四川總兵亦然舊在松藩

應天巡撫之移駐蘇州自萬曆癸卯始時以嘗熟生儒諫辱守  
今籍為倅屢偶然耳不謂後遂成令甲

故事部院接疏中官南面手授御史劉陽曰疏在中官手北而  
可爾既投疏猶侈然當尊謂朝廷何獨東向揖中官志甚不  
敢聲竟成禮出余所見已無復前禮

提督京管用惠安伯某而以豈城侯某協同視事豈城謂侯宜



先伯請改勅周鳳鳴曰侯先伯者恒也若上所委任雖公以下無敢抗者何改議遂定時服其斷

歲貢士不以年資名拔貢屢有議其非使者史道疏請復歲貢法奉 世宗旨今後只著遵祀祖宗舊規行不許紛更奏擾該科記著令拔貢亦旋行旋止仍議增恩貢副榜貢竟足紛更推之保舉換授法皆然

武經總要四十卷宋仁宗命侍制曾公亮等編定宰臣丁度成之仁宗自為序書最詳核葉盛馬文升並請勅儒臣首詳刊布分給并流後纂修武經七書宜準此

昌平得升為州領懷柔密雲順義三縣議自林文安翰始其戶部分司舊駐京畿一往來巡視而已正德中始如今開署昌平見蒲田林文修記中

京官舊十年一考察南史書林翰謂太濶畧始定己亥六年內計法國學創置官署一區亦自林始

成化十三年詔翰林院會內閣自考其屬官舊以待讀侍講與籍侍書侍詔為翰林屬官在史官下

翰林官習儀自成化始兩齋祭酒廷推自嘉靖始資淺史官得教習內書堂預講遂分管誥勅自萬曆始

大學士秩僅五品三楊後遂為閣衙惟楊廷和嘗一陞左春坊大學士 武廟初猶疑誤閣以實對始允

翰林掌院舊用四品以上官獨申文定以左庶子兼掌院事稱異教後陳經邦沈鯉繼之然各加侍讀學士今五品學士不知廢自何年隆萬初尚多見

正統中嘗簡儒臣學行淳正者十三人授以憲職出督畿省學政今勅言詞林可任督學者祖是

李宗伯遜學嘗語人向子筆初入館艱於置騎徒行者久之寒暑弗撥今亡矣夫嗚何異滄桑之感

楊東里當國以百官俸薄請得受息隸錢洪熙中葉奉欽依按即今所給柴薪價閭惟羅一峰不受羅大節故不聞是受亦無害于原思粟九百非與

王端毅太宰以進士石存禮年甫二十餘氣体清弱不便宰邑請改除行人從之得選就人才意今掌銓臣欲越例子人一京職得手稍及之議論紛然矣

行人司正錄叙遷其以進士徑除者僅楊春二人春廷和父也王瑞毅太宰重其老成特授之亦破格事

兩房中書官階至正五品止經萬曆初中饒如再有年勞止許

加服俸近有加四品三品銜者殊非體

貢監生歷事各部寺服本衣巾有請改服冠帶者王太宰怒曰

秀才在諸司惟此衣巾為辨稍可禮侍若冠帶與承差辦事

官何異時服其識

勳臣子入監習禮北監以冠帶而南監初猶從儒巾至南祭酒

余孟麟始疏請改正勳曾非儒生比也自應冠帶稽會典學

志亦舊無儒巾條款

令甲凡繼母繼妻或二人三人非遇章恩止許封贈其一王三原

嘗為寺丞文林請並封二母不許

吏部掣籤法自萬曆中孫王楊太宰始時業有銜部為籤部之

議後屢議革其畝終難改

余寅撰林可成御史狀云郵僅俗親迎禮久廢林舉鄉試其父

雅慕古特令執雁之婦三周輪而旋鄉人疑之按此吾國恒

禮耳不意郵為創見

粵俗婚禮先一夕父燕其子曰漸老燕攝尊席坐諭唐豫鄉約

禁嘗及之見黃森泉依傳中

宦滇藩臬官謁沐黔國祖廟皆叩首階下用親王禮至朱森議

於不可僅入廟頌首而已不知誰是若何

凡黔中峻坂皆謂之坡漢中川澤皆謂之海舊志兩師好黔風

伯好滇：多西南風故然風景倍勝

攻夷國貢方物外有金衣人黑小所不審形質何似凡夷語呼

白為掃漢黑為塔喇黃為捨喇藍為可：紅為兀即呼母林是

河惱兒是海子大為一克小為把漢至罕之一字為兒語極

尊之號見咸少保志

丘文莊議立京師四輔郡北直府東永平西易州南臨清蓋羅

兩直隸河南山東上操班軍只就近屯守按班軍費行糧不

資抵京僅供運使耳實無益而百年無故議罷者將無以輕

易祖制為罪即立議亦終落：

纂京師外羅城屋形章奏獨蔡汝楠明其不然宋范希文請城

雒陽呂夷簡猶識之况羅城乎自卓識

國初漕運仰給徂徠汶泗諸泉原不資黃河也景泰弘治間河

始自至漕臣徐有貞白昂劉大夏猶極力排塞之聞王以旂

疏山東新舊泉眼湮塞宜疏濬又漕岸旁有南旺安山馬場

昭陽四湖用以瀝泉水權漸被豪強占種宜清復要知昔賢

於河漕之外有條活計

潘季馴議黃河分流勢緩：則沙積易壅合流勢迅：則沙徙



易通說亦是然高瓠九河非歟總河患非淤則決治河惟疏濬築三策因時制宜而已

運使靈寶許詞為襄毅公第六子嘗言漕爭當預擬常變

欲江舟達淮、達汴自開封府陸運至衛輝入河若河決則

悉從陸別設官招募不過百八十里可達京師庶於緩急有

濟按許說亦一策可備採擇

元用郭守敬策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漕運直抵京師省船

剝車輓價無算我朝亦屢議及嘉靖初特遣尚書王軌何詔

往踏勘竟沮因緣勢要奸徒罔圖陸運牙稅利寔亦地形漸

高沉沙淤塞為工力所難挽故耳即大通橋抵倉約四五里

必須車輓裝運費已不貲

漕船至通州止陸輓入都不惟苦河流游淺緣元時積水潭今

為海子隸禁中非外人所得啓閉丘瓊山議於城東另鑿大

潭潴水為漕舟停泊之所此與開梁山泊何異又議開一新

路專通車運說亦支離

知府吳仲請撤運通州糧入京防意外慮引土水之變于謙議

燒通倉為辭尚書梁材謂無故示弱持不可稽歷代倉廩不

盡入都有立于水次者恐各鎮或被攻圍發棧為便說

文皇帝深意在此

南京水陸二營江南新設江口水軍江北設浦子口陸軍至為

掎角聽兵部節制嘉靖中或議撥浦子口軍習水改練標江

南參贊韓邦奇不可竟廢如舊設

萬恭讓於江南設一管河即中做通惠河南河北河例專駐鎮

江治京口開通吳浙糧運即用奔牛呂城二閘夫役不煩添

設策誠善惜無舉行者

淮南運道全賴諸湖即伯湖差小高郵湖大寶應湖更大每苦

風濤畏溺患高郵月河創自白昂至萬恭益推廣其制即寶

應重隄為東隄亦瓠月河至今利之

江南北相去不遠通州對嘗藝縣三十里海門縣對崇明縣十

八里呂四等場有小徑可越通泰趨揚州狼山以下皆長江

可犯瓜儀趨晉都鄭端簡策之甚詳

秦自潼關抵龍門懸流千丈運糧艱阻舊有江艇不入河、艇

不入渭之說御史毛鳳韶以冬月河凍議行水運法尋罷蓋

自漢唐唯之矣水運又無行理

晉水澗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跬步可越處輒起濤頭

作澎湃以源至高故也夏秋尤為害土人無堰塢具令做閘

越聚石作灘無解者見陸文裕深襟記

徐州呂梁洪迅激石突兀其中舟觸立碎刺其最廉峭石乞成

安流自馬從謙之為分司始先是費瑄嘗任茲役見李西涯  
記事在馬前瑄即費文憲伯父

或議行海運章尚書極曰海濤巨測近海口多壅古未聞有濬  
海者罷之可謂要言不煩

丘文莊海運議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海舟  
必為尖底首尾各置舵卒遇大風轉帆為難亟以首尾為縱  
其所如然暴風作多在盛夏宜正月開舡為便噫正月開船

必十二月完兗州縣官能保年：如期乎稍緩畏沒隨之矣  
此海運之所為終格也

江西大勢如境內有警贛州為項背境外有警九江為咽喉楊  
必進請於湖口增設一軍割南康黃州二郡隸九江兵備而  
以巡江御史往來監之則荆蜀諸盜不敢窺九江贛瑞  
諸盜不敢窺湖口慮自深長

胡襄懋云閩諸郡與泉二面當海福漳一面當海除莫如福  
寧州於地勢東南盡處突出海中如人吐舌然獨當東南  
北三面倭船入犯少首此類山東登萊形勢

薛應旂嘗云廬州多雨鳳陽多旱非天時異也地形使然廬地

窪無瀉水之渠鳳地隆無瀉水之陂以二郡推之各處講求  
水利為急即江北州縣近河恒饒沃遠者反是又被淹沒田  
水退明歲收報倍理各可思

山海經載泰戲之山滄沱之水出焉有獸如羊一角一目其名練  
練楊道亨守真定時身見之初河漲勢且沒隄及此獸出漲  
隨滅信前史之有徵也

成化二十年因河淺運運全運到糧免曉揚每石加收耗米四升  
輕齎銀壹錢其未到糧許在京官軍於通州張家灣託船  
預支三個月每石加脚價三升河西務七升即於所免耗米五  
升并曉米四升內免支俱作正數船免盤剝既可省贏餘軍  
得預支兼有脚價將不以違負為苦按此亦不得已變通一策  
南糧使費在暗地用錢不在明白加耗明耗每石僅二升暗地錢  
乃至無算時有議率耗米者萬文恭謂不如率暗錢以蘇糧  
解姑留此二升耗備倉折免官橫暗賊若如昔人無盡窟單  
穴之喻最為有見

漕撫馬卿疏各處災傷漕糧請暫半改折民免責糶費加耗  
費脚價費軍免行糧費脩船費盤剝費彼此兩利仍將



折色銀招商和糴補足原四百萬石額數按此過連歲南歉北  
豐間可議及格嘉靖七年後歲折一二百萬石至十二年始全徵  
本色駭為異聞矣

國初每蠲賦皆預免見徵非違赦積逋之有深意賦法嚴良民  
安敢拖欠其積逋皆豪強大戶故之反長其奸况貪吏恒窟  
穴其中徃有黃紙赦白紙催之誘即就赦本年亦無實惠  
今催徵法動以前歲十月內開倉故耳稽前輩疏議中屢及  
之顧亦僅託諸空言何

吳憐視兩淮饑歲饋請蠲恤未報適漕艘至即矯制發漕粟散  
給饑民旋出官羨買償事賴以集朝議亦無所罪後吾邑呂  
侍郎因南以擅截漕賑軍罪遂至被職矣同折一官故萬民  
命而遭遇殊知先朝法尚寬大

唐荆川足軍食議謂浙中惟鹽法稍可區處如前巡鹽御史  
鄒懋卿小粟事例歲益數萬金夫鄒懋卿安有良法唐右  
分宜即此可徵不自覺其言之過

朱中丞統疏云福建徵收俱今年秋成始徵去年額派按近預  
徵帶徵兼行民困甚矣寧有許延緩理

洪永以來舊無各邊年例餉銀年例自正統始薊保密昌舊

不稱邊稱遠自嘉靖始見王德完疏  
祖制惟北虜去直倭寇南蠻得論首級內地則功重賞輕其以首功  
行之內地始正德中時以流賊紛起故

邊軍自總旗而下樂賞不樂陞得首級或啗以數十金忻然界  
之故有買功賣功諸弊揚文襄議每給銀賞三十兩百級費  
三千兩止能獲百級以上者幾何真鼓舞法之近級且五十兩矣  
又功有首從分銷人競使

劉燾不主修邊議謂虛估工價多派人夫勞民傷財莫甚於此見  
今十路列兵各有信地若即以春秋防守期與工分派既定年  
年不移所修墻即擬自為性命計既者行糧兼難推諉劉自  
云是不修之修亦一奇舉

築墩築墻修邊擺邊舊為薊門長策劉燾皆駁之至謂鳥  
銳悶棍密虛談利南不利北其煤炒熟食日久滯澁多不  
不顧領亦議折銀若干或餅或肉鹽自買是矣但折乾慮有  
指勒弊又軍興倉卒或若無從和買尚可商耳

軍器雖解納工部雖平不堪若將價留本處給軍士自行打造  
公私兩利出揚衰教疏似可採

陸貞山築教射議凡軍士有爭訟則射有過誤則射有所請

求則射程其中否以為子奪蓋神世衛遺法

邊地隣虜有極衝及稍緩名色惟劉帶川云萬一虜奔突來衝者既不可入緩者為所必攻至此則衝變為緩變為衝無常形無定用不宜膠執按劉議深得兵家攻堅攻瑕妙訣貴在變化用之

邊外有霧靈山勢高峻口子不多路亦甚狹其南即哈赤所駐牧地若據此守之自古北至喜峰只三百里而今所守乃七百里蓋弓背之分也計所當築邊牆不過三五十里前輩王驥谷張順齋策每及之

春秋列國之戰彼此皆用車相遇於平原廣野勢堅者勝若夫中國與夷狄戰其地則險阻其人則步與騎而我之車布不能成列動不能疾驅是坐而待困也按丘瓊臺此論最公漢用車如衛青李陵傳中不過用以齎載或禦衝突而已利守不利攻理特著明

程文德請用戰車曰車非少戰也守為要往虜邊并陞官軍莫能制至洪善鎮鄉民倉皇盡砍粟枝布地虜騎不能入適去悟此凡物皆可捍虜何況車

萬邊莫尚堅壁清野閔王文瑞集云外之圍場內無墩堡

每賊入報收保賊入既頻收保亦救民衣糧資膏不待被虜而已耗於奔走撤遣立盡矣又一說

徐宗濟疏貢市馬不過藉此交易竊糜虜俾無犯邊足矣非真欲得其馳驅力也胡馬不堪邊臣業自說出

律擅調官軍內一欵云若盜賊滿蔓應合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不調發不策應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律文最圓活痛快楊東坡傳翁萊故萬連二公嘗嘗引及今第知擅調律罪而已竟屬半解

北戎南蠻不出瘴一入中國瘴散死緣庚落不啖鹽醬即胎毒無所發又迤北寒不產缺迤南地暖不產硝我因得以兵器火器制之雖云地氣亦天意限之手

魯省吾劉顛平九絲鑿得銅鼓銅鏡銅錫若干上之朝錫兩耳如山梨類可啣半鼓有聲者最上價易千牛次亦直七八百咸刻鷲雕螭奇文異狀相傳諸葛武侯製鎮蠻鼓去則蠻運終今川粵間往有之

宗子相殊知兵其守關會城西門部勒有法冠坐却烏山下至今祠之設客兵害尤字：墮併

于文定議武官承襲太濫除開國靖難功臣外宣德以後始宗



潘襲爵例以次遞降如父為指揮則子十戶孫百戶至三世止非武舉不官事非官事不支俸各自立限日為始按此法行軍政當一清抑誰克任之

霍文敏議文臣不襲武爵今後巡按御史兵部官勿預軍功賞巡撫兒男勿預武職其先經廢授者俱止准終身亦杜絕洋清冒濫策也與前說同

國初如貝恒令東阿真循良選雜小物必思及民兄營繕所棄餘廢錢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間暇令煮皮為膠鑄鐵為杵搗紙索為穰貯之庫後各濟用陶士行竹頭木屑遺意猶有存者總從漢書傳窺出

南宮李陽水碑仆久能自起立大名譙樓鐘為魏太武時鑄紫半裂能自完好一令劉安爭一守梁讓爭吾邑雄橋碑亦傳有破裂復合之異若有鬼神為司之

蕭縣相襲不撞鐘以為撞之則水至嘉靖間縣令朱同苦弗聽強撞之尋驗長令求有益於民已矣機祥禍福正當聽之不必橫生意見即可錄不可知之理

邗有守蘇州歲饑民持券強取富家粟而命納券府中召御史引領往貸不貸與強取者罪同此非良法危窩中權藉

息諱耳論理仍閉難者配強取者斬八字  
饑民取富家粟又得一置置法安慶守周濟得富民訟粟狀曰此貧耳非盜也立碎其狀諭饑民曰得粟者以數報吾代償之饑民間之戚媿遂解散无搏抗手

陸鈞守安慶方訊囚忽詳傳縣囚劫獄直趨府未矣陸神色自若處生者按所訊囚堂下徐捕逆賊獲之蓋兩賊相通舍飯趨此即乘機生變唯得陸如許急智

汀漳饑撤州縣市糴轉輸之建安全沈璧曰民且暮死少得米索之枯肆矣弟解銀往來商行即隨之果然其他縣糴往者皆不及事抵罪亦可為變通法

王科全藍田有遊僧入境科威異夢命收之隔別記審一人泣下云我婦人為群僧所掠汚幸公脫我乃置僧重典而婦其婦於里錄此廣賢有司見聞發其慈智

賴州民二女李浮屠法揚言將生化無知民競趨赴之令吳彤諭其母曰吾聞生化者必焚身以收舍利命約日行大母亟來謝曰女幸生矣按此程明道取放光佛首法也西門豹投巫近滑稽只此平淡自好

揚雲才任荊州二守值拓城工具臺檄下忽議增二尺許監司

頗官揚馳至陶所取舊規模視佯怒謂不佳盡碎之所出製模  
予之曰第式是工視式無異也寔于中陰溢二分得如所增  
額城成迄無費時服其才

孟秋令昌黎邑種馬額三百匹秋不妄佐或親自管領每年點  
二次要馬頭正身赴點驢壯者恕羸瘠者治踰年馬蓄息未  
五載幾倍民不惟不苦病且得子駒草料等利焉秋好學不  
謂兼精吏治人存政舉斯其一端

汪文盛守福州建三山書院構羅一峯祠表鄭少谷墓濬上王  
港處琉琉貢築羅源諸邑城罷閩越不經之祀省靈濟無益  
之費閩人德之屈指福賢守獨多

閩藩歲造殿正聽民自辨不如法往、累及二司太守單亨始  
於府門之右設織造局時加省視費非增而堅緻中程度凡  
良守令之有造於閩者余多錄示勸

有男子詐為中使入閩張甚官吏多被笞辱福州守唐珣疑之  
壁人於浴室陰窺得寔即坐上執真之法諸司駭服余謂唐  
策誠善抑何以處夫真闖詭以事至者

宋儒黃勉齋故宅在三山久淪為香火院龐公泮始復之即彌  
陀堂改額彌高以祀泮成化中給諫有直聲

王昂嘗修嘉興城其在泉萬安橋事委方知府而制度悉出自  
昂嘗獲海寇百餘人巡撫欲釋之執不可曰是縱亂也卒如  
所料吾即名宦應祀昂

吾即太守張公崑成化中改任政尚嚴明浚市河通州樺毀僧  
尼廬舍改建社李杖杖里豪王大觀等為其子補入京誣奏  
象人交頌其賢誣尋白穆即志或應詳載惟云即有大道民  
惑於邪怪廢弗繇公卑騎造焉道始復闢百年滄桑今不知  
此道誰是當續考之

胡司空松舊分守吾郡云即故有院居瀉焉勢家欲得其地請  
移城外島松曰島絕遠移之立斃非縣家衣廩此曹意寢之  
今乃院見存不審時勢家何指

閩離司有浯州場與島夷隣恃鯨波之險三十餘年不輸課  
公時奏奮曰奉君命守官豈可以風濤故自沮哉揚帆抵場  
旬日遂徵稅萬計嚴後官工部侍郎

永樂中有陳永年新塗人繇給事中出為吾郡惠安令有善政  
邑偶患蝗永年為文禱之神俄有群鳥蔽空下啄食蝗立盡  
歲以大稔事僅見處州守謝棗傳

李同野渭宦高州夜夢巨蛇繞身三匝揮杖擊之語旦屬邑吏



有以金珠進者三季曰是矣斥不預有能知金珠之為吾蛇  
蝎者吾與之論政與之論學

山東布政劉士奇素廉晚家居貧甚或傳士奇一日欲市蚬之  
錢問其妻曰何不書清字與之見粵順德志誦之凜然使  
人有溝壑不忘之感今亡矣夫

張舉為戶部即日茹蔬僅度饑渴所乘馬鞍終日不與少秣號  
乎馬張終岳州守論者比之楊繼宗軒輅云又蘄州人語云  
富不受錢：所貧不愛錢魚侃：亦廉吏

劉尚書廣生記其大父容謝廣南守婦冬夜長衾冷無眠每夕  
持四錢市一酒壺以燈油煮豆腐下之一日命市猪脂少許

曰此數日燈油煮菜殊不滋味語絕痛劉叙亦詳悉每多及  
其家庭細瑣事乃更傳神

杞縣故事有賢令去諸父老率子弟盛儀從擁令游闈巷盡歡  
乃聽行大倉龔起鳳嘗令杞躬游累日龔多與上官忤御史  
行縣供張儉寒月爐炭竭至自出俸金市示諷監司召語曰  
按君嚴重可令坐折足床乎答曰茲瑣事令安能知監司咸  
掩口笑迂競可想

朱光齊知綿州有極尚書府家人徽州夫裁田者朱曰公田乎

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索愈困朱呼吏問獄出罪囚  
數百俾領去曰此可為裁田用矣其人曰恐不可朱笑曰吾  
亦以為不可聞者哄然真滑稽手

楊璉金丹徒會中貴經過屢縛守令舟中責賂始釋璉選善泗  
水者二人著耆老衣冠往迎中貴怒曰令安在孰命之二人  
即躍江中潛遁去璉徐至以驅民命溺江為罪嚇之中貴懼  
謝亟行按此亦形格勢禁法

景藩之國中使恃寵王橫甚至徐謹言舟膠李汶適都水陰令  
善沒者與抗急即投水因揚言中使教人當論秦王為謝過  
過趣飲舟馳去前楊璉丹徒策又再見耶

蘭溪有鄭公對邑民居櫛比素不戒于火至鄭璠為令始拓其  
衢率五門儲水一石火患為熄因名

王璠諸生時為督學戴恭簡珊所知達以他誤斥為掾非其罪  
也是秋戴公勝下邑取掾入試遂連舉進士以掾得舉亦奇  
聞璠載公傳頗寥錄此存一軼事

六合令何宏嘗具獄上御史田頊三駁宏執如初頊異而薦之  
曰令不為御史所撓非賢乎人亦以是賢頊也余柳試房師  
徐觀漢禮部語余前令仙游以事與督學鄭公三浚在卒為

所賞事類是反以徵上官盛德

查敬齋鐸司李德安御史擬薦之亦欲並薦一同官而疑其年

直曰第論稱職否耳如以年則某且長於彼二歲御史純歎

以為難查夙講姚江學有水西社名知

趙副使伊自云吾平生夢最多則未嘗夢受人物語以近實遠

可為德音盛廣之以夢椒自訟也意同

唐時英權稅九江揚庭柱云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豈一刻舟

行一刻之程最切中興題即邑套句不同

霜雪半塗中年髮天地應知暮夜心此御史唐舟門帖也朱鴻

謨罷時題曰必水樂饑讀天下書不談天下之事康衡擊

壤生聖人世願為聖人之民亦堪擊節

張賢性直好盡在京師同邑舉子幾四十人以關中贖質之贖

悉不許後進多竊罵之比榜出果無一人錄者始服其精鑿

云汴人為語曰言不說人張克臣

張弘道載李崙事云崙不甚教子獨慎擇女婿或問之崙

曰人各有志非教所能強也強之不從反傷天性苦女配不

良則終身怨焉故崙所擇婿多賢見與余命

聞三山同時有五林先生泉三司馬成齋司徒竹田司空

敬齋太僕南澗都憲並以宿德為耆英會觀者嘖嘖三

山林姓獨感其世為尚書侍郎克敬家

彭惠安記詔晨入即奇見前筆風致老成撲謹若會元陳公

舜用即守方公廋訓鄭公季述黃公澹軒皆然黃公於居

室終身不增一椽尤為舊俗推重云誦此直如義黃上人即

惠安時業有顏淵之感矣何況今日

戴科舟為惠安女丙夜會蘭主司夢一排玉巨人手卷語曰戴

子文竟而得卷比折跪眾戴也或神其爭謂巨人即惠安

公云察惠安故未及腰玉夢近怪

王襄簡職官官保其神猶名之自貴陽中丞歸時南面立曰執

爾少拜竟拜如禮楚人相傳為王氏瘵妙

李文正粗紵小衫一小朱履二絆紫之色猶爛然為公舉奇童

時服見 景帝物藏李閣老樹榭祠中

弘治中進授雲南御史張恭會同撫鎮疏舉神童董元紹其人

知雲南府董復次子也請詔李東陽程敏揚一清洪鐘例考

送翰林院讀書得旨試不盡如所言發還籍後更名地會

元及第即中峯先生

章恭敬論魏莊簡較原姓為吳為李比二公沒其子孫業改復



原姓世鮮知者張御史欽後亦復姓李

攝山伽藍傳為楚上官斬尚見馮時可記云已受法師戒罷血

食尚一練倭人耳曷證斯果亦怪事

湖立本畫十八學士真像一卷于志寧讚沈存中跋舊蒲州監

生親希古家物嘉靖中因條陳邊事附此卷封進會 世宗

不好翰墨所條陳又無足米謾并卷發兵科因藏科中余辛

未掌廷試卷日及一見之

趙訪精春秋學嘗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全以筆削見義須即

其異同之故求之左氏與杜註有得於魯史遺章而不知筆

削之法公穀啖趙陳氏俱有屬辭遺意則知我筆削之旨而

不知先考魯史之舊章各有偏蔽說殊佳訪學授自黃楚望

先生國初名儒也

張孝廉基坐右銘曰勿展無益身之書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

交無益身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羅文恭稱為四勿翼

云聞傳寔有八九條擇其精者

王敬臣十歲時值清明節書几云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

明人何以昏奇甚視天地窮際之悟何遠

美克舜之孝弟而無稱于御黨效溫公之誠寔而不踐其然諾

言獨言幽乃無忌於可指可視言著言察乃未及乎行之習

之此劉陽語深中學人病痛

馮準謨記胡憲仲此却論學云萬物從虛中來中庸言誠之為

貴而不知虛之為先虛者物之始也善之入也誠者物之終

也善之積也數語亦自參微

萬鹿園表以名將恭性命學為諸名宿所欽古經中未有也

鮮顏子克己後禮曰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

為已也不溺不止為亦已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

也無容然毫涉意其間也無思無為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克之至也特精妙

夏廷美有云論語攻乎異端者其端異也吾輩須自體勘為

李初念其發端果是為何若祇為榮肥計便大異端如何

更闢人異端按此釋端字明透一新舊語

一舉作狀元便謂事業了當者鄙人也本元吳澄語劉觀

每舉以告李者又云小學一書是教人做人樣子老不可

廢觀告水人與孫昂李中稱三儒而觀尤篤

韓逸一樵夫耳荷擔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東離山一里

在山東王良聞之語其徒曰小子聽之人病不求耳遂地

與論學述此吟頗有孺子滄浪遺意

汪古心提嘗患持心難製敬恕木簡置袖中出入手握之患生不直躬製木板繫之胸臆患體羸渴睡寓處倍鐘鼓時令童子擊之稠堅苦刺厲學問矣與趙清獻卧榻懸像意同若論妙境尚未夢見在

楊黼先生好道聞蜀有無際大士往訪之途遇一老僧語之故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問佛安在曰汝第回遇著某色衣履者是已遂回經月無所遇夜抵家其母問教喜甚披衾側履出視之即向老僧所言佛狀黼曰悟父母是佛不用遠求竟

尸解去此老僧大善說法

洪孝子祥黃梅人事父色養備至此父沒思慕不已忽見父形於醮薦鏡中時謂誠感亦史冊未載之奇

方簡肅良永子重杰至孝登鄉榜不仕篤志心性之學黃警嘗云簡肅之有重杰猶張忠獻之有南軒也今人徒稱蕭陳孝廉茂烈鮮知方者有子夢升孝亦著

李長春進講經筵至詩之蓼莪章教揚剴切揚慶山太宰聞為泣下經筵乃有講詩例乎後絕響矣

朝學記之文必推王慎中第一其理則濂維所未發其法則

自曾南豐錫州宜黃王臨川成州慈谿二記後靡頡頏者倘

令大倉繼下操觚未免失色

蘇御史思嘗讀唐御史韓渙詩喜曰吾與渙姓同官同好靜又同獨詩不遠耳自題其稿曰同按渙晚為盜被誅昔每謂少陵輕評而或云少陵別贈渙詩擬之莊稿若藉解嘲然思乃謬自擬何也信精神不學之過

唐大宰龍嘗問刑部郎徐灝責難於君何義灝曰君所謂可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成其否是也若老生常談直以陳堯舜之道為難耳奚其難唐

悅即薦為禮郎徐辭自可思

張佳胤記李恭懿錄丞談易如曰重卦非始文王時觀繫辭取諸等卦則三皇時事言龜筮協從則堯舜時事又曰伏羲八卦非盡取於河圖觀繫辭仰觀象於天及天生神物諸句可見又曰先天南乾北坤後天何不代之長男女而南離北坎乎此大道之玄老易所同又曰古人釋經不敢自信故傳不與經相參小象原自為類試讀之無不叶韻者又曰原始及終與繼極而太極同意無極云者從前推後原始云者緣後溯前又曰讀乾象見文王與周之德讀坤象見文王事殷



之心語灑然可聽多前賢之所未發不謂僅淹冰慰中

子家禮祠堂設四龕以西為上沿習唐制意竊疑之閱周

錫傳云廟為三龕中祀所繼之宗祖稱以昭穆分位左

右或問之鑄曰此固朱子意也余為之釋然鑄儒者官

僅典史初浙按史欲屈為子第師避嫌乃置其姓名承

差籍中以便出入鑄官止是事亦可哂

萬廷言述莊生解牛篇云彼節者有間刀少者無厚因思

天下事變亦多矣未嘗無間也而持善必厚性之傷手

不曰薄而曰無厚妙於立言老易指悉寓是

或問量可學乎子建曰可禪家有祖父坎奴僕坎今之犯而

較者如僕自處而讓入以其祖父者也語奇要不善夏忠靖

忠色忍心之論特渾而安

或疑佞佛人何以多貧董司空應舉曰佛固貧首金流於

面豈潭之居如王者明借清淨餌人何怪從其教者之不

波靡語近詎饒有深味諺謂佛面金布施近是

南工部諸費率虛高其估以宦豎紛業故孝陵燈燧至

十六百金即茅國縉裁之僅三十六金耳餘可知

彌塔具以御史監順天試放榜先一日主司取墨卷較對

執不予或慮遲悞曰遲悞御史責也為彙次以待取隨應

後遂進行按比閣墨卷實先一日進會閣先二日進為內

簾所自較對不聞御史視前說稍殊

潘去華初登第語人曰吾於同榜得二人焉一遼左蕭汝芳

一臨沮魯點也後二公宦蹟各可觀蕭有孫時彥嘗有子憲

李並余御闈所舉士李文節亦雅善蕭

司禮麥福弟祥慶乃至右都督一品不己濫乎先有善相工

目祥曰若貴且腰玉願年艾矣安致是不數年旋臉對青曰

人奴之生得無咎焉是矣遇或似之

沈鍊子震廢入監以貢為縣令讓弟家其後家後讓震子存德

足規世之統閩者矣名臣子風規猶在

徐子仁以詩酒自豪築園求礎石未至令以木代或曰木不堅詎

可用耶徐笑曰固知其不堅然猶堅於徐子仁耳時賞其達

按此即蘇長公吾手或先硯壞之旨

沈歸德以宗伯家居自署總理穀糶鎮等處農事兼提督本宗

學校詔賜運上糞三品服恐辱子云趣亦滿漚余質之稱農

丈人來國榷之晉林子監學正亞是

史白起舟戰而燒夷陵今夷陵人尚祀白將軍廟先有禽類烏

郎飛衝火屋災州倖某童一人白袍烏巾趨一足自言狀覺而祀  
之火患遂息事見歸震川志

高叔嗣生而臂毛遂上與申與陳文詠同官楚按察使卒年三十

八亦如漢亡之歲異甚疑或轉世

王祭酒維禎以地震卒筭中稿為人匿去賴其甥友南軒搜出之噫

匿稿何人無亦有李賀中表之恨耶

韓邦奇至順天試因試錄用經語差誤被摘坐左違籍素博學多

聞亦致誤乎傳為執政不悅故

張東海草書儻驟風急雨之致而莊定山評之曰好到極處俗到

極處亦名言也抑定山詩格頗淺爾

中山狼謀劇傳為馮中錫所撰刺李夢陽者閱何氏史乃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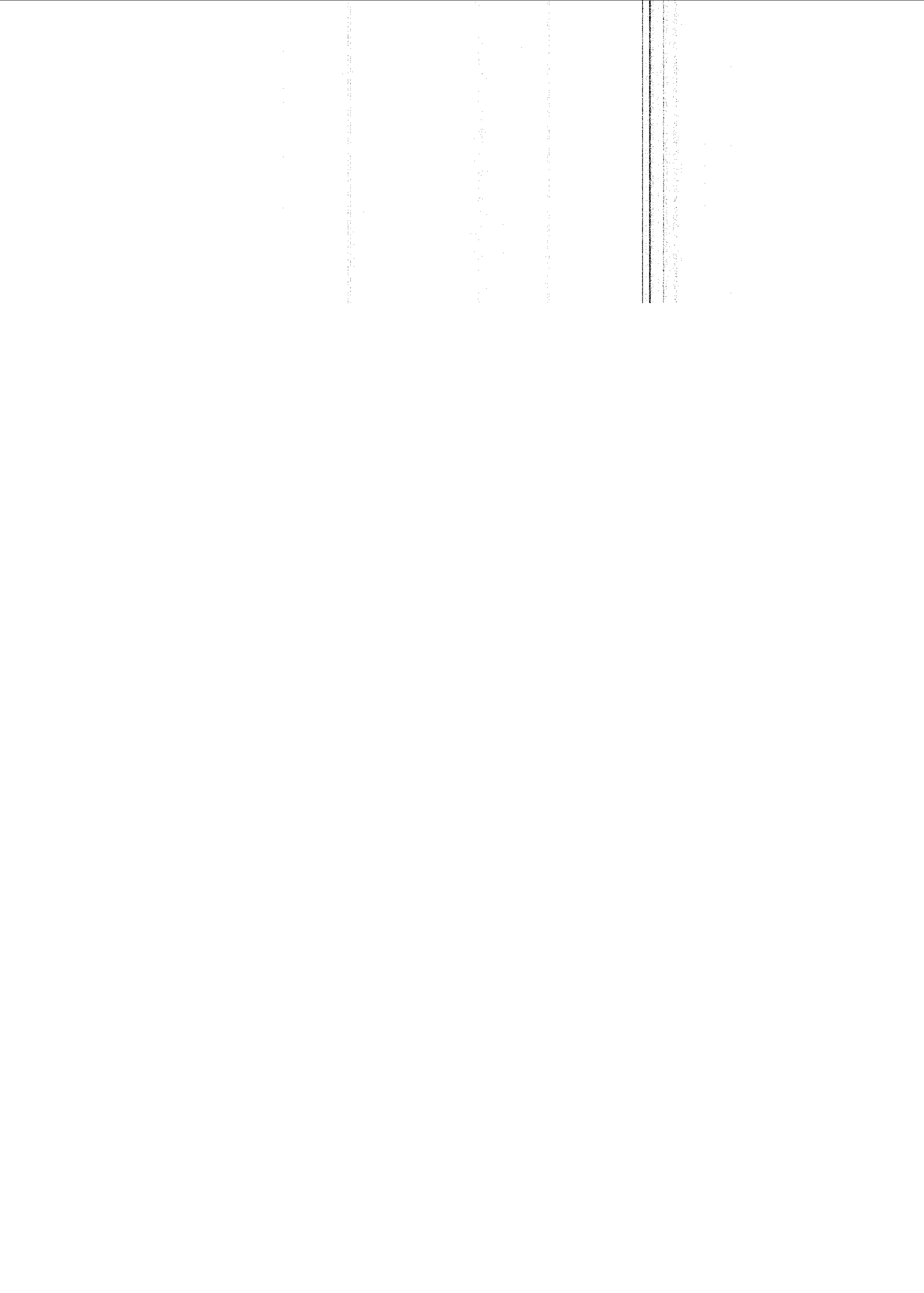
李手用刺康海不審何據似前說較近

本朝李狀元是許襄毅進翁襄敏萬達王泰議激厲督府以

及心王齋之子璧皆號東崖與余同附記於此

以上一百九十八條





西河合集

後鑿錄

卷一

武元年賊 陳未定 唐寶兒 宣德年諸賊  
夏九 葉宗 留鄧茂七 黃蕭美 康縣胡趙庚  
劉千斤 李翳子 寶龍湖賊 石城土達清

卷二

河北賊劉六劉七趙風子等 四川羣盜 劉烈  
藍五等 方四廖麻子哈老人 江西華林東  
鄉靖安大帽山諸賊 桃源洞 萬年暴新民

卷三

橫木左溪福崗三寨 刑頭寨 柳桂賊 馬不  
賊 王堂 山西青羊山賊

卷四

海賊良瑤 田斌妻 師尚諒 廣東賊張連等  
吳平 曾一本 大足賊 萬羊山賊 固禮  
巢賊 撫民 林活梁 梅堂 舞女園 天慶年  
諸賊 艾山賊

卷五

李自成

卷六

張獻忠

卷七

海賊劉香老 顧榮 廣東山賊 山東賊李青  
山 袁時中 劉超 徐錫蕭之賊 河南諸寨  
許都 湖南天王寺 牛寨 蔡崇高 蔡源 蔡源  
諸賊 河上孟三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稿  
王培生公藏  
地天閣長生較

後鑿錄

自古治政失而莠民起世鮮淳剛則負乘致寇何代  
蔑有然大抵開國草昧不過如東海呂毋瑯琊子都  
之屬而迄乎既衰黃龍白波因運竊發流浸淫於  
費璵殄卒未有初起探九既成斬木而國家大命即  
于此標擄如有明二百餘年開者或謂全代規模定  
于創始成祖尅意繕案整軍飭旅窮邊絕幕其神明

區畫全在乎是故終代雖多邊患而尤不以是喪其  
國步至若中原小寇莠豚不問即末樂初年廬陵縣  
民嘯聚劫殺第數都督韓觀論使散去而大寧桂林  
諸盜其屢降屢叛如韋香等已經兵部奏請降救  
部院以為天下無事不常用兵故廣東賊鍾均道自  
建文時弄兵延至末樂譌傳已死而唐賽兒餘黨名  
為撲滅究之賽兒翻未授首貽謀不靖遂致丹毒故  
遷延一十七旬葭符草竊滑滑不絕而其後頓成江  
河之勢成敗之相形分于崎重然乎否與夫安邊禦  
寇原與軍政相表裏明初兵力在邊而各省衛所半



係名募行軍之際。備屬之都司職掌。凡布按以下。輕  
為弁官。不肯相下。而一當無事。便置若疣。贅都司本  
非干城。卽衛所武士。皆無紀律。步伐可當禦侮。雖新  
設巡撫。互相筦轄。而行移體統。間又多齟齬。故盜賊  
起卽易聚。而聚卽難散。縱其後勢不得已。或間用禁  
兵。而既而禁兵亦弱。卽間用邊兵。而既則邊兵亦弱。  
夫至邊兵弱。而事不可問矣。且邊兵弱。則邊事倍亟。  
雖力足勦賊。亦左支右吾。不能兩用。况乎其本弱也。  
然而正嘉之際。盜賊尤劇。兵力之弱。見于此。時傾卒  
能遏絕亂略。以返于清。平時則威寧。新建。輩實克勤。

後鑿錄

之則豈非明之多盜賊。以明之無兵。而明之亡。則又  
以明之無人也。與昔建溪。謝給舍。作後鑿錄。大抵輯  
明代治盜始末。定為爰書。以示鑒戒。語曰。前事者後  
事之鑒。蓋致寇得失。正有國所宜鑒也。予少丁喪亂。  
往往承故老舊聞。由闕獻而上。遍採二百餘年間所  
記羣盜彙積成帙。將以備史文之擇。而承乏編纂。頗  
見搜錄。則殷鑒在前。毋庸再諱。因仍存故本。而裝以  
給舍所錄舊名。曰後鑿錄。亦曰夫。猶是當日之爰書  
焉爾。

洪武十四年。程鄉縣羣盜起。南雄侯趙庸帥兵擒斬

賊首偽萬戶饒陸海等一百五十人。其年冬。延安侯  
唐勝宗帥兵討衢處溫山賊。擒賊首吳達二葉。丁香  
及其黨四千八百人。盡殲之。嗣後有何迺。有高福興。  
田九成。僧人李普治。皆能殺知縣。抗官軍。攻城略地。  
然隨起隨滅。此皆洪武年驅除後初起之賊。  
未樂初有龍溪民陳未定。負險為寇。略傍縣。累歲不  
能制。知縣劉孟雍以計掩獲之。雍南昌人。他賊惟鍾  
均道為劇。然出沒無定形。或云鍾道死。至十八年而  
山東有唐賽兒。

後鑿錄

三

戰。聞自號佛母。預言成敗。事頗驗。往來益都安丘。卽  
墨。壽光諸縣。相煽誘。奸民董彥。果為號召。諸眾得五  
百人。據益都。卸石棚寨。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  
敗績。都布按三司遣人招撫。卽殺招撫者。未樂十八  
年。上敕安遠侯柳升勦之。賊詐遣乞降云。寨中食盡。  
且無水。升往據東門。汲道而賊夜西出。襲官軍營。殺  
指揮劉忠。升急追擊。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而賽  
兒竟遁。賊黨竄鳩。攻安丘。官軍不能敵。有備倭都指  
揮衛青。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行奮擊。敗之。賊將  
餘眾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竄鴻。遁去。殺賊二千。



餘人生擒四十人皆斬之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專制梓山之青不為屈而是日蔡山衛指揮王貴亦擊賊于諸城殺賊盡上乃下升獄而令捕賽兒久不獲慮難免為尼或混處女道士中盡逃山東北京尼及天下婦女之出家者先後數萬人後果于尼中捕得之初賽兒夫死祭墓回經山麓見石罅露石匣角發之得妖書寶劍遂通曉諸術劍亦神物惟賽兒能用之至是捕得將伏法怡然無懼色裸而縛之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鐵鈕繫兩足俄皆自脫遁去自三司以下及將校諸官皆以失寇

後鑿錄

四

死而賽兒不知所之

深陽人錢質死而復生見李老君曰子福人也可以圖大事遂聚衆反宣宗命襄城伯李隆捕斬之其他宣德年諸賊前後討平者有慶遠韋敬曉許田陳才末新蕭彥真會昌朱南政南勝及妖僧李舉等夏旭與隣人爭田格鬪為飛瓦所中大怒呼莊丁圍其家殺二十五人官役捕之殺官役旭末豐人末豐縣丞以百人往諭不聽且執丞提之而醉以酒縱之歸其語丞自稱都督捐子弟曰是皆捐揮官宣德九年上聞奏曰此狂人耳遣刑部侍郎魏源諭之而令

都督任禮率禁兵五千隨其後曰假無強者繼以兵旭果偏強兵隨至故匿其精銳而以屏卒擾其前旭笑曰是紙人馬耳忽精兵自後排柵入燒火旭從烟焰中鼠竄被縛梟于市

慶元葉宗留曾於正統初與麗水陳善恭盜福建寶峰場銀坑有司捕治不獲至十二年遂大聚衆擄少陽坑數日計所獲裁給口食棄去復率衆之雲山徧掘諸坑場無所得慰慶元居數日更往政和擄少亭坑亦如之乃慷慨謂其徒曰以吾之衆印擄金子市何所不得乃至疲絕壑捐生命給此口食豈吾數百

後鑿錄

五

人中無一人宜富貴者哉遂掠政和縣而還慶元號名得數千人拜龍泉長葛山人為教師教以武藝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從者日益衆乃攻下建寧府殺參政張瑛橫掠車盤嶺諸險官軍無如何其明年福建沙縣有邵茂七者本江西人亡命入福建至寧化依豪民陳正景聚衆數百人反先是巡按柳華檄州縣嚴什伍保甲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甲長嘗伺人田例輸粟主家茂七獨令甲主來領粟去甲主訟之官官令繳茂七來茂七不受縛乃下巡檢勾攝之茂七殺官軍并殺官軍之追捕者烏合數萬人自謂



閩王與陳正景劫上杭還攻汀州正景為推官王得仁所殺而茂七黨盛不可制乃據柘關劫商旅陷光澤邵武順昌諸縣會福建總政宋彰倚中官勢貪黷民不堪命尤溪蔣福成反襲尤溪據之與茂七聲相聞遂同剗州縣至延平御史丁瑄遣同知郡洪帥官軍勦之盡殲官軍二千人丁瑄乃遣使招諭約免死茂七笑曰吾未中死法而煩預為我免之何也愛使者據延平之沙縣更稱剗平王設官屬而御史黃海初至延平統兵四千人往勦至雙溪口道隘賊二十人伏村店兩傍俟兵過日盡有都指揮後殿將至賊

伏猝起舉排柵塞路縛都指揮前驛不得返遂殺都指揮及從兵數千人前驅還禦賊悉山拒泉賊而下官軍大潰乃進攻延平都指揮范其彭俱戰死御史以聞上乃召都御史張楷偕都督劉聚陳榮討賊張楷師至浙浙撫請楷先擊葉宗留而後入福建乃陳斬宗留楷未知也時陳榮亦戰死楷入延平會茂七破泉州殺知府熊尙初勦久無功詔寧陽侯陳懋為征南將軍統保定平江二伯及都督尙書太監等合兵進討亦不利張楷乃陰致賊黨黃季羅汝先為間謀誘茂七攻延平設伏挑之伴敗賊乘勝渡浮橋

薄城關廂伏發礮作合擊之大敗茂七中流矢死斬其首露布以聞餘賊猶擁茂七兒子鄧伯孫與女賊廖氏偽號女將軍者聚後洋廖氏歐寧人妖潘善劍尤驍捷初以禦賊被囚為伯孫婦至是亦出戰平江伯陳豫指揮王鎮勦獲之賊平張楷乃班師經浙復勦處州賊陶得二麗水賊陳鑿湖等皆誘降急詢葉宗留所在始知前陣斬緋衣者即宗留也先是宗留據車盤時得二以數千人歸宗留而鑿湖與宗留同為鎮賊殺參議竺淵忽與唐其等四百人以紅袿裹首奔附茂七得二攻處州殺都指揮沈麟參議取定

僉事王晟副使陶成而鑿湖掠福浙江西諸境殺都指揮吳剛都督陳榮知縣鄧穎推官王得仁指揮龔禮即楷所統兵如鞬鞞回回諸勁旅皆以征二賊殺傷殆盡至是宗留茂七死用間謀誘之始歸命籍其黨凡九千餘家男女各二萬餘口後景泰改元侍郎孫原貞以福浙界多盜請併浙界麗水青田二縣置雲和宣平景寧三縣而增福界置永安壽寧二縣黃蕭養者南海冲鶴堡人也以行劫械都司獄中踰年所臥竹床生枝葉成異之曰此瑞徵也時同禁重囚數百人皆山游盜蕭養陰相結賄獄吏飲酒得



擄物出入禁稍疎遂藏斧燔劫中內之而伏其黨獄  
門外至夜脫聚囚械出之斧破獄門大呼內外響應  
如數千人者劫軍器局得兵仗挺而走諸司各壘石  
拒門不敢動遂開城出奪船屯于縣東之橋村近萬  
人正統十四年八月間廣州總兵官安鄉伯張安以  
醉戰舟中溺死而都指揮僉事王清從高州來援至  
沙角尾木淺舟膠賊載柴小艇若魚鹽者伴避賊奔  
逃近舟清問賊何在賊從柴中應聲曰在是遂縛清  
以刃勝之跪廣州城下使呼啟門千戶錢惠出城頭  
罵清賊移清跪他所呼如前惠又援弓射之賊前清

後鑿錄

九

無用殺清賊初起無械至是得官軍火鎗諸器勢益  
振據五羊驛為行殿偽稱順天王改元東陽署其徒  
都督指揮等官乃以舊叅議楊信民有德于民廷議  
遷信民撫廣諭諸賊賊已約降而信民驟死詔遣都  
督董興出勦益以廣西江兵賊圍城八月方造  
雲梯呂公車將攀堞上而授兵適至時天文生馮軾  
隨行占時曰進兵夜見賊星墜南岸軾喜曰破賊必  
矣遂逆戰于大洲頭果大破之殺溺萬餘人蕭養中  
流矢死梟其首其餘偽總兵五府都元帥慶國公會  
賢等百餘人並伏誅惟黃公胤南甯引山嶺海寇為

亂陷欽州降于交趾董興駐廣城不出禦遣都指揮  
杜信與賊死之參政謝祐副使項忠復遣指揮張通  
出戰亦不勝于是以王勳總督諭撫輯廢而自劾而  
後曰馬昂曰葉盛皆有戰功然隨僕隨賊及韓雍大  
征至用兵二十餘萬而其禍始息當是時去蕭養之  
死已十七年矣

後鑿錄

九

成等三十三人賊平  
郎陽大盜劉千斤以成化二年反先是郎地多山道  
積盜叻初鄧愈以大兵勦元世山賊空其地禁流民  
不得入正統中歲飢民徙入不可禁久之至數十  
萬千斤在其中千斤名通河南人多力手舉西華縣  
治門石歌重千斤因號千斤曾在房縣與妖僧尹天  
風往來已有密謀而是年石和尚即石龍與劉長子  
苗龍苗虎者刑牲將舉事千斤遂要之同反踞大石  
嶺樹黃旗拜石和尚為謀王攻掠河南南陽間西至  
漢沔東至新黃皆散據其地稱王偽號漢建元德廣



署將軍元帥諸官尚書自主撫軍伯朱未督諸軍進討至南漳湖廣總兵李震以土兵來會乃先分兵由開道山賊後而後以大軍臨之賊數萬迎戰馬永病主督設分兵截勦大破之生擒數千斤懸首等二千八百七十餘人陣斬二千五百六十餘級所獲賊屬子女計一萬一千六百餘口馬畜無算而劉長子石和尚遁去既而未病愈更帥兵搜餘賊而石和尚復西出施劫巫山大昌諸縣殺蕪州總判王慎復張甚丰遣將督信指押張英誘長子縛石和尚降陳之逃班師其後餘黨有常通王斯張石英張剛等六

百餘人皆以次就擒而李勤子取烈

李勤子新鄭人名原為其妻縣獲到千斤及千斤數窮子與王彪走免糾合餘賊小王洪石奎將往來南漳內鄉渭南重號各飢民至數萬人僞稱太平王立一條蛇坐山虎名號官軍戰不勝成化七年都御史項忠全李震進討先張榜招飢民使棄賊自歸而後湖末順保靖土兵大殺賊擒李勤子于竹山縣餘黨俱俘斬殆盡其招集飢民得檢籍出山者共九十三萬八千五百餘口而湖廣賊中俘斬者無算忠遂以多殺被謗其後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其略曰昔僖

地理志見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僞置松滋縣于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僞置南雍州于襄西之側其既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于襄陽此前代處置流民之成法也今之流民百倍于昔而鄖陽曠土當湖廣河南陝西之界漢山大谷所在燔聚今使聽其近縣者附藉遠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而流民皆齊民矣都御史李賓上其說而北城兵馬史目文會復條上三事一則荆襄地饒流民附籍則給以土田一則流民禱處防禦恐疎當鎮以軍衛一則鄖陽上游地廣山僻

當多設府縣於總隘之處以互相統攝上命都御史

原傑經略其地且盡採諸說行之乃開設鄖陽府置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以處流民得九萬六千餘戶兼設巡撫而制竹山地置竹溪縣制鄖津地置鄖西縣其在河南則制南陽汝州唐縣地置南名桐柏伊陽三縣而陝西折商縣地為商南山陽二縣又以商縣為商州使所攝流民各有屬寶龍廟賊楊輝者羅到寧餘黨也劉寧攻程鄉為官軍所殺而輝逃安遠聚眾數萬于嶺北界上時征大嶽峽官軍遠調不及勦因而愈大副使毛吉曾以



賊有功於成化改元降旨凡有賊地方救吉同總兵  
巡撫三司督調官民人等相機勦捕其領軍官員有  
不聽調遣者得巡問治而巡撫以下謂吉副使任過  
重忌之凡前後調遣故不應吉自料民壯弁旁近所  
兵得千人而海康縣知縣王賦請從遂攻破寶龍諸  
峒島其巢且追殺餘賊于雷廉惠詔諸處至雲岫山  
以深入無援戰死吉遂遇害然賊亦勦盡廣州民  
立祠思之曰可憐雲岫山

化初李來毛里孩犯塞土達李俊者畏其殺略獨以  
羊酒奉李來喜賜之馬俊遂心動致仕都督張  
泰奇牧鳴沙洲土達張把腰偷其畜奉聞于巡撫而  
縣民迎衛者匿滿四所巡撫并下吏徵平涼指揮滿  
琦捕張把腰滿四而滿琦者滿四侄也相持倉皇間  
會參將劉清新到官指揮馮傑欵土達金錢為餽官  
儀李俊率欵頭悻悻到四家惡言激四使劫琦為亂  
四遂劫琦殺其衆號召土達于成化四年六月奔石  
城石城者唐吐番石堡城也去平涼千里在萬山中  
四面斗絕無徑懸繩而登山西頂不可容數千人而

環以峭峭高二三丈顧乏水山巖有石甃可汲甃  
棧道棧外築小城護之前障危坡高數仞如拱壁者  
而凡山面背左右悉築城高二丈五尺各留小門僅  
容一騎環城皆亂山形甚惡昔人所稱石堡險固非  
數萬人勿克者滿四嘗聞獵至此美其地又先此嘗  
掘地得前代行帥府印以為瑞至是據之滿四名招  
賢王李俊名順理王攻固原李俊戰死劉清自靖遠  
來戰不利四益糾降德靜寧會寧諸土達至萬人  
撫陳价與鎮監黃泌寧遠伯任壽合都指揮邢瑞申  
澄率各衛軍往攻戰于城下復不利殺傷指揮王震

等二百餘人遂命副都項忠都督劉玉都指揮夏正  
發京營神鎗官軍五千并調甘涼延綏寧夏陝西軍  
共五萬往討未至陳价任壽者耻已之敗而又忌項  
忠與延綏兵得專其功適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先  
至即邀琮自固原趨蔡祥堡夜二鼓軍壘甫定比曉  
即出兵去石城十里賊數千出迎請降有軍校馮信  
知兵言于陳价曰賊巨剽然我軍力疲未足戰不如  
姑聽彼稍休徐議攻討吳琮此不可遽聽兵進賊遁  
去至城驅牛羊數千在前而精兵後出時尚無兵仗  
持木挺聞官軍大敗任壽吳琮俱退保東山陳价欲



自殺左右救免時賊截靖寧掠奪甘肅糧運聲言窺  
陝項忠至并救陝撫馬文升協勦先于營外得賊書  
求宥罪長居石城衆知爲詐乃圖其山谷形狀分七  
路進兵忠與文升劉玉屯中路由莽金佛溝進延撫  
王銳參將胡愷由李俊溝進伏羌伯毛忠由木頭溝  
進參將夏正由亂麻川進都指揮張英由驢母川進賊  
副將林盛由好水川進都指揮張英由驢母川進賊  
迎敵延綏兵失利毛忠先登奪諸峰要害斬獲甚衆  
忽中流矢死朝議洵洵忠文升合計日夕賊賊窮賊  
素信神神降曰戰決于今日勝則利不則斃不勝賊

後鑿錄

十四

大懼請降忠但納滿璫而餘不許賊猶豫復上山請  
戰忠乃劫賊將楊虎狸爲內應解所束金鉤賜之遂  
擒四後賊復立舊遠官火敬爲主忠進戰火敬走時  
滿四從子滿能寂號提與俱忠追捕詢之賊黨滿洪  
洪云火敬與能入青山洞忠用火燻之似就擒遂刻  
平石城勒石壁紀功而還寂後簪帶山賊毛哈喇亦  
賊黨張幕薦居越一年官軍勦擒之伏誅

毛翰林集

西河合集

蒲山毛奇齡

字大可 號蒲山 又名生 號龍 王瑞 周玉 較 仰 齊 柯 亭 較

後鑿錄二

正德四年畿南盜起時逆瑾用事瑾欲盜亟靖分遣  
御史齊昇股毅薛鳴鳳于天津真定徐淮諸處專事  
捕盜例御史出巡無家口至是許攜妻以減賊爲限  
屬鳴至歸德挾守備會飲聚娼歌舞詔請爲徐州司  
手殺在天津不事事獨齊昇奏立什伍連坐法盜賊  
捕獲無慮日每械盜入真定用樂部前導鼓吹金鼓

後鑿錄

十四

不絕于耳遂進果食都仍捕盜先是薊州文安縣大  
盜張茂家有重樓復壁多穿窟穴同時劉六劉七李  
隆楊虎齊彥名邢老虎輩皆附之丙官多文安人茂  
善賂降有北城張氏爲太監張忠族茂謬爲已族兄  
事忠嘗因忠家人入豹房觀上踴鞠意自得河間參  
將袁彪數敗賊茂竊爲求解于忠忠置酒私第彪  
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彪曰此彥實吾弟耳無相  
訾也又舉屬茂曰袁將軍與爾好今後爾毋擾河間  
彪畏忠不敢誰何及齊昇至惡之密遣巡捕李主簿  
作爲優人彈琵琶入茂家其得其與交率馳健就案



掩擒之鉄折其兩股載歸餘賊走乞忠與谷大用  
為請于上將下赦而理家人梁洪索金不嘗劉六劉  
七相顧謀須轉劫近境以足其數會楊虎燒燬官屏  
發覺六七知事敗散去涿州州官慕其能名六七協  
捕有功御史蔣瑞亦賞之或勸瑞并絕禍本二人聞  
殿去果仍圖形捕二人抄其家繫其妻子二人窮  
燈會瑄誅果亦被劫二人邀楊虎走附後南春白英  
招其黨攻破安肅縣劫取繫獄查黨齊彥名旬日間  
得衆數千而于是有趙風子

趙風子名鏗朔州文安縣增廣生也有力任俠好大

言類風狂者因號風子劉六攻文安鏗率妻子避賊  
立水中賊拽妻出水將汗之鏗怒挾巨石撲殺二賊  
仍拽妻立水中劉六至壯之說使降鏗心動與弟鏘  
編謀曰今當勉為賊固已但毋為人後吾先聚百人  
應之與之角立倘事成可指名也於是號名得五百  
人與六七會河間指揮李瑄統京營千人往討不能  
勝賊受風子教第颺忽去來無常處使官軍奔命凡  
得民間馬一曰夜馳數百里捷如颺風而官軍馬少  
即有亦不能窮馬力尚書楊一清建言推用大將及  
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乃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

馬中錫統禁兵出戰而本兵何益奏察查事宜請築  
城濬隄選補軍餘錄民間武勇勿使資盜而鄉村聚  
保甲團練且設兵隘口防其奔逸其所條奏俱鑿鑿  
可行而偉統務縵賊中錫書生主招撫翻致大訂自  
河間會後連攻博野饒陽南宮無極東明及深冀開  
定諸境大肆殺掠遂從濱州臨胸臨淄昌樂日將薄  
臺武城陽信曲阜及泰安州所過無不下者乃分賊  
為二趙風子劉三邢老虎楊虎分掠河南各河南賊  
劉六劉七齊彥名分掠山東各山東賊然縱橫莫定  
所破畿南山東河南南直諸府州縣反覆蹂躪有一

縣四五至者所至輒下如無人然大抵賊俱起畿內  
恃馬力馳驟不佔城郭不立方所每戰驅脅從居前  
呼噪衝突聽其勝敗以為笑樂然後自飭其精騎覘  
勢進退莫可揣揣且官軍利賊賂多縱舍指揮桑玉  
嘗遇賊文安村賊失隊六七匿民家高樓欲自到玉  
故徘徊有頃彥名持大刀勝官軍敗劬者數十人至  
樓下彥名曰呼諸敗軍皆呼彥名曰賊至矣六七控  
弦出射數人去何處劫中錫與偉被逮是時諸賊破  
棗強縣殺知縣段牙屠戮寂慘乃命伏羌伯毛銳太  
監各大用兵侍陸完討賊而以邊將許泰都未等



大用節制時劉七將窺京師駐霸州許泰迎擊之賊敗諸軍追擊至景州鑿橋賊大勿公路奔竄將趨渡小離河北而保定都司田彬指揮趙文出扼之敗績副將李璣遇賊于蒙山亦敗績賊復逼楊虎趙風子得我軍神器盈甲及蟒衣兩人遂披蟒控馬列仗陽陽過秦縣風子為下馬題詩而去先是賊破武定時傍縣皆下惟樂陵知縣許遠善守禦設伏殺賊賊畏之上擢遠食事兵備武定至是賊從奉安濟寧而南歷破州縣燒運船劫倉庫執主事王寵淮安知府劉祥都指揮潘紳指揮陳鵬靈壁知縣陳伯安以及虹

後漢錄

四

縣虞縣知縣皆被執始釋而屢過武定不敢近于是聚白龍王廟將渡河武平衛百戶夏時扼之楊虎溺死賊乃推劉三為主稱奉天征討大元帥風子改名懷忠稱副元帥立五軍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為號而劉六等覘谷大用毛銳駐臨海復擁眾至霸州將以十二月朔伺車駕出郊宮省牲犯罪積何鑑密畫得不犯當是時劉六劉七齊彥名劉三趙風子邢老虎凡六渠各相約分掠以牽制官軍而官軍當之輒還雖前後報捷不下數十萬而皆名諸賊無一殄者毛銳既衰老屢敗而谷大用擁兵觀

望不敢戰甚至銳臨陣奔逃失所佩將印而大用蔽之不為罪其邊將冒功如江彬白日殺冀州民三十三人以當賊級而莫之敢問是以賊日橫而軍政日益壞劉三與風子攻陷上蔡商水西平舞陽葉縣諸縣殺知縣霍瑄王佐唐天恩等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同知郁采等而屠其城然後轉掠襄陽樊城襄陽隨州新野以漸入南境皆破寶縣食事孫盤資黃榜撫賊風子復書曰羣奸在朝禍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斬奸佞之首以謝天下然後斬臣首以謝羣奸故其破必陽以不得手刃焦芳為恨

後漢錄

五

取芳衣冠被庭樹斬之而發其祖父母棺骸至鈞州以馬文升家在鈞引眾去其假義如此七年春命遼東巡撫彭澤提督軍務以威寧伯仇鉞為平賊將軍統延綏榆林兵勦賊澤大陳軍容責諸將退縮顧軍政論行法建勳鼓行而前諸將皆惕息旬請自効遂敗賊于河西縣斬二千級奪回馬騾器械無算風子奔鄆陵由新鄭鄭州至滎陽汜水候師與劉三會河南府總兵馮楨戰死乘夜奔汝水復犯汝寧入潁州朱阜鎮官軍追勦之前後斬獲甚衆賊乃渡河潁于河者五千人風子由光山六安州攻破舒城至桐



一  
卷二  
一

柏略馬為知縣李聚所敗而總制彭澤督官軍敗風  
子于六安州斬獲四百餘追至定遠應山隨州連敗  
之仇鉞又敗賊于光山賊奔六安追至七里岡又追  
至桐柏時邢老虎病死李鉞為劉七所殺張通陳翰  
皆降而劉三被射自焚土地坡為官軍截首去獨風  
子走德安嘆事不成行至應山東化山坡下遇僧真  
安乞糴其鬚髮懷度牒與真安渡江入江夏唐虎店  
晚飯為武昌衛軍人趙成所擒而六七彥名屢敗于  
邊將李鉞將北竄陸完調許泰鄒未成劉連破之賊  
乃由文安而下至宿遷掠邳州之加口集遂由贛榆

後鑿錄  
卷二

六

過邳城復過呂梁總兵劉輝邀擊之敗賊于勝縣又  
敗賊于郭家庄殺獲數千人賊且戰且走至魚頭集  
復敗之將奔海套陸完帥大軍與遇于古縣集時宜  
大鐵騎成集合圍諸軍奮勇擊斬首二千三百殺傷  
三千有奇俘獲百餘賊眾殆盡而六七彥名獨挾騎  
三百潰圍走乃復由靈壁而西踰棗林渡邳騎能屬  
者纔三百人奔河南光山礮山人湖廣某馬登舟復  
得七百人駐兵武昌殺胡撫馬炳然為湖北官軍所  
追風起橋折劉六死于水獨七與彥名仍糾水寇自  
黃州九江湖口彭澤以及安慶太平儀真鎮江所過

後鑿錄 卷二

殘滅陸完乃統諸將下揚州斬退避指揮程鵬等將  
截海口而七至鎮江或泊通州之狼山或屯常熟之  
福山港遂凌駕江面縱橫上下通泰如舉咸被流劫  
乃復自通州沂江而上犯江西諸境復下通州游獵  
每謀自通泰登岸復還山東而揚州官軍拒之乃復  
自海門而上沂濰湖采石凡三過南京莫敢抗又謀  
入海由張網海口深入襄河不果忽復自湖口九江  
而西寇南康進遷蕪黃光固聞謀登岸北行又不果  
乃復還泛九江安慶至石灰河江口遂往銅陵時陸  
完諸軍集江上都御史張縉王鎮豫附命諫及副將

後鑿錄  
卷二

七

時源等分兵守要害賊復返鎮江進掠常州殺知府  
李嵩還犯江陰殺縣丞余凌雲仍泊狼山下有舟三  
十餘眾六七百人陸完留仇鉞駐鎮江而調劉輝鄒  
未以舟師趨江陰賊率眾移攻通州輝復擊之賊入  
船是日颶風作賊狼狽甚復登山暉乘夜三鼓與鄒  
未任擊並進軍聲震天賊披靡走山嶺憑石垣控險  
鎗矢瓦石雨下暉未奮身前期以必殲皆戴盾膝行  
手施礮弩且上且戰奪其垣賊墜崖奔竄有下山趨  
船者船隘不得入暉反身逐崖下百矢齊發劉七投  
水死彥名斬首懸文宣李隆被擒先是風子見獲時

一一九







仁壽方四為同里王克備耕冒姓王避楊友之亂與  
江津曹甫遁於石阡之龍坪為土官所逐無聊遂為  
賊時重慶賊曹弼先有名人稱二曹賊二曹賊皆與  
廷瑞合曹弼寇碁江殺僉事王景廷瑞寇營山殺僉  
事王源獨曹甫者以元旦酣飲為林俊所襲連破五  
營斬甫方四遁廷瑞乃大格流民從漢中入寧羗州  
遂攻略陽徽州成縣破其城殺千戶侯爵百戶瓦剌  
舍人郭玘等勢復振而曹弼敗死時上切責鐘令赴  
保寧與俊等合勦而廷瑞復自豐亨劫都邊驛殺百  
戶賈雄及茂州知州汪鳳湖遂破梓潼魏城劍州殺

後鑿錄

劍州判官羅明及義官王思政鄭廷祿當是時方四  
已流入貴州與別賊任翃子喻老人合至萬人已陷  
婺州龍泉坪焚烏江屯寨御史陳錦調永順保靖土  
兵征之不利廷瑞趨江油將與之通而官軍避之還  
漢中值鍾與俊督大兵追勦而未順上命彭世麟進  
圍之陝西界上會食竭賊出告世麟請還川聽撫世  
麟以告俊俊未應陝撫藍章在軍中遣令世麟護賊  
出陝境唯唯賊易之臨撫不至約曰待之東鄉金寶  
寺當至屆期復不至及至依山為營廷瑞本怒居營  
中不出見弟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安抑或臨江

市駐其寨常川見鐘許諾未幾復曰請以官為質而  
後見鐘不得已遣洪中府通判葉賢質賊營于是使  
人來言曰可見矣然先之以本怒本怒至見畢去然  
後廷瑞陽陽來請見見則肆其言不可聞見畢還  
去且降且劫翼日劫松樹壩官軍見不平殺劫者賊  
遂殺所質葉賢而焚其屍會廷瑞欲奔畏世麟詐以  
所擄女子為已女請結婚世麟知其詐陽許之  
密白之軍門且定期邀廷瑞送婚宴廷瑞辭以  
疾鐘俊屬廷瑞所親解千金說廷瑞來赴廷瑞乃帥  
本怒王金珠二十八人同時至至則伏兵盡擒之賊

後鑿錄

大潰鐘俊遣諸路追勦擒斬及溺死不可勝紀而廖  
麻子遁初方四合任翃子麻六兒寇碁江官軍敗之  
追至東鄉捕擄壩又敗之賊乃從貴州還寇四川而  
廖麻子與之合時俊憂賊勢聯屬將復盛急遣降賊  
周大富招之不得而川撫高崇熙以方四家仁壽取  
仁壽賊屬入營撫四四殺其族屬不聽撫俊乃統副  
使李銳督諸將分兵為六哨由大壩小壩月壩進曠  
曠賊殺任翃子追奔三十里斬首千級生擒方四妻  
妾翼日賊還擊奪妻妾去迨思南境上會俊與中軍  
不合乞龍許之蜀人哭送俊攀援不得而賊乃復還



攻梁山殺主簿時植并其妻至南川江津賊王長子  
應之破江津縣先是方四寇蓬州制府遣副使張敏  
請賊營論撫而張敏被執贖歸至是洪鐘以被劫名  
還乃命左都御史彭澤總制軍務同總兵時源指揮  
閻勳出勦已調上洪軍將戰而川撫崇熙賊土兵擾  
民原有賊脫髮軍截警土兵又加刺之謠恐從此大  
征民益不堪乃于八年正月間兵未出時仍誘廖麻  
子聽撫遣副使張敏于開縣臨江市買田宅安置賜  
復三年上其事于朝將從之而賊反大誣執敏辱殺  
數百人時土漢兵悉罷遣無如何澤乃奏請急調廷

後鑿錄 卷二 十二

綏寧夏慶陽固靖諸邊兵合得三千人方議勦民重  
被賊害而邊兵之擾民者且十倍于昔于是逮崇熙  
及敏以不俟朝命罷兵褫冠帶下獄鎮守三司掌印  
官皆戴罪殺賊而賊已遁誅逾半載矣澤乃統諸將  
力勦成都衛軍餘范藻覘賊勢作亂先平之而方四  
奔婺川為僉事馬昊所敗變姓名潛行義官李清掩  
獲之送于官廖麻子奔羅江聞勦迫及于劍州之青  
林口賊棄馬登阜俯而戰勦射之傷土把王臣以鐵  
爬擊什斬首麻六兒赴水死獨喻老人從金堂出奔  
陳珣擊之于富村老人降既而復遁或曰陳斬之于

竹木溝或曰老人善隱形臨賊墮于竹木溝遂不見  
以為遁云時尚獲他賊路峇祥雷伯定等  
初江西建昌有醴原賊殺知縣范英不討而其後遂  
有桃源洞賊洞連餘干樂平安仁貴溪鄱陽山谷深  
險有王濟八者為庫吏盜銀亡命據其中得聚數萬  
人僭號署官正德五年陷安仁縣巡撫王哲參政董  
朴合兵三萬討之不利指揮秦勳與通判楊奎皆戰  
死乃起右都陳金以便宜統各省鎮巡及三司官以  
下調廣西田州土兵二萬人鎮安土兵一萬人進勦  
而是時南昌有華林之賊撫州有東鄉之賊南贛有

後鑿錄 卷二 十三

大帽山之賊  
華林賊陳福一破瑞州兩署府事通判姜榮家屬而  
參政吳廷舉會事賊敵勦靖安臨江諸賊皆失利會  
廣福流賊二千人連破永福樂安新淦諸縣執參政  
趙士賢知縣申惠索贖勢大誣獨廣東程鄉賊張士  
錦寇嶺之安遠副使王秩通判徐珪購鄉民之與賊  
通者擒士錦以獻賊遁正德七年廷舉始破華林賊  
于連河寨參議徐蕃都指揮陸湖士官卑猛岑壘始  
破東鄉賊于熟塘南墩赤岸萬嶺諸處然而華林未  
平而東鄉則生擒賊首徐玉五揭瑞一等陣斬一萬



一千六百七十三級俘獲七百五十餘人破二百六十五柵東鄉盡蕪惟大帽未下是役也日兵功居多然而殺尚有難言者

大帽山賊以張時旺黃鏞為首攻瑞金縣殺知縣萬琛顛撫周南拒戰于龍牙擒時旺而義民林富追黃鏞鐵坑斬之指揮金堂等又破其六寨斬二千三百四十八級俘一百八十八人而賊尚未靖

華林敗後賊黨尚眾有羅光權者更招集流散置十六寨復寇州縣殺人以累萬計按察使王秩副使周憲知府李承勳進勦前後敗賊于局州黃塘之間進

後鑿錄 卷二 十四

拔仙女寨踰雞公嶺擒斬合數千人遂薄華林時勦之三四年不靖意在速殄而周憲信諜言謂賊飢疲可乘勝撲滅遂深入為賊所執遇害而其子幹以援父戰而死承勳乃陰招賊帥黃奇者置帳中令散諸賊眾而入為內應至期承勳挾岑猛至山下選眾五百人銜枚登山賊營鼓三下斬睡黃奇拔重柵導眾入明火五百人奮刀砍內應者夾擊眾而賊潰亂不知所為斬五千餘人蹂踐死者無算華林遂平而羅光權於是時跳去復不可得陳金進兵搜大帽山德賊何積欽弁劉斌陳鳳球等

俘斬一千七百人時饒州有萬春山寨地處且險可容十萬人夜聞金刀聲吐飲桃源洞賊王浩八將往據之陳金督兵過其隘賊不得入乃遣董朴吳廷舉等各分據險要而抽目兵驅其後浩等張張破竹而進已斬賊首股勇十鄉成七等而浩八役其捲所有靜賂士官遁去沿途棄老穉婦女殆盡行且饑至黃溪境得一飽轉掠徽衢間而目兵驕甚金藉其力不能制且上下皆厭兵遂因賊乞降許之號曰新民議設縣以居奏請立東鄉為縣隸撫州并立萬年縣隸饒州押新民其中金乃復討華林賊斬賊首羅光權

後鑿錄 卷二 十五

及其黨胡念二等華林亦平謂自此可無事奏附陞賞而浩八復叛破萍鄉縣吳廷舉禦之被執不敢害留賊營三月出之金乃被劾以副都俞諫代勦時浩八劫七陽上饒眾復踰萬遂入浙開化苗執同知楊磐等死者甚眾總兵李鑑統兵禦之而章仁者故石埭生員也少習妖書亡命與浩八合至是在賊中降賊茹七知之副使胡世寧僉事高賓遣茹七統二百人且勦且撫而茹七殺去縱兵大略執安仁縣官氏二女將汗之不屈死已而茹七復乞撫撫已復叛守臣不以聞臨川民陳琦進章入奏謂賊不盡滅不已



于是仍命勦時賊已在浙都指揮白弘湖州知府黃  
衷軍馬金鎮參將李隆僉事儲珊都指揮江洪嘉興  
同知伍文定軍華埠以禦之賊萬餘衝馬金破中軍  
執白弘去衷僅以身免復術華埠不動文定乃整軍  
擊敗賊追至孔埠斬賊首汪十二等二十餘級李隆  
儲珊由昇口搗其巢斬一百七十級遂乘勝夾攻隆  
當其前文定扼其後復斬四百級而江洪以深入被  
執然賊勢已衰踰嶽嶺遁還江西仍之撫且挾弘洪  
為贊按察使王秩許之令知縣龔淵等送之桃源復  
叛縱兵大略時建昌千戶鄧俊戰于七公鎮暴雨休

後集

十六

兵賊回擊殺俊遂奔裴源連營十里而俞諫與李鈇  
胡世寧高賓吳廷舉各分道進攻出賊不意大破之  
俘斬千計浩入易服匿山中其黨翁亨四擒獻之他  
賊奔玉山者為知縣陳覽所獲奔桃源者為李鈇吳  
廷舉所獲賊泉略盡李鈇乃還鎮餘干而萬年縣之  
變作

初捕新民王重七胡念二等于萬年縣雖曰聽撫實  
懷異志其所置胥吏又多賊黨官府動息必聞而副  
使李情復嚴酷衆益憤惟懼李鈇未敢發鈇卒賊乃  
殺縣丞馬環于菱塘燬公私廬舍遂殺情及督捕指

揮邢世臣使州通判陳連泰孫應磨馬聰謀卒死者  
無算而正是桃源東鄉及江西諸縣賊俱復發乃推  
右都督劉暉代鈇討賊暉未至而胡世寧已誘擒樂  
庚二陳卯四斬之參將桂勇亦先獲劫七獻俘暨暉  
至乃合諸將平萬年賊及臨川桃源大池以至萬州  
峰翠壁山諸寨傍及建昌豐城高安諸縣令地方官  
所在搜擊賊巢盡而宸濠方謀逆宵之論藉為用各  
曰寨民于是人為諺曰賊何在在民寨王不臣賊為  
民至濠以寨民反而王守仁起兵即用寨民力攻之  
濠滅其禍遂息于是人復為諺曰黃河有時清寨民  
可為兵

後集

十七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晉甫  
名姓稱  
附在仲玉  
蔡文子周較

後鑒錄三

先是陳金俞諫討江西賊開撫開討原無大懲創而民間被害者不得雪快請免既不自安且易之多覘覩將廢無所施復聚為盜乃以賴地險與盡聚賴于是迤西有橫水左溪桐岡三寨按湖廣桂陽連南有洞頭寨接廣東樂昌龍川江廣湖廣之國方于聖皆亂按前竹撫李昂于成化二十三年謂地連四

後鑒錄

省多盜設分守叅將兵備副使各一守會昌縣以福建三千戶所江西南安瑞金二千戶所隸之益選民快六七千人分屯操守而于安遠之雙橋龍南之下歷各設巡檢司特角以禦盜賊及弘治中鎮監郡原復請增設巡撫駐紮專理輯捕當是時布政金澤有盛名片簡是任韓邦問繼之兩人者討賊皆無功及周南勦廣福諸賊則仍調土目狼達往返經年糜費數百萬而追勦未靖隨據隨熾至是謝志珊據橫水藍天鳳據左溪鎮景據桐岡池仲容據洞頭志珊號征南王仲容號金龍霸王糾黨鍾明貴蕭貴模陳

日能約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會遊濠陰通賊賊益無忌乃以文森能使代由文森稱疾不赴州作始用王守仁撫之正德十二年正月守仁至廉諸軍役之通賊者或休去或用為間諜而民間通賊先立十家牌法訊檢之乃置前上目狼達征調蹂躪之害自籍兵備各屬之有技者汰老弱三分之一而別選驍勇多力縣千人補之兼署為領事統以賢能官有防守者有慮變出師者立兵符教習之其法有伍有隊有哨有營有陣有軍其符有伍符隊符哨符營符其說簡而詳具見兵志當是時守仁兼任我十日

後鑒錄

雖具未能行也而漳寇報急乃移文三省教請參兩指揮會勦移訖即親率副使楊璋進兵過賊長富村與賊戰賊敗退保象湖山追之至蓮花石對賊壘而軍會廣東兵至將合圍賊遺潰圍出突殺我指揮軍糧及縣丞紀鏞去諸將懼謂兵本未集即集亦未練是何能為不加俟秋期仍請調復兵再舉而守仁叱之責以失律罪使立功自贖親率諸道兵進屯上杭下令曰倘衆退師俟秋期再議諸將譁然曰何如果如吾言賊聞之亦稍弛備守仁乃晚食適分兵三路時月晦乘晦銜枚入直搗象湖山奪其陸賊驚走



悉衆據上村峭壁背而下諸將謂失勢將退守仁  
麾之奮而上自辰至午相持三宵兵無至從開夾上  
賊大潰乘勝追勦斬賊首詹師富湯火燒等獲七千  
餘級且預遣諸省兵逼破諸寨福建兵破長富等三  
十五寨廣東兵破木竹大重坑等一十三寨賊盡平  
班師時甫二月遣五月立兵符練兵七月上疏曰猥  
達兵不可用轉餉又困民今民兵稍練矣請假以假  
官令無掣肘使號令得專一臣當相機盡滅諸賊或  
曰守仁之意蓋在濠也然衆昧其意且以爲狂笑之  
屢不報惟本兵王瓚許之乃先招降賊盧珂鄭志高

後鑿集

三

陳英使聽川遂勦大庾賊以其切近須先除潛師縱  
火破寨十九所斬賊首陳曰能獲五百十級大庾賊  
平乃集諸從事議曰諸寨爲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  
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寨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爲  
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寨爲賊之腹心  
而桶岡爲之羽翼今不先去腹心之患而欲先攻桶  
岡是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非吾利也况賊但聞  
吾檄湖廣夾攻桶岡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出其不  
意可以得志橫水左溪破而桶岡則破竹下矣乃遣  
都指揮許清自南康新溪入知府邢珣知縣王天與

白上饒石人坑白而峪入皆會橫水指揮鄭文自大  
庾義安入知府唐淳季教自大庾蕪都穩下入縣丞  
舒富自上猶金坑入皆會左溪唯知府伍文定知縣  
張跋率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趨奔轍守仁親率兵  
千餘直搗其巢與諸軍會乃十月初七日至南康  
去橫水三十里而軍賊抗之守仁乃夜抽鄉兵善登  
山者四百人人各執旗賞銃礮由間道攀崖伏于近  
巢左右之高巖俯而視賊日度我兵至舉火礮應又  
預遣指揮謝良率壯士夜上竊險先發其滾木礮石  
仍伏賊巢爲內應十二日守仁驟進兵至十八面隆

後鑿集

四

賊憑險迎敵忽山頂礮發聲如雷烟燭蔽天起回視  
之則紅旗滿山謂官軍已據有巢穴將棄險走而謝  
良兵亦自內呼譟殺而出守仁麾益進賊進退失據  
大潰遂破長龍等五寨及橫水大寨而邢珣王天與  
各破磨刀樟木鷓湖八寨會于橫水唐淳破羊牯腦  
三寨又破左溪大寨而鄭文舒富季教各破獅子長  
泥塔坑西峰十二寨會于左溪會天大勢兩糧竭乃  
下令各營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前攻一後拒用土  
人爲導勦諸小寨之未下者伍文定張跋亦連破數  
寨與守仁會賊悉平而于是議桶岡之勦謂桶岡四



寒其所由入惟鎖匙龍防盧祠茶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勢難緣登獨上章稍平而紆道半月攻取未便今橫水餘賊悉已奔入合勢力守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使必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于幽谷所為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論以禍福彼必從不從則乘其猶豫襲之何所不可乃遣通賊賊罪官民李正歲劉福釋其罪并縱所獲賊鍾明貴者于二十八日懸壁入諭之期以十一月一日會于鎖匙龍聽撫賊猶豫既而堅持不聽然遠不暇為備至朔

遣使鎖匙龍促降而別遣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張城入葫蘆洞俱初一日冒雨進賊首藍天鳳鍾景方出鎖匙龍候命忽聞諸軍皆透險震愕急奔入內陞據水而陣邢珣麾兵渡張城繼之文定統崖出賊右賊四竄將復由鎖匙龍山前奔而舒富王天與從龍口入賊乃悉棄走十八磊唐淳過擊之賊四顧失據會日晚諸軍扼險守次日進進賊大潰乃破桶岡大寨及梅伏鳥池西山界十八磊鐵木里員分大王嶺二十五寨會湖廣兵至令許清余恩留橫水桶岡以防復聚而遣湖廣兵散勦諸

寨之未下者乃破上中下新池杉木坳十餘寨又破魚黃寨時賊盡奔雞湖穩下朱後坑諸寨請將連破之于是橫水左溪桶岡三寨賊俱盡賊首謝志珊藍天鳳鍾景蕭貴模等皆而縛獻俘守仁出師凡兩川破賊寨八十四擒斬賊首八十大從賊三千有奇俘獲三千遂請于橫水等處建城設崇義驛以控之乃議勦荆頭先是征橫水寨時恐三荆乘間乃使人諭降賞以銀布諸賊心動有黃金寨賊率五百人至聽用獨池仲容不肯從其後破橫水竟用黃金賊立功仲容始畏之于征桶岡時亦遣其弟仲安來請從征

揣其意實欲覘動靜且乘間為內應也守仁知其詐下其從征遣截上新池以迂其路不使奪隘至是桶岡破賊大懼私為戰守具益備守仁密召近荆諸縣民被賊害者詢之得其情各授以方略使歸集兵家侯命而以平桶岡之故遣使勞牛酒至三荆察其變使見賊嚴備問故賊度不能隱息恐詭語使者曰龍川新民慮珂鄭志高吾離也彼將掩襲我故為備吾敢防官軍哉守仁作信之時仲安在軍中守仁啟我門公言珂等儼殺大無道移檄龍川縣廉狀且令仲容除道候與師討珂等仲容使馳謝謂無勞官兵當



自防蓋不欲假道也初盧珂鄭志高陳英三人皆龍川新民領舊兵二千為守仁所用故諸縣近泃則皆見勝于仲容而三人抗之仲容恨入骨至是檄龍川廉珂而珂等三人反齊詣軍門告變赫大駭及狀大駭者仲容號也守仁怒立縛三人將斬之曰大駭方造弟領兵報效而敢以私怨誣罔故兵隙呼仲安來前日汝謂其弟不在耶仲安叩頭辨守仁慰之遂械繫珂等置重獄而密使人諭獄中令無恐且令遣使歸諭珂弟集兵眾候命十二月二十日守仁還至觀張樂大享將士衛巷皆燃燈鳴鼓下令口諸寨盡平

後集錄

七

吾軍士勞苦久矣宜休兵為樂以度歲時遂令皆解甲歸臘而遣使頒歷三利反論仲容勿撤備防珂弟掩襲仲容初得繫珂信喜過望至是聞論則意益大安守仁乃購仲容所親者說仲容當自投訴且曰官意如此何可不親一詣謝仲容曰欲伸者先謝理也吾亦欲一往覘嶺州所為遽率黨九十三人皆悍角齊詣嶺州祥符宮先是守仁檄諸路及龍川兵皆伏集候命其論珂弟亦如之至是遣令趨泃頭而夜釋珂等使急歸發兵然後乃山見仲容勞之張小宴令諸官屬皆次第設犒緩其歸久之度珂已至家諸州

縣兵當赴利乃大宴于庭先伏甲士引之入盡斬之無遺遂親率兵從龍南冷水直搗下泃時正月七日副使楊璋指揮鄭文知府陳祥那刑季敦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縣丞舒富皆從破寨三十八擒斬賊首五十二從賊二千有奇賊乃據險伏龍子嶺官軍為三衛犄角進賊走余恩遇伏幾被執適推官危壽救之賊復盡銳奔九連山山橫數百里四而陲絕惟一面得上賊尚八百人已據險官軍不敢近乃選精銳衣賊衣作奔抵暮至崖下賊下招之兵度險遂上下奮擊四路設伏絕奔軼一鼓擒盡獨賊首張仲全

後集錄

八

等二百人匿別嶼皆慟哭衛士請降遂納之凡十日泃平提開仍請設和平縣以控之乃歸其後樂昌益高快馬尚集一千七百人掠大庾南康贛縣上簿吳此戰而死守仁復平之于是南嶺千里皆無賊彬桂在湖廣東南地多瘠寇官兵累勦之不絕正德初土人龔福全倡亂稱延溪大王其黨劉福與李斌高仲仁黎穩藍友貴俱署官據烏春山臘栗諸寨殺都指揮鄧吳安仁知縣韓宗堯聽選官鄭志傑朱陸等守以聞時上方巡遊木省也至十二年湖撫秦全復以聞乃赦全與檣撫王守仁廣撫陳金會勦守



仁兵素練開命即行秦金以參將史春領兵仍用土  
官彭世麒佐之兩廣兵亦至遂練日由桂陽魚黃熱  
水彬州紫溪臨武包離堡爭險而進初破對里平石  
丁髻山寨斬藍友貴繼破烏龍山斬李斌繼破大小  
王山斜寮布洛角魯莊山坑坎諸寨則彭世麒生擒  
黎穩俘之繼破黃土烏泥二塘金雞寨聚子圖後李  
斌之子李仲清繼破裝衣秀才鄧家魚黃朱廣老虎  
東嶺斬沈鸞時所鹵婦女穉兒無算悉放去或曰劉  
福與在臘栗乘橋張黃蓋樹幟烟山谷間是日破  
臘栗生擒之于是又破平竹木東嶺九龍江大山  
諸寨斬楊禮保遂破牛頭天堂南延莊大烏魚跳企  
山諸寨生擒李仁才肥海繼破曹雄坑扶喇良坑雞  
公背神鎗脚長灘諸寨又破盧田栢木白水帶下樟  
溪青峒十八壘石笏峽諸寨擒劉德才時所燒房屋  
無算賊墮崖死者不可勝計乃遂破上黃城背猪婆  
老虎延壽黃圃斬梁景聰方是時賊首龔福全未獲  
也乃懸購生擒五百金斬首半之或曰福全匿禾倉  
石世麒乃與弟世麟進破走馬山及禾倉石擒福全  
是日除夕福全置酒飲其別將破東坑者獲福全妻  
并從子龔秀賊平前後計斬共二千五百五十四級

俘獲一千七百八十人破寨一百二十所敵歸者無  
算惟賊首高仲仁已遁後南嶺官軍獲之廣東仁化  
縣界中  
論曰河北之盜與江西之賊其縱橫流漫與崇禎寇  
同而遭奸藪積窟穴險阻則米脂烏合柳澗暴露未  
嘗有順成弘正百餘年之久湖湘江廣三四省之製  
也然而成敗頓殊興滅相友或曰正嘉竊發當宣孝  
休養之後即繼之武宗之繼世宗之繼而榮衛不傷  
崇禎擾攘丁燾廟祿喪之餘即繼之烈皇之治而元  
氣已竭其說似是而實則時無否泰人有治亂向使  
股辛必嗣築而亡建武必繼高而興則崇侯可戮周  
赤眉不降漢矣夫剪亂貴速而除惡務本有明自仁  
宜以後代有遺寇豈無乘時奮興遞相驅除而究之  
根柢未斷以漸綿蔓其始也如斬木之有梯柝遊塵  
之有蝶蟻而既則如把菣毛如掃飛簞如割流水旋  
把則旋生旋掃則旋下旋割則旋合且其人生不足  
重死不足輕獵虬斗蕪無關多寡而此則一失利而  
民耗餉絕軍國且重創矣故滬中巴郡以眾見滅而  
黃巾流毒三輔朱備段熲數戰而滅之此無他樸之  
于無餘而收其所未散也夫闖獻初起原本消涓即



其既橫亦豈無要隘之可扼而闕賊竄商洛而故關其阻獻忠走達州而翻從之出雖前乎此者十五年問固全無一人可稱討賊而即此大機坐失其手捧河山而界之么小死且莫恤而意其人者尚欲原其事而為之解之則何心與故有明之亡在乎無兵亦在乎無人侵假二正之間無項忠韓雍彭澤諸臣則不能稍延而無王守仁則二百年之天下其不為崇禎之禍烈者蓋呼吸間也吾故于守仁之勳賊可略指之為後世鑒者方守仁未至輒時早有三省夾勳之議而守仁爭之謂相賊聚散隨便撲滅則既省征

後集卷三

十一

調復免供饋必欲夾攻則計賊料兵計兵料餉糧聚歛儲數月始辦兵未出而賊則已流竄久矣即有所勦非良民則脅從耳是以兵甫撤而賊復起且夫徵調之兵百倍于賊前事可塞也乃疏上而夾勳之議牢不可破守仁不得已復假為夾勳之法反覆奏辨名雖三省而實惟一致如補闕近則先湖而後廣三洞近廣則廣進而湖退其于緩急先後多方調劑以至於曲全夫守仁豈不欲征兵數百萬給餉數千里為行軍後哉乃必爭之至再三極至湖廣兵至而却之三洞既破而廣東兵尚未聞也蓋不承廟算

不設蓋軍不用征調不需供饋不別將吏不煩記功雖曰我戰則克學問固然然其思慮預防之苦心亦可鑒矣崇禎諸臣不足之法而凡所為者皆守仁之所不為遷延狎獵以至於敗亡悲哉若夫賊盛于招撫列代皆然守仁云招撫之說可偶行于脇從之民而不可常行于怙終之寇可一行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于乍服乍叛之黨旨哉言乎至于策查諸疏惟胡世寧能言之有曰舊招者不赦再叛者不招新起者必撲噫盡之矣

後集卷三

十一

貴者蠅却行咒畢蠅卷身退而其妻照水有金花插頭上克亮戒勿泄然喜自負嘉靖元年馬平飢克亮與從兄益礪無所得遂反僭署名號散劫馬平諸縣界得數萬人總督都御史張嶺以聞遂命嶺勦之數月平王堂青州人以盜礪起顏神鎮殺指押楊浩流劫萊蕪新泰臨城曹縣諸境山東河南俱震時兩省兵備各以兵少退却第得賊出境為幸科臣陳時明請留山東京操軍并調保定諸土建官軍會勦而賊不復聚但往來行劫聞從曹州渡河犯河南界且乘河冰



合將劫漕乃復命將漕都御史俞諫以便宜勦賊自  
二年正月至三年四月始平遂請設兵備于瀕神鎮  
是年安樂盜唐經亦聚眾為壽光知縣孫峻所滅  
青羊山賊者潞州民陳卿陳綺也卿曾為潞府長史  
司吏以失志棄去與其子綺據青羊山寨為亂名青  
羊賊流劫潞州諸州及河南懷慶西撫常道請發三  
關兵討之大敗執指那察訓知州王朝雍去道恐黎  
城知縣王良臣請巡按穆相招卿益肆曰朝廷何  
能為分聚數萬人各據險隘有所謂魯班壑奔騰尖  
蛇口洪梯斗崖谷堆底門樓安陽諸名官軍不敢近

後鑿錄

十三

如是五年巡按蔣揚初赴任因復請討而賊勝近山  
居民籍記編甲伍官兵屢敗廷議謂罷兵便即不可  
或仍用招撫惟楊一清持勦議張璠佐之始黜常道  
代以僉都王應鵬同都督魯綱帥邊鎮諸兵進勦七  
年八月綱以大軍駐潞安仍不敢進初賊聞師至豫  
山山四掠本以觀變為進退計至是乃大寇黎陽潞  
城殺掠民畜燒焚屋廬千里內如蒸風捲浪所過傾  
盪而後乃還保山險時河南林涉修武俱重被賊害  
河撫潘垣憤甚徵副使翟瓚牛鸞僉事陳大綱楊朝  
誠督兵進勦翟瓚乃掩賊不備遽奔非關破魯班奔

腦據其內險賊迎擊敗之追至沙草嶺燒安陽等巢  
趨李莊東賊且奔且戰垣乃麾兵搗老寨賊力不支  
分其眾為三官兵四集環破之擒賊帥殷得海等卿  
窘甚乃詣陳大綱請降其餘賊奔石迓頭牛鸞盡殲  
之而執其子綺與其弟陳奉陳訪陳諒等當是時魯  
綱聞賊平揚兵同奏凱給事中夏言曰魯綱坐潞州  
未嘗見賊而飛章告捷何也即令言勘之八年言復  
命并言潞地寬宜改州為府而設縣于青羊山以鎮  
之遂改潞州為潞安府設長治縣附郭而割壺關潞  
城黎城三縣地以立縣于青羊山曰平順縣

後鑿錄

十四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無 又名鼎 稿

徐世二吉較

後鑿錄 四

嘗熟黃良通州秦番據江陰之馬駝沙聚眾通洋劫  
商旅截漕焚運舟嘗由奔牛北入孟濟直達大江府  
衛捕盜官統兵追之皆被殺且縛一捕盜官于危檣  
叢射之以為眾營科臣楊雷聞于朝詔責操江王學  
夔巡江例賓而置指揮解明道董揚及張瑞周寧于  
理嘉靖十九年總兵湯慶駐鎮江討之明年賊平仍

撤鎮江總兵官

嘉靖二十五年汶上田斌妻連氏與白蓮僧惠金妖  
人楊惠通煽亂焚殺曹單滕濬間凡所掠丁壯醉以  
藥咒之使列陣前則惑戰不避死傷以故從者日益  
眾東撫何喬以狀聞即命蔡討賊蔡坐視不少動無  
何賊大熾西寇歸開南掠徐鳳洽河都御史詹瀚集  
役卒格剛敗之衛兵繼至獲斌及連氏餘黨釋去蔡  
忌瀚奏瀚擅殺伐不道上聞大怒曰妖賊犯亂地方  
官不能勦捕而他人勦之不自知引愧而友陷他人  
擅縱何無良一至此立命錦衣逮蔡下鎮撫獄久之

有解之者削籍去

師尚詔家柘城為司市老人陰蓄異志歸德知府尹  
一仁信用之使捕盜尚詔故嘗與盜通及假以捕則  
專甚得自為縱舍乃結劇盜數千人起兵時同里舉  
人陳聞詩有名為主不從自絞死尚詔感之戒勿  
殺儒生勿擾學舍於是整眾薄府城府衛官知變將  
嬰城守而賊黨有內應者先啟門內之諸官學舍  
獨檢校董綸走城下見殺乃劫獄以掠帑藏捆載而  
去初尚詔未叛時刺奪傍近富人貲累萬金買娼家  
女為姬至舉兵向府委其家不復備念無有犯我者

後鑿錄

而柘城少年素狡偷乘尚詔出度未返即率俠客數  
十人掠其家傾所蓄金淫其娼姬去尚詔歸聞故大  
恚詢姬所由姬頗諱少年舉以對尚詔遂率眾圍柘  
城索其人縣官不即予守又無策城遂破搜其人支  
解之去而罔太虞亦索怨家一二人署事楊通判者  
懼不能守執其入緹城予之斬首去河撫楊宜統都  
司尚允詔指揮李樂進勦戰郟陵敗績官兵死者數  
百人勢猖甚眾至鞏高流劫睢州西華長溝許州臨  
潁諸州縣後賊病非副使曹邦輔襲之賊敗走未  
城又敗之東奔宿州官軍追及于五河賊奪舟分者



陸二隊允詔乘其分急擊之大潰尚詔變服遁追獲于山東莘縣賊起凡兩月破府一州二縣八屠燬鄉鎮殺戮合二十餘萬三省皆震

廣東賊張璉者饒平縣之烏石村人殺家長亡命投客賊鄭八蕭晚先刻石誓一曰飛龍傳國之寶投諸池詭泐水得之以出聚視大驚曰此帝王符也歎血推為長知縣林叢槐親往撫之璉笑曰塵埃中亦知有天子哉僭帝號改元造歷開科署王侯丞相諸官所居有黃屋朱城二重聚眾十萬縱掠汀漳延建及寧都連城瑞金攻陷雲霄鎮海衛南靖諸城三省騷

後鑿錄

三

動福撫游震得檄指揮王廉率三衛軍與福州通判彭登瀛領鄉兵進勦敗績登瀛歸罪棄職得執廉管之斬隊長以下四人三衛軍不伏會副使汪道昆閱操至教場三衛軍大譟格殺鄉兵數人而請殺登瀛聚城南久之始散嗣後官軍不能勦即調狼達兵征之皆不利上憂之總督胡宗憲上疏言中風願乞骸骨言官劾宗憲規避宗憲不顧先奏以三月十六日進兵既而改四月廿日所徵狼兵十餘萬日費餉給上名尚書楊博議博奏遣都督劉顯泰將命大猷勦之以萬五千人乘璉出冠搗其巢璉還顧失據乃分

賊四隊且守且禦官軍逼賊營毀其城柵甚麗旁環以小寨無慮數百遂進逼城柵而遣別將以火攻左右焚其寨賊大潰乃懸購獲璉者萬金官捐揮獲晚千金官千戶賊黨郭玉誘璉出擒之并擒晚于是連賊林朝曦葉槐李文彪余大春等皆前後被獲合計擒斬共二萬餘級俘獲解散共九萬降者無算因設平遠縣于程鄉之木平營而設伸威營于典寧程鄉安遠武平四縣間乃平遠新設降縣國相復叛知縣王化初到任寄妻會昌縣親率鄉兵勦捕之賊反聞會昌言化戰沒化妻計氏自刎死化聞大憐將

後鑿錄

四

喪賊喜擒衆化急統兵擊斬之其他伍端温七皆乞降時大征倭夷伍端自縛詣軍門求勦大猷許應征立功授以官俞大猷討海寇吳平不乞降賊而復叛設三城海上縱橫南澳浯嶼間劫掠安瀾浦殺把總朱日瑛王素爾建總兵戚繼光討之賊入舟遭既而繼光偕太僕夾擊且遣飛將湯克寬破賊于萬橋山下會暮大風火攻焚其舟賊大敗多赴水死或曰平竟遁或曰平是時死水中隆慶二年廣東山寇曾一本犯省城屯海珠寺命大



猷擊走之其明年一本引倭夷寇鹽埕石諸處衛所官禦之無功時雷瓊將坎宗元取下嚴輝言欲斬敗將廖鳳等四人四人懼命宗元閱兵教場四人忽鼓譟名衆殺宗元執通判潘槐去與一本合屯兵平山大安峒寇海上詔大征總兵郭成趨大浦由白雲屯入以攻平山凡月餘生擒廖惠等四人倭酋丘古所一人俘斬從賊從倭合一千四百餘人奪歸潘槐以下六百人獨一本遁去又明年人猷乃擊一本于柘林澳又擊于馬耳澳時郭成亦至又合擊于萊蕪澳擒一本及其妻獻俘乃又擊葉丹樓葉萬王

後鑿錄

五

西橋藍一清賴元爵等當是時有議兵餉者疏曰海賊一萬每川兵十萬川兵一萬每費餉至七八十萬大征之爲患如此大足蔡伯貫以白蓮教挾衆爲亂僞號大唐大寶元年連破合州大足銅梁營昌安居定遠璧山七州縣上命川撫劉自強討滅之其時復有會勦黃中之役黃中萬縣賊江西萬羊山賊張茂千隆慶二年聚衆反賴撫張紳初至官即令萬安特守備董平勦捕以先令搜山山多藍戶皆種藍爲業賊衆合藍戶拒敵而巡按劉光

濟主撫啊將士猶豫遂大敗上切責撫按令協議毋各執已見乃兩用之先以撫督賊賊不聽然後議勦勦已復撫凡一年其後賊山寇竟用勦滅而撫終不用

回種遍天下陝西延慶間尤衆皆無生產坐車賣粟仰食他傍縣萬歷八年李宗鸚倡亂陝督高文薦請勦而回實編戶與民間襍居結婚姻勦之不便不得已用撫遂聽撫如是有年至十二年歲大饑回五百人皆騎馬執兵器由涇州走靈臺縣據高山爲巢居數日復奔驊游縣如流寇者都御史李汝請兵使于

後鑿錄

六

戶徐金以六百人合巡微鼓行而進賊復走末壽縣過分水嶺追至玉梅灣敗之復徙三水縣土橋鎮已走淳化轉耀州與飢民合遂據文王圍爲險固去州可四十里時謂列兵塞隘口堅守十日可立斃徒逐之何爲哉副使原一魁推官張守乾執不可曰此窮寇也使散去遂縱之走白水縣明年又進兵始擒賊首馬毛等科臣顧九思疏曰賊起必有所由始不行追論則疎縱之罪何以懲于前賊敗必有所由去不知所向則蔓延之禍何以杜于後聞者聽之增煥賴元爵馬公蓋一清皆集賊巢賊以千計而二



賊為首萬歷初廣東民伏闕本兵譚論狀始遣總  
督殷正茂討之惠潮諸生三老蛇行出國門悲號伏  
道左獻圖圖諸賊慘殺狀而簿記所殺自嘉靖至今  
合殺十八萬八千九百餘人名籍甚悉正茂乃合十  
二營官兵并徵左右江土兵共二萬辦餉九萬遍破  
湖惠和不長樂興寧程鄉海豐歸善海陽一千餘寨  
斬獲一萬三千餘級是時嶺東曾廷鳳陳金鸞譚權  
伯皆請降不許乃復討嶺東殘寇凡大溪峯岑岡下  
歷諸寨皆相繼進勦惟高要六灣遲久始破而嘉靖  
逆盜于是俱盡

後鑿錄  
卷四

七

鮑時秀者龍川撫民也號雞毛白在嘉靖中嘗助河  
源歸善博羅諸縣糾通刁洪章主簿陳濟去勒金錢  
贖還乃阻義都嶺嶺為巢招亡命習流禽天書而其  
妻杜工妖術能走沙石擊人面秀每見人面被擊輒  
大快曰阿杜真吾妻也于是附之者請秀王東粵稱  
無敵洞王出入擁大蓋策駟橫行城郭間城郭民鳥  
徙去萬歷初朝命殷正茂勦之秀請降既而復叛其  
明年總兵黃應甲等復勦之擒秀斬首其妻以叛婦  
律給功臣家  
澄海林道乾嘉靖中為盜降既而以兄子茂入彭亨

國為都夷使招道乾道乾詣軍門自辭去封還前  
所給一十七劄竟行廣督殷正茂檄暹羅安南共討  
之暹羅乃使使據坤哪喇請曰道乾更名林滄梁在  
臣海灣中欲會大泥國人寇今已統兵向頭關矣正  
茂與福督劉堯誨遣香山吳章佛郎機沉馬囉味及  
船主囉鳴術吹吡叻同擊道乾道乾乃奔佛丑海嶼  
去同時諸良寶林鳳李茂隨道乾入寇皆賊畫獨道  
乾莫知所終

後鑿錄  
卷四

八

梅堂于萬歷十四年入斯州為盜而宿松長溪山中  
劉汝國者本以匠役為武藝教頭梟傑多智因犯法  
繫獄忽毀械窺身出無所歸遂附寧既附執宿松巡  
檢柳其項游市而殺乃兵於其前知州徐希明廉居  
民之雄幹者曰潘按予以兵密託之擒查按設計與  
吏目蕭芬賈漿宿松古車嶺候堂過擒堂而汝國健  
捷跳身走先是汝國有所善番僧五人善棍剽客三  
人善刀弩時相往來以汝國繫獄散去至是各來覓  
忽遇之太湖縣界會早災飢饉衣裝皆盡汝國遂拉  
之為盜自稱順天安民王錦銅印大書替天大元帥  
衣紅衣出入擁大蓋駐二郎河就富民箱罔括俸飢  
民共食之飢民隨者數萬人晝焚楓香驛殺掠居民



盡逃竄指揮弗動百戶鄭國重皆相視不能救而安慶宿松諸府縣俱託以入計謝去撫臣以聞乃遣守備孟儒周弘謨率兵過黃梅至宿松度兵不支仍請徵播犄兵待戰會斬州判官陳策自負善射帥鄉兵隨往弘謨止之不聽戰于長溪竹麻尖大敗策中鎗死弘謨亦被創走賊乃乘輿入宿松賊竊賊還柵二

後漢書

九

半賊焚柵而遁追獲二十餘人賊奔師工山將窺安慶入黃州渡江而是時德州盜凌子雲為知州任春元所執于是諸將急追賊猶拒戰大敗悉走天鵝尖隨道斬獲百餘人追至金堂寺生擒汝國斬安慶直天啟中妖賊竝起鉅野徐鴻儒以白蓮教倡亂聚眾鄆城同時有聞香教王好賢者本深州人其父森曾救一妖狐斷尾與之人就森則異香繞衣然實無見也森所遺金數萬好賢藉之名諸豪而景州于弘志聚無賴劍棒極會與好賢結納遂偕鴻儒約同起而鴻儒以他事相激先發寄家口於梁山泊刑牲起

兵攻魏家庄又攻梁家樓據之遂連破鄆城鉅野二縣兗西道聞調養以聞上命巡撫趙彥總河陳道亨合捕之不得乃復陷鄆縣縣知縣棄城走時括遼餉急雖徵兵無餉可給止練鄉勇責有司捕治復不能禦賊趙彥乃暫留秋班邊兵令都司廖棟統之勦諸賊賊始窘殺賊數十中有四大金剛衣中匿紙大俱燬去而別賊攻夏鎮者截巡河奪糧船四十艘總河告急上命兵部議兵防守會沙溝營把總姚文慶集鄉勇渡河擒賊十一人殺五十餘人奪回漕艘然賊猶復劫官營殺都司游擊楊國盛等借稱大乘與

後漢書

九

勝元年連兵十餘萬謀先取兗州次取濟南官軍環蹙之且以計誘賊就撫乃于礪山初復之際賊高尚賓等縛鴻儒山降籍其黨共三萬人馬器仗稱之時景州于弘志亦以攻景州為官軍所敗斬弘志馬下惟好賢走薊州遲久就擒其年四川亦有白蓮賊洪眾白台仙等為巡撫朱燮元擒捕正法艾山賊劉末明稱安民王以二十八人塗而稱二十八宿聚黨二萬餘人合鄆滕賊共十七枝天啟二年官軍攻破之獲末明臨刑猶自稱寡人云論曰正嘉羣盜如蚍毛不堪盡載或曰嘉靖三年有



五星聚營室占天下兵起其多寇或氣運使然然其君臣亦大略可睹已當時指名盜雖為害久願非經受賑不開廟算或無預地方要害暨軍政得失且未嘗調邊禁狼遠諸旅則皆在所略故如山東李之強兩廣瀧水賊荆襄何淮四川王洪江西徐九齡海寇歐家政漳州施安錢滂俱未錄及至若竹溪竿子寇妖人馬祖師沈雄太湖張安懋蘇州周二礦盜張戩茶賊楊四白蓮禱濟時直鼠竊狗偷耳何足道哉

休集

後鑿錄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又名姓稿  
彭天駒扶上較

後鑿錄 五

李自成米脂人小字磁生居懷遠堡之李繼遷寨生而狎惡十餘歲即與同同婆家牧馬喪父為酒傭日沈醉主者遣之去學銀又不成二十一歲應募銀川驛馬夫乃習騎射學刀槩于延安羅氏盡其技嘗夜送驛遞時失道有雙狼導之行不傷崇禎元年延安大飢邊兵缺額餉積一百三十八萬飢民緣邊兵為

後鑿錄 卷五

盜而陝撫焉應甲奄黨食且質有劫道臣吳養和者反符養和取千金置盜不問盜自是益橫而被盜者莫敢告是年白水王二反同時有王左掛苗美飛山虎大紅象等起宜川而固原兵以無餉叛去剽殺略陽涇陽間會機輔告警西撫耿如杞以邊兵五千勤王赴京兵部調守通又調守涿又調守昌平功令兵到日不開糧至次日乃開而邊兵以迷調積三日不得糧餒且譁暨如杞以譁故得罪則五千人哄然西歸與羣盜合自延安至慶陽城堡多陷而延撫楊鶴不以聞于是有王和尚混天猴等從神木渡河陷山



西之蒲州自稱橫天一字王攻潞安河曲皆下之王  
家引又襲破黃甫川潞水木瓜三堡據有府谷總兵  
尤世祿怯不能禦而王大梁倒稱大梁王者其別部  
且從寧羌出漢中鄖襄告急當是時自成爲驛夫未  
反也無何科臣劉懋疏請裁驛站河北游民隸籍驛  
遞者多亡去自成益無賴始爲小偷里中人苦之謬  
相推爲里長主徵會自給值催科急縣官咎辱加于  
市自成自顧既不堪而其妻韓氏故娼也與縣皂淫  
自成乃發憤殺淫者偕兒子過亡命投其督所部將  
王國爲兵過驍敢善鬪賊中所稱一枝虎者也時王

後鑿錄 卷五

二

國適奉調過金縣兵譁自成忽起縛縣官索餉國止  
之并殺國竄入賊隊高迎祥號闖王者而自居于八  
隊闖將之末入隊者一眼錢兒二點燈子三李晉王  
四蝎子塊五老張飛六亂世王七夜不收八卽自成  
也自成名未顯而賊中有張獻忠者號八大王先自  
成有各方是時王二王大梁王左掛神一元一魁諸  
首難賊皆已授首而邊將曹文詒楊嘉謨殺賊斬  
王家引于陽城擒點燈子于桑落鎮燈不沾泥于西  
川滅紅軍友于平涼俘李老柴于京師誅混天猴于  
延水關殄獨行狼可天飛于虎兇四書有之鐵厥渠

魁方賊之初起其爲戎首不過此三數人耳而皆已  
撲滅餘賊眇小可鞭箠驅之而不謂其後之漸難圖  
也自王家引死後羣推其左丞紫金梁名王和尚者  
爲之首于四年春合賊三十六營共二十萬有所謂  
老猢猻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曹操射塌  
天闖正虎破甲錐那紅狼顯道神過天星蝎子塊混  
天王黑煞神諸有名者而于是自成獻忠始合夥爲  
賊先是延緩兵以核餉下臺邊關虛府縣急其欵加  
之飢饉不兩者幾一年人相食職方王惟貞陝撫練  
國事屢請發帑賑而未有報也至其冬雨雪百日

後鑿錄 卷五

三

雪深一二丈盜賊麻起而內地承平久目不睹兵革  
各棄堡逃愁慘不知所爲故當點燈子犯沁水時千  
里內無守堡者獨張忠烈銓其妻霍氏守不去人稱  
之曰夫人堡云乃羣賊四出各有所向其據交文以  
窺太原者闖正虎也屯吳城而進汾州者那紅狼也  
從沁州而北入榆次壽陽者紫金梁張獻忠也襲霍  
州垣曲長子以陷遼州者破甲錐混天主也是時自  
成與破混合上遣太監陳大金等分監總兵曹文詒  
左良玉艾萬年軍良玉戰林縣不利而文詒萬年獨  
有斬獲賊屢困其首紫金梁屢敗于故錦衣衛戍雁



門者張道濟已乞降矣忽叛去為官軍所殺其他泥  
世王翻山動寧世王顯道神等皆前後斬獲餘孽幾  
盡乃賊之被驅于汾沁者東流順德犯畿輔大名道  
盧象昇禦却之南下趨彰德連破湯陰武安諸縣復  
犯林彰德同知王先鐸攝林嬰林城大括民兵殺賊  
戰七晝夜死賊舍彰德而圍懷慶時河撫樊尚燝請  
良玉駐澤州澤適中可南護懷衛北捍沁潞而良玉  
援懷慶小有斬獲乃復敗于武安賊得東逞入輝縣  
由淇濟邯鄲延蔓河北三府間廷遣倪寵王樸統京  
營兵出勦賜二帥弓矢千五百戰馬三百二帥與良

後鑿錄  
卷五

四

玉萬年并力驛賊于武安于青店于石坡于柳泉于  
猛虎村賊詭詞乞撫撫臣常道立信之因監軍太監  
盧九德以請會天寒河冰合賊且降且走驟從滹池  
縣策馬徑渡而于是中原賊禍從此始矣先是賊入  
山西時雁門戍官張道濟應撫檄軍前有功當賊犯  
沁水道濟率蒼頭擊却之生擒賊首滿天星獻俘而  
言官謂道濟離伍冒功攻戍海寧衛文詔殺賊于太  
行救邳圯軍力戰甫解甲而河南巡按適至惡其體  
倨糾之致論戍故滹池之渡文詔與其兄子變蛟俱  
不在軍乃既渡而賊浸盛然究以良玉邳圯諸軍軍

河上遂從盧氏南下趨荆襄直抵鄆西礮上津房縣  
及宜都襄陵竟入川夔門不守七年春上改廷撫陳  
奇瑜總督而以盧象昇為鄆撫勦賊賊從均州遁連  
戰皆敗獻忠竄商洛而自成則急奉關王奔入興平  
之車箱峽峽四山立中亘四十里無去路而土兵用  
掘石滾木圍堵而賊若晉井春夏連月雨衣糧絕弓  
矢脫爛人馬死過半賊不得已賂奇瑜左右詭降而  
奇瑜妄人好自用籍醜黨上軍門稽名得三萬六千  
人指願解散以為神且檄諸路軍按兵所過府縣為  
具糗傳送而賊甫度棧大譟殺護監官十五員破所

後鑿錄  
卷五

五

過縣七別賊數萬自略陽來會在在告警奇瑜得罪  
去人乃于是畏自成自成圍隴州廷檄洪承疇援隴  
圍解而固原道陸夢龍提兵救隆德戰而死全陝皆  
震廷議合川湖河西兵四路進勦賊多西向而自成  
獨出關趨河南連陷陳州靈寶諸縣既而聞承疇加  
總督益以關寧兵隨出關自成乃號召諸賊合七十  
二營至榮陽大會舊所指名有老猢猻革里眼左金  
王曹操射塌天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張獻忠等名  
十三家殺牛馬祭天合歡列圍以革左當川湖兵射  
混當陝兵曹過屯于河當河兵老猢猻九條龍等作



游微往來策應而自成獻忠則專事東方攻城下邑均所獲署定自成與獻忠東行破固始霍丘以趙穎壽殺故尚書張鶴鳴疾趨鳳陽越紫禁城入焚皇陵享殿毀鐘簾釋高墻罪宗百餘人唐世子與焉後入福建稱名號者是也殺班軍高墻軍採軍新軍及府衛各官死者合四千八百人方是時賊猖甚裂帛作旗書古元真龍皇帝大飲合樂而獻忠掠小黃門十二人名縛手酒半奏伎自成請得之獻忠不與自成怒盡殺小黃門徑去走歸德合曹過諸賊而承疇出關自成復入關時承疇奏限五月平賊名諸路兵盡

後鑿錄 卷五

六

入河次河之汝寧先遣左良玉勸九州尤世威徐來朝陳末福鄧玘尤翟文張應昌許成名諸總兵各以所將使分防隘口而已俟曹文詔至進兵前此文詔已贖罪在軍屢破賊乾州商州立功至是以別勦未至而徐來朝不肯行兵譚于盧氏鄧玘徑掠為亂兵所殺督師不問也調參將譚大孝不至承疇乃自率邊將賀人龍行約文詔會商州適文詔從南陽來即遣文詔抵洛南擄賊巢敗之追奔五十里抵金嶺川其兄子變蛟爭先殺賊賊聞大小曹將軍名震懼不敢戰承疇乃發士且節制曰商洛之賊不得西鳳不

之賊不得東縱者死而跋岡鳳翔別賊圍平涼官軍之戰于亂馬川者總兵艾萬年中軍劉弘烈副將柳國鎮皆先後死文詔素與萬年善聞其死痛哭詣軍門請職乃以三千人當賊于其寧變蛟為前鋒直前斬賊五百級乘勝追之文詔以步殿賊伏起合圍數萬還顧無策應者文詔力不支轉鬪數里自刎賊乃由耀州走胡邑奔澄城仰陽承疇往復勦禦而尤世威徐來朝守朱陽關不戰而潰于是羣賊皆出關而自成獨留時上憂甚先以淮撫兵著兵護鳳陽陵以巡按余應桂所募土司女官冉氏兵守獻陵特調龍

後鑿錄 卷五

七

固關參將李重鎮兵四千遼東總兵祖寬兵三千馳援時象昇已授湖撫承疇勦西北象昇勦東南文詔雖死猶足滅賊而無如節制多未當也方其時甘肅總兵柳紹宗敗過天星于寧州追至紇魚海絕其西奔請降而左良玉敗賊于嵩秦翼明敗賊于均州斬黑無神飛山虎等唯自成親陷咸陽殺官吏其勢頗振然亦為官軍所敗賊將高傑挾自成妻歸降而出關諸賊則屢敗于良玉陳末福白光羅走麻城羅田犯蕪水象昇統祖寬等與良玉夾擊于盤寶賊大刎獻忠狼狽重奔朱陽關聯三大營候自成出關而自



成失其妻又失其弟流乞降于賊軍不聽乃復擊之  
于高陵甯平斬賊千餘級自成扶闕主突朱陽與  
賊會悉衆薄河南關鄉而賊于足已三出關矣先是  
賊攻隴泰將賀人龍被圍自成以人龍同里遣高傑  
招之不應疑傑使歸守營而自成妻邢氏多智掌軍  
資每賊支糧呼傑入驗符悅傑與傑通至是來歸共  
殺賊而自成與獻忠合趨洛良王祖寬共救之自成  
走偃師獻忠走嵩分行良玉追自成寬追獻忠皆大  
捷九年春自成攻廬不下陷連山和州殺御史馬如  
蛟等去而攻滁時自成獻忠皆在滁環山為營包絡

後鑿錄  
卷五

八

鱗次百餘里行大僕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雅督民登  
陣賊百道環攻不下城頭火輪巨礮殺賊無算賊患  
甚裸婦女百餘沓淫之已盡斷其頭環向堞植附倒  
埋露下私以厭諸礮礮裂大羣取圓輪數百枚如其  
數懸堞外向礮仍發是夜象昇率祖克馳援賊方怒  
盡銳急攻穴西北隅而上兩關羊馬墻塵大起賊不  
虞兵至寬躍馬前諸將乘之戰于城東五里橋游擊  
羅岱陣斬賊首搖天動奪其馬連營皆潰逐北五十  
里自朱龍橋至關山積屍擗積溝撫朱大典截賊路  
賊問道破守禦官軍遂襲官軍旂夜遁至末城副將

祖大樂復遮破之斬賊混天王小秦王俘其衆奪所  
兩婦女馬驟會衆陽士賊以牛酒迎河南所留賊構  
席為宮掛綵繪張樂高宴而自成適至鵬自成自成  
乃邀一半王曹操共趨開封大樂再破之殺熟集斬  
賊千級遂趨南陽知縣何騰蛟復擊敗之自成精銳  
幾盡時象昇誓衆曰我逐賊至此諸君努力無使逸  
而湖撫王夢尹慢勿應漢以南無一兵待者自成乃  
渡江西走與漢從陳倉子午谷重窺西安舍而趨慶  
陽至延西大敗官軍於羅家山收士馬器械而延綏  
總兵俞神霄一戰破執勢復振遂還米脂錦衣游城

後鑿錄  
卷五

九

下呼鄉里親戚問安否鄉人多豔慕從賊乃自成西  
行而闕王尚招漢中會承嘯象昇俱復以邊警入援  
開遠兵北還上特出孫傳庭于獄授陝撫傳庭初入  
關印與闕王戰盤屋擒闕王獻俘闕下衆于是推自  
成爲闕王自成之稱闕王自此始顧自成與過天星  
蝎子塊獨行狼諸賊俱在陝惟曹操擅場天老獨  
獻忠東下官兵之駐關中與河南者俱不及賊之什  
一且徵調入衛賊得休息而官軍之戰與守反非特  
也十年正月自成乃同過天星蝎子塊寇三原官軍  
不敢出相持值傳庭統變蛟至連戰七日賊敗蝎子



塊降自成與過天星奔秦州由寧羗分道入川下黎  
雅青川新明鹽亭諸縣直逼成都攻七日不下仍返  
汧陽曹兵進過之乃乘夜走武功分賊往西番掠馬  
將次老鷓關值承疇從邊塞還統降將蝎子塊追之  
俘其妻十一年賊復走川而變蛟邀之且設伏于潼  
關原驅賊入伏中奮矛掩殺相蹈藉先後降者數十  
萬委仗如丘山自成乃以十八騎走十八騎者劉宗  
敏田兒秀李錦谷可成張世傑高一功張燕李過李  
雙喜任繼榮繼光田虎劉汝魁其五騎則掌械兒也  
自成跌雙足走商洛山中讀書觀乾象咄咄自語嘗

後鑿錄 卷五

十一

掩卷謂左右曰汝亦知漢高之百戰百敗而得天下  
乎顧其所讀書云為異人所授甚秘不得而知也先  
是象昇破耶襄賊之在湖者凡十五家獻忠詭降于  
總理熊文燦已有日矣至是據穀城而自成依之獻  
忠初欲殺自成既而為曹操所解與自成廝五十馬  
五十婦人十令去自成謝曰以身相依足矣安用是  
也自成去而收殘賊稍稍自保旋復為官軍所圍督  
師楊嗣昌令曰國師必缺缺則自成遁武關嗣昌急  
招之不得乃復進圍于巴西魚復諸山自成恨欲自  
裁李雙喜止之時賊將多降而藍田鍛工劉宗敏與

孩兒軍張燕後稱小張侯者曾幸從自成借之醜糞  
祠中顧宗敏嘆曰人言我當為天子蓋卜之吉即從  
不則斷我頭以降宗敏諾納其刀屢問三十三吉起  
而殺其兩妻曰吾死從君矣自成乃燒屯走河南河  
南舉人李巖者故尚書李精白子也原名信信以父  
奄黨思消其醜嘗出粟千石活飢民飢民德之稱李  
公子會紅娘子賊起紅娘子踰繩妓也重信信去  
強委身事信信乘間歸囚于官紅娘子來救破囚飢  
民之德之者同時起曰李公子活我今有急乃殺知  
縣反而信投自成改名巖而盧氏牛金星者亦舉人

後鑿錄 卷五

十一

也以磨勘被斥介醫生尚綱見自成自成喜其辯與  
謀議帳中車優及女賊者亦盧氏人嘗在帳中供奉  
見其事車優逃歸告于金星之族人族人恐伺金星  
歸首之坐斬得減死至是仍奔自成與李巖同教自  
成取天下勿殺收天下心嘗造為謠曰迎闖王不納  
糧使兒童傳歌之而金星所善卜者宋獻策長三尺  
上識記曰十八子來主神器子器自成信之大悅拜  
軍師于是稍稍減殺散所掠財物餉飢民飢民受餉  
不辨巖自成雜呼曰李公子李公子十四年遂陷河  
南熈福王府爵割王襍鹿醢犒師名福祿酒王世子



裸而逃卽後稱號于南京者也時河南飢通判白尚  
文爲賊所殺而民就噉之賊乃大賑發府穀及藩邸  
巨室米粟金錢各數十萬設立偽官以書辦卽時昌  
爲總理守其地去攻開封時昌爲河撫所殺而開封  
不能下周王出帑金襲士巡撫高名銜推官黃澍知  
縣王熒同設守賊舍之去屠密縣會獻忠爲良玉所  
敗投自成自成欲殺之修前怨也時曹操在坐力止  
之陰選良馬五百疋資獻忠獻忠晝夜馳與革左合  
而陝撫汪喬年與保督楊文岳陝督傅宗龍共出關  
勦自成戰于襄陽收績宗龍死葉縣降將劉國能李

後鑿錄

十二

萬慶卽十五家賊所稱飛虎射塌天者亦不屈被殺  
喬年自刎襄陽潰賊乃乘勝圍南陽猛如虎戰死戕  
唐王於其宮速陷河南南陽開封諸屬殺徵王復圍  
開封先是喬年撫陝時有言自成祖墳異者喬年請  
發之米脂縣役詭孫姓實自成族知縣拷之曰祖墳  
十六宿在萬山中中一棺始祖也仙人點其穴難鐵  
燈檠于窳門曰鐵燈明李氏當王明叶及發掘果有  
燈檠燄赤蟻數斛填壙中毀棺骨青色生毛髮腦宮  
一赤蛇長三寸餘有角見曰卽飛昨日華者七返而  
棲于腦喬年函臚骨并腊蛇以聞自成嚙指恨及知

喬年出踊而曰此發我祖墳者耶急擊勿失而喬年  
遂敗至是圍開封開封故宋都金人所重築也城厚  
十丈賊攻城無梯衝但創拆城法費一甲士拆一甃  
得者卽歸營解甲隊拆已穿穴穴初容一人漸至十  
百次第喬年土出留一土柱巨組柱間萬人負組而  
絕之則一呼而城崩矣開封守堅每穿穴輒薰以毒  
穢當者焦爛城上矢礮齊發擊殺賊帥上天龍等總  
兵陳永福挽疆弩中自成目賊憤甚乃就城壞處試  
火攻法以礮炭實壘填城穴火發壘裂名大小放進  
時十五年二月賊將進火先下令曰今日必拔引精

後鑿錄

十三

騎環繞距躍鼓譟俟城頽奔擁以入而城土內堅而  
外浮火迸返擊灰土之漲及于天數千騎殲焉賊駭  
而去攻陳州睢州太康寧陵考城西華以及歸德儀  
封魯山郊縣無不下者乃復合羣賊轉攻開封築長  
圍圍之凡八月時廷議謂故尙書侯恂與良玉有舊  
能致良玉立出恂于獄督河南兵良玉初無意援開  
封至是以兵來許與恂會遇賊朱仙鎮敗績羣師皆  
潰良玉癡然返襄陽而劉澤清援兵至謀以次結八  
營築甬道得餽饌城中賊復斷甬道樵採絕城中雀  
鼠俱盡曹操亦苦飢將他徙自成留之時三攻開封



憤甚誓必拔守者苦不堪命以開封北枕河賊營河  
傍謀決河灌賊而賊已先覺官軍決朱家寨口賊火  
馬家口合大雨旬日水暴漲兩決口並發聲如轟雷  
賊漂沒萬人而兵民死者合數百萬水從北門入穿  
東南門出徙杞縣唐邑以入于淮周王併宮眷及寧  
鄉安鄉永壽仁和諸王撫按守將多為援師具舟救  
去賊乃西向迎傳庭軍時傳庭初入關即收斬亢將  
賀人龍戲下軍政肅然乃以高傑兵破賊塚頭追奔  
六十里忽曹操據至統傑後傑之後距者望不見傑  
以為傑沒也奔眾皆奔遂潰傳庭執後距斬之時天

後聖事

十四

兩糧車不進探青柿為食時謂之柿園之敗而自成  
屠南陽破汝寧殺保督楊文岳及道府縣以下挾崇  
王及世子行將至漢口聞獻忠破武昌怒移書責之  
轉而陷襄陽連破德安襄陽宜城穀城光化以及襄  
陵荊門州遂入荆殺湘陰王攻承天下之焚獻陵木  
城毀享殿改承天府曰揚武州自潛江京山以及德  
安之雲夢黃陂孝威皆墜風景附唯郎以降將王光  
恩死守不下而良玉方國安諸將皆避去十六年春  
自成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敗襄陽曰襄京均州  
曰均平府其餘府縣多改易名號修襄王宮殿居之

自號新順王而分其兵曰標營曰前後左右營各領  
兵三千隊自元帥以下次權將軍次制將軍次果毅  
將軍次威武將軍都尉掌旗部總哨總各有等自成  
妻弟高一功諸子過皆居帳中號親信田見秀劉宗  
敏為權將軍李巖賀錦為制將軍其餘張飛黨守素  
谷可成任繼榮繼光張能諸子錦等為果毅將軍以  
下凡五營合二十二將置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侍  
郎郎中從事娶地設防禦使自左輔牛金星右弼來  
儀以下丘之陶楊承裕喻上猷顧君恩鄧昂忠牛佺  
鄧連各授以侍郎郎中防禦諸官改所挾崇王邵陵

後聖事

十五

保寧肅寧諸王為伯使高一功守襄陽任繼光守荆  
南養成守襄陵王文暉守澧白旺守安陸州雲林守  
荊門謝應龍守漢川周鳳梧守禹州鄭州羣賊無不  
附者惟韋左久據東南不相下自成置酒宴韋左殺  
之曹操在軍中佯推為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而忌  
之就帳中斬其頭其餘鳩子現滿天星整十萬掃地  
王小秦王射塌天金翅鵬托天王過天星關索一條  
龍小紅狼九梁星諸賊俱相繼降盡而自成獻忠兩  
大賊乃歸然獨存自成為人不甚長高穎深頗矚目  
鼻聲如豺而語甚遲緩性慘酷鉗鑿鋸不離左



右日斫足剖心琢腦截腸為戲惟甘若泊食不重味  
一妻一妾無子以李雙喜為子每在軍時食稍繼即  
自校射曰站隊所過崇岡絕坂騰而上踰水惟黃河  
阻轡他悉翹足馬背徑渡復者斬臨陣列馬三萬各  
三堵牆而各有幟色紅一黑一白一望若雲錦馬戰  
久則步排而前長矛三萬擊刺若飛遲之則馬兵再  
合無子遺矣下城不踰時不殺踰一日殺十之三再  
日十之七三日屠之東人尸為燎名打亮每城陷步  
兵環墜下馬兵微之如覆海然無一人脫者賊忠雖  
至忍不建也傳庭大治兵關中愁怖國之飢作火車

後鑿錄  
卷五

十六

彷彿箱武剛遺製運以神機俾得齊衣糧弓弩臨戰  
驅以拒馬止則壞之可自衛官役熟脂作凡二萬兩  
白廣恩肄習之時舊將左光先已老而廣恩高傑皆  
狼扈不可法度使傳庭欲稍緩師期俟集事辦賊而  
廷督甚急不得已出關先以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  
祖由靈陝入洛而親至瀉池會下池賊與前驅相遇  
禦之賊却乃檄廣恩從新安來會河將陳永福守新  
灘川將秦翼明出商洛為犄角中軍高傑帥降將楊  
承祖等招撫諸賊賊盡奔寶豐豫設伏滋潤破其伏  
賊將李養純高紀祥迎降乃遣別將從曾山揭唐縣

老營而盡銳攻寶豐且曰寶豐不即下賊後至則腹  
背受敵矣諸將急擊戰小利賊以精騎數千來援諸  
將擊走之遂以是夜拔寶豐斬偽州牧陳可新等凡  
數千級次日次邠縣城萬騎迎敵前鋒陷陣擒賊果  
毅將軍謝君友砍賊坐纛尾自成獲而別將揭唐  
縣者殺賊妻子細口殆盡會天大雨轉道渾數尺糧  
車不至士馬飢或勸退舍就委輸者傳庭曰軍已行  
即還亦飢不如破邠縣就食遂還破邠縣城虛無人  
割驢羊二百頭噉立盡連雨七晝夜不斷軍既深入  
屠馬煮弩食食輒病後軍謀汝州降查李際遇陰通

後鑿錄  
卷五

十七

賊賊精騎大至傳庭乃分軍為三命廣恩禦大路而  
已與傑從間道迎糧未福閉營休士候糧至勿動乃  
未發而未福兵先行未福雖斬之不止賊力斷之至  
南陽傳庭遂轉還戰賊置陣五重官軍力戰破其三  
至老營而賊死陣稍動壯士推火車者駭曰師收  
矣遣奔輓輅脫傾橋塞路馬兵之奔者皆絀軸賊騎  
凌騰之步賊手白楮遮擊歷腦俱裂大敗賊空壁追  
躡一日夜踰四百里官軍死者踰四萬失亡兵器輜  
重合數十萬初傳庭退軍自成侍郎丘之陶相國瑜  
子以蠟書通曰督師弟與戰我嘗說左兵之至以邀



其歸而後我從中應之賊可擒也傳庭報以書其書  
為自成所得故傳庭苦戰及斷賊計而之陶被害第  
退軍之頃廣恩以大路遁不顧像故敗至是傑欲棄  
關守西安而傳庭與廣恩不許遂守關傑亦不顧去  
自成乃破關入陷華陰渭南臨潼傳庭戰死西安守  
將王根子降賊執秦王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炯知  
縣吳從義長史章世綱皆自殺自成踞秦府改西安  
為長安稱西京授秦王為權將軍分兵徇諸路皆下  
之先是自成踞襄陽請議所向牛金星曰當直取河  
北以擄燕都自成曰急楊永裕曰當先據晉都以斷

後漢書

十八

漕道自成曰緩顧君恩曰當進取關中為根本地可  
戰可守而後略三邊取河東以向京師自成曰可矣  
至是搜秦宮賜君恩女樂一部酬其謀也大發民夫  
修長安城閱兵涓橋金鼓之聲震地關兩馳道于城  
中自御藍布袍乘馬張小黃蓋背有黃龍繡百姓望  
見稱萬歲乃復大會羣賊戎馬數萬匹旌旗百餘里  
詣米脂祭奠修之改米脂縣為天保府擄掠諸紳士  
索金籍民財其下令焚兩掠殺戮數日耳諸將降  
者皆解甲詣宮門白廣恩左光先俱降獨陳永福未  
至賊遣廣恩招永福永福曰開封之戰永福親集矢

于王之目今窮而歸命縱大度其能忘乎自成折一  
矢誓之永福降惟榆林王世臣世國一門尤世祿李  
昌齡等皆不屈死乃遣賊下寧夏屠慶陽三邊盡入  
賊遂長驅渡河破平陽殺西河王等三百餘人攻蘭  
州總兵馬麟副將郭天吉中軍哈惟新姚世儒等皆  
死殺居民四萬七千人下西寧肅州山丹永昌鎮番  
莊浪諸衛進兵略青海所向無敵乃建元永昌因號  
順復五等爵設官分職改內閣曰天祐大學士平章  
軍國事平章國事翰林曰弘文館中書曰書寫房大  
科曰諫議大夫御史曰直指使六部曰六政府郎中

後漢書

十九

曰中郎主事曰從事尚寶曰尚書司太僕曰駘馬寺  
通政曰知政使巡撫曰節度使布政曰統會使其道  
府州縣曰防禦使曰守曰牧曰令又置權將軍以下  
服色尚赤品級以一雲二雲為差紗帽補用唐制帶  
用犀銀角三等廢與乘馬關防曰符印曰契券則有  
中吉左幅右翼前鋒後勁諸名旗幟則前黑後黃左  
白右紅中青以五行尅勝為色分天下為十二州如  
舜典焉大封功臣李雙喜為義侯田見秀為澤侯李  
巖為岳侯劉宗敏為磁侯劉少亮為汝侯李過為亳  
侯張勳為侯侯馬世耀為巫山伯劉體純為光山伯



白廣恩為桃源伯陳永福為文水伯田虎為寧陵子  
高一功為臨朐男追王其先代以李繼遷為不祧之  
祖其曾祖以下皆上謚號為皇帝追尊其母呂氏為  
皇太后氏懷遠堡人嘗夢一皇者服衣冕謂之曰吾  
送破軍星來為爾兒醒而生自成因呼自成皇來兒  
嘗曰皇來兒當貴特吾不見耳而封高氏為后陳氏  
為貴妃諱自成為存成以崇禎十七年正月朔即順  
正位是日風霾黃霧四塞自成意不悅侍郎姜學一  
進曰所以掩大明也造甲申歷設科目試士鑄大錢  
而白金一兩次當十當五時獻忠亦僭號西王上聞

後鑿錄

二十一

大驚大學士李建泰請提兵西行自成渡河以偽侍  
郎黎志陞驂乘攻太原下之執晉王巡撫蔡懋德自  
殺一路無敢拒者唯代州不下寧武總兵周遇吉殊  
死戰凡十日殺賊數萬賊迭戰被執不屈磔之其妻  
蒙古猶巷戰焚死自成嘆曰使守將盡如周將軍者  
吾安能至此哉于是長驅下宣府同撫衛景瑗宣撫  
朱之馮皆死殺代王宗藩殆盡總兵姜瓖降遂從柳  
溝入居庸關是日命太監守九門且命諸總兵皆進  
爵勤王而皆不得至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出居庸  
與太監杜勳大學士李建泰俱迎降京師陷自成叛

帽窄袖衣乘烏駝羸牛金星宋企如五騎從登皇極  
殿據補座大學士魏藻德成國公朱純率文武百官  
入賀大學士陳演勸進不許乃召見京朝官自金星  
下六政府尚書宋企如輩皆隨之張熒熒然王命若  
侯恂皆雜坐以次呼名自特推何瑞徵四人外自成  
親選七十三人金星選二十七人分為三等奏聞於  
榜名具六等降賊案既而俱不用其要者餘皆擢  
將軍擢掠奪金自嘉定伯成國公陳演魏藻德下皆  
貶體其項夾脛橫膈無寧日而於是請官始稍稍寬  
去乃發諸勳職官于平則門外延闕人出城無老

後鑿錄

二十一

弱賈賤數十萬不許復入開科取士用書義中式者  
十八人命雜燒焚太廟神主進擄亦銀七千其侯家  
十三人入十四宮十二位商十一餘宮中內帑金銀  
器具以及鼎耳門環細絲裝嵌剔削追不及十萬  
賊聲言得自內帑惡擄亦名也錢不成鈔金銀又  
不成鎔金餅餅千兩竄其中貫以鐵紐凡數萬餅  
括驟車千馳千謀賊歸陝嘗曰陝吾父母國形勝朕  
將建都焉高貴歸故鄉十燕京京易一西安哉會  
大清興兵將討賊而總兵吳三桂家京師聞其妾陳  
沅為賊所得大恨時賊命唐通守關三桂襲破之自



廣恩授通亦敗自成挾三桂父襄令作書招三桂不  
應自成親率所部賊十餘萬出攻關城而以勁賊出  
一片石從關外夾攻三桂懼不敵乃乞師于

台星可汗九王發鐵騎五萬以 英王豫王分領之  
入關先是三桂與戚繼田弘遇游觀必遇所買金陵  
娼陳沅者而悅之請聘以千金不許弘遇死始以千  
金買他姬易之僕甚賊將劉宗敏亦知其事親圍  
三桂宅縛其父襄而拽陳沅去三桂初聞變已遣使  
入降在道及得沅信乃拒關至是力戰初敗賊于紅  
花淀又敗于關又敗于遷安斬偽將軍谷可成射劉

後鑿錄

三三

宗敏墮馬左光先負創走自成還京師將奔忽借位  
于武英殿突見列仗受朝賀癡眩鴻臚贊拜不成列  
乃命牛金星行郊天禮是夜焚宮殿旦明出走居民  
升屋擲瓦礫奮挺大呼殺賊婦女擊銅釜操器助之  
賊人馬相蹂踐死者數萬迨至定州斬賊將三人初  
賊成親信李巖巖有大略入京不殺不拷索嘗出聽  
安后于厄而諷之使自盡自成忌之及問河南北反  
正殺偽官巖請以兵徇金星微言曰河南巖故鄉其  
意叵測十八子豈巖耶自成乃殺巖至是金星獻策  
皆道下自成無與謀然猶還兵向三桂殊死關三桂

分關兵滿兵番休戰射自成中首墮拔他馬走及放  
關而止自成搜秦陝鐵騎數十萬悉銳逆戰 大兵  
衝堅而入斬賊將馬世耀劉宗敏賊大潰棄陝走南

洛歲丙戌復走荆襄逐之走辰州將合獻忠不得留  
屯于黔陽初自成南高氏僭為后及破京師歸收宮  
人寶張陳杜為偽妃隨營中其賊將則殺亡殆盡惟  
李過李錦田見秀高一功劉汝魁賀珍賀錦党守素  
留不去賊眾從者尚數萬會川朝總督何騰蛟屯兵  
辰州攻自成自成退營羅公山大飢令李過守營而  
自將輕騎掠食村民方築壘守見零騎來合圍伐鼓

後鑿錄

三三

共擊之自成馳射麾下左右格鬪積雨人馬陷泥潭中  
村民揮鉏碎其顛顛腦漿于地血肉漫漶不知為何  
賊也抽刀劍甲裳見龍衣金印眇左目驚為自成救  
而獻騰蛟騰蛟曰吾聞李錦亦眇一目得非錦耶馳  
之左賊傷于鏃曰是矣祖其頭祭烈皇帝飛書奏捷  
于福建唐王唐王須提焉自成死賊乃推李錦為主  
改名補率高氏居洞庭山中唐王遣馬知祥招之封  
高氏為忠義夫人賜繡名赤心其所部號忠貞營  
中稱高氏為太后高氏上疏稱自成先皇帝後為  
桂王開部堵引錫所撫戰長沙有功封赤心為



侯當是時獻忠養子有同時附韓王者皆封王而赤  
心已死

西河合集

後鑒錄 六

張獻忠者延安衛柳樹澗人也與自成同年生少為  
快手不得志去隸籍延鎮王成獻下以淫掠與眾就  
縛將刑適他將陳洪範來謁獻忠貌奇之請釋獻  
忠而殺其餘縛者獻忠乃從叛兵神一元領紅旗為  
先鋒崇禎三年據米脂之十八寨與羅汝才諸賊詭  
降于延撫洪承疇而叛之自號八大王雄長諸賊同

崇禎三年冠山西木利人自成會羣賊榮陽東下進  
破河南河北諸縣毀皇陵與自成不合去先是延寧  
賊起承疇檄平涼兵備徐如翰截各隘口而令總兵  
曹文詒艾萬年往來擊勦如翰知兵文詒善戰自西  
漢鐵角城諸大捷後賊幾盡盡即獻忠狡健亦復弭  
耳奔竄而渭渭者未盡絕也至是自成去獻忠攻廬  
州不下驅婦女數千裸之置知府吳太樸而舒城知  
縣章可試開門誘賊入殺數千人應撫張國維統吳  
淞兵守桐城殲賊前隊賊憤甚毀道傍神祠大誦遍  
屠廬江巢縣無為州濟山太湖諸不守者遂由英靈



取道麻城過商州而會自成于鳳翔復先自成出商  
洛侯自成而總兵祖寬左良玉來擊敗之走河南祖  
軍復敗之於嵩又敗之於九阜山又敗之於圪料鎮  
先後斬千級俘百人賊益恚借自成兵報圪料之役  
遇祖軍于龍門白沙磨戰復大敗乃邀自成合攻滁  
此自成所以大創于關山也當是時自成再入關而  
老獬獨過天星獨行狼諸賊俱盤踞那裏商洛不相  
顧會祖軍以邊警隨承疇象昇北還獻忠得密通曹  
操撞塌天諸賊沿流東下與華左賊合乃既合則橫  
甚大寇懷寧六合望江江浦在在告警烽火達于維

後鑿錄  
卷六

揚幸應撫張國維淮撫大興統劉良佐左良玉羅  
岱諸將堵勦賊不得逞時河南自開歸光固以及穎  
壽被賊害者三年雞犬無聲開廂市集皆虛人採野  
穗千里無炊烟亂木槎杈田隴間皆成拱把虎狼千  
百為羣行道路以故賊無所向則還寇襄陽以為常  
乃羣賊之在湖者稱十三家獻忠與劉國能混十萬  
老獬獨射塌天曹操過天星華里眼左金玉改世王  
安世王順天王順義王而曹操在郟又與一丈青小  
秦王一條龍分四營過天星在均亦與王國寧常國  
安楊友賢王光恩分五營以及馬士秀杜應金其名

不一要之皆十三家也時祖軍雖北去而良玉人龍  
以及鄭嘉棟羅于莘張令汪之鳳張應元皆所在殺  
賊賊大劫會炎敵賊營連山谷馬矢蕭達十里蚊蚋  
嚼草間人畜俱病稍稍思就撫而總理熊文燦為樞  
臣楊嗣昌所薦庸劣無大略好侈言兵事而暗于攻  
勦到即言撫乃刊令懸通都曰心示諸家賊待以不  
死于是劉國能馬士秀杜應金李萬慶賀一龍左金  
王王國寧輩所稱十三家賊者相繼請降而獻忠方  
詐稱官兵叩南陽城東門為羅岱追及射之中額良  
玉抽刀砍獻忠面馬逸遁去獻忠既喪氣值陳洪範

後鑿錄  
卷六

在文燦賊下獻忠德洪範藉洪範乞文燦降文燦信  
之而不知其詐也方是時獻忠據穀城曹操亦降故  
自成投獻忠賴曹操解去乃獻忠降時初未嘗有意  
渝後但私恃狡猾于十一年二月遣賊將荀可旺重  
賂文燦徑寸之珠十碧玉長尺餘者二名妹八文燦  
亦重昵獻忠凡有所徵求無不應而共後檻狼統虎  
漸難制也無何獻忠立開梁奪商貨放兵掠民家婦  
擄聞聞金錢不奉徵調知縣阮之錕憂之以語文燦  
文燦惡其語獻忠乃忽索阮之錕印之錕不與遂殺  
之反曹操亦反拆穀城城焚廬舍設伏敗良玉兵于



羅英山執其前鋒羅岱而同時降賊惟王光恩號關  
索者約八營擊賊誓不反其餘華左曹過諸賊皆叛  
去分陷隨太麻黃漳房典遠間為犄角會輔臣楊嗣  
昌以薦文燦故負慚請親行討賊上乃賜嗣昌尙方  
劍鑄督師輔臣印陞辭宴平臺賦鏡歌一章贈行而  
嗣昌虛恢自用猜驚失諸將心初至襄陽謀進兵與  
良玉計不合謀奪良玉印良玉卒破賊于瑪瑙山追  
奔四十里斬首二千二百八十有七內有埽地王鄧  
天王一十六級皆賊將而獻忠妻妾九人竟擒其七  
獲軍貨甲仗馬騾器械珍寶無算降賊將三百三十

後鑿錄 卷六

四

八賀人龍亦斬首一千三百三十有二降賊將二十  
五是役也良玉功第一人龍次之而湖將張應元汪  
之鳳亦以是時追賊于水右壩斬賊九百獻忠走竄  
溪川將張令方國安再破之令亦變勇敢戰有名至  
是以五千人當賊數萬力戰皆勝獻忠乃憊甚道與  
歸山中而良玉與嗣昌相齟故縱賊屯軍與安平利  
諸山連營百餘里剛而不攻賊乃賄山氓市鹽芻米  
酪收散亡以圖再振先是曹操過天星既反分兵出  
羊頭坂窺渡而大昌將劉貴與石砧女將秦良玉扼  
之終不得渡至是獻忠走白羊與曹過合遂由魚住

溪渡江連陷長武羅田新寧大竹諸縣嗣昌不得已  
作招諭帖萬紙散賊中賊不應已而攻夔州湖將汪  
之鳳戰死張應元突圍走嗣昌本湖人初意欲驅賊  
入川使湖地無賊而川撫邵捷春昧其意使川將張  
令與石柱女將秦良玉以輕兵守重慶秦良玉難之  
言于捷春捷春不能用十三年賊破川兵于上馬渡  
遂陷大昌張令死石砧兵皆敗秦良玉單騎見捷春  
請調土司戰而捷春猶豫賊乃由竹箇坪過開縣轉  
趨達州方國安敗退不敢與爭而降將張一川張儀  
福俱陷陣死遂陷綿州抵成都當是時嗣昌曾薦萬

後鑿錄 卷六

五

元吉監諸道軍元吉忠果能任事乃大饗軍士川猛  
如虎為總統統諸軍進止逐賊而賊從瀘州折而東  
還歸路盡空如虎所將寧固兵止六百騎賀人龍謀  
歸檄左良玉入夷夔堵守使者十九返不應初嗣昌  
愛良玉跋扈人龍方破賊有功私許代良玉為平賊  
將軍人龍喜既而良玉有瑪瑙之捷嗣昌難之顧謂  
賀將軍需後命而於是人龍良玉俱不為用元吉知  
二將怨望而又虞賊復東出則驅賊入川之勞兩見  
驟敗因有和軍心扼歸路之請而嗣昌不之省也至  
是如虎與參將劉士傑逐賊及之黃陵城士傑擐甲



進如虎繼之諸軍皆不前賊見官軍無繼者乃密抽壯騎奮擊符谷中士傑戰死如虎負創走賊果出川至雲陽嗣昌頓足曰悔不用萬參軍言賊乃由淨壁趨夔門宿于乾溪一日夜行四百里耶撫袁繼成邀擊不止乃留曹操堵耶而自率輕騎下宜城殺督師軍使于道取其符夜叩襄陽城門襄道臣張克儉納之賊二十騎踰入解鞍宿承天寺夜半火起燔寺臺并襄王府門民望見火以為滿城皆賊也棄城走城潰先是瑪瑙之捷繁所獲賊眷并獻忠妻高氏教氏於襄陽獄中知府王承曾素仇藍二氏色每按囚

後鑿錄 卷六

六

必脫繁調笑侵辱之至是賊大至爭毀徙戶擊二氏出殺道臣推官而索知府不可得乃執襄王坐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而嗣昌在川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進此酒遂殺之去而是年正月自成已破河南殺福王嗣昌出川聞兩王被害知不免自裁賊乃破樊城屠當陽招曹操東下連攻信陽固始獲左兵旗志命其下假之以趨泌陽夜雨獻忠乘以入殺知縣時十四年四月賊并力攻應山不克隨州知州徐世淳戰死轉而攻鄖陽降將王光恩死守多殺傷乃還攻信陽良玉躡及之大

戰斬其頭領沙甲奪馬萬餘匹降賊數萬射獻忠達股負創走良玉復躡及會轉饋由興安建信百二十里大雨五晝夜江水暴漲賊挺逸先是曹操不憚于獻忠已投自成至是獻忠依自成亦復賴曹操救免得以其間走英霍與革左合時革左五營在霍太避夏而監軍楊卓然無術以說降受傷賊且叛且伏伏林樾窺伺凡賣解跳孫鸞錫灼蔡者皆賊間謀官軍莫敢近至是合獻忠日收殘衆破州縣屠舒城六安而取其壯者益軍會學道試盧賊偽挾書襄襲儒衣冠入陷之兩無為州男女悉殊其臂大習水戰于巢

後鑿錄 卷六

七

湖將窺江南賴總兵黃得功劉良佐爭先擊賊賊敗斬首六千級積尸于潛山者六十里于是革左棄獻忠去合自成而獻忠引兵而西嘗是時良玉避自成于襄陽從武昌東下盡撤湖兵自隨而以土團之不勝甲者守新黃獻忠乃得破麻城收里仁會土兵益軍盡殺麻城民炮烙衣冠印以土兵為導破廣濟斬州屠之聞守道許文岐名勳文岐降不屈既而文岐誘土兵殺賊謀反正為賊所殺黃人聞盡逃惟女子不行賊乃驅其妓麗者至城下令拆城指血滲漉壁間凡三日城平則盡殺而填之壑中十六年五月



山漢陽攻武昌武昌陷守將崔文榮朱士鼎戰死楚  
王被害初賊將渡江舊閣臣賀逢聖詣楚府乞發帑  
募士楚王出高皇帝所分金製交榜一予庭曰惟此  
可佐軍需耳他何有矣逢聖哭而出至是賊發楚府  
金犒士而縛王于楫沉之江賀逢聖殉之賊乃盡殺  
武昌民其未盡者鐵騎圍之而楚之於水自鷓鴣洲  
至道士泆浮醜蟻動水為不流踰月人脂累寸魚鱉  
不可食乃據楚府鑄西主之寶改武昌為天授府江  
夏為上江縣開科取士得七十八人自成聞其破武  
昌大怒貽書詆賊忠獻忠懼轉而南走諸生程天一

後鑿錄

卷六

集鄉兵二萬夜擊賊于大冶擒偽知縣吳鼎欽沈會  
霖官兵復黃州監軍道王項沔陽知縣章廣皆起兵  
遮賊長玉追殺賊于黃石港斬黃四十八寨民兵皆  
應遂復武昌及諸屬縣賊乃陷咸寧蒲圻岳州震動  
初賊有大志題詩黃鶴樓詐收人心發金贖他縣禁  
殺及聞諸師集大肆屠戮沉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  
設計誘賊盡殲其前部三戰三克以眾寡不敵棄城  
走賊既得岳謀過湖卜于洞庭君者三不吉大詢洞  
庭君竟渡風發覆賊百餘艘怒而還縱大舟傍岸擣  
所載婦女什器投以薪油燒之凡千餘艘連岸四十

里夜中水光如晝遂騎而過長沙下之殺推官蔡道  
憲及其健下林國俊等拆桂王府材至長沙造宮殿  
時巡按劉熙祚遣中軍護桂憲吉三王于廣西而親  
入未州死守賊破永被殺并殺東安知縣陳道壽唯  
道州以守備沈至緒力戰得不破至緒戰死其女統  
其軍再戰入賊營奪父屍還賊乃屠寶慶常德岳陽  
昌祖父塚榮王走其別賊破湘陰者知縣陽開闔門  
死連陷耒新安福及建昌撫州南豐諸縣而廣東南  
韶大震南屬以盡逃道臣王孫蘭請赦不應憤而自  
經當是時自成已據西安僧位號獻忠聞之四顧嘆

後鑿錄

卷六

曰吾亦何遠為彼下哉遂返騎入川合賊十萬置橫  
陣四十里破洛江守道劉鱗長守將曾其扼之敗績  
奪佛圖關至重慶城下發民墓凶具負以穴城而攻  
大礮為火攻城陷執瑞王時天無雲而雷震殺賊數  
人賊怒縱礮仰擊與天角已而雷止殺王撫臣陳士  
奇知府王行儉知縣王錫俱被害遂圍成都運按劉  
之勅總兵劉佳引出戰大敗初賊未至時新撫龍文  
光謀設守預遣人決都江堰水注錦江以益城濠將  
以禦賊乃水至而城已破賊王率官奪出城不得返  
而沉于井文光僅引暨推官劉士斗知縣沈雲祚皆



死賊乃僭偽號稱大西國改元大順以成都為西京  
置偽東閣六部等官以汪兆麟為東閣大學士胡默  
為吏部尚書王國寧為戶部尚書吳繼善為禮部尚  
書龔完敬為兵部尚書李時英為刑部尚書王應龍  
為工部尚書其餘九卿科道官以次分授乃設五軍  
都督府中軍王尚禮前軍王定國後軍馮雙鯉左軍  
馬元利右軍張化龍養子四人苟可旺艾能奇劉文  
秀李定國俱加宮保封將軍賜姓張氏獻忠黃面長  
身而虎額人號黃虎強不及自成而殺誦趙之性嗜  
殺與自成比然較無道難測封蜀世子為太平公未

後鑿錄 卷六

幾殺之開科取士盡坑其所取者禁軍民私語犯者  
折昏勿燃燭燃則十家坐列兵為甬道閱民過之壯  
男少女留入營餘盡斬以兵脇紳士不至者全家抵  
法禁勿觸諱觸諱殊一手一足下令民間勿畜馬乃  
擇日考武生武生無馬選棧馬之劣者數百疋驅  
之使騎既騎發巨礮各營大譟以犇之馬驚人墮蹂  
為肉斃則撫掌大笑蜀府醫院有銅人以楮幕其竅  
令醫者鍼之差者即取金鎗刺醫者寔在成都五衛  
指揮千百戶應襲者赴偽尚書龔完敬考選至日午  
忽下令盡殺之完敬伏地不能起以為慢令也并殺

完敬聘井研陳氏為偽后封其兄國威不十日陳氏  
姊弟俱極刑成都知縣吳繼善既為尚書忽聞門賜  
死偽官朝會拜伏呼美數十人班次有為美所親者  
不忠引出剖其心分兵為一百二十營設都督總督  
領之城外列大營十小營十二各設兵部二都督一  
譏訶出入為保甲法凡出入以油印印左頰脫者死  
宮中夜為鼠所撓漏三下忽令兵各殺一鼠旦明交  
轅門不者代以首是夜兵毀屋穿窗殺鼠轅門外處  
京觀焉賊自為文譏評古帝王謂之御製萬言策頒  
布學宮復為偽聖諭刻石曰天以萬物與人一人無一

後鑿錄 卷六

十一

物與天鬼神明自思自量是時崇禎十七年十一  
月即  
大清順治改元之冬自成遣西安方謀襲川遣賊將  
馬奇由階文潛入而獻忠覺之親督曉騎出禦于保  
寧之梓潼仰視文昌廟曰此張姓吾祖也吾祖助我  
乃上張亞子尊號曰始祖高皇帝大敗馬奇于綿州  
俘其眾得蒙古一千五百人改綿州曰得勝州因命  
劉文秀駐廣元艾能奇扼保寧馬元利略順慶苟可  
旺收川南惟川東一隅仍為川將曾英所復而次年  
乙酉自成復遣賊將賀珍以三千人敗劉文秀于廣



元將入川會 大兵追自成出武關賀珍逃廣元撤  
備賊遂敘功以苟可旺為平東將軍劉文秀為撫南  
將軍李定國為安西將軍艾能奇為定北將軍後所  
稱四將始是也時順慶道葉可緇知府史觀宸故給  
事吳宇英以及川人李從彥啟承祚江陽鎮俱起兵  
恢復為賊所殺而故輔王應熊僉事馬乾復誓師起  
他如王祥起遵義楊展起健為郭郎起黎川以及司  
馬呂大器延撫李乾德總督樊一蘅戶部范文光叩  
州舉人劉道貞兵部侍郎喻思恂提學道王芝瑞涪  
州道劉麟長皆起獻忠聞之意大沮謀乘間襲西安

後鑿錄 卷六

十二

而盡殺川人以絕顧望先殺所俘蒙古一千五百人  
於南門之外始分兵計殺凡一兵殺男子一百授把  
總女倍之以手足為記兵以上較次進級不者坐逆  
罪印于九月望夕夜分起先檢各衛軍及在營新兵  
年十五以上者殺之會計各路所殺衛軍七十五萬  
有奇兵二十三萬有奇家口不計乃次殺民之諸生  
釋道及堪輿醫卜有材技者各府縣編牌按名自城  
中大慈寺至濯錦橋賊擬甲曜刃分列掄殺凡三十  
餘萬家口不計然後掘戶殺名草殺自成都起山城  
北威鳳山至南門柵子關綿亘七十餘里屍積若丘

後鑿錄 卷六

山其婦女不勝殺則引緝而批于水歲丙戌元日命  
四將軍分路草殺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東一路殺  
男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撫南一路殺  
男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安西一路  
殺男九千九百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定北一路殺  
男七千六百餘萬女九千四百餘萬獻忠自領者名  
為御府老營其數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其餘南廠  
七星治平東廠釜戈天討太平志正鷹揚宣威果毅  
果勇諸營分勦川北川南者俱有報數惟偽總兵溫  
自讓以不忍草殺棄妻子率百騎遁獻忠親引騎追

後鑿錄 卷六

十三

之自讓走百騎皆死他如偽右軍都督米脂張君用  
八卦營汝州王明振武營麻城洪正隆隆興營涇陽  
郭嘉引三奇營鳳陽朱官未定營合肥郭尚義三才  
營山東婁文干城營六安汪萬象援勦營寶鷄彭心  
見中廠營萬縣杜興文英勇營黃岡張其在天威營  
開封王見明龍籍營麻城商元決勝營汾州周尚賢  
定遠營六安張成以及志義天討金戈神策虎威虎  
賁豹額虎略諸營偽總兵俱以功疏數少坐徇縱謀  
逆剝皮死斬其家口于南河營屠順慶其屬縣聞令  
爭先期向酒家黃酒圖醉死酒家堆金錢如聚初大

一一五五



喜既而思之復大慟皆叉手委股以待剗割無或免者獨保寧一城有僧破山出請命賊持驢犬肉襍進曰能啖此者免僧接手啖之竟免草殺既盡乃分兵燒毀城廓廬舍積聚米粟有不盡者剗皮以徇于是用法移錦江而洞其流穿數仞宵以黃金瓊寶累億萬殺人夫下土石以填之然後決隄放流名曰水藏後至者不得發毀中園浮屠攻以兵器怒不速發大破崩之厭死者以千計又伐木造大航百令營兵由山路曳入水凡百里級者死有合營宜殺者則質航而沈之江中乃以平全川土寇功宜勒石頌德侍臣

後鑿集 卷六

十四

嚴錫命撰文既成賊命北面立錫命爭曰當南面賊怒杖錫命死乃謂兆麟可旺曰吾初起草澤從者五百人所至無敵若等所知也今至數百萬前年出漢中反為賀珍所敗非為將者不用命而為兵者貪戀懷二心乎兵貴精不貴多吾欲止留發難時舊人而盡殺之何如皆唯唯乃密定為法凡角觥超距意錢酌酒及詬諍諍皆死連坐共收十餘萬諸賊掌殺者殘忍出天性偶夜分念無可殺殺其妻左右莫敢諍既而以不諍殺左右其虐如此後復以前法所誅尚未盡詭名諸將于演武亭較五月所上功疏將陞

比至盡殺之偽將賀斗游擊胡明王四先覺靴使馬詭為防夜者遁去餘所殺五千七百員有剗皮者剗皮法從頂至尻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翅踰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者抵死是日雷電作詐謂眾曰有天旨命標絕諸人吾敢違天哉于是筮期啓行令各營有妻子無馬疋者請營門點驗既集使各殺其妻子不忍者駢戮乃剗成都城燒宮室以布裹柱澆以脂焚十五日閱灰燼中有椶櫚未盡者昇之江中躡踏之使入泥尺餘有粒米上浮者死命劉文秀擄數年所掠珍寶兼金裝巨艦百餘赴彭山縣江口

後鑿集 卷六

十五

沉之而殘駕船卒于水後為楊展所泗取以賑川南即是物也于是發成都由漢川金堂什方綿竹前行其運行者指為亡殺其什伍每日行百里屍連相接然猶立過隊法凡各營男女初行俱使向已前魚貫過或三留一或五留二過畢殺所留者曰我奉天司殺自始起迄今已幾及十之七矣恨其三未盡如之何吾殺當止在冬仲之望蓋是日賊伏誅云先是賊攻隴川人既殺民盡并欲屠川民之為兵者時賊將劉進忠所部川兵多計欲執進忠而坑其衆進忠聞之率一軍俱逃會



大將師至漢中進忠迎降為鄉導南行遇獻忠於鹽亭界上是日大霧前不見馬領獻忠方曉行問介馬聲響弓前至鳳凰坡進忠認之曰此獻賊也發一矢洞脇急回走而矢遺于背大呼墜地賊將王尚禮尚質其屍走既而棄去支離之獻忠死不東以下四將共潰入南川渡江奪重慶破夔東十三家賊并攻殺曾英王祥李乾德等遂復據川詐言獻忠婢老脚有遺腹諸將當輔孤而實無有其後平東安西附桂王入雲南賊絕

毛翰林集

後鑿錄 卷六

十六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孺 稿 王 德 遇 鹿 亭 較

後鑿錄 七

論曰賊亡人國自古罕有况殘殺如是雖毒光刀鋸宛旬春磨百不及一此循蜚以來一太劫運也以爲天意則天太不仁以爲人事則愴烈皇帝爲君辛勤宵旰縱曰無臣亦何遂感名如是夫人傾四海之資竭九州之力以奉一人亦曰一人庶有庇于我而坐令慘毒至于如此則誰秉國成疾視其死所以不能

後鑿錄 卷七

不痛恨于長民者也洪範演九疇以六弱爲五惡之進夫君惡至紂亦云無加罪邦千室其被殺者亦何幾而馬晉趙宋裔弱不振則雲擾百年血流萬里况海覆草殺其慘有甚于擾者故曰弱之罪進于惡豈無謂與嘗考崇禎初盜賊新起不過馬戶偷兒耳燎原之火竟致不掬雖官軍勦殺亦曾取勝一二徒以爪距未成容易扑搗稍稍蕪蔓則全無翦伐之勢初謂賊力本強原非于毒尤來之比故橫行中原可以無敵而一承王師如炎火灼毛滄波沃炭窮走喘汗貽笑螻蟻此何爲也有明三百年過于輕武備



臣以奴隸遇閩帥尺籍濫冒病坊萊備漫不經省師  
中承廟算動掣兩肘又中官監進止無已則冠惠文  
者襍操名法以持其後其在行間者原不能殺賊即  
以撫微百一而其中稍自振拔亦姑且縱賊圖自存  
毋令文臣蹴踏之去勢如此不得不弱弱則賊輕兵  
賊輕兵則殺兵殺兵則兵且為賊兵且為賊則兵與  
賊俱殺民兵與賊俱殺民則民無所逃相顧受教以  
至于亡國而要皆起于輕武之一念嗟乎征伐不可  
偃于天下雖其言出自刑名者流而有文事必有武  
備亦何莫非聖人謠言而武事弛壞遂至燎毫沃雪

後聖錄 卷七

之賊亦一如神武之不可越豈不哀哉故略敘二賊  
殘殺之十一以垂世戒至若臨事周章明明誤國則  
操廟算者固不勝責而即督理諸臣可按簿誅者漏  
池已燧而授師失防車箱既併而軍門受撫真寧不  
可戰而遣戰朱陽可以守而不守漢南之逸撫臣繼  
之武關之遁督師關之殺城之旅降而旅叛寶豐之  
怒勝而怒敗夔門之再入而再出幾微不謹大勢盡  
去雖百死易賊崇禎流賊多與二賊相終始故主  
名雖多大抵附二賊以見他如荷葉坪紅娘子賈阿  
婆薛紅旗諸賊皆隨起隨滅無與克諳而夔東十三

家賊有所謂譚文譚必劉體純胡明道王光興袁綽  
姚玉麟白文龍楊炳英李世傑者徒以全蜀樸絕乘  
間竊發仍仰藉二賊游魂或分或合以極于收亡則  
亦無足比數者故夔東餘賊一概不錄而第錄其不  
附二賊而自主名者于後曰劉香老等  
劉香老鄭芝龍部賊也芝龍泉州皂隸子少貌美為  
海賊頗振泉掠去雙之辟其婦與芝龍同臥起既而  
振泉病將禪芝龍為賊後慮泉不伏集眾禱于神植  
劍米益中通拜之劍動者推為長次芝龍芝龍預藏  
磁袖間甫拱手劍隨芝龍手躍出遂長眾稱雄海上

後聖錄 卷七

嘗以已泉人不冠泉使香老冠之既而悔禍與其弟  
芝虎同降于總督熊文燦其部鍾斌與香老遁去鍾  
斌冠浙為浙撫張延登勦散而香老則南入廣海匿  
半田馬耳諸洋嘗犯小垵犯長樂犯廣之海豐芝龍  
以賊罪出戰每不利崇禎七年文燦仍欲以招芝龍  
者招香老香老詐許之文燦不省遣道巡道洪雲蒸  
守道康承祖參將夏木張一傑入海招撫香老大笑  
指雲蒸等不令返如是也一年上聞狀嘆曰豈有招  
海而反蹈海者救文燦賊罪責效而合廣東福建兵  
會勦香老于田尾遠洋香老迎戰大敗時芝龍以游



擊為前鋒平乃勝所留巡道洪雲蒸出船止芝龍  
兵雲蒸出船大呼曰我兵備副使洪雲蒸也將軍第  
來前賊窮矣急擊勿失賊乃殺雲蒸承祖二將而  
自焚其舟死火中其後有崇明顧榮

顧榮與陸大慶二為崇明游賊陸大以崇禎十二年  
冬同崇明掠青村柘林見殺榮遂與慶二分南北二  
營各署三萬人為三百船名三哨約以十五年三月  
寇蘇州常州北趨江淮截漕道于是江陰靖江城盡  
閉崇明知縣偕守備出戰敗沒應撫黃希憲定海總  
兵王之仁率自會勦而蘇松兵備程喇知兵相視劉

後鑿錄

四

宋河無捕斬格募漁船百漁丁二千為游勇營隨之  
仁兵出洋遇賊高家嘴大破賊斬賊二百生擒五十  
五燔其船二十連敗之大安沙江北新港榜頭俘斬  
無算賊將竄淮北漕督史可法統官軍逆擊復南向  
降於程喇散其衆而收其船為官用  
崇禎元年廣東山賊張惟元寇羅岡程邦及福建之  
上杭武平清流等處末與稱為王上命南贛福建廣  
東巡撫合勦之生擒賊渠張雲會鍾威林可美賊平  
而江西九連山賊山連廣東于崇禎四年攻掠贛之  
龍南定南惠之和平湖之不遠官軍勦之凡二年始

散乃用廣東巡按梁天奇議一增修南雄城一移平  
遠縣于石窟一設兵三百人統于惠州參將一擇山  
中衍沃地如野鴨潭者凡七區皆屯田焉

山東舊多盜崇禎十二年有開州王小槐自稱順天  
仁義王聚眾萬人與東阿李濛相應焚掠臨沂沂州  
間為總兵楊御蕃所勦其後連年飢飢民李廷實李  
鼎昭高唐州東撫王國賓討平之而泰安土賊至十  
萬有李青山者本屠猪兒據梁山之壽張集以獸醫  
艾雙雙為軍師偽封當家大元帥掌營務而已率賊  
眾破東阿新樂從兗南下抵揚州之沙河店劫漕船

後鑿錄

五

三十轉而陷東平張秋固豐縣與羣賊合當是時賊  
每出掠必取女子櫛而青衣甲裝寨旗守營賊縱橫  
四出會總兵劉澤清進勦規知之襲其營斬艾雙雙  
由其妻女貨械殆盡而東平人王隣臣為青山所親  
嘗勸青山降至是青山嘗新創謀之隣臣隣臣勸如  
故心動適道臣蔡懋德刊撫帖許以效用青山乃要  
之澤清澤清佯許之青山降赴京上率太子監求定  
二王御承天門樓受之鄰而出賊怒曰將以我為官  
而綁我耶及至市青山奮臂賊所綁概代概代拔隣  
臣亦詬罵負約至死乃絕其後龍山滄浪瀟諸賊東



撫王末吉初至以三百騎勦之盡惟青山城黨有去  
獲者破東平賊余城印破張秋賊李明陳惟新劫漕  
破陰新焚開廂賊朱連破新樂東阿賊李相南李青  
芳青芳青山之弟

袁時中滑縣人崇禎十三年河北飢羣盜皆起時中  
陷開封之霍丘執蕭縣知縣其時有袁老山營取獲  
呼時中小袁營既而同起者相繼城時中渡河得衆  
四千人圍蘭陽總兵陳永福擊敗之時中乃東走歸  
德出積毫糾合飢民十餘萬李自成聞其名招之相  
見於河汝之間歡甚為婚姻時中遂從自成破睢陽

後鑿錄

六

寧陵以及歸德所至時中為先鋒既而時中耻為役  
叛去屯柘城鹿邑界上保督楊文岳招之不就諸生  
黃亮好縱橫請往招時中時中降然猶豫推兵如故  
會末城劉超反時中投屣請超自贖許之遂與陳  
末福渡河值自成修怨于時中游騎察得之驟集時  
中斬首去時中起自十三年至十六年凡四年滅  
劉超山西人其父為末城估遂家末城超兩中河南  
武舉第一與曹縣人劉澤清俱以偏裨從黃撫王三  
善敗安邦彥于龍里追至六廣河積勞還四川遊義  
總兵崇禎中同縣練國事丁魁楚丁啟睿皆以將撫

檄超赴軍前討賊超怒上書陳功簿缺缺十二年赴  
京朝議超怨望斥超勅歸末城會河北土寇大起李  
自成攻開封部募救開封者超應詔自招土寇六千  
殺賊乃起超保定總兵同縣進士魏景琦會授御史  
以言事罷歸負氣詆超為逆賊超怒總之舉人喬明  
楷明楷復請之超乃大憤殺景琦一家并殺喬明楷  
而反巡按王漢謀執超通之練國事言招撫親統  
官軍伏城下而獨身入超先發殺漢并拘國事勝令  
卓公奏訟言激變非超意上請上命以撫馬士英太  
監盧九德總兵陳永福討之超據末城守時末城以

後鑿錄

七

禦賊故先屯糧積芻製礮火盡為超有官軍屢戰多  
殺傷上發御前銀萬兩犒軍且檄諸道軍悉會超始  
懼就士英乞撫士英遣之超出見士英長揖帶刀  
士英下與握手脫其刀曰既歸朝何用是也遂執超  
與弟越俱凌遲死超有才辨少就文試以寄籍不許  
因試武嘗貽書士英中有曰文臣誓結成勢劍不可  
拔然而為守令則舉民反為將撫則舉兵反為臺省  
則嗾將反今天下反者何一非公等驅之夫超非制  
愚豈願棄功名捐首踵蒙不遺之名蹈汗汝之行為  
天下笑哉勢激之使然也



徐瑒蕭與東山河南接壤崇禎八年有程繼孔王道  
善張方造三賊破蕭縣焚徐州北關殺指揮守備等  
歸末邳宿間大震會劉超敗其黨蕭青竄其寨稱反  
天王魏豹遂南勾河寇東連滄浪淵諸賊勢張甚十  
六年署淮徐道何騰蛟統將金聲桓討之而淮督路  
振飛亦以兵會乃共敗方造于吳家集斬賊千級擒  
其弟方睿而方造走既而程繼孔請降騰蛟舉請  
繼孔營賞其罪令縛首惡王道善自贖無何果執道  
善獻騰蛟乃親勦餘賊之未下者斬方造適騰蛟擢  
湖撫將去念繼孔留此終為患檄之使隨征不應乃

後鑿錄

八

獨屬督馬士英以兵執之檻車達京師京師陷脫歸  
乃聚眾為賊踰年與平伯高傑北行過淮繼孔謁道  
傍傑受士英指擒斬之始絕  
河南諸寨以沈萬登劉洪起李際遇三人為冠沈萬  
登真陽人崇禎七年汝寧賊盛之友反萬登與白泰  
徵各署萬人為賊應其同時起者舞陽楊四據九曲  
泌陽郭三海侯鷺鷥據平頭塚皆自相為長而萬登  
尤強大稱順義王  
劉洪起者西平鹽徒也與其弟洪超洪道洪助洪禮  
結鄉井自保號諸劉嘗乘夜遣人入賊營奪其馬賊

營中謠曰高點燈多添油防備西平劉扁頭扁子洪  
起號也河撫知其事請授洪起為西平都司徵討賊  
誅捕楊四盛之友侯鷺鷥等而萬登出降亦授都司  
卽其所居真陽為屯部惟白泰徵以負固見殺李曰  
成破汝寧授萬登威武大將軍不受當是時與洪起  
同效用

李際遇登封人幼讀書應試不就去而耕與礦徒往  
來陳金斗者開礦得天書善占侯望氣際遇拜為師  
官軍擒金斗并際遇妻子殺之際遇反據登封王寨  
與萬登洪起陰相結李自成破汝寧際遇請降洪起

後鑿錄

九

獨不可屬弟道與超居守而自詣左良玉軍前請兵  
一日夜走七百里足抵盡裂既而與老獬戰敗之  
遂約際遇殺汝州偽官請命上下詔褒美稱劉扁子  
初萬登與洪起弟洪禮助同知韓煒守汝寧城汝寧  
破賊遣偽防禦使金有章暨偽府尹偽令守汝韓煒  
避之去而韓華美者東寨賊也具儀從郊迎且邀偽  
果毅將軍及長旅四人分屯各門有章建牙為自武  
根括殺汝人無虛日萬登陽與合而陰圖之密令鄉  
勇傳呼曰寇至矣有意懼請萬登入守而已脫身走  
真陽萬登擒磔之韓華美遁于是韓煒與汝人皆悅



首應萬登命既而自成圍際遇玉寨洪起請同登萬登不應合督師孫傳庭出關賊解圍去際遇怨萬登督師與自成戰河南襄陽際遇萬登各坐視不相救十七年春萬登中軍殺洪起弟助攫其金洪起稱兵復弟離圍汝寧食盡萬登求援于際遇亦不應城陷傑萬登洪起乃自稱將軍自穎壽抵大河皆受約束營檢南陽開封諸偽官傳送南京詔用為汝蔡總兵加都督同知而洪起復自進宮保偽署州縣官開帥府歲乙酉大兵下汝寧洪起走之不頭梁中流矢死際遇亦以不早降執之歸京師伏誅

卷七

許都義烏學生也祖達道為御史有名都名家子善文好施予能得死士心而其家實貧與推官陳子龍嘗薦都于撫按不用會有假中貴持兵者都無與也東陽知縣姚遜木利都所有文致都求賂都不應值都葬母遠近赴萬人遜木密告都反于道臣王濬濬遣捕就葬所收都客馮降者排衆前多力手格殺捕都止之不聽諸客大謀殺都友號白頭兵先是巡按左光先見子龍為都光先庸人疑子龍至是發官軍使子龍監之令自贖時都已下東陽浦江義烏三縣將至府所至白衣冠慰勞毫毛無犯官軍相遇戰

且却不即加殺衆以為可撫子龍肩輿諸都營讓之曰本以君國士故薦君今乃賊耳如之何都曰君寧不知之顧事已如此孰明吾不反者乎子龍曰獨吾能明之且願曰果不反以百口保若都即日遣子龍出見王濬濬論以策效且約勦流寇自贖授以券都入山論衆令降衆不肯都出復入再論之衆曰吾不能為子殉矣於是衆三萬人皆流涕散盡獨八十八人不忍去隨都出降至杭州悉斬於正陽門外其後折東多土寇皆稱白頭兵自都始

卷七

化益陽寧鄉界上自號飛天王與江長子洪老殺於崇禎十一年犯湘潭長沙總兵尹先民募鎮軍兵并邀清浪總兵羅安邦合勦戰于桃花江刺飛天王殺之洪老殺溺死長子擒天王寺賊悉定而桂陽臨武間有牛寨猴寨芥寨泗州寨賊劉新宇據之藍山高嶽紫嶽二源有李荆楚者聚守險兩家同出山犯常德寧鄉衡州湖南大震羅邦既定天王寺賊遂援衡州敗賊白蠟橋而安邦他誘赴德安賊復熾聞桂陽州急檄尹先民統將王猷士司單仰庭以茅岡兵應援圍解而二源賊荆楚直逼永州將



由東安水道闖入廣西而諸寨日益起于是奉四省  
會勦之旨沅撫陳睿謨計所轄主客兵合萬五千人  
以推官孫明孝為參軍仍檄尹先民統諸軍先勦牛  
寨敗賊銅梁橋孫明孝用計誘縛賊首劉新宇誅之  
而餘賊窟諸寨者更推新宇弟秀宇號劉紅鼻者為  
主而以芹寨賊劉廷相多智拜軍師稱劉先生官軍  
分四路勦擊賊斷橫沙橋官軍爭險過追奔二十里  
直抵猴寨而二劉復窺芹寨先民偕明孝前後夾擊  
紅鼻走連呼劉先生劉先生掉頭乃奔擒之當是時  
羣寨皆平惟二源未破廣西按臣陳曷虞提土兵二

後鑿錄

十二

千四百而軍仰庭貢王猷仍率鎮筸茅岡兵一千入  
藍山先掃源外焚藤木以進破高獠殺賊首曾戒奴  
等而廣東兵福兵合萬人共集紫獠焚山乘烟而上  
毀其巢殺賊首郭子奴等李荆楚被執并執泗州寨  
賊陳王狗自藍山左右凡杓羅源木山上流源野猪  
源黃峒東岡源無不平者

崇禎十三年河上孟三劫河撫解餉萬兩飢民就食  
聚千人既而漸聚其明年攻破河陰縣據之執知縣  
成正中佩其印稱王游擊高謙副將張德昌環攻七  
晝夜城拔擒孟三孟三起凡二年滅

終





原缺

十有一年見其儀太繁乃以義更其  
 稷既祀神乃歡今十二年春始合  
 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盼嚮答於盼  
 翰林令臣紀其事以彰  
 上帝皇祇之昭格而錫黔黎之福祿與卿  
 無怠以答  
 神明之休祐焉  
 二十年正月甲子大祀  
 天地於爾郊禮成天氣清明

至德初孫侍臣進曰此  
敬天誠所致

以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  
 於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  
 質也即如國家命人任守令  
 上秉天之命而敬執公焉又曰為人  
 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  
 天下蒼生也

月乙亥

子暨諸子奉神主詣太廟追尊  
 如為皇帝皇后奉上玉寶玉冊冊  
 帝 稽首頓首上言尊敬先  
 日天下者傳之於子孫子孫有  
 考此古今之通義也 遇天下兵  
 皆謂度師旅戡定四方以安人民土地日  
 祖宗深仁厚德所致也諸臣庶推尊為皇帝先世



妣未見稱號謹上

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德祖

皇高祖妣曰玄皇后

皇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

口恒皇后

口裕皇帝廟號熙祖

皇后

口廟號仁祖

惟神明在上鑒此孝思

祀

如奉

二日壬寅

口惟我父母德應

外寔生眇躬今代前王統理天下為億

一載凡兩祀天地而未敢舉行配天之禮

業未就故也今疆宇既廣民生稍安敬用今月十

四日冬至恭祀

皇天上帝於園丘謹請

皇考作主以配伏惟鑒知

嚴祀

洪武元年十月丙寅命中書省下郡縣

神祇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

家及惠愛在民者其實以聞著於祀典今有司歲

時致祭

十一月丙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天地宗

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

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

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

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止

上諭羣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

已帑神必歆之如庶人陌紙辦香皆可格

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所

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為尊

克實神庭徵求福祉以私於身神可欺乎惟為國

為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



二年正月

上謂中書及禮官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若城隍神者歷代所祀宜新封爵遂封京都城隍爲承天鑿國司民昇福明靈王其在北平開封府者封爲承天鑿國司民顯聖王臨濠府爲承天鑿國司民英烈王和州爲承天鑿國司民靈護王滁州爲承天鑿國司民靈佑王五府州皆正一品餘在各府州縣者府封爲鑿國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州爲鑿國司民城隍靈佑侯秩三品縣爲鑿國司民城隍顯佑伯秩四品其章服京都城隍袞冕十有二章開封等五府封王及各府封公者九旒九章各州縣封侯伯者七旒七章命翰林詞臣撰制文以頒之

二月

上謂禮部尚書崔亮曰先賢有言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人情之常今祭祀省牲於壇甚邇揆之人心殊爲未安於是亮奏考古省牲之儀遠神壇二百步

上曰必如是而後可也亮復奏大祀之牲

上宜躬省若中祀小祀請依舊典令太常卿禮部官省牲

上曰朕旣齋戒以祀神於省牲朕豈憚勞耶於是凡親祀

上皆躬省牲

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勅撰齋戒文

上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爲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於天

地百神不關於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

下令又謂省部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祐生民未嘗敢自微惠也

且齋戒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齋

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爲不敬可止於臨祭

齋戒三日務致專精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著爲令



三年六月

上以山川之神不宜加以國家封號定制止稱本名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  
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  
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  
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  
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  
水自天地開闢以來至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  
皆受命於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  
此爲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  
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  
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  
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封歷  
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  
之稱皆宜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  
當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  
十月庚午

上命宰臣曰祀神之道貴乎潔誠若執事之人衣服  
垢敝何以交神明今園丘之祀凡執事之官各賜  
以新衣仍勅其齊潔毋致褻慢

四年三月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

上諭中書省臣曰天下都邑咸有三皇廟前代帝王  
大臣皆不親祭徒委之醫藥之流且令郡縣通祀  
豈不褻瀆至於堯舜禹皆聖人有功於天下後世  
又不立廟朕不知其何說也宜令禮部會諸儒詳  
考以聞於是禮部同翰林院太常寺官考前代至  
帝賢王自唐以來皆祭於陵寢唐玄宗嘗立三皇  
五帝廟於京師至元成宗時乃立三皇廟於府州  
縣春秋通祀而以醫藥主之甚非禮也

上曰三皇繼天立極以開萬世教化之源而汨於醫  
師其可乎自今命天下郡縣毋得藥祀止命有司  
祭於陵寢禮部復議三皇五帝三王漢以下創業  
之英主守成之賢君歲時俱宜一體祭於陵寢  
上曰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會主中原安人  
民者皆春秋祭祀偏方之君雖賢不祭



昏愚者亦不祭於是禮部復定合祀帝王三十五及祭品之數制可之乃遣使詣各陵致祭復命陵寢所在禁民無得樵採置牌刻祭之月日牲帛之數其上俾所在有司守之以爲常式

五年五月庚戌命各司置齋戒牌

上諭中書省臣曰齋戒古人所以致潔於鬼神也朕於祭祀每齋戒必盡其誠不敢少有怠忽尚慮諸司不能體此致齋之日褻慢弗謹雖幽有鬼神司察其罪不若預爲戒飭使知所警其命諸司各置木牌刻文其上曰國有常憲神有鑒焉每遇祭祀則設之

六年二月癸酉朔

上諭太常寺臣曰今後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濱山川城隍旗纛諸神朕親行中五壇禮餘壇命親鄭曹宋衛五國公及中山江夏江陰三侯分祭夫祀神之道在誠敬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苟有怠慢則神必不格而牲醴庶品皆爲虛糜朕自卽位以來於祀神之道不敢怠

忽常加警惕務致其誠太常職專祀事宜益加脩謹以副朕事神之意

十二月

上諭禮官曰歷代帝王廟皆祀開基創業之君周文王雖基周命然終守臣節唐高祖雖有天下然皆太宗之力可勿設二主止於陵廟致祭庶於公論爲宜其定祭儀來歲朕將親祀焉

九年八月丙申躬祀歷代帝王

上諭羣臣曰古昔聖帝哲王垂訓立教有大功德於天下後世載在祀典歷代欽崇朕以非德荷膺天命主宰天下皆仰則舊章祭祀之典豈可怠忽爾諸陪祀之臣宜精白一心相予祀事毋俾褻慢以重朕之不德

十年六月

上諭韓國公李善長等十八人分祀嶽鎮海濱制曰天生民而立君爲民而立命百神之祀乃國家之先務朕與卿等當羣雄角逐之時戰勝攻取非天地之昭鑒嶽鎮海濱之效靈安得至是今孟春在



名山大川於各方岳之下今國家新造民生始遂未獲親往特命卿等代朕以行汝往欽哉

十月壬子觀心亭成初

上勅工曹造觀心亭於宮城上至是落成

上親幸焉時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乃召濂謂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為難朕日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於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為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

是吾心即在是却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毋悔卿

為朕記之傳示來裔

十三年九月癸丑溧水縣祭祀稷以牛醢代鹿醢

御史按實奏之

上命當其罪而禮部奏云著令凡祭物缺者許以他物代之

上曰夫祭物所謂缺者非土地所產溧水固有鹿何許謂缺是有司無誠心於祀神而故為是苟簡也夫百司所以能理其職而盡民事者以其當其職

懼之心耳今溧水之官於神猶息忽之則於人必何懼焉命罪如律仍勅禮部下天下有司凡祭必備其物非地產所有又無商賈販賣則聽其可也

二十五年三月丙申

上諭禮部右侍郎張智曰諸王分封之地其境約名山六川如東嶽泰山東嶽沂山等處其地皆神咸宜祭告爾禮部與太常寺議之

二十七年正月建漢壽亭侯廟于魏城之陽廟舊在玄津橋西至是改作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諸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籍田

洪武元年十月癸亥

上欲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餼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朕蒞祚以來悉脩先王之典而籍田為先故首欲舉而行之以為天下勸時監察御史有歷班而言曰耕籍田則立本者知所重矣



上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神享必也  
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玉播  
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與有國家者其可棄是而不  
講乎遂命以來春舉籍田禮

二年二月壬午

上躬享先農以后稷氏配祭畢太常卿奏請詣耕籍  
位

上至位南向立公侯以下及應從耕者各就耕位戶  
部尚書北面進耒太常卿引

上秉耒三推戶部尚書跪受耒太常卿奏請復位南  
面坐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各退就位太常卿  
奏禮畢太常導引

上還次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寧兩縣令率庶人送  
是日宴勞百官者宿於壇所

二十年二月乙未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  
羣臣於壇所

上曰耕籍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  
朕卽位以來恒興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於田

畝以遂其生養非是虛文也今禮成與羣臣共  
胙於此豈徒爲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  
羣臣皆頓首謝

聖孝

甲辰四月乙未中書省臣進

宗廟祭享及月朔薦新禮儀

上御白虎殿覽畢退自殿西步至戟門東忽悲愴流  
涕謂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艱苦饑饉相仍常  
時二親俱在吾欲養力不給今賴

祖宗之佑化家爲國而二親不及養追思至此痛何  
可言因命并錄

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爲常

丙午四月丁卯

上至濠州追念

仁祖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  
仁等改葬典禮當何據存仁等曰禮改葬易常服  
用總麻葬畢吟之今當如其禮

上愴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恩豈能盡報耶命



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經皆以粗布為之起居注王  
禘曰比總為重矣

上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  
不復啟葬但增土以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  
於

上有舊召至慰撫之遂令招致隱居二十家以守陵  
墓命有司復其家

吳元年四月辛亥

仁祖忌日

聖典

卷之十一

七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同侍側

再三奉慰

上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

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堪

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不

能仰視

是月丁卯

仁祖后忌日

上請廟祭畢退御便殿謂侍臣朱升曰昔吾母終時

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晝夜不離側吾次兄經營家  
事母遣吾呼與偕來屬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  
善相扶持以立家業言訖而終今大業垂成母不  
及見語猶在耳痛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羣臣莫  
不感惻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

四代考妣祭訖

上顧謂李善長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勤慶及於躬撫

臨億兆今遵令典尊崇先代齋肅一心肅禮

聖典

卷之十一

三

所謂君蒿悽愴若或見之善長對曰

陛下誠孝感通達於幽顯

上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苟或

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二月壬子太常進

宗廟月朔薦新禮

上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

於後不若養之於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為人子者

願為八兄其意謂為兄侍膝下之日早於養之日



多也朕於子爲人弟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沒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歎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

二年四月乙亥

上因侍臣言及醫者吮癰事曰朕常思人子於其親一體而分者也思念之篤精誠之至必相感通朕

是聞世有以指血驗之者遂嚙指滴血其上果透入其中及以他骨驗之則血不入乃知親之氣血相感如是與他人自不同也故古有母搯臂噬指而子卽心痛理有之矣今人父子兄弟一遇利害或悖戾不相顧者獨何心哉

九月巳酉

上聖誕日朝罷退御便殿謂侍臣曰朕昔喪親適值艱難之際今富有天下不能爲一朝之養此終身之痛也朕昨夢見吾親聚處之歡一如平生蓋父

母子孫本同一氣精神所格有感必應孰謂幽明異途耶侍臣曰此

陛下孝誠感通形諸夢寐非偶然也

三年十二月甲申享

太廟行家人禮百官免帶享畢

上諭禮部尚書陶凱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人謹方寸於此而能格神明於彼由至誠也言人心誠合無常必有所警而後無所放耳乃令禮部鑄銅人一高一尺有五寸手執簡書曰齋戒三日凡

致齋之期則置朕前庶朕心有所警者而不敢放也又諭李善長等曰人之一心極難點檢朕起兵後年二十七入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者因思心爲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身與心如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今每遇祭祀齋戒之時以爲當齊整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爲事物所動檢持甚難蓋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



能若所聞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凱頓首曰  
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道也心既治天下無難治  
矣

四年正月己巳命建奉先殿

上謂禮部尚書陶凱曰事死如事生朕

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遠之道  
豈敢怠忽後感歎曰養親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  
之苦徒切於身後今歲時致享則於

太廟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所爾考論

以聞於是凱奏請於乾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

神位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于此祭  
禮用常儀行家人禮

上從之

五年八月命罷天下進賀

聖節冬至表箋

上謂侍臣曰正旦為歲之首天運維新人君法天運  
以施政治進表稱賀禮固宜然若生辰冬至亦  
表賀於文繁矣且生辰父母劬勞之日朕

宜皆罷之羣臣對曰臣子敬君之心無時不有惟  
不可煩瀆故因

聖壽及時序致祝頌之誠請如舊禮行之

上不許

八年三月丙寅

命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

上惻然謂曰昔

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亡每念劬勞鞠育  
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欲致敬盡孝為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吳  
天罔極今鳳陽皇陵所在特命爾等躬詣致祭以  
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  
之因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十一年正月癸亥

命皇太子詣中都祀

皇陵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從



上謂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之興皆祖宗積德深厚格

于  
皇天鍾吉聚慶乃生帝王以至天下傳世無極朕仰

承  
天命撫馭萬方實由我

祖宗以來積德所致每懷陵寢瞻望中都悲感無極

今命爾往修孝祀禮曰致愛則存致慈則著爾其

敬恭乃事母忘母忽庶幾精神感通神靈來格

太子頓首受命而行

聖典

卷一

十一

十三年七月壬子韓國公李善長等表請今年

天壽聖節受百官朝賀詔不許明日又請

上手詔答之曰父母劬勞之恩昊天罔極生辰之日

有痛心而已朕於是日所以清晨奉祀靜居終日

者念劬勞莫報耳比者卿等數以天下太平朕後

年高固請稱賀今不違羣情勉從所請尚從中制

惟禮當而已

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卯遣太常博士薛文舉致祭

祖陵

陵

上謂文舉曰萬物本乎天人人本乎祖古之明三冬至  
祭始祖以配天所以重報本也朕承天命以興神  
天實由祖宗積德累善所致惟我

仁祖克配

上帝於大祀之禮固已行之今冬至甫臨哀悼罔極

卿其肅將朕命往致祭焉敬之母忽

三十一年四月己丑享

太廟畢

聖典

卷一

十一

上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寺臣曰往年

種此今不覺成林鳳陽陵樹當亦似此因感愴泣

下又曰昔

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

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

祖考神明昭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掌祭祀宜加敬

慎且暮中使供灑掃奉神主恐有不虞當以時省

視務令齋潔

聖典卷之一終



聖典卷之二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 臣睦懌編輯

聖學

丙午八月壬子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之應

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脩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脩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為君人者之

聖典

卷之二

一

二

儆戒今宜體此下脩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脩省以輔其君上下交脩斯為格天之本

吳元年四月庚戌

上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書者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為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稅乃其要也

上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於一乎

九月癸卯

上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以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

上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洪武二年三月乙未朔

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

聖典

卷之二

二

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於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為難

是月辛丑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上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隘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隘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情小則卑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



聖言

三年二月

上御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講大學傳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之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五年十二月己卯

上謂禮部侍臣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處事之際欲求其一至當難矣

上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於脩身理人本

宋次第具在大學一書

上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豈可舍此而他求哉

十年三月丁未

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為對

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縹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

聖具

宋次第

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為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十七年四月庚午

上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有益於治道者多矣每披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與

太子講說使鑑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容易而悟真有國之鑑也



十八年五月辛酉朔

上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伎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耳

九月庚午

上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闖門之失善對曰誠如

聖諭

十九年二月巳丑

上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上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辨智若姑息之仁不為愛

物姦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

上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為天論儉

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二十年五月丁卯

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

得其當者

上曰為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或未蒙

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脩其在己者禍福之

來則聽於天彼為善而無福為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二十一年三月辛巳

上詔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鈹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



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  
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當好惡其  
所當惡信其所當信疑其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  
讒形似之責矣又論五性之德

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諒而  
不貞不可謂之信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學士劉三  
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

則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也三吾對曰  
如此者亦當聽命於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二十六年四月

上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  
其他註說與番陽鄒季有所論間有異者遂詔徵  
儒臣定正之於是太子少保唐鐸舉翰林院編修  
致仕張美和國子監博士致仕錢宰等二十七人  
並遣行人馳傳徵之至京

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以  
不知

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間奎  
乃文章之府朕甚憂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  
文運當興爾宜考古正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

二十七年

上覽書論議英發於夷狄有君釋曰夷狄禽獸也雖  
有酋長無傷人理中國不如夷狄豈春秋內夏外  
夷之旨乎於攻乎異端則曰攻訓擊已訓止去乎

異端其害止矣謂專精之而有害不亦謬乎於聽  
訟則曰君之盛孰如堯舜民之化孰如唐虞當是  
時尚有臯陶為士師以明五刑使其無訟設之奚  
為况天下之廣居民相參得無訟乎孔子若謂聽  
人之訟無異人者惟其始焉得情終焉無枉而已  
謂正本清源則無訟也不亦謬乎

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  
與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勵不可少



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及獲開論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諦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於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甚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是年

上閱詩至賓之初筵命侍臣講解

上為之興感乃曰衛武公一諸侯也九十衰耄尚能

聖製

作詩自儆復令人朝夕諷詠期於不忘矧今以可

為之年當有為之日何不激昂勉耶

聖製

洪武三年九月詔修禮書賜名大明集禮其書以

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綱所

該之目吉禮十四嘉禮五賓禮二軍禮三凶禮二

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凡升降儀

節制度名數纖悉備具通五十卷詔頒行之

四年七月辛亥朔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祇肅故百靈效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倣遠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亂亦由是而致矣朕為是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鑑形古可以鑑今是編所以彰善癉惡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永為法守

六年三月昭鑒錄成頒賜諸王

上謂文原吉等曰朕於諸子常切論之一舉動戒其

聖製

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

恐其不知民之寒饑也嘗使之少忍饑寒恐其不

知民之勤勞也常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

縱恣故令卿等編輯此書必時時進說使知所警

戒然趙伯魯之失簡漢淮南之招客過猶不及皆

非朕之所望也

七年十二月甲辰御註道德經成

上向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

聾亦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老子此語豈徒托



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  
各有異見朕因為註以發其義

是月

御製文集成誠意伯劉基為之序其畧曰

皇帝提一旅之衆龍飛淮甸芟翦羣雄命將四征神  
謀妙筭悉出

寰裏是以不十年間奄有區宇玄黃之所履載罔不  
臣妾自古以來武功之盛未之有也及夫

萬幾之暇作為文章舉筆立就莫不雄深宏富言雅  
聖典 卷之二

而旨遠至于

詔諭遐方明燭萬里若洞見其肺腑真所謂

天生聰明可望而不可及者矣凡五卷翰林學士臣

樂韶鳳宋濂等編錄

八年二月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人君者為臣民之主任治教之責上古  
帝王道與天同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以化  
民成俗復古治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耳

三月洪武正韻成初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侍講學士

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至是書成

賜名洪武正韻詔刊行之

十二年六月乙酉編春秋本末成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  
終始則難於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錄分  
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  
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

十六年二月己丑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精誠錄

聖典

先是

上將享太廟致齋于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聞古

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

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

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聖賢

所言三事以類編輯庶便觀覽至是書成

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

二十年六月甲戌

上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朕製大誥三編頒示天



下俾為官者知所監戒百姓有所持循若能遵守必不為非令民間子弟於農隙之時講讀之

二十一年二月甲辰御註書洪範成

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自為註至是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常之道我未能為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註朝夕覽焉三吾對曰

聖典 卷之二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

二十三年十月戊寅詔刊行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其字義音切未能盡當命翰林院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儒黃公詔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

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焉

二十五年八月頒醒貪簡要錄于諸司先是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為貴農最為勞士最貴者何讀書明進出為君用坐享天祿農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鷄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秋成輸官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民艱刻剝虐害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為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聖典 卷之二

二十六年三月庚午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策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者罔知職任政事設施之詳乃命吏部同翰林院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任類編為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詔刊行頒布中外  
二十九年十一月詔頒稽古定制先是



上以諸功臣之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  
亡雖屢加誡飭終莫之省迺命翰林儒臣取唐宋  
制度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制參酌損益編類成書  
凡勛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飲食之  
家貨殖禁例皆有定制命頒之功臣之家俾遵行  
之

### 嚴宮闈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命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奉  
冊實立妃馬氏為皇后冊曰

天眷我家啟運興王出自衡門本有四海為君為后  
可不慎歟君以仁政慎於有位無家庶而統萬邦  
后以懿德慎於治內表六宮而母天下長久之道  
也咨爾馬氏同勤勞於開創之時由家成國內助  
良多今以金冊金寶立爾為皇后其敬乃職耿光  
戒之

上謂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馬異曰倉卒蕪蕪亭豆粥  
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朕

念及此則有愧焉昔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  
餓腹穀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  
宗長孫皇后嘗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  
諸妃消釋嫌猜朕數為郭氏所疑朕徑情不悅將  
士咸以服用為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  
朕后輒為彌縫卒免於患殆又難於長孫皇后者  
或因朕詰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  
朕得為之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  
三月辛未朔

### 聖典

卷之二

天

命翰林儒臣脩女戒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脩  
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雖母  
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  
職事侍巾櫛君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  
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夫內  
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  
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我纂述女戒及古賢  
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五年六月丁丑命禮部議官宮女職之制禮部具



陳周制後官設內官以贊內治漢治設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制設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子女以充之

上以爲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來乃命重加裁定遂定設六局一司局曰尚官曰尚儀曰尚服曰尚食曰尚寢曰尚功司曰官正俱正六品尚宮局總行六尚之事凡出納文籍皆印署之如六局徵取於在外諸司尚宮領首署牒用印付內官監內官監受牒行移在外諸司尚儀二人掌導引

聖典

卷之二

中宮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關之事司紀二人掌印  
官內諸司出入簿書文字司言二人掌宣傳奏啟  
之事司簿二人掌官人名籍廩賜之事司關四人  
掌官關管鑰之事女使六人通掌文案尚儀局尚  
儀一人掌禮儀起居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四司  
之事司籍五人掌經籍圖書教授之事司樂二人  
掌音樂之事司賓四人掌朝見宴會之事司贊四  
人掌朝會贊養之事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尚服局  
尚服一人掌官內服用總司賓司衣司仗司飾四

司之事司寶二人掌寶璽符契司衣二人掌衣服  
首飾司仗四人掌羽儀仗衛司飾二人掌中櫛梳  
洗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尚食局尚食一人掌官內  
膳總司饌司醞司藥司供四人之事司饌四人掌  
烹炮調和飲膳之事凡進飲食先嘗之司醞二人  
掌醞司藥二人掌醫藥司供二人掌給官人廩餼  
薪炭之事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尚寢局尚寢一人  
掌燕寢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四司之事司設四  
人掌帷帳褥褥灑掃鋪設司輿二人掌輿贊司苑

聖典

卷之二

二人掌種植蔬果之事司燈四人掌燈燭女使二  
人通掌文案尚功局尚功一人掌督女工總司製  
司珍司絲司計四司之事司製四人掌裁衣服司  
珍二人掌珍玉寶貨司絲二人掌段疋司計二人  
掌尚功局度支衣服飲食薪炭之事女使二人通  
掌文案官正司官正二人掌戒令賞罰之事女使  
二人通掌文案凡官七十五人女使十八人比古  
減一百四十八  
是月癸未



論中書省臣曰近者禮部奏定官中女職遣奉御張和蔡壯往蘇杭二州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願入官者得四十四人其中堪任事者十四人已具授職各賜白金三十兩以贍其家有年未及二十者三十人各賜白金二十兩遣還聽其適人其已授女職者令有司蠲其徭役其父兄弟姪各守分毋挾勢徇官府

二十二年十二月己酉授六尚屬官宮中女職觀帝主乃治必自齊家始未有安不齊而能治百平

聖典

卷之二

五

天下者周之內宰以禮陰教六官九嬪以導之之法教九御各有所司非細故也朕起布衣歷艱難而於內治之道不敢忽焉是以內設六尚以分六官斯列聖相繼之道也近年精選民間婦人入宮者數人使兼六尚事人各克勤事參命某為某官爾尚克遵前規慎守乃職

正大本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

命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奉冊寶立世子標為

皇太子冊曰國家建儲禮從長嫡天下之本朕起自田野與羣雄角逐戡定禍亂就功於多之際今基業已成命爾標為皇太子於戲爾生王官為首嗣天意所屬茲正位東宮其敬天惟謹且撫軍監國爾之職也六師兆民宜以仁信恩威懷服其心用永固於邦家尚慎戒之

是月劉基陶安言於

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

聖典

卷之二

五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求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回棹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眾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攷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臣老成承其事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



進之賢者亦選拜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人各盡其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投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

兼東官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官官屬不別設

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

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

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

謂府僚導之嫌隙將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

論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

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

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

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

急周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十月乙未以梁貞王儀為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

張易為太子論德

上諭之曰範金鑄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

朕深懼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

王之道禮儀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跡民間

稽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自無非僻之

積久以化他日為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二年九月己亥

上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為憂者唯創業之

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

天下為憂反以天下為樂國亡自此而如何也帝

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然頻屢憂患而後

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

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為心則能永壽

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

三年七月戊子

上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

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

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天下賴之重也公卿

士庶人不能脩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

子不能正身脩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

宗廟社稷有所不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



可不戒哉

十二月辛巳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法令者豈都督府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

六年九月乙卯

命諸司今後常事啟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

左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於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嘗謂古人為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累不可行然後置之夫處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眩况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苟苟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

於爾耳雖能聽所聞不越於庭而欲以區區智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已之言必求其善順已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

七年正月乙亥

上召太子宫臣論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

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得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諛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

十年六月丙寅命羣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啟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啟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燥暴惟明則不惑於邪佞惟勤則不溺於安逸惟斷則不牽於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為之權度苟無權度則未有不失其當今有人指石為玉當辨之曰果玉乎果

聖典 卷之二 一

石乎知其為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欺若信其言以為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以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托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有未當寢亦不安此爾所親見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  
十二年三月戊辰朔

上御華蓋殿

皇太子侍

上問曰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上曰看書亦知古人為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於天下繫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

聖典 卷之二 六

二十二年四月丙寅置詹事院

上謂吏部侍郎侯庸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於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三三保傅禮甚尊嚴後世若唐太宗為子擇師傅而李綱之徒直言正義頗有裨益今東宮官屬詹事未設衆務無所統領兵部尚書若鐸為人謹厚有德量宜當茲任其以鐸兼詹事仍食尚書之祿  
二十四年八月乙丑  
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上諭皇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為險固嚮命汝  
躬分封其地已十數年汝可一遊以省觀風俗慰  
勞秦民於是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  
經過府縣以宿頓聞

是月遣使敕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  
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  
起東南爾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  
雷後從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占法  
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

小人務在存心養性施仁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  
兆未可恃也爾其慎之

聖典卷之二終

聖典卷之三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陸燾編

燕翼

吳元年八月丙寅

上祀山川畢出齋次頒胙於羣臣將還宮顧謂諸子  
曰人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聖人所以戒盈滿而  
謹怠荒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智周萬物心體衆  
情斯為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道克  
敏而德業著歷觀古往取法於上而治化於下者  
皆由於此今國家初定民始息有汝能知其勞乎  
能諳人情則不至驕惰今甲士中夜而起扈從至  
此皆未食汝可步歸諳勞逸他日不至驕惰諸子  
趨出衛士聞之莫不感悅

十月乙丑

上遣世子及次子棖往臨濠謁陵墓因諭之曰世稱  
尚高宗周成王為賢后者汝知之乎高宗舊勞於  
外知民疾苦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知稼穡之艱  
故其在位不敢安逸能修勤儉之政為商周



今汝諸子生於富貴未涉艱難人情習於宴安必生驕惰况汝他日皆有家有國不可不戒今使汝等於勞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疇因道途之險易以知鞭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

祖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此是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

是月甲午

上出觀園丘時世子從行

上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畝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饑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復指道傍荆楚謂之曰古者用此為扑刑蓋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恐致殞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洪武元年正月丙戌

上御文樓

皇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四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

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為太子時嘗投博

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怒及為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八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

二月

上退朝還宮

皇太子諸王侍



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  
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  
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  
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嘗時民  
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  
存警戒

四月

上命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代之事為  
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農業

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  
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詹同等頓首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亡後世子孫生長  
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

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有所警也  
二年四月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

上諭之曰人有精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求  
良工而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

愛子弟不如金玉耶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  
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  
責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為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  
苟導之不以其正為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  
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五月丙午

上召孔克仁等賜坐因曰昨到山令侍御僕從先  
往中有一小僮亦前趨記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  
諸子曰此小僮與爾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爾

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學當朝夕勤勵可也朕之  
意惟恐其居富貴耽逸樂耳克仁對曰

陛下此言即無逸之戒也

三年四月丙寅

上召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臣猶法  
度之器必先正己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  
度善惡者修身之衡孟汝等輔導諸子必匡其德  
義明其善惡使知趨正而不流於邪如此則能盡  
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



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開導贊助乃能成德庶幾  
汝等為官僚各宜盡心又如經史中古人已行之  
事可為鑒戒者采摭六事編次成集朝夕觀覽以  
廣知識亦有助於輔導群臣頓首受命而退又諭  
秦王左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諸子選用傅相委  
託匪輕凡與王言當廣學問以充其行義陳忠孝  
以啟其良心事有弗善必求其善政有未美必求  
其美使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庶幾道德有成以  
弘長世之業而輔相者亦克盡其職矣後顧謂劉

聖典

卷之三

六

基等曰朕觀古賢聖之君雖治平之世不忘脩省  
誠以富貴易至於驕奢驕奢至於荒縱未有荒  
縱而不顛覆者故嘗戒太子曰王以為士不能正  
身修德則殃及身家為士且然况於為君為王者  
乎基頓首對曰

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

四年閏三月己未

上諭省臺臣曰朕諸子日知務學必擇端謹文正之  
臣兼官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蓄養德性

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  
善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廣衛自不  
知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由曲徑  
往而不返不覺入荆棘中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  
邪正亦未易辨

上曰尊德樂義斯為正也便佞褻慢斯為邪也故驕  
奢淫佚鮮不由於褻慢而端莊中正必皆本於好  
德

九月己酉以侍御史文原吉為秦府右相國子助

聖典

卷之三

七

教朱復為

燕府叅軍諭曰王今長宜朝夕左右輔成其德三二  
年後遣王之國汝等宜盡心凡事取鑑於古何者  
為善何者為不善采摭古人仕為王臣孰能以正  
輔導孰為不能編次成集朝夕覽觀遇有所行則  
擇其善而去其不善務引王於當道爾等與王言  
待臣下則以謙和撫以人則以仁恕勸耕耨以省  
餽餉禦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則能盡其職矣又曰  
汝等職事清簡作朝廷劇任之比若文武全才



武事發舒精神若素儒生但謹守禮法陳善固邪而已苟巧詐無實欺蔽諂諛此招咎之道所宜戒也汝其慎之

是月壬戌

上諭秦府右相文原吉等曰蓄藥所以防病積貨所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為諸子擇賢以為之輔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忽於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姑息小過大愆必至故塞水者必於其源源塞而

流絕伐木者必於其根根斷而木拔矣故王有所遊失爾若日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則俟其大失將至俟其大失將至然後規救之有所弗及矣夫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凡歷代賢王著名方冊其臣亦皆賢者故能同濟其美爾等職在輔導宜盡心所事

十一月壬寅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用人之道當知姦良人之意良固為難識惟授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偽自見

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姦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矣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姦人侮惑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姦亦何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爾等其慎之

九年春正月丁巳

皇太子諸王侍

上顧謂之曰汝等聞脩德進賢之道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講說其畧矣未領其要

上曰藻率雜佩為身之容恭遜溫良為德之容見於外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蹌有節升降有數周旋跬步而不遺於矩度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甘道日臻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既修而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可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為成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為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於嗜好則必為其所陷矣汝等其慎之



十一年三月

上訓諸子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能保守天下至其子孫廢棄厥德也荒於內禽荒於外政教不修禮樂崩弛則天棄於上民離於下遂失其天下國家為吾子孫者當取法於古之聖帝哲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豈彼荒淫勿蹈其轍可以長享富貴矣

十三年二月辛未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視凡吾平

聖典 卷之三

日無優伶褻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官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修飭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且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身之道

十六年二月庚辰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凡聽訟貴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人心怨咨有傷天和或有大獄必當詳審庶免構陷之非鍛之弊又曰凡賞功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蓋賞與罰二事治天下之大權也不可不慎

十二月甲午

上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曰之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為君之福而殘暴者為國之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豈弟雖有不法

聖典 卷之三

者亦不至於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殘暴恣睢擊搏遇事風生一鍛鍊刑獄拮据聚斂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為深鑒

二十四年三月癸卯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人曰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孜孜不倦則庶事日脩若怠惰侈肆則政事日廢



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夏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時情荒淫天厭人離遂至大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爾等當克勤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業

建都

洪武元年八月己巳詔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其詔畧曰朕以布衣當撥攘之際拔身行伍率眾渡江荷

天地眷祐

聖典

卷之三

三

祖宗積德臣下宣忠將士用命十七年間必收天下平寧之效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父老之言乃合朕志然立國之規模固重而興王之根本不輕其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朕於春秋往來巡守藉告爾民使知朕意

二年九月詔以臨濠為中都

上召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里均汴梁亦宋之舊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

之可省民力者

上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皆周秦漢魏唐宋所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甦息朕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作亦未易也今建康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勢之地真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為中都何如羣臣皆稱善至是始命右司建置城池宮闈如京師之制焉

聖典

卷之三

三

治曆

吳元年十一月乙未太史院傳劉基及其僚高翼進戊申大統曆

上覽之謂基曰此衆人之為乎基曰是臣二人詳定上曰曆數者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一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之時鄭國為一辭命必禘謹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用之故少者失辭命尚如此而况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



心必求至當庶幾副朕敬授民時之意其等第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校而後刊之

洪武元年改太史院為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兼太史院使成

隸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天少監王可大石澤李

義太監趙恂太史院監候劉孝忠靈臺郎張容回

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刺司天監丞迭里月實于

四人後又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

議曆法占天象後又定為欽天監掌察天文定曆

數

十七年十月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

尚今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况

授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

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

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

每歲差一分五十秒已至今年遠數盈滿差天

度擬合修改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順逆伏見不齊

其理深奧實難推演開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

伯王者精明九數之學若得此人推大統曆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

上是其言

二十六年七月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

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

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

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

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為

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於當

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

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

正三刻比辛巳為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至元

辛巳為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後言

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相合略無差謬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

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為曆元



世并不用摸法也

尊道

洪武元年二月丁未詔以大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

上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

四月戊申元國子祭酒孔克堅來朝先是太將軍

聖典 卷之三

共

徐達至濟寧克堅稱疾遣其子希學見達于軍門達送希學赴京希學奏言臣父病不能行令臣先入見

上乃以勅往諭之會克堅亦自京朝行至淮安遇勅使拜命兼程而進既至乃對謹身殿

上從容慰問曰爾年幾何克堅對曰臣年五十有三上曰爾年雖未老而疾安之今不煩爾官但願爾聖之後為子孫不可以不務學朕觀爾子必能承家爾更加誨諭俾知造學以振舊儀

之道則有光於儒教克堅頓首謝即日

賜宅一區

馬一匹月給米二十石又明日復召至

闕里

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經世萬世之下君

君民臣父

父子子實有賴焉故爾孔氏高出常人

人且知

求聖賢之學况孔氏子孫子爾宜勉爾

人各務

進學因顧謂群臣曰朕不授孔克堅以

官者以其

先聖之後特優禮之故養之以祿而不

仕之以事

也

二年正月遣前國子祭酒孔克堅祀先

師孔子于

聖典 卷之三

共

闕里出內府香幣并白金百兩俾具祭物仍命通贊舍人張漢英副之

上諭克堅曰先師孔子扶持世教功德廣大萬世帝王之師也朕今命爾往祭蓋以爾先師子孫祭必

敬饗爾宜致誠潔以副朕懷

三年六月

詔曰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

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六年八月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于先師



子時丞相胡惟庸誠意伯劉基參政馮冕等陪祭而受胙

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而享其胙於禮可乎其或人不知理道者皆不足責命停其免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不預胙

是月襲封衍聖公孔希學以父喪服闋來朝

上勅中書下禮部致廩餼及從人皆有賜復以勅勞

希學曰卿家昭明歷代富貴不絕者乃由陰陽之

理與 卷之三 大

重耳陰陽者何以其闡聖學之精微明彛倫之攸

教表萬世綱常而不泯也卿嘗思爾祖之道貫通

天人則所以繩祖武者誠為不易朕聞卿來朝已

勅中書饗勞至則領之仍賜襲衣冠帶靴鞮

七年二月戊午衍聖公孔希學言先師廟堂廊廡

圯壞祭器樂器法服不備乞令有司修治先治田

產兵後多蕪廢而歲說額如舊乞從實徵納

上曰孔子有功萬世歷代帝王莫不尊禮今爾等

物廢弛如此其失尊崇之意乃命有司修治其田

產荒蕪者悉蠲其稅仍設孔顏孟三氏于廟教訓其族人

十五年四月丙戌

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

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彛倫攸序其

功參於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

止行京師豈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於

天下學校令以每歲春秋仲只通祀孔子

十七年正月襲封衍聖公孔訥來朝

禮部 卷之三 元

上命禮官以大樂導至太學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

禮部吏部擬誥用資善大夫

上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緘文王輔為異耳遂

著為令每歲入覲得符乘傳班序文臣首

十八年十月甲辰

上諭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

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

知之或致死亡則賢者之後寢以微滅是豈先

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職作



者依例釋之

二十年正月己未詔修闕里孔子廟宇

上謂工部右侍郎秦逵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後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元衣帛則思蠶繅之始皆重其所以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啟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詔來世爾工部其即為修理以副朕懷

二十四年正月刑部言兗州曲阜世襲知縣孔希文境內水患不報請逮問之

上曰闕里世職先聖之後非他有司比勿問被水人民令戶部賑之

二十九年三月壬申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庭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若漢揚雄臣事賊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為乖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矣

上納其言去雄祀仲舒

封建

洪武三年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

太廟禮成宴羣臣于奉天門及文華殿

上諭廷臣曰昔者元失其馭羣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元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

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久安長治之計群臣稽首對曰

聖典 卷之三 陸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上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

為何如爾要之為長久之計吳過於此

是月己未詔封諸王曰朕聞昔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錫以

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為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

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樸為王



第三子桐為晉王第四子 為燕王第五子 為吳王第六子 楨為楚王第七子 樽為齊王第八子 梓為潭王第九子 杞為趙王第十子 檀為魯王姪 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及諸禮儀已有定制

任輔

甲辰三月丁丑

上諭中書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賞而民勸於善不施罰而民不為非若是何也有仁義以為之本也

聖典

卷之三

三

夫聖人統馭四海而宰制萬物者仁以居之義以行之故賢者樂有仁義而不肖者有所視效焉是故商變乎夏周變乎商而仁義未嘗改也天之生民治亂相繼亘萬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湯武用是而興桀紂忽是而亡今天下紛紜雖有底定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成賊於民者豈復知有仁義哉卿等職居樞要所以輔吾者舍是則無以為治國之本也卿等勉之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

上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時治掌於冢宰教掌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工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簡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宜振舉大綱以率百僚贊朕為治

二年二月乙酉

上手勅諭中書省臣曰中書法度之本百司之所稟承凡朝廷命令政教皆由斯出事有不然當直言

聖典

卷之三

三

改正苟阿意曲從言既出矣追悔何及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自今事有未當卿等即以來言求歸至當毋徒苟順而已

十三年九月丙午告八廟以主本杜佑龔敷杜敷趙民望吳源為四輔官勅曰昔之耕莘者為政社稷永安築巖者在朝君仁民康二臣繼出於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之道則一朕政有未洽訪近臣而求士於君卿等來朝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



警之次必欲德合天六均調四時以臻至治其

慎之

是月戊申勅諭四輔官王本等曰朕嘗思之人主  
以一身統御天下不可無輔臣而輔臣心狎乎正  
士若堯舜匪谷四岳政事不免於壅蔽而辛能任  
三仁啟沃豈亡於禪並故堯舜以得人而昌商辛  
以棄賢而亡此古今之龜鑑也朕惟鑑茲乃惟賢  
是求卿等受斯重任宜體朕懷心常格神行常臻  
道佐理贊化以安生民且卿等昨為庶民今輔朕  
以掌民命出類拔萃顯揚先親天人交慶於戲盛  
哉故茲再諭尚克念之

十月戊午勅四輔官王本等曰是年自春徂秋天  
災疊見維秋之暮天亦尚暄曾諭本等沐浴致齋  
精勤國務以均調四時本等奉命盡誠逮立冬朔  
風釀寒以成冬令嗚呼天其兆吉人乎感應之機  
如漢書古者三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  
時或有不承及則曰公輔失職蓋入事有不齊則  
天譴之有如此者卿等尚當竭忠誠以

幾感格天心苟在已之誠一有不至則不足  
人况於動天乎可不慎歟

聖典卷之三終



聖典卷之四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陸禕編輯

諭六卿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

上御奉天殿六部官入見

上諭之曰朕肇基江左軍務方殷所以官制未備今以卿等分任六部國家之事總之者中書分理者六部至為要職凡諸政務須竭心為朕經理或有乖繆則貽患於天下不可不慎

是月

上將復幸北京諭六部官曰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用人材率資於前代如漢唐宋元皆用秦隋五代宋金舊人朕始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材悉歸于朕既設六部選任卿等各任其事凡在選錢穀典禮軍政刑名役作等事須用心經理勿但委人蓋任人弗當不能無失朕將北巡卿等留守京師宜體朕意以供厥職毋或廢怠  
十五年二月丁巳勅諭六部尚書侍郎等曰禮君

賜車馬所以禮重臣示優寵也今尚書侍郎古六卿之職朝夕贊襄庶政非羣有司比而騎乘不具其何以震肅禮儀使百寮具瞻哉書不云乎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其各賜車馬以稱吾優禮重臣之意

三月乙亥

上諭六部諸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一心以共濟天下朕所以懇懇與卿等言者以六部為朕總理庶務與內外諸司事體相關當思盡心贊輔共成治道以安生民

二十三年七月

上御華蓋殿諭六部臣曰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理但人識見不同決斷之頃各執一偏故難盡善惟揆之於理則無弊矣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議所論僉可然後施行欲事皆善必當如此卿等其各盡乃心毋阿比以為同母矯訐以為異允執厥



中以副朕所託

諭風憲

吳元年十月乙卯

上謂臺憲官劉基章濫周積等曰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在臺憲凡揭紀綱法度以示百官猶射者之有正鵠也百司庶職操弓矢以學射者於臺憲乎取法故審已不可以不慎苟不知其本察於小物而昧於大體終非至正之道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

聖典

卷之四

壞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智若審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為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洪武元年十月己卯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刑部勘問皆不實臺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編戍遠方刑部言當抵罪

上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

上曰不然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為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為令

三年正月甲午各道按察司來朝

上因召御史臺官并諭之曰風憲之任本以折姦邪理冤抑糾正庶事肅清紀綱以正朝廷而元末臺憲每假公法挾私憤以相傾排今日彼傾此之親戚明日此陷彼之故舊譬猶蛇蝎自相毒螫卒致敗亡而後已如此則何以為臺憲也今卿等司風紀當以大公至正為心揚善遏惡辨別邪正不可

聖典

卷之四

循習故常挾公以濟私苟或如此不惟負朕委任亦且失其職守矣

七月己亥以殿中侍御史尋适為廣西按察司副使監察御史王子啟胡子洪為令事

上諭之曰廣西地控諸蠻民未熟化况兵戈凋瘵之餘米遂生業恐有司不能撫卹又從而蠹害之茲特命爾等往司風憲須嚴明以馭吏寬裕以待民如有奸貪強暴虐良善者爾等就逮其人鞠問審決然後以聞若俟聞而後決道里遼遠往復不無



淹滯適等皆頓首受命

上又曰凡為治者無貴近效若官守職民安業爾等但安靜以撫之

四年三月己亥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覽之親加刪定詔刊行頒給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問南北風憲作朕耳目任得其人則自無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鐸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

驚動及至界口無所為而去百姓為之語曰奉使

宜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敗鼓至今傳以為笑今

笑今

陛下一視同仁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與太平天下幸甚

閏三月庚辰以兵部尚書劉吉為治書侍御史

上諭之曰臺憲之官不專于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

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機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若陛下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

權將為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蹇諤之風以為百司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跡善人彙進則御史之職盡矣

七年五月壬辰以兵部員外郎楊基為山西按察司副使監察御史答祿與權為廣西按察司僉事呂本為北平按察司僉事

上諭之曰風憲之設本整肅紀綱澄清吏治非專理刑名爾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徒徇俗吏拘拘於繩墨之末至於處事之際毫忽須謹善雖小為

之不已將為全德過雖小積之不已將為大愆豈不見于雲之臺由寸土之積燎原之火本一燭之微可不慎哉

十年七月詔監察御史按巡州縣入辭

上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言事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甚乖朕意今汝等出巡天下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為治以安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教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



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  
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慎之

十二月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上諭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  
不能悉知其賢否故設風憲之官爲朕耳目察其  
善惡激濁揚清繩愆糾繆此其職也凡任風憲者  
宜體朕此意以公正爲心廉潔自守國家法律必  
務精詳至於奸民犯法吾所甚惡必務除之不可  
貸也有司以撫治吾民爲職享民之俸而不思恤

民惟以貪饕掇克爲務此民之蠹也宜糾治其罪  
毋以姑息縱其爲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視民相去  
遠矣不思問民疾苦公其聽斷將安用汝乎今官  
以九年爲考非一日積也汝當謹守法度思稱其  
職苟或不然鬼神鑒之

十五年九月癸亥特置天下府州縣提刑按察分  
司以儒士王存忠等五百三十一人爲試僉事人  
以治二縣期以週歲遷官陞辭諭之曰吏治之弊  
莫甚於貪墨而庸鄙者次之今天下府州縣官於

斯二者往往有之是以弊政日滋民受其害故命  
爾等按治其地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  
糾舉勿蹈因循

睦族

辛丑三月

上以兄子文正爲大都督府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  
事文正少孤

上甚愛之比長從戰屢以有功擢樞密院同僉至是  
改院爲府遂授今官尋守南昌號令明肅陳友諒

寇南昌雲梯攻兵百道進擊文正隨方應敵卒克  
城以待援及

上親征友諒遂敗死

上諭功文正爲最居數年卒

洪武元年正月

詔追封皇族以皇伯考 爲壽寧王皇兄 爲南陽

王 爲盱眙王 爲臨淮王皇從兄 爲霍丘王

爲下蔡王 爲安豐王 爲蒙城王皇姪

白陽王 爲招信王皇從姪 爲寶應王



安王 為來安王 為都梁王 為英山王皇伯  
妣劉氏為壽春王夫人皇嫂劉氏為臨淮王夫人  
皇從嫂翟氏為霍丘王夫人趙氏為安豐王夫人  
告曰天相我家肇興帝業仰承先德以克臻此已  
於正月四日祭告

天地即皇帝位于南郊既追尊

四代考妣為帝后重念親親之道無間存沒凡我伯  
考兄姪悉追封為王伯妣先嫂皆為王夫人列祀  
家廟著為常典伏惟英靈歆此榮祉

是月

上以宗室子朱守仁為工部尚書轉北平行省叅政  
後以饋餉不繼左遷廣西蒼梧縣知縣歷知容高  
唐二州十年以治最陞四川布政使二十四年召  
還拜太僕寺卿賜鈔二千貫白金二十兩後以致  
政歸寓居徐州

上命其長子襲錦衣衛鎮撫每遇

聖節朝京師特被優寵

三年四月

上以姪孫守謙為靖江王初文正卒守謙幼

上憐之育諸宮中至是推親親之典封為王後禮部  
員外郎張籌等議親王府承運門既用金釘靖江  
王府宜降殺如公主府之制

上曰諸王之於靖江雖親疎有等然亦王府也宜同  
親王之制

四年正月禮部奏南昌王女福成公主蒙城王女  
慶陽公主宜改封郡主夫駙馬都尉王克恭黃琛  
宜上駙馬誥命止稱所授官

上曰吾兄俱早亡惟存此二女耳吾不忍遽加降奪  
也其公主封號不去歲給祿米五百石夫王克恭  
黃琛仍駙馬都尉鎮國上將軍克恭福建衛指揮  
使琛淮安衛指揮使俱錫誥命

二十八年九月頒

祖訓曰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  
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  
如或有犯宗人府取問明白其實聞奏輕則重罪  
降等重則黜為庶人但明賞罰不加刑責



篤親

洪武二年五月詔追封皇外祖考為楊王妣為楊王夫人詔曰朕聞古昔帝王之為治首親九族天下和平此君道之先務萬世不易之理也朕為億兆生民至非祖宗積德安能致此自即位以來已嘗建立太廟四時享祭惟念母后之考妣未伸崇報於心歉然今下禮官議追封

皇外祖考陳公為楊王

皇外祖妣王氏為楊王夫人立廟以奉祀事於殿親

之至則思遠報之至則禮崇尚惟幽靈歆茲恤典是月詔追封皇外舅為徐王外姑為徐王夫人徐王詔曰蓋聞有天下者既追尊于祖宗又必及其外戚而顯榮之此國家之典禮也朕肇登大寶爰立皇后念其內助之功推於所生之自其父馬公宿州善族懿德于家無不稱之賢是為天作之配今既正位中官以基三化本於積慶則昭然可追封為徐王夫人詔曰朕惟后德之賢所以母儀天下蓋由早承母教以至于茲是宜推原所自

以光大其親為皇后母鄭氏早以貞淑作配善良為室賢女以媿於予則崇報后家禮所當也且母之貴由予子婦之秩從乎夫在古皆然今其取法可追為徐王夫人

三年二月癸未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為滁陽王妻張氏為滁陽王夫人立廟滁州仍繪其三子從祀凡生卒之日及節序皆命有司致祭

優老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甲寅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勅勞之曰臣之事君宜虔恭不怠其得休官於家者古今幾人卿膺永壽精力愈加自致仕之後每歲來朝甚慰朕心朕不忍卿驅馳千里而來已勅禮部賜糜米酒肴爾其享之以育高年十二年四月制加文武官年老致仕者秩品

上諭吏部曰錫爵報功佚老優留國家之令典朕思勳業以來文武群臣宣力效勞與朕同休戚者是皆天錫英賢輔我邦國今多年高矣宜令致仕還家樂其壽考以終天年其秩三品以上仍舊四品



以下各陞一等給以勅誥以示寵異

十三年四月張美和致仕

上賜之文曰朕聞古之賢士莫不修已行仁為時君之用否則獨善其身以終天年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雖不顯於當時而有功於後世以其德重而行純學博而言信也今老成宿儒凋落無幾獨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正欲詢問古今典禮以沃朕心柰爾不任周旋所以命卿歸老卿之去矣朕將誰從於戲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然全其始

終者罕矣今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

五月賜署吏部尚書劉崧致仕勅諭之曰君子之生也莫不尚父母之賢師友之訓以成其才及其壯也則推而行之以致君垂拱利澤群生斯乃仲尼之道君子之志也卿學問該博踐履篤實負成已之功之器備刺繁治劇之方止宜佐朕以理天下奈何年齒衰耄難於步趨故不忍復煩以政特賜致仕卿其去朝歸于鄉里宜慎所養以樂餘年十九年三月左春坊司直郎汪仲魯以肺疾乞還

鄉

上許之明日復召至便殿賜坐顧謂曰汝昨以疾告歸期秋復來見朕知汝疾劇宜休養以延壽考汝平生力為善今鬱然龐眉乃盡之徵更慎起居精藥物以終餘齒無庸再至也

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

上復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故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

聖典 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

親儒

丙申四月

上遣徐達等下鎮江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為吾訪之示之名從龍仕元為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鎮江達至訪得之因從龍從孫永在軍中即遣歸報

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之從龍至



上親出城迎入邀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宣稱爲老  
先生而不名

戊戌十二月癸巳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旣至祖幹  
持大學以進

上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

上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爲帝王之道自修身齊  
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  
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上曰聖人之道所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

聖典

卷之四

五

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  
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爲諮議儀以疾辭祖幹  
亦以親老辭

上皆許之

已亥正月

上克婺州置中書省召儒士許一葉瓚王胡翰汪仲  
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翼吳履張啟敬孫履皆會  
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至是克處  
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

者卽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  
從容問曰四海紛爭何時而定濂起對曰天道無  
常唯德是輔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上善其言深見尊寵旣而命有司卽所居之西創禮  
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  
皆用之

壬寅正月

上取江西諸路王禕撰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爾學

聖典

卷之四

五

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遂以禕爲  
江西提舉司校理後屢遷至翰林待制日見親信  
洪武元年十一月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  
是

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  
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

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

六年二月

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宋濂對曰上古載籍未



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化者乎

十年二月學士宋濂致仕後來朝見於端門

上佇想已久延問累矣及見大立加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皆騷動顏色越一日

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

禮之優詳臣莫敢望

禮典卷之四

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

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避謝不敢當

二十六年七月戊申命秀不張宗濂等隨詹事府

左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並近前說民間

利害馬里稼穡等事問陳古今孝翁忠信文華殿

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臨雍

洪武十五年五月

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

吳頤等以次進講畢

上謂之曰中正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之君臣可愧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成趨於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爲講說反覆開諭群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

禮典卷之四

聖典卷之四終



聖典卷之五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梓編

定禮樂

吳元年秋七月乙亥朔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及范權領樂舞生入見奏雅樂閱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為徵音

上曰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耶起

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聲最難和古惟后夔

能和磬聲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即八音

諸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感人而與天地

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

耶鼎復對曰樂聲不在外求在人君一心君心和

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

洪武元年正月詔制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能為今禮順人情可

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

古器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

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制宗廟

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儀於是造銀器以金塗之

而鑿玉醜每事皆入朱漆盤盃二百四十及桴梳

篋篋篋皆備慢浴室皆具

二月戊辰翰林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

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

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二年正月甲子

上以群臣每遇正旦聖壽朝賀行禮呼萬歲者三雖

云臣子祝上實亦虛詞因諭宰臣更其詞如朝賀

之日贊禮者云贊呼衆皆曰願君有道又贊呼則

曰天下和平依此意與諸儒議之於是廷臣議曰



三呼之詞乃臣子祈君之至誠若如

聖諭則謙德有餘然於臣子之誠不盡今更其詞令

贊禮者始贊呼則衆皆曰天輔有德又贊呼則曰

海宇咸寧再贊呼則曰

聖躬萬福制可

六月庚午

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

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

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

聖典 卷之五

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

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期月三年必

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三年正月癸巳先是

上以天下初定欲通群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

詢問民情諮訪得失或考論古今典禮制度故雖

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序者

上乃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為先殿陛之間嚴肅

為貴朕始欲諮訪庶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至班

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

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書

侍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班

于丹陛左右遠者糾儀官舉正之

二月

上問禮部尚書崔亮曰朕郊祀天地拜位皆正中而

百官朝祭則班列東西以避正中此何禮也亮對

曰臣聞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

祭土而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南向答陰之義也郊

聖典 卷之五

祭天而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升自午陛而北向以

答陽也若夫群臣朝祭於上非答神之義俱當避

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陛朝班則分列東西

以避馳道此其義不同也

上曰臣之事君與君事天則其道不相遠也因命侍

儀司自今百司朝祭左右班相去不得越二已其

省府臺官俱就甬道上拜謁但不得直行甬道而

已

六月戊申



上退朝御東閣從容與群臣論及禮樂之事謂廷臣曰世之治亂本乎人情風俗故忠信行則民俗淳朴佻巧作則習尚詐僞京師天下之統會萬民之瞻仰四方所取則者也而積習之弊率以奢侈相尚浮藻相誘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禮部尚書陶凱對曰仲尼有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今欲整齊風俗使佻巧不得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

上曰教化必本諸禮儀政刑豈宜先之苟徒急於近效而嚴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汨之也凱頓首稱善

八月庚申

上諭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卽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亦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僭侈閭里之民服舍屠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賤往往侈肆於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

各有所守

四年四月辛亥定太廟合祭功臣配享先是特享太廟命以青布幃列功臣之位於廟殿中俾預配享既而以親王與功臣分祀於兩廡遂罷幃設之以及是合祭

上謂中書省臣曰太廟之祀以功臣配列於廡間然合祭之時朕意

祖宗之神具在使功臣故舊之歿者得少依神靈以同享祀則不獨朝廷宗廟之盛典亦以寓朕眷念

功臣不忘之意也其定合祀配享之位以聞於是禮官奏凡合祭之時於太廟內爲黃布幄殿設兩廡中設祖考神位親王及功臣列于兩廡每行禮既奠獻祖考則遣大臣各分獻兩廡制可

六月戊申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稱



乃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

上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飭爲舞隊講戲殿廷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諛諛淫蕩之樂悉屏去之

六年四月癸未

上諭中書省及禮部曰始天下方定其山川皆統祀於京師然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今行省大臣任方面重寄視古之方伯連帥無異而其境內山川所當祭者其定制頒行之

八月庚寅詔禮官考五輅

上曰五輅之制起於成周然王輅太奢今欲止用木輅以朱漆之朴素渾堅奢儉得中然須爲二乘其一惟以朱漆不用皮革於祭祀用之其一以皮鞞者行幸用之爾其與工部參酌古制務合時宜朕

將以郊祀御馬

九月丙午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守禮儀

上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列班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奏奏事有未閑禮儀者是禮法不嚴於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於禮儀有不閑習者令侍儀司官日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

閏十一月甲申詔定品官家用祭服公服

上諭禮部臣曰古者士大夫祭家廟亦有祭服其見私親尊長亦必有公服其議制度等級以聞於是定議品官之家私見尊長而用朝君公服於禮未安宜別製梁冠絳衣絳裳革帶大帶白鞞烏鳥佩綬其衣裳去綠襖三品以上用佩綬三品以下不用其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三品以下并去



佩紱從之仍令如式製祭服賜公侯各一襲以爲祭家廟之用

七年六月

上謂翰林院學士承旨詹同日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於禮未當卿等其議之於是同與學士宋濂議以

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卽分獻官行初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

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導達陰陽以

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命凡祭祀罷上香

九月庚寅貴妃孫氏薨勅禮官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於人情甚矣乃勅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王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俗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衰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爲通變之宜得人心之

濟安卽天理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三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

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服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爲定制

乙卯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先是

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監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

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常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母有所避至是上所撰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爲三隊隊皆八人禮部圖其制以上命樂工肄習之

九年十一月

上謂太常卿唐鐸禮部尚書張壽翰林學士承旨宋



濂等曰書稱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向者群臣謙以每獻行再拜禮似於煩濼朕定迎神及飲福受胙送神各四拜卿等以為何如鐸等奏曰禮貴誠一不尚繁文况周旋起伏事久則勞勞則怠心生居敬行簡誠如

聖諭然大祀天地宗廟飲福受胙既行四拜則日月星辰社稷一切中祀飲福受胙但宜行再拜禮庶有品節

上然之命著為式

十四年二月丁丑命禮部申明鄉飲酒禮

上謂之曰鄉飲之禮所以敘尊卑別貴賤先王舉以教民使之隆愛敬識廉耻知禮讓也朕即位以來雖已舉行而鄉閭里社之間恐未徧習今時和年豐民間無事宜申舉舊章其府州縣則令長官主之鄉閭里社則賢而長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次之以齒為序其有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於良善之中如此則家識廉耻人知禮讓父慈子孝兄弟恭夫和

婦順之道不待教而興所謂宴安而不亂和樂而不流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正謂此也

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同言國初之制凡啟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詔下羣臣議翰林院編修吳沉等奏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

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相同之言非是請凡故事東宮者稱臣

上從之

十七年六月庚午

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治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政刑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為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在下者惟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



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梁刑政者救敝之藥石卿  
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爲虛文也  
甲午

上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  
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  
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  
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夸古之律呂協天地自  
然之氣後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  
不審人聲與樂器不比故雖以古人詩章用古之  
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  
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  
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  
甚難卿等宜究心于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以  
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二十年七月丁酉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  
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至廟

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與周天子並  
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析

文武爲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  
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  
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卽以太公之鷹揚而受丹書  
仲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  
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  
不閑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  
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  
廟

二十一年二月甲寅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  
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  
何曹參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  
子儀李晟趙普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爾忽博  
朮赤赤老溫伯顏阿朮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  
祀于帝王

上曰古之君臣同德者始終一心載在史傳萬世不  
泯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跡而不究其  
實也若宋趙普負太祖爲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



傑木萃黎為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社可祀木萃黎而罷安童既祀伯顏其阿木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二十五年四月丁卯命禮部右侍郎張智申肅朝儀

上謂之曰禮儀者朝廷之表有虞之時羣后讓德百僚師師卿其申諭百官景行古人無敗禮失度以取咎責

刑訓

洪武六年五月禮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義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親為之序於是頒賜諸王且錄于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于王宮正殿內宮東壁以時觀省

上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

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立法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敗故經云不愆不忘率有舊章

上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故堯隆厥緒幾於亡夏顛覆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二十八年九月庚戌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

司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尊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姦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為不刊之典如漢高祖親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為深戒者朕



少遭亂離賴

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卽位以來勞神焦思  
定立法制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  
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  
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  
守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卽以姦臣論無赦

閏九月

上重定祖訓錄名爲

皇明祖訓其口仍舊而更其歲戒章爲祖訓首章

上以是編之作將垂之萬世命大書揭于右順門內

西南廊下朝夕諦覽斟酌損益久而後定至是後

以

皇明祖訓頒賜諸王

勤政

甲辰三月己卯廷臣張閻等上疏勸

上淵默以怡養神氣

上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達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  
守道無爲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軍

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養之日耶  
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

洪武六年五月

上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

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

尤難朕安敢懷真安而妄艱難哉

十年九月六日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

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

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

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

且人君日理萬幾念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

可勝言朕卽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未且卽臨朝

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

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



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驚勞但恐

畏  
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  
便欲逸樂股肱既際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  
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  
矣羣臣皆頓首受命

十五年二月乙亥

上諭羣臣曰朕統一天下於今十有五年夙夜靡寧  
誠以天下之大三國之衆庶事之繁日決萬幾苟  
有怠忽或一言一當貽四海之憂或一事有失為  
天下之患豈可不盡心乎朕與卿等共理常各勤  
乃事體朕至懷

十七年九月己未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  
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一千  
六百六十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事

上諭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總萬幾安敢憚勞但朕  
一人處此多務豈能一一周徧苟致事有失宜豈  
惟一民之害將為天下之害豈惟一身之憂將為

四海之憂卿等能各勤厥職則庶事未有不理  
十八年五月戊寅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後出迨暮  
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終  
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

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  
聖體過勞

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  
倦不暇寢將厲千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  
無事高居宴樂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  
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  
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聖典卷之五終



聖典卷之六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榘編輯

律令

吳元年十月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初

上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  
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姦弊自平武昌以來即  
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  
欲頒成法律內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長等詳定  
論之曰立法貴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

條緒繁多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姦貪之吏  
得以夤緣為姦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  
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  
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  
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  
之法

十一月壬寅

上謂省臺臣曰近代法令極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  
正欲得中毋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得夤緣

出入為姦所以其害不勝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  
殺鬪毆殺毒殺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等但謀殺  
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  
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槩不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  
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  
十二月甲辰律令成命頒行之初命李善長等詳  
定律令

上每御西樓召諸議律官及儒臣皆賜坐論議以求  
至當謂起居注臣孫汝匯曰吾道尚法臣所定律令有  
未安者吾將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己意見決之而眾輒以為然鮮  
有執論蓋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無所措手  
足何以垂法後世鼎對曰

主上參於羣議斷以睿見誠為允當請俟書成更與  
廷臣看詳而後頒之

上然其言及是始成

上諭羣臣曰讀書所以窮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  
稱循良者不在於威嚴在於奉法循理而已卿等  
既讀書於律亦不可不通太抵人之犯法者遠理



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輕法故陷重刑今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謹

是月戊午命頒律令直解先是

上以律令初行恐民一時不能盡知法意或有誤罹于法者乃諭大理卿周禎等曰律令之設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豈能悉曉其意有誤犯者赦之則廢法盡法則無民爾等前所定律令除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直解其義以之縣使民家論戶曉至是書成以

進

上覽而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條格之書非不繁密但茲官吏弄法民間知者絕少是譬天下之民使之不覺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解徧行人人通曉則犯法者自少矣

洪武元年正月勅頒律令於天下曰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人既難知是故史之為書簡而法朕甚憫之今所定律笈繁就簡使之歸一

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斯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陷於律刑措之效亦不難致

七年三月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先是上既命頒行律令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禎等直解其義頒行民間既而又令儒臣同刑官共講唐律目錄二十餘條進覽

上為斟酌擇其可行者從之至是重命惟謙詳定大明律篇目皆准唐

明律篇目皆准唐

上命揭于兩廡之左親加裁定及成翰林學士宋濂為表以進命頒行天下

九年十月辛酉

上覽大明律謂中書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貴得中道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為簡便後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况未盡善其能久無弊乎今觀律條猶有議



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章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餘如故凡四百四十六條

二十二年八月更定大明律先是刑部奏言比年律條增損不一在外理刑官及初入仕者不能盡知致令斷獄失當請編類頒行俾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參考折衷以類編附舊律名例律附於斷獄下至是特載之篇首書成命頒行之

二十八年二月刑部臣奏律條與律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

上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有經有權律者常經也條例者一時之權也朕御天下將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三十年五月大明律誥成

上御午門諭羣臣曰朕有天下倣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刑著為令行之已久然而犯者猶衆故於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避

凶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畧附載於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今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廢稱朕恤刑之意

論治

甲辰三月丁卯

上謂廷臣曰刑悍者非人之性也習也苟有禮法以一之則馴悍者可使善柔驕暴者可使循帖若踉蹌之馬詎御有道義則自然馴熟屬茲草創苟非禮法人無所守故必當以此洗滌漸染之習然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為難人知遵禮自無暴悍能守法則不至暴悍夫三尺童子至弱也遇強暴而不敢欺者以有禮法故耳方今所當急者此為先務不可後也

丙午三月甲辰

上諭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天下兵爭民物創



殘今土地漸廣戰守有備治道未究甚切乎心基

對曰戰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

上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

目舉其要在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為本也禘

對曰昔湯正桀之亂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

敘彝倫

主上之言誠昭合於前古也

是月丁未

上諭羣臣曰嘗聞詩者聖人不出戶庭而天下治蓋

由政成而化洽治天下能使政成而化洽故不

令而民從不施而民悅吾甚慕之今師旅未休民

未甦息政化何以能若是也起居注王禘對曰政

化修否係乎在上之人

主上此心拳拳何憂政化之不成也

十月癸丑右御史大夫鄧愈等各言便宜事

上覽之謂愈等曰治天下當先其重且急者而後及

其輕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

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教化行而習俗美足衣食者

在於勸農桑明教化者在於興學校學校興則君

子務德農桑舉則小人務本如是為治則不勞而

政舉矣今卿輩所言皆國家不可闕者但非所急

卿等國之大臣於經國之道庇民之術尚當為予

盡心焉

吳元年十月己巳

上御戟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

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

所居相近者六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

非偶然今掃除羣雄撫有江南人免離亂之苦每

中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機難成

而易壞苟撫之失宜施之不當亂由是生今中原

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正

當練兵選將平定中原諸將小心忠謹者惟徐達

聽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為可以佐之

其餘或為偏裨或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顧

吾諸將足以了之去疾對曰知臣莫若君

主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難矣



洪武元年正月庚辰

上朝羣臣罷從容謂御史中丞劉基章溢曰朕起義  
淮右以有天下戰陣之際橫雁鋒鏑者多常惻然  
于懷今民脫喪亂猶出膏火之中非寬恤以惠養  
之無以盡生息之道基對曰自元氏法度縱弛上  
下相蒙遂至於亂今當維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  
可

上曰不然夫經喪亂之民思治如饑渴之望飲食刻  
殘困苦之餘休養生息猶恐未蘇若更驅以法令

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將欲救之乃反害之且  
為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惠若徒事其名而無  
其實民亦何所賴焉溢頓首曰  
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

二年正月庚子

上御奉天門召元之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  
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

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  
步急則躓茲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用

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  
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大抵聖  
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  
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二月庚寅

上謂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積善可以成德故小善  
可以至大善小惡必至成大惡又曰積善如累土  
久而不已可以成山積惡如防川微而不塞必  
至於滔天卿等行時之俊又與朕康濟天下雖有  
小善朕必錄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過遷  
善如鏡之去垢光輝日增不然則終身蒙蔽罪惡  
日積災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三月丙午

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待制秦裕伯等曰往者四  
方鼎沸生民之禍極矣天道厭亂人心思治故作  
難者皆底滅亡今疆宇雖定然中原不勝凋敝東  
南雖已甦息而錢穀力役又皆仰之何時可以休  
息也同對曰



陛下撫念創殘憂勞于心誠天下蒼生之福也

上曰苦寒者思溫執熱者思濯今民之思治甚於寒之思溫熱之思濯正當有以濟之

八月戊子監察御史睢稼言周官有懸法象魏之文禮經載鄉飲讀法之設皆導民知禮法而遠刑辟也今新律頒布天下鄉井細民猶有不通其說者宜做古人月旦讀法之典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俟之通曉則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

上曰威人以法不若感人以心敦信義而厲廉恥此化民之本也故廉恥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行興卿言讀律固可禁民為非若謂使民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三年十二月己巳儒士嚴禮等上書言治道

上退朝御西閣因覽禮所上書謂侍臣曰汝等知古今達事變且言元氏之得天下與所以失之之故或言世祖君賢臣忠以得之後世君暗臣諛以失之或言世祖能用賢而得之後世不能用賢而失

之或言世祖好節儉而得之後世尚奢侈而失之

上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由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權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禮所言不得隔越中書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今創業之初正當使下情通達於上而猶欲劾之可乎杭州白塔乃元時佞臣所作以諂媚朝廷今禮欲脩之伯顏之有祠堂因其初入臨安市不易肆有德於民故廟食焉今禮欲毀之都杭僻居一隅非得已也朕都建康撫定四方經營方始今禮又欲朕建都于杭失居重馭輕之宜皆妄言耳朕訪求人材欲得識時務俊傑而用之今觀禮所陳誠未達時務者也

是月庚戌

上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日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于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為治之道試為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可以為法也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于法人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蓋有時而窮然爲治者遺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

五年二月己卯朔

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爲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子於國家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

聖典

卷之六

元之將亡內外諸臣皆安於苟且不脩職事惟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畧不究心由是紀綱廢弛民心日離遂致土崩此皆近事可爲明鑒朕每夜不安寢未明視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朕懷夙夜盡心能修厥職則無負國異日垂名青史豈不美乎

六年四月

上御謹身殿諭省臣曰朕觀唐太宗言賈胡剖身以

藏珠惟知財利不惜性命譬如貪官汙吏惟知好賂犯法而不愛身命其與賈胡剖身藏珠不異若使官吏愛身守廉矣得有喪身之事只爲任情恣欲重利輕身以致禍敗耳

九年十月甲寅

上諭羣臣曰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可踰越故春秋有謹始之義詩有陵分之譏聖人著之於經所以垂訓天下後世者至矣爾在廷群臣

聖典

卷之六

以道事朕當有鑑于彼毋擅作威福踰越禮分庶幾上下相仿而身名垂于不朽也

是月

上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至於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百功上不爲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十二月丙申



上諭太師輔國公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於天  
性然於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  
設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自  
覺其非急欲改之妨事亦已多矣前者令皇太子  
躬聽朝臣啟事欲其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  
或有未當自今諸司政事啟于東宮者卿等二三  
大臣更爲參決可否然後奏聞

十年十一月新除有司官

上諭之曰近者天下有司奏缺官朝廷以時選補比

聖典

卷之六

除未久有司又復奏缺是何犯罪罷黜者之衆也  
若移其作姦之心以爲善亦何不可國家俸祿如  
井泉汲而不竭彼皆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  
競爲賤利雖積錢充屋一旦事覺皆非已有大丈  
夫立志爲善功業不難矣苟念慮一失殆了不善  
迷而不悟遂不可救夫不知爲善者愚人也能爲  
善者賢人也至於爲惡者乃下愚無顧忌之人也  
然爲善爲惡特在人之存心何如耳聖賢之教率  
性修道而已人能推行之終身用之不盡夫人幼

不識事長則知孝友此乃天賦善性若以此道日  
日行之卽是率性之道我爲善事而他人有志者  
效之是修道之教推廣此意則何善不立何事不  
成今汝等之官宜鑑則非勉於爲善則永安祿位  
矣

十一年三月壬午

上謂禮部臣曰周書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人

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由兼聽廣覽以達

民情胡元之世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

聖典

卷之六

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當  
爲戒大抵民情幽隱猝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  
離合之機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於外  
監得失於民有見於此矣爾禮部定奏式申明天  
下

十二年正月己巳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

罰予奪得以自尊朕則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

業惟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况賞罰予奪國



之大柄一有愛憎忿戾於其間則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須不敢忽也侍臣對曰

陛下持心若此太平長久之道也

三月己巳

上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

上曰君之於民猶心於百體心得其養不為淫邪所

干則百體皆順令矣苟無所養為衆邪所攻則百

病生焉為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

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人固有不信而信不令

而從者矣若惑於儉邪荒於酒色怠於政事則君

德乖而民心離矣天下安得而治夢炎對曰

陛下所諭甚切實帝王為治之要

六月辛巳

上與侍臣論用人之道

上曰人主以明為治而不自用其門當取衆人以爲

明夫燭火之光豈曠於烈炬衆人之見必廣於一

人故用天下之賢才以爲治使天下之情幽隱

達則明無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取

衆長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十一月己亥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翰林待制吳沈曰人主治

天下進賢納諫二者其切要事也沈對曰誠如

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

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

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

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

聖典 卷之六

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沈對曰

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十三年六月庚申朔

上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濟衆之

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

斷萬事萬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

上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口之也然明斷亦不

以急速審察爲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



之太過則虧君人之量

十四年十二月己巳蘇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  
上覽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愛國之心但於理  
道未明耳蓋人主之心當以愛物為主治國之道  
當以用賢為先致治在得人不得人專持法令此首言  
用法不知務矣

十七年三月甲辰

上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庶事  
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德故能致

聖典

卷之六

雍熙太和之盛後世治不如古君臣之間兩相猜  
忌上下乖隔情音不孚君言善而臣遠之臣論是  
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節用  
能以任天下之政思與卿等求古之君臣同心一  
德協于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

謝 七月戊戌

上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待

上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

智識為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  
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  
過不貸己之過又曰禹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  
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  
稱善

是月丁未河南吏人上書言利民事所言卑陋又  
多撻拾陳言

上謂羣臣曰謀國之道習於舊聞者當適時宜徂於  
近俗者當計遠慮勿泥古而不通今湯近而心於

聖典 卷之六

遠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設施必欲有利於天下可  
貽於後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蓋國家之事所繫  
非小一令之善為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無窮之  
患不可不慎也

八月丙寅朔

上謂廷臣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不  
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於不  
盡人之情使人得以適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  
得以適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防人之所欲蓋



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則  
人不堪於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則下之  
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疎矣上下之  
情乖而國欲治者未之有也

十一月乙丑

上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  
受之爲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王信之無易  
入朕觀唐虞君臣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  
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汗穢簡策貽譏于

聖典

卷之六

古此誠可爲戒右春坊右贊善董倫對曰誠如  
陛下所諭惟明主則能慎擇之

上曰責難不入于昏君而諂諛難動於明主人臣以  
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不至天  
十八年三月壬戌

上諭戶部臣曰善爲政者賦民而已不困於民而民  
不勞故民力紓財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於賦  
役使民不至勞困財用豈有不足田野豈有不安  
爭訟豈有不息官府豈有不清如此則民豈有不

受其福者乎民既受福爲官長者亦得以享其福  
矣近來有司不以民爲心動卽殃民殃民者禍亦  
隨之苟能憂民之貧而慮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  
生此可謂善爲政也爾等勉之

七月戊寅

上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左贊善劉三吾  
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嘗盜賊屏息歲皆豐登民皆安樂  
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心

聖典

卷之六

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  
三吾對曰

聖心拳拳若此恩德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疢不自疹  
匠如公輸不施繩墨不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  
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  
十九年正月己巳

上與侍臣論治道

上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



不若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  
履貧者當重農時並賦役以厚之其不若生惡  
勞當備興作節儉德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  
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  
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額終非其性也

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丑朔

上御謹身殿翰林院學士劉三

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

聖典 卷之六

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

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

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

吾悚服稽首而退

二十三年秋七月壬戌

上御謹身殿觀大學之書謂侍臣曰治道必本於教

化民俗之善惡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要

在於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脩而人化之

好仁者耻於為不仁好義者耻於為不義如此則

風俗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教化之本  
致風俗陵替民不知趨善流而為惡國家欲長治  
久安不可得也

二十四年冬十月甲寅朔

上謂群臣曰為君為臣燭理貴明處事貴斷唐太

宗與群臣論教化封德彝以為三代之後人漸澆

訛欲化而不能獨魏徵勸太宗行之卒致貞觀之

治此可謂燭理可憲宗欲伐吳元濟舉朝以為不

可獨裴度勸伐之卒成大功此可謂能果斷自古

聖典 卷之六

國家興衰皆繫乎此若為臣者優游度日無所建

明上無剛明泉之主則政日弊國日衰如漢元

帝是已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而罔

後艱若卿等事朕左右當立功立業以希古人

二十五年七月庚辰朔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上曰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

撫治不可緩撥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

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

二十七年三月甲子陝西有士人上仁政書

上覽之謂侍臣曰說言仁政則必當愛民何如

皆勞民傷財之事自相悖戾彼曰外儒士不究

事體然亦肯言有可茹也不必指擿瑕疵以杜言

路

卷之六

卷之六

聖典卷之七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棹編輯

恤刑

戊戌三月己酉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

囚凡重者從輕典輕者原之左右或言去年釋罪

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大寬則人不懼法法縱弛

無以為治

上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服之或誤

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則必

聖典

卷之七

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于我正

當撫綏之况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

抵治獄以寬厚為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

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自無冤抑若執

而不通非合時宜也

吳元年六月甲戌

上謂嘗曰任官不當則廢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

辜受字譬之薶草茅者施鑄不謹必傷良苗繩索

惡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



人於捶楚之下屈抑頰挫何事不服何求不得古  
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譬  
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  
能立人亦能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  
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  
本也

九月戊寅

上謂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獻楊憲等曰法有連坐之  
條謂侵損傷人者吾以為鞠獄當平恕非大逆不

聖典 卷之七

三

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  
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對  
曰先王用刑世輕世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  
重治之則犯者益衆

上曰民之為惡譬猶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  
潔不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  
而伊我未敢犯其為術也淺矣且求生於重典是  
猶索魚於釜欲其得活難矣故凡從輕典雖不求  
其生自無死之道

十一月己亥中書參政傅獻言應天府有滯獄嘗  
斷決者

上曰滯滯幾時矣曰逾半歲

上惕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  
人以罪決遣安得有此獄頓首曰臣等不能統率  
庶寮是臣罪也

上曰吾非不愛其民而民尚爾幽抑近且如此遠者  
何由能知自今獄囚審鞠明白須依時決遣毋使  
淹滯

聖典 卷之七

三

洪武元年正月

上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  
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紛亂故凡遇  
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姦弊以殃吾民  
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  
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民無冤抑刑  
獄清自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姦養育群生  
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體之毋忽也

二年十二月己酉復以廣東行省參政周禎為刑



部尚書

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皋陶之辭始雖曰明刑終期於無刑皋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為重而民亦自無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卿其體之

三年十二月中書省臣言民有販賣私鹽者於法當誅請如律

上曰彼皆細民恐衣食不足而輕犯法姑赦之發戍

聖典 卷之七

蘭州既又有潭州民艾立五等以私鑄錢亦論當死

上亦命免其死杖發寶源局充工

九月江寧縣民入役內庫盜出珊瑚珠羅斛香於

考當死

上以細民貪利無知命杖之庫官失覺察者亦杖而

罷其職

四年三月戊申贛州民有止宿逃囚者初不知其囚刑部逮問坐之罪

上曰刑者聖人設防於天下耳深文重法仁者不為

故凡斯獄貴得其情緣情而論罪則刑當而民服彼既不知其為囚而止宿之者人情之常也何為罪之如所議行路之人將無止宿矣遂命釋之給道里費遣歸

是月戊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為尚書

上諭之曰膏梁所以充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舍膏梁而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梁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故為政者若舍仁

聖典 卷之七

義而專務刑罰是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擢卿為刑官之長卿于用法之際常體古人欽恤之意則張釋之于定國皆可為矣卿其勉之

五月辛巳

上廷臣論刑法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之察則下無遁情

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偽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



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術善故唐虞重其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頭刑脇之刑秦之誅而國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慈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發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鞅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斷而退

六年正月辛酉江西行省商民生濕漉漉之

擬以亂法罪當死

聖典

卷之七

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見者莫不憐

惕豈宜遽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

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

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為貪利耳

乃悉免死輸作臨濠

三月乙卯廣西衛卒王昇因差遣還沂州受親舊

私心衛官以違法併逮其親舊三十四人送都督

府奏罪之

上曰人歸故鄉孰無親故慰勞餽贈人情之常

釋之因謂侍臣曰近來諸司用法殊

河備百戶姚旺因運糧偶見舊日僮僕收之至濟寧民有言是其甥不見已十年旺即以僕還之因受絹一匹此皆常情法司亦以論罪用法如此使人動卹羅刑網甚失寬厚之意

七年十一月壬午選用鳳陽屯田官吏先是官吏

有罪者發鳳陽屯田至是

上念其已歷艱苦必能改過詔中書省御史臺選其

年及四十之上材堪任川者復用之年未及者仍

留屯田若年四十以下原犯公罪及已經宥免者

聖典

卷之七

七

亦復錄用於是取至京師者凡一百四十九人各

授職有差

八年二月敕刑官自今凡雜犯死罪者免死輸作

終身徒流罪限年輸作官吏受贓及雜犯死罪當

罪職役者謫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輸作一

年然後屯種

上復諭刑官曰天道好生人情惡死朕御天下夙夜

靡寧常懼刑罰失中以乖天道所以特降寬宥之

典凡雜犯死罪皆令輸作屯種以全其生

冀其

一第... 2 反E內



悔罪改過復為善人爾等以體朕此意務求公平使刑罰得中下無冤抑則不負朕委任矣

十年五月丙午人有誣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為寇者捕獲至京法司以聞

上曰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窟匿山谷聚連逃以為民患山西之民邊其巢穴者徃徃被其驅掠追脇為盜皆不得已豈真為盜者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助之立黨而激之為亂也其釋之各給道里費遣還鄉里

十三年十二月乙酉禮部奏南昌府進賀正旦表文不如式者宜坐其罪

上曰臣子之於君父固無所不致其謹其間事或有疎忽出於失悞姑勿問錄其過以示警

十四年二月甲子以鄭湜為福建布政司左參議

湜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鄭氏素以孝義聞上每加褒異或為人所誣輒赦不問時有訴

通胡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湜曰弟在其恐使諸兄罹刑辟乎自詣吏請行仲

兄濂先以事留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焉湜曰兄年老吾自徃辨之萬一不

弟當服辜二人俱入獄

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者乎即宥之詔賜酒食擢湜為參議賜冠帶襲衣

五月丙申刑部奏決重刑

上諭之曰朕常命汝等凡有重獄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則刑罰濫及而死者不可復生也故必欲詳審今汝等槩以重刑來奏其間固有

瀆倫亂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時過誤情有可矜法必當分別若一槩言之則輕重不分矣自今凡

十惡非常赦所原者則云重刑其餘雜犯死罪許聽收贖者毋槩言也

八月乙丑南雄侯趙庸平陽春縣蠻寇奏捷京師

上勅諭之曰嶺南民人入籍既久屢叛屢征朕非得



已舊歲命卿鎮撫其地惟陽春之盜出沒剽掠久為民患卿以兵勦平之捷報至京朕甚爾嘉但所奏俘囚數多朕思凡民之亂由有司不能撫卹以致作亂卿可會都布政司取俘囚中首惡者誅之賜從之黨釋歸田里庸得勅乃斬首賊李佛蔭數人餘皆釋之

九月辛丑勅刑部尚書胡禎等曰帝王撫臨百姓皆欲其從化至於刑罰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輕四凶之罪止於流竄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有小過或加以苛刻朕甚憫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則下有為善之心改過者多則輕生者少自今惟十

真犯者決之如律其餘雜犯死罪皆減死論  
十月遣監察御史林原孫榮等分按各道罪囚

上欲平天下刑獄壅蔽之弊故分遣御史四出按察凡罪重者悉送京師送大理寺詳議於是原等湖廣直隸等處勅諭之曰王者順天時以脩政令古之制也今天氣嚴肅當脩刑典御史職在法司

俾理冤抑今遣爾等往各處審決獄囚其罪重者悉送京師令大理寺詳議無任情以屈法枉道以罪民期於律應人心法當天理欽哉毋違朕命

十二年二月己丑

上諭刑官曰方春萬物發生而無知之民乃有犯法至死者雖有決不待時之律然必朕心有所不忍其犯大辟者皆減死論

五月乙卯監察御史雷勵坐入人罪

上責之曰朝廷所以使頑惡懾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無所守爾為御史而執法不平何以激濁揚清仲寬理枉且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論決可以再生乎命法司論勵罪以戒深刻

八月先是民有以罪減死戍邊者多艱於衣食上聞而問之悉命還家取贖用定期而來至是五十人先至

上曰彼愚民無知故抵於法今先來歸是其畏法良心不泯庶幾改過遷善矣特命宥其罪與道里費放還田里



是月遣監察御史余公大往泰州審決重刑赦曰  
雨露滋生萬物以榮霜露肅殺萬物以悴各當其  
時斯二儀之常經古今所不易者也今命爾往泰  
州決刑獄爾其慎法天時務從至公毋獲罪於人  
而飲哉

十月丙申命刑部都察院斷事等官審錄囚徒

上曰錄囚務在情得其真刑當其罪大抵人之隱曲  
難明獄之疑似難辨故往往有經審錄尋復反異  
蓋由審刑者之失以至此耳故善理獄者推至公

聖典 卷之七

十一

之心擴至明之見則巧偽無所隱疑似無所惑自  
然訟平理直枉者得申繫者得釋苟存心失公意  
斷不明是猶舍衡以求平拚鑑以索照獄何由  
理事何由能直今命爾等審錄囚徒務以公誠  
明辨或毋使巧偽繁滋而疑讞不決生者拘囚  
囚囚死者受冤於地下非惟負朕慎刑之心實違  
上天好生之意凡錄囚之際必先稽閱前牘詳審  
再三其有所訴即與辨理具實以聞

十六年正月壬子

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微等曰凡論囚徒

其情不可深致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  
猶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者其父  
行賄求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其  
死而赦人之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  
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四月庚寅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上覽而惡之曰刑法之設本以禁民為非使之遠罪  
耳非以陷民也汝張此密法以罔無知之民夫乃

聖典 卷之七

三

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鯢鮪焚林而田禍及  
麋鹿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汝  
也濟大慚

六月甲戌刑部尚書開濟等官議三審五覆之法

上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實當因名而實  
聞察覆之法但應旬時之名無曰今是弊非但  
大同小異審覆者未必盡其心告訴者未必盡其  
情朕深知其弊爾宜戒之

七月辛亥遣監察御史往浙江等處錄囚陞辭



論之曰古人有言議獄緩刑又曰無敢折獄人命至重必在詳審不敢輕也夫刑當其罪猶在可矜

若及非辜豈可復悔草木微物有仁心者方長不辨况於人而可忽乎爾往視之

十七年十月壬申廣東都司械送蠻寇餘黨九十餘人至京法司請治其罪

聖典

卷之十

四

閏十月癸丑命天下諸司刑獄皆屬刑部都察院詳議平允又送大理寺審覆然後決之其直隸諸府州刑獄自今亦準此令庶幾民無冤抑因謂刑官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於民如天之於物天之道春生秋斂而論天之德則曰生君之道仁可義制論君之德則曰仁夫王良善御豈在於策周公善治豈在於刑所謂刑者輔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已

十一月乙酉陝西都司獲販私茶者參送三京上曰私茶犯禁者不可不掃然原其情以衣食饑寒之故亦有可矜其宥死謫戍寧波昌國衛私茶以賜捕獲軍士

十九年五月乙卯朔

上諭吏部臣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曩者進士魏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為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已歷年恐為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其召還用之

聖典

卷之十

五

十二月戊申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上言

陛下之于刑獄每存欽恤之意蓋欲期于無刑而頌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為莫若嚴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

上寬之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縱弛則為惡者無所畏過嚴則為善者或濫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刑亂而政廢矣如爾所言恐流于濫其可哉

二十年正月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



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  
衣衛審其情辭用事者因而非法凌虐

上聞之怒曰訊鞫者法司事也凡負重罪者或令

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煅煉耶而乃  
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  
審理

二十一年正月戊寅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雲  
南

上諭吏部臣曰爲國以任人爲本作茲者不以小才

聖具

卷之七

不

而貸之任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茲者必懲庶不  
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簿  
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  
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於是召允恭還復其  
官

是月温州永嘉縣民因暹羅入貢買其使臣沉香  
等物時方嚴交通外夷之禁里人訐之按察司論  
當棄市

上曰永嘉乃暹羅所經之地因其經過與之貿易此

常情耳非通交外夷之比釋之

四月丙申有國子生初任陝西知縣或告其嘗受  
民財者刑部追問之比至

上謂之曰所難得者爵祿所易得者貨賄難得者守  
之則獲福易得者溺之則受禍爾以書生受民社  
之寄古稱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誠難得也苟  
能思其所難得而保之豈特爲一身之福及父  
母妻子其福莫大焉乃不能廉潔以律

聖具

卷之七

不

職爾其改過自新力行爲善庶有立於將來  
二十二年監察御史蔡新奏嚴諸司案牘

請逮問之  
上命貸其罪但移文責報惟國子監翰林院太常寺  
太醫院皆勿問

五月庚辰留守右衛軍士於內庫支給賞鈔有過  
其數而不知者既出爲門卒所發法司論當盜內  
府財物律

上曰此司歲者之誤也以其鈔賞門卒而釋之



二十三年六月右軍都督僉事三層等當死因自陳其過惡干

上前法司請論如法

上曰人莫難于知過彼既能引咎自責將復為善人姑貸之命解其官送雲南平夷衛代其父誠屯守尋命為本衛指揮使

八月壬午西安府耀州倉糧陳腐虧其數法司逮監守者論以死

上曰米陳必腐故有虧耗此當推其情若論以死則侵盜者將何以加命悉宥之

十二月癸亥

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罪死皆令輸粟北邊以贖力不及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贖以行翰林

院學士劉三吾等曰

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

上曰愚民犯法如嚼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惟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

吾曰三代而上刑罪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

上曰善為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二十四年二月交州府曹縣主簿劉郁因事逮繫者民楊德等請闕言其廉勤愛民

上喜曰為政不難得民心為難主簿有善政及民故民愛之即命復其官因謂廷臣曰自古人君所患者澤不下流情不上達今民以主簿之賢來言於朕朕宥之仍與治其民上下之情無所壅蔽矣若

使治民者皆得其人天下何憂不治乎

四月己酉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幸宥免矣今復不悛信非善宜并論前罪誅之以懲其餘

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而不信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為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為濫刑今罪未至於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人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之



五月戊寅

上諭刑部尚書唐鐸等曰近來有司犯法者欲盡法以治之人謂朝廷用刑太重不洽刑者欲

憚古云書用識哉欲並生說唐鐸等對曰

皆紀過還職冀其自新鐸等對曰

聖心寬仁如此臣下敢不盡心以圖補報於是命輕

罪者悉宥之徒流及雜犯死罪俱令戴罪復職有

犯至再三者亦錄其罪而後去官

六月壬午陸大理寺丞周志清為卿

聖典

上諭之曰大理之職即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

漢稱張釋之于定國唐稱戴胄蓋由其處心公正

議法平恕獄以無冤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為大理

卿當推情定法毋為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

庶幾可方古人不負朕命也

二十五年二月

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在京獄囚卿等三覆奏

親審決猶恐不當在外獄囚繁多任官者安得人

八盡職所擬者豈能一一當罪自今在外所上

囚卿等當加詳讞務得真情然後遣官審決有冤

者即為伸理毋致良善被誣姦邪僥倖惟雲南道

遠若俟遣官必致淹滯其令本處會官詳審決之

五月庚戌

上御右順門有近臣奏廐馬暴驚請罪三典者

上曰凡有血氣者必有死也今廐馬自驚何可罪人

得無輕人而重馬乎其勿問

二十六年五月陝西民有坐事謫戍邊染病旬中

途其弟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

并罪監送者其人訴于朝

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其有仁心

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并賞監送之人

十月乙亥大理寺奏四川民以輸糧逾限及移易

坐法當誅

上曰四川水陸險峻輸輓良難故有失期彼移易者

或兩取便利求無逋欠可矣豈得遽論以死甚矣

愛民之心其悉宥之仍給道里費遣還

二十九年二月乙卯遂昌縣民有犯法者官逮之



不獲發兵捕之復拒殺官軍縣人繆宗等六人集壯士捕而殺之有司以宗等擅殺人逮繫至京

上曰頑民犯法竄匿又復拒殺官軍其罪重矣今宗等殺之為良善除害非擅殺也命釋之給道里費遣還

九月乙丑五軍斷事官言軍校四十五人皆犯重法當死

上曰此輩非計於利則脇於威致陷重辟然其情亦有可矜者其以情之至重者一人真于法餘皆減

死發戍三萬衛

三十年六月置政平訟理二旛

上諭刑部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言哉爾等每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不必親至朕前但以所犯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旛傳旨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旛宣德意遣之繼令五軍都

將廣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案錄寃者為奏聞無寃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死罪者准贖

七月戊戌都察院奏獄囚律應死者二十四人請以時決之

上曰爾等今卒論決其中豈無情可矜法可疑者古人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苟違真于法一有不當誤傷人命遂命群臣審錄果得其不當死者皆從戍邊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 臣睦椿編輯

明禁約

丙午二月

上謂侍臣曰余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德薄才非懼弗勝任但以軍國之費不免科歿於民而吾民效順樂於輸賦固為可喜然竭力畝所出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故凡有益於民者必力行而又申告之藪以民間造酒醴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價稍平予以為頗有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夫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其生庶幾養民之實也

洪武三年十二月丁丑禁武官縱軍鬻販者勅都督府曰兵衛之設所以禦外侮也故號令約束常如敵至猶恐不測之變伏於無事之日今在外武臣俸祿非薄而猶役使所部出境行賈規小利而忘大防苟有乘間竊發何以禦之爾其榜示中外

所自今有犯者罪之無赦

四年十二月乙未

高大都督府臣曰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近聞福建興化衛指揮李興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賈則濱海軍衛豈無如彼所為者乎苟不禁戒則人皆惑利而陷於刑憲矣爾其遣人諭之有犯者論如律

六年二月壬午詔禮部申禁教坊司及天下樂人毋得以古聖帝明王忠臣義士為優戲遺者罪之先是胡元之俗往往以先聖賢衣冠為伶人笑侮之飾以侑燕樂甚為瀆慢故命禁之十一月丁巳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近福建行都司及建寧左衛守禦官不奉朝命輒用軍士伐木修建城樓因而私營居室極其侈靡軍士富者責其納錢免役貧者重役不休今軍士忿抑來訴已令法司逮問五軍都督府宜榜諭天下都司自今非奉命不得擅興營造私役軍士違者或事覺或廉得其狀必罪



之削其職

十六年四月戊子

上諭兵部臣曰自古國家設置兵衛所以為民也遇者無知之民凡遇軍士逃亡往往匿於其家玩法為常爾兵部宜榜示之其有匿逃亡者即令送官逃者與藏匿者勿問違者俱坐以罪

十七年十月

上諭禮部臣曰近聞在外方面官多侵郡縣之職甚乖治體其申諭之自今民間庶事皆在郡縣如縣有不公則州理之州有不公則府理之府有不公則布政司理之布政司所任非人從按察司糾之如仍前亂政以擾害民者罪之無赦

閏十月甲寅

上謂吏部臣曰設官分職以為民也曩者諸司任用非人常遣官屬吏卒下鄉逮捕追督迎送供給甚為民患已嘗下令禁止近河南府仍遣永寧縣官下鄉拘捕逋卒民甚苦之此豈良有司所為宜即速治仍申明禁令使天下知之

十九年四月壬寅

上諭戶部曰古先哲王之時其民有四曰士農工商皆專其業所以國無游民人安物阜而致雍熙也朕有天下務俾農盡力畝畝士篤於仁義商以通有無工技專於藝業所以然者蓋欲安其生也然農或怠於耕作士或隳於修行工賈或流於游惰豈朕不能申明舊章而致然歟抑汚染胡俗尚未革歟然則民用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興也爾戶部即榜諭天下其令四民務在各守本業醫卜者士者不得遠游凡出入作息鄉隣必互知之其有不事生業而遊惰者及舍匿他境遊民者皆遷之遠方

二十二年八月

上以仕宦者皆用官妓被其牽致往往害政雖正人君子亦多惑之唐宋已然至元愈甚至是上始命革去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減一等若官員子孫宿娼者罪亦如之候廢襲之日降一等亦邊遠叙用



二十四年七月戊申禁罪人誣引良善

謂刑部尚書楊靖曰善與惡異趨廉者必不同貪公者必不濟私然惡或誣善事雖可白不免受辱宜嚴禁之使有所勸懲繼今犯法者不許誣引良善違者所誣雖輕亦坐以重罪爾刑部其榜諭之

求賢

吳元年十一月戊戌

上謂侍臣曰吾昨觀輿地圖所得州縣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得材識賢俊之士布列中外佐吾致治

聖典

卷之八

五

吾以一心統其綱紀群臣以衆力替襄庶政使弊革法彰民安物阜混一之業可以坐致古語云國無仁賢則國空虛爾等其各舉賢良以資任用  
洪武元年九月詔求隱逸曰朕爲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法令靡常而人無所守歟刑辟煩重而士懷懼抑肅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

莊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故汨沒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啟沃朕心其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以禮遣之朕將擢用焉

十一月己亥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上諭之曰天生人材必爲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同明銳者質或剽輕敦厚者性或迂緩辨給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同對曰

聖典

卷之八

六

陛下昭德四海正賢俊不應之日臣等敢不盡心

上曰人材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所用爲害甚大卿等慎之於是各賜白金遣行

二年九月壬辰朔

上謂廷臣曰知人固難今朕屢敕百司訪求賢才然至者往往名實不副豈非舉者之濫乎廷臣對曰請自今令有司薦舉必具其人已行之善惡無冒濫之失



曰觀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觀其微可以見其著視其所不為可以知其所為但嚴舉主之法則冒濫自革矣

三年二月戊子

上諭廷臣曰六部總領天下之務非得學問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其有賢才隱居山林或屈在下僚朕不能周知卿等其悉舉以聞朕將用之

五月詔設科舉定制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

聖典

卷之八

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舉人之上懷材抱德之賢耻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八月為始特

設科舉以取懷材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材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武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毋得與官敢有以游食奔競之徒冒應者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

四年正月丁未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令各行省連試三年庶賢才衆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者為定例

聖典

卷之八

四月庚子召陝西儒士趙晉至京晉博學善談說古今人見所言深合

上意詔賜襲衣授秦府說書尋以年老致仕加賜緡錢遣還

七月丁卯中書奏科舉定制凡府州縣學生員民間俊秀子弟及學官吏胥習舉業者皆許應試上曰科舉初設凡文字詞理手續者皆預選列以激勸唯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



六年二月

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經  
明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多  
後生少年觀其文詞若可與有為其試用之能以  
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  
虛文應朕非朕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  
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  
之庶幾天下學者知所嚮方面士習歸於務本  
四月辛丑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聖典

卷之八

九

上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  
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  
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  
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  
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  
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  
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  
任用之以圖至治  
七年正月

上諭吏部臣曰近內外官員有以微罪罷免者其中  
多明經老成練達政務一旦廢黜不得盡展其才  
能朕甚惜之爾吏部可移文各布政使司凡罷免  
官通經術有才幹者悉起送京師於是鞏貫道等  
五十餘人至京皆擢居顯職  
八年七月庚申

上御右順門謂侍臣曰舉大器者不可以獨運居大  
業者不能以獨成故擇賢任能列布庶位安危協  
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興也用伊尹周公諸賢故

聖典

卷之八

卜世永久歷祚靈長秦隋之季棄群策於漢高委  
英雄於唐主獨任其智未幾而亡蓋根疎者易拔  
源淺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當廣覽兼聽博達  
群情則治益盛隆道益光大矣  
十月丁亥朔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立賢無方孟子曰有恒產者  
有恒心今郡縣富民多有素行端潔通達時務者  
其令有司審擇之以名進既而又恐有司旨意不  
本以實命戶部第民租之上者下其姓名於久道



俾按察司及分巡監察御史覈其素行以聞

十二年十二月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

上謂禮部曰為天下者譬如作大廈非一木所成必

聚材而後成天下非一人而獨理必選賢而後治

故為國得寶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

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山林幽遠博學老成之士

匿德歲光甘於窮處非招徠不肯輕出宜下有司

悉心推訪禮送於朝朕將顯用之

十三年四月己丑命群臣各奏所知

聖典 卷之八

上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臯夔稷契不復生

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

才有等差耳為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

蓋士之進退繫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

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為爾等

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

五月癸卯命吏部銓次各處所舉儒士

上諭之曰天生蒸民必命人主以治之朕承

天命養育黎庶不能以獨治故求賢人君子以共治

之然海宇之廣豈無遺賢數載有司薦舉賢良之

士至者授以職任使所至為民造福邇年以來或

貪虐流法有傷吾民朕甚愛之故又敕有司精慎

所舉今爾等至京初皆朕民歲授官職朝廷得失

有司利病必盡知之今授以官當盡心所事監前

人之非為朕福民朕之望也

六月己亥召儒士楊良卿王成季敕曰朕聞野無

遺賢則由興立賢無方尚所以治不信仁賢則

國空虛朕於是不能無慮翰林典籍戴安為爾等

才博藝允宜任用符至之日有司即以禮遣朕有

以用之

是月召儒士石器等制曰二帝三主任賢使能以

底隆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由朕不德不能

明揚側陋豈小人在位使君子不能上達歟試

書范敏舉爾陝州石器荆志靈寶縣王道楊原

知閩鄉縣王仲寧張謙郭黼趙規學識出群

超眾特遣使臨召有司禮送至京朕將試用焉

是月召儒士呂慎明敕曰古之賢者多隱處



甘樂貧賤必待有道之君以禮徵聘然後出爲時用以堯舜其君民若伊尹傳說之流是也今天下不患無賢才特慮朕求之道未至耳翰林編修吳沈薦賢爲國舉爾才德兼備茲特遣使聘召爾其來朝副朕側席之意

是月召儒士劉仲海敕曰朕非薄之才履至尊之位深懼寡昧無以下燭幽隱綏養元元故夙夜孜孜思與海內賢哲之士共底隆平雖求之日切而至者恒寡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朕以是屢

聖典

卷之八

救百司各舉所知而翰林典籍戴安薦爾博學多能特命有司禮遣至京爾其毋辭

是月召儒士宋季子敕曰朕惟歷代世治民安法彰弊革禮明樂和風淳俗美惟在舉任得人而已舍是而能然者未之聞也翰林典籍吳伯宗薦爾學問該博才識優長特遣使召爾詣闕朕將加禮焉

十月

上諭吏部臣曰天下之務非賢不治求賢之道非

不行故湯致伊尹由於三聘漢徵申公安車東帛近朝臣爲朕舉賢朕皆徵用之所舉者多名實不稱徒應故事而已夫披沙將以求金掘井在於獲泉薦士期於得賢今所舉皆非豈昧於識人耶抑賢才之果難得也爾吏部其以朕意再諭天下有司盡心詢訪必求其真材以禮敦遣

十五年正月庚戌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上諭之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薦舉者徇名而遺實故往往治不如古朕遵做古制舉用賢

聖典

卷之八

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幾求其實效今爾等來朝其各舉所知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聞朕將隨其才以擢用之毋有所隱

八月己卯有廣東儒士獻治平策者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聖賢之君猶以用人爲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士宋訥對曰誠如



聖論在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群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乎舉之者何如耳

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為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為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之賢否矣

九月己酉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誦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典圖至治然自惟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不知者無賢哉故教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

聖典

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為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給

等鈔人一錠

十一月書儒鮑恂等四人被徵至京先是禮部事劉鏞舉鮑恂余詮張紳張長年皆明經老儒年八十餘詮長年亦皆七十餘矣

上見之喜甚顧問一日賜坐

上召三人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力以老疾辭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煩輔導東宮耳

卿早朝日晏而入從容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鄉以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翌日放還鄉里

十七年十二月己亥

上諭侍臣曰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朕屢敕有司薦舉賢才而所薦者多非其人豈山林巖穴真無賢者乎特在位者弗體朕意濫舉以塞責爾昔常何薦馬周唐太宗喜其有知人之明今薦舉者若能致一馬周朕豈愛爵賞惜無副朕望者是以

聖典

延佇之心朝夕不忘十八年八月丙辰

上御華蓋殿與群臣論及治天下之道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擇眾賢為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眾智為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留

上慮

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



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姦也是以任人爲難  
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  
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終始惟終始如一者其懷  
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詐似信  
懷姦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十二月丙午

上諭禮部臣曰朕昔令有司舉聰明正直之士至者  
多非其人甚孤所望朕聞古者選用孝廉者思  
厚愷躬廉者潔已清修如此則能愛人守法可以

聖典

卷之八

從政矣其令州縣凡民有孝廉之行著聞鄉里者  
正官與耆民以禮遣送京師非其人勿濫舉

十九年七月癸未詔舉經明行修緣達時務之士  
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  
于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于人情  
周于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方氣  
耗則不能勝事請以六十以上者不遺

上曰正爲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

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棄  
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  
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  
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于六部及布政使  
司按察司任之

二十二年九月戊辰

上御奉天門廷臣有言比來儒士起自田里而擢用  
驟峻非朝廷愛重名爵之意

聖典

卷之八

上曰朝廷爵祿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豈可限以  
資格朕但期得賢名爵非所愆若曰起自田里不  
當驟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隆中一旦舉之加  
諸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業何嘗拘以官職朕所  
患不得賢耳誠得賢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

二十五年十二月安慶府知事周昌言士人或因  
小過罷黜然其才有堪用者宜令有司特薦起之  
吏部奏言有罪復用無以懲昌言不可聽

上曰良工琢玉不棄小疵朝廷用人必赦小過故政  
過遷善聖人與之錄長棄短人君務焉苟因一事



之失而棄一人則天下無全人矣昌之言誠是其  
令有司凡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知其  
才德果優並聽舉用

二十六年八月甲子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  
勲為右春坊右庶子初

上以東宮官屬久闕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廷臣  
以浦江鄭氏對

上曰鄭氏朕素知之聞其里人王氏亦做鄭氏家法  
皆可選用以風厲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以

聖典 卷之八

上者詣闕既至令自推舉鄭氏舉濟王氏舉勲餘  
皆給道里費遣還

二十七年三月

上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  
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  
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  
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  
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  
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  
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  
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  
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  
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  
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但求實效不  
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  
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科之歲充貢  
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聖典 卷之八

三十年四月癸巳戶部上富民籍名先是

上謂戶部尚書郁新吏部侍郎張迪等曰人有恒產  
斯有恒心今天下富民生長田野之間周知民事  
其間豈無才能可用者其稽諸戶籍列名以聞朕  
將選用焉於是戶部奏雲南兩廣四川不取今稽  
籍得浙江等九布政司直隸應天十八府州田賦  
七項者萬四千三百四十一戶列其戶名以進命  
藏于印殺以次召至量才用之

聖典卷之八終



聖典卷之九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 臣 陸榘編輯

立官

吳元年十月壬子以湯和為左御史大夫鄒愈為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為御史中丞文原吉范淵祖為治書侍御史安慶為殿中侍御史周子壽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等為監察御史某傳次文吏院使

上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六九總天下之政

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察百司職是也蓋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為清要卿等當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治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為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姦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卿等勉之又諭御史大夫湯和曰卿以武臣而位處文儒當求儒者講論自古人臣立身行事君治人之道盡心所事以成功業他日各書史

冊垂耀千載豈不美哉和頓首謝

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

上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叅政未行

上遂命秉正為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為左通政論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

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勿隱蔽當引見者勿留難呀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秉正等頓首謝曰臣等驚銳幸蒙

上眷膺茲重任敢不盡心圖報萬一

十二年十二月將立卜筮之官



朕觀往古帝王乾乾履道不息之君雖其視聽聰明猶不能無疑焉故必以不息之誠決疑於龜筮者所以通神明之意斷國家之事也是以洪範九疇稽疑列焉朕居大位十有二年而卜筮之官尚未擇建爾中書禮部令天下廣詢博訪朕將試而用之

十三年十二月己亥

上諭文武百官曰朕欲去中書省陞六部做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

聖典 卷之六

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為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時宜况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

聖裁實為典要但慮

陛下日應萬機勞神太過臣愚以為宜設三公府以勳舊大臣為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祭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汰其餘常事仍制奉行庶幾事無壅滯之患

無煩劇之弊

上然之遂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

二十七年正月丙寅置各處布政司按察司并各府照磨檢校官

上諭六部都察院諸大臣曰頃者朕以各部案牘填委往往淹積不行吏緣為姦爭愈浩繁於是各設司務職專記其出入督其稽滯而察其奸弊不旬日間事多完集今在外布政司按察司并各府亦宜設照磨檢校如司務之職於是各司府置照磨

聖典 卷之六

所設照磨檢校各一人不與文案及不司差遣

易俗

洪武元年二月詔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士咸咸辨髮椎髻深簷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辨綿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不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

不知悔心久厭之乃克元都乃詔衣冠悉復唐制士民皆



東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  
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其辨髮胡髻胡  
服胡語一切禁止於是百有餘年胡俗復中國之  
舊

十二月辛未監察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循習  
元氏舊俗凡有喪奠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  
酒殺厚薄無哀戚之情况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  
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  
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效弊可勝言况迭終禮之  
聖典

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  
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五年三月辛亥

上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  
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夫制中莫  
如禮修政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  
禮則長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  
威辨元以爲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禮幾乎熄矣  
而人情徂於淺近未能猝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

於古而宜於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  
復古之治也

六年三月甲辰禮官上所定禮儀

上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  
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  
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卽位以來夙夜不  
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汙染之習故嘗命爾禮部  
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官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  
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爲定式庶  
幾愜朕心也

聖典

上謂禮部臣曰先王之治天下彙倫爲本至於胡元  
昧於教化九十三年之間彙倫不敘至有子納父  
妾而弟妻兄妻兄據弟婦者此古今大變中國之  
不幸也朕膺天命君主華夷復先王之教以敘彙  
倫務使各得其序既定於律又著之大誥以明示  
天下比閏年間尚有頑不率教者仍蹈襲胡俗甚  
乖治體宜申禁之違者論如律



二十八年二月乙丑

上諭戶部臣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風俗頹敝鄉鄰親戚不能周恤甚者強凌弱衆暴寡富吞貧大失忠厚之道朕卽位以來但申明教化於今未臻其効豈習俗之固不易變耶朕置民百戶爲里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庄百姓寧有不親睦者乎爾戶部其申諭以此意俟民知之

三十年九月辛亥

上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毋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民每時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衆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之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

以資助之使使人相親愛風俗淳矣

附民

吳元年四月丁未

上以兵革未弭生民未遂蘇息顧侍臣嘆曰軍旅未息供饋不休生民之勞甚矣起信庄王禱對曰主上威德昭著遠近之人延頸俟蘇民雖勞而無怨正當乘勢長驅廓清中原乃得休息

上曰建大事者必勤遠慮不急進也泰山之崩非簣土可成江河之溢非勺水所積也

聖典

卷二

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興皆上察天運下順人心從容待成曷嘗急遽乎用兵征伐十有餘年闔基江左命將四征今雖西平味友諒而擴廓帖木兒駐兵河南王信父子竊據沂州譚右丞新高輩各假息州郡若遽欲長驅顧張士誠未下東吳未平靜觀元臣依違者十八九假恢復爲名惟擴廓帖木兒耳又爲諸將所沮勢不能展久不進兵必生疑問况其下皆四集之民師老于外人心離合之間稍有不利衆必瓦解將不過一匹夫耳而彼尚



拘吾信使。言邊境豈識時務者哉。中原數子。吾未暇與較。置之度外。但所念者。彼土之民尚阻兵革。未得休息也。

洪武元年正月乙酉

上謂劄基曰。曩者群雄角逐。生民塗炭。死傷既多。休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

上曰。不施實惠而槩然當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當節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

聖典

卷九

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義。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故養民者。必務其本。種樹者。必培其根。基頓首曰。陛下盡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傳曰。以仁心行仁政。實在於今日天下之幸也。

二月乙丑

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省。以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因一項出丁。

夫一人不為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日均工夫。遇有興作。於農。用之。

上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汎之役。宜罷之。

四月丁未。博興等縣民。尚等五十二人。來謝恩。先是詔免山東郡縣和稅。至是。翼等來謝。

上召至前。諭之曰。朕以爾民貧。且逢。於衣。

聖典

卷九

食。故免租稅三年。欲爾民入也。今若等。不跋涉。良苦。是以所安爾者。乃勞爾也。豈朕之本心。不。見鄉里長老。其以朕意告。但心在朝廷。足矣。不。必來謝。命禮部各給道里費。而遣之。仍止其未來者。

七月庚寅

上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之孤貧者。多有失所。宜。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為對。

上曰。得天下。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



之子弟郵其老則天下之為子弟者悅郵其幼則天下之為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不歸者寡焉苟視其困窮而不知郵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為我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行之

二年十一月中書省奏請後堂

上不許曰土木之工連歲不息今又欲為此能不病民乎俟民力稍舒為之未晚也

聖典 卷一

五年十月丁酉

上念驛傳重繁故元之民有役馬夫而至破家者乃諭中書省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已愛而勿傷不善者徵歛誅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嘗之馭馬者急銜勒厲鞭策求騁不已鮮不顛蹶馬既顛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者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其驛傳一盡百姓之力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何異也豈一蹈其覆轍耶自今馬夫必以糧官下

參者充之庶幾其力有餘有司務加存養有非法擾害者罪之

十二月甲申時修浚京師城濠

上幸三山門觀之見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採物狀上令人問之則督工吏擲其鋤水中求之未得

上命別取償之且復問之曰此類汝鋤乎對曰類但比所擲者差短耳因命和士赴水求符之果如所言

上曰農夫供役月餘手足甚勞矣尚欲加勞乎即捕吏杖之顧謂丞廣洋曰今日云重麥

聖典 卷一

體猶覺寒况役夫貧困無衣其苦何可勝道命罷其役仍命臨濠行工部惟勿壅台及燒石灰匠其餘夫匠悉遣還家

七年七月監察御史邢雄巡按山西言大同諸處人民歲輸糧草餉給邊士供億勞苦

上惻然謂中書省臣曰軍士戍邊道里險遠民人供億成難宜紓紓其勞乃命停歲納馬草若乏用則給直市之詔詔山西陝西北平諸衛令軍士依時



芟取芻草以爲儲蓄免致勞民

八年正月八酉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轉于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外此朕之初心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爾等爲一相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

十年五月乙未登州衛奏乞拓新城請令民築之上諭工部臣曰凡興作不違農時則民得盡力于田畝今耕種甫畢正當耘耔遽令操版築之役得無妨農乎且築城本以衛民若反以病民非爲政之道也其令俟農隙爲之

十一年五月乙亥璽書賜秦王樸曰關內之民自元氏失政以來不勝其弊及吾平定天下又有轉

輸之勞西至於涼州北至於寧夏南至於河川民未休息予已憫焉今爾之國若宮室已完其餘不急之役宜悉緩之勿重勞民力

十二年八月丁亥遣使齎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工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

上以其時民當種麥勅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種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種公自古治天下者必重農時朕恐小民之怨然也勅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十五年七月庚戌上謂翰林院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寢薄所以然者只謂視民輕也視民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



惟能知民之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亦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十一月廣州左衛奏請令有司於民間造兵器給軍士以禦倭寇

上謂工部臣曰兵以衛民今欲禦寇而以兵器役民是民未被寇先已勞擾非所以安之也自今天下衛所兵器有缺宜以重臣分布政司議其宜苟以

聖典 卷之六

民匠相參造之

十六年正月壬申北平按察司言古陽諸縣嘗被水三皇廟分司解宇圯壞請修治

上曰災害之餘居官者當卹民不可勞民今北平水患方息民未寧居風紀之司正當問民疾苦以撫卹之若有修造俟歲豐民足然後爲之庶得先後緩急之宜今不卹民而以解舍祠廟爲先失其序矣遂命停之

九月甲辰諭戶部曰數年以來頗致豐稔聞民間

尚有衣食不足者其故何也豈徭役繁重而致然歟抑吏緣爲奸而病吾民歟今歲豐而猶如此使有荒歉將何如四民之中惟農最苦有終歲勤動而不得食者其令有司務加存恤有非法苛刻者重罪之

十七年七月

上諭戶部臣曰今天下郡縣民戶以百一十戶爲里里有長然一里之內貧富異等牧民之官苟非其人則賦役不均而貧富之害爾戶部其以朕意

聖典 卷之六

六

論各府州縣官凡賦役必驗民之丁糧家產業厚薄以均其力賦役均則民無怨嗟矣有不奉行役民致貧富不均者罪之

十月丁卯

上謂兵部臣曰驛傳所以傳命而達四方之政故雖殊方絕域不可無也近聞貴州黃平等驛甚爲使者所苦人不堪其役竄入山林者多爾兵部諭部司凡經使臣有非理者必寘之法以警將來

十八年三月辛巳



論兵部尚書溫祥卿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  
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達有不  
利便即與更張天下豈有不治近聞北方遞運車  
每輛服三牛寒冬雨雪行路甚艱一牛有損一車  
遂廢有司責民償牛倍增其價民受其害宜令每  
車加給一牛以備倒死毋重傷吾民也  
二十年四月丁酉工部右侍郎秦達言寶源局鑄  
錢乏銅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  
上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以廢銅以鑄錢朕恐天

聖典

卷九

七

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行司急於承奉小民迫於  
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害民甚矣姑停之  
九月戶部言今天下稅課司河泊所課程舊有  
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立為定額  
上曰商稅之征歲有不同若以往年樂為定額苟有  
不足豈不病民宜隨其多寡從實征之

二十三年正月甲申

上諭兵部尚書沈潛曰兵以衛民民以給兵二者相  
須也民不可以重勞軍不可以重役今天下各衛

所多有一戶而充二軍致令民戶耗減自今二軍  
者宜免一人還為民

是月戊子中軍都督僉事蕭用左都御史詹徽等  
奏湖廣茶陵衛城痺隘周圍四里宜繕城西排柵  
舊址開拓之以壯一方形勢

上曰凡事有可已而不必為者有不得已而必須為  
者要皆合於時宜今茶陵城池足以容衆軍民相  
安亦事之可已者何用開拓倘有隙壤必須修理  
亦俟秋成

聖典

卷九

七

十二月戊寅遣國子生趙必興等十四人馳視山  
東流民

上命必興等曰山東充登二府所屬州縣近因河決  
小民蕩析離居難於衣食已嘗遣官賑濟尚恐流  
離舟楫未遂其生今遣爾等往巡視過其所在令  
有司厚加存恤無令失所

二十四日四月癸亥太原府代州繁峙縣奏逃民

三百餘戶乞歲招撫不遂乞令衛所追捕之

上諭戶部臣曰民窘於衣食或迫於苛政則逃使衣



倉給足官無擾雖驅之使去豈肯輕遠其鄉土  
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  
以自贖是亦國家之民也卽聽隨地占籍令有司  
善撫之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爲遊民則  
逮捕之

二十八年十月

上謂兵部臣曰江淮養馬之民遇有馬死有司令其  
買補乃去家離業購於遠方至有歷年不返斃于  
道路者朕甚憫之其令六德寺凡缺馬者免其償

聖典

卷之九

九

二十九年四月甲申監禁御史嚴震克遠自廣西  
言平樂地廣民稀其遞運之船不給請益鄰境民  
戶以供其役

上曰彼民旣困而又重困鄰境之民不可其令法司  
錄有罪之人買船遞運以自贖

聖典卷之九終

聖典卷之十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 臣陸樛編輯

諭行省

洪武元年四月癸亥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  
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以翰林院學士陶安爲江  
西參政

上因謂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于軍門爲  
朕敷陳王業論當時之務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  
近幕府軍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用其

聖典

卷之一

一

今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而江西乃上游都會可  
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爲我撫治之安對曰臣以  
微陋叨蒙甄錄俾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  
任恐付托不効有負

上恩

上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  
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儒者  
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強其  
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一人



而不愛一方乎安乃頓首受命

二年五月癸丑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寧邵武興化延平八府隸之命中書省叅政蔡哲爲叅政

上諭之曰君子立心行已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者也福建地瀕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者衆往時官吏多爲利誅陷于罪戾今命卿往

必堅所守毋蹈其過哲對曰臣以非薄叨承

恩命敢不盡力以報

上曰公卽無私義之謂也私卽無公利之謂也要之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毫髮私意累之然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中微有芥蒂卽不得爲公矣卿宜勉之

十二月丁卯改湖廣行省叅政趙耀爲北平行省叅政耀初授湖廣旣辭復留之至是

上以耀嘗從徐達取元都習知其風土民情邊事緩

急改授北平且俾守護王府官室旣而召入諭之

曰聞北口子人多來歸附者汝宜速往選其驍勇可用者爲兵月給米贍之餘悉處之臨清東昌之地毋令其失所

六年四月甲戌以黃肅高萬傑爲廣西行省叅政高暉呂宗藝爲福建行省叅政

上諭之曰方面之任貴在廉明而戒於貪貴在剛果而戒於急暴貴在有禮而戒於嚴貴在有仁而戒於姑息凡行欲當理事欲成功上足以分朝

廷之憂下足以慰郡邑之望爲一道之福星如古之君子垂德澤於不朽豈不偉哉卿等其勉之

七年三月戊辰以劉仁鄭九成爲廣東行省叅政

上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外方面之寄必得重

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卿等以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若爲政一以恩而無威則寬而無制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民不堪矣惟恩不流於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



政事自舉民生自遂下之為郡縣吏者轉相視倣  
雖嶺海之遙朝廷可無憂矣仁等頓首受命以行  
十四年正月乙巳以國子學助教趙新等為布政  
使

上諭之曰今布政使司視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  
重者何重在承流宣化通達民情也若上德不下  
究則鬱而不彰下情不上達則塞而不通為政  
塞則遠邇乖隔上下不親得失無所聞達為政  
見如此則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卿等  
聖典  
常懷致君澤民之志朕所以用卿等冀儒術之有  
異於常人也尚宜勉之

諭守令

乙巳正月千戶夏以松守臨江張信守吉安卑安  
仁守瑞州悉屬江西行省節制將行  
上召以松等諭之曰汝皆吾親故有功之人命以專  
城之寄夫守一郡必思所以安一郡之民民安則  
汝亦安矣昔者喪亂未免有事於征戰今既平定  
在於安輯之而已凡守城者譬之守器當謹防損

傷若防之不固致使缺壞則器為廢器守者亦不  
得無責矣吾不以富貴而忘親故汝等勿以親故  
而害公法庶幾上下之間恩義兼盡生民享安全  
之福汝等亦有無窮之美矣

吳元年七月丁丑各郡縣官既受賜入謝

上諭之曰自古生民之衆必立之君長以統治之不  
然則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紛紜吞噬亂無寧日矣  
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獨治必設置百官有司以  
分理之鋤強扶弱獎善去姦使民得遂其所安民  
聖典  
得其安然後可以盡力田畝足其衣食輸租賦以  
資國用予今命爾等為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賦  
為爾等俸祿爾當勤於政事盡心於民民有詞訟  
當為辨理曲直毋或尸位素餐貪冒壞法自觸憲  
綱爾往其慎之

十二月

上以山東郡縣既下命官往撫輯之諭之曰百姓安  
否在守令守令之賢者以才德有才則可以應變  
集事有德則足以善治然為治之道亦有難易當



天下無事民狃於奢縱治化爲難及更喪亂斯民凋敝撫綏尤難元之所以致亂者雖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於縱弛強者急遽發於暴橫又皆以故人爲之長不惟尸位而已實爲姦吏愚弄假威竊權以生亂階今山東郡縣新附之民望治猶負疾者之望良醫醫之爲術有攻治有保養攻治者伐外邪保養者扶元氣今民出喪亂是外邪去矣所望休養生息耳休養生息卽扶元氣之謂也汝等今有守令之寄當體予

聖典

卷之十

六

意以撫字爲心毋重困之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陛辭

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挫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賸人而厚已况人有才敏者或泥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七月丙子諭新授北方守令曰牧民之任當愛其民况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流

離失所望矣爾宜體朕意善撫循之毋擾害簡役省費以厚其生勸孝勵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但民受惠於汝汝亦獲循良之名矣

十二月辛卯以宋冕爲開封府知府

上諭之曰元以六事責守令徒具虛文今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闢戶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務若江南則無此曠土流民矣汝往治郡務在安輯民人勸課農桑以求實效勿學迂儒但能談論而已

聖典

卷之十

七

六年正月乙巳

上諭來朝守令曰朕設置百官各司厥職以分理庶務惟郡守縣令爲牧民之官凡賦歛徭役詞訟皆先由縣次至府若縣令賢明則賦歛平徭役均詞訟簡一縣之事旣治則府可以無憂矣苟縣官貪虐以毒民或怠弛以廢事民間利病尸坐不聞不惟民受其殃府亦受其弊矣爲府官者知其弊能繩其姦貪去其闕茸請更賢者而任之則上下皆安矣若知而不舉上下蒙蔽惟苟且一時終必爲



其所累智人君子必能察於此矣爾等勿謂身居  
 遠外朕不能知異日政績有聞必有嘉賞爾等  
 為政何如耳命賜酒食明日陛辭復諭之曰慈祥  
 愷弟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  
 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小人養其賊而悖其德故  
 殃流於衆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  
 理恒昭融于中小人舍而不為故私欲恒蔽固其  
 內朕之任官所用惟賢舉廉興孝惟欲厚俗崇德  
 勸善惟欲成風若偽為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為  
 愷弟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脩厥德廣施惠政  
 以副朕懷

七月丁卯以戶部侍郎陳則為大同府同知陞辭  
 上諭之曰大同居邊塞之間昔之有司不能自立多  
 為守將迫脇以壞法廢事而罹刑罪者比比有之  
 爾往毋蹈彼覆轍當守法奉公不為阿私如邊將  
 妄有所求當告以朝廷法度沮其非心則汝可以  
 遠罪而邊將亦得以保全其功  
 九年六月乙未莒州日照縣知縣馬亮考滿入覲

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  
 以聞

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此守令先務不  
 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  
 苟任督責以為能非豈弟之政也為令而無豈弟  
 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是月庚戌山西汾州平遙縣主簿成樂官滿來朝  
 本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上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  
 定額何俟恢辦若額外恢辦得無剝削於民至薄  
 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辦課為能若止  
 以辦課為能其他不見可稱是失職以州之考非  
 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十三年十月吏部引選國子監生二十四人為府  
 州縣官

上召至前諭之曰諸生皆學古入官夫為臣之職事  
 君撫民二者而已若能盡撫民之心即所以盡事  
 君之道故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



民如子苟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為若避  
難而憚勞則事不立矣事不立則民失望國何賴  
焉爾等尚服朕言必思盡其職也

十五年二月己卯吏部奏引除縣官五十餘人  
上悉召前論之曰縣官之職最親於民古之稱循吏  
者多由此出苟有善政及民而民稱之美名即傳  
於遠邇也若蠹政害民而民怨之惡聲不可揜也  
為善為惡朝廷公論有在爾等其慎之苟治民而  
有成績他日不思不至崇要也

聖典 卷一  
十八年七月丙子州縣父老有詣闕上言縣官善  
政當罷任而舉留者

上賜手敕獎勵復職加賜衣幣侍臣曰縣令撫民職  
所當然

陛下加以厚恩待之至矣

上曰郡縣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間縣官由儒者  
多迂而廢事由吏員者多姦而弄法蠹政厲民靡  
所不至遂至君德不宣政事日壞加以凶荒弱者  
不能聊生強者去而為盜此守令不得其人故也

夫欲心豈不深可嘉尚且為政以待民心不能  
得民心則其去也豈得不愛而留之不才者民疾  
之如仇讎惟恐其去之不速豈肯留也即此可以  
知其人之賢否矣使守令皆能撫民天下何憂不  
治賞而勸之非濫恩也

十九年四月吏部奏用國子監生十四人皆為六  
品以下官

上諭之曰事君之道惟盡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

聖典 卷一  
無蔽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饑寒不得其所者有  
獄訟冤抑者有賢才不舉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  
到任能不為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則方寸自明而  
諸弊可息一壺之私欲而惑于人言則冥然如坐  
暗室饑寒者無由獲濟冤抑者無由伸理賢才雖  
蔽而豪猾縱橫則為廢職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  
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記之毋為人  
蔽惑也

二十七年三月癸亥有儒士務授知縣陸辭



上問之曰試言治民之道何先對曰教化為先曰教化何施對曰獎勸之

上曰治民固以教化為本而身又為教化之本長一邑則繫一邑之望民率視已以為則已身不正民將何法雖多為獎勸彼不見信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爾其識之

諭將

已亥正月

上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

聖典

卷之十

三

曰仁義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北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爾當撫卹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故鳥不萃鷹鷂之林獸不入羅網之野民必歸於寬厚之政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為之子孫者亦必昌盛爾等從吾言則

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辛丑八月己卯朔遣使至汴梁與元將察罕帖木兒通好時察罕帖木兒用兵山東招降東平田豐樂安俞寶等其勢頗盛

上謂左右曰察罕帖木兒雖假義師以圖恢復乃與宰羅帖木兒兵爭不解屢格君命此豈忠臣之為乎夫忠臣先國家之急而忘私讎顧所重在此不在彼也又聞田豐為人傾側察罕帖木兒待以心腹則昧於知人矣古之名將識察幾微智謀宏遠使人不可測度察罕豈知此乎吾今遣人往與通好觀其所處何如然後議焉

癸卯八月

上以張士誠遣呂珍圍安豐親率諸將往救劉基力諫不聽既解安豐圍復命諸將移師圍廬州後張子明告南昌圖急始移廬州師親率西上至是上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知我出乘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擣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

聖典

卷之十

三



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群雄推友諒最彊盛既敗滅

上喜甚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

九月壬申

上平陳友諒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諸將士金帛有差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爲可勝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勞而彼佚今

勝之誠未喻也

上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強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而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驚而西失衆心也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鷲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以能破也諸將皆歎服

甲辰二月陳理既降

上召諸將論之曰諸公久從吾勞苦者至矣然職其勞苦圖其安逸若農之耕勤苦于春夏至秋乃獲由其用力于前而取獲于後今日之事正猶是也所以必先懲乎暇豫是故勞者逸之本也否者泰之機也吾與諸公先圖其勞而後享其逸如農之望歲於是乎可待至如有旱澇螽蟘之不足者此則係乎天時有非勤怠之所致耳

五月丙寅

上諭諸將曰汝等所統軍士雖有衆寡不同要皆知其才能勇怯何如緩急用之如手足相衛羽翼相蔽必無喪失若但知其名數不識其能否猝臨戰陣何以應敵且人家有僮僕亦須知其能矧爲將帥而不知士卒可乎夫能知人則勇者效力而智者效謀鮮有不盡心者苟一槩視之則勇者退而智者韜策矣汝等其識之

乙巳九月

上諭諸將曰近平章常遇春克襄陽還之日亟稱先鋒張煥勇智兼人小心畏法予聞甚喜若其終



始如一不易所守異日用將一軍未嘗不可大抵  
人有才能者不失於粗鄙則失於驕蹇若煥既有  
如是之能而小心畏法此其所以可喜也汝等當  
壯盛之年正當奮奮以取功名豈可碌碌隨衆進  
退我之用人一善皆錄不掩其能毋謂雜處於衆  
人之中而謂我不汝知譬如良金在沙而淘者識  
之美玉在璞而琢者取之若果能建立奇勳即有  
超人爵賞苟畏怯無能而希慕功賞猶不稼穡而  
欲望有秋其可得乎

聖典

卷之十

六

丙午四月癸亥

上謂侍臣孔克仁等曰壬辰之亂生民塗炭中原諸  
將若字羅帖木兒擁重兵犯城闕亂倫干紀行已  
夷滅擴廓帖木兒挾天子以動兵是以于杭父且  
急於私讎無敵愾之志糜爛其民終無成就李思  
齊張思道輩固碌碌不足數然竊據一方民受其  
敝他如張士誠外假元名內實寇心反覆兩端情  
狀可見明王珍父子據有川蜀僭稱大號喜於自  
用而無遠謀觀其所為皆不能有成中原擾擾孰

為極之予揆天時審人事有可定之機今師西出  
襄樊東踰淮泗首尾相應擊之必勝而大事可成  
伐敵制勝貴先有謀謀定事舉敵無不克矣然中  
原因不難定但民物凋喪千里丘墟既定之後生  
息猶難方勞思慮耳

六月癸亥

上諭羣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同之曩者羣雄並  
起東西角立孰不欲成大業然不數年徐氏以柔  
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謂政事

聖典

卷之十

七

縱弛親昵姦回上下蒙蔽民心離怨而費用無經  
士卒困敗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  
者然後可與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昧  
乎存亡安危之幾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之君臣  
傲怠不戒亦終蹈其覆轍豈不可懼卿等宜竭忠  
宣力以匡予不逮

吳元年二月乙卯

上聞傅友德敗元兵於陵子村謂大都督府臣曰近  
歲于村之捷蓋擴廓帖木兒遊兵彼故以此餌我



彼晉將驕兵惰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不可不知善戰者知彼知己察於未形故不出廟堂折衝千里可語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爲之備常如敵至則無患矣

是月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上敕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群策衆力所以克集大勳肇基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貫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過絕羣

聖具

卷之十一

二

消彌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尅期來所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

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之

五月甲申諸將言陳友定竊據閩中擅作威福宜乘勢取之若因循日久使得自固則難爲力矣

上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蘇而張氏降卒新附未

可輕舉且陳友定據閩已久積糧負險以進待勞若我師深入主客勢殊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彼知己用力不分此萬全之策吾前已計之審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七月戊寅

上諭諸將曰兵以戢亂非爲亂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所不爲曩者元季兵興羣雄角逐恃威憑凌者非止一人其間有以貨財而貪利者有以聲色而淫暴者有因仇讎而報復者有因忿怒而加誅者

聖典

卷之十一

七

提兵奮旅求快意於一時而不知傷人害物有不勝其荼毒朕往往行師之際必申嚴號令以戢貪暴汝等從事征討宜體此意若曹彬曹翰之事可爲勸戒矣吾嘗以此諭徐達爲將之道雖務威嚴要之以仁愛爲本達聽吾言攻城下邑不肆殺戮可謂善將矣汝等其勉效之

九月壬寅

上視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汝等舊事張氏爲將領兵計窮勢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列



于將校汝等知其然乎吾明告汝等吾所用諸將多濠泗汝穎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為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既歸于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人莫不慕富貴然致富貴易保富貴難汝等誠能盡心效職從大將軍除暴平亂使大業早定非獨已受富貴子孫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時慮不顧後雖暫得娛樂旋復喪敗何足為真富貴乎此皆汝等所親見者不可不戒也諸將皆頓首受命而退

是月

上謂太史令劉基學士陶安曰張氏既滅南方已平宜致力中原平一天下基對曰土宇日廣人民日衆天下可以席卷矣

上曰土宇不可以恃廣人民不可以恃衆吾起兵以來與諸豪傑相逐每臨小敵亦若大敵故能致勝今王業垂就中原雖板蕩豈可易視之苟或不戒

成敗係焉基曰近滅張氏彼聞而膽落乘勝長驅中原孰吾禦者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上曰深究事情方知通變彼方掎角相為聲援豈得遽云長驅必憑一戰之功乃乘破竹之勢若謂天下可以徑取他人先得之矣且嘗觀之彼有可亡之機而吾執可勝之道必加持重為萬全之舉豈可驕忽以取不虞也

十月丁巳

上宴功臣于西樓既罷諭諸將曰自古豪傑開基創業非用賢能何以集事吾起於布衣賴諸將相化家為國但累歲征伐跋涉戎馬間其勞甚矣近討張氏始不復親行陣大將軍達平章遇春等能出死力擒王縛將以成厥功為一代之元勳尤著史冊名垂不朽吾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報吾上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陳友諒既滅唯誅其首惡餘有才者悉用之豈但待以不死雖剖心與語而終自懷疑間有英傑一見與語即復輸心出入左右待之如一無間新舊使反側自安又若



之臣不思為國盡力惟貪金帛子女以肥其家一  
且權敗萬事无解此近事明鑒也又張氏既滅大  
將軍於貨寶無所取婦女無所近深謀遠畧蓋為  
中原未平民未蘇息豈可遽恃為安平爾等當如  
大將軍所為共圖大勛康濟宇內於是諸將頓首  
謝

十二月辛亥

上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口  
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

聖典

卷之十

三

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  
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  
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  
須周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為人所乘慎之  
洪武元年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徐達自河南至行  
在見

上上勞之日將軍率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忠  
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  
日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

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戰而克大丈夫建功  
立業各有其時揆時之會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  
之達等頓首謝既退

上復召問達今取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  
魯下河洛王保保遠巡太原徒為觀望今潼關又  
為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  
臣等乘勢搆其孤城必然克之

上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於騎戰不  
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為先鋒將軍督水陸之

聖典

卷之十

三

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鄴趨趙轉臨  
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  
而下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於  
後必發師追之

上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  
興彼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若  
從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但  
其出塞之後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乃受命  
而退



七月辛卯

上將蔡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

上諭之曰朕與卿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

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鬪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

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非得已也中原之

民久爲羣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

朕不敢忘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

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

天命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

聖典

卷之一

高

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

戈相加視如仇讎肆行屠戮遠天虐民朕實不忍

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

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

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

民之志有不恭命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拜辭而

退相謂曰

皇上愛民若此屬敢不敬承

十二月甲戌

上諭武臣曰汝曹從朕起兵攻城畧地多宣其力然

近日新降附者亦有陸擢居汝輩之上而爾及在

其下非棄舊取新今天下一家用人之道至公無

私彼有智謀才畧克建功勳故居汝輩之上夫有

兼人之才出衆之智乃有超人爵賞汝輩苟能日

親賢士大夫以廣其智識努力以建功業不患爵

位之不顯也於是諸將皆頓首感激各賜繡衣以

慰勉之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

聖典

卷之一

高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羣臣宴畢

上見諸功臣進退有禮召前諭之曰朝廷之間以禮

爲主人之有禮如衣之有章朕聞元世祖命伯顏

阿朮二人平江南班師之日世祖遣儒臣許衡齋

酒郊迎之兩人推讓莫肯先飲伯顏曰阿朮之功

當先酌阿朮曰伯顏之功當先酌相讓者久之衡

嘆曰賢矣哉古有拔劍擊柱而爭功者視此何如

今觀卿等雖出身行陣而進退周旋不失禮度朕

爲之喜卿等能始終如此何患後世無稱誦之者



十二月戊午

指揮有咎虐軍士者乃召羽林衛指揮使葉昇等論之曰爾等指揮之職五千人之長也簡閱士伍當示以恩信撫而教之不可恃威勢輒加凌虐且居京師治軍與闔外行軍之法不同彼號令不嚴則失機誤事在京惟當勤操練善撫綏而已近聞指揮多以細故箠楚軍士爾輩獨不念所得名爵皆軍士之力也今天下無事爾既各享富貴軍士無預乃不加撫恤及凌虐之大失人心汝等其

聖典

卷之十一

三六

戒之若復爾罪必不宥是月已未

謂諸武臣曰治定功成頒爵授祿爾等享有富貴正當與賢人君子講學以明道理以廣見聞通達古今之務以成遠大之器豈可苟且自足止於武夫而已夫位隆而不知學徒長驕傲之心生今而不知古豈識成敗之跡古之良將皆文武相資爾等不可以為兩途有識者必然吾言其次在從違之聞其下者耳若不聞吾言諄切爾等其勉識之

四年八月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先是遣使諭中山侯湯和等曰為將貴審機而重料敵古云雖有知慧不如乘勢今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偷旦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如此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等聞詔始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是月

聖典

卷之十一

三六

上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殉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六年十一月乙未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爾等將屯軍塞上為日頗久軍中動靜王保保安得不



有鬼神不測之機朕竊為將軍慮之爾所率步騎  
多王保保部屬當其來降實迫事勢非出誠心今  
隨爾往征其心有不可測當以誠待之宜亦以計  
隄防今王保保力勢雖微然多詐謀必籌之萬全  
而後動能不戰而屈之乃為上智

十二年十二月丁亥

上御奉天門謂左都督丁玉曰爾近征威茂諸州幸  
已成功然聞爾在軍中謀士甚少間有之又待之  
不得其心夫為將先必智謀智謀必在用士故推

聖典

卷之十

三六

誠待人則人為我用若待之不誠人亦孰肯盡心  
效用哉蓋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惟力之  
是尚何足以制敵固有竭萬人之力以應敵而不  
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敵而有餘此用智力之殊  
也既往之功幸焉有成後將有命宜審於此

二十年十月己酉

上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以無疾  
而服藥國家未嘗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

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也蓋兵能彌亂亦  
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敵舉適足以  
召亂耳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  
縱不殘軀損命亦傷元氣故為國者但當講武事  
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  
庶幾無失

二十一年六月

上聞世襲武臣有苛刻不恤軍士者特敕諭之曰爾  
今居位食祿者豈爾之能哉皆由而祖父能撫恤

聖典

卷之十

三六

軍士流慶於爾也朕觀國初諸老成將官初起兵  
時收撫士卒或一二十人或一百人二百人至四  
五百人必以恩撫之親如兄弟愛如骨肉故攻戰  
之際諸士卒爭先效力奮身不顧以此所向克捷  
人皆稱其善戰而不知由其善撫士卒故能如此  
甚至疾患扶持服勞奔走一如子弟之於父兄無  
不盡心至論功定賞大者為公侯小者為千百戶  
若以一人之身無士卒之助能敵幾何人哉今爾  
等承襲祖父之職罔思富貴由士卒而來或苦虐



之使強者致訟弱者懷怨衆心不輔遇攻戰則先  
退遇患難則棄走上以敗國事下以喪身家此何  
異農夫種田拔其嘉苗致饑以死也夫爲人之長  
而虐其下不仁敗國之事不忠亡先人之業不孝  
爾等何不思之其賢父母兄弟妻子及鄉黨朋友  
知事者亦各以朕言互相勸戒守法度恤軍士則  
永享太平安樂之福矣

三十年八月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古州叛蠻  
來降者多留之軍中

聖典

卷之一

三

上聞遣使諭之曰爾招諭蠻民間有降者迺留宜營  
中此豈兵家受降處置之法凡營壘曲折兵馬動  
靜彼豈不知一旦背叛必有倉卒不測此事切當  
慎之昔元時洞蠻作亂調三省軍馬征之蠻人皆  
降厚以金銀賂其平章及左右之人平章遂推誠  
待之不疑其詐賊乃乘其無備夜入其營生禽平  
章以去衆皆不知又聞而奴之以爲戲笑此豈  
可爲鑒戒自今有來降者當詢其山川地里人口  
錢糧預爲籌畫然後散其部曲收其器械庶幾不

墮其詐易於勦滅爾其慎之

聖典卷之十終



聖典卷之十一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 陸樸編輯

征伐

丙申三月辛卯

上欲發兵取鎮江恐諸將不禁戢士卒乃召一二人常縱軍士剽掠者數其罪欲置之法李普長懇救乃免遂命徐達為大將軍率湯和等浮江下取鎮江賊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將士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

癸卯夏四月陳友諒圍我洪都

上將兵至友諒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上帥諸軍由松門入鄱陽令諸將曰兩軍相鬪勇者勝陳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戰其勢必死關諸公當盡力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丁亥遂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

上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

也戊子徐達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連戰皆大捷已丑復縱火焚其舟師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畧等皆焚死友諒為之喪氣明日

上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蹙之於是諸將益自奮連戰皆大勝友諒中流矢死為漢遜平

甲辰八月平章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

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遇春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能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豈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用一則可為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

于孫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



上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  
年春熊天瑞降

乙巳五月乙亥平章常遇春攻安陸克之先是

上命遇春征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安陸襄陽橫據  
上流跨連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爭之地今置  
不取將貽後憂汝往取之夫堅城之下難以卒攻  
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昌矢石宜  
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鄒愈  
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

聖典

卷之一

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  
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  
所為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安軍民  
民則仁聲義聞被於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止  
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川力少而成功多  
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澠陽半集景陵  
汝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遇寇之奔軼愈奉命遂  
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僉院任亮出拒戰遇  
春擊敗亮執之遂克其城以通陽衛指揮吳復守

之

丙午八月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  
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上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  
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  
武王以剪商皆得其時而忘在於天下蒼生也自  
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劇稱名號者不可勝  
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  
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

聖典

卷之一

年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  
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為士誠據有浙西北  
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  
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尚蘇諸郡未下故命  
卿等討之達等率諸軍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已  
已常遇春擊敗張士誠兵於湖州港口擒其將尹  
義陳旺遂次洞庭山

上聞之喜曰勝可必矣達等屢戰皆勝率兵至姑蘇  
圍其城士誠屢突圍不能出遂克其城



光緒二十一年甲子命山 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  
大將軍中書平章掌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  
春為從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

之

論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  
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  
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  
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  
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

聖典

卷之二

五

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即  
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  
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  
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  
與參將馬宗異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右  
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軍可各領一軍  
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分  
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應達則  
達則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法

等其識之又論達曰關外之事汝責任之茲行必  
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  
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  
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  
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  
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  
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  
輕也汝其慎之論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  
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

聖典

卷之十一

六

始汝其勉之達等受命行至陳橋左君弼降癸亥  
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達朶兒只進巴率兵逆  
戰我師大捷遂進兵通州入其城是夜元主及其  
后妃太子開建德門北走  
是月命御史大夫湯和為征南將軍僉大督都府  
事吳禎為副將軍帥常州長興宜興江陰諸軍討  
方國珍于慶元  
上諭之曰爾等奉辭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  
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望也和等受命行十一月



辛巳克其慶元己丑國珍遁入海島

上復命中書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和討之壬辰國珍降

洪武三年三月戊午大將軍徐達師至定西王保保兵退達遣左副將軍鄧愈直抵保保壘立柵以逼之

上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乃者大軍西征術者言常有水警將軍宜慎防毋忽凡軍士駐營陣陣須相度地宜以備不虞中原迤西山川阨塞一或遇

雨暴水卒至勢不可測昔唐裴行儉嘗駐軍平川暮後移於高阜人莫解其意其夜平川水溢丈餘而軍營無患此其驗也將軍其慎之

四年正月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為右副將軍暨營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賴川侯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頤時為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

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莫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王珍嘗遣使脩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閱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數加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吾興元雖收劔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嚙噬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于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為戒卿等慎之和等遂受命行至重慶會德慶侯廖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啣璧及其丞相劉仁等奉表詣軍門降蜀遂平

十四年五月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矍鑠狀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為國者蓋智慮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常嘆羨古有



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  
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  
老不忍煩卿卿乃固請爰命為大將往靖南服嗚  
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  
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飭武

戊戌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  
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  
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

無武勇之才宜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戶  
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  
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則民無  
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  
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癸卯十二月戊午

上閱武于雞籠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諭之  
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  
上曰陣勢或圓或方或縱或橫欵合布散倏狂忽來

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為衆以弱為強逸已而  
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  
莫能施其方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為妙矣大抵兩  
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  
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  
等其識之

乙巳春正月乙酉

上將經理淮甸親閱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  
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之士

嘗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  
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覆若  
陣前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  
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當賞官貴  
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  
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  
濫者吾特為試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七月辛酉以王天錫為湖廣行省都事

上諭之曰汝往襄陽贊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參酌



事宜修城池練甲兵樽節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於果斷御衆必以鎮靜密以防姦謹以待敵至則堅壁清野以乘其弊慎勿輕犯其鋒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幕寮恪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

吳元年九月戊子

上御戟門閱試將士因諭千戶趙宗等曰軍士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不節雖屯營廬舍亦必部伍嚴整遇有調發易於呼召不致失次自今居營者

必以總旗為首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屋而居凡有出征雖婦女在家亦得互相保愛臨敵之時亦如前法居則部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有志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復簡閱騎士弓弩各為部分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者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御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

况攻戰之際馬功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志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至敗事無以成功矣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

洪武二年三月丙申命京衛將士練習武藝是時諸將率師平中原入關陝而將士之留京師者多安逸

上諭之曰凡事必預備然後有濟先時浚流臨旱免憂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當閒暇之日宜練習武藝不可謂無事便可宴安也夫溺於宴安者必至於危亡安而慮危者乃可以常安又曰成功非易保祿尤難今國家之用人正如用車苟有輟斷不行即移載他車矣汝等其戒之

是月戊戌  
上諭指揮同知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勇而好鬪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義以懷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陞



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戰  
功得之且智超百人為百人之長超千人為千八  
之長超萬人為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  
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危急其所統  
軍皆奮勇力以首抵艦鐵帽盡壞而後得脫非通  
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死力若此爾等  
宜教之慎無怠惰廢事

是月庚子

上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

下初定豈可遽以為安而忘警戒朕親觀爾等智慮  
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憚然  
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  
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典兵  
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  
主將舉所佩繁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  
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  
為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為俘國  
之亾者實此輩亾之也汝等可不戒哉

三年五月

上諭諸武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  
勝必成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  
實者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  
忘武備往往至於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  
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可以息兵講武而後  
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  
下無虞之時而常謹不虞之戒然則武備其可一  
日而忘哉

六年三月戊申

上諭武于教場既罷論諸將臣曰畜兵所以衛民勞  
民所以養兵兵民相資彼此相利今爾等無耕耨  
之勞而充其食無織紉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於  
民也較於民之勤苦而衣食常有不足然無知之  
徒不知扞禦之道橫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  
其害而至於困敝者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不仁  
甚矣爾等勤勞建功皆已榮顯宜戒其恣縱之心



體朕卹下之意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者善體衆情也不適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

十二月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雖建置兵衛偃武連年士卒懈志而兵餉日勞民供饋謂都督僉事王簡王誠平不慮元寇不慮亂今重兵之鎮惟在北邊然皆坐

聖典

卷之十一

十一

食民之租稅將不知教兵不知習武欲用之豈能濟事且兵食一出於民所謂養兵者養戰士一若徒費民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今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簡往彰德誠往濟寧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鎮守之務皆專之

十一月五日丙子敕工部臣曰自古聖王之御天下武功者定則修文教而亦不忘武備也今海宇

安寧生民樂業宴安鳩毒古人所戒克詰戎兵王者當務爾工部其以歲造軍器之數著爲令

十七年二月己巳朔

上諭兵部臣曰朕向者以天下旣不用兵軍士閑逸若不練習恐猝有調遣不堪應用故命天下官軍分番入京校試行賞罰以示勸懲今附近衛所已試而遠者未至恐近邊將士旣來城守空虛或盜賊乘隙竊發此又不可不慮自今邊衛軍士校射止就本衛不必赴京其令知之

聖典

卷之十一

十一

二十八年七月甲寅

上諭兵部臣曰近在外衛所遇有寇盜卒起守禦指揮千戶不親率兵勦捕但遣百戶旗手領之是以失機誤事自今各衛所地方設有寇三四十人卽調官軍一二百人寇有數百人卽調數千人刻期捕獲毋令滋蔓如指揮千戶不躬率士卒及調兵失律誤事者罪之令兵部榜示天下

受降

乙巳六月己丑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楊



歸可嘉也俾仍為思南道宜慰使授琛思州等處

軍民宜撫使兼新軍萬戶以三品銀印給授之

七月丁巳朔

上命降將元僉院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諭

之曰自古豪傑識察於未形故夏將亡而終古先

奔於商殷將亡而向藝先歸於周不待其運之著

見符其迹之著見而後來歸者此常人所蒙德也

汝能審存亡之幾推誠歸我實有可嘉汝之才如

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者言之

於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今今爾歸襄陽招徠

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之出若彼不審其幾

而恃險以為固終非自全之計爾往諭之俾知所

以圖存能全衆而來功亦不細矣因厚賜而遣之

丙午四月癸亥淮安降將梅思祖等至建康

上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授重名繼

歸張氏復食其祿今來歸我寧無舊主之恩乎諸

將對曰草昧之際誠欲擇豪傑以自附今幸去彼

而從

主上猶出昏暗視天日豈敢有反覆耶

上曰汝豈真知我之可附哉諸將曰臣親

至上谿達大度英明果斷推赤心以任人服衣食以

賞士令行禁止真命世之主臣等誠得所歸

上曰爾等既無二心當戮力建功以保富貴諸將頓

首謝

洪武元年三月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請所部廣

東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奉表來降

上賜詔褒之曰自元綱解紐群雄並爭天下瓜分未

見定于一者朕舉兵濠梁創業金陵除殘去暴十

有四年邇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撫有七閩肅清

齊魯廣西之師相繼捷奏大將軍提兵北伐中原

指日可定朕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

者實融李勣擁兵據險角立於群雄之間非真主

不歸此漢唐明臣於今未見正此與歎爾其

歸之衆乃不勞師旅先命來降其視實李勣



今持驛召來庭錫爾名爵以旌有德於戲天厥紛  
紘人思平治爾之所舉實惟知時堅乃初心以懋  
厥績

五月戊寅方國珍至京師入見

上諭之曰汝獻款已久何為反側復勞征伐國珍頓  
首曰臣遭時多難逃死海上終期歸附聖明以全  
首領不意又勞王師然此非出臣心實群小所誤  
是以此惟

陛下哀其愚昧赦其死罪

聖典

卷之二

九

上曰草昧之初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為乃誰能識  
帝王之有真者其為去就不能無所齟齬爾之所  
為亦何足責朕推赤心待人汝其自安勿用懷疑

國珍頓首謝遂賜第居京師

六月甲辰元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遣使奏  
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亦相繼歸附

上下詔諭之曰蓋聞古先哲王之治天下一視同仁  
無間遐邇况廣海之地自漢以來列為郡縣聖  
樂之教有華夏之風頃因元政不綱群雄並起朕

朕聞爾等所請清遠者師臨南粵海濱郡不  
煩傳檄相率來歸嚮慕之誠良可嘉尚今遣使往  
諭朕意爾其益堅乃心以寧吾民爵賞之賜當有  
後命

閏七月辛酉廣東何真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真江  
西行省叅政

上諭之曰天下分爭所謂豪傑有二易亂為治者上  
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  
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南粵越海而

聖典

卷之二

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  
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  
侯皆會者八百今

至上海以安天下天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夷  
之人始者遠隔不遠結聚鄉民為保生之計實無  
他志今幸遇

大明履天無射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上曰夫能不買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前知  
汝念江西地道廣東是用特授爾江西行省叅政



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興也卿令名已著尚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

三年九月戊申故元降將江文清楊思祖等至京詔以文清為千戶思祖為衛鎮撫賜資甚厚其將校八百五十人皆賜綺帛各一仍遣思祖等還招其部曲

上諭之曰歷代興廢天運之常為人臣者當其時衝冒危難欲全身家者蓋鮮矣元運之衰天下亂爾朔方將校歿身於兵戈者不知其幾爾獨出捨

聖典

卷之十一

三

援之中卒獲保全今又自遠來歸可謂能諳廢興之機今授爾世襲鎮撫還招部曲諭使來歸若能竭誠効力朕當益隆恩待其蒙古有願來附者即令詣邊將送至京朕皆有以處之思祖對曰臣苟全性命於亡國之餘進退無所委身來歸蒙被恩寵實出望外臣敢不竭力以圖補報惟

陛下哀憐之

十一年二月己未涼州衛奏所獲故元官二十五人甘肅降人一千九百六十口

上曰人性皆可與為善用夏變夷古之道也今所獲故元官拜降人宜內徙使之服我中國聖人之教漸摩禮義以革其故俗於是徙其衆於平涼府給糧贍之

十六年四月故元海西右丞阿魯灰遣人至遼東願內附

上遣使齎救往諭曰惟智者能知存亡之道而決去就之幾今爾所守之地東有野人之隘南有前施之險北接曠漠惟西抵元營道路險阨不以為

聖典

卷之十一

三

可自固守爾乃能率衆內附自非智者審勢達變計不及此雖古之智士何以過之朕甚嘉焉爾將遣使諭意爾其知之

聖典卷之十一終



聖典卷之十二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樺編輯

報功

乙巳三月辛巳常遇春平贛軍還

上御戟門頒賞勞之日將軍勤勞于外南平諸郡兵不失律民無所擾自嶺以南望風降附是能奉揚威武克定邦家報功之典予奚敢後今錫以布帛文綺用彰厥功以答三軍之用命夫賞以酬功爵以旌德俟海宇寧謐恩數有加將軍其獎率二軍

聖典

卷之十二

十一

更圖後舉茂建偉烈益著耿光以副予所計府軍其勛之哉遇春日臣奉

聖上成筭所至輒克非臣所能

上善其對

吳元年九月辛丑平吳師還論功行賞

上諭諸將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

江賴

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

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勩

如王國寶等歿於王事而不得與吾甚惜之自古

帝王多以征戰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將以佐輔

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於古之名將乎但從軍

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馮

宗異留守京城軍府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然

江南既平當北定中原一統天下毋狃於暫安而

忘永逸毋足於近功而昧遠圖大業垂成更須勞

力達等頓首曰臣等叨承

聖典

卷之十二

十二

聖上成筭幸獲成功敢不益盡心以圖尺寸昨日達等入謝

上語之曰公等遠第置酒為樂不對曰荷

聖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上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將為一日之歡但中原未

平非宴樂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為乎終日相與

酣歌逸樂今竟何如宜深戒之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祭大寶于南郊越翼日召劉基章溢入



奉天殿群臣咸在乃歷言二人之功并拜御史  
中丞基密奏立軍衛法會章溢奏定處州七縣稅  
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  
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  
為美談也

三月召劉基赴京師同盟勳冊基至京師賞賜甚  
厚追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基欲建基廟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固辭不敢當

聖典 卷之十二  
上知其至誠不強也

二年正月乙巳

上命立功臣廟于鷄籠山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  
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義軍  
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  
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  
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  
思功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貴  
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

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籠山序  
其封爵為像以祝之

十月甲子賞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校

上諭之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之積皆民所  
供是為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  
妄用也今爾等為國効力摧暴靖亂以安天民故  
出此以酬爾勞非私恩也

三年五月丁巳

聖典 卷之十二  
上諭大都督府及中書省臣曰國初設都先鋒府及

十大元帥都尉指揮之職其久甚衆今思之多有  
陣亡物故者追念舊勞愴然于懷其有子孫承襲  
祿足以贍給苟無承襲之人則其父母妻子將何  
所賴宜給存恤之祿以養之有初同居而後離析  
者分祿以贍毋使失所

十一月丙申

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諸王侍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  
徐達率文武百官列于丹陛左右

上召諸將臣諭之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



出已公昔徵古志守三之典壽之二年以征討未  
暇... 功天下擾亂... 起  
... 征討未  
... 起

天地... 之卷... 有非人力之所致然自起兵以來  
... 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  
... 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  
... 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

與朕同鄉里朕起兵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強... 無順  
... 征討四方摧強... 無順  
... 征討四方摧強... 無順

十二月丁丑  
上謂魏國公徐達等曰卿等連年征伐犯霜露冒矢  
... 征伐犯霜露冒矢  
... 征伐犯霜露冒矢

等議之達對曰臣等荷  
陛下威靈仰奉成筭遂剪群雄顧臣等愚陋犬馬微  
勞何足齒錄伏蒙

聖恩特加優禮揆之於心實深愧悚豈敢自逸  
上曰朕固知卿等不忌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勞于  
外思有以慰卿之勞耳達等復固辭弗許

五年正月己丑  
上召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各賜  
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因謂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

之功則賜之弓矢卿等宣力四方克著勳勞故有  
此賜達等謝曰臣等賴

陛下威靈獲效微勞豈足齒錄而寵恩屢降何以當  
之

上曰古人有言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  
况卿等開國之臣其章大矣故賜以此不為過也  
六年四月詔定開國勳臣楚國公廖永安等謚號  
禮部上議曰當元氏失馭四海鼎沸英傑之士或  
保障一方或提率師旅士民焚焚莫知適從屬



真主奮與天命有歸人心響應於是不期自至若能  
 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故能開創洪基輔成大業  
 既者勲勞乃殞其身誠宜加謚以示追崇按謚法  
 赴敵無避曰武佐國逢難曰閔其楚國公廖永安  
 宜謚曰武閔殺身報國曰忠戎業有光曰烈其豫  
 國公俞通海宜謚曰忠烈危身奉上曰忠致果殺  
 身曰毅其蔡國公張德勝宜謚曰忠毅關土丘境  
 曰武武而不遂曰壯其高陽郡公耿再成宜謚曰  
 武壯折衝禦侮曰武威而不猛曰莊其越國公胡  
 武壯折衝禦侮曰武威而不猛曰莊其越國公胡  
 聖典 卷之二十二 七  
 大海宜謚曰武莊折衝禦侮曰武壯而有力曰桓  
 其梁國公趙德勝宜謚曰武桓又按永義侯不世  
 傑與漢光武封寇恂為承義侯景丹為奉義侯同  
 不必重謚此七人者皆能罷之士心膂之臣當開  
 創之初沒於王事  
 皇上混一天下追悼厥功隆其封贈俾爵及子孫祀  
 于廟庭崇報之恩於斯為至易名定謚在禮宜  
 議上詔皆從之  
 八月乙亥

書省大都督府臣曰凡指揮沒於戰陣者皆  
 賜公田卒於家者不與其世襲千戶陞指揮而陣  
 亡者與世襲指揮一體賜公田無子而有兄弟同  
 居者亦如之非同居者不與  
 九年六月  
 上謂學士承旨宋濂曰朕自布衣卿起草萊列侍從  
 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官其子孫屢辭不敢  
 奉詔不允遂徵冢子瓚之子慎為殿廷儀禮  
 班未幾復召价子瓚除中書舍人  
 聖典 卷之二十二 七  
 上時命題試遂與慎而戒之語濂曰朕為卿弟子孫  
 濂或奏事又稱倦遂特命遂慎共扶下殿父子祖  
 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榮  
 七月遣官祭功臣於雞籠山廟  
 上諭禮官曰諸將臣始從朕征伐宜力効勞朕於爵  
 賞不敢吝惜大者公小者侯死則俾之廟食以報  
 其功何文輝早歲事朕屢建勲績大名始立身即  
 殞歿朕重傷之其以文輝及凡有功者一百六人  
 各附祭於功臣之次庶以表朕報功之意焉



十年十二月丁未

上謂都督府臣曰元末天下紛擾朕荷

天命賴將帥之力削平禍亂四方以寧追思往昔智

謀英武之士或沒于王事或考終天年功在國家

不可以泯其有子孫者宜錄用之庶以慰死者之

靈於是都督府錄丁忠等五百十一人以聞授指

揮千百戶

十七年四月賞征南將校先是詔禮部曰賞賜國

之重事所以報賢勞而厲士氣權度毫髮一欠輕

聖典

卷之十二

九

重則上為失禮而天下無所勸朕有天下十有五

年雲南越在萬里負固不服故命大將軍帥師討

之諸將士冒瘴厲踰險阻霧雨薄肌體沾汗澀甲

冑而能效忠宣力奉旗斬將登城拔壘使天誅無

留良善附順甚者身委矢石為國效命司馬法曰

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爾禮部其核

實定議行之至是議上

上以為賞薄曰將士甚勞苦此非所以報有功也報

功其重賞之於是賞諸公侯金帛各有差

六月

上諭禮部臣曰曩者發兵征雲南朕憫其勞苦其師

臨陣皆有賞賞比者將士還京論功行賞士卒已

令悉軍十衛驗名給之近聞有賞不及格者或所

司有欺蔽者致使竊議于外爾禮部即榜諭諸軍

或受賞不及格與有勞而不及賞者皆許陳訴驗

實賞之

九月

上諭都督府臣曰朕自布衣奮跡淮甸與群進用逐

聖典

卷之十二

十

十有五載而成帝業皆賴爾諸將士之力然朕每

思之當臨機決勝陳師賈勇固出於諸將而此鋒

陷陣衝冒矢石則士卒實先及天下已定論功行

賞自公侯至于列校皆有爵祿傳及子孫而士卒

艱苦乃無異平昔朕甚憫焉曩者雲南諸夷負固

弗庭勞師遠征瘴煙毒霧萬死一生若此尤在矜

卹爾五府閱諸兵籍凡征南士卒其自丁酉年以

前隸兵者悉俾為小旗以酬其勞不必比試

八月丙午賜公侯鈔人一萬錠俾還鄉建第宅



上諭禮部臣曰諸功臣於京師既有第宅而鄉里尚仍故居若既老而歸於禮不稱其各賜鈔俾還置第以居樂其高年傳之子孫亦優待功臣之禮十九年十月乙巳

上諭兵部臣曰天下大小武臣皆以有功故令子孫世襲以食其報然有身沒子幼未能承襲者或無子而有女幼及有父母老而無依者此皆可憫今後凡亡故軍官子女幼者皆給全俸以贍其終身待其長令襲職女待其嫁然後罷給父母老者亦

給全俸終其身著為令

二十年七月庚辰詔凡內外武臣之家如子孫已襲替而亡再無應襲者給全俸以贍之及有子孫坐事謫克軍者亦宥之令自立勲仍給贍其家兵部請以半俸給之

上曰內外武臣昔皆捐軀相從百戰以定天下念其勞績未嘗暫忘其家有不得其所者朕深憫之夫厚祿所以報功廣惠所以惇仁故給之全俸使有所贍爾必曰全祿費財半祿節用夫賞予而學則

費不過度當節而節則用為適中優以全祿未為過也

二十一年八月戊辰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謂諸將曰元運既終天命歸朕於今二十餘年而殘胡無知猶立王庭欲為不靖故命爾諸將征之爾等克用朕命以底成功漠北遂空邊庭無警民息轉輸之勞軍無征伐之苦四海宴然爾等可以坐享富貴矣諸將頓首謝曰自漢唐以來夷狄常為中國患今

皇上威德覆被區夏仁義所感罔有不懷况神謨廟算包括無遺故臣等得以效犬馬微勞

陛下不以慢師為責而加賞賚臣等仰荷恩寵無以報稱

上悅賦平胡詩二章命群臣和之

二十三年九月加封中山王徐達岐陽王李文忠三代皆王爵先是

上思勲臣開國之功雖加封爵未足以盡報功之典乃命翰林院侍講學士葛鈞等考古制以圖勳



舉宋韓琦事言無王及三代制本朝開平王常遇春三代俱封王爵出自特恩難爲定例

上謂中山岐陽皆開國大勳宜如開平王例三代俱

封王爵自今凡開國功臣死後俱追封三代其襲

爵子孫非建立奇功者生死止依本爵著爲令

二十五年八月山東德州等衛千戶百戶陳祥等

二十四人赴京陳年老請以嫡長子襲職

上命兵部臣曰祥等昔從征討歷任年久今皆老許

其致仕各令其子襲職凡流官皆俾世襲因念大

聖典

卷之十二

十三

小將校從軍歲久功勞夙著者皆命陞之

二十九年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

上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

奮起從朕効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旣

定諭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

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

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

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叩首謝

上因歎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有無窮

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激至有嗜淚者

保全勲臣

甲辰四月乙巳

上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有橫肆者乃召徐達常遇春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勲匪朝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逾越禮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他日或生變隙寧不爲其所累我資將臣共濟大業同心

聖典

卷之十二

十四

一德保全始終豈宜有此故與爾等言此輩有橫肆者宜速去之如治病當急去其根若隱忍如息終爲身害

洪武元年正月癸未

上諭省府臣曰爾諸大臣旣受封爵進職位可謂尊顯矣當同心輔德以享祿位朕嘗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警戒盈滿常懼驕縱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至符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



其功深可惜也至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蓋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淫以致于敗古人置欵器於座側正以戒其驕盈耳汝等宜戒慎之

是日

上又謂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効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挾功驕恣輕忽下人若此則鮮有不敗者朕故生心拳拳為爾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

聖典

卷之十二

五

權術駕馭不以至誠相感易生猜疑故久而主變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則可與國同其久長矣時

皇太子侍側

上指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他日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無有窮也群臣皆拜謝而退

二年十一月辛丑

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

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為先以戰鬪為能以必勝為功今居閒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後事君有道持生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始終者何人常以此為鑒戒擇其善者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

二年十二月甲子

上退朝從容與諸將論起兵以來征伐之事謂中山

聖典

卷之十二

六

侯湯和等曰朕賴諸將佐成大業今四方悉定征伐休息卿等皆爵為公侯安享富貴當保此祿位傳之子孫與國同久然須安分守法存心謹畏則自無過舉朝廷賞罰一以至公朕不得而私也昔尉遲敬德見唐太宗危迫單騎入王世充陣中與單雄信力戰翼衛太宗以出其功大矣及太宗安群臣敬德與任城王道宗爭長擊其目然敬德怒欲寘之法非群臣力諫太宗肯惜其功而寘其罪乎又如長孫無忌文德皇后親弟也嘗佩刀入



禁門監門者失於覺察后請治以法太宗特命釋之帝室親姻有罪猶不可免况其他乎卿等能謹其所守則終身無過失矣

四年十一月壬申

上御武樓下指揮郭英等待側

上顧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能思保身與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

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豈保身與家之道哉英等駭愕頓首請罪

聖典

卷之二

七

上曰朕未忍加罪汝當內省于心朕與汝等分雖君臣恩同父子一子被責而衆子知懼則家可保矣如楊廉等其罪當死朕雖宥之亦竄之遠地使衆人知懼不至廢法傷恩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既又曰昔朕

皇考嘗言凡人守分置財如置田地稼穡收穫歲有常利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汚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俸祿有如力田歲享其利無有已時比於貪饕所得用之有盡猶潢汚之

水朝盈而夕竭矣汝等有勲於國朕既酬以爵祿能守而勿失則子孫永有所賴汝其識之英等頓首謝曰

陛下訓飭臣等切至銘刻不敢忘也

十二月甲申

上召諸功臣諭之曰古人不虧小節故能全大功不遺細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貴終身聲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節正當留意而莊佃之家倚汝勢挾汝威以凌暴鄉里卿等何可不嚴戒之

聖典

卷之三

六

彼小人耳戒之不嚴心漸自縱自縱不已必累爾德也

五年八月戊子

上召諸勳臣諭之曰難成者功難得者爵卿等捐軀以從朕百戰以有功豈非成之難乎然因功以定爵高出等倫豈非得之難乎知成之難則思所以保之知得之難則思所以守之保守之道惟敬謹而已不以功大而有驕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有榮盛延及後世大抵敬謹爲受福之本驕



怠為招禍之源惟知道者可以語此

十年十一月江夏侯周德興有罪當下獄

上特赦之召諸將相大臣諭之曰曩者豪傑並起豈無智謀壯勇之人然靡暴無禮自取敗亡朕當此時飭身自守推誠任人故能成大功天下已定朕與卿等共享富貴當各盡其道而往往有犯法者何也昔廖永忠數犯罪屢宥不悛又復僭侈失人臣禮甚矣夫智人君子既自守法又能訓子孫為善不至犯法是以爵祿傳之無窮愚者反是夫法

聖典

卷之二十二

十七

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為功臣者不能守法自保使朝廷屈法保汝乃不得已苟至再三朝廷亦難處矣朕於祭祀之時一心齋肅思欲格神及遣汝輩奉祭則多私利慢神甚非禮也且國家除宮室外未嘗作一臺榭以為遊觀燕樂之所而汝等乃私取材木廣營室宇此豈守法教子孫之道乎念汝等相從俱嘗有功致有爵位故丁寧告汝汝等毋忽朕言善自保持

十四年正月癸丑

上諭八侯及諸武臣曰吾觀自古將臣被堅執銳備

屢勞苦以有爵位子孫世襲其後或驕恃恃功不循禮法致先人勤苦之業一旦傾敗由其不知讀書故也卿等皆有功於國家身致爵位子孫世襲夫生長膏粱不知禮教習於驕惰鮮有不敗富念得之甚難而失之甚易也宜令子弟入太學親明師賢士講求忠君親上之道蓋古人成敗之跡庶幾永保爵祿與國同久於是諸公侯武臣皆遣子弟入國子學受業

聖典

卷之二十二

三

二十一年七月丙戌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誦習

上謂兵部左侍郎沈潛等曰曩因武臣有違法厲軍者朕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今思其子孫世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承襲撫馭軍士或蹈覆轍必至害軍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蓋導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誥訓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楫爾兵部其中諭之得成

通守守息



十一月頒賜武臣保守勅時廣西指揮耿直

欽激變良民江西指揮戴宗以收捕山賊

致賊人縱橫皆坐罪

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

福及子孫之道特為保守勅頒諸武臣使朝

觀知所鑒戒

二十六年六月辛丑

上諭禮部臣曰朕即位之初稽古定制凡爵祿禮

等殺皆著為令俾勲臣之家世守之朕觀前代

聖典

卷之十二

封皆為虛號其餘祿食止給繪布我朝賜以膏

土田所以待有功者不為不至尚有不知分限

速罪戾者已命翰林歷考漢唐宋故事輯為

錄頒之勲臣使有所遵守爾禮部其申明之

公侯食祿及服舍器用等殺著為定式俾不

侈亦保全勲舊之道也

聖典卷之十二終

聖典卷之十三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正柱樺編輯

懷舊

丙午四月戊辰濠洲父老經濟等來見

上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

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

惻焉濟等對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

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主上憂念

聖典

卷之十三

上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

飲極歡

上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

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弟為善立身孝弟

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

謝

上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濠淮諸郡尚有

寇兵恐為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

於是濟等皆勸醉而去



是月庚午

上謁陵還邸舍謂博士許存仁等曰吾昔微時自謂終身田野間一農民爾及遭兵亂措身行伍亦不過為保身之計不意今日成此大業自吾去鄉里十有餘年今始得歸省陵墓復與諸父老子弟相見追思曩時誠可感也然吾向在軍中見當時群雄皆縱令其下奪人妻女掠人財物心常非其所為及吾自率兵渡江元取諸郡禁城士卒不許割掠務以安輯為心

聖典

卷之十

二

上天鑒之幸底成事在仁等曰

至上一念之仁故天人為之屬心今歸故鄉顧念桑梓撫諭親故眷眷不忘雖漢高之待沛中父老恩意不是過也

是月戊寅

上將還建康謁辭陵石汪文劉英謂曰鄉里親故愛厚者惟足下二人先世陵墓所在吾豈敢忘但國家事重不得不歸耳公等善為我守一忱仍賜英文等緡帛米粟曰此以報夙昔相念之德也又謂諸

父老曰今兵禍已息鄉里安靜父老當得優游無事撫育妻子各保生業鄉縣租賦當人有司勿征二三年間當復來相見於是父老皆惟悅再拜謝曰感

至上海德無以報也

洪武十二年二月賜太醫院判郝致才致仕致才濠梁人初

上在龍潛時嘗遺疾致才進善藥而瘥及

上即位召至京命為太醫院判至是憫其年老特勅

聖典

卷之十

三

致仕而官其子文傑為院使

十五年三月丙寅

上謂戶部臣曰鳳陽朕之故鄉

皇陵在焉昔漢高帝生於豐起於沛即成帝業而豐沛之民終漢世受惠朕今永免鳳陽臨淮二縣稅糧徭役宜榜諭其民使知朕意

二十五年癸酉詔兵部凡將校流罪以下謫戍雲南貴州者俱復其官因謂侍臣曰將士始從行助朕創業平定天下披堅執銳萬死一生雖得



官艱難其矣其有官之後罔知戒慎犯法者多朕復念其勤勞不忍遽真以法但流之邊境以抑其非心今既有年必懷自新古人言人惟求舊朕豈悉終絕之乎侍臣皆曰

陛下念功思舊如此爲臣者孰不改過自新

求言

乙未六月丁巳

上召陶安李習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

聖典

卷之三

四

女臣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淑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足下以爲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合

上意由是禮遇安甚厚事多與議焉

戊戌十二月庚辰

上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璉來見

上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饑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乎仲實對曰頗怨

上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爲迫促以失人心卽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十一

聖典

卷之三

三

主上英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措之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上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等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

上曰有不便者盡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賜諸父



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辛丑七月甲子

上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進皆經  
澣濯者叅軍宋思顏曰臣見

主上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無

以加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上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上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於目前而

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於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

聖典

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

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帑以彰其直復謂思顏曰汝

在前朝頗有善譽為王者不能知汝及歸于我數

進讜言斯誠可嘉

甲辰四月庚子

上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未

周及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者亟欲更之已無及

矣與其追悔於既行曷若致謹於其初大抵更涉

世故則知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

不審其間或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為  
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獨予  
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六月戊戌

上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

長流水塞則衆流障滯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

一人而酬應天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

失詩曰先民有言詢芻蕘夫芻蕘至賤者也人

尚有取於其言况左右前後之人與我共事者豈

聖典

無一得之長乎諸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

是月戊午

上諭朝臣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

之間各任其責所行去當即當速改不宜有所隱

避若隱避不言相為容默既非事君之道於已亦

有不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無隱

乙巳六月乙卯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為起居注

上諭之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

誨致至於無過之地而後為職也吾平



一二日外猶尋繹不已今爾在左右可不盡言且爾素稱謹厚當始終一致苟易其所守則患必生矣譬如駒馬能戒於險阻則不墜肆意于平曠則顛踣吾毋以自警故以此勸爾等也

洪武元年正月壬午

上諭群臣曰忠臣愛君謏言為國益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忠臣愛君者有過必直者亦非忠也比來小臣等言事多不切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言者雖有不善無

聖典 卷之三

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諫以匡朕不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是月翰林進大祀祝文有予我字

上怒甚桂彥良進曰臣聞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

上譏呵衆皆得釋

二月己未

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默然乎爾等

以言為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每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臨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達其意故當齊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畧而不究蓋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為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一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為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原吉對

聖典 卷之三

曰

陛下此心即大禹好聞謏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無實畧不之究尤見

天地之量

上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

八月庚寅

上手詔中書省臣曰昨張冲上書言時事其所言有



百政者二事一謂在廷之臣令各言其失  
上有所據而用其所長一謂中書省各官各言其  
官各言得失每月用三人言言者備官選其陳事  
剴切不避忌諱者量加擢用以養忠直之氣此言  
其可取也夫聞得失則知利病知利病則生民蒙  
其福聽忠直則正人多則朝廷清明矣自古  
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隋煬帝所以亡  
者坐不用此耳

是月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

曰此不敬此詆謗罪而誅

上答之而罷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

朝廷耳烏可深罪乎

上然然已而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

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

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四年

上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劉基為

上言李公舊勳輯和諸件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

此基叩頭曰是如耳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

木為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當求大才勝任者

如臣駑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

六年三月乙卯

上謂群臣曰昔唐太宗用人主自賢臣不匡正欲不

危敗豈可得也朕觀湯以從諫弗咈而興紂以歸

非拒諫而亡興亡之道在從諫與弗諫耳大抵自

賢者必自用自用則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放

僻邪侈不亡何待從諫者則樂善樂善則正人日

親儉人日遠號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興者

太宗英傑之主有見乎此納言如流小大必采故

能致貞觀之治朕於卿等深有所望勿懷顧忌而

忘盡言

七年八月辛丑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言宛平驛

當要道而驛馬之數與非要道之驛同宜減他驛



以增宛乎驛

上可其奏顧謂侍臣曰驛傳勞逸不均甚為民弊崧以為言民獲惠矣朕以一身任天下之事聞見計慮豈能周徧爾等宜體此竭心為朕訪察民間利病何事當與何事當革且為朕言朕常行之毋為容默但保祿而已侍臣對曰

陛下樂從直言天下之福也

八年五月庚申朔

上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

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居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善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為賢明若昏庸之主各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驅保福之臣或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六月甲申朔

上諭侍臣曰朕觀往古任治自用之君飾非拒諫多取滅亡成湯改過不吝故為三代盛王唐太宗屈已從諫亦能致貞觀之治此皆後世罕及也人君苟能虛已以受人臣能盡忠以進諫則何事業不可成哉

是月壬寅

上諭侍臣曰舍已從人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筓簋曰教我以道者擊鼓教我以義者擊鍾以爭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

者撻鞀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朕樂聞嘉謨屢切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啟沃朕心者侍臣對曰

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為治事無缺失群臣非不欲言但無可言者

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正思備道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曰九月詔求直言邇來欽天監報五星素天度月相刑於是靜居自省古今乾道變化



人君尋思至此惶惶無所措手足惟告臣民許言朕過

十月

上以予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曰嘗聞殷高宗思治夜有鬻人入夢俾形旁求得傳說於版築委任之海內咸安周文王起砥溪之釣遂興周八百朕思古有是君亦有是臣自是之後列聖相傳名臣相繼如斯君臣者鮮矣自者天厭元之不德朕乘群臣並起之秋摧強撫順偃兵息民綱維海內以主黔黎律范今布惟務女人已九年矣其間尚有不迪于教而麗法者欲以刑治之又恐沒身者衆特姑緩刑章俾之力自冀其格心期于無刑頃者天變於上朕心皇皇於是詔告臣民許言朕過詔令既行中外言者有之獨卿敷露肝膽而陳國計雖可否半之豈不盡已之謂忠乎朕以至意諭卿卿若夙夜如斯為國為民非特盡心於朕卿之名亦不朽矣

十二月丙辰

論群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既行而又有相妨者以一人之智慮欲周天下之事情固知其難當事機叢脞左右之人能竭誠盡意相與可否豈不事皆盡善人受其惠若固位偷安默而不言自謂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逃清議如張禹孔光之徒豈不惜哉群臣比頃首

十年六月丁巳

上諭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瞶國家治否實關於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慮微賤之人欲言而不得言疎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知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朕前十五年二月以福建儒士沈士榮為待詔士榮抗疏言天下事謂當修治省刑且請給筆劄條例事宜或入侍左右劇論庶事

上雅重其鯁直賜手詔褒之



八月山東肥城縣知縣許好問言報國莫如爲  
獻忠莫如進諫臣既不能薦賢以報國敢不盡言  
以獻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併周爲正統合四十  
餘年而漢興漢有天下四百餘年隋平陳混一天  
下甫二十九年而唐興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  
元起沙漠入主中國至混一天下八十餘年而  
聖朝隆興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爲迭  
興之閏位乃知秦爲一閏隋爲唐閏元爲國朝之  
閏亦已明矣伏願

陛下慎刑罰昭勸懲差徭容直諫致中和以丕顯  
文明之治則皇祚傳之萬世聖子神孫承繼於無  
窮矣豈特八百年而已哉

上曰治亂相因盛衰有時雖出於氣運一定之數然  
亦由人事之所致也其間保民致治國祚靈長未  
有不由創業垂統之君脩德慎罰以爲子孫繼述  
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亂亡者必反是鑑之往古事  
誠可懲要之祈天永保固有其道脩德慎法亦一  
端耳好問所言甚可取也

九月壬申儒士沈士榮上書言事大意謂

上用人當詳加採擇之當求諫

上嘉納之手詔褒諭口卿入閣志士守儒者之道

久矣一旦應詔而來傑然特出於衆人摠誠納忠

欲澄所懷非但朕愛卿聞卿之風者皆知愛卿矣

若守此不變將同古人名垂於後世卿其勉之

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午

上諭兵部試尚書如瑞等曰朕虛心待人汝等當思

盡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慮之不足衆人計

之有餘苟惟依阿承順無所建明非其利於天下

也瑞等皆頓首謝

三十年正月陞翰林以撰張信爲侍讀編脩戴葵

爲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且

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

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

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

負朕擢用之意



勅士

吳元年七月丙午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及道里之費

上諭中書省臣曰新授郡縣官多出於布衣到任之初或借貸於人或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欲其奉公難矣故賜道里費

洪武七年十一月乙酉賜諸司歷事監生文綺衣先是

上以儒生專習書史未諳吏事一旦任之以官多為猾吏所侮乃命於諸司習吏事至是命冬夏給衣贍之

九年十二月甲辰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自銓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今赴任聞又任家邸者日有所費甚至空乏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當選官滯滯在京者經歲月資田既乏遂流為醫卜使賢者喪

其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

之者為令

十年二月丁卯

上謂省臣曰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惠若賢人君子既富其身而後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

十二年八月辛巳

上諭中書省臣曰凡士非建功名之為難而保全始終為難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其居鄉里惟於示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為令

二十年九月丙午

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為政者務存大體近文武官俸米有以斗升為計甚非所以示朝廷忠信重祿



之道自今百官月俸皆以石計或止於斗毋得瑣碎

二十四年五月丁亥朔

上諭兵部試尚書茹瑞曰禮莫大於別貴賤明等威今在外布政司按察司皆方面重臣府州縣官民之師帥聞到任多無馬乘有跨驢出入者非所以示民也或假借於人口被浸潤不能舉職者有之甚乖治體其官為市而布政司按察司二十疋府減半州縣又減府之半一馬率十戶餉之歲終則更其役

聖典卷之十三終

聖典卷之十四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

育才

己亥正月

上取婺州改為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

洪武二年三月戊午詔增築國子學舍初即應天府學為國子學至是

上以規制未廣謂中書百臣曰太學育賢之地所以興禮樂明教化賢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國君民以此為重朕承因敝之餘首建太學招來師儒以教育生徒今學者日衆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學舍必高明軒敞俾講習有所游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可望焉

六月丁卯

上諭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為本人材以教



為先今太學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藝者遵古制也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木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學人材之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長流者必濬其源欲人材之有效者必養其德性苟無作養之功而欲成其材譬猶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長而求大木其可得哉

是月庚午

上召國子生問曰爾等讀書之餘習騎射否對曰皆習曰習熟否對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

聖典

卷之二

二

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專務文學亦豈可忘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以為法矣爾等宜勉之

十月辛巳

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頽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况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

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汙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

是月辛卯命郡縣立學校

上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於學校自胡元入主中國夷狄腥膻汙染華夏學校廢弛人紀蕩然加以兵亂以來大習關爭鮮知禮義今朕統一天下復我中國先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

聖典

卷之二四

三

今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之俊秀其今天下郡縣並建學校以作養士類

六年正月庚申禮部奏增廣國子生

上曰須先擇國子學官師得其人則教養有效非其人增廣徒多何益蓋瞽者不能辨色聾者不能辨聲學者而無師授亦如聾瞽之於聲色朕觀前代學者出為世用雖由其質美實亦得師以造就之後來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一以記誦為能故卒無實用今民間俊秀子弟可以充選者



雖衆苟無端人正士爲之模範求其成材難矣故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今祭酒乏人卿等宜爲朕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備宜爲人師者以聞

五月癸卯

上諭中書省臣曰馬雖至驚策勵可以致遠木雖至樸繩削可以致用人雖至愚勉教可使成材故聖人之教無棄人君子之化無鄙俗朕觀今之爲吏者寡於學術惟美文法故犯罪者多若得賢官長

聖典

卷之六

四

以表率之又日聚而教之及告以古人爲吏而致通顯者與夫守身保家之道豈有不化而爲善乎自今省臺六部遇有暇時集屬吏或教以經史或講以時務以變其氣質年終考之視其率教與否則可以知其賢不肖矣

八年正月丁亥命天下立社學

上謂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覩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

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

三月戊辰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上諭之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聖典

卷之六

五

十年八月癸丑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

上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歿鮮知問學宜令讀書知今古識道理俟有成宜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橫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今名而福及後嗣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特患在不知學耳



三月辛丑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上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無所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與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

是月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聖典

卷之四

六

上諭祭酒李敬曰士之為學貴於知古今窮物理聖

經賢傳學者所必習若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載前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於方冊之間於於暇時觀之深有勸戒至於律令載國家法禁於酌古今之宜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卿以朕命諸生讀經史之暇兼讀說苑講律令必有所益

九月丙午禮部尚書李淑正言州縣儒學訓導多以賢良等科薦至京致師範缺員生徒廢業

上曰學校人才所出朕方以未得明師為憂而有司

又拔而舉之甚失教育人才之意其即禁之者為

十一月甲辰

上召吏部兵部臣諭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其成材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立士習始分服縫掖者或不閑於武畧被介冑者或不通於經術兼之者其惟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謂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槩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規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

聖典

卷之四

七

為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智有志於學者若槩視為武人不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

十五年四月癸卯以儒士吳頤為國子監祭酒

上諭之曰國學者天下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則卿宜崇重道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若徒以文辭為務記誦為能則非所以為教矣夫鐘鼓揚則聞於遠德義者則人樂從



其慎之勉副朕意

五月諭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者朕統一寰宇君主斯民切惟學校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構廟學五越月而成於是博選師儒教訓生徒期在育君子以履仲尼之道以助我後嗣以安天下苟教之不以其道學之不盡其心則恐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無益國家爾諸學者當謹恭謹存禮義之勇去血氣之剛持身仲尼四勿之

聖典

卷之十四

八

訓積日經旬以踰歲月不變其所學則賢人君子矣由是出爲國用致君堯舜躋民於雍熙顯揚其親永世不磨豈不偉哉宜體朕意立乃志務乃學正爾儀慎爾言勉務進脩無間晝夜講於友必正道以相輔問於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此禮者監丞糾之毋怠

十一月壬戌

上命禮部臣繕治國子監舊藏書板諭之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

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囊書自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臣考補命工部督匠脩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十六年正月

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諭之曰國學爲育才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蒞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

聖典

卷之十四

九

命卿蒞蒞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就

是月壬戌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爲國子監祭酒上諭之曰太學天下賢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自建學以來歷選師儒以居是職至今未臻其効其士習之難變與師道之不立與此朕所以夙夜究心慎擇老成以任之惟卿宿學者德可以任故特命爲祭酒尚體朕立教之意使諸生有及於習不變國家其有賴焉卿其勉之

十七年十一月庚午



上謂禮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  
學夫聖人之教猶夫天地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  
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  
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  
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  
民不可以教乎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  
魯久則必魯矣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矣非人性  
有魯越之異風俗所移然也魏武臣子弟久居邊  
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義

聖典

卷之十四

非但可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八年六月吏部引奏不第舉人俱授教官

上謂之曰教學之方非求速成譬之為屋屋者必基  
於實土行千里者必始於跬步但當勉其勤力循  
序漸進自有其効耳若急遽苟且未得於此而即  
求於彼非但學者無益爾亦徒勞矣且爾等年方  
壯盛雖職在教人尤當自脩夫自脩之道又須常  
存謙抑不可自滿即如工人習技常見已不若人  
則所習益高常見人不若已則所習益下矣汝其

勉之

二十一年九月甲午詔更定歲貢生員例府學歲  
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

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養士而欲  
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夫天下未嘗無賢才  
顧養之之道何如耳嘗命天下學校凡民間子弟  
願遣入學者聽復其身家今定歲貢之例必資性  
淳厚學問有成年二十以上者方許充貢爾禮部  
其申明之

聖典

卷之十四

十月壬子賜國子監生鈔復命工部於國子監前  
造別室一區凡百餘間具竈釜牀榻以處諸生之  
有疾者令膳夫二十八給役使侍臣進曰

陛下作興學校推心憫下無所不至從古未有  
上日諸生去鄉土離親戚遠來務學日夕衣必敝或  
有疾無人具湯藥朝廷作養必使之得所然後可  
必其成材蓋天地之生材皆為世用人看育才當  
有其實惟能有以作養之則未有不成就者也  
是月



上召監察御史解縉之父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當大用爾

二十三年正月戊子通政使茹瑺引奏湖州府學生陳質言其父戍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圖上報上謂兵部尚書沈潛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潛對曰此

聖典 卷之十四 三  
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國家於人材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必豫耕而有獲若刈不待熟則無用且事有輕重難徇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材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八月辛酉給事中有薦士者

上問宜何官對曰宜牧民又問其所長對曰其人材高年少勇於敢爲

上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遠使牧民未見

其可夫素操刃者乃可使割善製錦者乃可使裁素未學而欲使入政可乎後生少年未嘗歷練恃才輕忽用其血氣之勇鮮有不生事擾民者且今就學以養其德性變化氣質候學成用之

二十四年五月己卯

勅禮部侍郎張智等曰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朕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布列百司思得其人以稱其任而卒少見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

聖典 卷之十四 三  
聞耳禮部宜以朕言諭天下俾凡爲儒者必恪遵

先聖賢之道以脩己教人毋徒尚文藝云

六月戊寅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上諭之曰農夫舍耒耜則無以爲耕匠氏舍斤斧則無以爲業士子舍經籍則無以爲學朕常念北方學校缺少書籍士子有志於學者往往無書讀向嘗頒與五經四書其他子史諸書未曾賜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福建購與之  
二十八年六月壬申戶部知印張永清言雲南四



川諸處邊夷之地民皆羅羅朝廷與以世襲土官於三綱五常之道懵焉莫知宜設學校以教其子弟

上然之諭禮部曰邊夷土官皆世襲其職鮮知禮義治之則激縱之則玩不預教之何由能化其雲南四川邊夷土官皆設儒學選其子孫弟姪之俊秀者以教使之知君臣父子之義而無悖禮爭鬪之事亦安邊之道也

七月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為

聖典

卷之十四

十四

百王軌範脩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衆至于春秋鮮有明之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為政臨民庶乎有本

二十九年三月命國子監學正吳啟署祭酒博士楊淞署司業學錄張毅署丞事

上面諭之曰太學國家育材之地天下人材所聚為之師者不專務記問博洽在乎檢身飭行守道尊嚴使之敬慕日化於善則賢材衆矣蓋師嚴則道

尊道尊則德立昔胡翼之為太學師嚴條約以身先之此最可法

三十年七月己巳申明學規教條

上謂禮部臣曰太學育才之地朝廷厚廩祿廣學舍延致師儒以教諸生期於有成為國家用近者師道不立學規廢弛諸生惰業至有不通文理不精書策不諳吏事甚者抗拒師長違越禮法甚非育材養賢之道也向者己令條陳學規俾師生遵守爾等宜申明之

聖典

卷之十四

十五

聖典卷之十四終



聖典卷之十五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陸榘編輯

鑒戒

甲辰三月戊辰歸德侯陳理同群臣朝

上深憐之理退因謂群臣曰陳氏之敗非無勇將健卒由上下驕矜法令縱弛不能堅忍恃衆寡謀故至於此使其持重有謀上下一心據荆楚之富守江漢之險躡豫章連閩越保其民人以待機會則進足以窺中原退足以抗衡一方吾安得而取之

聖典

卷之十五

舉措一失遂至土崩此誠可爲鑒戒者也

吳元年七月

上諭群臣曰古之賢君嘗憂治世而古之賢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嘗一日忘其憂何也誠以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安之方未盡得宜卿等能同予之憂乎能同予之憂庶幾格天心而和氣可致矣若徒竊位苟祿於生民之利病謾不加省卒之禍敗隨至不可得而救矣

可不懼哉

十月

上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爲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監在下故能脩省者蒙福不能者受禍

上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而爲祥者故宋公一言焚惑移次齊侯暴露甘雨應期灾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由人致也

聖典

卷之十五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

上御奉天殿大安群臣三品以上者皆升殿餘悉列宴于丹墀宴罷因召群臣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群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爲非道心常不然旣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



寢不安枕憂懸於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上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况况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言畏

聖典

卷之十五

三

耶

是月丁亥

上御東閣御史中丞張濫學士陶安等待因論前代興亡之事

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警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七月辛巳

上與侍臣論及創業之難

上曰朕賴將帥之力掃除禍亂以成大業今四海漸平朕豈不欲休息以自娛然所畏者天所懼者民苟所爲一有不當上違天意下失民心馴致其極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

八月壬午以克元都捷至群臣上表稱賀禮畢侍臣復進曰自昔革命之際以臣取君者多惟漢高祖取秦起自民間今

聖典

卷之十五

四

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遁歸沙漠兵不驢武跨越千古

上曰朕思三代及漢唐宋歷年多者皆其祖宗仁厚結於人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寬恤愛人亦可謂有仁心矣但其子孫無承藉之德不能以仁厚守之故至於此他日吾子孫能持仁厚之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

九月庚辰

上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



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爲天子卿等亦注顯  
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  
朕提孤軍應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  
妄殺毋焚民居此心簡在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  
輕裘肥馬氣燄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  
祖宗創業之難驕淫奢侈但顧一身逸樂不恤生  
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不能保其富貴遂致  
喪身滅名今曆數在朕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

聖典

卷之一五

五

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將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  
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  
勿爲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

二年二月壬辰

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日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  
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監於周秦可見  
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爲法秦之暴虐可以爲戒若  
漢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當取其所長而舍  
其所短若樂曰漢唐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取舍則

行矣混淆矣

三年六月壬申百官上表賀平沙漠

上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以興劉  
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  
入主華夏幾百年腥羶之俗天實厭之又况末主  
荒淫無度政令隳壞民困於貧殘鳥得而不亡  
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於水火所向無敵安  
得而不興

上曰當元之季君宴安於上臣跋扈於下國用不經

聖典

卷之一五

五

征歛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怨盜賊並  
起群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平之  
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掃蕩宇內  
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  
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橫天下豪傑易行  
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今獲其遺胤朔漠清寧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詩  
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十一月戊戌

上大宴諸功臣宴罷因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湏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諱於憂患而忽於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明者能燭於未形猶燕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

聖典

卷之三

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也

四年四月壬辰

上諭群臣曰凡事勤則成怠則廢思則通昏則窒故善持其志者不為昏怠所乘是以業日廣德日進聖人無弗勤弗思予思惟日孜孜禹所以成大功不遑暇食文王所以開王業後之人未勤庶政先為優逸若元之季世上下宴安驕奢淫縱政事不理民窮不恤卒以失天下可不戒哉

九月丙辰

上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乃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聖典

卷之五

十月庚辰朔

上謂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養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省其行天下遇有災異即以實上聞五年九月丁巳靖海侯吳禎自遼東遣人送故元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院高大方同僉高希古張海馬遼陽路總管高斌等至京



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勸朕即取遼陽者朕  
力不施於所緩威不加於所畏遼地雖遠不必  
兵天下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十  
益果以其地來降尚存一二桀驁徘徊顧朕亦  
不問今高家奴等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  
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天運已革故來納款然自  
古興亡之道與亂治相尋書云與治同道罔不興  
與亂同事罔不亡元末君臣荒怠紀綱廢墜造亂  
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弗保此輩遂為朕臣僕

聖典

卷之五

九

向使其君臣知天命可畏兢兢業業夙夜罔懈何  
至淪喪卿等宜監前軌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凡  
朕有所為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於所警也群臣  
皆頓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聖德日新而拳拳不忘警戒誠宗社  
萬世之福

十一月辛未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  
遼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乃還  
上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可喜亦有可懼禎曰

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

上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  
脩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主荒淫國祚隨滅  
由此觀之可不懼乎禎對曰

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六年三月制中都城隍神主成遣兵部尚書樂韶  
鳳奉香幣往奉安之

上謂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  
敢妄為朕則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達暮恒

聖典

卷之五

一

競惕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為民父母者也苟  
所為不能合天地之道是違父母之心不能安斯  
民於宇內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濂  
頓首曰願

陛下始終此心則天下幸甚

十二年八月甲子

上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

上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  
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是也然惟禮可以制



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於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於家故脩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十一月丁酉

上與翰林待制吳沈論持身保業之道

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况君人乎沈對曰

聖典

卷之十五

十一

聖慮及此誠社稷未安之道

上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安危治亂在於能謹與否耳

十四年九月丙午

上謂四輔官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而降祥以應之不德其降災以警之故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懼蓋謹懼無違猶慮有非常之灾若恣肆不戒豈能免當然之禍朕與卿等皆當慎之

十八年五月戊子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不向化輿圖之廣誠古所未有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

二十二年六月庚子

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二十四年三月甲午

上謂廷臣曰朕常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數人而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曰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畧有偏邪則不可鑑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於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二十七年正月

上退朝傾謂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為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繫焉故曰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效猶未臻甚矣為治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為之惕然

四月癸未

上謂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為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不由於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生民則可以保茲天眷卿與朕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資必良多先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為言使知有所警焉謂已安不以為意治亂繫焉鐸頓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雖老悖敢不盡心端好尚

戊戌十二月婺州有男子進一女子約二十歲能

作詩

上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為心誅之以絕進獻

洪武元年閏七月丁卯

上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疲弊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

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言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自神仙也功業垂於簡冊聲名流於後世此即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夙夜兢兢業以圖天下之安豈敢游心於此濂對曰陛下斯言足以祛千古之惑也

六年正月辛酉

上謂儒臣詹同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



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為害甚於於  
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為君居天下  
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  
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  
者幾人焉况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所承式尤  
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邇聲色成湯所以能垂裕  
後昆

陛下此言乃始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十六年夏四月乙亥

聖典

卷之十五

十五

上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  
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  
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  
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  
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  
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

二十年八月戊申

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為物誘則如明  
鏡止水可以鑑照萬物一為物誘則如鏡之受垢

水之有滓昏翳濁豈能照物侍臣對曰  
陛下謹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

上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  
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佞之士如  
此則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則正直疎而邪佞  
進欲國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

二十九午四月丙午

上謂侍臣曰朕觀古人於聲色之好亦不能無如公  
劉之於貨太王之於色好之不過其度也若太康

聖典

卷之十五

十六

之盤遊桀紂之內嬖秦漢以下耽於宮室苑囿及  
畋獵禱祠亦支淫巧之類此好之失其度也好失  
其度所以致亡好之雖不至過要之不邇聲色不  
殖貨利惟成湯得正也

十一月乙卯朔

上御武英殿謂侍臣曰夫好憎者人情所不能無也  
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實斯不陷於一偏至於喜怒哀  
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則人得而中之矣大抵人  
不偏於好憎喜怒則此心廓然太公不為物累是



以耳目聰明志氣如神矣

是月

上嘗曰我於花木結實可食用者種之無實者不用如桑棗柿樹有實及櫻樹漆樹尤用心栽種蓋因有益於公私之用苑囿臺館珍禽異獸無益者並不留心

崇謙

吳元年正月辛丑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

聖典

卷之十五

七

觀群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辭為美也

吳元年十二月丙寅宣國公李善長預進儀衛

上見仗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顧謂善長曰

此誇大詞也古者九旗之制各有其屬若日月蛟

龍能定鳥隼龜蛇之類所以昭儀物辨等威若太

平萬歲之名此直誇耳莫若以天祐邦家海宇康

寧易之庶幾順理既而復諭之曰此亦近誇宜併

之

洪武三年八月丁丑禮部尚書陶凱等言進膳當舉樂

上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聞然太和平雖日一舉樂未為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秦豫之中此處管中憂勤之不懈豈可忘將士之勞而自為佚樂哉俟大兵凱還士卒無戰伐之勞人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作膳未晚也

聖典

卷之十五

六

是月癸酉中書省以左副將軍李文忠所奏

榜諭天下

覽之見其有後天之辭謂宰相曰卿等為宰相當

法古昔致君於聖其何乃習為小吏浮薄之習

知大體妄加詆誚况元雖夷狄然君主中國

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

氣運必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口雖

不言其心未必以為是也可即改之

四年閏三月壬午



上謂侍臣曰論禮樂者必原於德此至論也蓋德盛者禮樂功備否則禮樂不興三代之德盛故禮樂達于天下後世德不如古禮樂有其名而無其實王通云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興此本

聖典 卷之十五 上九 孔子必世而後仁之說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禮樂之文粗備而治不能如古揆德涼薄故也侍臣對曰

陛下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風咸蒙至化所謂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真有奇效矣而

聖德謙冲不有其有此其跨越於前代也 二十九年正月乙丑 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

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之業治 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其安業朕志未然而得遵言至治克新對曰 聖德謙虛不自滿假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聖典 卷之十五 上九

聖典卷之十五終



聖典卷之十六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榘編輯

先儉

丙午四月己未

上謂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兵戈未請四方凋  
瘵軍旅之需一出於民吾欲紓其力奈何劉基對

曰今用師之日必資財用出民所供未可紓也

上曰我謂紓民之力在均節財用必也制其常賦乎  
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

聖典

卷之十六

一

二

制惟措歛以脫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

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

本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恒舒基對曰臣愚所不及

此上下兼足之道仁政之本也

十二月己巳典管繕者以宮室圖來進

上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

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為雕琢昔堯之時才

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矣然千古之上德盛德

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

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從卒不可遏亂由是起

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常謂珠玉非寶節

儉是寶有所締構一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

下之力也

吳元年九月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斲地

上曰敦崇儉朴猶恐習奢好尚華美豈不過侈爾不

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

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

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聖典

卷之十六

二

洪武元年七月

上閱內藏慨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為天

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取一已之娛殫耳

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為一已之奉也今天下已

平國家無事封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

八月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

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斬

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

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泰之原故



華靡之漸未必不由於小而至大也

三年正月甲午

上持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袂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滌銷鎔得之又出雜紵絲小片縫成如毯者曰此製衣服所遺用緝為被猶勝棄遺也

四年十一月庚申時將士居京衛閒暇有以酣飲費貲者

上聞召諭之曰勤儉為治身之本奢侈為喪家之源

近聞爾等耽嗜於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

聖典 卷之六

之資供無厭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織而飲食衣服必欲奢靡夫習奢不已入儉良難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為出裁省妄費寧使有餘毋令不足

五年十二月庚子內使奏增餉虎肉

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七年六月禮部尚書牛諒上所考定進膳禮奏云

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為膳以助精神

上曰太宰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牲為費太侈天儉可以制欲澹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

上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八年九月辛酉詔改建太內宮殿

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

聖典 卷之十六

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費財以事游觀之樂朕决不為之其飭所司如朕之志

九年五月

上謂侍臣曰澹泊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度奢侈移性故奇技淫巧遊幸畋獵皆役心損德之具是以高臺深池庸主攸亾卑宮陋室而主攸興朕觀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朴遂成一統之業至



庚申帝驕淫奢侈飯梁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  
逸豫未終敗亡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為明監朕常  
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長保國家矣

六月丙寅命中書省臣惟作親王宮得飾朱紅青  
綠餘居屋止飾丹碧中書省臣言親王居室飾大  
青綠亦若無過度者

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遵俗居上  
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德  
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

聖典

卷之十六

五

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也

是月癸巳工部尚書趙俊奏飾

東宮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綠令民採辦

上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俊曰庫藏所貯恐不  
足用且令其採納以價值給之亦不傷民

上曰青綠產於深山窮谷民豈能自採必待販鬻而  
後得之爾但知給以價值不知有司急於取辦未  
免過於督責而吏卒夤緣肆貪所得之直不償所  
費况貨殖之人乘時射利高價以售民受驅迫者

急於應辦轉為借貸其弊百端為害滋甚豈可以  
粉飾之故而重擾民

十年十一月乙亥朔

上以大內官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  
主好嗜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高侈靡  
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難於衣食  
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  
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遑底寧  
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為之為之

聖典

卷之十六

六

未嘗過度宮壺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  
濯之衣皆非故為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  
不敢不謹侍臣對曰奢侈者常情同欲節儉者富  
貴所難

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難誠宜為萬世子孫之法

上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亦宜守之  
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  
侵牟剝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  
悔



十六年七月庚戌

上謂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由於勤儉其敗亡未有不由於奢侈前代得失可謂明鑑後世昏庸之主縱欲敗度不知警戒卒瀕於危亡此深可慨歎大抵處心清靜則無欲無欲則無奢縱之患欲心一生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亡隨之矣朕每念至此未嘗不惕然于心故必身先節儉以訓于下侍臣皆頓首曰

陛下戒慎如此使後世而不替長久之福也

聖與 卷之十六

八月辛巳

孝慈皇后小祥先是禮部臣奏令天下諸司致祭上曰此固禮也但儀物百費皆出於民道里往來亦甚勞煩且

皇后在時嘗問朕曰天下之民安乎朕曰爾問甚善然事不在爾后曰

陛下為天下父妾忝為天下母天下之民皆子也其安與否豈可不知今言猶在耳而欲以小祥費天下民財甚非后心也其止之

十八年九月

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葉不遂未鮮有收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尚巧之計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家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聖與 卷之十六

十一月甲子

上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於民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之休戚繫焉自昔昏王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於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二十年十月壬寅工部奏營造西宮殿宇所用銀珠水銀等物宜下湖廣買之



上曰西官制甚質朴絲繪之物但計官庫見有存者  
用之無事過飾

三十年十一月丙辰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製用幾何曰  
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絲  
絲緝麻縷績寸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塲下機公  
私述索交至竟不得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  
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純綺之下農桑  
勤苦邈無聞知一衣製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  
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  
暴殘自今切宜戒之

體仁

乙未正月

上至和州釋諸將所擄婦女初諸將破城暴橫多殺  
人城中人民夫婦不相保

上偶出見一小兒立門外問曰爾何爲兒曰候我父  
曰爾父安在曰在官養馬問其母曰亦在官也父  
不敢相顧但以兄妹相呼我不敢入故竊隱之

上爲之惻然卽召諸將謂曰比諸軍自滁來多擄人  
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  
所得婦女當悉還之明日聚城中男子及所掠婦  
女於州治前至則令婦女居內男子列門外兩旁  
縱婦女相繼出令之曰果夫婦相認而去非夫婦  
無妄識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人民大  
悅

丙申三月

上克集慶入城悉召官吏人民諭之曰元失其政所  
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城之中朝  
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  
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  
者吾禮用之居官者慎毋暴橫以殃吾民舊政有  
不便者吾爲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  
慶慰

甲辰二月

上率諸將圍武昌陳理肉袒率其太尉張定邊等出  
降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



上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自懼也命宦者入其官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三月丙寅封為歸德侯

乙巳正月

上聞常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為將軍喜雖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

聖典

卷之六

二

丙午五月壬午朔

上還自濠州諭中書省臣曰吾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無怨嗟嗟差之起皆足以傷和氣爾中書省其命有司徧加體訪俾之各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生息庶幾斯民不致失所

吳元年八月六將軍徐達破姑蘇城執張士誠送建業

上欲全其生竟自經死賜棺以葬之二子皆幼城將破其妻劉氏以白金遺乳媪令負之而逃不知所終

上亦不究

十一月壬辰方國珍封府庫籍民數率其子弟將校降

上察其辭氣誠慙無他腸特厚遇之每賜宴皆與功臣列坐未幾授廣西行省左丞俾奏朝請後寢疾上數遣中使賜問官其二子禮廣洋衛指揮僉事完

聖典

卷之六

五

虎黃衛千戶所鎮撫

洪武元年八月甲午遣內官往放元宮人且諭之曰元主奢淫不恤國政以至於此其官人皆良家子幽閉深宮誠有可愍爾至即放遣適人勿使失所

二年十二月壬午先是高麗國王王顥有姪女遇亂陷沒于軍使者入朝言其故

上令中使訪得之至是賜以衣資厚餼令其使者護歸本國



三年二月壬戌

上行後苑見巢鵲卵巢之旁喟然嘆曰禽鳥劬勞若是况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群臣親老者許歸養時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上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皆令其遣遠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與有無窮之痛興歸母子相見其樂

聖典

卷之十六

七

宜何如侍臣對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微不至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惻獨寡皆蒙其惠矣

上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人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人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爲治

八月乙酉

上諭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鬪民不得其死者衆矣中原草莽遺骸遍野朕聞之惻然于心宜遣人

循歷水陸悉收瘞之中書省臣進曰

陛下仁及朽骨聖王之善政也

上曰先王之世人得以養生逸死者上得其道下無天闕元季政荒民困干戈加以饑饉相尋故死亾者衆朕荷

天命爲億兆主顧茲失所者豈忍使之暴露哉

十二月命祭無祀鬼神先是

上以兵革之餘死無後者其靈無所依命議舉其禮至是始用禮官議于京都築壇于玄武湖中天下

聖典

卷之十六

七

府州縣則皆設壇于城北其各里內又立祭壇歲以三月清明七月望及十月朔日長吏率僚佐候晴時致祭

五年正月乙丑歸德侯陳禮歸義侯明昇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

上聞之曰此童儒輩言語小過不足聞但恐爲小人惑惑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曩際無自生可始終保全矣於是徙之高麗遣元樞密使延安答



俾善待之

七年八月丁巳

上念京畿民庶之中鰥寡孤獨廢疾無依者多舊養濟院隘不足容命於龍江擇閒曠之地構至二百六十間以處之

九年五月壬戌命工部給物故工匠櫓積

上諭之曰今所作宮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不築苑囿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鉅萬乘危負重工匠甚勞有不幸而死者憂懸朕心爾工部可各

聖典

卷之二十六

五

給櫓積令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奠其家從

役三年復為文道官即龍光山祭之

十年二月辛酉

上勅兵部臣曰天下衛所軍士皆四方之人鄉里既遠貧乏者多月給廩粟僅足自給其有死亡棺斂之費不能舉者必多使其死無所歸或至暴露甚非憫下之道也朕聞文王埋朽骨天下歸仁况吾之壯士嘗宣力効勞豈可使之失所乎自今凡軍士死亡家貧不能舉者官為給棺葬之所司者為

令

十二年二月乙巳諭中書省臣曰今春雨雪經旬不止嚴凝之氣切骨朕思昔在寒微當此之際衣單食薄艱苦特甚今居九重擁裘衣帛尚且覺寒若是其天下孤老衣不蔽體食不充腹者有之爾中書令天下有司俱以鈔給之助其薪炭之用十五年正月

聖典

卷之二十六

六

上諭工部臣曰曩以邊境未寧兵甲未弛故集天下工匠隸事京師其中有以疾病致死者不葬深可憫也爾工部即遣人收其遺骸函送其家各以鈔七錠給其妻子瘞之著為令

十七年四月庚寅

上諭兵部臣曰曩以雲南諸蠻恃險阻弗遵聲教擾我疆場納我逋逃邊鄙之民存懼其害遂命將出師討其不臣今西南諸夷悉已平定凡從征將士已各加封賞酬其勲勞獨念死者永違鄉土不得收葬誠可哀憫爾兵部即移文有司凡征南將士有死者悉為收其遺骸具棺葬之



六月辛巳令民間立義塚

上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朽骨近世徂於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閒地為義塚俾之莫埋或有宦游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之

十八年三月

上謂禮部郎中金雍曰養生送死人子之至情今內

聖典

卷一六

七

外文武群臣有親歿官所路遠不能歸葬者其令有司以舟車資送還鄉著為令

二十五年四月懷遠縣人王出家兒年七十餘二子俱為卒從征以死一孫甫八歲有司復追遺補伍出家兒訴其事于朝

上惻然謂群臣曰軍士追補之例年幼者勿許何有司違令如是耶况此人年老二子皆死征戍惟一幼孫且復役之彼何所托遂命除其役賜鈔二十錠令其還鄉

敦信

己亥三月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為質

上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質子此衰世之事豈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質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當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

洪武四年正月庚寅

聖典

卷一六

八

上謂侍臣曰推誠心以待人路人可使如骨肉以嫌猜而御物骨肉終變為仇讎朕遇前元親族如高昌岐王等皆授以顯職仍令帶力侍衛一無所疑朕待之如此彼豈肯相負哉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實古帝王一視同仁之心也

六年十一月甲寅山西汾州官上言今歲本處旱朝廷已免民租候秋種足收民有願入賦者請徵之

上謂侍臣曰此人蓋欲剝下益上以觀恩寵所謂聚



歛之臣此真是矣民既遇旱後雖有收僅足給食况朝廷既已免其租豈可復徵之昔孔子論治國寧去食不可無信若復徵之豈不失信乎夫違理而得財義者所耻厲民以從欲仁者不為遂不聽九年三月乙卯朔

上謂群臣曰智力雖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每憶斯言竟夕不寐靜觀往事無不皆然朕當取天下之初論智不如張士誠之狡論力不如陳友諒之衆而朕一以誠心待物未嘗以詐力加人

然二人卒為吾所擒者要之智力有窮惟至誠人自不能違耳群臣頓首稱善

十一年十月山西邊將遣人送所獲故元平章完者不花至京完者不花故元丞相驢兒部屬也

上遣使歸之於驢兒且以璽書諭之曰十一年六月至九月三遣使北行兩為弔祭一為致禮於卿既而使者俱不返存亡不可知乃者邊將以卿部屬平章完者不花送京師朕怒邊將以為方遣使通好乃執其平章豈不失信於卿今特遣內臣送之

抵丞相管宥之罪之放逐之卿自為區處

聖典卷之十六終



聖典卷之十七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陸榘編輯

表忠

乙未六月克太平路執其萬戶納哈出太平路總管斡義出東門赴水而死

上聞之曰義士也具棺歛葬之

庚子閏五月癸酉陳友諒犯太平行樞密院院判

花雲據之友諒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

堞而上城中乏食雲士馬俱餓遂陷賊縛雲急雲

聖典

卷之十七

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爾為膾也遂

奮躍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復罵曰

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射殺之事聞

上甚悼之後追封為東丘郡侯立祠于太平命有司

歲時祭之

是月陳友諒犯太平

上命張得勝總水陸大軍擊之友諒敗走

上復遣得勝與徐達馮勝等追之至采石大戰得勝

死於陣事聞

上痛惜不已贈都督追封蔡國公後贈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

爵如故謚忠毅

壬寅二月癸未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李福叛

叅政胡大海死之初大海下嚴州震等自桐廬來

降大海喜其驍勇留置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

謀亂大海遂遇害

上聞而悼之親為文以祭且命有司塑像配享晉卞

壺廟歲甲辰特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

聖典

卷之十七

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後又加贈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謚武

莊封勳如故

是月丁亥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等作亂院叛耿

再成死之事聞

上嗟嘆不已立廟以祀後復以衣冠改葬于金陵聚

寶山追封高陽郡公擢其子天璧為官後又贈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僉大都督

府事加封泗國公謚武莊



四月癸亥祝宗康泰叛攻陷洪都府知府葉琛死之

上聞痛悼遣使至其家祭之贈太中大夫輕車都尉

追封南陽郡侯復其家塑像於院叛耿再成之祠

令有司歲祝之後陳友諒滅配享洪都功臣廟

癸卯六月洪都被圍既久都督朱文正乃遣千戶

張子明告急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

潛出之越石湖口夜行晝止至是凡半月始得達

見

聖具

卷之二十七

上且言其故

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勝而戰鬪

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

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

上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

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獲友諒謂

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偽許之

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遂

殺之後特封子明為忠節侯配享洪都功臣廟

甲辰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節山祀韓成等三十六人

上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

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

諒戰于鄱陽湖將臣効忠死敵昭然可數然有功

不報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爾中書

其議行之

丙午七月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卒于蘇州初永

安以舟師攻張士誠兵于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

聖具

卷之二十七

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甲辰

冬十月

上念永安陷於強敵守義不辱遂授為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江淮等處行中書省

平章政事封楚國公至是卒訃聞

上哭之慟親為文祭之後贈同知大都督府事勳爵

如故謚武閔

吳元年十月辛亥

上勅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歿而名



有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城  
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  
若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  
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蓋以  
勵風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洪武初孫炎從

上征伐以功爲處州總制初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卽  
賊營桀黠之徒不奉約束炎措置有方境內皆服  
旣而李祐之叛炎被執幽空室中賊辛環守之脇

炎降炎不屈賊以炙鴈斗酒饋炎炎不受大罵曰  
今日乃爲鼠輩所困然我死死爲王爾反覆賊死  
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紫羅裳乃  
王賜我者當服以死遂遇害

上追封丹陽縣男塑像祠之

四年閏三月詔立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上謂中書省臣曰朕渡江以來元之守臣如御史大  
夫福壽仗義守職保障其民以身殉國雖無用  
外援而能臨難不避可謂忠臣矣宜立祠令

歲時致祭

九年六月戊申遣使召岐寧衛經歷能島還京師  
禹行次中途西戎朵兒只班使人要劫之不屈而  
死

上聞而悼惜之遣使奠之于黃羊川立祠致祭仍  
所食祿米給其家

十二月送故元官蔡子英歸塞北子英河南永寧  
縣人元季舉進士爲擴廓帖木兒所知薦于元累  
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戰騎

走關中入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  
濱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子英不受退而上書

上覽奏而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  
問其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

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其出塞

三十年三月古州上婆洞蠻林寬自號小師聚衆  
作亂攻龍里守禦千戶所千戶吳得鎮撫并議  
城守之計令人馳報貴州都指揮使司堅守以待



援至賊縱火燒四門攻城益急得曰我等為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徒守無益即上馬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敗死之事聞

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兩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得并卒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為指揮僉事孚為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十月建歷代忠臣廟成先是漢秣陵尉蔣忠烈侯晉成陽太守忠貞公南唐劉忠肅王宋濟陽曹武惠

王等皆歷代崇祀及元衛忠肅公福壽等亦嘗立祠以祭

上以其溷處閭巷祠宇卑陋弗稱神居詔徙建于鷄鳴山之陽至是廟成命應天府每歲以四孟月及歲除祭功臣日致祭歲以為常

褒孝

洪武八年正月祭西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母在堂當扶請以身代

百濟部臣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

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為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

十一月戊午杭州民有獲罪律當謫戍其子為磨勘司吏固請以身代

上曰此美事也姑屈法以申父子之恩俾為世勸遂令釋之

是月旌表登封縣孝子王中之門中家業農夫嘗知書而性至孝母歿廬墓三年身被衰麻日食飢粥旦夕哭奠未嘗櫛髮易衣墓側無水浚井四丈

餘不得泉中環井再拜顛天泉水湧出鄉里以為孝感事聞旌表

十六年十二月鷹揚衛軍婦失火焚軍士廬舍所司坐當笞婦年六十餘其子請代受刑

上曰子孝其母而母非故犯宥之

十八年二月丙辰旌表孟縣孝子李德之門德少失父事母以孝聞元末避兵新安時兵饑掠人以食母謂德曰汝第竄去免為人所得勿以我故累汝也德涕泣誓同生死負母逃難備經險阻洪武

汝也德涕泣誓同生死負母逃難備經險阻洪武



初河南既年德奉母歸盡力農畝孝養篤志鄉里稱焉至是事聞

詔旌表之

二十四年十月己未旌表保定人顧仲禮孝行仲禮幼孤事母至孝嘗遇歲凶負母流移他郡供養甚至七年始歸遇蝗起仲禮行田間泣曰蝗食苗且盡吾何以爲養俄有疾風吹蝗去苗不得傷母卒仲禮年六十廬墓側三年悲慟如一日事聞詔旌表之

聖典

卷一七

二十五年正月甲辰天策衛卒吳英父得罪繫獄英詣闕陳情願沒入爲官奴以贖父罪

上諭英曰汝之情固可矜但汝平時何不勸諫汝父使不犯法今罪不可貸然念汝愛父之至特屈法宥之汝自今凡遇父不善當卽諫止若不聽必再三言之使不陷於非義斯爲孝也又顧謂侍臣曰此卒非知書者能如此亦可謂難矣故特屈法以宥其父將以勵天下之爲人子者

二十七年七月甲寅旌表孝子李得成得成易州

涑水縣人其母早亡得成念劬勞之恩乃搏土爲像日奠飲食奉之如生一夕夢母墮寒水間挽之不能得旣寤與妻王氏徒跣行三百里至昌平墓所卧水七日時天大雪水爲融釋鄉里稱之會朝廷徵孝廉有司以得成應詔擢光祿寺署丞遷太常寺贊禮卽尋陞尚寶司丞至是復旌其門曰孝行

洪武中徐州民權謹十歲喪父哀毀幾絕及長以薦知樂安縣進光祿寺署丞迎母就養母疾籲天

聖典

卷一七

求以身代母卒負土成墳廬墓三年哭泣不輟事聞

上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辭不允以風天下之爲人子者仍旌其門曰孝行云

旌節

洪武十一年四月旌表延安府洛州縣民張敏道妻趙氏之門曰貞烈初敏道遭疾將終趙氏年二十一以死自誓敏道卒趙氏日夜號哭亦自經死事聞



上曰夫婦人之大倫三綱五常風化所繫有能志不  
二天與夫同死可謂難矣今趙氏生則同室死則  
同穴較之剔目割鼻誓死不嫁誠為過之宜在褒  
嘉以敦民俗其令有司旌其門仍蠲其家雜役

十五年四月詔旌高氏五節婦高希鳳妻劉氏者  
固始人也元至正末希鳳避地遼東為亂軍所掠  
拒而不伏軍怒斷其腕而死劉亦被虜行十餘里  
罵不絕口亂軍亦害希鳳仲弟藥師奴妻李氏早  
寡因亂徙居高麗明興乃携子姪來歸守大墓誓

三典

卷之十二

上

不再適季弟伯顏不花為納塔出所戕其妻郭氏  
自縊于馬櫪從子高塔失丁為父讐構陷物故妻  
金氏與姑邢氏俱雉經而死至是

上聞乃並旌之

六月旌表真定孝婦劉氏之門劉氏新樂縣人韓  
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為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  
挈家以行劉氏事姑審氏甚謹姑在道遇疾劉氏  
刺臂血和湯以進姑疾愈至瓜州復病亦如之其  
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給食養姑尤謹以二

年姑患風疾不能起時盛暑劉氏晝夜侍姑側驅  
蚊蠅姑體腐蛆生席間又為嚙蛆蛆不復生及姑  
病篤齧劉氏指與之訣劉氏號呼神明到股肉和  
粥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劉氏殞舍側園中欲還  
合葬于舅墓哀號凡五年不能歸事聞

上遣中使賜劉氏衣一襲鈔二十錠官為送其姑喪  
歸葬旌表其門復免其家徭役

二十三年二月湖廣沅陵縣主簿張傑有罪罰輸  
作自陳母賀氏當元季亂雜守節教子期於有成

聖典

卷之二十七

十三

今年且老而臣以罪戾不得奉養願乞自新庶全  
子職通政使司以聞

上憐而宥之曰婦人當亂世能守節教子可以體命  
命禮部榜示天下仍加傑祿秩俾終養其母

是年嚴庸妻袁氏事舅姑孝姑疾侍湯藥不懈嘗  
為鄉隣所稱庸時為儒學生一日歸省途中值水  
溺死袁時年十八亟趨夫溺處尋屍不見因大哭  
曰夫死無子我獨生何為即投水死兩月餘水退  
漁人於沙際見二屍同處皆以為節義所感事聞



上旌其門曰貞烈

聖典卷之十七終

聖典卷之十八

周府宗正宗學事臣陸燾編輯

獎廉

洪武初陵漢為監察御史鞠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塗邀漢飲厚報以金漢告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可飲而金不可受時有廉得其事以聞

上嘉之陞漢為右副都御史

三年六月嵩縣典史劉郁任浦人觀

聖典

卷之十八

上見其衣服垢弊因謂省臣曰有司以衣食故侵漁民者多矣嵩縣典史貪窶若此非居官能廉者乎省臣因言郁居官廉謹狀命以布帛賜之

十九年秋七月乙卯朔蘇州府吏錢英姦宄不律知府王觀等廉得其狀箠死之以聞

上遣使諭之曰朕聞居官蒞政設施不一然非威無以治下非恩無以得衆惟中正之士秉公平之心勵廉潔之操臨民治政恩威兼行吏胥徒卒焉敢侮慢朕管戒勅諸司鮮能如命惟爾觀及同知曹



恒經歷王昉能秉公心行正道將姦吏箠死之方得矣政令必行姦邪斯遠境內漸清民安有日矣今特遣行人齎勅并禮以勞爾其益勵厥志用成嘉績

二十年徵耆宿張鵬飛至京師授戶部郎中鵬飛一日入朝時有同里商餽鴨卵者強其家人受之鵬飛怒詣朝自劾

上笑曰張郎中何乃至此賜鈔二十貫以旌其廉二十一年

上命國子生王彰往山東平糶以益軍儲時同行者受賄慢事彰數讓之不從竟坐敗彰遂以此知名上聞之擢為吏科源士踰年革源士改給事中陞都給事中再陞刑部員外郎執法嚴明人不敢干以私官至左都御史

二十五年閏十二月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鞠之門卒檢其身得太珠顆卒持至靖前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以偽物侮人命誰碎之因以上聞

上嘉嘆曰靖此舉有四善他人見奇物必以獻除以求容悅而靖不然所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歲珠於身苟窮詰之必謂有所投獻是以一珠而起太獄靖有陰德於人二善也若門卒得是珠因而嘉獎之由是快意求獲人將受法外之苦靖能杜小人僥倖三善也且人處常易而應變難今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畧不動心廼斥以為偽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善也

二十六年九月丁巳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巡按至孟津有司飲衆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

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鈔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

慎銓

甲辰三月戊辰

上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

上覽畢因論及選諫議之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



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紆糾  
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  
矯激異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君爾忘身  
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  
十一月辛酉

上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為急中書百司綱  
領總率群屬須採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  
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把而為  
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筭省臣對曰人  
有才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

上曰莫耶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斷石則必缺騏驎之  
駛能致千里以之服車則必蹶要必處之得其宜  
用之盡其才可也

吳元年十二月戊辰

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  
官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  
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  
在官司輒以蒙古色目人為之長但欲私其種類

羈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國圖治之心也  
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法賄賂公行苟且之政因  
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為怪末年以來其弊尤甚  
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為戒選官  
之際慎擇其人而用之勿徇其弊也

洪武元年八月丙子

上謂中書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才而授職譬如良工  
之於木小大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然  
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器用

之者在審察其宜耳驕驕之材能歷險致遠若使  
攫兔不如韓盧鈴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  
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  
然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  
三月三日壬寅遷兵部尚書滕德為戶部尚書以  
黃州府知府尋適為戶部左侍郎

上諭之曰六部總領諸司實為要職而戶部出納天  
下錢穀尤為繁重必得勤敏廉知之士以任之朕  
屢加遴選實難其人卿等才望為時所推故特授



以是職宜各盡心所事

四年四月辛卯

上謂中書省臣曰或言刑名錢穀之任宜得長於吏材者掌之然吏多狡獪好舞文弄法故悉用儒者且自古以來興禮樂定制度光輔國家成至治之美皆本於儒儒者知古今識道理非區區文法吏可比也然命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豈選之之際不得實材歟朕每遇事無不究心近調兵北征沙漠西取川蜀兵未出門連夜不寢

聖典

卷之八

身雖不往而心則往矣惟恐委任非當或規畫未善不能了事卿等為朕股肱於銓材授任亦當夙夜究心苟非其材勿輕選任

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論之曰吏部者銜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寮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八年十月

上御奉天門與侍臣語及用人之道

上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於彼而短於此者若因其短而併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今天下求才其長於一藝者皆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其廉讓也可以知其仁其善謀也可以知其智其果斷也可以知其勇若唯見其人之小節未覩其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嘆雖有稷契之才亦難見矣

聖典

卷之八

十一年三月丁亥

上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為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煥文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為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才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十三年十二月吏部奏天下郡縣所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



六十餘人

上命各授以官因諭之曰人之才能少得全備如寬厚慈詳者使之長民勤敏通達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績若使才不稱職位不達才國家雖有褒德錄賢之名而無代天理物之實非所以圖治也爾其審之於是授職各有差

十五年九月戊申吏部以徵至天下儒士選其經明行脩者列其等第上聞

上曰賢才固不乏也今賢人君子出為時用大小器使當隨其能毋使其才不盡用也

二十四年七月甲寅

上與群臣論治道諭之曰構大厦者必資於衆工治天下者必賴於群才然人之才有長短亦猶工師之藝有能否善攻木者不能攻石善斲輪者不能為舟若任人之際量能授官則無不可用之才矣卿等皆朕股肱耳目宜為朕廣求賢才以充任使毋求備于一人可也

三十一年三月己酉

上諭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於隨材任使則天下無棄人矣又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才德俱優者上才德不及者其次也才有餘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無此不足論矣若逐勢變移好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覈績

洪武十一年正月徵天下布政司官及各府知府來朝

上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防壅蔽

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濼官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即為賢才天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

皇上憂民之切任官之重此堯舜詢事考言之道

三月丁丑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來朝

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



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為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十五年十一月辛亥

上諭都御史趙仁曰近以秀才為試僉事按治各府州縣此皆初任之人朕將觀其才能宜令各按察司訪其所行之事歲終類奏以憑黜陟

十六年八月甲戌

上諭僉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於牧民者之賢否咨詢得失激濁揚清則係乎風憲之職近來人情習於故常政事安於苟且上下相蒙彼此無裨乃至闔郡連歲不聞有所激勸或者乃曰吏稱民安豈知善惡貴於旌別舉措在於得宜今有司受牧民之寄者豈能舉職宜有以考察之其令御史及按察司官巡歷郡縣凡官吏之賢否政事之得失風俗之美惡軍民之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直沽名妄興大獄苛察瑣細遺姦不檢

善不舉皆為失職卿等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

十七年七月丙午

上諭吏部臣曰近郡縣薦舉多冒濫諸司考課殿最亦多失實其申諭之凡賢才必由鄉舉里選擇其德行著稱衆論所推者貢之考覈官員稱職與否務從至公歲終來朝具實以聞違者罪之

是月壬子吏部奏考滿官二員績最當遷

上曰任官之法考課為重唐虞成周之時所以野無遺賢庶績咸熙者用此道也若百司之職賢否混

聖典 卷之十八

七

清無所懲勸則何以為治故鑑物必資於明鏡考人當定以銓衡爾等考覈務存至公分別臧否必循名責實其政績有異者即超擢之庶幾賢者在位而人有所勸矣

是月命吏部以天下朝覲官所舉屬官之廉能及儒士人才之堪用者簿錄舉主姓名候任滿考其當否併為黜陟

十月壬辰

上命吏部凡徵儒士至京宜訪其縣官政事得失風



俗美惡以陞黜之亦治道之一助也然人之好惡不齊偏聽生姦又不可不察於是吏部尚書余煥言善政美俗者佐貳官宜陞之正官留候除官代之而後行

上曰善者卽陞一等否者待朝覲之日黜之或能遷善改過亦不黜也陞者黜者皆令本官知之以示勸戒

二十七年二月辛巳吏部奏北平等布政使司山東等按察司考覈所屬有司官不勝任者四十餘

### 人宜行黜降

上曰考覈行則善惡明黜陟公則賢者得以展其才不肖者不得以曠其職宜卽除官代還毋令廢事

### 久任

洪武初以史誠祖爲汶上縣知縣誠祖守已公廉勤於撫字興學校勵風俗政清訟簡民繁土闢秩滿民奏留

上許之在任二十九年陞濟寧知州

七年正月庚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改主事王性

### 任戶部

上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當因時制宜豈得盡拘一律乎况初入仕者政非素習必久而後通今來滿考而遽遷之使所施者非所習事何由治稱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輕調如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

九年五月戊午

上御奉天門謂翰林侍讀學士宋濂等曰自古有國家者未必不資賢才而能獨理也秦之時張良陳

平韓信皆居隱約漢高卒用以成帝業朕初定天下卽延攬群才相與圖治皆因其器而任使之今山林巖穴豈無超群拔衆之才欲致而用之其道何由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人莫善於因能任官任官莫善於久任不遷古有是論耳陛下行之得才之效無過此矣

### 上善其言

二十三年九月以福建右叅政王鈍爲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後鈍以母喪去



上徵請闕諭之曰浙江非卿不可治喪事後勉起就任以副倚注之懷命禮部厚加賻贈鈿懇請紿制不許在浙先後十四年四境晏然

二十四年十二月乙丑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

馮堅言九事其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

上覽之曰堅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才力勇怯虜之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充國班超輩惟恐任之不久又何以數易哉

聖紀

卷之二十八

四

二十六年三月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秩滿入覲治行為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欣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初統以洪武十五年為雲南叅政轉布政使至是還職後至三十一年入為吏部尚書居雲南蓋十七年云

卷之十八終

聖紀卷之十九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樸編輯

簡使

洪武初侍讀學士張以寧使安南冊封未至而國王死國人請授其世子以寧不聽遣人請命于朝且教其世子服三年喪并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

上嘉之賜以勅書比之陸賈馬援御制詩以獎諭之五年

聖紀

卷之二十九

四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非臣命翰林待制王禕往諭禕既至見梁王諭之曰皇上聖武天與人歸作君萬邦惟爾有衆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諭意以雲南百萬生靈不欲遽加鋒刃耳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未幾元之遺孽有自立朔漠者遣使脫脫徵糧餉于雲南因以危言迫梁王梁王匿禕于民間脫脫知之愈責謂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以威屈禕罵曰汝如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邪我天子



使臣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遂遇害

八年九月戊辰

上命湖廣行省叅政吳雲使雲南謂之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以傷遠人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第彼恃險遠故阻聲教臣奉

陛下威德往告以大義曉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遂遣雲行勅梁王使其臣鐵知院

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軍所獲送京師

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爲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給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知其事遣人收雲骨送龜給孤寺殯之

是年遣趙秩使日本秩至其境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僻在扶

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往年蒙古使趙姓者詠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既而所領水犀數十艘爲風波漂覆自是不與通者數年今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詠我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爲動徐曰今

天子聖神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比我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我信卽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况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懷爾者與襲爾者比邪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遣其臣僧祖并僧九人隨秩入貢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

十四年八月壬戌

上諭諸行人曰凡爲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視不可不謹孔子曰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爾等當服膺是言若縱情肆欲使使命而作威作福虐害下人爲朝廷之辱矣自今或捧制書或奉命出使或催督庶務所在官吏淑慝軍民休戚一一容詢還日以聞庶不負厥職也



二十九年緬國復遣使來訴百夷以兵侵其境土  
上遣行人李思聰等齋詔往諭之恩倫發聞詔恐懼  
俯伏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酋才幹孟叛思聰等以  
朝廷威德諭其部衆叛者稍退思聰發以象馬金  
寶爲餽思聰等却之謂中國不以象馬金王爲寶  
所寶者惟忠臣烈士強兵勇將宜送使者還朝不  
爲侵擾斯可以明爾忠君之心思倫大喜邀思聰  
等設燕爲樂率其部衆送之境上思聰等還且奏  
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

聖典 卷之十九

詳以進

上以其奉使不失職聞其才可用甚喜之各賜衣一  
襲

辨類

丙午正月

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傅巖等曰今天  
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  
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爲法司劾退豈宜  
復用

上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效亦有遲速夫質朴  
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  
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  
而於民則無所損也

吳元年十二月癸卯

上御白虎殿諭群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有三輔  
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爲善君雖未聽  
言必再三入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  
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邪佞處置

聖典 卷之十九

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能也博習古人之言  
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忠於輔國而胸中無機變  
之才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  
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  
其志不怠此亦忠於爲國乃中等之賢也人有經  
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  
之權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爲進  
諫竟不知何者當先何者當後何者可行何者不  
可行凡其謀事自以爲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



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行其言既無益於  
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  
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  
自見耳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有風憲官二人各言所短於  
廷其一人言甚便捷其一人言簡而緩

上曰理原於心言發於口心無所虧辭出而簡心有  
所蔽辭勝於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直其言多者  
非遂召廷臣詰之言寡者果直

上謂群臣曰彼二人者皆居風憲當持公正以糾率  
群司何至以私怨相加乎所以古人貴知言能知  
言則邪正瞭然自辨區區以便佞取給者復何所  
庸哉

六年正月丙辰

上諭御史臺臣曰為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  
傷物柔則廢事二者相濟始克有成往見貪婪之  
徒常執謙和不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舉劾其  
奸故爲此取媚之態人喜其媚已以爲賢則墮其

術中矣其不合者自謂操守廉潔無敢誰何故與  
人言意稍有不合輒起爭端此雖剛強人惡其拂  
已以爲不肖則失人矣以中而處剛則必無矯激  
之情以正而處柔則必無畏佞之態修其心已人  
亦豈得而是非之也

二月壬寅命御史臺令監察御史及各道按察司  
察舉天下有司官有無過犯奏報黜陟

上諭臺臣曰古人言禮義以待君子刑戮加於小人  
蓋君子有犯或出於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姦

詭百端無所不至若有犯當按法去之不爾則遺  
民患君子過誤責之以禮義則自知愧悚必思改  
爲彼小人者不識廉恥終無忌憚所以不得不去  
之也故朕於廉能之官雖或有過常加宥免若貪  
虐之徒雖小罪亦不赦也

十四年正月己丑

上與吏部臣論任官

上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  
之務當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吏部臣對



曰人之邪正實亦難辨

上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

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爲公論出於一人爲

私意然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嘗公治則

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

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

書沈潛對曰君子小人粹未易識

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

聖典

卷之十九

九

良王委於汙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

異何難識也潛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

豈能悉去

上曰善者進之足以觀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

陽出而群陰消賢者舉而小人遠夫何難去哉

二十五年正月丁亥右都御史袁泰奏監察御史

胡昌齡等四十一人緘口不言時政王惟名等四

人關葦不稱職當罪之

上曰言之非難言而當理者爲難昌齡輩安知其終

不言乎若關葦不稱職者罷之泰復執奏曰昌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譎詐不肯言耳使在位者皆效其不言於國政何補

上曰人臣進言於君必有關於國之利病民之休戚

亦豈得輕易若遂以心懷譎詐罪之此何異張湯

腹誹之法於是泰不敢復言時泰以嚴刻馭下昌

齡等不心服故泰爲是言欲中傷之也

二十七年三月丁未

上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

聖典

卷之十九

九

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汙俗

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真

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然

爲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

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

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

有不爲所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

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

正故取人爲難而知言爲尤難也



三十年七月丙寅

上諭群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但當平其心則可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爲之事或謬此則識見未至致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謬戾者此特故爲耳君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固無所回互小人巧於脩飾固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則君子小人莫能辨別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順從人

聖典

卷之一九

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已而怒之以順已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權衡在已當兼取於衆論不可以一時之怒喜爲進退爾

明賞罰

甲辰三月辛未

上御西樓有軍士十餘人自陳戰功以求陞賞

上諭之曰爾從我有年爾才力勇怯我縱不知將爾必知之爾有功予豈遺爾爾無功豈可妄陞爾不賞是謂吝無功求賞是謂貪吝則失衆貪則

踰分夫有超人之才能者必有超人之爵賞爾曹

不見徐相國耶今貴爲元勳其同時相從者猶在行伍予亦豈忘之乎以其才智止此勿能過人故也今爾曹自陳戰功以求陞賞國家名爵豈得幸得也爾曹苟能黽勉立功異日爵賞我豈爾惜但患不力耳於是皆慚服而退自是無有復言者

洪武元年八月甲午有御史上言陶安隱微之過上曰朕素知陶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於道路

聖典

卷之一九

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命中書省黜之省臣進曰御史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

上曰不然植佳木者必去蟬蠹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不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爲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爲力不然害滋大矣竟黜之二十年七月癸丑監察御史謝恕巡按松江以欺



隱官租逮一百九十餘人至京師多有稱冤者治書侍御史文元吉等以其事聞

上命召數人親問之悉得其情乃責怒曰御史耳目之官當與民辨是非明曲直不使冤抑方為稱職今爾為御史不能為民伸冤理枉反陷民於無辜朝廷耳目將何賴邪於是盡釋其人以恕下吏又以元吉等不蔽聰明賞采幣有差

三年二月庚午

上問戶部天下民孰富產孰優戶部對曰以田稅之

聖典

卷之二十九

三

多寡較之惟浙西多富民

上曰富民多豪強故元時此輩凌欺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將勉諭之至是諸郡富民至入見

上諭之曰汝等居田里安享富饒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凌弱衆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貧者不能自存矣今朕為爾主立法定制則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保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

毋受爾等不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為良民若效昔之所為非良民矣衆皆頓首謝於是賜酒食而遣之十二月封右丞薛顯為永城侯賜文綺及帛六十匹俾居海南府顯有專殺之罪

上召諸將臣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倣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

聖典

卷之二十九

三

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貽貽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眾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人性剛忍朕屢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



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經伺之於途牽衣哭罵且訴寃於朕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卽殺將帥欲宥之則富死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拚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諸將臣皆頓首謝

四年閏三月刑部搜獄中囚得其私書以奏

上覽之一書乃吳興王升以遺其子者其言曰凡爲

聖典

卷之一九

官須廉潔自持貧者士之常也古人謂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已以謙敬爲先進脩以學業爲務有暇日宜玩味經史至於先儒性理之書亦當潛心其間於此見得透徹則自然所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蓋不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物非所覬也時升之子頊爲平涼知縣升以書託御史臺幕官宇文桂達之

上覽書嘉歎良久賜升手詔曰昔元初有天下人務實學故賢材重進取其後失天下由俗尚虛名干權勢以希用朕備嘗艱難灼見世情習俗未移貪吝者有如螻蟻蠅蚋不知悔悟若是者豈慈父之失教耶抑其子之不聽其訓耶今因閱汝私書知汝之善教能以忠盡之言丁寧其子子之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睹此家訓誰能出其右哉勸善懲惡移風易俗實有國之務茲命中書遣使齎詔往諭賜白金百兩絹十疋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以旌爾賢仍命復其家

聖典

卷之一九

五年二月建申明亭

上以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誤犯刑憲乃命有司於內外府州縣及其鄉之里社皆立申明亭凡境內人民有犯書其過名榜於亭上使人有所懲戒十一月壬申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千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羸牛羊不賞

上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况物乎昔祭遵爲將



憂國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  
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補過  
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十二月己酉浙江觀海衛千戶李祥之弟訪祥有  
罪當黜官

上曰凡不友其弟弟不恭其兄豈可復使居官治人  
皆論戍于邊仍詔其幼弟襲職

十四年正月丙申

上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  
聖典 卷之二十九 三

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  
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  
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  
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善罰一小人而人皆懼  
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則  
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  
僥倖耳

十五年八月乙酉

上諭禮部臣曰天下郡邑申明亭本以書記犯罪

名昭示鄉里以勸善懲惡使有所警戒有司舉以  
百姓雜小罪書之使良民一時過誤者爲終身之  
累雖欲改過自新其路無由爾禮部詳議來言於  
是禮部議上台今犯十惡姦盜詐僞干名犯義有  
傷風俗及犯賊至徒者書於亭以示懲戒其餘雜  
犯公私過誤非干風化者一切除之以開良民自  
新之路其有私毀亭舍除所懸法令及塗抹姓名  
者監察御史按察使官以時按視罪如律

十九年四月陞慈谿縣丞秦仲彰爲寧波府知  
府降知府李仲文爲慈谿縣丞時仲文遣吏馬仁  
聖典 卷之十九 七

生行縣違法仲彰械仁生至關下

上嘉之故陸仲彰而罪仲文

二十一年五月乙未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告者

刑部奏請罪之

上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訐之理此一時愚昧或  
因貨利或私妻子爭長競短怨氣相加遂至此耳  
然人心天理未嘗泯滅姑繫之獄待其忿息善心  
復萌必將自悔明日刑部奏二人果哀求改過



上曰此彼之真情發見也俱釋之兄弟和好如初

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紹興府餘姚縣民有妄訴其族長私下海商販當抵罪

上召諭之曰人由祖宗積德是致子孫蕃衍今蒼顏皓首者爾族之長也而妄訴之是干名犯義不知有祖宗矣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先明綱常之道今爾傷風敗俗所訴得實猶為不可况虛詐乎命寘于法

二十三年十一月己丑朔人有上書言申明善惡

以勸懲天下

上覽之以示廷臣曰好善惡惡人之常情彼上書者言此亦知為政之道夫旌善則善人勸懲惡則惡人息朕往令天下立申明旌善亭正為此也數年以來有司奉行不謹致令廢弛甚失勸懲之意今言者深合朕心宜再申明使天下遵守

實塞

洪武八年二月庚申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諭之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

之民養馬期於蕃息恐所司因循牧養失宜或巡

視之時擾害養馬之民此皆當告戒之昔漢之一馬直百金天子不能具均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群遂能北伐強萬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歲為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脩舉故耶爾其為朕申明馬政嚴督所司盡心勿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十年四月戊戌增置滁陽儀真香合六合天長五牧監滁陽設群二十有二儀真六合設群七香合

設群八天長設群四俱隸太僕寺計牧種馬一萬七千三百八十五匹

上謂中書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為重故問國家之富也必數馬以對周禮六卿夏官以司馬為職特重其事也後世掌以太僕今仍其舊又設群監以分其責任庶名實相副民不勞而孽息蕃但所司者不為究心民復怠惰馬政不脩則督責之令行豈不因馬而疲民國以民為本若無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僕寺諸牧監各



令脩職毋怠所事

十一年正月丙辰勅中書省曰朕初以邊戎餽餉勞民命商人納粟以淮浙鹽償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數年所輸甚薄軍餉不供豈鹽價太重商人無所利而然爾中書其議減鹽價俾輸粟于西河海川庶糧餉可給而內地之民省輓運之勞於是定擬凡輸粟于涼州衛者每鹽一引米二斗五升梅川三斗五升臨洮州七斗河州四斗十七年九月庚申

聖典 卷之九 上命戶部以山東之鹽召商中賣聽民買食尚書郭桓言青萊等府局鹽歲收課鈔動以萬計今若從民買食必虧課額

上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爭耳苟便於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必致損民宜從其便

二十年四月北平布政使司請以救折鹽糧而每斗加五升

上謂戶部臣曰以救代穀者為其輕可以便民然救

亦穀也而又加之益損民矣夫權變者當究其實拯弊者當探其源不知權變而味厥所源不幾於收破而成痿乎

二十八年正月

上令各處邊方缺糧本部奏請開中納米定為則例出榜召商於缺糧倉分上納仍先編置勘合並底簿發各該布政司并都司衛分及收糧衙門收掌如遇客商納完糧并該支引鹽數目付各商齋各該運司及鹽課提舉司照數支鹽其底簿發各運

聖典 卷之九 上又鹽課提舉司收掌候中鹽客商納米完齋執勘合到比對硃墨字號相同照數行場支鹽

二月

命右軍都督府榜諭河州等處禁民毋鬻官馬先是朝廷以言者謂陝西各處軍民往往有過河販鬻馬匹既遣使往甘肅西京西寧印烙係官之馬宜俾關吏禁絕過河私販之弊既又有言西人所賴者畜牧為生舊常以馬過河鬻售今既禁過之恐約其生計



上然其言乃命右軍都督府給榜諭守關者今後止禁官印馬匹不許私自販鬻其西番之人自己馬無印者及牛羊雜畜之類不問多寡一聽渡河售易關吏阻者罪之

二十九年十月巳酉更定雲南通海鹽價初以二處鹽價未定遣官與布政司張統議之統以通海去雲南三百餘里米視雲南價復減於商人不便今宜輸米雲南府二斗者給淮浙鹽一石三斗者川鹽三石者安寧井鹽二石三斗者黑鹽井鹽輸

聖典

卷一九

米通海者三斗給淮浙一石五斗川鹽四石安寧井鹽三石黑鹽井鹽其川鹽及安寧黑鹽二井視入米先後為支鹽之次淮浙勿拘詔從統議也三十年二月丁酉勅右軍都督府曰古者帝王馭世必嚴夷夏之辨者蓋以戎狄之人貪而無厭苟不治之則必侵侮而為邊患矣今茶甘烏思歲長河西一帶西蕃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所謂懋遷有無者也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而彼玩侮之心漸生矣

爾右軍都督府移文秦蜀二府長史司啟王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礪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蕃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豈為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然也

三月

上勅兵部曰巴茶自國初徵收累年與西番易馬近因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不獨國課有虧殆使戎羌放肆生侮慢之心蓋由守邊者不能禦防或濫交無度縱放私茶或假朝廷為名橫科馬匹以致

聖典

卷一九

番人悖信朝廷初不知此但謂西番不順豈知邊吏有以激之故嘗命曹國公李景隆齎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以傳朕命令各番酋領受俾為符契以絕姦欺尚恐邊衛將士巡防不嚴私茶出境爾兵部滿傳朕意諭邊守者知之於是兵部具禁約事宜遣人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官著蒼卜等往西番申諭之七月乙丑上謂兵部臣曰古人問國君之數馬以對朕觀往



古以至於今無不以馬為重况人君統一寰宇欲措生民久安於田里豈可不重馬哉今我朝定天下三十年矣守邊諸將操精兵嚴備禦初本皆能既定之後人各怠慢但務理財固知備禦如甘肅西涼守將宋成莊德張文傑等嘗征討邊夷多獲馬匹牧于塞上又以所擄胡人為家奴待如親屬諸將會不思凡征討所得資畜皆出軍士之力一旦家奴變生蹙群牧而掠去上不能有補於朝廷下不能有益於軍士欲以理財廼至亡財此果智

聖典

卷之十九

馬

者所為乎爾兵部其以此意諭之自今邊將不得以胡人為家奴所畜馬或千百匹或四五十匹不得私鬻若欲財用則入馬于官官給其直若朝廷出師征討悉以所畜馬分給騎士師還之日損者償其直

是月辛未

上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陝西漢中以茶易馬每馬約與茶百斤咸給茶三百萬斤可易馬三萬匹宜嚴守關隘禁人販鬻其四川松茂之茶與陝西同

碭門黎雅則聽商人納米市易爾戶部得遣人於陝西四川按視茶園之數

聖典卷之十九終

聖典

卷之十九

馬



聖典卷之二十

同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棹編輯

恤軍

乙巳七月戊午下令曰王者之於士卒既用其力當恤其老而寡妻弱子尤宜優恤予自興兵十有餘年所將之兵從渡江者皆濠泗安慶汴梁兩淮之人用以攻取四方勤勞甚矣以其為親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其有老羸嘗被創者令其休養營中死事物故者妻子皆月給衣糧賑贍之若老而思慕鄉土聽令於應天府近便居止庶去鄉不遠以便往來所給衣糧悉仍其舊

吳元年九月癸卯

上謂中書省臣曰軍中士卒多因戰鬪而傷殘者既不可備行伍今新宮成官外臣設備禦今於宮牆外周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田給糧以贍之使得有所養也

洪武元年十一月丙寅

上謂中書省臣曰吾念將士征戰而死者其父母妻

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見所可見惟生存者耳其既為優恤之凡遇時節預給薪米錢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養則吾君臣於歲時宴樂心亦少安省臣曰

陛下推廣愛仁偏及於下而存汝咸蒙恩惠

上曰始者將士相從皆望成功以取富貴今天下以定生者既膺爵賞而死者不可復作吾豈嘗須臾而忘之故優恤其家以見不忘同濟艱難之意三年十二月戊申

上諭都督府臣曰近營中都聞軍士多以疫死蓋盛暑重勞飲食失節董其役者又督之太急使病無所養死無所歸朕甚痛之爾其速遣官具醫藥往視之病甚者官給舟車送還其家仍沿途給醫治療且勅董其事毋驅迫之

四年正月癸卯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况北邊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邊境



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况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五年六月壬寅

上以征西將軍馮勝等師征甘肅命中書省臣預送戰襖三萬鞋六萬八千緡以給之因諭之曰甘肅苦寒未冬而雪非南方之比朕居京師每當隆冬

聖典 卷之二

時衣重裘尚覺體寒况軍士暴露邊庭衝冒風雪有裂膚墮指之患豈能堪也衣鞋宜預給之

八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近濠梁懷遠二衛火軍士房產費財焚燬殆盡

皇陵衛有土木之役長淮衛有漕運之勞艱苦可知今將將塞下令吏部尚書呂本戶部郎中鍾萬鏞往各將大將督所官以綿襖七萬給之

九月庚戌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秋深北平漸寒其應天大河諸衛軍士及揚州高郵新募水軍運糧往彼者宜各以綿襖給之

六年九月丙辰賜臨濠造作軍二十七千五百人衣米

上謂中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况有興造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工亦甚難集朕每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

聖典 卷之二

營造之士宜各給米五石衣一襲庶不至饑寒也十月癸巳

上諭兵部臣曰攘外者所以安內練兵者所以衛民凡中國之民安於吠畝衣食而無外侮之憂者有兵以為之衛也朕因思邊地八九月中天已雨雪况今十月其寒可知朕為天下主每聞一夫之饑食嘗為之不美一民之寒寢嘗為之不安其寒上士卒宜趣軍裝以給之

十三年五月



上諭兵部臣曰朕自起兵以來幾二十年從征士卒有功者已官之其未官者功雖未至然亦備嘗艱險至有老且病者猶隸行伍朕甚憫焉自今士卒疾病者令子代之老而無子及婦人寡居聽其還鄉仍令有司資送之

十五年正月丁酉

上諭工部臣曰西北邊戍卒非皮裘不能禦寒宜令有司以諸野獸皮唯輸魚課送京師製裘以給邊卒

十二月辛卯

上諭都督府臣曰北平大水傷稼屯田士卒不能自養宜卽命都指揮使司月給米賑之勿令士卒有饑色也

十六年五月

上諭兵部臣曰今在外衛所軍士丁給米一石恐不足以贍其妻子而指揮千百戶多不能拊循又令其自備兵器以重苦之其何以堪爾兵部榜諭之自今士卒軍裝器械未備者官爲給造若侵擾者

罪之

十七年五月甲寅

上諭禮部臣曰近者海運軍士溺死者幾二百人朕聞之愴然于懷夫死生固有定數然骨肉分離遂情何隔子之思父妻之念夫父母之憶子悲痛之至永堪爾禮部卽下所司令各厚恤其家

二十年五月癸酉

上諭兵部臣曰軍士月給米一石僅可充食身忘之後卽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不仁勞而不報者不義軍士皆嘗効力於國豈可忘之爾兵部悉問軍衛凡軍士死亡有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所依者並優給之母令失所

二十二年正月丁亥

上諭奉天門退朝召五軍都督府臣論之曰軍士有從征亡沒者有疾病而死者其父母妻子老弱無依者已優給然遠遘鄉里終無所托其有願還鄉者悉遣其去人鈔五鉞爲道里費



二十四年十月己未

上諭戶部曰凡軍民死亡其父母妻子鰥寡孤獨貧病無依者令天下有司即具奏聞朕將賑恤之

二十九年二月

上諭都督府臣曰北平口外及山西雁門關外苦寒之地守邊士卒其來比試者雖夏月亦給以衣帽俾歸為禦寒之具其陝西所屬綏德慶陽寧夏臨洮鞏昌甘肅亦如之

理財

甲辰正月庚午

上坐白虎殿與孔克仁論天下刑勢因曰自元運既際連年戰爭加以饑饉疾疫十室九虛天厭於上人困於下中原豪傑智均力齊互相讎敵必將有變欲併而一之勢猝未能吾欲以兩淮江南諸郡歸附之民各於近城耕種練則為兵耕則為農兵農兼資進可以取退可以守仍於兩淮之間餽運可通之處積糧以俟兵食既足觀時而動以圖中原卿以為何如克仁對曰種糧訓兵待時而動此

長策也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

上觀漢武帝紀顧謂翰林待制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之不一異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計者父一而異其家必墮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十三年七月壬辰

上諭戶部曰陝西地接羌戎桑麻非其所產民生服用皆仰給于他郡今歲秋糧既已蠲免邊儲不足若欲轉輸必勞民力宜以官庫所有布疋運至近邊之地令府州縣視民間時值更減一分聽民入米粟菽麥以易之無論官員甲士及商願易者聽有司或高下其價以欺官損民者廉問得實罪之十四年正月丁未近臣有言國之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頗悉

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夫節浮費薄稅歛猶恐損人况重為徵歛其誰不怨



谷也近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為國家者

上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之主當積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為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於是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十七年九月

聖典  
上諭戶部曰經國之要兵食為先國家糧儲不可無備其令各布政司會計兵倉邊衛備三年之儲內地備二年之儲

十九年三月戊午

上諭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得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

樽俎用度自有餘饒減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皆盡力田畝則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戶部正當究心毋為聚斂以傷國體

十二月

上諭宋國公馮勝曰納哈出據金山數侵擾遼東宜于大寧諸邊隘分兵置衛以控制之遂詔戶部出內庫鈔一百八十五萬七千五百錠散給北平山東山西河南及迤北府州縣令發民夫二十餘萬運米一百二十三萬餘石預送松亭關及大寧會州富裕四處以備軍餉每夫運米一石給鈔六錠為其值及道里費

二十一年六月甲子

上諭戶部右侍郎楊靖等曰曩者山東青州諸郡歲稔有司坐視民饑不卽以聞及於遣使賑濟漕運稍遲尚有饑死者蓋素無蓄積以備不虞故也今歲山東夏麥甚豐秋稼亦茂爾戶部可運鈔二百萬貫往各府州縣預備糧儲如一縣則於境內定



為四所於居民業集之處置倉榜示民家有餘粟願易鈔者計運赴倉交納依時價償其直官儲粟而局鑄之就令富民守視若遇凶歲則開倉賑給庶幾民無饑餓之患也

二十三年五月壬子

上謂戶部尚書趙勉曰務農重穀王政所先古者民勤耕稼之業故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則餘三年之食二十七年耕則餘九年之食是以歲或不登民無饑色以儲蓄有素故也朕屢勅有司

勸課農桑而儲蓄之豐未見其效一遇水旱民即饑困故嘗令河南等處郡縣各置倉庾於豐歲給價糴穀就擇其地民人年高而篤實者主之或遇荒歉即以振給庶使民得足食野無饑夫其有未備之處宜皆舉行是時方召天下老人至京隨朝因命擇其可用者使齎鈔往各處司所在老人糴穀為備

十月戊辰

上諭戶部尚書趙勉曰曩造大明寶鈔與歷代銅錢

通使以利民近聞兩浙市民有以鈔一貫折錢二百五十文者此甚非便爾等與工部議凡兩浙市肆之民令其納銅送京師鑄錢相兼行使且再定錢制每小錢一文用銅二分其餘四等錢依小錢制通增凡鈔一貫堆錢一千文榜示天下知之

二十四年八月戶部命復申明鈔法時民間凡鈔昏爛者商賈買勿率多高其直以折抑之比於新鈔增加至倍又諸處稅課河泊所每收商稅程課吏胥為姦皆收新鈔及至輸庫輒易以昏爛者由

是鈔法益滯不行雖禁約屢申而弊嘗滋甚上因謂戶部臣曰鈔法之行本以便民交易雖或昏爛然均為一貫何待至於折抑不行使民損買失望今當申明其禁但字貫可駁真偽即通行無阻且以鈔之弊者揭示于稅務河泊所令視之為法以收稅課有故沮者罪之

三十一年正月

上諭戶部尚書郁新曰大寧開平二衛益糧若儲餉已多則令商人輸粟於東勝西河以備軍餉新言



大寧儲粟六十二萬餘石開平止二萬五千八百石甘肅亦不遇一十五萬二千石其商人所入未宜改輸

上曰大寧姑罷若開平儲至四十萬亦宜止之俱令轉輸東勝其價與大寧同西河之儲姑俟甘肅積五十萬石然後再議

勸農

丙午正月辛卯

上謂中書省臣曰爲國之道以足食爲本大亂未平

民多轉徙失其本業而軍國之費所資不少皆出於民若使之不得盡力田畝則國家費用何所賴焉今春時和宜令有司勸民農事勿奪其時一歲之中觀其收穫多寡立爲勸懲若年穀豐登衣食給足則國富而民安此爲治之先務立國之根本卿等其行之

洪武二年五月乙巳

上幸鍾山歸由獨龍岡步至涉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憫

其勞徒步不覺至此農爲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爲之司牧者亦嘗憫念之乎且均爲人耳身處富貴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常以爲戒夫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耨夫之苦朕爲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三年濟南府知府陳脩上言北方郡縣近城之地多荒蕪宜召鄉比無田者墾闢戶率十五畝又給地二畝與之種蔬有餘力者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其馮驛巡檢討急逆舖應役者各於本處

墾無牛者官給之守禦軍屯遠者亦移近城若王國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備練兵牧馬餘處悉令開耕詔從之

六月

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狹民衆細民無田以耕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歸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府軍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爲己業官給牛種舟糧以資遣之仍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



四年三月壬寅

上以兵革之後中原民多流亡臨濠地多閒棄有力者遂得兼并焉乃諭中書省臣曰古者井田之法計口而授故民無不授田之家今臨濠之田連疆接壤耕者亦宜驗其丁力計畝佃之使貧者有所資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為己業而轉令貧民佃種者罪之

七年十月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

上謂太師李善長曰濠州五鄉里兵革之後人煙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

聖典 卷之二十一

起取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己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鳳陽命官監墾田畝以善長同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總督之

十九年六月

上諭戶部臣曰河南諸府州縣軍馬數多民間供給頗年不休地畝徵輸重于他處自今河南民戶止令納原額稅糧其荒閒田地聽其開墾自種有司

不得復加科擾遺命者罷其職

二十一年八月戶部郎中劉九臯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今河北諸處自兵後田多荒蕪居民鮮少山東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闊之地開種田畝如此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

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

聖典

卷之二十一

七

便置屯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二十二年夏四月己亥朔命杭湖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今往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三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

上諭戶部尚書楊靖曰朕思兩浙民衆地狹故務本者少而事末者多苟遇歲歉民即不給其移無田者於有田處就耕庶田不荒蕪民無遊食靖對曰去年



陛下念澤潞百姓衣食不足令往彰德直定就耕今歲豐足民受其利

上曰國家欲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利而利之然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侵擾之

二十七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種桑

上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飽卽忘饑暖卽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暖比年以來特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

聖典

卷二十一

十一

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論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爲衣食之助

三十年二月壬辰

上罷朝坐奉天門因與群臣論民間事

上曰四民之業莫勞於農觀其終歲勤勞少得休息時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穀不登則舉家饑困脫一食一衣則念稼穡機杼之勤爾等居有廣廈乘有肥馬衣有文繡食有膏粱當念民勞大抵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

原缺



聖典卷之二十一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 臣陸榘編輯

備邊

洪武元年五月馬宗異上言潼關重地請擇人守之徐達言郭子興康茂才于光可任

上遂命郭子興李茂才等鎮潼關論之曰陝州潼關三秦門戶扼而守之李息齊張師道如穴中鼠耳若其來犯慎勿與爭但厲兵積穀嚴守禦無大軍至戮力取之

聖典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四年七月遣使命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自北平往山西操練士馬諭之曰凡為國者貴有備有備則無患古人當平康之時克詰戎兵內以安國家外以制四夷况山西地近胡虜尤不可無備故命卿帥諸將統繕修城池訓練士卒如調遣征進迤西等處從便行之其太原蔚朔大同東勝軍馬及新附鞏鞏官軍悉聽節制

六年三月壬子命魏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曹國公李文忠為左副將軍宋國公馬勝為右副將

軍統諸將校往山西北平等處備邊

上御奉天殿諭達等曰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事平之後豈不欲少與休息然居安慮危古人所慎故嘗命卿等往西北為防邊之計既行朕復思邊守既定遠備勞兵乃召卿等還今聞胡人窺塞有人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總率將士往鎮邊陲然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但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俟其情歸則率銳擊之必掩群而獲卿等老將臨機制勝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遙度宜光圖

聖典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上方畧使朕覽之

八年九月己未

上遣使勅諭征虜左副將軍曹國公李文忠右副將軍濟寧侯顧時等曰孟秋遣爾代潁川侯等還以息風霜之勞今三越月矣曾得胡人消息否可遣輕騎數十潛入其地候其動靜如獲其人必得情實古人用兵務知彼知己以朕料彼今年得種羊馬頗牧豈不為苟延之計設若驅其殘兵來寇邊境爾等當督三軍一鼓而俘之彼若不來亦當堅



壘壁謹斥候以備不虞

九年正月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僉都督藍王弼中書右丞丁王帥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卽入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嘗勅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爲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有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三十年春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西將軍印爲總兵官武定侯郭英爲副往陝西及甘肅選精銳步騎巡西北邊以備胡寇

上諭炳文等曰帝王之治天下務安民也今海內無虞民固安矣然邊境之備不可廢弛爾其竭乃智慮以副朕心凡有寇盜卽殄滅之俾邊民樂業則余汝嘉寬賦

吳元年正月戊戌

上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煖爲之上者固當念之且太平應天宣城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祿對曰恤民王者善政

主上念及至此真爲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如六旱之得霖雨其喜當如何

上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士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况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

洪武元年正月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後田畝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歛亦宜寬恤百姓怨今欲經理以清其原無使過制以病吾民



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彼諭鑄等曰爾經理第以實聞毋踵襲前弊妄有增損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各賜衣帽遣之

三年五月戶部奏蘇州所逋稅三十萬五千八百餘石其官吏當論如律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取逋稅積二年不完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

聖典 卷之三十一

五

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民生之遂不可得矣其悉免之

十一年二月辛未

上謂中書省臣曰人君視天下猶一家一家之內一人不安則事為之廢天下之廣尺土不寧則君為之憂近者雷州海康遂溪二縣田地為潮水所漸斥鹵不收租稅從何而出其令有司覈實免之

十三年三月壬辰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鹽租糧額

上謂之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其利也夫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利食以養養民而盡其利猶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為重租所困民困於重租而官不知卹是重賦而輕人亦猶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豈所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

六月戊寅

上諭戶部臣曰曩者姦臣聚斂深為民害稅及天下

聖典 卷之三十一

六

織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其榜示天下使其

周知

十八年十一月湖廣常德府奏言今歲大水澇傷塘一十三百五十頃為租一十萬一百十五石

上曰中原諸州元季戰爭受禍最慘積骸成丘軍民鮮少朕極意安撫數年始蘇不幸加以水澇朕甚



蠲之至是詔凡被水之處免今年田租河南二十  
三萬七千五百餘石山東北平二百五十五萬五  
千九百餘石

二十一年二月庚申戶部奏貴州宣慰使需翠金  
筑安撫使密定所屬租稅累歲逋負蠻人恃其頑  
險不服輸送請遣使督之

上曰其使遠且知畏朝廷納賦稅是能遵聲教矣  
其逋負豈故為邪必其歲收有水旱之災故不能  
及時輸納耳所逋租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數務

從寬減

五月戊戌南昌府豐城縣民言佃官田一畝歲輸  
租五斗誠為大重願減額以惠小民戶部定議一  
畝輸四斗

上曰兩浙及京畿土壤饒沃者輸四斗江西郡縣地  
土瘠薄止令輸三斗著為令

二十八年十二月壬辰

戶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需皆已足用  
其由東河南民人田地桑棗除已入額徵科自二

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  
墾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擾害者  
罪之

三十年十月甲辰詔免鳳陽府鳳陽縣今年田租  
先是鳳陽縣自五月至八月不雨禾稼不收耆民  
許景文等來言詔蠲其租戶部以為未得其實請  
遣人驗之

上曰天旱衆人所共見况鳳陽朕之鄉里民何敢欺  
即免之

水利

戊戌二月乙亥選元帥康茂才為營田使兼帳前  
總制親軍左副都指揮

上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  
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  
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力興慮旱澇不時有  
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  
病澆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  
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



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洪武十七年詔修漳河堤先是

上諭工部臣曰去歲災臨漳民受其害雖嘗修築堤防恐不可久其凡堤塘堰壩可以禦水患者豫為修治有司乃以黃沁漳衛沙五河所決堤岸丈尺之數具圖計工以聞詔令發軍民兼築之

二十六年八月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有司開胭脂河

上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實繁浩一自浙河

聖典

卷之二十一

九

至丹陽拾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汧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疏鑿河流以通于浙俾運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蒞事惟勤役民勿暴新頒首受命而行

二十七年八月乙亥遣國子監生及人材分詣天

下郡縣督吏民脩治水利

上諭之曰耕稼衣食之源民生之所資而時有旱澇故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制行有溝防溝

遂之法雖遇旱澇民不為病秦廢井田溝洫之制盡壞議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說興焉朕嘗今天下修治水利有司不以時奉行致令民受其患今遣爾等往各郡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度其宜凡陂塘湖堰可蓄畜以備旱燥宜洩以防霖澇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毋妄興工役拊慰吾民衆皆頓首受命給道里費而行

二十九年九月丙辰朔修廣西興安縣靈渠三十

六陡其渠可溉田萬頃亦可通小舟國初嘗修浚

聖典

卷之二十一

九

之至是兵部尚書致仕唐鐸以軍務至其地圖其狀以聞且言修治深廣可通官舟給軍餘於是命監察御史嚴震直發傍縣民下修之浚渠五十餘丈築漢潭及龍母祠土隄百五十餘丈又增高中江石隄改作滑石隄凡陟礮之石礮舟行者悉以火燬鑿去之於是可通漕運矣

賑荒

洪武三年正月丁巳西安鳳翔二府饑者民宋昇等來言



上命戶部往賑之戶部奏彼民饑須運粟以濟之

上惻然曰民且暮待餉如涸魚之欲水若待運粟濟

之死者多矣况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將見

患其益甚即命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

粟一石計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五年四月巳卯山東行省奏濟南萊州二府連年

旱澇傷禾麥民食草實樹皮

上曰山東之民久罹兵禍方底平定又復頻年艱食

何厄之甚也古人云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若已推

而內之溝中今民若此豈可坐待其斃乎即命於

淮安運粟往賑之

十五年二月壬子

上以河南水災民饑命附馬都尉李祺往賑之論祺

曰河南奏黃河水決溺漫數百里漂蕩民居百姓

遷移不得寧處朕甚憫焉今東作方興民饑窘不

得耕作特命爾往賑之無使一夫一婦不獲其所

十九年四月丁亥詔遣御史蔡新給事中官俊

河南僉覈被水人民有賑濟不及者補給之

上諭之曰民之被水旱者朝夕待哺已遣人賑濟朕

恐有司奉行不至有賑濟不及者不得粒食瀕于

死云深用憫念特命爾往彼覈實有未賑濟者即

補給之又曰君之養民如保赤子恒念其饑寒為

之衣食故曰元后作民父母爾等共體朕至懷

二十一年正月甲午遣使賑青州民饑

上謂戶部侍郎楊靖曰夫代天理物者君也代君養

民者守令也今使者還言青州民饑有司不以聞

是豈有愛民之心哉亟遣人馳驛往賑之就逮治

其官吏於是所賑人戶凡二十一萬四千六百用

鈔五百三十六萬錠有奇

二十二年四月乙巳賜九江等府貧民鈔

上諭戶部尚書楊靖曰聞九江黃州漢陽武昌岳州

荊州諸郡多貧民其遣人運鈔往賑之每丁與一

錠沿江運所水驛夫人五錠凡九十一萬二千

一百六十七錠

七月戊午監察御史許珪巡按河南上言自開封

永城至彰德春夏旱曠麥苗疎薄農民所收無幾



今年夏稅宜減半徵收左都御史詹徽以其欲希旨要譽請罪之

上曰朕宵旰圖治以安生民故遣御史巡行以廣耳目御史能恤民隱以達下情朕所樂聞豈可罪耶即命有司賑貸仍蠲其稅

二十三年三月壬申

上諭戶部曰山東河南官有儲粟今當春夏之交農民艱食之際爾戶部即遣人發廩以貸之候秋成還官

二十四年正月蘇州府崇明縣民趙以禮奏本縣地居海中四望皆洪濤巨浪全倚圩岸捍潮汐以辦稼穡日者颶風暴作隄防就圯人民墊溺歲用不登幸普軫念以全民生

上覽奏惻然曰生民蕩析而復艱食甚可憫也即命戶部運京倉糧三萬石至崇明賑之仍命蘇州府修其圩岸

二十六年四月湖廣德安府孝感縣民告饑官有預備倉糧萬一千石請以貸民即命行人乘驛往

給之

上諭戶部臣曰朕嘗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者民糶粟以儲之正欲備荒歉以濟饑民也若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途往返遠者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

二十九年四月監察御史辛彥德出按事道經彭澤聞民間歲歉官吏不以時存恤至有鬻其兒女者還奏之

上曰縣令於民最親民乏食鬻及兒女乃坐視其困恬不加卹而又不以上聞為民父母者果如是耶命杖之令發粟賑其民

彌災

吳元年五月庚寅

上以天久不雨必朝政有缺失詔群臣直陳時事群臣有言請疏決罪囚

上以為然迺詔刑官除十惡及殺人其犯依律外其餘雜犯死罪令輸米往北平以贖徒流而下遞減



有差若犯者已死妻子拘在官者釋之其未經審錄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即時會審有未當者許執法覆奏阿旨奉行者坐以其罪是月辛卯

上以久不雨日減膳食素謂近臣吳去疾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醢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爲之懼其煩擾於民也去疾頓首曰

主上一心愛民如此今雖遇旱上天眷愛必有甘澍之應

六月戊辰大雨先是

上因久旱日減膳食素宮中皆然俟天雨復膳既而雨群臣請復膳

上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肉食奚能甘味廷臣對曰昔武王克商屢獲豐年詩人頌之曰綏萬邦屢豐年

主上平海內極生靈上順天心下慰民望而憂勤勵勵感茲甘雨豐年之祥其有兆矣

上曰人事適天道遠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彌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庶可答天之戒乃詔免民今年田租

七月己丑雷震宮門獸吻得物若斧形而石質上命歲之出則使人負於駕前臨朝聽政則奉置几案以祇天戒

洪武元年八月壬申

上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

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朕與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以消天譴參政傅瓛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警懼則天變可彌今

陛下修德省愆憂形於色居高聽卑天寔鑒之願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上曰君臣一體苟能警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心力以匡朕不逮於是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講意



便民事宜可消天變者

三年六月戊午朔先是久不雨

上謂中書省臣曰君天下者不可一日無民養民者

不可一日無食食之所恃在農農之所望在歲今

仲夏不雨實為農憂禱祠之事禮所不廢朕已擇

六月朔日詣山川壇躬為禱之爾中書各官其代

告諸祠且命

皇后與諸妃親執爨為昔日農家之食令太子諸王

躬饋於齋所至是四鼓

聖典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上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於

日頃刻不移夜卧於地衣不解帶

皇太子捧榼進蔬食雜麻麥粟凡三日既而大雨

四郊霑足

五年正月丙辰

上御齋室謂省臣曰朕前數日心中弗寧夜不安寢

若有所驚者忽聞中都皇城萬歲山雨雹甚大其

在是乎據占書水雹乃兵象宜遣人戒飭守禦官

嚴加防護以備不虞省臺官因奏各州縣水雹傷

禾稼鳥雀亦有死者

上曰漢宣帝及石勒時亦有雨雹掙禾稼斃飛鳥事

人君能恐懼修德則天災可彌朕於此敢不謹乎

五月戊午

上御乾清宮諭皇后妃嬪曰方農時天久不雨秧苗

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憂之汝等宜皆蔬

食自今日始候雨澤降復常膳如故於是宮內自

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詰旦水深尺餘

皇后具冠服賀且曰妾事陛下二十年每年愛民之

聖典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心拳拳於念慮之間今茲大旱

陛下誠意所孚天心感格遂致雨澤之應民得足食

妾敢進賀

上曰人君所以養民也民與君同一體民食有缺吾

心何安幸

上天垂念獲茲甘雨吾何德以堪皇后能同心憂勤

天下國家所賴也

七年十一月壬午太陰犯軒轅左用

上諭中書省曰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爾中書



宜考各省衛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之以求自安

十年十二月丙辰勅中書省曰十月十日乙卯災或犯輿鬼占云王冢宰凶貴人當獄死不爾則大災朕嘗竊思

上帝好生故番象以警人使省不覺之過不改故為之愆故特勅中書使諸大臣皆知務修德以禳災復恐西戎有虞可令河州嚴加備禦

十三年正月庚子

聖典

卷之三十一

十九

上謂署吏部尚書劉崧等曰朕自卽位以來十有二載夙夜兢業不敢怠荒惟恐治不古若問者

上天有警朕心不寧此必朕有失德政事多乖卿等宜悉陳朕失毋有所隱崧等頓首曰人君一心上通乎天災咎之至惟修德行仁可以彌之今

陛下遇災能懼省躬思過復開導臣等盡言臣聞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能修人事所以消天變也

上曰唐虞之時君臣更相成勅卿等輔朕當以古人為法盡心毋怠

六月

上以天變避正殿群臣上表固請制谷曰朕聞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德侔天地仁治民心嘉祥屢臻號稱至治朕以非德不能任賢圖治以副民望是以上天垂戒災異荐興夙夜兢業不遑寧處特避正殿以省厥愆昨卿等上表固請勉徇群情朝臣民於正殿期德政於日新冀天心之可格尚賴臣寮臣朕不逮

屯田

聖典

卷之三十一

十九

癸卯二月壬申朔申明將士屯田之令初

上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議者才屯積充初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國之本在於強兵足食昔漢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務農足軍食定伯興王莫不由此自兵農以來民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若兵食盡資於農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定分城鎮然而地利未能盡墾數年以來未見功緒惟唐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石



以給軍餉尚餘七千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爾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洪武十九年九月庚申西平侯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署屯令軍士開耕以備儲備上諭戶部臣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防之計莫善于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蓄充實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英之是謀可謂

聖典

卷之二十一

三

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然邊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實難宜緩其歲輸之粟使彼樂於耕作數年之後徵之可也

十二月乙巳湖廣都指揮使司奏請運施州崇山大庸五開黃平平越等衛軍食

上覽奏顧謂戶部臣曰崇山大庸屯種歲久何謂乏食也年來軍中無尺寸之功但知常食有司而不恤五民供給之困惟施州從其請五開等衛亦令軍士屯田自食

二十一年九月勅五軍都督府臣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今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策勲當時垂名後世其藩鎮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可以繼美於古人矣爾都督府其申諭之

二十五年八月丁卯

上以山西大同等處宜立軍衛屯田守禦乃諭宋國

聖典

卷之二十一

三

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等曰屯田守邊今之良法而寓兵於農亦古之令制與其養兵以困民曷若使民力耕而自衛爾等宜往山西布政司集有司耆老諭以朕意乃命開國公常昇等往太原等府閱民戶四丁以上者籍其一為軍蠲其徭役分隸各衛赴大同等處開耕屯田東勝立五衛大同在城立五衛大同迤東立六衛衛五千六百人仍戒其冬慎乃事毋擾於民

二十八年三月東勝左衛百戶吳信坐侵尅屯卒



上遣使諭守邊將士曰昔漢將趙充國征討西羌所

用芻糧未嘗仰給朝廷皆出其勸課撫綏有道遂

成大功垂美千載近緣邊列衛因中原之民艱於

供給故立屯田之法以代民力奈何將校不能撫

綏又重困擾之如東勝左衛百戶吳信不恤士卒

侵尅其賞賜貪淫無厭是故受害者稱訟夫邊衛

士卒居則望烽燧出則禦寇盜天氣早寒穀少獲

比之內地士卒勞苦加倍而信又侵暴如此使守

聖典

卷之三十一

邊者皆如吳信田土何得而治糧食何得而充疆

場何以禦侮哉今遣人往諭爾等其恪遵朕言毋

如吳信爲也

三十年正月乙丑勅肅王模曰古者兵出于農人

無寒餒有寇則操戈以戰無事則荷耒以耕此良

法也今春氣方和宜及時督軍屯糧遇有征伐爾

其相率精兵與長興侯耿炳文等進討

聖典卷之二十一終

聖典 卷三十一

聖典卷之三十二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陸榘編輯

正六體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

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日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

德之本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

知無深惟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

嘗雕刻爲交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

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

聖典

卷之三十二

正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

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道理明世務通者無

事浮藻

六年九月庚戌詔禁四六文辭先是

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翰林諸

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

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因諭群臣曰唐

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爲千萬世

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儷

四八五



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雄欲變之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以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敝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九年十二月庚戌朔頒建言格式時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

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夕於宮中復令人誦之再三採其切要可行者四事因喟然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於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且為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直陳得失無事繁文復自序其事於首云

二十八年八月

上以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豔浮心甚厭之乃命學士劉三吾右贊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

箋成式頒于天下諸司令如式錄進

評曰

甲辰二月丙子

上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

上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上曰咎將誰執克仁曰責在高祖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備獨念孝文為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遂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為將誰為咎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為與無時而為之者皆過也三代之主蓋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九月丙寅

上坐便殿問侍臣石勒符堅孰優詹同對曰石勒雖



不學而豪爽脫畧料敵制勝舉無遺策符堅窮兵  
黷武不量已力淝水敗後身為俘虜以此言之石  
勒為便

上曰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逢勅敵故易以成功  
符堅當天下戰爭日久智勇相角故難為力夫親  
履行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勅量能容物不殺降  
附勅亦不如堅然勅聰察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馴  
致石季龍之禍堅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  
慕容氏父子之亂俱未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

犬之勇婦人之仁也

乙巳正月壬申

上問起居注詹同日孫武殺吳王二寵姬以教兵其  
事如何同對曰此事載太史公書或有之

上曰夫以吳國之衆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出  
宮人與之試此闔閭之非也當時武欲試其能何  
必婦人哉且其教吳王兵法取勝之道果何在哉  
同對曰春秋載柏舉之戰楚一敗之後遂有吳入  
郢之師此其効也

上曰不然太宰詒伍員皆楚人先已在吳其以報怨  
於楚有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師豈孫武教兵之  
效哉石謂入郢之師為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  
楚而有覆之敗要之殺寵姬之事亦司馬遷好奇  
之論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亦有所授也  
四月庚子

上謂孔克仁曰漢高祖起自徒步終為萬乘何也克  
仁對曰由其知人善任使

上曰如卿言漢高止此乎克仁對曰然

上曰則金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陳涉  
作難豪傑蜂起項羽矯詐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  
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強忍而承以柔遠知其暴虐  
而濟以寬仁卒以勝之及羽死東城天下傳檄而  
定故不勞而成帝業譬猶犬逐兔高祖則張且而  
坐獲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傑非一皆為勍敵我  
守江左任賢撫民伺時而動若徒與之角力則猝  
然難定  
八月辛卯



上御左閣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權謂起居注信同日普誠賢使諸將不早解兵權則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也史稱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豈可以忌刻少之

丙午三月戊戌

上與國子博士許存仁等論用人之道

上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嘗觀漢高之興首資三傑光武之興寇鄧耿賈以為之佐歷代之來莫不皆然天之生才以為世用甚不偶也孟子言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古之帝王君

聖臣賢可以當之漢唐以下君臣可以當之否起

居注詹同對曰三代以下稱唐宋其尚名世之臣

亦可以當之

上曰三代而上純乎道德三代而下雜乎霸術其間

雖有名世之臣要之如平夔稷契伊尹太公者鮮

矣吾方有事海內憑賴賢輔翼成功天下紛紛

未定于一者何也存仁對曰

主上聖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資以平禍亂今群賢

出佐隆大業稽之於曆自宋太祖至今當之百年之數之天下于一斯其時矣

九月乙巳侍臣王禕觀等進講

上問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魏觀對曰太宗雖才備文武而於為善未免矯揉高祖豁達大度規模弘遠以此觀之高祖為優

二日論高祖豁達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記丘嫂之怨而封其子為曼曼侯怨豐之叛而不封雍齒不肯以豐為湯沐邑則度量亦未弘矣太宗規模不及

尚祖然能駕馭群臣各為已用及太業既定卒皆保全此則太宗為優也

吳元年十一月戊寅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高帝以追逐狡兔比武臣發

蹤指示比文臣譬喻雖切而語則偏重朕謂建立

基業猶構大廈剪伐斲則必資武臣藻繪初飾必

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黜聖

用武而不用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塗墍二者均

失之而天下文武相資庶無偏陂



洪武元年閏七月戊辰

上與侍臣觀古帝王畫像因論其賢否得失至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則展玩再三諦視久之至清煬帝宋徽宗則速閱而過口亂亡之主不足觀也至後唐莊宗嘆曰所謂失天下者其斯人歟上下之分漬至於此安得不亡  
六年八月壬辰

上謂中書省臣曰胡人為中國患自古有之以漢高祖之威總三十萬衆猶困於白登文景守成因置而不較雖數被侵擾但逐之而已及至武帝以雄才大畧欲雪白登之耻發兵致討威服邊陲凡五出塞而後匈奴始服雖疲勞中國而匈奴自此弱而不振其功亦豈少哉

十六年三月庚戌

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凶祚脩短侍臣皆曰前代運祚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惟漢高帝及陛下而已

陛下

祖宗積德累善至于

陛下遂應天命以臣觀之非漢高所及漢高除秦苛法雜伯道而不純

陛下去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

陛下留心聖學告諭萬方自為制命卓然為典謨訓誥相表裏漢高初欲都洛陽聞婁敬之言始都關

陛下渡江即以金陵為定鼎之地萬世之基固以肇於此矣故曰非漢高所及

上曰周家自公劉后稷世積忠厚至文王三分有二武王始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

脩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歲之久乎書曰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

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保國祚愈昌侍臣頌首曰

陛下斯言社稷萬年之福也



十八年三月癸亥

上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言明帝亦聰明之主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聰通於人情明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止矣若屑屑於細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六月庚戌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矣至於用人蓋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立自代郎入郎位首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而將相列

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至使憂鬱憤懣而死竇廣國賢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其才可任為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盡善人君之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十九年八月乙酉

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樞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

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夫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貸于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為缺而計貸貸而償是猶有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簿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于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二十三年三月

上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上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而驕人適足以取辱於已受之君子當以恭敬為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侍臣對曰



誠如

聖訓

二十四年二月丙寅

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為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輒移與于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日以賢制爵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獎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為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

八月乙卯朔

上與侍臣論漢高祖聽張良之言即銷六國印

上曰高祖聞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興後之為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高祖後若唐太宗亦能從善故其為治亦可稱

上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日私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二十七年六月癸酉

上燕間與侍臣論古

上曰昔楚莊王謀事而常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六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况武侯之不如楚王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貶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以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納善人臣當直道以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購書

丙午五月庚寅

上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莫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



吾母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印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規孔子之言誠萬世  
之師也

洪武元年天下甫定

上卽遣使求遺書藏之文華堂堂在禁中抵奉天門  
不百武

上嘗幸臨之三年三日庚子置秘書監秩正六品除  
監丞一員直長二員

二十三年七月癸巳以內府書籍已有翰林院典籍

傳宣索書卽啟鑰以上歲時得燕見

二十三年十月甲戌福建布政使司進南唐書金  
史蘇轍古史初

上命禮部遣使購天下遺書令書坊刊行至是三書  
先成進之

廢歌

丙午六月旱

上禱雨鍾山獲應賦七言喜雨詩命待制黃

等廢

和已而諸將告捷因令翰林諸儒臣應制賦詩

上親加評品

洪武二年十一月冬煖如春

上召魏觀危素詹同吳琳不游遊苑內苑錫案閣  
御製序文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

六年八月甲午

上觀水有上秋水賦考言不契道乃更爲之賦成召  
學士宋濂等觀之且令各撰賦以進濂率同列撰  
成俱于東黃閣次第投獻

百親覽焉復加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太官進  
天厨奇珍內臣行觴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出跪奏曰臣何

陛下聖慈賜以醇醪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志不  
懈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

上曰卿姑試之濂卽席而臥將徹

上復顧曰卿宜更請一觴濂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舉觴至口端又復

瑟縮者三

瑟縮者三



上嘆曰男子何不慷慨為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顧濂顏回變頰頰覺精神霞飄若行浮雲中

上復嘆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

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濂既醉下筆傾歆字

不成行甫綴五韻

上遽召至前命編脩朱右重書以遺濂遂諭曰卿戲

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

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

十一月壬子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偕學士宋濂

詹同侍

上燕乾清宮之便閣同設酒而還時基書監生黃昶

在館同愛其有俊才賦詩贈之字大如傘以送奉

御傳宣召濂等赴右順口會

上適乘輦而坐同餘醒尚未解

上謂之曰卿醉猶未醒邪同對曰在史館中猶能賦

詩贈黃秀才謂昶也

上曰詩何在同對曰在史館中

上顧濂亟取之既上奏

上笑謂濂曰朕即和同詩卿常為朕書之濂於及受

命書焉同詩不過稱昶之美而

御製詩則并及君臣燕飲之故濂歸與昶言之以為

詞垣盛事

九年五月

上賦雨晴詩序曰洪武八年八月無雨至九年夏四

月初尚未霑需民雖未恐朕心遑遑慮失民人種

種至當月二十有七日申漏山氣上升江蒸海湧

隆雲四布天雨下降宵晝淋漓盡大地足滂泥抵

五月二十一日三旬不止次日將戒百辟祀后土

于北郊明日天開雨止山氣薄霧泅然而往來雖

吳道子施描方今之時豈足盡其巧態蓋八開

圖畫倏然忽然變象異中故難耳因樂入番願

特勅儒臣賦詠之

十年十二月

上制十題命典籍吳伯宗賦之援筆立就詞語峻潔



上嘉其才敏賜緞金錦衣常幸清流關賦詩命扈從  
儒臣和之起居注劉參道治定不致生縱逸功  
成猶遺歷間關之句

上嘆賞曰可謂安不忘危賜以白金文綺又起居注  
將子杰應命卽物賦詠立成

上大悅特寵賜和章  
脩史

吳元年四月壬子

論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

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  
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  
非善惡汝等皆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  
之不失其實也

洪武二年二月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紀亡國  
事當紀載况史紀成以示懲勸不可廢也乃詔中  
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監脩前起居注宋濂  
漳州府通判王誥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

覺胡幹宋禧陶凱陳其趙壘曾魯高啟趙汝張文  
海徐尊生黃篔傳恕王鈞仁著謝徵十六人同纂  
脩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  
儒至

上謂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  
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  
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  
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  
俗制度疎闊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

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  
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  
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  
等纂脩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  
惡庶合公論以垂監戒

六月李善長等進纂成元史內云歷代史皆紀志  
表傳之末各有論贊之辭今元史不作論贊但  
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此以奉

聖意也亦春秋之旨



是月史成進呈

御覽其順帝時史官職廢皆在實錄可徵因未得為  
完書

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縣上  
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  
又復上進以卷計考紀十志五表一傳三十又六  
凡前書有所未備者補足之

七年五月丙寅朔修大明日曆成自

起兵臨濠至即位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

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群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

莫不具載合一百卷承古詹同侍講學士宋濂率  
諸儒上進命歲之今匱其副歲於秘書監濂等又

言於

上曰日曆歲之天府人欲凡之有不可得臣請知唐

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為書以傳入下後

世

上從之於是釐為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

皇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記錄之隨類

增入

聖典卷之二十二終

卷之二十三

主



聖典卷之二十三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 臣 桂楫編輯

優禮前代

洪武三年六月壬申左副將軍李文忠捷於至時  
日家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拜賀

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於此因謂  
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  
賀也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  
稱賀又以元主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謚曰順帝

是月元順帝孫買的里八剌朝見封為崇禮侯

上謂省臣曰朕見前代帝王革命之際獲其后妃往  
往不以禮遇斯孤虐寡非盛德所為朕甚不取今  
元脫忽思后在此北人但知食肉飲酪且不耐暑  
共飲食居第務適其宜石其欲歸營遣還沙漠

七年九月丁丑

上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茂遇秋而零蓬  
之所感猶知榮悴况於人乎崇禮侯買的里八剌  
南來已五載今既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心宜遣

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宦者成禮衣不花  
帖木兒二人送其行徂遺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  
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剌辭

論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凶凶就俘獲即欲遣爾歸  
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  
令爾久客于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遂骨肉  
之愛又謂二宦者曰此是故元之嗣也不幸至此  
長途跋涉爾善視之

十一年六月壬子遣使致祭故元幼主於沙漠

命禮部臣曰曩者元運既終末帝能知天命遁歸  
沙漠今聞其子愛猷識理達臘歿可遣使弔祭禮  
部臣對曰道理遼遠使者難至彼久離中華漸變  
異俗非典禮所加

上曰帝王以天下為家彼不出履載之外何遠之有  
彼雖異俗其愛憎之情小嘗不同敬其主其臣  
悅况典禮所加其孰肯逆德合禮哉

上乃自為文祭之

抑瑞

一第... 2... 2...



吳元年四月應天府句容縣耆民 仁等獻瑞麥

上下令諭民曰自渡江以來有三載境內多以瑞

麥來獻丙申歲太平府當塗縣麥生一莖兩穗

四歲應天府上元縣麥生一莖三穗寧國府寧國

縣麥生一莖二穗今句容縣又獻麥一莖二穗蓋

由民人勤於農事感入之和以致如斯爾民尚盡

力畝畝以奉父母齊妻子以永為太平之民共享

豐年之樂起居注詹同進曰昔在成周嘉禾同穎

漢張堪守漁陽麥秀兩岐今

上撥亂世而反之正功德大矣雖戎馬之際亦脩

農務故斯民得脫喪亂盡力田畝天降瑞麥非偶

然也

曰天不可必人事則可盡為國家者豈可恃此而

自怠乎

洪武二年四月癸巳淮文寧國鎮江揚州江州府

并澤州各獻瑞麥凡十二本群臣皆賀

曰朕為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

元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端蓋國家

之瑞不以物為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會何

損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

為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

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因竭後雖追悔已無及

矣其後神爵甘露之後致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

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十月甲戌甘露降于鍾山群臣稱賀

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烏足以致斯

翰林應奉睢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

寧中及萬靈則膏露降

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嘉祥顯著起居注魏觀

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

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懽豫神應之以此也翰林

侍讀學士危素曰王者收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

柏受之今甘露降于松柏迺

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

宗廟頒示史館以永萬萬年無疆之休

上曰卿等援引載藉言非無徵然朕心存警惕惟恐



不至為敢當此一或忘鑒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為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於天下後世也群臣皆頓首謝

三年五月丁巳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一至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有餘本

卜謂廷臣曰向者鳳翔饑饉朕憫其民故特遣人賑恤曾未數月遽以瑞麥來獻借使鳳翔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皆得所養雖無瑞麥何傷朕嘗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革鬪爭之事時和歲

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愛弟敬風俗淳美此足為瑞世若此麥之異特一物之瑞非天下之瑞也

四年七月壬子

上謂汪廣洋曰朕觀前代八君多喜佞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為瑞應以恣驕誣至於天災告戒厭聞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首啟天書以侈其心群下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

繼於途獻草芝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于誠况為天下國家而可以偽乎爾中書省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爭即時報聞廣洋叩首曰

聖下敬天勤民孰大于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為神子聖孫萬世之謨訓也

五年六月癸卯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御武樓中書省臣率百官以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

二下臨御同蒂之瓜產於句容句容

陛下祖鄉實為禎祥蓋由聖德和同國家協慶故雙瓜連蒂之瑞獨見於此以彰

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

上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運合歡連理兩歧之麥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當也縱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禎祥示之苟有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保民不至於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



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禮也  
搞其民而遣之

八年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群臣咸稱賀  
歌詩以頌德

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行祥  
而不戒祥未必皆吉祝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  
聞災而懼或以蒙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  
人懼則戒心常存善則後心易從朕德不逮惟圖  
脩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為已所致哉

十八年四月乙未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  
賀

上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  
召昔舜有卿雲之歌當時有元凱丘牧之賢相與  
共致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  
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  
知省懼以至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生心  
警戒之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為戒

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再見翰林院學士劉

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之時形于詩歌  
宋之時以為賢人之符此實聖德所致國家之美  
慶也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非悔災亦  
可彌苟爽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專於  
此也

二十八年七月戊辰河南汝寧府確山縣野蚕成  
繭群臣表賀

上曰人君以天下為家使野蚕成繭足以衣被天下  
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為  
賤貨

辛丑三月戊寅方國珍遣檢校燕敬來謝夏煜之  
命以金玉飾馬鞍轡不獻

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  
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甲辰三月己巳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鑄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景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  
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



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驟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上曰既富豈不驕乎既貴豈不侈乎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猶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窮天下之技巧以爲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洪武元年三月甲申征虜大將軍徐達等奏所下山東州縣時近臣因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

者

上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况今凋瘵之時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漸而退

四月辛丑蘄州進竹篋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篋固爲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

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十月甲子司天監進元王所製水精官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鈺鼓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歟命左右碎之

六年二月庚寅海賈回回以番香阿刺吉爲獻阿刺吉者華言薔薇露也言此香可以療人心疾及調粉爲婦人容飾

上曰中國藥物可療疾者甚多此特爲容飾之資徒啟奢靡耳却其獻不受

十一月己未潞州遣官貢人參

上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耔刈獲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



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味甚得貽誦之道也

七年七月己卯初西番北日之地舊有造葡萄酒戶三百五十家至是共酋長勘卜監歲羅古羅思喃哥監歲等以所造酒來獻

上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貴乎有常非常有而求之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甚矣豈宜效之且朕性素不喜飲况中國自有秫米供醪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裝衣遣還

十年五月臨淄縣丞王基言乞祭山海之歲以通寶路其言謬戾不中理

上召而詰之曰汝言祭山海之歲以通寶路須人力乎自祭之乎况祭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善也汝之言果導人君以善乎

十五年四月庚辰廉州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啟釁帝

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塗一開小人窺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於安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五月丙子廣平府吏王久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爐冶鐵

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二十年正月丙子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綬下綬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銅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



上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與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民卒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己有司貪爲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不能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

屏異端

吳元年正月乙未省局匠告省臣曰見一老人

語之曰

吳王卽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爲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此小人語邪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洪武元年正月癸未

上與諸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說口美色之眩目人鮮

不爲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從橫抑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知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

三年十二月己巳

上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爲說而又謬爲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沒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於世者若謂神仙混俗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慾以養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曾生何必枯坐煎藥



以求不死况萬無此理當痛絕之

五年五月乙卯中書右丞建昌王溥遣人來言近

督工取材木建昌蛇舌巖衆見巖上有衣黃衣者

歌曰龍蟠虎踞勢岩堯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

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鍾歌已忽不

見

上曰明理者非神恠可感守正者非識緯可干漢之

文成武利足以爲戒事涉妖妄豈可信也

二十八年七月丁巳有道士以書獻

上却之侍臣請留觀之或有可取

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卽煉丹燒藥之說

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將躋

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

受其獻迂誕恠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毋爲所

惑

聖典卷之二十三終

聖典卷之二十四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棹編輯

撫馭四夷

甲午冬十二月釋元萬戶納哈出者木華黎裔孫也

上初獲之以其爲元世臣子孫待之甚厚謂徐達等

曰納哈出心在北歸今強留之非人情也不如遣

之還達等以爲虜心難測若舍之去恐貽後患不

如殺之

卷之二十四

上曰無故而殺之非義吾意已决姑遣之因召納哈

出及降臣張御史謂之曰爲人臣者各爲其主况

汝有父母妻子之念今遣汝歸仍從汝主于彼因

資而遣之納哈出辭謝而去

洪武元年八月戊寅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還自

廣西入見

上問廣西兩江黃岑二處邊務璟言蠻夷之人性習

頑犷散則爲民聚則爲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

彼始畏服



上曰蠻夷之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若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

二年七月丁未中書省臣言廣西諸洞雖平宜遷其人內地可無邊患

上曰溪洞獠獠雜處其人不知禮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鎮服之俾之日漸教化則自不為非數年之後皆為良民何必遷也

三年十二月戊午中書省臣言西北諸虜歸附者不宜處邊蓋夷狄之情無常方其勢窮力屈不得已而來歸及其安養閒暇不無觀望於其間恐一旦反側邊鎮不能制也宜遷之內地庶無後患

上曰凡治胡虜當順其性胡人所居習於苦寒今遷之內地必驅而南去寒涼而即炎熱失其本性反易為亂不若順而撫之使其歸就邊地擇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四年九月辛未

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敝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

五年正月壬子瑣里國王卜納的遣其臣幹的赤刺丹八兒仙奉金葉表來貢

上謂中書省臣曰西洋瑣里世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年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於是賜卜納的大統曆及金織文綺紗羅各四疋幹的赤刺丹八兒仙等文綺紗羅各二疋僊從高麗布各二疋

三月高麗國王王顥遣密直同知洪師範鄭夢周等奉表來貢方物且請遣子弟入太學



上顧謂中書省臣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小事但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書宜令其國王與群下熟議之爲父兄者果願遣子弟入學爲子弟者果聽父兄之命無所勉強卽遣使護送至京或居一年半聽其歸省也

八月己卯貴州宣慰使嚮翠上言部落有隴居者連結犵狁負險阻兵以拒官府乞討除之

上以隴居反側不從命由於嚮翠所激謂大都督府臣曰蠻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

聖典

卷之二十四

四

之具耶宜遣使諭蠻中守將慎守邊境嚮翠所請不從將啟邊釁宜預防之

是月甲申詔浙江福建瀕海九衛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禦倭寇

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兵興以來百姓供給煩煩今復有興作乃重勞之然所以爲此者爲百姓去殘害保父母妻子也朕恐有司因此重科吾民及致怨謫爾中書出勞諭之違者罪不赦

十月甲午先是

上以高麗貢獻使者往來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里使高麗諭意且以紗羅文綺賜其王顯至是顯遣其門下贊成事姜仁裕上表謝恩貢馬十七疋并錦囊弓矢金鞍及人參等物是時其國賀正旦使金潛等先至京師

上以正旦期尚遠恐久淹其使因仁裕繼至遂皆命還國因謂中書省臣曰曩因高麗貢獻煩數故遣延安答里往諭此意今一歲之間貢獻數至旣困敵其民而使涉海道路險遠如洪師範歸國蹈履

聖典

卷之二十四

五

溺之患幸有得免者能歸言其故不然豈不致疑夫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外蕃邦遠國則惟世見而已其所貢獻亦無過侈之物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畧似中國非他邦之比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禮或比年一來所貢方物止以所產之布疋足矣毋令過多中書其以朕意諭之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瓜哇渤尼三佛齊暹羅斛真臘等國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使者還如



上旨諭其王仍有詔賜顯藥餌

十二月安南陳叔明遣其臣譚應昂等奉表謝罪并貢方物且請封爵應昂懇陳前王日燧因病而歿叔明遜避于外為國人所立

上曰日燧既病卒國人當為之服叔明宜以前王印視事候能保安疆境撫輯人民然後定議命中書下廣西行省備述斯意以諭之賜應昂等紗羅夏布遣還

六年十一月己酉占城國遣使上言安南以兵侵

本國仗天朝威靈敗之境上謹遣使告捷

上語省臣曰海外諸國阻山隔海各守境土其來久矣前年安南表言占城犯境今年占城復稱安南擾邊二國皆事朝廷未審彼此曲直其遣人往諭二國各宜罷兵息民毋相侵擾仍賜占城國王文綺及其使者遣還

七年正月宣化府太平諸洞土官可王什用子南黑虎等朝貢方物

上謂中書省臣曰蠻夷在前代多負險且不交朝命

今無間遠邇皆入朝奉貢願朕德薄何以當之古之王者待遠人厚往而薄來其加文綺襲衣以貽之

三月甲戌中書省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既入版圖即同王民當收其貢賦請令自洪武四年為始每歲納糧四千五百石以為軍儲貴州金筑程番等十四長官司每歲納糧二百七十三石著為令

上曰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圖供貢賦但當以靜治之苟或擾之非其性矣朕君臨天下彼率先來歸所有田稅隨其所入不必復為定額以徵其賦

是月己丑燕山都衛獲元故官及來降之人送至京中途有逃竄者

上敕諭邊將曰元運既終天命歸我中華凡其遺民皆吾赤子今既來歸又輒逸去蓋彼生長之日深而此撫綏之意淺故去之耳自今凡有來歸者爾等善撫綏之有欲就彼住者擇善地以居之便其畜牧有欲來京者擇善人以送之毋使失所



七月有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內有曰立威上覽非論之曰汝策雖善立威之說亦有偏耳夫中國之於蠻夷在制馭之何如蓋蠻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懷然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則不能懾其暴惟威惠並行此馭蠻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懷德畏威爲疆正爲此耳

八月故元國公乃兒不花遣人至大同言欲來降旣而懼有侵邊之釁不與來

上遣使諭之曰爾遣人自大同來言欲於平地駐劄

聖典

卷之二十四

九

意在臣順却慮前日犯邊之故又恐不容朕思果有此論是何言哉孰不知古人之治天下惟安民而已豈有懷私讎以致傷物命耶且爾等本元之臣彼幼君流離沙漠餘氣尚存爾不得不聽命於彼前日犯邊各爲其主爾何慮哉去就之機在乎識時今者入國觀光維其時也誠與不誠亦在於爾彼中若有知運者使上觀天象下察人事自取避凶趨吉之道不亦美乎爾其圖之

九年五月安南國王陳煇遣其通議大夫黎亞夫

等來朝貢方物

上謂中書省臣曰諸夷限山隔海若朝貢無節實勞遠人非所以綏輯之也去歲安南來請朝貢之期已諭以古禮或三年或世見今乃復遣使至甚無謂也其更以朕意諭之番夷外國當守常制三年一貢無更煩數來朝使臣亦惟三五人而止奉貢之物不必過厚存其誠敬可也

八月乙未播州宣慰使楊鏗率其屬張坤趙簡來朝貢馬賜賚甚厚

聖典

卷之二十四

九

上諭之曰爾先世世篤忠貞故使子孫代有爵土然繼世非難保業爲難知保業爲難則志不可驕欲不可縱志驕則失衆欲縱則滅身爾能益勵忠勤永堅臣節則可保世祿于永久矣

是月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覲貢馬及方物

上諭之曰汝在西南遠來朝貢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歸善撫之使得各安其生則汝亦可以長享富貴矣夫禮莫大於敬上德莫盛於愛下能敬能愛人臣之



道也仁智辭歸至九江龍城驛病卒有司以聞

上命禮部遣官致祭勅有司送其柩於思南

十三年七月丙辰遣遂廣西兩江思明等府聽事

民百二十九人先是詔令兩江思明等府民入京

聽差遣凡事有關於其地者則遣之至是

上謂禮部臣曰溪洞之民遠居京師去土懷鄉多有

生疾者或致死亡非懷遠人也其各遣還鄉里給

鈔為道里費

九月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惕須文旦進表

及象馬方物中書省臣不以時奏內臣因出於道

見其使者以聞

上亟召使者見之嘆曰聖蔽之害乃至此哉因勅責

省臣曰朕居中國撫輯四夷彼四夷外國有至誠

來貢者吾以禮待之今占城來貢方物既至爾宜

以時告禮進其使者顧乃泛然若罔聞知為宰相

輔天子出納帝命懷柔四夷者固當如是耶省臣

皆叩頭謝罪

十二月遣使諭日本國王曰曩宋失馭中土受殃

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膻有志君

子孰不興憤及元運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時

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律九伐

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肆

擾鄰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匪誠問其所以

果然欲較勝負於戲渺居滄溟罔知帝賜傲慢不

恭縱民為非將必自歿乎

十五年十一月普定軍民府知府者額辭歸

上諭之曰王者以天下為家聲教所暨無間遠邇况

普定諸郡密邇中國慕義來朝深可嘉也今爾既

還當諭諸酋長凡有子孫皆令入國學受業使知

君臣父子之道禮樂教化之事他日學成而歸可

以變其土俗同於中國豈不美哉復賜者額金帶

及織金文綺五匹帛十匹鈔四百錠

十八年正月戊寅

上諭禮部臣曰覆載之間蕃邦小國多矣有能知天

命守分限不恃險阻脩禮事上以保生民未有不

綿其國祚若施譎詐肆侮慢未有不構兵禍以殃



其民高麗王王顥自朕卽位以來稱臣入貢朕常推誠待之大要欲使三韓之人舉得其安豈意王顥被殺而殞其臣欲掩已惡來請約束朕數不允聽彼自爲聲教而其請不已是以索其歲貢然中國豈以此爲富不過以試其誠僞耳今旣聽命其心已見宜再與之約削其歲貢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至二十一年正旦乃貢汝宜以此意諭之二十年三月癸酉指揮僉事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

卷之二十四

三

上不聽諭禮部曰朕待諸蕃國務以誠信彼前聽約束許其互市故遣人市馬今彼言不聽受直豈其本心蓋畏勢而已以勢逼人朕所不爲爾其以朕意答其國王知之仍令諭延安侯康勝宗俟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駑弱不堪者量減其直仍報其王知之

六月己卯廣西潯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接連柳象梧藤等州山谿峩峻猛賊出沒不常實爲民患臣愚以爲桂平平南二縣舊附徭民皆便習弓弩

慣歷險阻若選其少壯千餘人免其差徭給以軍器衣裝俾各團村寨置烽火與巡檢司民兵相爲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殲之

上曰汝等化彼習然也使守土之官能招徠之何用汝等若無事但當謹其防禦使不爲患耳苟其無死不已民有不堪則然兵討之何必團寨

二十一年四月壬戌時高麗王禡表言文高和定等州本爲高麗舊以鐵嶺之地實其世守乞仍以爲統屬

禮部

卷之三十四

三

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數州之地如高麗所言似合隸之以理勢言之舊旣爲元所統今當屬於遼况今鐵嶺已置衛自屯兵爲守其民各有統屬高麗之言未足爲信且高麗地壤舊以鴨綠江爲界從古自爲聲教然數被中國累朝征伐者爲其自生釁端也今復以鐵嶺爲辭是欲生釁矣遠邦小夷固宜不與之較但其詐僞之情不可不察禮部宜以朕所言答其國王俾各安分毋生釁端

二十二年八月癸卯高麗國復遣使來奏權國事



王昌乞入朝

上不許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高麗國中多故陪臣忠逆混淆所為皆非良謀廢立自由豈三韓世守之道哉彼既因其主來言童子入朝必有隱謀不可信也彼苟以逆為常事皆繼踵而為之則人倫敦而禮義亡矣爾禮部其諭高麗使童子不必來朝果其國有賢智之臣明君臣之分綏民安國雖數世不朝亦無所責不然雖連歲來朝亦何益哉二十三年正月癸未高麗遣使來言國王王昌非

王氏後實辛朏子禍之子國中人民多不信服故別求王氏宗親定昌國院君王從迎立嗣位以續王氏之後伏望朝廷允所請

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高麗限山隔海其人多詐今云廢黜異姓擇立王氏宗親則前者來言童子入廟吾不聽者意必執國政者所為今其情見矣且其真偽莫知若果為本國臣民所推亦聽其自為儻陰謀詐立一旦變更盡為虛妄必將禍起不測皆自取也爾宜備咨其國人知之

閏四月乙丑廣西布政使司奏安南國遣使入貢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安南遠居海濱率先効順方物之貢歲以為常朕念彼知嚮慕中華服我聲教豈在數貢故嘗以海外諸國歲一貢獻轉運之煩實勞民力已命三年一朝今安南不從所諭又復入貢爾禮部其速令廣西遣還必三年乃來也二十八年八月遣禮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

上謂亨泰等曰龍州地連安南大軍壓境彼必致疑宜告以趙宗壽之故不可赦安南當慎守邊境毋啟納叛之謀若如朕命彼此邊徼之民皆幸矣亨泰等至安南陳日焜聞命畏恐即奉詔貽書亨泰等言朝廷懷柔遠邦矜恤蠻夷覆燾教戒不啻如天地父母此皆好生之德也而陋邦下國畏天事上之誠惟閣下亮察而已亨泰等因復書叙朝廷所以用兵之意以慰安之十月緬國王卜刺浪遣使來乞刺查貢方物因言百夷思倫發屢出兵侵奪其境土之故



上謂廷臣曰遠夷相爭蓋其常事然國中撫馭四夷必使之無事當遣使諭解之

二十九年正月乙亥朝鮮國王李旦遣其臣知門下府事鄭揔來請印誥

上弗許謂禮部尚書門克新曰古昔帝王列聖相承建邦錫土撫安華夏其四夷外蕃風殊俗異各有酋長自治其民初不以中國之法令治之此內外遠近之別也今朝鮮僻在東隅遠隔山海朕嘗教其國禮從本俗使自爲聲教來則受之去亦勿追

今來請印誥實非誠心固難與之爾禮部其咨李旦使知朕意

二月安南以其前王陳叔明卒遣其臣來告哀

上以叔明篡弒得國諭禮部臣曰安南自陳叔明遜逐其主陳日燧使不得其死因篡其位廢置相仍未嘗來告叔明懷姦挾詐殘滅其主自圖富貴不義如此庸可與乎今叔明之死若遣使弔慰是撫亂臣而與賊子也異日四夷聞之豈不效尤狂謀踵發亦非中國懷撫外夷之道也爾禮部咨其國

知之

三十年正月

上諭禮部臣曰自古分茅胙土之君必得正人君子國家乃昌任用小人必亂其邦朝鮮國王李旦因王氏數終天將更運遂有二韓之地更號朝鮮儀從本俗法守舊章有國之道全矣奈何謀慮不遠罔知事大之道左右所用皆輕薄小人不能以德助王撰述表箋漫求構禍之言置王於無容身之地此徒用何益雖在朕不以爲意然神明有知禍不可逃爾禮部移文朝鮮國王俾知朕意

三十一年三月賜琉球國中山王察度冠帶先是察度遣使來朝請中國冠帶

上曰彼外夷能慕我中國禮義誠可嘉尚禮部其圖冠帶之制往示之於是遣其臣惡蘭輶等來貢謝恩復以冠帶爲請命如制賜之并賜其臣下冠服

聖典卷之二十四終 楊國俊編



聖典後序

先宗正纂是書成業二十餘年莢以未經奏

御未敢殺青然其副本有流傳人間者友人王職方氏篤好墳典四部七錄架踰

鄴籤而購求不已一日相過詢及比所得書出此以示莢曰此先宗正之編也并告之故職方曰太史公有云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彼吾學憲章諸書豈必

皆奏

御而始傳乎當亟爲梓之梓成而職方序其端其引子政父子莢何敢當顧唯一代之興不越創守二塗而善創者不必善守啟嗣禹服成績武烈此其上也若漢高宋藝其規創之制似亦草草而武帝狹小之幾于續秦神宗更新之遂至階亂乃知先代成憲未可輕議也况我



一、身、力、心、神、氣、血、金、木、水、火、土、3、應、正、中

高皇乘乾立制蹈漢軼宋真所

謂禹之有典有則以貽子

孫武之咸政罔缺故佑後

人者故先宗正殫精多年

潘溷之區亦着鉛槧用成

是書非敢云子建之求自

試亦唯是

聖子

神孫無忝

皇祖庶幾或有取焉是亦芻蕘

之思云爾美昔從先宗正

受詩也至假樂之篇其嘉

聖典 後序

成王曰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是法祖之說也而其四

章曰不懈于位夫其位之

不懈即堯舜蕩業之旨而

敢以漢武之狹小宋神之

新法以變亂我祖宗之成

法乎斯善于由舊者也此

書之出美他日亦且奏

御敢以臆見為

黼宸之獻

萬曆癸丑秋日

周藩輔國中尉奉

五三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勅提督宗學宗正勤美謹識

後序終

五



平漢錄

（金聲玉振集）

（皇覽）

平江漢頌

金華 宋濂

天眷有德實惟哲皇肆其神畧以靖寇攘義旄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蹶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蠡爾小醜敢備大邦集其兇頑鋒蝟疥蟻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既剪劉僵骸覆江游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闔胡不然復豕而啗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甫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

平江金

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整爾誠搖光在申夷則之月馮牙江濱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颯火奮激旆旆揚旂將將予戈洗洗鎧胄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威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既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象駁星 火戟震雷奔臣轟雷劈殺氣冥濛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橫桅湊颯箭束蠅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褫扶創而逸聚于湖奧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

平漢錄

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千艘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顛仆若枯柳大慙既除餘不能醜遍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饑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撤部奏凱而旋騎吹鬱搖形於樂歌節以鐺鏡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歎或謔有聲噴噴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

平江金

今升平可坐而羨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群策盡屈四方式之惟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西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况茲之功俊偉赫熹揆古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與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又

史氏曰胡元亂華天地晦塞譬諸禽獸人得而

五一五



驅之也友諒奮臂逆湖提戈荆楚遂能屢破堅城卒僭尊位可謂勇矣然既戡主帥復弑天完凶戾罕儔殘虐無厭人謂項籍矯殺冠軍陰弑義帝大抵同矣及天命有歸真人首出諒不能委身江漢輸款闕廷而乃犯我龍江闕我洪都盛兵東下志意驕悍此何異榮陽之圍也卒之授首鄱陽鯨鯢盡殪何暇烏江之刎乎驅爵於林驅魚於淵蓋聖王之鷗獮爾余因據國史書之又明玉珍或云沔人史云隨人故不書外傳

正清錄

三

陳友諒沔陽人本姓謝祖千一贅于陳遂從其姓父普才黃蓬漁子也友諒幼岐嶷比長膂力過人優於武藝嘗為縣吏不樂會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為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元至正丁酉九月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戊戌友諒攻安慶守臣余闕固守倚小孤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友諒進薄城下闕

遣兵拒之俄而饒兵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友諒志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兵分捍敵晝夜不得息友諒兵四面蟻集城陷闕死之夏四月破龍興路復破瑞州五月友諒遣康泰趙琮鄧克明等攻邵武又遣別將攻吉安路進破撫州八月破建昌路九月破贛州十一月破汀州己亥三月遣兵畧衢州復遣兵破襄陽路六月復遣其黨王奉國攻信州元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自備往援破走其兵後數日又攻之復大破之友諒

正清錄

四

第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的斤數其罪而斬之王奉國遂穴地梯城晝夜攻之踰旬城陷的斤死之十二月陷杉關初徐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已不從至是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擁虛位而已庚子四月友諒以壽輝自樅陽攻池州張德勝率我師往援至則守將趙忠被執城已



陷矣乃設伏敗之斬首萬級生擒三千餘遂復池州五月漢王友諒以重兵犯太平城陷殺其守將花雲遂直犯龍江

太祖大怒命諸大將共謀擊之于石炭山殺傷相當馮勝率敢死士直衝其中堅大破之友諒僅以身免追至采石復與大戰友諒復敗而遁遂復太平初友諒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陷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伴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鎚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

平漢錄

五

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群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畧無儀節既而復還江州遣人約張士誠侵建康太祖以康茂才與友諒舊台使畫策茂才曰吾家有老關舊管事諒今齋書偽降約為內應必信無疑友諒得書果大喜問曰康公安在曰見守江東橋又曰橋何如曰木橋也乃遣使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為號歸具以告乃命李善長易江東橋以鐵石通宵治之友諒至見非木橋乃驚疑連呼老康無應之者始

知關者謬已茂才乃合諸將奮擊大破之降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劉世行等縛其士卒二萬友諒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

太祖乃令諸將曰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我太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為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為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以決死一戰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目不言

平漢錄

六

太祖乃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

者乃可破賊耳

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太祖遂用基策督諸帥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距其都五里許友諒始知之謂神兵自天而降大破之友諒率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入九江獲馬二千匹糧十餘萬石既而友諒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請軍中請降平章祝宗以南昌降壬寅春正月



太祖命宗從徐達征武昌宗中道叛回據南昌  
四月始定其亂

太祖曰得南昌是去陳氏一臂因命大都督朱  
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往鎮其地時友諒據湖  
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為蘇湖地肥饒  
欲先取之基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  
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  
物耳

太祖曰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  
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若先攻士誠

八五漢錄

十一

友諒必空國而來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為先  
攻友諒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為之援朕  
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會友諒忿其疆  
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為必勝之計戴  
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氣甚盛號  
六十萬兵戴竹盾禦矢石用雲梯等攻具百道  
攻城文正城上發砲石擣木火箭無不破之敵  
晝夜環攻友諒親督促之意必拔文正主畫軍  
中分布諸將隨方應敵剪獲甚衆友諒復以所  
獲吉安守將劉齊朱華臨江同知趙天佑狗城

下文正畧不為動已而德勝中流矢死被圍日  
久音問不通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  
敵攻城益急文正遣捨命王詣友諒營詐約日  
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  
暮不出友諒乃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堅  
守以待援至初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  
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見  
太祖具言其故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  
友諒兵雖盛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  
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必可

八五漢錄

八

破也

太祖曰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  
明還至湖口為友諒所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  
子明至城下呼曰大軍且至固守以待文正聞  
之守益堅敵不能破七月丙戌

太祖親師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  
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援兵至即解  
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丁亥遇于康郎山戊  
子我師分為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  
其前軍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砲焚寇舟二十餘



艘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勇欲戰常遇春射却之廖永忠卽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已丑諸軍接戰至哺東風定復以七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乘風縱火焚其水寨舟數百艘火熾十里之間煙焰漲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畧等皆焚死溺萬餘人賊鋒盡挫庚寅永忠通海等以六舟深入鏖戰敵聯大艦擁蔽悉撚刀以死拒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已陷沒有頃六舟飄飄而出勢若游龍我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

平漢錄

力呼聲動天地敵兵大敗友諒奪氣辛卯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欽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師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劉基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負敵舟不敢出糧且盡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欲由禁江口奔還武昌

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擒其太子善兒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年四十五

平漢錄

四其平章陳榮姚天祥已下悉以樓船軍馬五萬來降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我師復圍之甲辰春正月

太祖建國號吳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旣而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遂率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降凡府庫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振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相繼皆降乃封友諒父普才承恩侯理順德侯友諒弟友富歸

平漢錄

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追封康山王命有司塑像歲祀焉後普才徙滁理徙高麗

平漢錄終







皇明平吳錄

(金聲玉振集)

皇朝

皇朝

元乘中國之弱入主天下迨其季世上下  
政益大壞歲饑民窮四方兵起延至江淮殆無  
完郡

至正十三年癸巳正月張士誠起自泰州士誠  
小字九四泰之白駒場民有弟三人曰士義士  
德士信並以販鹽爲業士誠少有膂力重運寡  
言市鹽諸富家多易之每肆陵侮或負其直不  
償有弓兵丘義者尤屢窘辱之士誠不勝忿卽  
與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并素所

八

陵侮者更縱火焚其居延燒數百家自度不可  
已乃謀起兵入傍近場招集少年行至丁溪爲  
大姓劉子仁所扼多被殺傷士義中矢死於是  
士誠憤怒必欲滅子仁子仁衆潰入海士誠兵  
勢始振從者萬餘人三月乘勝攻陷泰州淮南  
行省守臣告變元遣知府李齊招諭士誠初請  
降願授民職且乞從討教以自效時初析河南  
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以廉訪使趙璉爲  
參知政事已而移璉鎮泰州璉乃趣士誠治划  
船趨湯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又覘知璉無備遂

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捫佩刀上馬與  
賊圍邀至其船璉詰之曰汝輩罪不赦今旣宥  
爾又錫爾名爵朝廷何負於爾復反耶卽前擊  
賊賊以槩撞璉死其僕楊兒以身蔽璉亦死璉  
字伯器至治二年進士歷官杭州路總管多善  
政時齊獨被留且久會其黨自相戕始縱之歸  
於是士誠遂陷興化結寨德勝湖他日行省以  
左丞哲篤鎮高郵出齊守甓社胡俄有數賊呼  
謀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  
高郵元知不能制復赦其罪使至不得入而還

八

繆稱賊已迎拜但乞名爵耳行省不虞其欺乃  
遣照磨盛昭以萬戶告身授士誠士誠拒不聽  
拘諸舟中昭語所從吏曰吾之至此有死而已  
旣而官軍逼高郵士誠願授昭以兵使出拒昭  
叱曰吾奉命來汝拘留詔使罪不容誅又欲吾  
從汝爲賊卽罵不絕口賊怒凶之昭字克明歸  
德人後行省再遣使往諭士誠給言仍請李知  
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齊辯  
說百端竟不能降且使齊跪齊叱曰吾膝如鐵  
豈爲汝屈耶遂椎碎其膝而凶之然元猶冀士



誠有降意再遣集賢侍制烏馬兒往諭而用濟寧路錄事孫撫輔行撫入城反覆諭之初若聽從而拘之他室間餽一食或令其黨捶之肆其陵侮撫不卹也時有石普者以國史院編修官有軍功陞樞密院都事從守淮安詣丞相面陳破賊之策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莫能前與普步兵三萬保取之丞相壯其言與兵萬人以行次范水寨日未夕普令軍中具食入夜令銜枚趨寶應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卽登城樹幟賊大驚潰乘勝拔十餘寨斬首數百

將抵高郵城兵分三隊普自將攻北門賊賊援軍望之按不追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賊以死捍皆恇怯馳回普兵遂爲賊所蹂踐悉墜水中普獨奮擊直入賊陣中被創墜馬賊欲生致之普叱罵曰我卽石都事也益戰不屈與役三十人俱死之普字元周徐州人有張氏女賊入城知女有姿色叩其家索之不得已從過河投水死又有高氏婦出避兵亦縊死道旁空舍中六月元以士誠終爲患始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擊之

十四年甲午正月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六月攻揚州元丞相達識帖睦爾率兵禦之皆潰尋陷盱眙及泗州九月元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之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其衆暮遂分兵西平六合賊勢大蹙脫脫初以被讒出領兵俄有詔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士誠乘隙擊元兵大敗其勢復振

十五年乙未士誠據高郵十六年丙申二月士誠以淮東大饑謂惟吳中富庶可以建國乃留兵守高郵由通州渡江入

福山港時福山有曹氏富甲縣中衆肆攘掠一夕而空遂陷常熟兵入婁齊二門鎮將脫寅率兵禦之郡人楊椿力戰而死椿字子壽本蜀人宋少師棟之後有文藝尚氣節爲脫寅館客因署參謀分守婁門獨挺身禦寇鉞交於胸罵不絕口死之明日其妻王氏哭往軍中覓尸爲賊所執不屈賊義而釋之其尸竟逆水抵張香橋柱而得斂葬于虎丘之華李當椿死之明日忽神附王氏語曰後五日吾將取爾與男女去時男穎十五歲女滿奴九歲皆無病及期妻與男



女果同一日死人皆異之又椿有門人陳普兵至其門使拜不屈且索婦人普罵之亦被戮創死普字季周能詩脫寅畏賊避匿于婁門十八營叢篠中爲亂兵所殺當是時兵中全盛甲仗錢穀如山守臣貢師秦革桑之相率遁去士誠旣入郡城卽承天寺爲府推其佛像據坐大殿復射三矢于棟上乃改平江府爲隆平府立樞密院以所親信徐義徐志堅典親軍李伯昇制軍事幕官韓謙錢輔及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爲參軍遣兵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立

鎮海萬戶于太倉士誠旣居吳頗好士若元臣郭良弼董綬皆爲之用濱州有楊乘文載者以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方坐罪免官寓松江二人言乘于士誠因遣其下張經招之乘曰良弼綬皆王臣旣失節又欲引我以濟其惡耶且讓經平日讀書如何乃日與客痛飲經促其行愈急遂整衣冠縊死孫橋爲士誠所拘從徙吳一日與部將張茂先謀復高郵語洩並被殺橋字自謙曹州人至正二年進士又有百夫長張某者與其伍謀刺其帥事洩亦被殺夷其族并

六

三

六

六

其妻族次縛其妻于武陵橋上將斬帥之子惜其姿容令刀者舍之語曰能從我活汝命婦怒曰豈有夫死父母死而我獨生乎復脅之益憤罵不已顧謂所親曰我有白金若干兩可以買棺合葬我父母我則附于夫側竟就殺人稱周烈婦云七月士誠攻杭州破之州民黃仲起妻朱氏有女臨安奴見兵至倉皇言曰我別母求一死也俄而賊驅諸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爲我守此朱氏懼受辱與其女俱縊死其妾馮氏亦死繼而仲起弟婦蔡氏抱幼子與乳母湯氏皆自縊死丞相達識帖睦爾畏士誠兵執遁去平章左丞答納失里戰死初達識等屢敗于賊或以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有軍十萬自嘉興引其黨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復其城達識乃還然苗軍性殘忍所過淫虐人愈苦之張氏旣有浙右於是我太祖高皇龍潛濠城陰有安天下之志先二歲自和州渡江駐金陵與士誠接境數交兵是月士誠以太祖初克鎮江遣舟師來攻徐達與戰於龍潭破之焚其舟殺溺甚衆遂乘勝攻常



州未下達營於甘露鎮 太祖遣人諭之曰士誠起於鹽徒術務經紀詐出多端交必有變鄰必有間儻有說客須沮其詐術困其營壘達等乃益督兵攻圍其城未幾有鄭僉院者率甲士七千叛入城中反來攻營常遇春引兵東壘擊之大破其衆復攻圍之

十七年丁酉三月達攻常州益急進薄城下士誠遣其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達遣元帥王玉伏兵以待士德敗走玉令男虎子追之士德遇坎墜馬被擒 太祖聞之喜曰士德有智勇為

八三六

七

其兄謀主今為我擒張氏之成敗可知矣士德母痛失其子令士誠奉書請和願歲輸糧十萬石布萬匹及金銀等物永為盟信 太祖初許之後再復書數其開募召兵之罪且謂納我逋逃之人拘我通好之士予之與師亦豈得已既已許給軍糧中更爽約今若果能再堅前盟給糧五十萬石歸我使者則常州之師即罷而爭端永絕矣士誠得書不報士德乃潛與士誠書俾降于元為助遂不食而死至是達等下其城初士誠將史椿守淮安見士誠不足事遂降

驕侈而左丞徐義更加讒毀遣人齎書請建康願歸順事覺被殺於是士誠復出兵寇嘉興屢為揚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以其反覆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參知政事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不許及請爵為三公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亦不許完者又力勸達識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八月遂授士誠太尉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而元以達識有招安功亦加太尉伯琦

八三六

八

被留于吳士誠為造第宅于乘魚橋北厚其廩給伯琦日與諸文士以文墨流連因亦忘歸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據如初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別將廖永安與戰于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 太祖念其守義遂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



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糧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于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漕貢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可乎士誠怒抵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不可事即棄官稱疾而隱

會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孚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南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為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濟據之太祖欲取士誠謀于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據上游名號不正兵力且強宜先取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探囊中物耳太祖用其言始置之

二十年庚子  
二十一年辛丑

二十二年壬寅士誠俱據姑蘇

二十三年癸卯二月士誠遣其將呂珍入安豐攻宋劉福通等據其城太祖率徐達常遇春親援之珍解圍去福通奉韓林兒棄安豐退居滁州士誠兵入安豐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亦擊敗而去七月士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抗城朝廷因其弟士信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徒擁虛名而已至

是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識恐逆其意被害乃請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治宮室立官屬其母曹氏頗不智識尊為太妃於是元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復徵漕貢于士誠士誠以違其封王之請遂不與海運始絕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逐達識時右丞答蘭帖木兒郎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諂事之數媒藥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老病去職二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



符印遷于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爲丞相士誠又諷行臺請實授王爵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不從卽使人至紹興索其印普化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杯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聞之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初普化爲福建平章境內皆爲諸豪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臺又逼於士誠而死人皆惜之士信自

平章金

二

爲丞相愚妄不識大體建第宅東城下號丞相府居民趨附之者輒得富貴

二十五年乙巳 太祖以士誠兵屢犯蕤境卒欲取之十月下令曰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平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于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况士誠啓釁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逭今命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無妄逃竄無廢農業已勅大將軍約束官軍無致虜掠違者以律論罪布告中外體予至

懷乃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先取淮東諸郡縣翦士誠羽翼達兵出江口 太祖遣使諭以北方聲息且曰軍旅重事尤宜加慎如獲張士誠將校遣來吾自處之達旣趨泰州浚河通舟師駐軍於淮安壩上進圍泰州新城時士誠援兵自湖北來達擊敗之獲其元帥王成等四百餘人已而李院判兵復自淮安來常遇春又擊敗之擒其萬戶吳聚等百餘人因遣人諭降城中其僉院嚴再興副

平章金

二

使夏思忠院判張士俊等拒守不下閏十月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無常疑有他謀請爲之備 太祖遣使諭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旣分彼時棄我水軍疾趨陸寨擣吾之虛此寇一計也爾宜備之又聞常遇春深入使我軍去泰州旣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衝決不及救援此又



寇一計也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爾宜審慮使至卽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備之後四日又諭達曰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有詐今觀望猶豫不敢卽泝上流其爲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攻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旣克江北瓦解寇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是月 太祖親至江陰康茂才

勅達曰爾所請策皆善前報彼軍事勢重不一及俞平章請軍甚急蓋因其未嘗獨將料度未至如此安豐竹昌糧盡將遁此不足慮士誠兵多有渡江者宜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擊之尋又諭達曰江陰送至士誠降將秦德等二十人言士誠之志無日不在泰州高郵已而遣兵渡江其驍將單莊亦與徐義趨淮安矣高郵海安宜慎方畧勿墮其計又諭達曰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被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

將李清戰敗閉城固守傑攻之不下有陳元帥者來援清傑擊敗之十一月達進兵攻高郵太祖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遣使卽命同知吳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達還軍泰州圖取淮安濠泗諭達曰爲將之道貴於持重進師攻取宜加審察近聞提兵遠出深入重地此甚不可也若常平章獨提偏師備寇江上卽有緩急誰當爲之應援者宜還師泰州兼總馮國勝所部留兵萬五千人以取未下州郡爾居中節制見可而進協和諸將一乃心力以成

大勛毋或輕動以失事機時李濟據濠州名爲張氏守而觀望未決 太祖曰濠爲吾家鄉而吾失之是有國而無家也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濟得書不報是月士誠兵寇宜興命達令國勝圍高郵遇春守海安遣別將守泰州而自以精兵援宜興達遂率兵渡江擊敗士誠兵于宜興城下獲三千餘人十二月士誠兵寇安吉守將費子賢擊卻之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其守將俞同僉堅守不下時士誠遣其左丞徐義入淮援高郵義怨士誠以爲陷已死地屯崑



山之太倉三月不進

二十六年丙午正月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兵自馬馱沙沂流窺江陰守將以聞 太祖親督水軍及馬步軍往救之比至鎮江寇已焚瓜洲掠西津而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命一軍伏于江陰之山麓翌日茂才追之浮子門遇寇舟五百餘艘遮海口乘潮來薄我師茂才督諸軍力戰大敗之凡虜將校四百餘人卒五千餘人後十日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守海安常遇春督水軍以為高郵聲援既可之復書

八三六錄

三

水寨又以手書諭達等曰初子聞爾等與寇相去甚邇為是馳至此恐有緩急相為策應及至乃知不然今遣陳經歷去汝有所言即疾馳來報予駐師以待後 太祖還建康達等遂克秦州虜其將嚴再興等九十四人卒五千馬一百六十餘匹船四十艘遣人獻俘命五千人者悉安置潭辰二州人仍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緘線布帛初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呼萬歲而去泰州平達遣黃旗千戶劉傑分兵徇興化進攻高郵士誠守

亦將兵南來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徐義舟師或由射陽湖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二兵苟合不可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號火眼張者乃疑兵必不敢出夫軍之勝敗在將賢否王保保雖擁重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蹙徐義狠懷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勝爾但秣馬厲兵俟之已而王保保知有備竟不至三月達自泰州進兵取高郵興化及淮安遂拔高郵先是達援宜興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士誠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

八三六錄

三

牆為應國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千人入城城上急下板閉之皆被殺 太祖聞之怒即詔國勝回撻之令其步至高郵於是達自宜興還亦督往攻國勝甚怒令軍士齊登城一鼓破之戮俞同僉等俘其將卒二千二百民一千四百獲馬三百七十餘匹糧八千石命以所俘將士悉遣戍沔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妻子者賜夏布人五疋無者半之時俘至將士家屬多失實既分別發遣乃責問達等仍遣國勝即軍中搜問凡虜人婦女者皆以軍法治之高郵既下復令乘



勝取淮安四月達兵至淮安聞徐我軍在馬騾  
港夜往襲之義泛海去俘其院判錢富等及卒  
三千舟師進薄城下其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  
蕭成籍軍馬府庫出降達宿兵城上民皆安堵  
命指揮蔡仙華雲龍守其城遂進攻興化先是  
太祖命圖淮東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瓠  
子角爲興化要地令達以兵絕其隘至是遂取  
之淮地悉平復遣襲希魯潛往濠州說李濟下  
蕭把都把都亦以城降遂議進兵浙西 太祖  
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氏據姑蘇數  
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  
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  
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  
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 太祖曰  
彼昏淫益甚生靈不已今不除終爲後患彼疆  
土日感長淮東北之地皆爲吾有吾以勝師臨  
之何憂不拔况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曰  
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  
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  
衆爲富貴之娛爾其居中用事者王蔡葉三叅

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主上威德率  
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太祖  
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合吾意於是命  
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八月以伐張氏祭告  
大江之神曰惟神奉天命主宰大江鑒察無私  
代天行令予生於濠梁乃庶民曩因兵變遂列  
於行伍繼爲總戎歲月以來軍民旣衆土宇益  
闢乃正王位建國曰吳立業江南拓土廣疆滅  
強暴之國恤兵養民除貪汙之政于茲十有一  
年矣今姑蘇張士誠處我東南之境數來生靈  
伏聞古今以來民欲安聖人一民欲愁伯者多  
予之與張不可多事子民並立以榮其身必決  
雌雄以安黎庶然而剖判在乎天用事在乎人  
其深淵巨峯於洩河湖人力一時不能爲者茲  
欲獎率舟師由毘陵之境委曲通進入太湖與  
張氏決戰告神鑒知乃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  
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以  
行 太祖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  
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  
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翦商皆得其時而志在



於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洲數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戒飭士卒，毋肆虜掠，無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士誠毋葬姑蘇城外，慎無侵毀其墓。

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卹之大，抵克遠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爲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仍榜諭其民曰：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觀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効，雖有司差貧而賣富，廟堂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

四十萬人，湮塞黃河，死者枕籍於道，哀苦聲聞於天，致使愚民誤中妖術，不解偈言之妄誕，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甦其苦，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旣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錢糧兵馬而討之，畧無功效，愈見猖獗，然而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傍觀熟慮，或假元氏爲名，或托鄉軍之號，或以孤兵獨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終不能成事，又

度胡運難與成功，遂令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帥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旣待以不死，又封以官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於江湖，兵興則守聚兇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叅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撫，其罪二也。厥後掩



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  
三也初寇我邊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  
揚矛直擣於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元其  
罪四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  
受元朝之召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  
楊左相其罪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江浙  
丞相達識帖木邇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其罪  
七也誘我叛將卻我邊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  
有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  
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拯天下以濟斯民爰命

中書左丞相徐達率令馬步官軍舟師水陸並  
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嘗戒軍士征討所到殲  
厥渠魁脅從罔治凡我逋逃臣民被陷軍士咸  
宥其罪其爾人民果能復業卽我良民舊有房  
舍因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  
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有千百  
相聚旅拒王師者卽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  
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疆果有賢哲或全  
城歸附或棄來降予所賞賜非所敢吝凡予之  
言信如皓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故勝旣而復

召達遇春於西苑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  
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  
其將士撫其人民無妄殺戮有可用者卽選用  
之達等旣受命將發又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  
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  
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旣破其餘諸郡  
可不勞而下矣 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徒與  
張天驕潘元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  
苟至窮蹙天驕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  
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驕出湖州原明出杭

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  
其疲於奔命羽翼旣疲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  
矣遇春猶執前議 太祖作色曰湖州失利吾  
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  
不復敢言已而 太祖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  
欲遣指揮熊天瑞從行俾爲吾反間也天瑞之  
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  
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  
氏以輸此言則墮吾計矣於是達等率諸軍發  
龍江至太湖遇春擊敗士誠兵於湖州港口擒



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其將石清汪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熊天瑞果叛去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兵分三路來拒叅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路左丞張天騏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為後繼達進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宜戰遇春怒曰兩軍當相不戰何待於是達遣遇春攻寶王弼攻天騏達自中路攻子實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槍軍真扼其城寶敗走欲入城城下釣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被擒并獲其元帥

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天騏子實皆不敢戰歛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被圍伯昇及天騏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南門自以大軍繼之其同僉余得全院判張德義及陶子實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平章朱暹王晟同僉戴茂呂珍院判李茂及其第五子號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三十萬屯城東之舊館築五寨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於東所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唐傑李成懼不敵皆遁去士誠壻潘元紹

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為呂珍等聲援乘夜擊之亦遁遂填塞河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於皂林之外又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九月士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欲攻姑嫂橋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天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擒志堅得兵二千餘人是月 太祖又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諭之曰徐達等取姑蘇張氏必集兵以拒今命爾往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彼

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畧士誠自徐志堅敗甚懼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脫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于平望復別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眾軍散走自是舊館兵援絕饋餉不繼多出降者十月達以所獲將士徇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遇春兵攻烏鎮徐



義潘元紹及甘院判樞戰不勝退走遇春追至  
弁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陸寨餘軍奔入舊館  
之東壁其同僉戴茂乞降是夕晟亦降是月朱  
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壁攻桐廬降其將戴  
元帥復遣袁洪孫虎畧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  
遂合兵攻餘杭達復攻弁山水寨顧時引數舟  
繞士誠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  
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士  
誠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稍卻薛顯率舟師直  
前奮擊衆大敗五太子及朱暹呂珍以舊館降

八二之卷

三三

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  
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本姓梁  
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暹珍亦  
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降士誠爲之奪氣十一  
月舊館捷至父老進賀 太祖曰此民之福也  
自此東南可定轉輸之勞亦可少甦矣父老汝  
諭百姓各力生業無作非義庶可共享太平皆  
拜而出舊館既降遣馮國勝以降將徇湖州  
城下語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對曰張太尉  
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爲左右抱持

得不死左右語之曰援絕勢孤久困城中不如  
降伯昇俯首不能言其左丞張天騏總管陳昧  
以城降伯昇遂亦降於是達引兵向姑蘇至南  
潯元帥王勝降進至吳江州圍其城參政李福  
知州楊彝降是月朱文忠攻餘杭下之初樞密  
院判謝再興都督朱文正之妻父分守暨與士  
誠連境令呂珍離城數十里築一堰水發諸暨  
被沒再興屢遣人潛決之 太祖嘉其功以其  
次女嫁徐達俄詔回聽宣諭別遣參軍李慶庚  
代守而令再興還受節制再興恥無權勢出怒

八三之卷

三三

言且言嫁女不令吾知何異給配與知府樂鳳  
執慶庚及元帥王玉陳剛以諸暨全城馬軍叛  
投紹興及是再興弟謝五謝三共守餘杭文忠  
遣人語謝五曰爾兄以李慶庚小陳歸于張氏  
非爾謀也爾乃國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死仍享  
富貴謝五答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不死我即降  
文忠許之乃與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  
州未至平章潘原明懼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  
請納款文忠曰吾兵適至此勝負未分而即約  
降無乃計太早乎對曰此城百萬生靈所係



天兵如雷震當者無不摧破若軍至城下雖欲降恐無及故使彝先來請命文忠留之宿明日遣還而駐兵以待原明卽日以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復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心慕乎榮華乃志存乎匡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貴於見機民寔同於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旣入干職方願溥覃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文忠至杭州原明及同僉李勝奉士誠所

二六

三

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廉訪司印并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引文忠叱去之進原明等宣 上命慰諭之禁戢士卒城中晏然凡得兵二萬糧二十一萬馬六百匹執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與蔣英劉震皆送建康并遣原明以下入朝旣而紹興守臣同僉李思忠總管衡良佐以城降命駙馬王恭等守之左丞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守將宋興以城降及海寧州亦降達軍至姑蘇城南鱸魚口擊敵將齊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敵兵又擊敗之焚之

官濟戰艦千餘積聚甚衆達兵遂圍其城達軍封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秉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城與士誠相聞遷卒獲之於閶門水柵傍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城堅不可破天祐

二六

三

又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圍之計益備達至是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武德衛指揮茅成左脇中义死成定遠人後贈東海郡公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至建康 太祖命有司給廩餼歸于元而誅蔣英於市以英嘗刺殺胡大海叛投士誠命懸大海畫像刺英血祭之乃復誅謝五等朱文忠以爲前保其不死今復殺之何以示信且恐後無降者 太祖曰謝再興是我至親尙投張氏情可



怒乎兄弟悉磔于市以潘原明全城歸附仍授  
平章官屬皆仍舊職從朱文忠節制仍下令曰  
予聞帝王之治世其初也乘天下之擾攘不得  
已而起兵及其甚也憂天下之未一亦不得已  
而用兵自有元失御中原鼎沸四海瓜分子時  
為民於淮上進不能上達退不能自安是以不  
得已而起兵至於撫有江東土地漸廣民物漸  
多而四面皆敵國民無一日安不得已而用兵  
如是西平陳漢跨有蜀川南定百粵北有荆襄  
以及徐泗惟浙西張氏與我壤地相接屢擾我  
邊境誘納我逋逃故與問罪之師淮東郡邑首  
先歸定旅拒者加之以刑來降者寵之以爵遂  
命大將軍左相國徐達副將軍平章常遇春總  
兵東入太湖是以湖州舊館守援之將李司徒  
呂左丞等百有餘名精兵七萬餘衆節次歸附  
復命浙東省右丞朱文忠統兵東北破桐廬克  
富陽駐兵浙右杭州守臣平章潘原明差官送  
款以全城聽命可謂識天時人事之俊傑有合  
予弔民伐罪之初意已勅征行將士凡府州城  
郭鄉村軍民之家秋毫無犯官府倉庫舊貯有

八年共錄

三

主封籍以待敢有侵漁以律論罪其潘平章等  
大小官員即我藩輔各安其職故茲令諭中外  
知悉

吳元年丁未夏 太祖以士誠被圍諭以書曰  
蓋聞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  
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  
國豪傑乘時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必  
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  
成亦當率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  
融梁之錢徽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

八年共錄

三

附其福有餘毋為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滅  
亡為天下笑書至士誠不降六月士誠欲突圍  
決戰規城左右見軍陣嚴整不敢犯乃遣徐義  
潘元紹潛出西門掩襲轉至閭門將奔常遇春  
管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歸路遣兵與戰  
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刺把都率兵千  
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為援塘路狹塞不可  
進麾令稍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  
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鉄騎揮雙  
刀往擊之敵衆小卻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



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其有勇勝軍號十條龍皆倉夫善戰者士誠每厚賜之令被銀鎧錦衣將其衆出入陣中人不能測一時俱溺死萬里橋下已而倉夫復有應募者亦戰死其妻某氏得其尸以綿裹骨抱而投水以死是日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降將李伯昇知其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言公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

勝卒敗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穿中死在旦夕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何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帥

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婦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當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然徒自苦耳且公不明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孰麇於鄱陽湖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

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城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吾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馳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况嘗許以寶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



休待吾熟思之然卒孤疑莫能決也他日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小卻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兵遇春因乘勝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逼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潘元紹出戰歸見事急召其妾七人謂曰我受國重寄脫有不宿誠若等宜自引決毋為人恥最少一妾段氏跪請即死遂入室自經六人

三八共錄

三

者亦皆相繼經死元紹斂其尸焚之以骸骨瘞後圃潯陽張羽為七姬權厝志以表其烈云九月姑蘇城圍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封門遇春亦破閩門新寨遂帥衆度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時士誠軍大潰

諸將遂蟻附登城城遂破時八日辛巳也是日士誠猶使其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千萬壽寺東街復敗毅降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促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遂自經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自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

三八共錄

三

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昇出封門至舟中不食及至龍江堅卧不肯起乃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太祖欲全其生竟自經死賜棺以葬之年四十七有二子皆幼城將破其妻劉氏以白金遣乳媪令負之而逃不知所終初達與遇春約城破中分撫定先集將士申明上意令各懸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拆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及城破達軍其左遇春軍其右號令嚴肅軍士莫敢妄動民晏然初吳



中有十七字市謠云丞相作事業專用王蔡  
一夜西風來乾別蓋當時用事者有三參軍皆  
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至是卒敗果如市謠云  
獲其官屬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右丞潘元紹  
參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同僉高禮  
內史陳基及諸將校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  
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萬萬并元宗室  
神保大王黑漢等皆送建康熊天瑞伏誅先時  
有單大舍者為揚州青軍單居仁之子領兵守  
宜興亦叛投士誠 太祖令居仁招之不來及

一三六條

三

是生擒至 太祖命居仁自處居仁曰此不忠  
不孝之人當碎其肉亦誅之始改平江路為蘇  
州府以何質知府事 太祖以城始克慮通州  
驚潰命泰州指揮孫興往取之比至而達兵已  
至其守將張右丞即士誠從子所謂火眼張者  
先以城降已而無錫莫天祐亦以城降初天祐  
附士誠達屢遣使諭降俱被殺至胡廷瑞等攻  
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說使降之於是吳地悉  
平師還論功行賞封李善長為宣國公徐達信  
國公常遇春鄂國公達綵段表裏十一疋遇春

十疋胡廷瑞馮宗異各九疋湯和曹良臣各八  
疋廖永和康茂才七疋薛顯趙庶張興祖梅思  
祖華高各六疋指揮人五疋千戶人四疋百戶  
人三疋軍人米一石鹽十斤 太祖仍諭諸將  
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  
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  
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強兵積富今  
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  
以報爾勤如王國等沒於王事而不得預吾甚  
惜之自古帝王多矣征戰而得天下皆有名世

一三六條

三

職從大軍除暴平亂使大業早定非特已受富  
貴子孫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時雖暫得  
快樂旋復喪敗何得為真富貴乎此皆汝等所  
親見者不可不戒也諸將皆頓首受命而退  
史官曰張氏據吳建國偃然自王其勢若甚  
易者何哉蓋當四方擾攘民心皇皇無所依  
歸有能保障之者亦可以苟安也惟當時主  
以游談之人濟以脆輒之卒上下逸豫遂忘  
遠圖終焉 天兵一臨獸伏鳥散三吳故疆  
竟歸 真主使張氏如錢俶之見幾待命不



中原未平非宴安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為乎  
終日相與酣歌逸樂今竟何如宜深戒之後  
太祖視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汝等  
舊事張氏為將領兵計窮勢屈始降于我吾待  
以厚恩列于將校汝等知其然乎吾明告汝等  
吾所用諸將多濠泗汝穎壽春定遠諸州之人  
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  
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為將握兵多取子  
女玉帛非禮縱橫今既歸於我當革去舊習如  
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汝等誠能盡心效  
之將以佐輔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於古之  
名將乎但從軍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  
不同其勞則一馮宗異留守京城軍府之事獨  
任其勞亦宜受賞然江南既平當北定中原以  
一天下無徂於暫安而忘永逸無足於近功而  
昧遠圖大業垂成更須努力達等頓首曰臣等  
叨承主上成算幸獲成功敢不益盡心以圖尺  
寸明日達等入謝 太祖語之曰公等還第置  
酒為樂否對曰荷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太祖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將為一日之歡但

勞血戰亦足以庇其子孫何至國威城破身  
為俘囚如劉銀邪雖然倔强激烈負氣而死  
其兄弟妻孥亦不受辱較之李重光之柔懦  
則過之矣故嘗以所聞故老之語及士大夫  
所記叅以史書所載為錄以藏之後世必有  
攷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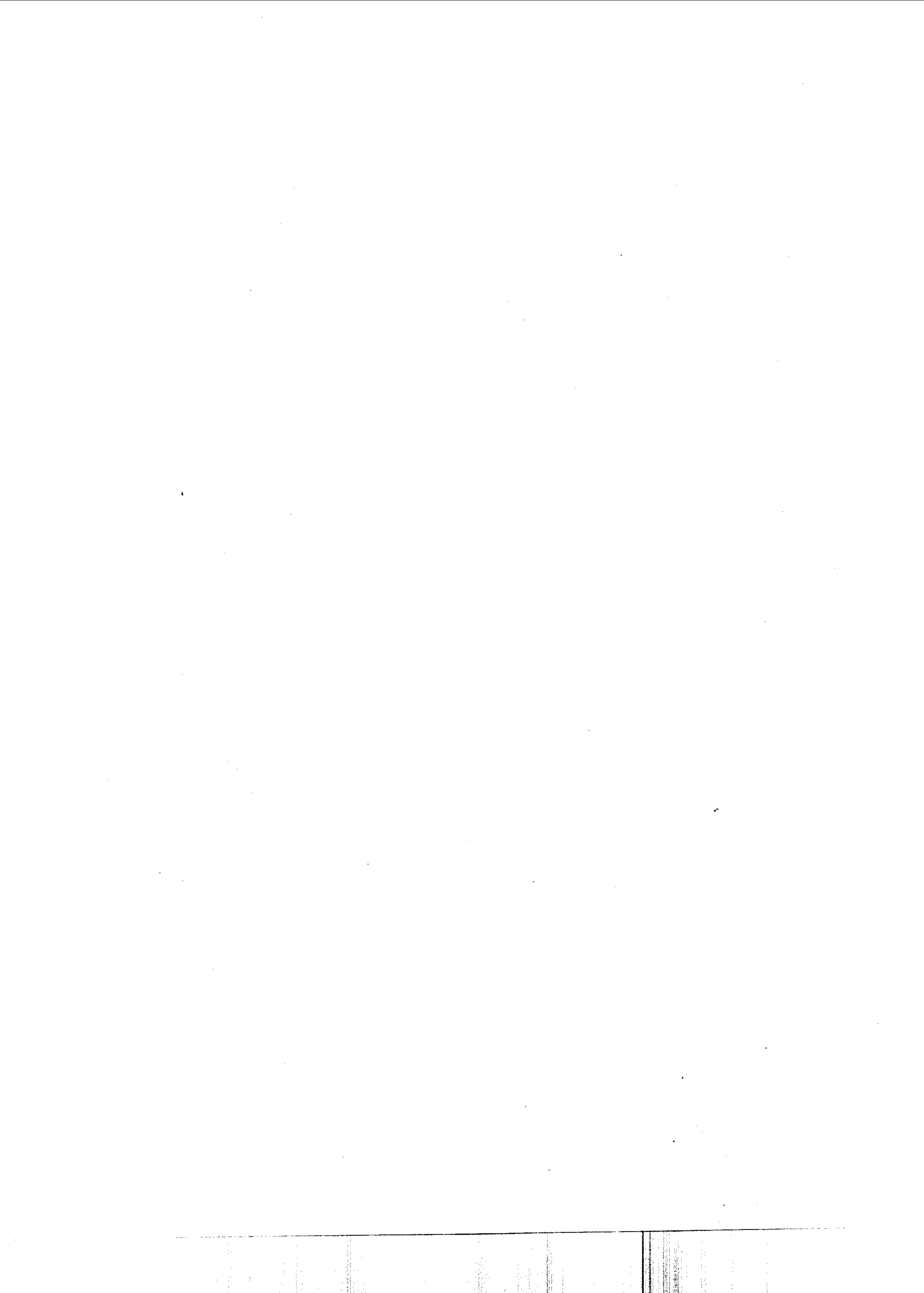
皇朝平吳錄終

吳曜寫李  
湖等刻

是錄相傳為

吳文定公所撰集中既刻童公承敘平漢錄  
因併刻之撰之一詳一略覽者當自得之  
辛酉仲春袁生聚筆記







洪武四年春正月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  
 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  
 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為右副將軍  
 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瀘川侯傅友  
 德為征虜將軍濟寧侯顧時為副將軍率河南  
 陝西等處步騎由秦隴趨成都先是崇陽侯楊  
 璟以 上命至蜀諭以禍福昇牽於羣議不能  
 決璟還復以書曉之曰璟聞古之為國者同力  
 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則不敢抗德不足則歸

順焉故能保身家於兩全流名譽於無窮福及  
 子孫族姓長久反是者往往取敗今足下以幼  
 冲之資籍先人之業據有巴蜀默然在位不咨  
 至計而聽羣下之議以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  
 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  
 則昔之據蜀最久莫如漢昭烈諸葛孔明佐之  
 訓練士卒財用不足皆取之南然猶朝不謀夕  
 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  
 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欲以一隅之地延頃  
 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則三苗之墟

不滅有扈之國不亡蠶叢魚鳧之鄉不至足下  
 矣我主上仁聖神武遣將用兵天下無敵運謀  
 出奇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  
 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  
 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狂瞽之說  
 失遠大之利故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  
 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  
 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河  
 積糧過山岳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鄱陽一戰  
 友諒授首旋師陳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

命有在也足下視此以為如何友諒之子寶歸  
 江夏王師致討勢窮出降王上宥其罪愆封以  
 侯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  
 幡然覺悟獨斷於心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  
 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  
 欲倔強一隅假息頃刻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  
 於危幕之上禍害將至恬不自知璟恐天兵一  
 臨勢不可禦前日之臣為足下謀者或以郡獻  
 或以城降各自為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  
 母弱子獨不痛心乎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



之途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聽至是乃命和  
等征之璪本儒生出身故通於文 上諭和等  
曰今天下大定四海莫安惟蜀未平朕以明玉  
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憫其稚  
弱不忍加兵遣使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羣  
言反以兵犯吾興元雖敗而而去然豺狼之心  
終懷嚙噬今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  
尾攻之使彼疲於奔命勢必當克但師行之際  
在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  
斌事可以為戒卿等慎之三月傳友德攻蜀階

八三

三

州初友德陛辭 上密語之曰蜀人聞吾兵西  
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  
彼必謂地險而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階不  
則門戶既墮而心腹自潰貴神速但患卿等  
不勇耳友德受命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  
而潛使人覘知階文守備果弱於是引兵直趨  
陳倉選精兵五千為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  
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平章丁世珍率眾來拒  
友德擊敗其眾生擒其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珍  
道走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

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  
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友德奮兵急攻破之世  
珍僅以數騎遁文州亦克五月湯和兵進攻瞿  
塘關以江水暴漲駐兵大溪口是月傳友德兵  
亦至漢江以水大不得渡乃令軍士造戰船百  
餘艘然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我  
師造舟進取益震恐友德欲以軍中消息達湯  
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  
克階文月日投漢江順流而下蜀中見之為之  
解體其丞相戴壽大尉吳友仕等方悉眾守瞿

八三

四

塘以阨三陝之險及聞階文破乃分兵守瞿塘  
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城  
下因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以濟寧侯顧  
時留守而自將趨成都 上聞湯和駐兵大溪  
口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遛候事適友德捷至  
乃下詔責其畏怯恐失機會廖永忠聞命即率  
所部舟師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木牌於江  
知友德已克階文乃自白鹽山伐木開道以進  
永忠師至瞿塘關以山水峻急且蜀人設鐵索  
飛橫橋據關口舟不得進永忠密遣壯士數百



人昇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水筒。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簞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精銳軍。分爲二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旣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夾擊。犬破之。遂焚三橋。斷其橫江鐵索。生擒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甚衆。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之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七月庚辰。永忠自夔州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大懼。或勸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今大軍勢如破竹。人皆膽碎。豈更效力。然終亦不免也。不如乞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請降。永忠以和未至。不受。踰旬。和至。會兵城下。是日昇面縛銜璧。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撫慰之。是月。傅友德兵圍成都。戴壽等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於陣前。友德命前鋒以弓矢火箭衝

之象中矢。却走壽兵。躡籍死者甚衆。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其家書。知重慶已降。而室家皆完。遂無鬪志。遂籍府庫。詣軍門降。九月。湯和等遣人送明昇并降表至京。詔省部議受降禮。省部言。宋太祖乾德三年。蜀主孟昶降。及子弟官屬至闕下。皆素服紗帽。進待罪表。俯伏于地。通事舍人掖昶起。鞠躬聽命。宣制釋罪。昶等再拜三呼萬歲。閣門使承旨賜昶等襲衣冠帶。昶等再拜跪受。各就次。易服。然後入見於崇元殿。閣門使引昶等入。蹈舞稱謝。宣徽使承旨宣喚昶等再拜陞殿。至御座前。鞠躬。太祖親撫問之。昶還位。與其官屬皆蹈舞再拜。呼萬歲。出中書門。下率百僚稱賀。今擬明昇朝見禮。上御奉天殿。明昇於午門外跪進待罪表。侍儀使捧表入。宣表。官宣讀訖。承制官出。制傳昇等皆俯伏于地。侍儀舍人掖昇起。其官屬皆起。跪聽宣制。釋罪。昇等五拜三呼萬歲。承制官傳制。衣服冠帶。侍儀舍人引昇入丹墀中。四拜出。丞相率文武百官行賀禮。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相專治國政。所爲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



免伏地上表待罪之禮是日明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稱賀授昇爵為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第宅于京師時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冬十月湯和遣江夏侯周德興會傳友德等克保寧執友仁送京師蜀地悉平十一月湯和等師還各上所佩印綬并所得蜀金印冠冕儀仗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總制府七元師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七十官吏將士五萬九百十人馬騾一萬三千八百餘疋

平蜀記不知何人所撰予觀定遠黃公金開國功臣錄載平蜀事于潁川侯傳友德德慶侯廖永忠傳中甚詳若平章楊璟與明昇書乃詳於斯記也廖公傳後載皇祖御製平西蜀文末有傳一廖次之語五言次第真馭將之明鑒也

嘉靖乙巳清明日汝郡素髮記



平夏錄

東海黃標言

元政不綱群雄鼎沸蓋天命

聖人必先以驅除云爾蜀有明氏曰請王珍王珍曰字隨州

玉沙村人也家世務農王珍身長八尺目重瞳子鄉間有

訟皆往質焉至正辛卯歲汝穎兵起王珍乃團結里中人

屯于青山眾推為屯長一曰為巡司弓兵明年

壬辰徐壽輝亦起於蘄黃癸巳冬十一月壽輝僭大號都

漢陽遣使招王珍王珍歸漢陽授元帥益兵俾鎮沔陽與

元將哈林禿連戰湖中飛矢中其右目人呼為曼眼子沔

平夏錄

陽連歲饑乙未春一曰王珍將斗船五十艘上夔府哨糧

時夷陵皆屬漢參政姜珏守之玉珍至巫峽買糧皆滿丙

申冬辰州人楊漢者元義兵元帥也以精兵五千屯平西

寨時行省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招兵丁酉春三月漢以

兵屯江北完者都誘漢來謁席間殺之欲併其軍麾下懼

且怒乃虜船下流適遇王珍於巫峽訴其事且言重慶一

城並有左丞相哈林禿右丞相完者都兩不相下郡無厚

兵可攻也王珍猶豫未決萬戶戴壽等曰鳥困投林人困

投人且公在沔陽為民也遠來覓糧亦為民也若分船為

二以其半載糧還沔陽以其半因漢兵攻重慶事濟則為

之不濟則歸無損也王珍從之道路俄見斗船遠邇騷然

完者都夜遁果州生獲哈林禿父老迎王珍入城王珍禁

侵掠城中按堵如故四外降者絡繹不絕乃獻哈林禿于

漢陽是歲秋壽輝以王珍為隴蜀省右丞戊戌春二月完

者都來自果州屯嘉定之大佛寺一名規復重慶王珍使

義弟明二禦之明二者皆陂人也智勇過人王珍寵愛之

妻以弟婦稱為明二一曰後復姓名曰萬勝明二攻嘉定

夜遣軍人陳夜眼緣城劫為牛山城破惟大佛未下相持

越半載王珍親率兵繼之旬日內潰入之趙資者行省參

政也與完者都平章朗華友同守嘉定明二陷嘉定時完

平夏錄

者都朗華友先遁惟資守大佛明二執資妻于江岸以招

資資喜曰痴婦不死何為汝不見平章婦乎平章婦者朗

華友妻也城陷時赴水死語畢以強弩射殺妻復欲射其

子為衆所擁不得射已而大佛陷資亦遁三人者會于龍

州謀與復為遊兵執至重慶王珍欲用之館之治平寺使

人諭意三人曰國破家亡祈一速死爾王珍猶欲生之特

傳趙參政兵將至三人者同斬于市即大十蜀人亦謂之

三忠王珍乃以禮葬之初王珍攻完者都時道出瀘州暮

宿于河下宣使劉澤民曰此間有劉植者字維周官為大

名路經歷前元進士也能文章政事避青巾李喜亂入居



深山盍往見焉王珍曰可與俱來澤民曰此可就見不可  
屈致也明日遂往見之相與講論王珍喜曰吾得一孔明  
也邀至舟與議國事即舟中拜為理問官己亥遣使賁於  
漢陽時友諒矯命使會兵建康明年庚子春友諒弒壽輝  
自立王珍曰陳友諒倪文俊同在徐朝為臣子今弒逆予  
當討之遂令莫仁壽領兵守夔關絕不與通為壽輝立廟  
城南衆推王珍為龍蜀王辛丑四月以劉禎為參謀朝  
夕侍講禎屏人從容說曰西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塘北有  
劔門沃野千里自遭青中之虐民物凋耗明公撫養民幸  
蘇息人心之歸則天命可知且陳友諒弒主自立明公必

平夏錄

三

不肯聽命也若不稱大號以繫人心恐軍士俱四方之人  
或思其鄉土而去明公執與守取乎弗聽明日禎又言王  
珍乃咨謀於衆以壬寅年春三月戊辰即位于重慶朝日  
五月自稱龍蜀王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倣周制設六卿  
即日以戴壽為冢宰萬勝為司馬張文炳為司空尚大亭  
莫仁壽為司寇吳友仁鄒興為司徒劉禎為宗伯置翰林  
院以牟圖南為承旨史天章為學士立妻彭氏為皇后子  
昇為皇太子朝夕受學內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外設提  
舉司教授生徒府置刺史州曰太守縣曰縣令去釋老二  
教上奉彌勒夏定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役之征秋廷

試進士賜董重慶等八人及第餘出身有差置雅樂立郊  
社之祭冬命司馬萬勝領兵攻刺踏坎普顏達史平章走  
之天統二年癸卯春命司馬萬勝攻雲南由界首入司寇  
鄒興由建昌入指揮芝麻李由八番入勝兵不滿萬皆以  
一當十二月八日抵雲南梁王宇羅一名把都及雲南行省廉  
訪司官先二日走屯兵金山一作皆不至遣使四  
出告諭招安降者日至即遣侍中楊源表聞獲其象以獻  
表曰聖德孔昭誕受維新之命王師所至宜無不服之邦  
大軍既發于三巴踰月遂平乎六詔窮抵交賀遠遁同歡  
恭惟皇帝陛下勇智如湯文明協舜慨念中華之貴及為

平夏錄

四

左衽之流矧在位之貪殘致生民之困憊恭行天討遂平  
定乎多方禮順人情即進登于五位忝茲南詔都北西戎  
藩公挾便宜行事之文專任憐人恣其饕餮守宰無憚心  
愛民之意肆為虐政害彼黔黎下詔揚庭出師討罪初臨  
烏撒蠻酋納款以供輸繼次馬隆敵衆望風而奔潰遂由  
驛路踏入滇池士民冒雨以爭降官吏叩頭而請罪一毫  
不染萬室皆安勝愧以庸才欽承威命凡此大勛之集斷  
非小器之能皆聖人大庇之洪休抑諸將効勞於忠力深  
入不毛臣愧偶同於諸葛誕敷文命帝德齊美于有虞此  
鄒興所撰也夏四月梁王下王傳官大都領兵回哨援之



勝敗於關難時招安元帥姬安禮被執至行邸問其多寡  
曰八千於是大都命集于大理是役也勝以孤軍不可深  
入士多戰傷乃留建水元帥府盡千戶守之遂引還重慶  
天統三年甲辰司馬萬勝兵攻興元圍城三日不克而還  
命司寇鄒興攻巴州克之留兵鎮守是年更立中書省樞  
密院戴壽為左丞相萬勝為右丞相尚大亨張文炳為都  
察院鄒興為平章俾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  
門俱為平章實英美珏為參政鎮播州夷陵荆玉商希孟  
俱為宣慰鎮永寧黔南天統四年乙巳萬勝取興元時有  
劉謙者江西人為仁壽教官文章清古能作成後進玉珍

平夏錄

五

入蜀棄官隱居瀘州子弟多從之游玉珍屢徵不就卒弟  
子葬之小市廂是年冬我  
太祖高皇帝遣使通聘曰胡人本處沙漠今及居中原是冠  
履顛倒足下應時而起居地上流區區有長江之險相為  
唇齒協心同力併復中原惟足下圖之玉珍遣參政江儼  
答聘天統五年丙午春玉珍卒年三十六昇襲位纔十歲  
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為皇太后萬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  
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旨召勝殺之使劉顯代為丞相  
勝有開國功死非其罪人多不服吳友仁移檄與兵昇命  
戴壽討之友仁遺書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

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是年昇遣使來貢  
太祖命侍御史蔡哲報聘因挾一史同往潛圖其山川險易  
已酉大明洪武二年也

朝廷遣使入蜀求大木昇亦遣使來貢使還

上賜書答之曰朕歷觀古之有蜀者如公孫述劉備李特  
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  
據此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皆捷諸將用  
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是  
年冬十月

平夏錄

六

太祖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招諭昇璟至蜀諭昇禍福使同  
入覲昇率於群議不能決璟遠復以善曉之其略曰足下  
以幼冲之資襲先人之業不咨至計而聽群下之議以為  
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  
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  
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蠻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  
今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越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  
萬而欲以陡絕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我  
聖上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  
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之利故復  
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至矣足下可不



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  
塞江河積糧過山嶽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鄱陽一戰友  
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  
此以為何如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圖在足下審之  
而已昇不能從洪武三年庚戌夏四月大將軍徐達遣裨  
將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  
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達留興旺龍鎮守七月吳友仁  
寇興元興旺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面中流  
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  
興旺遣間道走寶雞取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壑急攻

平夏錄

七

七

興旺嬰城拒守發礮擣石敵兵多死時徐達在西安得報  
即帥師還屯益門鎮先令傅友德率兵三千徑趨黑龍江  
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皆下遂令軍中人持一炬然于山上  
友仁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是年又遣使假道攻雲南  
戴壽不奉命又遣蔡參政招諭昇不從四年辛亥春正月

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  
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為右副將軍暨  
榮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  
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為左副

將軍暨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  
成都諭和等肅部伍嚴紀律懷降附禁殺掠以王全斌事  
為戒戊子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  
襄陽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將士閏三月楊璟兵次夔  
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莫仁壽守之以鐵  
索橫斷開口聞王師臨境又遣戴壽鄒興飛天張益五為  
固守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崖壁引  
纜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以拒我師璟等攻之弗克是  
月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友德陸辭

上密語之曰蜀聞吾兵至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

平夏錄

八

八

以拒我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墮腹心自潰益實  
神速但患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  
出金牛潛使人覘知青州來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  
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為前鋒攀緣山谷晝  
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直率眾來  
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直遁去遂克  
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  
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丁世直等復集眾拒險都  
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  
之世直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五月己未友德兵至漢



江不得渡乃令軍中造船有餘艘已卯船成將進兵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下六月壬午友德拔漢州初夏人聞王師至命戴壽吳友仁等悉眾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階文破壽乃留鄒興飛天張守瞿城而自與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川何大亨悉兵戰于成都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令諸將曰彼遠來聞何大亨敗眾已洶洶可一戰克也乃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使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馬三百友仁走古城友德

平夏錄

九

乃以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眾擒殺二千餘人友仁遁還保寧丙戌上聞湯和等駐兵大漢口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遛失事賜書促之廖永忠聞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木牌于江乃自益山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夔州永忠兵至舊夔州鄒興等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陳前軍既接後軍為兩翼旁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殺溺死者甚眾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遂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糧帶水筒以濟饑渴衣青莎衣以象草木色魚貫出崖石間蜀人

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俄而將士舁舟出上流者揚旗鼓譟齊下蜀人方大駭下流舟師亦進發火炮火筒夾擊大破之鄒興中火箭死飛橋鐵索皆斷擒其將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溺死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丙申傳友德進兵成都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中率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友德降是日永忠舟師抵重慶次銅鑼峽昇等大懼或

平夏錄

十

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今勢成破竹兵民皆已膽落豈能効力驅之拒守死傷徒多終亦不免不如早降昇遂遣使詣永忠軍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會永忠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昇面縛御壁與母彭氏及右丞劉仁等詣軍門降和受壁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在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于京師七月庚申友德兵圍成都戴壽何大亨等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弩矢火器衝之象中矢還走及歸壽兵死者甚眾友德亦中流矢會壽等得家書聞昇已降



而室家竝完皆無鬪志乃籍倉庫遣子納款友德許之翊  
日壽等率其屬詣軍門降友德按兵自東門入得士馬三  
萬壬戌友德分兵徇州縣之未附者重慶知州尹善清拒  
戰友德擊斬之判官王柱華率軍民降夏亡初保寧城中  
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服混  
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  
從王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人皆  
異之稱爲韓貞女乙丑明昇等至京師

上命禮官定受降禮禮部按孟昶入宋故事擬令昇等於午  
門外進表待罪聽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丹墀聽宣諭

平夏錄

十一、 雜史類

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專制國政所爲奢縱昇年幼事由  
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  
朝見百官稱賀制授昇爲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  
京師八月庚子湯和遣周德與會傳友德攻克保寧執吳  
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平夏錄 終



取胡氏刻刊存勘之可增補三百餘字得者勿與視之



明史清拱清弋陽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尚書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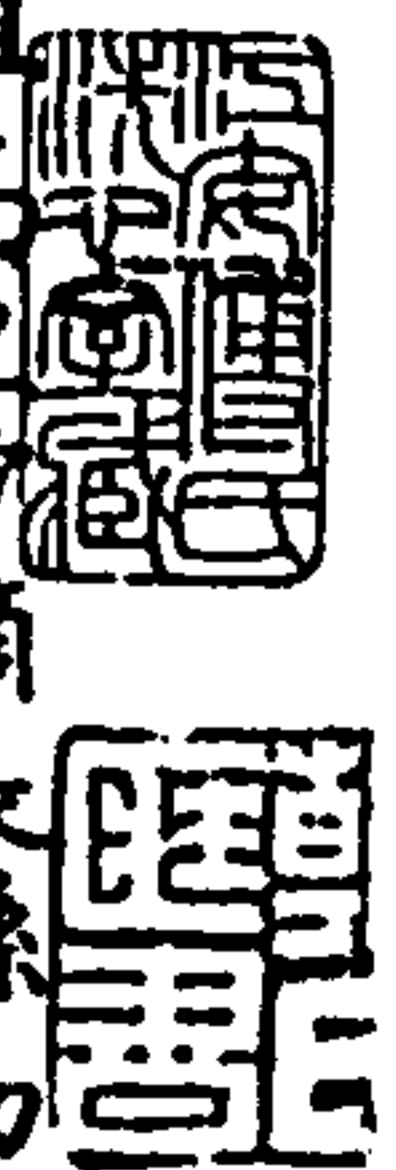
於故案文集搜輯遺聞編年紀載至於地道出亡等事則未嘗載及紀缺頗見精核案明史彙例據辨野史所載建文元年二月燕王來朝行御道登陸不拜為御史曾鳳韶所劾以為必無之事而是書載鳳韶劾燕王事云本吉安府志又證以南京錦衣百戶潘瑄貼黃丹內載校尉潘安三月二十三日敘撥隨侍燕王還北平陸坐云云據此則來朝明矣第不知所云潘瑄貼黃者果足徵信否也又世傳王良於成祖入城前一日與胡靖解縉集吳溥舍靖縉陳說慷慨良流涕而已其後獨良死節是書載其事而辨之以為良家譜載良以建文辛巳九月卒上遣黃觀諭祭未嘗及成祖之來也其言似乎可據然革除之際誅鋤異己凡効忠於建文者皆禍及子孫安知王氏家譜非為宗族之計諱其死難以自全未必遽為定論明史良傳仍用前說蓋必有所考也



姜氏秘史

皇帝諱允炆字

太祖高皇帝嫡長孫初



太祖從滁陽王日侍左右王夫人善觀謂太祖風格異常語王妻以養女馬氏周旋兵間生五子長諱標幼有異質聰明英毅豁如也稍長師事宋濂通經史大旨洪武戊申

太祖即位於南郊既還宮受賀遂追尊四祖為皇帝冊立馬氏為皇后長子標為皇太子大赦天下洪武十五年高皇后崩太祖優勤命皇太子裁決庶政惟軍國重務以聞于是皇太子日御文華殿百官啟事寬仁有斷臣工盡服歲餘太祖復親政時有告密者以晉王桐逆謀聞太祖遣人察之藏兵五臺山反形已具太祖大怒欲發兵討之皇太子曰桐反期尚遠告密者桐未必知今以兵往萬一桐拒命是父子為敵也莫若令臣巡邊因與俱來太祖大悅于是皇太子出巡歷燕代及晉居法甸歡甚皇太子行晉王送及河南界皇太子曰父皇欲見汝可偕行晉王倉俱受命遂從至京太祖欲賜之死皇太子頓頭乞哀乃降為庶人居京師皇太子友愛彌篤日誨諭之晉王大悟日夜號泣悔罪太祖

憐之赦復爵晉王于是改行為善令譽日著此遂國卒為賢王皇太子之故也洪武七年秋九月貴妃薨十一月一日孝慈錄成太祖既載定喪禮太子當服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總大夫以上為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既矣除之蓋諸侯絕期以下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為其母亦厭于嫡母而不得伸其私故杖為此制也然則諸侯之庶子不為庶母服也明矣今陛下貴為天子臣雖不肖地居嫡長幸得備位儲副而為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明正禮重世也上必欲太子服之太子終不奉詔上大怒顧取釵太子走上逐之群臣震懼皆不知所為時有桂彥良嘗上前跪抱上泣曰陛下之于太子愛之深故責之重也上為之止彥良乃追太子及之諫曰貴妃遺事至尊殿下當緣君父之情為之制服不可執小礼以虧大孝也乃持衰衣之太子不得已乃服以拜謝上怒解擲刺于地日老桂爾今日竟能知朕父子者矣洪武二十四年太祖以江南地薄頗有遷都之意八月命皇太子往視關洛皇太子志欲定都洛陽歸而獻劄明年四月以疾薨太祖哭之慟追尊為懿文皇



太子英孝陵之次時。太祖春秋六十有五。日御東角內。向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嫡長孫當于年蚤定。大計孰不歸心。皇太子生六子。長曰雄英。洪武十五年卒。追封虞王。益曰。怀次日。允炆。洪武九年。生聰明英達。二十九年立。允炆為太孫。九月。詔曰。曩古列聖相繼。取字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于今二十九年矣。操持練兵。平天下。亂。偃天下兵。莫萬民于田里。用心多矣。及一統以來。除奸暴。去豪強。亦用心多矣。近來蒼顏皓首。儲嗣為重。嫡孫允炆。以九月十三日。冊為皇太孫。嗣奉上下神祇。以安民庶。詔告臣民。想宜知悉。于是命禮部定親王相見儀。凡親王係尊屬于文華殿朝見。行四拜禮。皇太孫坐受。禮畢入宮。乃叔家人。禮制既定。親王從之多不悅時。太祖春秋高。政務嘗付太孫。裁決太孫頗尚寬仁。兆民欣。因不愛戴。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乙酉。太祖崩。遺詔皇太孫嗣位。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命于世。定禍亂而偃兵。安民生于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今三十一年矣。憂危積心。克勤不怠。尚志有益于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情志。好善惡惡。適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

惟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莫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我民。凡喪葬之儀。一如漢文。勿異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孝陵山川一因其故。無有所改。一天下臣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嫁娶飲酒食肉。皆無禁。一無發氏哭臨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晡十五。率哀禮畢。非旦晡臨。無得擅哭。一當給喪事及哭臨者。皆無沈經帶無三寸無布車兵器。一諸王各于本國哭臨。不必赴京。中外官軍戍守官負。無得擅離信地。許遣人至京。一王國所在文武衙門官氏軍士。今後一聽朝廷。即制護衛官軍。王自處分。一諸王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明日。皇太孫令禮部定喪儀。羣臣上議曰。在京府部等官。聞喪次日。素服烏帽黑帶。赴廷聽遺詔。遂于本衙門素服宿。宿朝晡詣几。遙哭。仍各置素服。第四日。成服朝晡哭臨。奠畢乃止。自成服始。二十七日。除命婦。六以第四日具哀服。由西華門入。哭不許金銀首飾。諸王世子郡王妃及郡王內使官人等。俱斬衰三年。自成服。二十七日。除。凡臨視事。素服烏帽黑帶。連朝服。衰麻衫大袖。員領。不緋。紗帽麻衣。裝之去。翅垂帶麻。徑鞋。



命婦麻長初大袖員領麻布蓋頭器依舊名數工部及司禮監等處造神主用栗木制依家禮遣人

奉詔于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開讀詔書文武官員人等素服烏帽黑帶四拜跪聽奉哀四拜禮畢各置衰服第四日成服每旦官僚人等于本衙門朝闕設香案哭臨三日除大小衙門各令官一員赴京致祭禮物備辦皇太孫從之庶寅奠孝陵

十六日皇太孫允炆即皇帝位 十八日詔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詔曰天祐下民作之君我

高祖皇帝受天之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

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慕承大統恭依遺詔于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惶惧思所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惟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正月初一日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自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八日昧爽以前大辟罪以下已發竟未發竟已結正未結正當赦而不原者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以其罪罪之所有事宜條例于後一天下布政司府州縣自洪武三十一年以前拖欠錢糧監運司監課提舉司

自洪武三十一年以前拖欠監課各行蠲免一天下軍民所養孳牲馬匹羊隻者各皆免一天下田土或有人戶為事全家充軍者或有死絕者或因飢窘逃移者以致拋荒數多根稅拖欠詔書到日將拋荒數目從寬取勘報官開除其逃移人戶復業耕種者優免難泛差役三年一水旱災傷何代無之今天下人民其有因而失所者當該有司將預備糧賑給一今後官民有犯五刑者一依大明律科斷法司遵守無添文一軍民詞訟今後務要自下而上陳告敢有越訴紊亂者罪一囚徒已行宥罪茶衛所充軍守禦者及已編定衛所有司官領未曾到衛所者不在赦例一天下衛所在進者詔書到日限五箇月以裏赴所在官司首告與免本罪所在官司仍給口糧送京衛所著後遇建此月仍罪如初于戲德惟善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休朕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十九日至宜山縣得勝馬驛改宜陽水驛為水馬驛二十一日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及州縣正官各奉所知 先是內外缺官于進士奉人監生人材秀才孝廉稅戶考滿吏員知印承差除用至此定保奉法



不問下僚鄉民及目累充軍者或多或少悉聽保奉吏部選用 六月上行皇帝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追謚孝慈皇后曰高皇后名漢中府李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讀李士 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世家侯城里父克勤受易重彝得伊洛之學長子孝聞季孝友孝孺仲也孝孺始生之夕有木星墮其所自幼穎敏絕倫及時相：如電日讀書積尺人以其善屬文呼為小韓子十五年時從父為濟寧知府自達現于邳魯間訪古聖賢遺跡慨然自期曰顏閔未可幾及樊邊冉有使李同時豈皆讓之但世無孔子不得所依歸耳自是精思力踐進修不已越三載克勤被繫請以身代不報竟戍江浦未幾復逮至京卒孝孺哀毀骨立思自奮以昭先德明年以父塲宗濂、漆器之名流先進如胡翰蘇伯衡葉光大輩皆自以為不及濂致仕還浦復往卒業四載辭歸濂尋以罪徙蜀孝孺欲往省行得為文願天願翰壽以延之濂嘗欲以為甥而不果亟其文至曰歐陽少師蘓長公姑置勿論其餘諸子身之角選文揚不知其孰為先後也然孝孺下視文藝恒以明王道為已任及人或稱其文辭則告以孝者當以道德

為本文詞非所尚反覆明辨不已謂道之行必先于家者宗范九篇以示厥宗蓋自任以天下之重也闢異端為已任進德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為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視無儲粟者窮者豈獨我哉其不為貧窶所動如此洪武十五年吳沉揭棍等存孝孺可大用聘至入見稱旨 上謂棍等曰孝孺孰與汝對曰十倍于臣錫之几稍歎必正而後坐 上喜其奉勅端正謂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考其才以輔汝試灵芝甘露論稱旨諭遣還家二十年復辟至 上方重賞罰以其心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權將仕佐郎漢中府李教授明年閏四月抵任漢中府水土暴惡病瘵痿者十人而五孝孺安之甘蔬糲飯與諸生設道不倦視其色若飲萬鍾者二十七年春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恒四方師恒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孝孺每見必以仁義道德陳于前王喜甚使人講經論文無虛辱為名其讀書之虛曰正李當時蜀治依于禮樂諸王莫及孝孺之功也久于蜀因得訪宗濂墓恤其遺孤癸丑西于從父應天府至是首加台用一時倚之 上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



必命孝孺就辰前批答言聽諫行不愧昭烈孝孺嘗  
作書事詩曰斧辰臨軒凡覲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  
聽天語憚毫久携得香烟兩袖迎風軟彤庭寒尚薄  
御爐香繞玉闈千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  
官其相与如此靖難兵入自必死乃作絕命詞畧曰  
天降喪亂兮莫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仇志臣  
奮憤兮血淚交流以死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  
分庶不我尤既而姚廣孝荐之草詔 文廟遣台教  
回竟以衰服往投筆慟哭不能止 文廟不悅而詔  
之梓益厲既而曰若祔周公成王安在命判其古孝  
孺舍血祀御座 文廟大怒磔之置至死遂誅其宗  
親八百四十七人然茂方代墓後 仁廟嘗与近臣  
論及曰孝孺是箇忠臣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書  
付礼部尚書呂震建文中奸臣正化已受類教家屬  
初發故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  
今有存者既往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宅于是惟一  
子婦孺歸還族即其故居立祠祀之成化中寧海知  
縣宜春郭仲漢新其祠取所著述志為集四十卷捨  
遺十卷梓行于世又有周礼考次大易校詳武王戒  
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語諸書皆逸不傳云

德間遺族方主祠事初孝孺被召入京王叔英預以  
書告之曰天下事有可行于今者有行于古者難行于  
今者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樂其利難行  
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而受其患此用世所以貴時  
措之宜也孝孺好古故叔英及之建文中改舊制求  
天下利英而欲新之靖難兵起日召之謀議詔檄多  
出于孝孺嘉靖初南京兵部郎中水豐夏尚朴讀其遺  
文歎其詞義雄偉不讓歐蘇惜其說理虛無著于庭  
意其致用亦然斯言得之說者又謂孝孺与景隆父  
子交誼甚篤景隆帥師北伐意由孝孺既而兵敗漸  
有異志人多知之告于 帝 帝信孝孺遂不復疑  
卒成閉門之變蓋不免于誤國云  
記曰夷齊採薇子路結纓其志烈矣然其從容就義  
乃得處死之道後世遂有不務其憤肆詈以呂奇  
禍者孝孺負剛毅之氣奮雄博之辨致使不能分語  
故其受禍之慘極于一時君臣三代以來所未有也  
後十餘年 文廟言及輒足頓憤 不能平其當時  
論可知夏進士道孝孺祠題云一箇為忠九族亡全  
身遠害六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与君王健首陽  
君子以為然



鄭居貞徽州人父潛有文名國初歷仕洛州同知洪武中居貞以明經奉授鞏昌府通判陞禮部郎中甚見重高祖時至河南布政司在泰吹以永樂初坐累死于南京有閩南集閑隴行葉歸來葉隨檢庭葉子孫自為住居福建瓜山方孝孺之為漢中教授也居貞以詩送之孝孺亦嘗贈之父謂其為泰政三年而去吏氏以不能由為恨事在洪武二十三年然其坐累歲月不可攷蓋亦曰孝孺之故云魏澤字序思應天府溧水人有孝行累遷至刑部尚書先是燕帥南下姚廣孝請曰殿下至京須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上納之既至建文帝亡去逆召孝孺問曰我以周公匡成王而未成王不在當議而立對曰殿下既以匡王室而未成王不在當立成王之子許旨因有滅十族等語上大怒即收捕其族黨悉誅之澤是時適為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時悉力保護既免于辱且資以行資後道方孝孺故居賦詩曰筍與街雨道供成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轉青嶽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即天下唯居是令名却憶全成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聞者壯澤之言

王孫字叔豐祖諱死國父神自有傳孫少有志向從李方孝孺甚為所器許妻以女未及也嘗用卹其族又嘗與孝孺表姓鄭均至聚室門外求其遺骸莫不可得卒逮繫文皇帝念祖諱死國之功特從宥免且方嚮用也而孫以疾力辭積書青嶽之下將終身焉後料方氏遺文為侯成集以傳世成義之孫性至孝初伸痛念父沒每食必斥魚味孫遵其教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更事母丁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于口李向諫博士之從游者日眾郡邑交重之所著有青岩素正文纂金華賢達傳續父章正宗平年五十九門人私論曰孝莊先生釋判面正軍及囚徒還鄉里後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復拘入伍十二日革都察院司獄四員十六日革天下陰陽李醫李衙門群臣議其別無別稱又所隸皆有司板籍為戶詔革之五孝凌衛設經歷司以黃子澄為太常寺卿黃子澄名洪以字行表州分宜人少從邑人歐陽貞受易周与李受尚書清江梁寅受春秋博士負俊聲



游鄉校同舍避席推為高等嘗賦寒江把釣菑及枯梅詩人爭誦之

洪武癸亥應貢入太孝明年定科奉之制中京開鄉試第二乙丑歲第一進士及第三授翰林院修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寺卿皇太孫立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服一日太孫在東園門召子澄告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即位時周齊湘代岷五府相繼煽動朝議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者東園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然事裁甚密與齊泰謀之時有告周王捕者遂遣李景隆往執之詞連代湘齊三王從代王于邊以兵圍湘王于荆王狼狽自焚死執齊王擄囚之京師珉王擬降為庶人燕王亦加譴讓朝廷以子澄為功獲賞之元年三月命都督宋忠等練兵北方七月靖難兵起首以誅齊泰及子澄為名耿炳文既敗詔以李景隆率兵百萬以往景隆自負文武才子澄從以指益景隆依違而已子澄甚憂之未幾景隆戰敗奔還京師故不誅子澄天諫曰景隆出師無紀意在規望不誅之以謝宗社何以德將士不聽已而徐凱威庸繼踵敗歟顧成等

皆降于澄撫膺大恸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矣乃賦一詩曰以志痛詩曰伏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風寒出師無律真見威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各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奇桓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矣墮冠聞者哀之尋用廷臣議詔誦齊泰及子澄于遠方以快敵意其寔陰使之募兵也時諸將獨守淮南而文廟之師渡江矣景隆閉門迎謁尋有詔執子澄等責之不服子澄遂死之命亦其族一子進雅易姓為田任有後乃復姓家湖廣之咸寧至今不絕今有登進士科者嘉靖初提李金事即銑命知府雅輅立祠祀之

成化間刑部尚書彭韶著哀江南詞曰臨江號召郡位麗傳自昔豈不產异人為許壯顏色云何百年間不見有遺跡館人聞我言掩袂長太息扣之至再三欲語还踧踏為言有奸臣名字不記憶道是棟伏頭

內台司

遠遭陽九厄飛簡論魏曹戮

力自討

淚沾臆膠固不知幾祇

顧子逆

奇禍嬰六戚于事有始末賊子

請折一神考早謝世大孫推正嫡母祀廟平家元勳戴帝室相姓冬確蒙健關萬人敢隱然九鼎重



嫌隙一以開談言 因極居然尾不掉大都  
勢揭國時有黃奉常輕佻故無匹伴讀

東室踪迹類叔文論事 造膝一旦剪侯王忍

何太急細人暗大体因隙此焉 漁陽動地六軍

盡股栗奔公為司馬折衝乃其職掌正 旗誓書戾

紀律內則方夫子早李富徑術倚馬草檄文樞机方

密勿又有黃門陳自少稱英特五畝給緇黃并端恨

至骨餘者亦党人我今半遺失當其橫行時俱立萬

仞壁之死天靡他鼎鑊甘如蜜仰視三光明萬古常

昭晰俯視五岳尊神推賴以立父母豈不顧天常不

可易妻子豈不愛吾分自當違寄語謝諸親業緣皆

宿積憤無我怨尤怨尤竟何益而貴賢士模萬段死

奚惜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矜飾以頭乞餘生無乃非

直筆薄書日埋 欲昏塞乍聞毛髮豎空奉我

欲禁冰燈 夜長四壁出聲寂耿：不成寐此意誰

能識聖人順天命四海曉瞻日尔何守慙愚甘心致

族滅不現解与胡乘時附風望恩寵日月加 名重

簡冊

以平江縣知縣李彥回為徽州府知府 彥回字士

淵沛內壘與化府蕭田人父立誠奉季才為保德州

姜氏秘史

知州改應州左迂博白縣知縣坐事廢十六年復起

為婦安亟尋以事致大辟籍其家弟彥回戍遼東彥

回及祖七秀祖母郭氏母塗氏于善需並成漢南比

至蜀惟彥回与祖母郭得存時遇赦不及彥回監送

者哀而釋之貧莫能還乃依鄉人定遠縣尹黃積良

遂從其姓更名礼称郭為母未儿積良去位乃依南

充縣丞于仲和其後閩中教授度德政知彥回通尚

書荐為保寧府李訓導九載考績至京侍殿陞承願

問者四十日

高商悅之權知平江縣蒞任甫十三月

高商晏駕彥回捧香入臨俗事中楊惟康等以文李

康幹荐遂陞知府徽州彥回下車甫數月政教一新

士民咸悅明年為年除已却以考覈称朕蒙賞賚甚

厚其年冬郭氏卒當承重持服徽民汪侃詣闕奏乞

奪情終任不報彥回哀徑赴闕疏其改姓懸官情罪

乞正明籍既入報可特宥為民尋復其官釋彥回遼

東之後彥回復上疏終制不許詔迂葬其祖母父母

畢即蒞郡視事每旦必哀奠如礼士民目名其山曰

太守山彥回自歷官以進雖亡命更易姓名為非礼

恒懼不自安屢欲陳旨輒自箝曰祖母年既高萬



一蹉跌將托之何所隱忍二十餘年至是始得行其志識者諱之後靖難兵起彥回奉命召募義勇至京考選因至自遠東避逆旅邸悲喜交集郡中士人曰曾從善者偶聞而往賀焉彥回謂曹曰予荷朝廷再造之恩此生再生不足以報萬一余固有以處之矣到郡遣我弟歸以治家事余身許國他不卹也子其為我述一詞以道我家願末仍為索名筆書務本兩字以遺之俾知孝弟為修身克家之道曹唯曰已知彥回之必殉國矣未几復蒞郡會靖難師已渡江彥回率義勇赴援而勢已不及文面僅統械至京師不屈而死壬午十月十五日也時年四十七

二十四年革建昌府江連運所南城縣藍田巡檢司改河南陳州淮陽站連運所為頓岐站連運所隸商水縣以戶部主事夏原吉為戶部右侍郎

七月十三日召前河南布政司右叅議董倫還自雲南權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倫字安常東昌恩縣人世居燕之宛平自為儒士處山林間布褐菽藿已懷憂世之志孝者多從之游以所居具川稱具川先生元末微辟不出世高其行國初權用單縣儒士張寧洪武十五年寧以倫薦遣使

徵之以為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事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孝之言 太祖皇帝聞而善之十八年正月由春坊右贊善陞左春坊大學士賜綺六疋鈔五千錠金束宮吳駕二十五年出為河南左叅議在任尽心民事名其思政之堂曰後樂方孝孺為之記嘗草封事數千言無一不愜上心者二十六年上書荐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太祖連權為陝西叅議三十年以誼誤坐免典教滇南東宮憐其老賜以白金若干鎰倫行至成都蜀獻王沐龍之賦詩八章以道行至滇凡作春成就用夏災夷漸摩膏 皆出于仁義道德故雖童黃童暨皆知向方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建文即位春悉束宮旧臣屢詢久之左右多言倫可用即召至京師慰勞備至拜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孝孺皆入館閣傳經史是年七月十三日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蘇几玉鳩杖各一賜之倫上表謝初監祭御史解縉雲代夏長文作劾表奏書恭啣之目肆誣斥 太祖令縉十年著作始許權用未及期會 太祖宿天縉遽赴臨 縉謂赴臨非詔旨遂詣河州縉與倫書祈援歲餘縉出倫為言之乃召縉還以為翰林侍詔其汲引人才類



此倫為人質直敦厚富文李為時所重革除間屢懇  
言當務親睦不聽 太宗即位時倫年八十餘有旨  
令致仕出京怏怏成病教日卒

二十三日周王補有罪遣曹國公李景隆往問之其  
護衛官軍廢補為庶人

景隆受賄至金寶七槿

二十四日革左右給事中

二十五日增神宗現知現一員

六科都給事仍舊

三十日革北平府常慶鄭村二堤衙門

以周府奉祠正周是修為衛府紀善

八月八日增國子監司業一員

九月立浦江縣毛塘巡檢司

十四日革鞏縣廖子王站遞運所

十八日增置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山東山西河南陝

西布政司揚州府各織染局局置大使一人副使一

人

十九日以臨江府推官劉翼為知府

二十四日革夙陽府屬

鳳陽縣蚌埠站穎上縣穎陽站蕪家灣站太和縣要

灣站日縣站穎川乾溝站泗州黃崗站雙溝站壽州  
下蔡站獨溝站凡十三遞運所開封府陳州穎岐店  
站項城縣伍店站蔡河站祥符縣金梁站太康縣長  
嶺站扶縣義亭站通許縣青岡站崇澤縣通濟站陽  
武縣城南站凡九遞運所懷慶府濟源縣小交村皆  
站孟津縣下孟里站凡三遞運平陽府恒曲縣黎樹  
交科陽壺站條縣乾澗橫嶺夏縣常村關喜城西東  
鎮安邑縣運司陶村凡十遞運所 出南京吏部奉  
遣都督同知何福佩征虜將軍印總兵征百夷  
都督徐凱等從 出貼黃冊

以兵部尚書茹瑄為吏部尚書工部侍郎陳子寧為  
吏部左侍郎瑩義為右侍郎

今南京吏部卷內有三十一年十一月尚書茹瑄奏  
保齊人材案先是四月子寧以工部右侍郎掌吏部

事署卷

練安字子寧以字行臨江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為  
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補廣德州同知後遷臨沂鎮安  
二府通判年于官安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幼從鄉長  
者竹庄先生游竹庄命賦水竹村居有千山暮雨石  
泉通一夜春雷龍箠長之句竹庄甚奇之後游邑庠



與金幼孜相及善嘗謂之曰子異日必為良臣我必為忠臣洪武甲子年領鄉荐明年入對大廷極言今日朝廷用人拘其名而不求其寔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不顧忌諱 高廟嘉之權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脩撰安益以名節自砥礪于是聲望藹然中外咸以文孝行義稱之未幾以母喪去位杜門屏迹力行古喪禮服闋陞吏部左侍郎時 建文君初嗣位安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與方孝孺等特見信用尋遷左副都御史府後改御史大夫靖難師起安極論曾國公李景隆奸邪不忠一日于朝班內執景隆救其罪奏請誅之不聽安憤激稽首請先伏誅遂罷朝師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邁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用事者罪過書下羣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詰兩人安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顧所論我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詰者愧而止壬午年六月有詔治奸党安不屈遂族誅之姻戚被逮論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遠方者又數百人惟吉水錢氏得免錢習禮仕于朝為鄉人所持恒怀不安以告少保楊榮乘間以聞 文廟欣然田使陳于寧今日在

此朕固當用之耳况習禮乎後同知王佐緝安遺文一帙序之曰金川王眉集提李副使李步陽始命有司梓之又五金川書院祀安父子名其堂曰浩然云二十九日增置兵部武選職方二司主事四員出南京吏部卷以兵部左侍郎齊恭為兵部尚書右侍郎劉備為左侍郎：中盧淵為右侍郎 是時兵科給事中王坦康健兵部郎中 賢潘行杜禹祈昭員外右補張子真出勅令齊恭應天府溧水人洪武丁卯鄉貢進士始得名後受知于高廟改賜今名筮仕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 上射禱于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禮恭與馬山夾為兵部左侍郎戊寅進本部尚書嘗被台問邊將姓名恭歷數無遺又徵考諸國籍恭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恚自是益承眷遇及 上素羣臣恭與受顧命輔嗣君奉命使燕賂之恭受之歸謂以所賂為兵費上奇其識日見倚重及燕藩將入臨至淮南恭言于上曰令人費勅符使歸國及靖難兵起恭主征討之策命將出師多其籌畫嗣君惟召李士輩討論同官法慶處便柔翰而已詔問外事一以恭：遂移檄指斥親王或難之恭怒曰名臣言順敵乃可服是何言耶語聞靖難



師遂首以誅泰為名泰以作大書各王德滿師道還  
慮遼寧二府為交台還京師寧王叔與燕合惟遼王  
植至始與燕戰猶有勝負及勢不可克乃請其官以  
求解兵時一年七月也李景隆以書與燕謂齊黃已  
屏竄避荒可息兵矣燕不信進兵益急尋召泰還而  
京城已定嗣君出走泰追之不及至廣德州語在王  
叔英傳既而被執泰不屈遂見殺其從兄弟教宗等  
皆死叔時永陽彥等皆充軍有子甫六歲給配後赦  
還今子孫猶有存者

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為禮部尚書

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村曾祖巨卿  
元江州路總管祖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  
戶迪自幼倜儻有志恠洪武中辟郡守訓導己未以  
通徑召除翰林院編修己丑二月陞侍讀豫修大典  
辛未八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叅議捕蝗緝盜民甚德  
之甲戌六月丁內艱奪情起復辟不允乙亥三月陞  
雲南左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  
獗迪以土兵擊破之獻俘于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  
寅八月徵諸行在陞禮部尚書特授榮祿大夫庚辰  
水旱有旨集議迪言刑獄未清且勅法司擇公廉仁

姜氏祕史

厚者多詣諸郡縣復審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  
言進民家業既喪且畏公私逋負之迫矣失今不即  
必嘯聚為患宜使有司紹錄之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田  
暫免其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 上皆從之辛巳二  
月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請准師起迪與黃子  
澄等上疏陳論大討迪受命備運糧儲于外過家未嘗  
入聞變即赴京師掌禁旅冬江西僭寇順天王扇諸  
郡作亂春與征先登殲之己丑秋受驃騎將軍食後  
軍都督府事廷臣請試職 太祖曰是見我家人非  
他比也俾復授春判決如沅雲錄四烈山奏釋教百  
人擒送党于蔚州開釋誣誤亦教百人壬申英堯于  
雲南萬里奔赴襲西平侯爵鎮雲南一遵父道謂屯  
田為政要務歲較多募賞爵藉功乃陪饋餉以足癸  
酉春緬甸暨東州夷相繼作難春調都督瞿然授以  
成筭俄皆珍平甲戌春復平越雋番寇越州蠻附資  
者倡亂西南朝廷費數百萬之師往無功春卒平  
之麓用宣慰思倫發為其下所圍戊寅四月破力于  
孟諸若珠其渠餘釋復業自是百災震懾不復携二  
拜征虜前將軍命盡平其地功未竟而春以九月一  
二日卒矣時年三十六帝悼恤遣官就終命有司護



表主京復諭祭者再賜益惠哀春沉毅果敢明識純倫在鎮七年開田至三十餘萬畝復人戶至五十餘又嘗鑿鉄池河灌田數萬畝民受其利

二十日草五軍都督府斷事官

是日復設大理寺置卿一員左右少卿左右寺丞各

二員餘官左司左司正一員正六品左司副一員從

六品左評事六員正七品右司右司正一員右司副

二員右評事六員正七品右司右司正一員右司副

大理寺草至是復五 出史部卷

二十六日草廣通鎮批驗恭監

長星西頂有聲如雷

以張夙等為錦衣衛千百戶等官有差

初 太祖崩于西室：人殉葬者若干人其近親張

鳳李銜趙福張炳汪濱孫瑞王斌楊志林良李成張

敏劉政等以錦衣衛所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官

本衛千百戶請准初草建文間陞除官張鳳等六

在革中 文布曰他每這几家都是孝順的賊事不

動都調孝陵衛支俸不當事今尚稱 太祖朝天女

戶官世世襲授

十月四日征虜將軍何福進兵金齒

貶安陸侯吳傑為廣西南寧衛指揮使

增置尚寶司少卿一員

六月草印武府恭寧縣河泊所

十五日增置陝西洮州茶馬司

二十一日草大昌縣并儒李

縣隸夔州府至是草

二十五日草衡州府藍田縣毛俊堡張家小山堡三

地檢司

以戴元礼為太醫使

元礼金華人名思恭以字行李于朱彥修初以御醫

事 太祖大漸時常目之曰此人仁義頗憶之故有

是命後遣王萊朝為書仁義恭肅慶二王為之贊咏

董士為之跋或云 文皇時以旧恩陞院使非也時

蔣用文為御醫

古總兵官左都督楊文進京師

文舍山人以開國功累官都督洪武丁丑春正月命

往遼東練兵屯田七月召還俄充大總兵官征虜前

將軍率京師湖廣江西兵征五關太祖以詩送之自

總兵顧成以下悉聽節制冬先諸將還京戊寅夏五

月漢克總兵官揀選北平行都司及王府護衛精銳



馬步官軍樂開平樂備 太祖崩未幾召還永樂丙戌正月卒

十一月十三日立金華府義烏縣清溪巡檢司

十二月癸丑帝省牲于郊祀壇

四日復置工部照磨所

九日增設開封府常盈庫大使一員青州府將糧庫

大使一員立福建下里陽鹽課司

十五日草青州府博羅縣陳進站益都縣北門外樂

安縣樂安臨淄縣古城凡四進運所

二十一日草紹興府蕭山縣錢清北隄

省衛輝府昨城縣儒李訓導二員

二十八日省永平府江華縣：丞主簿各一員

嚴吏部尚書茹瑄雲南左布政使張任為吏部尚書

張任字昭季瑞鷄巷西安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

任由明任奉為東宮侍書才識通敏 懿文皇太子

器重之洪武十二年各陞通政司左叅議尋出為雲  
雲右叅政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  
壇祠公署解字与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裁定之  
夷民心孚遠迩莫安二十年三月秩滿入覲考功能  
為天下第一賜筆書勞之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  
撫守尔任先赴任今五年矣言出則諸夷聽服令  
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恭乃職今來朝不  
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積  
復命乃治黔南汝欽哉遂還治三十一年召為吏部  
尚書會修太祖皇帝實錄被旨試翰林之任編纂  
者考第高下而官之時楊士奇以教官徵入翰林亦  
在試例任請其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  
文辭之工也以為第一奏授王府審理士奇由是著  
名後來大用其知人之鑒若此壬午六月請准之師  
入京城討奸党任与及 上即位召任与王純諭  
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辭職務  
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疾舊制向朕直言  
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任与遂自任于部之後堂  
以茹瑄掌河南布政司事尚書如日  
茹瑄衛州衛山縣人面首漆峻身長八尺相者謂封



侯而不令終洪武中以貢入監吏部試居第一累官至左通政甚稱 上意舊令中外文武服勤在官者復其家上以瑞卓并其田塘園林一切稅租悉蠲之其叔父弟詣闕謝及陞拜賜鈔十錠仍勅光祿寺賜酒肴偕瑞詣其門餞之累遷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革除間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請准師起瑞王兵餉及迫近京師詔以諸王分守諸門城遣李景隆都督王佐及瑞往龍潭見 太宗瑞望風納款未幾遂入京羣臣未有言瑞獨先于上前稽首勸進及即位以瑞有奉天征討功封奉天朔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不世襲賜券文有內外一人中流砥柱之褒詔以秦王第二女長安郡主下嫁其子鑑禮遇優渥賜資不可勝算後乞骸骨得致仕于家導以事速至京師死于獄宣德初徵其幼子鏞以父勲與官鑄不敢受益鏞以瑞有功罪之間也

以上工部右侍郎張昂掌北平布政司事

吏部卷內有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二日工部侍郎張昂奏事昂山西澤州人國初奉人材達文時遷至禮部侍郎會諸藩不靖廷臣廷議凡藩國所在悉更置

守臣以素負重望者居之乃以昂為北平左布政使至察文皇帝必起兵遂與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衛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飛章奏聞有緣吏李及直者知諷人也昂以腹心寄之友直乃竊其章悉獻王府而都指揮張信亦告貴之謀會朝廷遣內官逮獲衛官僚至府 文皇帝遣使逼召昂及貴入至瑞禮門為燕山右護衛副千戶譚淵所執昂及貴皆不屈而死時已卯七月六日也昂得屍還葬 文皇帝登極族其家生焚近戚 程輩其疎戚及同里人咸分遣戍邊後上屢夢昂等被髮為厲命出其屍然而棄之昂面犹如生者有一子逃去不知所之或曰莽子也洪熙改元詔昂戚屬戍邊者家籍一人餘繼之還里昂家墳在水南去州城之東三千里正德庚辰春正月知州馬汝真立祠祀之

以王鈍為戶部尚書

鈍字仕魯河南泰康人洪武間由吏部郎中為福建布政司叅議陞叅政寬慎廉分民懷其惠革除年間遷戶部尚書請准師至鈍走出城外已而歸附 文廟登極召見之曰尔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耶鈍頓首慙謝命降布政使仍令致仕快 成疾死子



遷官至戶部侍郎

以鄭賜為工部侍郎

鄭賜字彥嘉建寧既寧人己丑進士除監察御史陞

湖廣布政司右叅政丁艰起服改北平布政司坐事

謫安東屯草除間召為工部尚書

太宗登極轉刑部後改為侍郎趙稔謫間以憂死文

廟初贈太子少師謚文安

監察御史尹昌隆上書帝嘉納頒示天下

尹昌隆者江西泰和人也洪武中舉進士及第二

人授監察御史建文初入主視朝頗晏昌隆諫曰昔

太祖高皇帝鳴鳴而起味與而朝未嘗日出而臨百

官于是乎成懼故能庶績 安陛下嗣守大業日

而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未明求衣日吁忘

食常如有不及者蓋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兆民之衆

不可不勤以撫之也今乃即于晏安日刻甚安猶未

臨朝羣臣宿衛疲于候伺曠職廢業上下懈弛流為

凌遲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為社稷之福也制

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編行天下使朕有過

人得而知之及 太宗文皇帝奉兵南向昌隆上書

言今事勢而北未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羅

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于天下 使相違

戾設有蹉跌便須奔位讓之猶不失作藩王也若沉

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為布衣丹徒不

可得矣不報 文皇入南京命捕齊恭黃子澄方孝

孺昌隆等為奸党同驅出戮之昌隆嘗陞大呼曰臣

當時曾上章劾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在可覆案 上

乃命復昌隆刑閱其奏 上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

此言則南北生靈受禍未至若是之酷朕亦無此勞

苦也詔特貸昌隆死且諭之曰朕長子在北京尔往

視之尔能盡誠輔導朕不忘尔遂改北平按察司知

事昌隆頓首謝永樂二年冊立尊與嫡庶議授昌隆

左春坊中允前後在東宮隨事匡諫多所補益漢庶

人之踰年出為禮部主事尚書呂震方承寵用事

屬官惟諂附取容而已昌隆獨以剛直自處震獨處

則必有姦謀漆計官屬相戒無敢白事者而昌隆遠

有事往白震怒不已昌隆未喻移時又白之震愈怒

拂衣起日事當行自行何問為昌隆歔醋而退謀于

所知者或謂之曰今既請不得公儲各官僚皇太子

素知公何不敢取全旨行之昌隆從其計果得令依

所請震大怒遂奏昌隆傲暴剛愎事多專行臣以職



守相臨動為所拒無屬官礼且身為王官事無大小  
並須上奏而乃假托官僚怙賴思私陰欲樹結故不  
之父而之子其潛蓄無君之心可以槩見矣又言昌  
隆身事庶人名在党籍僥倖苟免見利忘義其心臣  
測其行匪良不宜任用 上乃命逮昌隆下獄尋遇  
赦復官丁父憂歸服錦衣衛獄且籍其家 上方巡  
狩西京凡下詔獄卒與載以從謂之隨駕重囚昌隆  
与馬浚數年谷王謀反事發辭連昌隆處以極刑以  
曾經保奏為長史乃坐以共謀詔公卿雜問昌隆初  
不服刀辯不已震折之昌隆知不可免乃無言獄具  
上 上竟夷其族是年震病面疽痛不可忍死轉床  
褥間常號呼曰君相君相其妻子問之云見昌隆守  
欲殺之竟死

以謝貴為北平都指揮使

謝貴 人洪武末黃子澄齊泰建議削奪侯

王事時燕藩稱病恭謀以備虜為名乃以貴為北平  
都指揮使張昂為布政使保通王府官屬規察動靜  
元年二月朝廷師至燕約貴先發六月貴等在城  
七街屯田并軍士布于城內填溢街巷追圍王城外  
牆又以木柵斷端礼等四門燕王聞之曰我病不出

雖塞之可也已而軍士登城擐甲執兵飛走入王城  
四面鼓噪震動城內七月王乃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師  
護衛勇士八百餘人應之能請先擒謝貴張昂王曰  
彼防守既嚴得難擒之須以計致之可也今朝廷遣內  
官來速獲衛官屬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差來內官  
召貴昂付所逮者則貴昂必來則縛之一夫之力  
耳乃匿壯士端礼門內遣人召貴昂久之乃至衛從  
甚眾至王門者呵止其衛從惟貴昂得入至端礼  
門內壯士出擒之其後者犹未知移時貴昂不出稍  
稍散去將士聞二人被擒皆散走王等率勇士捕之  
是夜王等攻九門黎明克其八惟四直門未下王命  
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皆散乃登九門上親問  
貴昂乃知其謀出于齊黃遂上書請誅之于是請准  
之師出矣

以進士曾鳳韶為監察御史

風韶吉安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 高廟升遐後搜  
監察御史時藩王入覲有馳皇道入且不拜者風韶  
時侍班有殿上宜展君臣之礼宮中乃叙叔姪之言  
聞者駭愕靖難師起議遣使致書請罷兵入國無敢  
行者風韶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取竹通竹節鼓風達



之亦不報既而歸第 文廟即位嘉其直復以御史  
召不赴尋加侍郎召又不赴仍刺血書憤辭于祺其  
畧曰予生居廬陵素負剛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  
于地下而不愧于天祥矣嗚其妻李氏子公望勿  
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歲李氏亦死于節云

以流人劉有年為太平知府

有年字大有其先本廬陵人元季徙家沅州洪武中  
以明經起家權監察御史李行焯有祿尋以詳官  
養母忤旨謫通州樞站聞于州故家得儀禮經十八  
篇上之詔藏秘閣建文即位復起太平知府丙子之  
春與王伸遇以道義相勗 文廟入正統以不肖  
迎駕請雲南黔陽公知其美進諸子從李且荐于朝  
及交趾平起為交趾按察司僉事其平也尚書黃福  
誅之曰江湖胸次淋漓規模文宗韓柳李本程朱其  
為名流所推如此惜欠革除君一死耳  
以右都督沐晟襲封西平侯充提兵官鎮守雲南  
晟春之弟春卒未幾晟襲爵鎮雲南永樂中以平交  
趾功封黔國公迨封定遠王賜諡效忠  
以何福為右軍都督同知  
國初福奮立武功為指揮使洪武辛酉潁州侯傅友

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三將軍征雲南福與有  
功未獻捷再食都督事戊辰北征捕魚兒海浮獲萬  
計卒未克平羗將軍代領西平侯兵討阿資戊寅三  
月擒永寧首十八加如誅麓川叛魁力于孟降其衆  
七萬自是百蠻畏服南鄙寧謐權武都督府

以燕府叅軍事訓導康汝楫為安岳縣知縣

汝楫武功人以儒術荐越為燕府訓導饒智畧文皇  
在即特與密議朝廷頗疑之改安岳縣知縣縣在漳  
州南四百里號難治汝楫公勤蒞政撫馭有方善績  
日著永樂以旧臣召民遮道涕泗而之未及權北京  
刑部左侍郎比卒官其二子爵上林苑監左監丞禮  
監副爵累官至太常寺少卿禮通政司叅議

召宋澤還師京師

澤金華人故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之孫也濂嘗授先  
太子經以孫慎果誦浹夔州帝即位念濂皇考旧李  
之臣召澤還官之翰林

詔求直言奉山林岩穴怀才抱德之士

帝虛心圖治惟日不給下詔求直言令内外羣臣各  
奏逸士于是壽州李訓導劉亨既言六鄉秩當五督  
府等因于監祭酒不當住在太僕卿下諸將子弟宜



設武李牧之上納覽授亨武進崇仁李訓導羅恢被  
荐上書論政入史館同修 太祖建錄吉安府知府  
朱仲智荐蕭用蘓州府同知姚善荐錢芹同投靖江  
府直史芹授戶部司務遼人高魏者母蕭至孝蕭老  
痼疾魏奉侍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壬  
戌應貢入太學甲子以孝行旌表尋授前軍督府試  
左斷事乙丑上疏欲墜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抑  
末技俱選奉惜名器教事 太祖添嘉納之後以斷  
事不稱旨當罪以議賢論戎貴州因索嶺仍許以姪  
代後帝即位上既陳中伏弩冒流矢危然後定我

太祖高皇帝遭胡運之大史羣雄並起虜飛淮甸芟  
除羣雄東征西怨混一區宇中國既定惟有四夷命  
將征討高居九重神謀聖算所向克捷海內之國五  
帝三王不能服者皆未臣服無不納貢而効職焉比  
之漢高誠以為遠正所謂戎武惟揚于湯有光雖曰  
天與人歸寔賴我 太祖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太  
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縶 皇  
宜君宜王者矣故世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  
為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一洗狄秦之陋于是休三代  
封建分茅昨土光封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昔人

有言一夫當關其人悍勇西鄙吐蕃以藩王之長奏  
府王之山西表裡山河地產良馬屈產之乘在焉其  
人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  
之其燕府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  
德廣平大名等府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其  
供賦之饒不待言而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冷不毛  
之地廣畜牛馬其他土之人不耕不桑皮衣肉食弓  
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而各具一代之業故以燕府  
王之其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滌利倍諸葛據  
之而弗視吳魏者也故以蜀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  
遼谷代慶肅星羅棋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道當然  
太祖之聖意莫不欲獲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  
親王故多驕逸違犯朝制 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  
傷親 之意此我皇上之所難也賈誼曰欲天下  
之治安莫務于求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  
義國小則無邪心合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 之使  
指莫不率從真裁判諸侯之良策也當今之勢以臣  
愚見莫聰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  
晉燕蜀其餘寧遼代谷慶肅等府類此而分王之少  
其力而少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



又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當於親王之  
禮如歲時伏臘外國所貢稀罕之物并京製嘉穀美  
味命使臣頒送就問起居安否何如其賢如漢之河  
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明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  
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  
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  
不順朕哉臣嘗以為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  
身也天下之患人身疥癩之疾骨肉之患人身腹心  
之疾疥癩之疾有時而瘡癢吾休食良醫修方一掃  
之而不復矣腹心之疾非知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  
誼見漢諸侯弘盛故以指股為喻今臣以一身百體  
為喻今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眾理而宰萬  
物百體之從命者也各處親王五臟耳目口鼻手足  
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  
音鼻好臭口好甘其心天君隨百體之好則失主宰  
不隨則擾吾心而已故醫書云智者能調和五臟既  
和則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癩之疾亦不生矣噫五  
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里坊云家不和而  
四隣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覲此一理也蓋自古  
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修身齊家為先是以堯之文思

安安允恭克讓者亦必先我九族平章百姓文王之  
小心翼翼亦必先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則孔子所謂身脩而家齊而國治而天下  
平孟子曰言齊斯心如諸彼而已親而仁氏而愛  
物此古今聖王治天下之軌範也伏望 皇上鑒戒  
焉未踰年靖班兵起時又有仙居鄭恕金華樓璉浦  
心鄭楷皆見權用  
詔願成班師  
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提兵官帥師征西  
蠻居宗既平將旋師洪武丙子五開諸蠻叛遂命成  
自水西移師五開副提兵何貴宋嚴韓現各助師佐  
之成在軍秋七月至十月征平州大同等長官司苗  
坡羨塘光金家台等一百三十七砦及龍里鎮遠蠻  
為札者前後斬首二千八百六十四俘獲人口三千  
八百五十二萬馬六十二匹



已卯建文元年春正月癸未帝祀天地于郊祀禮始

以太祖高皇帝配享

是歲即位改元郊見 上帝如歲祀之禮戊辰御奉

天殿警戒百官是夕宿于文華殿齋室已卯出舍皇

邸尚膳進素食庚辰夜合祀天地配以 太祖高皇

帝太祖座西向 帝脫烏登太祀殿乘圭奠饋與俯

拜跪四弗如禮味異還宮御奉天殿受群臣賀翰林

院侍讀方孝孺進郊祀頌謂是日在午禮成天子澄

瑩父老威謂未嘗遇

四日改行都司昌州為昌州長官司普路州為普洛

長官司威危州為威危州長官

詔應天府及十三布政司開科鄉試

應天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浙江河南江西湖廣福建

廣東廣西雲南四川

十七日草雲南等十四府照磨所

二十二日草武昌府江夏縣金口鎮鮎魚鎮二巡檢

司立潁州府安遠縣南橋保巡檢司

二十七日草會州衛已松大龍會川恭溪腰驛凡五

驛草平陽府僧會司

遣使告即位于天下合祀神司業張智 旨闕里

百夷平征虜將軍何福等師還

先是十月八日兵次金齒十六日克何登等寨十八

日克小南和寨二十二日還金齒十一月二日兵百

夷崖旬克魯麻等寨五日次麓川大甸六日克刁干

孟寨斬首賊刁幹孟景七日次木邦十一日克麻底

浪傍等寨十三日克孟斯寨十六日克孟別三十日

還大甸十二月三日師還金齒二十二日征蒲蠻并

木邦孟定等處二十三日次石甸招諭蒲蠻降二十

六日克阿哈喇寨老姚寨明年正月二日克枯阿

莽寨初五日平要甸七日班師于是百蠻悉平

勅脩 太祖高皇帝實錄

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王景彰為總裁官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

侍讀李士高異志為副裁總裁官翰林院修撰國子

監博士王仲陝西漢中府李教授胡子昭齊府署理

副楊士奇江西崇仁縣李訓導羅恢云南馬龍池即

旬長官司吏日程本主等為纂修官給大官僕龍春

有知 景彰浙江松陽人名景以字行洪武為懷遠

教諭以文字知名後權山西右叅政事請雲南時修太祖



寔錄召入翰林充總裁官雪菴集引曰松陽人名暨  
姓不傳永樂初年通壯者矣始落髮為僧遊江而上  
抵重慶府  
善慶里山水奇絕可避曳杖而  
將至憇于邑

既而善慶杜氏景賢之  
乃相与陟 親潤諸山復降至 松栢淮旋視而  
曰盍于是乎寺焉以老景賢鳩材構之寺成而入听  
夕命僧徒誦經咒聞者傾聽則易之乾卦也景賢曰  
上人祖禪而誦儒經奚其可乃易伽梵而寺以現音  
名嗚呼寺也豈其心哉嘗買楚詞泛小舟于淮之中  
沈讀一葉板校之水而哭焉如是至于暮斯已求朕  
之莫測其意嗚呼僧也豈其心哉閒居為酒釀破塵  
聽每補注一壺以候客時至者雖收豎不拒而与飲  
漸騰呼見侍立曰我歌尔和先而冥焉乃寐嗚呼酒  
也豈其心哉侍者曰吾師形頽而頰指柔白落髮則  
星流雷走紺雲造出見者我訝其為异人或曰洪武  
三十五年授翰林李士而今乃滅其跡于未冠得其  
詩數篇而又索其遺者藏之皆手盃也嗚呼日月逝  
矣忍禪斯人無聞于世也夫庸言而疑諸梓以傳抑  
又有補錫匠者不知何許人往來于隆安里間帽首  
身右短衲業補錫而食其力垂老不滿一字偶值詩

翁馮姓者階諸老小的聯句通業暇而主于側恠其  
語澁而琅琅然者再訪老怒叱曰汝能詩即續吾所  
未能者否則槌汝不得已招韵而應之諸老起延之  
上坐諸賦席上新相不可強之而後可僅一絕過此  
若病風然而卒晦以死人言其与雪菴故僚友

不相聞訊迹殊而心一也謹以其詩附于是集  
之末嗚呼讀者以意逆志則二人之心白矣豈終  
日知我者其天乎 廖昇字  
人李行

最知名洪武中為五軍都督府斷事二十  
月權太常寺少卿革除中修 太祖皇帝寔錄李士  
董倫為總裁昇及侍讀李士高巽志為副總裁余太  
宗平定內難昇勦哭于家与家人訣自縊而死壬午  
都御史陳瑛奏昇与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  
璋皆不順命而劾死于建文計其存心与叛逆同宜  
追錄之上憫其志不問○高巽志字士敏徐州蕭縣  
人元末僑居嘉興自幼好李嗜久詞嘗侍父宦遊京  
師其一時文章大家如宣城袁孝春陽周伯琦遂昌  
鄭元祐皆在巽志復受其業故其為文深純典雅成  
一家言年二十五為鄭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  
元史入翰林為編修累遷侍講李士建文朝兼太常



寺右少卿庚辰會試與董倫為考選官精于去取而  
名士胡廣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濙輩皆入彀中號得  
人焉內雖既平異志存疑莫考當考是科同與較藝  
者右拾遺朱逢編修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  
張秉彝監試官御史王度俞士吉蓋皆一時之選惟  
葉惠仲王度死難餘皆居 如故而徐旭者永樂初  
為吏部郎中與逢預重修 高廟定錄旭陞國子監  
祭酒俞士吉永樂初拜食都御史 李貫者吉水人  
革除中為翰林修撰與胡廣事 太宗一日 于宮  
中持建文時群臣祈上封章千餘通覽一二十犯者  
命翰林侍院講解縉等編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  
晉除干犯者悉燒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尔等且皆  
有之東稽首未對貫進曰臣寔無之上曰尔以獨無  
為是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  
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尽心于建文者但惡導引建  
文壞祖法亂政徑也尔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  
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以姻家累坐罪徙  
○王仲字仲縉金華義烏人父禘以文行重海內與  
宋濂存名國初權儒教校理歷起居注出判南康臨  
漳二郡會修元史召為總裁官尋擢翰林侍制使雲

南伏節死仲甫十三歲敏遇人落筆為文沛然不可  
禦鞠于伯氏後事母何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後  
亦沒仲獨徠理生業荒之憂惠中傑然負奇志暇日  
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旨歸縱橫磅礪出入上下宋  
源一見即器之曰王華川其有後乎一時俊傑多自  
服不逮洪武二十五年蜀獻王聞其賢馳幣聘至待  
以客禮伴教授蜀郡借痛父遺骸未返丘壠白其情  
事王潤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復遂即死  
所奠祭仰天號慟几絕過者為之泣下沾襟作滇南  
慟哭記以著志雲南布政張紘尤重之作吊王翰林  
文序其情還王慰勞倫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愛敬建  
文即位召為國子博士遂入詞垣編修 太祖寔錄  
與侯城方孝孺交游嘗尊孝孺為百代儒宗勸之著  
書以淑末世孝孺不以為然仲自是益嚮道德而畧  
文藝嘗以其文死節事聞于朝得旨贈翰林李士謚  
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者寔自禘始庚辰十二月  
丙午縉卒年四十有一健志集三十卷藏于家子徐  
事見第五卷 胡子昭字仲常一字伯尚嘉定榮縣  
人舊名志高後以避嫌改居縣之東川鄉子昭富經  
術性忠介方孝孺為漢中教授講明理季往從之孝



蜀獻王賦詩贈之其後由儒士被荐至京師王紳輩甚重之革除間為史官歷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刑部侍郎壬午九月十一日戮時四十一閹族被擒父復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編伍子紹鎮維登習匠後亦編伍獨弟志逆為蜀府典寶匿舟棧以免近御史熊相于州治西立祠祀之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早孤母改適羅載奮志力李都縣交辟不就專以明經授教官未赴會修 太祖寔錄送由翰林編纂未幾命吏部考第史館尚書張統奏士奇第一授 咨府審理副明日復入翰林 程本立字原道加吳崇德人少讀書不務章句聞金華朱彥脩得考亭正傳于白雲許謙乃就李焉寓金華最久造詣日深洪武丙辰以明任秀才權秦府典儀所引禮舍人 秦晉燕三府官僚召見奉天門下賜馬匹楮幣有差在任五閱月以母艱去庚申復除補周府禮官丁卯從王朝京師被累謫云南馬龍池即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自以一僕之任時所部百夷煽誘為逆本立單騎突入為書開諭逆順利害由是諸夷咸悅歸順逆事以息當王師初靖餘孽尚踰時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統以本立統領守禦因自誓曰我當以死

救一方之民遂不避艱險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以遠大理鶴慶麗江永安咸賴其撫綏安輯自是民得安業軍得著伍本立之功也戊寅奏計京師應天府尹尚瑤李士董倫以文學優長守身廉潔荐及徵入翰林纂脩 高廟寔錄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階中順大夫支四品俸辛巳以失誤陪祀調除仍留翰林纂脩明年寔錄完調江西按察司副使未及適靖難兵起渡江速入京本立自盡壬午六月十三日也官因追其思典家無遺貲時稱為清所著有異隱集十卷僉事吳昂刊行于闐而叅政林廷楫序之稱為今之夷齊云時同纂脩者李士董倫禮部郎中夏正善史官錢瑄高讓廬陵吳勤趙友士瑞孝思閻郡張秉彝唐叫侍講王景修撰李貫編修吳溥楊溥楊子榮劉觀侍書劉彥銘皆不能死節或見用新朝焉 唐愚士名之淳字愚士以字行紹興山陰人父肅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名愚士少有奇志攻李不俸年二十餘已有聲浙水父謫死臨濠辛勤扶喪歸葬進求其平生所作不俸荒遠纂錄收拾如獲金璧時伏讀凄切人為之掩泣然愚士亦工為文章且善筆劃酷似其父洪武中屢有荐之者謝不就曹國公李景



隆勳業第一好士聞名走使者請至家伴其子師焉  
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覽前代遺迹援筆而  
賦踰踈一時歲辛巳嗣君詔翰林詞臣集數千載經  
史中事為書以考治亂為監戒命李優通文學士方  
孝孺輩以愚士荐 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曾國公之  
容質趣召至殿前即拜翰林侍讀賜以冠帶俾與孝  
孺俱領脩書事且同以前漢書進讀未幾病以閏三  
月二十三日卒時景隆以將兵于外及歸則愚士病  
甚不可為矣烟邨之甚厚所著有萍居稿文斷諸書  
二月六日都督韓現練兵于德州 革會川衛儒李  
三月改大理寺卿為大理卿革司務二員立典簿一  
員 改太常寺卿為太常卿 革鴻臚寺司儀司  
二署 改光祿寺卿為光祿卿寺丞各加左右字陞  
秩從四品寺丞從五品 改太僕寺卿為太僕卿少  
卿寺丞各加左右字陞少卿秩從四品寺丞從五品  
改主簿增典廐典牧二署各設正一員丞二員監事  
一員吏目一員典廐署增屬官 驛等一十五郡  
置長一人改馬千戶所倉一處副使屬本署典校署  
增屬官遂生等三郡 五日革安遠縣僧會司  
七日增置衡州府耒陽縣現山巡檢司 九日改福

州時福寧縣青灣巡檢司為相山巡檢司松山巡檢  
司為庫溪巡檢司 十日追尊懿文皇太子為孝康  
皇帝廟號與宗皇妣敬妃為孝康皇后主妃馬氏為  
皇后封弟允通為吳王允燧為衡王允燾為徐王詔  
誥天下遂命有司奉養老恤弱重農造士任官推  
善周恤裕荒恤兵在廢掩骼以佐邦國 詔曰朕惟  
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必垂裕于後昆履大位而不  
遂手親者必致尊于宗廟此天下之至理古今之通  
義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承千載之大統  
皇考懿文皇太子早登儲位參決萬幾然施寬仁陰  
贊至治視斯民如赤子休天眷之聖威錫佑朕躬  
太祖皇帝存并臣民肆朕嗣登大位既謚 太祖為  
高皇帝 孝慈皇后為高皇后而皇考謚號未稱朕心  
寔悼焉述者採群臣之言追尊皇考為 孝康皇帝  
廟號與宗皇帝妣敬妃為孝康皇后擇日祔羣臣復  
謂中宮之號未正無與共承祭祀諸弟之封未定無  
以來輔邦家繼以為諸已丹妃為氏為皇后封弟允  
燧為吳王允燧為衡王允燾為徐王夫尊親所以崇  
孝敬之道正家所以厚風俗之原表與萬邦同臻至  
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一祖宗廟謚稱號所以



褒顯功德非所當諱今後惟廟諱如律回避廟諱稱  
號勿諱 一民間及山林崑穴有懷才抱德練達政  
治廉能幹濟之士有司明著寔迹禮請送來授以祿  
位以安黎庶 一軍民男婦有八十九十者賜米一  
石肉十觔酒三觔九十者加賜帛一疋綿一觔其身  
犯杖罪以上隸卒優娼不用此例 一所在鰥寡孤  
獨貧無產業不能自存者有司每歲給米三石責令親  
戚收養如無親眷隣里養之母致失所其有田地荒  
蕪焚畊種者從是開報以憑分給 一農桑乃衣食  
之本有司勿奪其時使得各得畊種足其衣食

一學乃風化之原教養英俊以備任用有司宜加意  
禮以勸勉禁其習于浮華毋得通同擾民 太后開  
平忠武王常遇春女皇太子數歲薨 皇后父金為  
光祿少卿洪武丙子九月十三日主為皇太孫妃至  
是冊為皇后 吳王回杭州衛王回衛州明年之國  
徐王幼未行歲壬午七月降封吳王為廣澤王衛王  
為懷恩王是歲十二月召至京皆降為庶人出之後  
隨駕入北京至天順元年釋放無存惟吳庶人有老  
姐教人耳徐王永樂四年封既寧王未之國永樂十  
五年薨遷葬太平門外無子國除至今南燕光祿寺

歲供節祀用時俗俸面酒菓所祭之 二十一日改  
廣東鹽課提舉司為廣東都轉運使司海北鹽課  
提舉司為北分司 二十二日革邵武府光澤縣河  
治所

二十五日革戶部浙江等十二清吏司立職氏度  
支金帛倉庫四司革刑部浙江等十二清吏司立詳  
憲比設職門都官四司立即中一人員外二人主事  
八人 革紹興府在城河泊所 二十九日改浙江  
等十二提刑按察司為浙江十二道肅政按察司各  
分巡道改為分司革照磨所 燕王來朝 吉安志  
載御史曹鳳韶是日侍班王由皇道入登陛不拜凡  
韶勅奏曰殿下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叔姪之情  
燕王由皇道不拜大不敬 帝曰王至親勿問又南  
京錦衣衛百戶潘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  
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任坐以拿張昂功陞職據  
此則來朝明矣 戶部侍郎卓敬上書 時燕王來  
朝敬奏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光帝夫北平者強  
幹之地金元所由具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萌夫  
萌而未動者幾也童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  
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上覽奏大驚袖而入 日語



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敬曰楊廣之于隋  
文非父子耶 上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敬  
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家卓奧後徙滄州少讀書十行  
俱下一目棄不復讀亦未忘也七歲有異人見之曰  
此奇兒也弟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六請書寶香山性  
至孝晨昏禮雖遠不廢夜嘗歸值風雨路得一牛騎  
之歸及門縱之則虎也洪武戊辰登進士授給事中  
好直言嘗功上曰諸王服飾尚有擬天子者此亂之  
道何以命天下邪 上笑而納之它日與同官見遣  
八十一人 上命改為元士導以六科為政事本源  
又更為源士後復稱給事中上疏多過直或戒以太  
剛則折故謝曰敬知盡諫諍職耳禍福非所計也言  
之益力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後請准兵入有  
執敬教之曰此得非前日奏我諸王者耶敬厲聲對  
辭不避且曰若用敬言王何能至此 上怒欲殺之  
係之獄使入諷之受官不屈姚廣孝乃借吳不欲范  
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滅衍夫敬言  
誠見用于陛下豈有今日于是斬敬夷三族敬臨刑  
神色自如徑日其面如生敬之死出于廣孝所憤  
上寔不忍嘗嘆曰因士養士三十餘年卓敬可謂不

負若矣敬博學多能諳論英發天文律曆地理兵刑  
靡不造其奧所著有遺書十卷詩文五十卷宣地間  
門人黃朝光子正資敬小像并其書至京師求編脩利  
球作傳稱其與夷齊當不朽且私謚之曰忠貞 馬  
都尉郭鎮卒 鎮開國初功臣武定侯郭英之子卒  
贈營國武襄公伯父子與亦以開國功封羣昌侯追  
封陝國宣武公姑 高店<sub>廟</sub>妃二女弟為遼邦二王妃鎮  
以勲威子弟姿貌潔修儀正詳謹朝謁之際太祖屬目  
洪武己巳選尚永嘉公主時年甫十七好李工詩  
熟于禮度每命練兵綜事恭勤不懈 帝即位命賞  
遼東兵事竣還中途疾作至京不能朝 帝令醫治  
勿痊卒于賜第輟朝三日欽葬皆遣官賜祭諸王亦  
遣祭奠定襄伯登者鎮姪也國朝一門為公侯駙馬  
伯者惟郭氏云 以中軍都督府事宋晟充總兵官  
鎮守甘肅 晟父朝用先國兵皆起定遠田間累有  
開國功朝用官至右督國兵以總管戰攻南臺晟承  
先官克徵寧征關陝三鎮涼州進官督府洪武庚午  
制充總兵官征哈密者去肅州千餘里虜州城也晟  
誅其偽王子別立法等三十餘人獲衆千五百人金  
印一銀印二送京師所得馬牛羊成給將士議明年



征軍東西番擒珠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  
羊十萬逆還京師甲戌調中府充副總兵討遼東遼  
寇戰腦溫江大捷明年平廣西并像諸寨明年總羽  
林八軍平五開平里十三洞戊寅率師城萬全諸衛  
還京 已邛以歲久居涼州回番畏服遂克總兵官  
出鎮甘肅靖難後來朝進左都督授平羌將軍復任  
永樂山酉諭降虜酋把都帖木兒倫篤倪灰邊境底  
寧命徐都督膺趙尚書誥 節即里中封西寧侯子  
琬琪尚安 成寧公主皆為駙馬都尉琬嗣侯有罪  
改命琪免官氏債舍月錢 洪武中凡無舍者官自

奏吏校人等且告並從錦衣衛同兵馬司榜与在市  
廊房居住月收債錢視毀者工部修理至是悉免月  
錢令戶工二部同管既而戶部尚書郁新謂事不端  
一奏令二部專管行五城兵馬司取勘見數凡過官  
民告討房屋以兵馬查勘即与儉住 令政憲兩司  
糾察屬吏 以戶部右侍郎夏原吉等充採訪使巡  
行天下 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勉等二十四人  
同日拜命充採訪使分巡天下問民所疾苦賞廉平  
吏出貪墨不職者皆得以便宜行之原吉在福建號  
稱寬平未幾移鎮蘇州思勉華亭人尋擢山東按察

僉事 革松潘衛 始求賢 自守令以上皆得荐  
舉 京師地震詔求直言敢諫 三月丁亥帝祀孔  
子于太學 駕至文廟祀先聖先孔子拜跪盥飲用  
享廟社禮畢御奕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二月革  
汝寧府新蔡縣儒學訓導二員 陞布政司為正二  
品堂上陞一級 七日革福州府福寧縣河泊所  
九日革應天府及各府照磨所檢校一員 於是應天  
蘇州松江鳳陽淮安杭州紹興金華武昌荆州貴州  
衡州長沙開封河南通德懷遠南陽南昌臨江袁州  
吉安撫州西延安濟南兗州萊州登州東昌青州  
太原平陽大同北平大名慶州成都重慶福州府凡  
四十五頁

革徽州及各府照磨所同獄司 于是天下各府照磨  
十二日改儀真縣清江關為清江汛 十三日改開  
封祀縣清溝馬驛為雅丘馬驛祥符縣特和馬驛為  
陳留縣清城馬驛雅川涉平馬驛為葵丘馬驛 革  
贛州府上館驛 十四日以散騎散人張成等七十  
一人為延海巡檢 吏部奏內載錦衣衛  
以前監生傅以莊為山東南河縣知縣 以莊舊名  
中為監生 洪武中以極刑家屬放為民至是幸保  
選除後永樂二年考滿 十八日改陝西山山西甘肅  
行太僕寺主簿為典簿改鴻臚主簿為典簿 二



十日定廣惠庫舊鈔免進天財庫就庫收放立廣惠庫勅合并底簿 二十二日燕王還國 二十四日草漢中府畧陽縣并儒李 請監察御史尹昌隆為福寧縣知縣尋召還官 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盛陽微誇見于天是以地震執政者惡之斥知福寧縣 帝初即位大臣相訐奏者命各道鞠之同官皆畏縮昌隆獨不避一絕以法巡關中去貪苛理冤獄所至風裁凜然還朝上疏言當節民力謹嗜欲勤政治務正李不報北落賊福寧益以清勤自勵俄坐使巫呪咀下獄得白還職 遣叅將宋忠屯兵開平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繼練兵山海關 忠之屯開平也調沿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選燕府護衛精壯官軍志隸麾下其護衛胡琦指揮閻童等悉送入京調永清左衛軍于彰德右衛軍于德州以防燕也 四月四日改揚州府叅興印莊巡檢司為新河巡檢司 增置通津巡檢司 六月革都察院右都御史僉都御史各一人止設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各一人 八月革留子左右等衛聚寶等門千戶所并各門吏目 九日改和州牛屯巡檢司為新河口巡檢司革浮沙口巡檢司 革彰德府涉縣偏店巡

檢司 十二日革烏撒軍民府同知一人推官一人知事一人 十六日改通政司為通政寺改使為通政卿左右通政為左右少卿左右叅議為左右寺丞經歷司為典簿知事為錄事增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各一員 十七日分太常寺少卿寺丞為右左陞寺丞扶正五品分鴻臚少卿寺丞各為左右少卿正五品鳴贊序班改正九品 十八日分陝西山西甘肅行太僕寺少卿寺為左右 二十四日革開封府考城柘城延津寧陵四縣儒學訓導各一員 革延平府順昌縣仁壽巡檢司 二十八日立鍾山祠祭署設奉祀祀丞各一員 革南丹衛以其官軍附慶遠衛 湘王栢有罪自殺回除 湘王謀逆事竟守臣奏之且以兵衛王城栢窮蹙縱火焚其宮室美人已而乘馬執弓躍入火中死貼黃冊有是月荆州護衛沒所鎮撫王音遠赴京師調廣東廉州欽州千戶所齊王栢有罪廢為庶人青州中護衛指揮柴真伏誅 青州護衛軍皆曹名深告王謀反 柴真鞠寔極刑遂廢栢為庶人出貼黃冊按是年七月詔書稱栢謀反肆連湘王相先已自焚死廢栢為庶人據岑當自湘王反後 以第大芳為副都御史大芳



揚州泰興人博李能詩文為宗党所重洪武間以儒士應  
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  
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隆大芳以為  
特受隆遇俱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益自感激諫  
諍矜薦得大臣体未踰年奏國祚治國書揭其正堂  
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方考孺為之記稱  
其志意偉然廓大和雅而不諂深有得于正祖明道  
之旨革除間累官至副都御史靖難師起嘗以詩寄  
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使大  
龙蟠地軸莫教鉄騎過天河與中事業蕭丞相塞土  
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蓋此  
燕兵初起為鉄柱所拒尚未至淮時壬午八月十七  
日與其子順童道壽皆斃死永樂四年十二月初子  
文生亦誅焉 以右補闕胡閔為大理左少卿  
閔字松友饒州都陽人李博行修素以惠直自許初  
太祖征陳友諒時謁吳芮祠壁間有閔題竹詩曰幽  
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灵物  
太祖嘆賞久之陰記其姓名洪武中以有荐辟至闕  
下上識之曰此題詩都陽庙者也拜都督府經歷革  
除間迂右補闕進大理右少卿靖難兵定京師閔時

坐誅戮子傳道誅死次于傳慶等俱戍邊衛妻汪氏  
女二人俱配象奴郡志稱其忠貞履直節行聞天下  
云又聞諸其隣人云一女後歸貧無所依閔里親以  
錢米結之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節行之感人如  
此嘉靖二年提李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北平按察使陳瑛有罪安置廣西 瑛字  
人歷洪武至革除年初為北平按察使坐交通藩邸  
誦廣西 太宗即位首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怒  
建文諸臣最深 上為帝允收報朝五日瑛請減之  
上下從專抗奏黃現廖昇王叔英周是脩王良顏伯  
瑋皆背逆宜追戮之 上曰朕初舉義師誅奸匪不  
過齊黃數輩等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強仇王純鄭賜  
黃福尹昌隆皆省而用之今汝所言教人况有不是  
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甚早志置勿問蓋  
上初入京師昇及自修自縊死良在官閔家自縊死  
先是 上兵至沛縣伯瑋不肯下與其子俱死現時  
守安慶投江死 叔英守廣德自縊死後瑛聞方孝孺  
等獄詳遂錄其妻女皆將給配現妻出通濟門先倚  
其二子于河遂自沉死叔英二女皆就錦衣獄俱赴井  
死其違命忌心如此後竟以羅織苛刻得罪誅至決



熙諸臣宗族皆釋還田里天順中英宗有釋建文廢人之曰孝宗朝有建言欲絕褒忠者于是瑛之罪益不可掩矣

穆恭字思

敬號守謙台州人李古行高晚年赴京建言列為六事上之其曰紹絕屬者請封建庶人後也既入通政司官大惧遂拘而勅奏之賴上聖明不之罪特勅有司遣之王古直作詩贈其行 迺贈翰林侍制王禕為李士謚曰文節 禕洪武中使雲南死回事

五月一日革賴孫黃金稅課局南安府南昌潭口稅課局 四日增置臨洮府金河縣濟遠倉 七日革

鎮江府甘露縣省瀕新港堪官一人 于二日革東

昌府臨清州会同關

革荊州府登云驛省夷陵州

安遠縣李訓導二人

十四日改錦衣衛千戶徐斌

于蘇州衛原辰斌從蔡指揮捕賊常州有功受賞

二十一日革東昌府聊城縣李海務關 選補天下

儒奪官員

先是李官缺以奉人及試中監生通經

儒士補之至是吏部奏缺衆詔令天下凡見任未入

及流官及為事事充軍令已替後但通經者所在訪

奉試用共後二年四月十四日復詔軍司軍士軍餘凡有

通經者軍官奉送布按二司試中送用 二十二日

革萊州府掖縣柴胡寨膠州達猛即墨縣柁島三  
巡檢司改襄陽府鈞州江口巡檢司置郟縣馬昌口  
巡檢司 二十三日革登州府海寧縣乳山寨文  
登縣辛溫察溫泉鎮福山縣大川鎮黃縣馬停鎮蓬萊  
縣楊家店高山招遠縣鎮東良海口萊陽縣行村寨  
凡九巡檢司 二十六日革郟武府建寧縣河泊所  
二十七日省廣州府連山縣以其地入連州

以監察御史戴德彝為左拾遺 德彝寧波奉化人  
洪武甲戌進士第三人入翰林院為編修甫三載陞  
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難以論思為職然既列

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  
知無不言者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  
正言諫論補益當時顯名後世爾盍以古人自期待  
我德彝與侍讀張信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所以稱

上意拾遺補闕以直聲振于朝後改監察御史益善  
于其成革除年間改左拾遺靖難之師既迫于太常  
卿黃子澄吏部尚書張純兵部尚書奔泰翰林侍講  
方孝孺御史大夫練子寧大理少卿胡閩宗人府經  
厯宋做戶科給事中韓永等日夕畫策防禦後俱死  
難



四川岳池縣教諭程濟上書 濟陝西朝邑人有法術以明徑為四川岳池縣儒李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俱在朝邑而食治兵岳池李事不廢革除間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為非所宜言繫至 京師台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日臣至期而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濟更以為軍師護諸將北行與靖難兵先鋒戰于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 文皇帝至江上濟逃去不知所終始徐州捷時諸將乃樹碑載戰次第及統軍者姓名濟一日夜往祭碑人莫測其後故 文皇帝過

徐州望見碑領左右曰碑者何也或以狀對上大怒趣左右摧碑一弁擊擻曰止 為我錄碑末乃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司擊毒得免濟曩者之祭蓋讓之也

以宋徽為宗人經歷 徽 人嘗建議親藩謀逆削其屬藉故靖難之兵討焉事平就戮其詳不可考

陝西按察司僉事林嘉猷以給由至京嘉猷本名昂以字行台州寧海人始師事同邑王琦 坐累家徙雲南烟族無一人願恤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涕泣

姜氏祕史

與之決別人高其誼後復行六千里至漢中求方孝孺而師焉方氏之門嗜李之士至者無虛席而孝孺獨以得嘉猷及鄭叔貞為喜勗之使進于聖賢之道且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丙子以儒士校四川蜀獻王謂其名字不相蒙乃賜之名曰良顯後以字行由荐辟入史館為史官累遷至陝西按察司僉事嘗被燕邸召入居處得其隱情至是以告孝孺其後以靖難師迫遣錦衣衛千戶張安貴書詣燕許以世子襲王位本嘉猷之言也內准平坐孝孺之党逮至京師壬午九月丁亥被戮

以文孝舉人接連為翰林侍讀 連字士連金華人嘗從宗濂李洪武中以儒士名主寧宣仁壽二縣簿至是嗣位濂詔求賢連以文奉入翰林侍從建官至侍讀靖難師入京師 文廟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殺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連為之方入見時孝孺受凌遲之刑未畢連惶惧受命歸而憤歎妻子問之曰得毋傷方孝孺耶連曰我受刑尚可正累怨累及尔輩耳遂巡問一日自經死以錢芹為戶部司務 芹字繼忠蕪州吳縣人少負氣節以奇功自奮元季以策于諸將無所遇武洪初辟



大都督府樣從大將軍徐達出北平絕大漢凱旋俄以例解職家居二十年甘貧守道為郡守姚善所知語在傳革除初年詔求遺逸善以芹應詔召對稱旨留中議事授戶部司務北陲有警署行斷事從征虜將軍咨謀會軍府遣芹入奏道病卒瀕卒執條遺事緩急上執政年七十二賜棺欵葬黃山以浙江仙居縣李訓導王叔英為翰林修撰叔英字元采台州黃品人始從母姓為陳後復本姓洪武丁卯辟為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李俊拜漢陽知縣高廟晏駕之明年召拜翰林修撰上資政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諄曰審寸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正今鑿可行具曰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強鋤梗不啻如醫者之去病農夫之去草急于去病則或傷于休屠疾于去草則或損于禾稼固自然之勢然休屠去疾之餘則宜調理其血氣禾稼去草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識者知為經濟遠器靖難師起叔英奉命募兵廣德未幾文廟已渡江都人皆散走兵部尚書齊泰來奔叔英以泰為二令州人執之既至泰告之政乃釋泰圖再奉然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

命詞曰人生窮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菜對之不能咽意在造化神有命歸九泉雲開茂與奔賊死首陽顛周粟堂不佳所見良獨偏高宗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于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自經而死時年四十將死時以書授祠山道人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取葬之蓋希年亦台州人故托以後事尋有詔治奸覈其妻繫獄死安俱赴井死或上其所賦詩 上曰被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乃置不聞叔英自號靜學有靜學集與同郡林右方孝孺二人友善嘗存之以傳叔英沒後竟無完稿後廣德知州周瑛重脩叔英墓立石為之記少師楊士奇墓英所葺堂為祭文以祭之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志綱常自持先生之心金一玉其章先生之行霜雪其光又追稱之曰先生學醇行正子道臣道終其身無一毫之苟忠孝二字蓋真足以當之且不愧其言云 六月二日省頴州府安遠縣儒李訓導一員 草濟南府歷城縣堪頭關 六月省興濟縣入青縣



增置臨江府羅漢鎮巡檢司 八日改莊浪衛稅課局隸甘州左護衛 十五日合金華府漢溪水驛馬驛為雙溪驛 省雲南府昆陽州臨安府通海縣楚雄府南安州元三儒李訓導各一人 十九日置河間府滄州長蘆鎮河南東批驗所 以叙州衛左所官軍置戎縣守禦千戶所 備重寇也

二十四日革慶陽府靈州蓋課司 二十五日革岳州府澤州萬盈倉副使一人 二十六日革宣課司副使置聚室內宣課司上坊橋分司 調荊州左衛所官軍于文同中 屯衛 召解借還京為翰林院待詔 縉吉水人舉洪武戊辰進士擢中書庶吉

士累上封事指斥時政詞甚剴切 太祖多見納用 兵部尚書沈借煥其年少諧改御史意宜苦之在臺以敢言稱文之 太祖命其父將歸鄉里臨道之曰十年後朕必用汝及期而 太祖崩遂奔表來京師時借母喪未葬父年九十矣有司以非詔旨請河南衛吏或言其為左右所中歲餘 帝憐其才召還以為翰林待詔大見信任請雜共入首先迎駙馬後為交趾叅議以漢庶人諧微下獄後三年死獄中家徙 遣 七月四日革九江府彭澤縣奉山訊鎮巡檢司

湖口縣焚石硯巡檢司

五日燕王舉兵靖難殺長史葛城教授余達辰北平布政使張昂都指揮謝貴彭二死之先是周王不法廷臣建議凡王府所在更置守臣于是以昂為北平布政使昂至以掾吏李友直為才託以腹心友直泄之至是起兵首執昂及都指揮謝貴世昂不屈死葛誠、懇亦死城中軍民聞交惠據九門城中乃定以友直為布政司右叅議 今按南京錦衣衛貼黃冊載校尉潘安拿為燕山右護衛小旗丁勝從龐來具殺彭二子家賞紵絲二表裡銀二十兩或曰 文廟潛邸術士表廷玉相之曰贖若至臍當戴白帽以王加白即皇也于是遂有大志建文改元志致羣賢力行古道仁声四布民莫不悅服致廷玉質以人心所向廷玉曰天之所遣何論民心又曰渡江來渡天有金帶相者革命之應也意遂決先是 高商前諸王庶子及郡王多在京遣命三年長平遣還時 仁廟漢庶人趙王皆留遣詔至北平稱風痺屢日遣人扶掖臨語莫能辨如是數月乃乞三子視疾朝廷以遺詔不可乃止明年疾愈奉朝由是正道入不拜御史曹夙劾奏曰殿下當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



姪之情由正道不拜大不敬當問王大驚左右頷  
上徐曰是至親饒他自是日晏便殿親愛浹洽矣未  
幾復稱疾以三子請 上不忍違召禪祖及弟都督  
僧壽議之增壽獨曰臣以一家保不反時中山王女  
為王妃故朝廷必謀及之禪祖忠于 建文增壽則  
厚于 文廟也于是三子得還至國後稱疾佯狂走  
市中奪食物飲酒語言<sup>卷</sup>紊亂或 土壤或草仆稱日  
曷等嘗問疾殿中 文皇擁紅爐犹呼寒曷嘆息而  
出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於上故耳曷勿信防益懈  
布置既定乃稱疾愈府僚三司畢賀尚扶杖臨朝  
遂賜宴酒酣進西瓜全校拳碎之以進已而曰水去  
不堪取刀割之于是兩廡伏兵盡出碎曷下擲杖曰  
我何病為尔輩奸臣所迫耳曷不服遂斬之以殉  
葛城 人不知其所以進仕為燕府長史靖  
唯師未起時王常病中暑四圍皆着火爐犹自言寒  
三司官入視病皆惧危駕獨城告之以不得于上之  
故因令人上交金王遣人至京奏事奔 等言于上  
執之既成獄即發符逮王府官屬後謀不果見殺獲  
其家俞逢辰南陽鎮平人兵起時以泣諫被戮于堂  
見其所寄家信戒子之言自分必死而尔等無希富

貴之心此六持正君子而人少知之者故贊陳尚書  
者謂宛陵大節惟公一人不知有又是公也 七月  
增置北平府宛平縣豐儲倉大使一員 蘇州府  
崑山縣寧海驛吳江縣松陵驛 甲戌靖難兵次通  
州指揮房勝以城降

丙子靖難兵拔薊州擒都督指揮馬宣鎮撫曾濬

馬宣者革除中都指揮也守薊州戊寅七月靖難師

起宣謀起兵禦之已而張玉朱能來戰宣與鎮撫曾

濬等閉城堅守及復諭之不一王擁衆急攻宣率兵

出拒王遣精銳衝入其陣執而殺之并殺濬事聞革

除君哀卹之 初張玉以薊州東 雄鎮外接大

寧可控引女直諸虜且兵多騎士三河洛河雖馬可

渡不先定將為後患議未定決薊州都督指揮馬宣

聞爰果起兵迎拒太宗遂遣玉及朱能將兵攻之敗

于公樂驛宣旋師守州城玉等環城攻之宣率衆出

戰為北將鄭亨所擒不屈死之

已卯革雲南等府免見關廵檢司衙門雲南府高州

府所屬河泊所清江廵檢司及歸化楊林羅次三泊

四縣并歸化河泊所祿豐縣南平廵檢司凡革一十六

處大理府屬太和縣神磨洞廵檢司趙州蔓神寨廵



檢司雲南縣太安倉赤石崖巡檢司浪穹縣夙羽鄉  
巡檢司凡五處蒙化縣屬蒙化州甸尾巡檢司臨安  
府屬西河縣曲陀巡檢司河泊所通海縣河泊所  
嶧城縣治所寧州河泊所凡七處楚雄府呂令巡檢  
司定遠縣會基關巡檢司鎮南巡檢司凡三處儋江  
府稅課司河泊所陽宗遠河川縣二河泊所廣西稅  
課 府稅課司景東府景豐倉曲靖益州  
通運倉交水稅課司鶴慶府稅課司劍川州河泊所  
武丁府稅課司和曲州羅摩錁巡檢司石日縣守渡  
河巡檢司尋甸府稅課司沅江府永摩村巡檢司  
江府稅課司通四十八處又安南府大庾縣楊林縣  
都稅課局二處 草楚雄府瑞嘉縣 增置濟南府  
豐濟倉大使一人 是日草沅江府日遠羅必甸長  
官司 草雲南黑鹽井監課提率司屬浪井監課司  
五井監課司 為師 井山井監井三監課司 草  
西江府臨西縣 草武定府和曲州祿勸州 草曲  
靖府南寧縣 草徵江府泗水縣周谷巡司 靖  
淮兵克居庸關俞瑱懷來進攻懷來克之殺秦政宋  
忠都指揮彭聚孫太遂取密雲野兒領 北平去居  
庸關一百二十里則跨南北四十里而山夾峙一水

旁沅淮南子所謂天下九塞而居庸其一者也北兵  
毀破居庸于是山後諸州不能守上谷雲中守將往  
往降附北克懷來指揮宋忠被執而開平危門六城  
馬營皆無完者矣 宋忠者始為風陽衛指揮使以  
智聞洪武三十一年都督齊瑛討西南夷無功以忠  
代為叅將以膚功奏革除君尤任之靖難兵起忠守  
懷來大將俞瑱守居庸關相為聲援已卯靖難將指  
揮徐去等敗瑛拔其城瑛走依忠而居庸為燕將所  
守 太宗曰非尔等所知當以智取難以力論力則  
不足智則有餘彼眾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  
狼復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癸未 太宗率馬  
雲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進甲申至懷  
來先是獲敵謀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尔等家在此  
平城中皆為燕所殺委屍積滿道路且為報仇將士  
聞之或信或否燕王聞之乃命其家人張其日用旗  
幟為前鋒眾遙識其幟又識其父兄弟無恙相呼  
輒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降者忠奔餘眾倉惶列  
陣未成王慶師渡河鼓噪直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  
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剗搜獲之遂被殺忠子謙  
鎮南指揮充軍尋賜死年十六 彭聚以都指揮與



同官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之敗也。與都指揮瑱皆見執聚太力戰死之。為靖難所俘。獲者不可勝計。獨都指揮莊得一軍。遁走得脫。其後反間得行名將卜萬吳高皆見疑而耿炳文李景隆相繼敗。雖有大將陳暉平安歷城侯盛庸皆不能軍而亡。勢成矣。初卜萬將陳亨欲降燕而為萬所制。太宗詰亨乃詐貽卜萬書。盛稱獎萬而極抵毀亨。絀識半。詔召一卒飲之酒。且賞賚之。而置書其衣中。得歸。與萬其同復之。卒竊窺之。問守者曰。遣歸通意。故得賚厚。卒跪告守者曰。能為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賚。守者如所言。為請遂俱遣。而不與賚者。終不平。至發其事。劉真陳亨被卒衣。得與卜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其家。其間吳高亦用此策云。 丙

州乘勝度石門。趙遵化夜入其城。守將拒戰死。鎖住遂降。俄與其子祥俱戰歿。太宗官其孫榮為指揮同知。戊子。革興化府興化縣道會司。十八日。革九江府德化縣南湖嘴巡檢司。庚辰。靖難兵攻永平。指揮郭亮陳旭趙葵以城降。兵自遵化移軍而東。費潤玉田昌黎梁亭皆下。至永平。指揮同知陳旭僉事趙葵以城降。旭遂從北將徐忠等分兵攻克深河。轉攻雲。皆下。旭全椒入。靖難遣封紫陽伯。葵虹縣人。洪武中任虎賁百戶。築城沙漠。改官永平。後封忻城伯。增置恩州安撫司。任歷司知事一員。省躬殿成。改謹身殿為正心殿。先是于乾清坤寧南北二宮之間。建退朝燕居殿一所。中置古書。聖訓名曰省躬。命侍講方孝孺作記。廿六日。革漢中府沔縣。以縣屬黃嶼金牛順政柏林青楊楊平六縣。驛改隸慶城縣。詔京官還宜納匭。內勤合。吏部考功員外盧義言在京官。給解省親。俱于應天府。給引有失。休統合照依丁憂例。于吏部給勘合。定限回銷。詔從之。遣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虜將軍印。帥師北伐。詔告天下。詔曰。朕奉先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政。以安兆民。豈意國家不幸。骨丹之親。屢



謀僭逆去年周廢人捕潛為不軌詞連燕齊湘三王皆與同謀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揚其過止正補罪除不問今年齊王將謀逆事竟推問犯者又言與燕王棣湘王栢同謀大逆相自知罪惡難逃先已自焚死棣已廢為庶人朕于燕王于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關遣長兵候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征討其罪咨尔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奉職平燕與國同心永安至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叙州府戎縣守禦千戶王瑁招安萬里菁首賊王倬等三百處 八月五日壬寅改淮安府賴榆縣荻水鎮巡檢司為大興莊團巡檢司置漢中府金州茶倉 已革除陝西行都司西寧衛遞運所 已酉征虜大將軍耿炳文率師次于真定遣都督徐凱以兵次于河間都督潘忠揚松以兵次于冀州遂遣兵進次雄縣 庚戌革紹興府上虞河泊所餘姚縣河泊所業盆河泊所蕭山縣河泊所 甲寅諸軍與靖難兵戰于月樣橋敗績都督潘忠揚松降 忠松聞雄縣被圍引兵謀知伏于湖忠渡橋伏兵起大敗全軍皆歿諸軍不及戰登城大罵而已 乙卯革池州銅陵青陽石埭東流建德五縣稅課司 革武昌金紫砢鎮

巡檢司 戊午革衢州府常山縣草萍驛 庚申革杭州府南城河泊所 都督徐真及靖難兵戰于大庄敗績癸亥以田州府府屬恩州直隸廣西布政司 省雲南府晉寧州儒學訓導一員 革淮安府清河縣白萍站遞運所 帝臨朝諭禮官曰今後荐新的品物教太常寺若一員官常州聚寶門外太常司官處報知合行荐新品物增價收買即便從他貨賣毋得因而作弊刁澄留難虧折小民違者治以重罪懲禮部出榜都教知道 癸亥耿炳文及靖難兵戰于真定敗績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副將軍都督蔡忠左都督碩忠皆被執炳文入城靖難兵攻之不克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元末從高廟取滁積功為明威將軍總督其後克米石取金陵日有功炳文皆從焉丙申歲與張士誠戰于宜興君用勇先登而死炳文代領其衆明年取廣德長沙擒士誠守將而降其兵會立元帥府于長興以炳文為總都元帥守之辛丑敗士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拜指揮使撫綏有方湖人安堵吳元年破蘇州士誠就擒論功召見戰門降諭曰今日之功雖古名將不能過也陞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初元授鎮國上將軍



兼右率府副使二年同徐達征陝西克之留炳文鎮守三年正月授秦王府王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十一月封長興侯十四年輔徐達太兵追虜兵于北黃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寶鏃五萬錠鈔二千錠伴造夙陽 其先瑩而追 爵君用為侯二十五年陝西兩當縣妖人作亂詠制總兵討至二十七年始克之三十年蜀中盜起命為征西將軍往勦平之三十一年鎮守遼東革除改元靖准兵起其後年九月命炳文大將軍印自遼東率二十萬援真定都督徐凱領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莫州先鋒至雄縣 太宗帥師禦之中秋出炳文不虞破其城忠松引衆來援伏兵起忠等皆被擒因得炳文不虞虛宴遂長驅至真定壬戌靖准將張玉未能漳淵來戰炳文大敗幾為所擒奔還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十萬十月復與能戰皆潰降副將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竇忠碩成都指揮劉遂俱被擒炳文固守燕兵攻城二日不能下而去炳文老將長于戰至是敗獲 建文君始有憂色遂召之還以李景隆代之遂至于亡開國功臣錄謂炳文戰沒于陣時年六十有五子璿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長女江都郡主革除中為駙馬

都尉璿為龍虎將軍後軍都督僉事嘗率遼東軍馬與江陰使吳高圍燕城有功璿散騎舍人權尚室卿後皆獲死 李堅懷慶武涉人洪武中以功臣子選尚太祖女大名公主為駙馬革除君即位公主進封大長公主堅以軍功封素城侯無幾何命耿炳文伐燕拜堅為左副將軍及燕戰于真定時炳文軍惟備西北其東南無備燕師出其不意夾擊之炳文幾為所擒燕將丘福攻堅：墮馬揮刀砍之堅大呼曰我駙馬也勿殺遂生擒之以獻 太宗謂曰尔至親也今至此尚逃罪乎送械北平遂道死姑蘓王琦謂堅沒于王事于莊見省當襲爵公主犹在悵惻至納其詰券莊得流寓南京娛情詩酒以壽終焉崔銑彰德志又載堅為郡人与李謙同時為駙馬却尉而讓歸附 太宗為之宣力安之堅寔河南產焉 陞六部尚書秩正一品增置左右侍郎 劉儁僉押當以勦合為正造曾國公李景隆佩征虜大將軍印北伐 李景隆泗州所昭縣人父文忠曾國長公主之子為開國元勳追諡岐陽武靖王景隆以洪武十九年四月襲封曾國公 上嘗書体尔祖祿忠孝不息八字以賜之使之讀書友儒生一時韋布有名者若天召



林右輩皆與交遊。草除君即位，與魏國公徐輝祖等俱以元勳子見任用。太宗靖難，師起命為征虜大將軍。帥師往伐，賜通犀帶，餞之江潁。遂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悉調各處軍馬五十萬進營河間。太宗語諸將曰：九江秦養之子，寡謀而驕矜，色厲而中餒，忌刻而自用，况未嘗習兵，曾見戰陣，而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也。漢高祖大度知人，善任使，英雄為用，不遺將能，十萬九江何等才，而能將兵五十萬，趙括之敗可待矣。時復台報者問景隆軍中事，上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為將政令不修，紀律不整，上下異心，死生雜志，一也。今北平早寒，卒褐不足，被冒霜雪，手足皸瘃，甚者墮指，又士無行糧，馬無宿蒿，二也。不量陰陽，深入越利，三也。貪而不洽，智信不足，氣盈而復，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統，四也。却曲道諱，金鼓無節，好諛喜佞，尚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為。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永平兵少。太宗曰：城中之眾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能推誠任人，足辦禦敵。若全軍在城，祇自示弱，彼得帶攻，非策之善。

姜氏秘史

兵出在外，奇變隨用。且內外犄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希為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牽解永平圍而破九江也。九江景隆小字十一，月景隆引兵十萬圍北平，城再戰，鄭林琪大敗，匿不以聞。明年二月癸亥，景隆致書太宗，辭不遜。諸將皆怒。四月丙申，引兵統百萬軍德州，那英胡傑等軍真定，漸移近北平。先是朝廷命中官賚璽書賜景隆斧鉞，俾蒞征伐。渡江忽沉于水，識者以為不祥。至是復賜之，已而遇靖難，師戰于白溝河，三進三卻。兵將漫散，南奔而德州等處俱失守。景隆亦奔還朝，臣多瑣珠之。帝不從。靖難兵渡江後，令總領東城兵馬卒致開門之禍。永樂初，太師寵賚莫比。明年周王以受賄聞，遂執下獄。景隆曰：非臣陛下何以有今日。文皇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閣門幽閉者四十餘年。其男女自相婚配云。世傳李文忠與張瑄相友善，張瑄以斗笠簑衣為贈，曰：汝家有奇相，絕食時令人披戴，仰天呼張仙，當有應。至是一老漢尚記其語，攜以入居。數日未食，藉以全活云。詔貴州都司軍士高巍參贊李景



隆軍務 魏山西遼州人洪武壬戌應貢入太學以  
孝行被旌尋受前軍都督府左斷事己丑上疏欲墾  
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仰末後慎選本惜名器  
教事 高廟深嘉納之後以斷事違旨當罪以議  
夫滴戍貴州閑索嶺仍許以姪代後 上既登極  
詔至親上表祿賀大意謂先帝傳位嫡長大居正也  
復奉下武詩絕其祖武為休五始之要末几復上疏  
言事一曰欲弱藩王之权云云書奏不報既而知州  
王欽辟奉入朝九月乙卯吏部言親失伍詔還貴州  
靖難兵起乃言周公東征必待三年而滅之欽三叔  
武庚自悔而脩耳今某不執命將討之易皇上好生  
之心豈忍赤子肝腦塗地乎臣願奉明詔曉以天命  
禍福明親親有和解之義無仇殺之理使罷兵而復  
守分土至是景隆出師詔魏參贊魏遂上書 文廟  
畧曰近因天下不幸我 太祖皇帝升遐天子致違  
道制嗣登寶位誕布惟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  
戴莫不願立于朝而忠其事皆曰內有聖明君主外  
有骨肉藩翰二帝三王之治可恃也忽聞大王與朝  
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意何出今在朝  
諸臣文者導之以智武者奮之勇執言伏羲以順討

逆焉有不勝臣竊遠竊穴不忍坐視兵連禍結挺刃  
自投願效一策蓋以為逞一二之欲而覆百萬之生  
靈豈仁智之為哉以為動干戈孰若和祥使帝者復  
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乃天下  
萬世之幸也臣所以奉詔置死度外未見大王欲盡  
一言者臣宿許 太祖殞首結草豈有要求哉且天  
下神死也不可智力求泰以智力求不能以二世守  
親以智力求不能以三世守若我 太祖乘元亂提  
一旅奄有華夏豈智力所能定應乎天而順乎人也  
以大王之賢智躬承先帝聖訓不為不熟何以一朝  
之忿遂以骨肉之親翻為仇敵其為先帝之累何如  
哉昔周公遇流言之謗即避居東若使大王聞疑謗  
之言解護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謗邪離間之  
口大王安得不與周公比隆哉大王慮不及此遂馳  
檄興兵侵襲種守所以任事者得藉口以為大王假  
誅左班文臣寔欲劾漢之吳王倡六國以誅錯為名  
也孟子云冢必自毀而後人毀之臣恐奸雄豪傑乘  
隙突起萬一失利大王獲罪先帝不能諱責矣今大  
王據北平取容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之擒將虜士  
易若建瓴雖孫武豈能過哉但自興兵以來雖今數



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之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其用兵之計又可知矣且佳兵者不祥百戰百勝兵家不以為奇今大王兵士大約三十萬衆與我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死生離間之理况三十萬衆異姓之士保終身因迫而死于殿下乎蓋虞戰則疲疲則離離則孤大王其熟思之且躬奉聖天子之吉念及大王以為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洒泣沆涕大王若信臣言以為賢上表謝罪按甲休兵以待事報朝廷必宥大王及軍民士之罪用脩親好則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大王執迷不回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衆為此僥倖不可成之悖事臣不知孰優也况 太祖大喪未終毒與師旅怒于伯夷叔齊太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有徑庭矣殿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臣民以天下不無慕奪之意幸而得成國中大王之後計世公論以大王為何如倘有蹉跌取訖萬世于斯時也追論愚臣之言其可得乎願大王再思而審處焉書奏不報魏又假周公獲引詩書反覆幾千言末云今殿下論親：最長最美即我朝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謗亦如周公安重自修無一毫驕吝之態有則改之無

則加勉內輔朝廷外屏四夷則周公不得尚美矣惟我朝家業同周室 太祖純德同文王皇后慈惠同后妃今殿下才美同周公輔吾 皇上守城遠成康故以周家始終之說言之魏白髮書生生死不惧者久蒙 太祖教養無所補報故彼惡肝胆大陳義理之詳如果賜死九泉之下得見太祖問臣所以臣亦有以藉口矣書奏又不報庚辰夏從景隆北伐軍潰南奔德州皆降已而遇督餉參政于臨邑時序端陽酌酒同盟遠協謀圍于濟南大著勞績後從征晉陽雁門等處壬午夏開京師已定乃縊死驛舍 九月戊辰朔監祭御史韓都上書 奏為机家事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茲 陛下講之有素行之方篤而佐之無人以致激變也蓋嘗即彼諸王既廢而言之以言其親則 太祖之遺休也以言其貴則孝康之手足也以言其尊則 陛下之叔父也彼雖可廢而 太祖之休不可殘也親之手足不可缺也父叔之恩不可虧也且使二帝在天之靈有子有孫為天子而厥弟厥子遭殘戮是則其心為何如哉臣每念慕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此皆殘酷豎儒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或者病藩封之太重謀



削貶之權銜疑之太重慮之太深所以流而至于此也方周王不軌之際進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未嘗不削也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未嘗不誅也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迓有甚于周公之誅管蔡者矣夫唇亡齒寒人自危理之常也制周之既 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奔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奔兵厥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亡復謂之國有謀臣可乎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以危事而用凶器其可淹久而不勇決乎徑營幾許而軍需耗是告乏糧餉猶是不給將不效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道迫于輸民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慮無已出入惟懼與國大事者方且洋洋自得若無事人由此而現彼其功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而不斷疎者續之而不堅殊有理也 陛下誠不察此愚臣以為不待十年必噬臍之悔矣臣至愚成恩甚厚不敢不言伏願少垂洞鑒興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待書功燕以罷干戈之本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使之撥亂反正以厚

親親之恩如是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革兗州府東平金線關口巡檢司又改平陰縣滑口鎮巡檢司為潘冢口堆巡檢司 遼東總兵官都督耿玘帥師攻永平府不克 乙亥革廣寧中屯守衛于廣寧中衛丙子革池州府東沅縣吉陽鎮巡檢司 增置肇慶府陽江縣丞簿各一人 壬午改鎮江府丹徒縣京口驛直隸南京 癸亥改保寧府江油縣西平馬驛為武平馬驛 己丑改鞏昌府金寧縣青家驛巡檢司為古城巡檢司 徵調戍官伏離守入京復為指揮僉事等官 李景隆次于德州徵調戍武官赴德州榛儲 調撫州守禦千戶所官軍赴德州總榛十月五日辛丑革四川行都司利濟驛 壬寅革會州衛河南驛靖惟襲大軍入其城都指揮朱鑑死之 總兵官都督劉貞迺還京師 癸卯置雲府昆明縣儒學 增置平陽府置寔庫大使一員 甲辰革國子監博士李正李錄增置助教一十七員 戊申改賴州府南橋堡巡檢司為安遠巡檢司 辛亥李景隆以諸軍至北平攻城不克遂築壘于九門 壬子增置鶴慶府訓導二員 甲寅靖淮兵襲執寧王權三衛官軍總兵官都督劉貞迺還京師守將都指揮



朱鑑死之行軍都督陳亨等降遂以其來歸或記曰  
文廟初起兵統未盛聞景隆將進攻北平惠之先是  
高廟末年嘗命文廟巡邊大軍軍練設衛官軍相與  
懼甚大軍領朵顏三衛多胡人精銳不靖而戍卒皆  
中州迂徙之衆北方苦寒日夜思歸文廟知之至是  
命仁廟嬰城固守獨率千餘倍道趨大寧遣書寧王  
告以窮蹙求為和祥寧王信之遂單騎入城執手大  
慟祈請甚切寧王為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  
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并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  
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戍卒皆  
從大寧城空靖難兵自是愈盛矣世傳文廟善戰寧  
王善謀一時章檄令諭多出其手嘗有事成中分之  
約後京城平寧王欲建國遂上奏乞巡視許之寧王  
出以飛旗諭有司治道文廟聞之大怒詔禁飛旗治  
有司罪寧王不自安恚屏從兵與老弱中官數人偕  
往南昌稱疾臥城樓乞封南昌詔即布政司為府屋  
舍無所更武廟殿閣尚黑云寧王既得請遂放志神  
仙以善終 貞合肥人洪武中寧獻王封大寧貞為  
提兵官北平北人大寧：王盡以護衛官軍之北平  
意貞亦降籍其家下之獄俄而貞由海道自福建還

京師家人遂得釋大寧在喜峯口外石惠州地圍初  
設大寧行都司與遼東宣府二鎮相為聲援自後棄  
大寧與朵顏諸虜都司迂保定而東遼遂失一藩籬  
矣貞女為 文廟昭順德妃 甲子省順慶府遂州  
儒李訓導三員營山縣儒李訓導二員 乙丑改貴  
州思州府平溪馬驛 辛辰州府沅州使溪水驛改  
令水驛為使溪馬驛 是州水馬驛為是州馬驛 以  
開封府隄陳歸德三川直隸河南布政司 丙寅省  
南陽府鎮平縣訓導二員 徵雲南官軍入京倫征  
十一月五日辛未李景隆及靖難兵戰于鄭村埧大  
敗壬申景隆遂德州北平城九壘皆潰癸酉靖難兵  
入城先是景隆次德州徵兵諸路合五十餘萬聞  
文廟東出遂圍北平刑部郎中魏校曰景隆號令戾  
明莫敢違初圍北平築九壘于九門又結九營于鄭  
村埧視督之以待 文廟之還今壘營人各為戰非  
受令不得輕動 文廟謀知之遂志銳攻一營盡殲  
之莫有救者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景隆不能支育  
遁翌日九壘圮固守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  
走委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 丁丑改四  
川監課提奉司屬黑藍井白藍井藍課司隸會州衛



軍民指揮司使 改粵番衛白藍井二藍保司隸藍井衛軍民指揮使司 已卯改四川軍番衛大寧場藍保司 庚辰革延壽府茂州稅課司 辛巳革池州府貴池縣李陽河地檢司 癸未改曲靖府南寧縣白水關馬駟隸益州 壬辰改福建寧德埔材批驗監引所于北茭批驗監引所 罷兵部尚書齊泰後以茹瑞為戶部尚書 罷太常寺卿黃子澄時以文廟表列子澄等蘇之 革平夷衛 李景隆復聚兵于德州軍戶復振 以副都御史陳性善監景隆軍 陳性善名復以子行山陰人洪武中以春秋魁鄉試列名上第曠唱時上見其疑重屬日久之謂侍臣曰向唱名陳性善者君子也賜進士第出身授行人司副已而入翰林為檢討初誠意伯劉基亮上命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即出現家玩占于石室中從膝指闕上之上簡精楷者數人入便殿繙錄性善預焉 上天威嚴重違見者皆惶汗甚或掣肘不成一字性善勸止去雅既竣書法端妍上嘉悅全賜以酒是時威遠巨測性善淹留竟日家人以為必死既出莫不大驚久之起拜禮部左侍郎尋達薛正言輩前云河南布政司使韓宜可方隸請

籍亦以性善言起為副都御史皇太孫在東宮時已熟性善名及即位一日暹朝獨曰性善 賜之坐問以治天下之道要且使書于紙以是性善感知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免輒為奸所更改性善朝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階臺上聽許臣必行今而詔書云然所謂為法自戾陛下無以信天下矣未幾文皇帝入靖內難上命性善監李景隆大戰白溝河敗績与大理寺丞彭与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質等皆被執以啼縱遣之性善服朝雖馬入于河以死詔加遺教徙其家屬于邊後志教之還邑人吳源為傳其事 十二月十一日丁未置濟南府長山縣白山邊運所磨城縣龍山邊運所鄆平縣青陽邊運所青州府安平縣清河邊運所臨河縣渠丘邊運所渠丘縣益都縣青社金嶺鎮二邊運所昌樂新興邊運所新興縣 庚戌革烏撒軍民府在城 二邊運所 甲寅增置管轄廣衛司主事各三人 戊午革烏撒軍民府趙班巡檢司辛酉靖淮兵改廣西克之 癸亥置長蘆運司兩淮運司廣東運司福建運司各照磨所 改威武衛為濟南左衛 改淮南武崇河駟隸堯源縣 置重慶



衛石柱宣撫司監閱巡檢司 遣都督程能將兵伐  
北 岷王擬有罪廢為庶人岷府典膳李英等伏誅  
茅湖廣五開衛武陽千戶所 移益州等衛軍寔廣  
寧左右前三所 營州右屯等衛官軍逃詣遼東詔  
編發給賞有差 薊州衛鎮撫曾璿謀起兵還朝不  
克死之駙馬都尉王寧謀反幽于其第 改牧馬者  
山所四所隸孝陵衛 永樂元年封 寧為永春侯  
世襲宣德間止授指揮僉事 改興州左右二屯衛  
官軍于營州衛 衛官張倫等率二衛官軍逃還結  
盟報効 詔興州營州開平等衛全家在伍者分房  
發回天下衛所軍士死亡籍止一人者放為民此當  
在三十一年 以札科給事中缺銜為山東叅政  
缺銜河南鄧州和豐鄉人洪武間由國子監生授札  
科給事中一云初為都督府斷事奏對祥明 高廟  
善之字之曰禹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以屬缺  
銜文廟潛御時有訢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  
日獄未成高廟怒命銜鞠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重  
之未几擢山東布政司叅政庚辰靖難兵起曹國公  
李景隆駐師德州銜督漕運飛騎輓粟水陸並進露  
集山丘未嘗缺乏既而軍敗南奔于叅贊高巍相逼

子臨邑遂協謀圍守濟南被危月餘不下城有被攻  
破者輒充之以計詐降開門候其入下之幾中其  
計靖難師知不能克越三月乃棄去事聞遣使賜以  
白銀練幣封及三代銜入謝 上賜宴陞布政司使  
尋陞兵部尚書佐大將軍應城侯盛庸總天下兵文  
廟殘祚用計擒之正言不屈令其一頓終不可得去  
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体至死罵方已壬午十月十  
七日也時年三十七父仲名母薛氏皆踰年八衰並  
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南編伍；七歲教響  
局充匠學皆死 燕王上書 燕王棟檄奏為報父  
仇事臣稽首頓首百拜味死言也臣聞天下至尊而  
大莫君與親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母必當盡其  
禮者蓋不忘其大本大恩也所以不敢忘者亦理之  
當然也故臣之于君則止于忠子之于父則止于孝  
如臣不忠于君子不孝于父是忘大本大恩也此豈  
人之類也也與若然則君親之大本大恩為臣子既  
不可以不報則君親之仇為臣子者其可不與君親  
報乎禮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及兵今我  
太祖高皇帝臣之君也父也君父之仇其可以不報  
與乎我父皇存日因春秋高故每歲宣藩屏諸王曰



我之所以每歲喚爾諸子來見我年老慮

父皇健日尚如此父皇病久焉得不來宣我諸子者

不知 父皇果有病也亦不知用何藥而勿救以至

于此大故也父皇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即斂不

知何為如此之速也禮日三日而殮俟復生也今

父皇不一日而殮禮乎自天子至于庶人焉有父死

而不報子者焉有父死而不得奔喪者也何故

父皇賓天一月終發詔令親王天下百姓知之如此

則我親子與庶民同也禮乎禮日天子七月而葬今

父皇七日即葬不知何為如此之速也且以此禮不

知出于何典今見詔令言燕庶人父子方知 父皇

葬以燕人禮也其可哀也矣其可痛也矣 父皇

賓天葬禮未期即將宮殿拆毀掘起池五尺不知

父皇得何罪而至如此也况陛下即位之初嘗諭普

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云 太祖高皇帝用心三十

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布定了如今想着 太祖皇

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房子與人

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上不同心不守法度便

是將房子拆毀了却要房子裡安穩住的一般世間

安有此理哉言乎今 陛下聽信奸臣齊尚書等

之言即將祖業拆毀乎詔旨大相違背使天下之人

皆欲守其法度亦唯矣哉孔子曰父在現其志父沒

現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我 父皇存

日嘗與眾王曰我為天子蓋造宮殿不造欲壯現天

下萬邦來朝使其現瞻知中列天子之尊嚴如此也

然此勞民苦軍費用錢糧堂易為爾故我今日蓋造

宮殿極為堅久壯麗使後為帝者享用不須再造勞

苦軍民也今將祖業拆毀禮乎且于父皇賓天便欲

詣闕究問恐彼外人不知者以為自有他心犯陛下

也故不出一言吞聲忍氣而淚從腹中落也不意在

朝左班文臣齊尚書黃太 卿等官皆是奸邪小人

貪墨猾吏皆我 太祖皇帝珠不盡之餘竟又行結

構為惡以陛下年少寬容每用巧言欺惑受亂祖法

豈不知皇明祖訓御製序云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

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負朕垂

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享祐于無窮矣嗚呼其欽

戒之哉齊尚書嘗奏凡朝凡筵揖而不拜及乎小祥

節而亦不親行祭祀至于各王差官到京行祭祀禮

及奏事將百戶林玉鄧庸等拿下囚禁棒楚煨煉令

其誣王造及此何禮也齊尚書又誣親王擅自孫練



軍馬造軍器必有他圖齊尚書明知皇明祖訓兵衛  
二條凡王教練軍馬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其  
臨事有警或王有閒暇則適數不拘又云凡王入朝  
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軍旗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  
繁重斟酌從行者聽之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  
鮮明整齊以杜奸民之覘于洪武二十五年春 父  
皇太祖高皇帝特詔諸王赴京賜勅內：一件云常  
歲訓將練兵驗是迴迴封疆險易造作軍器務要精  
堅堪用庶使奸邪難以口舌惑衆勅後書曰洪武二  
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後午時分朕于奉天  
命翰林修撰練子寧許現編修吳信三員執筆聽命  
朕口占以成以示後人以辨其偽孫允收親目之後  
容行故勅臣想 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  
常歲操練兵馬造作軍器為一防邊禦寇以保社稷  
使帝業萬世固也豈有他心哉其奈奸臣齊尚書黃  
太卿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法恣行奸克搆成福子  
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齊恭等不知有陛下也七  
月未作傳聖旨使令悉少却齊宗忠指彈謝貴等未  
謀殺臣：為性命不得已而動擒獲反賊宗忠謝貴  
等了當已嘗具本奏刺拘留宗忠謝貴等在官欽候

降旨誅決到今不蒙示諭其奈齊尚書又行矯詔令  
長興侯耿炳文等領軍馬駐營雄縣真定未攻北平  
臣為保性命不得已而又行動兵殺敗逆賊耿炳文  
等所領軍馬擒獲將馬李堅却督清志竊志頑成都  
督指揮劉燧指揮 成等了當奸臣齊尚書出榜令  
軍罵燕賊父子 太祖皇帝我之父也罵賊父子是  
罵祖与叔父為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如此  
無礼其罪當何如哉不意十月初六日又矯詔令曹  
國公李景隆德兵令天下應有軍馬來攻北平城欲  
殺臣：不免親帥精兵各行殺敗李景隆等臣進而  
去若是如此齊尚書等必欲殺吾 父皇子孫懷我  
父皇基業意在蕩盡無餘將有以潤天下此等逆賊  
必不与之共戴天不與 父皇報得此仇臣縱死亦  
不已也今臣昧死上奏 皇上陛下憐 太祖高皇  
帝起布衣奮萬死不顧一生創業分封諸子今陛下  
聽奸臣之言 父皇崩天未及期年將 父皇諸子  
誅滅殆盡伏望陛下俯賜仁慈留我 太祖皇帝一  
二親子以奉祖宗香火至幸陛下累發軍馬攻北平  
必欲殺臣：為保性命將十萬之眾俱是舍死忘生  
之士殺我 父皇太祖皇帝平日恩養之厚保我



父皇子孫盡力効忠于今日諺云一人拚命千人莫當縱陛下有數百萬之衆亦無如之何也伏望陛下休大上好生之德莫駭無罪之人死于白刃之下其恩莫大焉復請陛下但是 父皇宮中曾侍病者官人并長隨內官又用藥醫官營办葬事及監拆宮殿等官奸臣奔尚書黃太卿應有左班文職等官發來与臣軍前充問欽願皇帝陛下奉承皇祖之訓以安聖心永為社稷之主使天下人民各得其所矣如陛下听奸臣之言執而不發臣親帥精兵三十五萬直抵京城索取去也此等皆我 父皇之仇人臣必不与之共戴天臣若不得與 父皇報得此仇是臣為子不孝也為子不孝此是忘大本大恩也堂人之類也

今將合行奸臣數目開列于後

- 一宮中侍病老官人 一長隨內官
- 一太醫院官 一禮部官
- 一葬事官 一造孝陵駙馬等官
- 一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
- 一監拆殿宮殿工部官內官

如上逆党一一如數發來臣軍前充問的實即行差

官實押司具本奏聞伏取聖明裁決如果不發奸臣奔奉等來臣必不已也兵抵京赤地千里臣曾請天威無任激切恐惧之至臣棟頓首稽首百拜味死謹具奏聞 元年十一月初九日臣棟燕王檄檄天下燕王令旨為報父仇事諭天下藩屏諸王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曰惟我 父皇 太祖高皇帝奉天承運華夷一統天下生民之主自踐天位以來誕敷皇澤廣被萬一邦祚扇仁風溥及八表使天下雍熙無一物不得其所何異唐堯虞舜之世我父皇可謂道通遠古德齊前聖矣漢開國之君豈能企及哉然而四海既平天下底定以長子立為太子餘子無分嫡庶志皆裂土封王各守藩屏同享富貴以為萬代子孫之計豈期數年以來不幸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相繼而卒我 父皇慈念皇太子蚤逝立其次子為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初十日不幸 父皇賓天皇太孫即帝<sup>位</sup>然我衆王不敢以叔道自尊凡表奏稱賀頓首百拜萬死言何因則欽尊 父皇明命不敢為一毫之非礼臣子之情至矣然而帝<sup>王</sup>幼冲即位以來任用奸邪小人貪墨猾吏為六部都察院左班文職等官日以甘言巧計蔽



君之聰明使君淫醜酒色不遵喪制不孝于祖不親政事崇信奸回放出師保屏棄典刑殘害骨肉于是穢德怒于天地京城地震十日山崩水溢天火災其上庫二月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木蝗虫遍生於隴畝占書曰地震者地德至靜欲其常安不敢動搖若主弱臣強地必震動臣下擅權則上為不寧而受怪生焉陽伏不能出陰迫不能入陰陽相激地必震今宗廟宮殿者人君之位國無忠臣誅伐不能以理下不相親也尚山水溢者五行失序也山公輔之象賢人退小人進則山崩山無故是崩國易政人主失位必流散也天火焚其土庫者賞罰不明也燒宮室者君不思道厥坎火燒宮室也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木者小人在位賢人出走君用謬言殺正人蝗虫遍生隴畝者佞臣輔君以貪苛之政邪臣在位則虫食苗葉君用才不當臣不任職則虫食苗節佞臣在位則虫食苗心任用奸邪則虫食苗根也吁天之警戒如此此此皆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賊等官疎佞恣行不道苦軍害民惟以誅滅親王為心以致災異如此先是 父皇有病符勅宣我第四子來奸臣奔尚書匿其使命使我父子不得相見至于 父皇疾革教問

曰第四子來否豈知佞臣奔尚書陰謀用心如此所以 父皇有病為肯令我諸子知之至于升遐亦不即報我諸子奔喪至今 父皇得何疾用何藥而弗救至于大故閏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即歿禮三日而歿冀其復生不知何為如此之速也停棺不于中殿七日即葬古禮天子七月而葬何為如此之速也余以禮不知出于何典今見詔內言燕庶人父子方知 父皇太祖皇帝葬以庶人之禮也其可哀也已其可痛也已何故 父皇崩天一月方發詔令親王及百姓知之如此則我親王子庶民同也禮乎非禮乎况 父皇崩天葬禮未具即毀拆官殿掘地五尺不知 父皇得何罪而至于如此也况 帝即位之初嘗諭普天下文武百官其中又云 太祖皇帝用心三十年大綱紀大法度却擺布定了如今想着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房子與人住的一狀若是做官的政事上不用心不守法度便是將房子拆毀了却要在房子里安穩住的一股世間安有此理言我言乎今上位德信奸臣奔尚書等之言即將祖業拆毀與詔旨 太祖違背使天下之人皆欲于其法度而唯矣孔子曰父在現



其志父沒現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我  
父皇存日嘗与我衆王曰我為天子蓋造宮殿不造  
欲壯現天下萬邦未朝使其現瞻知中國天子之尊  
嚴如此也然則勞民苦軍費用錢糧豈易為尔故我  
今日蓋此宮殿極為堅久壯麗使為帝者嘗用不須  
再造勞民苦軍也今將祖業拆毀礼才及齊尚書堂  
奏凡朝几筵揖而不拜及于小祥節屆亦不親行祭  
祀至各王差官到京行祭祀之礼及奏事將百户林  
玉鄧庸等拿下囚禁捶楚鍛鍊令其誣王造及此何  
礼也齊尚書又誣親王檀自操練軍馬造軍器必有  
他圖齊尚書明知皇明祖訓兵衛內二條王凡教練  
軍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或臨事有警或王  
有間暇則遍教不徇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馬  
步旗軍不拘教目若王忌供給繁重斟酌隨行者聽  
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鮮明整肅以壯臣民之  
現于洪武二十五年春 父皇太祖高皇帝時詔諸  
王赴京賜初內一件云常歲訓將練兵驗視周巡封  
疆險易造作軍器務要精堅堪用庶始使奸邪難以口  
舌惑听初後書曰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  
朝後午時分朕于奉天門命翰林修撰練子寧許現

編修吳信三頁執筆聽命朕口占以成以示後人以  
辨真偽孫允炫親目之發行故勅臣想 太祖皇帝  
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軍馬造作軍器欲  
為防邊禦寇以保社稷使帝業萬世固也豈有他心  
哉其奈奸臣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  
法恣行奸宄操成禍于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齊  
尚書不知有皇帝在上也然而 帝被奸臣所惑溺  
甚故我 父皇骨肉未冷故土未乾後母盡妻之  
流言而罪周王破其家滅其國將周王次妃選其宮  
人悉配于軍士于湘王無罪聽終日之言賜其宮焚  
死齊王無罪又聽謀臣之言降為庶人拘囚在獄設  
衛侍從人等盡皆撥散及乎岷王又聽謀言左班文  
武齊尚書等官之言以金帛賞王之左右使其誣告  
岷王降為庶人流于漳州烟障地而奈想齊尚書黃  
太卿等奸邪小人貪墨猾吏皆我 父皇之子孫報  
其私仇快其心志嗚呼被人之毒甚于狼虎我 父  
皇能有几多子孫受被之害能消几日盡痛心疾首  
豈勝言哉不意奸臣齊尚書等又使令惡少謝貴等  
為北平都司官張昂為布政司官有本府長史葛誠  
用心秋許來謀殺我于六月將軍馬國住外橋柵木



截我端禮四門行路殺我守王城上軍士披甲執仗  
繞鼓呼聲震城野使人在城坐食惶惧不安我亦  
可耐之至七月十五日未謀殺我約申時引兵入王  
城當日有都指揮張信未透消息為保性命不得已  
于未時動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了當七月十六日都  
督宋忠等領軍馬八千步軍一萬二千調山西萬安  
懷安宣撫前衛軍馬一萬前往懷來下營期會各處  
軍馬來攻北平予故不免親帥精騎八千直抵懷來  
于忠軍交戰自辰至午忠軍大敗獲馬六千匹生擒  
到逆賊宋忠都指揮孫太俞填等行殺死餘衆悉  
降八月奸臣齊尚書等又矯詔使長興侯耿炳文等  
領軍馬三十萬前來營謀真之期會各募軍馬來攻  
北平不免又行親帥軍馬往彼逃敵于當月十六日  
破雄縣斬者九千餘級獲馬三千匹生擒到都督潘  
忠指揮楊松二十五日大破真之將逆賊長興侯耿  
炳文所領軍馬行殺敗斬首五萬餘級獲良馬二  
萬五千餘匹生擒左副大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大將  
軍竇忠右都督顏成何 都指揮劉遵來降成省帶  
于原衛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璠楊文將遼東軍馬來  
圍永平我親騎士一萬九千倍道兼行直抵永平吳

姜氏秘史

高等聞風夙夜遁逃奔以 太祖皇帝恩養學德都  
指揮房寬領軍馬出城乘降而有逆賊朱鑑萬 凌  
遲處死了當惟都督劉貞陳劉貞陳亨將領軍馬守  
住松亭關不肯來降我親帥精銳騎士三萬襲破其  
營生擒都督陳亨劉貞陳亨騎遁去太寧遂平奸臣齊  
尚書出榜令軍民罵賊文子是罵 祖子叔父為  
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等如此無理其非當  
何如哉未幾齊尚書黃太卿奸臣等左班文賊又行  
矯詔使令曹國公李景隆領天下各都司軍馬五十  
餘萬于十月初六日來攻北平圍我之城必欲殺我  
謂天下官軍何不念 太祖皇帝恩養厚德留我一  
二親王以奉祖宗香火豈不幸哉故我仰賴祖宗積  
德之添于是親帥軍馬以寡敵衆將景隆所領天下  
軍馬行殺敗斬首一十萬九千餘級餘衆降者咸  
宥歸於原衛景隆等夜遁西而去然余之用兵所向  
克捷此皆余平日存忠孝之心故天地祖宗神明憐  
而祐我也若不如是縱用兵如孫吳亦無能為也余  
想奸臣齊尚書等必欲害壞我父皇子孫基業蕩盡  
無餘將以圖天下也何如此之苦毒也哉竊惟我  
父皇親親之心天下之人所知者且如靖江王守謙



其祖為惡至于守謙景惡不悛降為庶人我 父皇  
思念祖宗尚不忍破其家滅其國復立其長子為靖  
江王諸子皆為鎮國將軍享有爵祿于朝廷同其久  
遠也周齊湘伐岷五王皆 父皇親子縱有忠亦當

示普天下藩屏諸王暨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  
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邪邪大逆不道我 父皇之  
誓為子者其可不報乎故諭

寬恕何況無為惡之寔迹皇明祖訓法律內一條凡  
風憲官以王小道奏聞離間親戚者斬風聞王有大  
故亦無寔迹可驗報以上聞者其罪亦同奸臣奔尚  
書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訓助君為惡而遂至于如  
此使我眾王日夜憂愁飲食睡夢不遑寧處况予自  
父皇賓天以來抱病侍服未嘗一日離苦次遵其親  
法毋敢少犯惟日守分而已奈其誅滅五王又未殺  
我願余雖匪才乃 父皇太祖高皇帝親于母后孝  
慈焉皇后親生皇太子親弟恭居中土之長禮曰父  
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奸臣奔尚書黃  
太卿等余必不与之共戴不報得此仇縱死亦不已  
矣故用欽遵皇 祖訓法律內一條躬行率領精兵  
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職奸臣獻俘于祖宗神明令受  
非常之刑上以政其君下以安其軍民使我父王基  
業以永萬世豈不幸哉嗚呼皇天后土常以大中至  
正而為心祖宗神明寧無誅奸去邪而為念故用諭





革除遺事序

革除遺事何以錄懼淫也諸先正之死守烈志大節揭拘與天日相昭回何淫乎吾懼史逸之也史逸之矣此其錄之也何上承

二聖帝之意也

文皇帝嘗謂先正之死日彼食其錄自當盡其心爾

昭皇又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四大青伴爾宗爾姻姪從輕典且伴爾爾若宅爾母滿嗚呼仁哉又謂之日忠臣宜有傳不書則何以示勸故茲錄之必護皆以承

二聖帝之意也疑以斷信信以斷微信則無疑微則益

信是編也本蕭田宋君端儀革除錄清江張君芹備遺錄旁朱諸家傳記稍增榜之然猶有闕焉疑其所既微白其所未至則有缺于後獻君子  
正德庚辰仲冬嶺南後學泰果黃佐才伯父序

革除遺事序目錄

卷第一 二十八人

方孝孺

黃子澄

齊泰

謝貴

張昂

葛誠

盧振

朱忠

馬宣

朱繼

彭聚

錢鉉

鄭華

陳孝回

葉惠仲

姚善

鄭恕

宋微

戴德彝

盧原質

林喜猷

程通

卷第二 十四人

黃觀

王叔英

周是修

韓伯瑞

廖昇

王良

曾鳳韶

魏公冕

鄒公謹

高巍

程本文

黃鉞

王省

劉政

卷第三 二十五人

陳迪

練安

侯泰

郭任

盧迥

暴昭

毛泰

胡子昭

卓敬

茅大芳

胡閔

廖鏞

陳繼之

韓永

高翔







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世家夙城里族甚蕃父克勤洪武初為齊寧守學行政事名聞一時至正丁酉孝孺始生之夕有大星墜其所自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學人以為善屬文呼其為小韓子十五六時侍父宦游齊魯層覽周公孔子之廟宅問區巷舞雩所在慨然有願學之志洪武八年父被誣建獄上書政府願以身代不報明年以文場來燕深驚器之名流先進如胡翰蘇伯衡葉見泰輩皆諫不敢及會父坐空

印事草疏將請理而父沒扶喪歸至又明年燕致仕還浦陽復往卒棄四載辭歸燕尋徒蜀孝孺欲往省不可為文額天願翰壽以延之燕嘗欲甥之而不果亟稱其文至日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文場不知孰為後先也然孝孺未視文藝恒以明王道聞異端為已任進修所謂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為程朱復出嘗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之豈獨我哉其不為貧寒所動如此洪武十五年上用吳況揭棍等薦聘至陳說多稱旨上為極日孝孺孰與汝對日十倍與臣錫之宴凡稍教

必至之而後生

上使人規之善其舉動端肅謂皇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考其才以輔汝誠靈芝甘露論稱旨諭還家二十五年復辟至

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擢將仕郎漢中府學校明年閏四月抵任漢漢中水土暴惡病瘵瘵者十人而五孝孺安之甘蔬撰與諸生談道不卷視其色若飲萬鍾者二十七年春蜀獻王廷之處以賓師恒日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孝孺以見以必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王喜甚使之講經論文無虛畧其讀書之虛日正學蓋以聖賢待之

也父于蜀因得訪朱燕墓卹其孤遺癸酉丙子校文天府三十一年太歲即位用交薦召為翰林侍讀日侍左右備 顧問德望素隆以時倚重凡將相所行惟孝孺之咨尋定官制改侍讀學士為文學士以孝孺為之靖難師起日召之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及將敗盡策守誓死杜稷嗣君既亡文廟納姚廣孝言召用之孝孺不屈繫獄遣人諭旨終不從事詔天下同廣孝舉代草者日必須方孝孺召出自獄斬縲而見命草詔日有死而已遂就戮臨絕為絕命詞日天降亂離為孰知其由奸臣得計為謀國用拙忠臣發憤為血淚交流以此狗君為抑又何求



嗚呼哀哉予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孝孺學術蓋源流於伊洛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四方夷裔得一字實於金甌實以代之宗工也嘗與郭濬鄭居真林右劉剛王紳王琦鄭楷趙象王叔英相交善皆海內明儒每以書往來切劘道誼聞風者莫不興起札文為之復振自號遜志齋有集四十卷所著又有周札考次大易按辭武王成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皆逸不傳洪熙初仁廟嘗謂群臣若孝孺輩皆忠臣也詔奸臣黨於從寬與方氏遺族因立祠堂以祠孝孺後知縣郭紳從而新之成化初郡人謝鐸

蒐輯其遺文梓行於世

黃子澄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袁州分宜人少從邑人歐陽真受易周與學校尚書清江梁寅受春秋博學負俊聲游鄉校同舍避席推為高等嘗賦寒江把釣圖及枯梅詩人爭傳誦之洪武癸亥膺工入大學明年定科舉之制中京為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修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諸讀累遷大常寺卿皇太孫立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避服一日皇太孫坐東角門召子澄告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太孫喜

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即位時周齊相代抵五府進

上朝罷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者東角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然漢壽退與齊秦謀之秦欲先燕子澄曰周燕母弟取周即剪燕之手足而燕圖可圖也入白

上遂遣曹國公李景隆圍河南迫周王構至京師遷之雲南徙代王桂於遼湘王柏聞討狼狽聞官焚死執齊王構囚之京師珉王概降為度人雖聖德如燕王亦招掖其事加譙讓朝廷以子澄為功褒賞之燕王於是上善救周罪子澄指為連坐決意討之元年三月命都督宋忠等北征七月靖難師起移檄大意言

上崇信奸回離間骨肉遵太祖高皇帝遺訓奉天征討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首以誅齊秦及子澄為名遂破懷來雄縣遣長興侯耿炳文禦之互有勝負子澄慮師老遂言於上班師詔以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率諸將兵凡百萬以往景隆自負有文武才子澄亦薦之上寵信特深甫行饒之江浙賜群王帶諸將各一賞賚無算子澄授以指畫景隆遠而已子澄甚憂之未幾景隆攻北平城累戰俱大敗奔還京師



上赦不誅于澄泣諫曰景隆出師無記律意在觀望不誅之以謝宗社何以懲將士不聽而已徐凱盛庸雖踵敗蚬顧成等皆于隆澄相厲大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矣乃賦一詩以志慟憤詩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遂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操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知憑誰借哭向蒼天幾望冤聞者哀之尋用侍臣議詔誦于澄及齊秦于遠方以快敵意其實使之募兵也特諸將有守淮南而大廟忽已渡江矣景隆開門迎謁尋有詔執于澄等責問不服于澄等死之

上命赤其族一子逃難易姓為因經宥赦乃復姓家湖廣之咸寧至今不絕近有登進士科者袁州人祀于澄于鄉賢祠倡其事者推官陳翰也

### 齊秦

齊秦應天府溧水人洪武丁卯鄉貢進士始名得復受知于

高廟改賜今名筮仕札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歟

上躬擐于天得九年無過官員陪祀秦與馬乙亥馬兵部左侍郎戊寅進本部尚書嘗被召聞遠將姓名秦屢數無違又欲考諸圖籍秦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悉自是益承眷遇及

上秦即臣秦預受顧命輔嗣君親藩將入臨淮安秦言于

上令人齎勅符勒使歸國及增難師起秦主征討之策命將出師多其畫等嗣君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殺弄柔翰而已詔聞外事一以付秦秦遂移檄指斥親藩或難之秦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是何言耶語聞

太宗遂首以誅秦為名秦以谷王滿師遣還慮遠宰二府為變召還京師惟遣王至遂番之於是天下勤王兵稍集始戰猶有勝負及勢不可支朝廷乃請其官以求兵解尋召還嗣君出走秦追之不及至廣德

州語在吾叔英傳記而被執秦抗辭不屈遂族誅

### 謝貴

謝貴 人洪武末黃子澄齊秦建成奪懷王之

策時燕蒲稱病秦謀以備虜為名乃以貴為北平都揮使張昂為布政使俾誅誘王府官屬覘察王府勅爵元年三月朝廷師至燕約貴先發六月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布於城內填溢街巷迫圍王城外墻人以木剛斷墻札等四門燕王聞之曰我病不出雖塞可也己而軍士登城擐甲執兵飛矢入王城四面鼓噪震動城內七月王不得已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師護衛勇士八百餘人應之能請先擒



謝貴張昂王曰彼防守既嚴梓爾難擒須以計致之可也今奸臣遣中貴人來遠護衛官屬宜悉休所坐名收之就令中貴人召遣昂付所逮者則昂必來矣來則縛之一夫之力爾乃匿壯士端札門內遣人召貴昂父之乃至衛從甚衆至王門門者呵止其從 惟昂貴得入至端札門壯士出擒之其從者猶未知移時貴昂不出稍稍散去將士聞二人被擒皆散走王等率勇士捕之是夜王等攻九門黎明以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王命指揮唐雲軍騎往諭守者皆散乃盡克九門

上親問貴昂乃知其謀出於齊黃遂尚書請誅之於

是增難師出矣貴等遂被誅死

張昂

張昂山西澤州人華除年間諸藩不靖朝廷建議凡藩國所在悉更置守臣必素負重望者使居其地乃擢昂爲北平布政司左布政使昂至日求王府細事將爲不利其司吏李交直密聞於

大宗遂命燕山右護衛副千戶潭淵於端札門視昂及都指揮謝貴等隨攻奪九門已卯七月六日也昂不屈而死其親族皆坐焚如之刑

葛誠

葛誠字

人不知其所以進士爲燕府長史

增難師未起時王常病瘡暑中四圍皆着大壩猶自言寒三司官入視疾皆懼危篤獨誠知之以不待于

上之故因令人告與會王遣人至京奏事齊泰等言于

上執之鍛鍊成獄即發符逮王府官屬且約謝貴先率兵誠許爲內應王府人無大小誠皆藉以爲後謀不密見戮其家

盧採

盧採字

人嘗與魏國公徐輝祖同謀抗

禦增難之師事見輝祖傳

宋忠

宋忠者始爲鳳陽衛指揮使以智勇聞洪武三十一年都督齊璋討西南夷無功以忠代爲參將以虜功奏華除君允任之元年三月詔忠調練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屯開平燕府護衛精壯官軍悉選練忠麾下護衛胡騎指揮門童等悉召入京調北平未清左衛官軍於彰德永右衛官軍於順德以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取獻練兵山海諸將防於外張昂謝貴防於內約期俱發時世子及二郡王高煦三郡王高遜皆京在齊泰日三人在此宜先收之黃子澄曰不可事覺則彼先發有名且



得為備莫若遣歸使坦懷無疑也遂遣歸尋傳遣	人追之不及已而齊泰傳檄使約謝貴先發長史葛	誠為內應蓋拘親藩官屬七月甲戌貴與張昂敗露	見執靖難兵起忠懷來大將愈項守居庸閣相為聲	援已卯靖難將指揮徐安等敗項授其城項走依忠而	居庸為燕將所守	太守嘗與諸將曰守忠擁兵懷來則居庸有必爭之理	倘其未至可先繫之諸將皆曰敵眾我寡難與爭	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之其至	太宗曰此非尔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力論論力則不	足以智則有餘彼眾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	復復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笑未	太宗率馬雲徐祥等為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甲	午至懷來先是獲敵謀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	家在北平城中皆為說藩所殺委屍積滿道路且為	執警將士聞之或信或否	太宗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為前鋒眾遂識其	幟又識其父兄弟無恙相呼報應喜曰我家固安	幾為宋都督所誤皆倒戈來歸及戰忠餘眾蒼黃列	陣未成而	太宗麾師渡河鼓躁宜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我師乘	之而入忠急匿于則搜獲之諸將以得忠頗有喜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宗笑曰忠庸才尔得之不足為喜喜則驕驕則不成不	戒禍敗之機萌矣而曹戒之遂誅忠子謙鎮南衛指揮	使始捕編五緡而賜死年十六	馬宣	馬宣者華除中都指揮也守蘇州戊寅七月靖難兵	起宣謀起兵禦之而已張玉朱能來戰宣與鎮撫會	濬等閉城堅守不復論之不下玉擁眾急攻宣率兵	出拒玉遣精銳衝入其陣執而殺之并殺濬事聞華	除君褒卹之	宋鑑	宋鑑都指揮也提兵守太寧戊寅十月靖難師至與	戰死之時聞華除君重加卹典相傳馬宣與朱鑑之	死嘗覆罵不絕口云	彭聚	彭聚以都指揮與同官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之敗	也與都督指揮俞項皆見執聚與	太宗力戰死之先為靖難師所得獲者不可勝計獨都	指揮莊得一逸走得脫其後反間得行名卜萬吳萬	皆見疑而取炳文李昂陸相繼敗獲雖大將陳輝平	安登城侯慶庸皆不能用兵而亡勢成矣初卜萬將	陳亨謀欲降燕而為萬所制	太宗渡江設奇以敗之乃作書貽卜萬盛稱獎萬而極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毀訖守城職宰審召一卒飲之酒且厚資之而實書其末中俾歸與其同獲之卒竊窺之問守者曰彼何為者守者曰違歸通意故得厚資卒跪告守曰能為我請得惜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資守者如所言為請遂俱遣而不與資不得資者終不平至即發其事劉真陳亨搜卒衣得與不萬喜遂疑萬執下獄籍其家其間吳高亦用此策高遂見疑有詔削江陰侯爵安置廣西乃專命楊文守遼東文用兵無紀律

太宗素知之知

鐵鉉

鐵鉉河內鄆州和夏鄉人洪武間由國子生授禮

科給事中一云初為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喜之字之曰內之凡遇法事有疑獄未能決者必以屬鉉文廟潛邸時有誅違法狀者召至所屬法司問之數曰獄未具

高皇帝怒命鉉鞠之片時而成以此意變重之未幾擢山東布政司參政庚辰靖難兵起魯公公李景隆駐師德州鉉督漕運飛芻輓粟水陸並進未嘗乏缺既而軍敗南奔與參贊高棖相遇於德邑遂協謀募兵固守濟南被圍月餘不下城有被攻破者輒完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靖難師知不能克鉉三月乃棄去事聞遣使賜以白金珠幣封

及三代鉉入謝

上賜宴陞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佐大將軍蹇瑄成侯盛庸統天下兵太宗踐祚用封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類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乃辟分其體至死罵方已壬午十月十七日也特年三十七父仲名母薛氏皆壽八袞餘並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廢河池編伍康七歲鞍轡局充匠尋皆死

鄭華

鄭華台州之臨海人洪武丙子由貢士任行人坐誣誤請東平州判官將赴任聞靖難師至時鄉人趙坎進丞無錫華以妻託之馳至東平力疾戰死壬午正月也

陳考四

陳考四字士淵號納齋興化莆田人父立成洪武間歷仕州縣後以非辜獲重刑考四與弟考國俱被逮一戍滇南一戍遼東北入滇家屬教人多道亡至屬惟考四與祖母郭氏存焉既而遇赦不及考四監送者哀而釋之無所資以還乃依鄉人定遠縣尹黃積良以君遂從其姓更名札未幾積良去位乃依南克縣丞于仲和其後聞中教諭嚴德政以明經薦為保寧府學訓導九載考績至京侍殿陞承願同者四十四



高廟悅之擢平江知縣並任事南十三日

高廟宴駕考回捧香入臨於事中物惟東等以文學

廉幹薦遂世知徽州府考回下中甫數月政教一

新士民感悅明年高廟除已卯以考最稱職蒙賞

於甚厚其年冬郭氏卒當承重持服徹民詣園奏

乞奪情終任不服考回家經赴京疏其改姓歷官

指罪乞正明籍覓入報可仍從徹民前請而治

即事釋考遼東之後考曰復上疏終制不許

詔棄卑即蒞郡供職乃奉郭氏柩葬郡北十

里北山之陽構堂教植為善饋所事竣始蒞郡視

事每且必哀奠如札士民因名其山曰太守山考回

自歷官以避難亡命更易姓為非札相他邑不自安

委故陳首報自籌曰祖母年既高萬一蹉跌將托之

何所隱忍二十餘年至是始得行其志識者慮之後

靖難師起考因奉命召募義勇至京適考國至自遼

東適逢族師悲喜交集郡中士人曰曹從善者偶聞

而往賀焉考回顧為曹曰予荷朝廷再造之恩此生

再生不足以報萬一予固有所處之矣到郡遣弟歸

以治家事予身許國死下邳也予其為我述一詞以

道吾家顛末仍為索名筆書務本二字以遺之俾知

孝弟為脩身克家之道曹世固已知考回之必殉

身矣未幾復蒞郡會靖難師將渡江率考回義勇赴

接而勢已不支

太宗入繼統械至京師不屈而死壬午十月十五日也

時年四十七

葉惠仲

葉惠仲台州臨海人兄刑部主事夷仲嘗雅為方孝

孺所知有文名惠仲亦不愧其兄時稱二葉惠仲嘗

以知縣充脩史官考崇禎二年會試授陞知府永樂

元年二月十二日被戮時年六十四妻蕭氏為奴

姚喜

姚喜字克一湖廣安陸州人初姓李後復今姓家在

魚塞為人志行淳厚學識高遠為諸生時扁讀書所

曰待旦軒會稽唐之淳為之名善工詩於度相倡和

洪武中由鄉舉歷都門丞同知廣州重慶所至有能

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

上以吾民薰染夷俗習為僭靡明法以齊之貴者或更

藉持短長賦誦峰起號難理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

張弛寬密各協事宜每教造請郡賢考求治道商畧

民生休戚俗尚淳清以施消息因革由是吏民顧尚

札義轉稱大治為列郡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善性

候兒舍車躬詣門賓問為誰應曰姚喜乃開門延語

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選選辭曰非公事

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二適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



所謂名可得聞而面不可得見也。錫并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將往候乃使人先道意。并對使者曰。并城幸見公然。并氏也。札不可往。見於度。荀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何月朔。會于學宮。善如對。至迎并置上坐。請質經義。并曰。公今有官守。請姑舍事。是有惠於此者。善問何事。并出一簡以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後兩行軍。司馬章除已卯。增離師起。善畫策。新王與有勞焉。壬午。京師平時。黃子澄朝。廷索之甚急。避匿善所。約與航海。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之臣。嘗與賊存亡。子澄去。善竟伏節而死。見危授命。節義可稱云。長子節。發成。賀千戶。幼子。繼兒。蘇州。隨母。給配。保兒。項。送工部。習匠。善以壬午六月二十一日。遯。閏七月十日。受戮。時年四十三。又考之。

太宗實錄云。燕師曰。連連文與方孝孺。用漢破七國之策。既齊。黃子外。善言于朝曰。有文武才畧。可以扶顛濟危者。天置之散地。不用。今事勢狼狽。急石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則曰。於今人才。豈有過於黃太鄉哉。遂復召二人。皆不至。則是善嘗在朝也。然其詳不可考矣。正德丙子。巡撫都御史秦金。祀之鄉賢祠。

鄭志

鄭志。台州仙居人。由訓導。陞任直隸徐州。蕭縣知縣。增。離師。至力。拒。馬。被。擒。時。五十六。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源。湜。煜。繼。沒。皆。從。生。志。之。職。也。在。壬午。八。月。十。七。日。云。今。仙。居。建。初。祀。志。及其。二。女。春。秋。祭。之。

宋徽 人。京。人。府。經。履。營。建。議。削。親。藩。屬。放。增。離。之。師。封。為。事。平。統。其。詳。不。可。深。攷。

鄭德壽 鄭德壽。字。波。華。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入。翰。林。為。編。修。帝。三。歲。陞。侍。讀。

上諭之曰。官翰林。官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者。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而。直。以。古。人。自。期。待。哉。德。壽。與。侍。讀。乘。信。皆。願。首。謝。由。是。感。善。思。所。以。稱。

上意捨遺。補。以。直。學。震。于。朝。後。改。監。察。御史。益。善。於。其。職。兼。除。弊。博。改。左。拾。遺。增。離。之。師。既。迫。於。太。常。卿。其。子。澄。兵。部。尚。書。徐。泰。札。部。侍郎。黃。觀。戶。部。侍郎。郭。任。刑。部。尚。書。侯。泰。御史。大夫。練。子。寧。大理。少。卿。胡。岡。京。人。府。經。履。宋。徽。戶。給。事。中。韓。未。等。日。夕。薰。染。防。禦。後。死。難。

盧原質



盧原質字希魯台州寧海人世家永洲為巨族父  
中卿稱人母方氏孝孺之姑也原質於孝孺為外兄  
而同學得方門為多洪武戊辰由縣學諸生登進士  
第三人授承事郎翰林院編修二年庚午聞父喪詔  
賜歸舟棺帶還歸又四年乙亥四月陞中順大夫太  
常寺少卿革除間多所定明大廟登極詔旌其家原  
質與其原朴等皆死於難

林嘉猷

林界字嘉猷台州寧海人始師事周邑王時時與界  
家徒雲南烟放無一人頗年者嘉猷徒步千里進送  
泣第與之訣別人高其詣後復行數千里至漢中求

方孝孺而師焉方氏之門嗜學之士者無虛席而  
孝孺獨以得嘉猷及鄭叔真為善最之使進乎聖賢  
之道且日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丙子以孺士授文四  
川獨獻主訐其名字不相承乃賜之名曰良繼後以  
字行由薦辟入史館為文官累遷陝西按察司會事  
嘗被熱燔召入若處最有得其隱情以告孺孺遣文  
君以靖難師迫遣歸木千戶張安齋喜詣熱許數子  
襲王位本嘉猷之言也內難平坐孝孺之黨連至京  
師壬午九月丁亥被戮

程通

程通字彥亨徽州績溪人少有至性動必尊札嘗學

不德卿先生奇之年十四補縣學生員洪武己丑以  
貢入大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父喪歸廬墓下三年  
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大學時相請戊  
廷安年已老蓋通迺上善言臣壯而為父相猶父也  
臣相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今遭繼成卒如  
林願其少臣相者辭極懇切善奏上

高皇帝備之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既至乃并  
召通東西立王陛下願通曰汝識此人否子孫相持  
噫噫不能仰視

高皇帝嘗曰孝我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  
午秋通以尚書舉應天府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

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獨所對稱旨親擢第一揀選  
王府紀善卒未從王聞武臨清壬申從之國建西時  
王府未建以相表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復任未幾

高

皇帝上賓庚辰從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始  
從之國刑州悉心輔導王教札之凡一國之事咨焉  
府中有衛士紀剛者用詞事得幸通每召而首戒之

會

文皇帝幸兵靖難遣人至荆州通草上封事數千言  
文皇帝既正大統紀綱者以入賀晉侍歷官錦衣指揮  
使被顧問因乘間及封事遂有詔械通京師簿錄其



家得確田數十畝遺書千百卷括皮數張時黃希范者洪武末先出知徽州府雅與通善至是亦為衛卒所捕并籍其家同赴京師而續漢程姓最多幸望使者仁恕罪止一房餘獲免為文高百餘卷悉毀于官

革除遺事卷一終

革除遺事卷二

黃觀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父贊于同邑許氏生觀遂從母家姓名尚書拂邑諸生嘗築翠微書舍讀書其間受業於元翰林侍制黃得

天兵入大都得死之觀益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庚午貢入胥監是歲領鄉薦明年會試第一入對策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

高廟嘉之擢狀元第由翰林歷尚寶等卿札一部右侍郎革除年間改官制增侍中員次尚書以觀為之乃

尚寶司事奏復其姓與方孝孺等日見親用靖難師起觀奉命草詔極論大義師既渡淮又奉命徵兵上游諸郎入後觀奮不顧家且行且募兵至安慶聞京城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僮自京逃走言當國者索傳國寶不得或言許尚寶已赴上游兵起矣因命執其妻翁氏并二女配身恕奴叱取奴出市酒餚翁遂攜二女率家屬十人赴淮清橋下溺馬觀舟次李陽河聞報者曰

上已出奔過池之建德而郡臣奉

新皇帝即位今三日矣自分大事已去力不能支乃東



向再拜於羅利滿磯急處給舟人奮棹乃投升水而死舟人急釣之僅得諸絲抹帽後追捕者得之以獻命購其屍不獲有匿之者遂觀家且運黨百餘人坐繫詔獄仁朝初悉釋不問其請成邊徽又數十人景泰中進士邑人孫仁使遼有老卒諸馭者給事使館亦以觀累成邊徽故為諸生嘗從觀遊仁問舊事且泣且言云翁民池口人殁時有司收其屍行二女具棺欲以待朝命不報天塋中池人至南柳林破棺猶有存者詢之父老咸此黃狀元妻女云近知縣一龔守愚於所居故址學宮之西立祠祀之或傳故尚書秦州儲惟家藏有觀所著文萃尚存

王叔英

王叔英字元采台州黃巖人始從母姓為陳後復本姓洪武丁卯辟為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學後拜漢陽知縣

高廟宴駕之明年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練諍官才否曰慎行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投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太祖高皇帝除毒剝穢抑強糾梗不啻如醫之去病農夫之去草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如去草則或損於禾稼固息然之勢然體膚疾去之餘則宜調變其血脈禾稼草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宜然之

理也識者知為經濟遠器靖難師起叔英奉命募兵廣德未幾

文皇帝渡江郡人皆散走兵部尚書齊泰來奔叔英以泰為二令州人執之親至泰告之故乃釋泰圖再舉然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曰穹壤間忠孝責克全嗟予侍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然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賊死首陽嶺周粟豈不佳所見哀獨備高蹤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使臣筆煥勿稱希賢又善於茶曰坐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殺而死特年未四十將

死特以書柩祠山道士慶希年月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收葬之蓋希年亦台州人故托以後事尋有詔治奸黨其妻繫獄死二女俱赴井死或人上其所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乃置不問叔英自號靜學有靜學齋集與同郡林右方孝孺有甚二人嘗序之以傳叔英沒後竟無完稿後廣德知州周英重修叔英墓立石為之記少師楊士奇實叔英所薦嘗言為文以祭之日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真先生之行霜雪其明又述稱之日先生學醇行正子道臣道終其身無一毫之苟蓋



足以當之不愧其言云

周是修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吉安泰和人洪武間舉為霍丘訓導入見

高皇帝問曰汝年幾何對曰年四十四家居何事曰為人為善而已遂擢周府奉初正革除初年其誅王府不法者官屬皆不吏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衛府紀善預修纂於翰林靖難兵起是修教諭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甚挫折之屹不為動文廟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番書其家別有人江仲陰解大神胡光大肖用道楊士奇且付以後

事墓入應天府學自經時死壬午六月十五日也越數月御史言是修不啻天命請加追戮文廟曰彼各為其主爾置不問是修平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真女不以生死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取先代及近世貞烈死節之事聞見所及史傳所遺者著一小傳名曰觀感錄又著類編論語二卷廣衍太極圖一卷詩經小卷及詩語集義綱常懿範十二卷通言四卷家訓十二篇詩文十餘卷初嘗與經士奇輩約同死後惟是修能如其言士奇傳是修事且謂其子曰當時我同死誰為爾父作傳識者笑之

顏伯埤

顏暉字伯埤以字行吉安慶復唐魯公之後以賢良徵授徐州沛縣知縣廟文舉兵增縣所過郡縣皆歸附暉獨以死守會曹國公李景隆奉命出師駐于德州暉率淮北民給軍餉指畫有方未嘗缺之辛巳六月增難師直趨濟寧遇沛沛民軍暉報來之九月設沛軍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人募堡備禦尋調二千益前軍壬午正月增難師駐沙河二十二日攻沛環達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既而度不能支預遣其子有為使歸且告之曰汝還家由大人子曠弟克盡矣應察院壁曰太守歸公置此情只問爾能平毋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幾尸者一本堂龍支大

夏三軍空撤集長城吾使雖死終無憾望來代難達聖明夜三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應降暉冠帶陞堂南拜大天曰臣無以報國矣乃自縊死時年五十其子不忍去父復還則暉以死盡遂自刎以從儼捕主簿唐子清典史黃權亞亦死之縣丞胡先收暉父子屍委沛南園題曰顏公墓正統初監察御史彭最巡邑詢諸戶部主事致仕孟式得其墓處令其司修墓立祠祀之

廖昇

廖昇字

人學行德素最知名與時與王紳方孝孺輩相友善除同官至太常寺少卿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學士董倫為總裁累及侍讀學士高  
吳志剛之會

太宗平定內難昇勸哭與家人訣別自縊其死壬午都  
御史陳瑛奏累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瑋  
皆不順命而致死於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同宜追  
戮之

上憫其忠其問

王良

王良字天性河南開封府人吾常以忠孝許建文時  
任刑部左侍郎辛巳五月坐問無人罪輕左遷浙江  
按察使謁岳飛墓誓曰苟媿武穆非人也內難平良

聞變慟哭會命使來召良即集本司與各道印於私  
第嗟嘆躊躇者父之妻同其故但曰我分應死思所  
以處汝未決爾妻笑曰我則不難處君為男子乃為  
婦人謀乎遂命妻饋良食即抱其子教歌如廁自投  
于池而死良久往覓之子匍匐池旁其鞋猶在頃之  
浮出良殯殮畢即列薪于戶外寫文遺囑付家人令  
妻抱幼子往某食事家以圖存宗祀為託遂舉火圓  
室自焚死壬午九月中也事聞於朝

上曰死自其分印乃吾

父皇所制不宜毀若毀持可罪爾詔徙其家于邊其後  
台人陳遂私誌其事每談及必流涕沾襟云正德戊

寅九月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於公署之東構  
水監亭者為祠以祀之

曾鳳韶

曾鳳韶吉安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

高皇帝昇遐後為監察御史時藩王入覲有馳

皇道入且不拜者鳳韶時侍班有殿上宜展君臣之禮  
宮中乃叙叔姪之倫之言聞者駭愕靖難師起議違  
致書請罷兵歸國無敢行者鳳韶獨請行至軍前不  
納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亦不報既而歸第文廟  
即位嘉其直復以御史召不赴尋加侍郎召又不赴  
乃刺血書憤詞於襟其畧曰予生吾廬陵素負骨鯁

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天祥矣

獨其妻李氏子公望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有九

李氏亦死於死云

魏公冕

魏公冕吉安永豐人為監察御史靖難師駐金川門  
有約開門迎納者公冕與大理寺卿郭公瑾率同僚  
十八人即殿前獻之幾死其曰報朝二人大呼曰請  
速加誅臣等議不與同生不聽次曰官中自焚死或  
曰宜急避附曰使吾二人改其臣節明君必有所用  
文皇帝繼統三人皆自刎詔夷其族

郭公瑾



鄒公瑾魏公冕同邑嘗居蜀之重慶甲戌王紳遇于古渝紳稱其志為敏議論磊落可喜忠坦人也後果如其言與公冕同死靖難之時

高巍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氏至孝蕭母而病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大學十七年以孝行披挂表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鑿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後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高皇帝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肯當罪以議覽請戊貴州圖索嶺仍許以致代役革除君即位上既陳情

乞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守王欽辟選銓曹會靖難師起巍上書借漢為喻畧曰昔漢高祖提三尺劍滅亡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遠文景以不治病疾賈誼所謂股大于腰指幾於股者也類

文皇帝寬厚含忍容之尚不免斗粟尺布之謹

景皇帝寬厚既而弗類又輔以冕錯之深刻復削儲侯遂挑六國之禍非命將得人民心輔漢則杜稷危矣

我

太祖高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法三代之公封建諸王必先形勢閩陝百二山河昔人謂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其民悍勇西情吐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東襄山河地產良馬屈產之乘在馬其民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勇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翼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竟所謂桑土之野坦平肥沃供賦之饒不言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涼不毛然其地廣畜馬牛其人衣皮食肉馳射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而與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在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倫據虎視吾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之屬以次星列北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揣聖意凡以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令各府不削則隳紀綱

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有難處者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二之使指莫不率從其裁制諸侯良策也其在於今蓋亦師其意勿行冕錯削奪之策而效主父服推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兗吳楚潭湘齊兗吳楚潭湘分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願

皇上益隆親親之札歲時仗臘使人饋問其賢如漢之河間東平者下明詔褒賞之或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始犯則容再則赦三犯而不改則討之豈有不順服者哉夫天下亦有夫人之一身也昔賈誼見



漢諸侯強盛故以股膝指肢為喻今臣則以一身百體為譬

皇上乃天君一心也諸藩封則五臟耳目鼻口暨手足也五臟酸甘嗜飲不同首足安逸亦異至如自好色耳好音粉繪不齊苟天君從百體之好則何以具衆理而宰萬物亦在乎制其挽吾心者而已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五臟既和不惟無復心之疾雖疥癬亦無自生失德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天下安孟子曰言舉斯言加諸彼而已惟

皇上加鑒察焉審奏于天奇其才遂命之從曹國公李景隆出師恭贊軍務魏請以口舌排難解分自北曹

仲連累上書

大皇帝謂罷兵歸國累教千言不報俄而戰敗隨景隆南奔遇督餉參政鐵鉉於臨邑遂於備謀守濟南頗著勞績會敵退與鉉燕水心亭竊為賦以志喜相遇廣和且曰公既相幾決勝加之徐將軍盛統兵皆勇如龍虎高會憲之糾慢選參軍之謀畧張都統善於掠陣王大守善於儲給王府按王肯播善於論議何憂國難不旦夕乎乎又從征晉陽鴈門等處聞京師已平乃縊死驛舍

程本立

程本立字原道嘉興崇德人少讀書不務章句聞金

華朱考修兄弟得考亭正傳於曰雲許燕乃往就學焉寓金華最久造詣日深洪武丙辰以明經秀才舉擢秦府典儀所引札舍人同秦晉燕三府官僚召見奉天門下賜馬疋楮幣在差在任五月聞以每難去庚申服除補周府札官丁卯從王朝京師被累請去南馬龍他郎向長官司吏目晉家大梁自以一僕之任時所部百吏煽誘為逆本文單騎深入為善聞諭逆順和害由是諸夷感悅歸順邊事以息西南當王師初靖餘孽尚懸時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瑄以本立統領守禦因自誓曰吾當以死救此一方便遂不避難險山行野宿自楚維姚安以遠大理鶴慶麗江未

安咸賴其樞紐安輯自是民德安業軍得著伍本文之力也戊寅奏計京師府天府尹向理學士董倫交章以文學優長守身肅潔薦乃徵入翰林纂修

高廟實錄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階中順大夫文正七品奉辛巳以失候陪祀調除仍番翰林纂修明年實錄完調江西按察司副使未及行適增難兵凌江速入京本文遂自盡壬午六月十三日也官因追其思與家無遺資時稱為清御史所著有吳隱集十卷僉事吳昂判行於閩而林庭樞又稱為今之夷齊云時同纂修者學士董倫札部郎中夏止善史官錢瑄高瑄虞陵吳勛趙友士端孝思同即張東葵唐明侍讀



王景修撰李實編修吳澤揚揚子榮到現傳書劉  
考銘皆免于難或見用於新朝焉

黃鉞

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洪武初以太學生授典史  
後登革除度辰進士遷戶科給事中以憂去壬午歲  
自投翠川橋下死

王省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壬子領鄉薦明年報免會  
試命吏部次第擢用之省以親老乞歸養復以文學  
應徵

高廟親試稱旨例當除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遂授

浮梁教諭尋丁外艱起改隸陽八年改濟陽靖難師  
至濟陽省為游軍所獲從容引壁辭義慷慨衆善之  
省乃陞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如何明倫  
今日且都不規只說君臣之義一節何如遂大哭諸  
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後有司立祠學宮祀之  
其子棣為夔州通判亦死於賊

劉政

劉政字仲理蘇州人父以札學識該博洪武初薦授  
縣教諭政性聰睿肆力問學革除已卯以春秋中  
應天府鄉試第一時國家多難試題出可以托六尺  
之孤一章考官侍講方孝孺為詩孺宗未幾知人

得其文驚見子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批之有  
群鳥中之孤鳳及吾當處左以處之之語政平生以  
忠義自許壬午歲國事既慨不食死



革除遺事卷三

陳迪

陳迪字景通寧國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村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相有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戶迪自個儻有志操洪武中為郡學訓導已未以通經召除翰林院編修乙丑二月陞侍讀預修大典辛未八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叅政捕蝗弭遺氏甚得之甲戌十月丁內艱奪情起復辭不允乙亥二月陞雲布政使時普定典增鳥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迫率土兵擊破之獻俘于朝有曰金珠敵之賜戊寅八月微詣行在陞禮部尚書授特進榮祿大夫庚辰水旱有旨進議迪言刑獄未清宜勅法司澤公廉仁厚者分指郡縣審察獄囚無令久淹致害和氣又言逃民家業既喪且謂公私適負之遺失令不恤必囑聚為惡且使有司招來之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種田暫免其差徭則民而道息矣

上皆從之辛巳三月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增難師過與黃子澄等上疏陳倫大計迪受命攬軍機儲於外過家未嘗入閭吏即赴京師文廟入繼統召迪責問迪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親累我迪叱使勿言因罵不絕口命各鳳山等鼻舌焚熱俾迪食之迪吐唾之益肆

指斥遂俱交還而死有老蒼頭拾其遺骸歸葬縣之計家橋洪熙初詔釋迪宗姻在戍者還鄉給復產業成化壬寅郡人祀于鄉賢祠祀甲辰郡守復於迪故署立祠祀之

練安

練安字子寧以字行結江新塗人父伯尚洪武間為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同知後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安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幼從鄉長者竹筴先生游竹筴命賦水竹村居有千山芙蓉石泉通一夜春雷化箝龍之句竹筴其奇之後游邑漳與金幼孜相交善嘗謂之曰子異日必有良臣我必為忠臣洪武中安領鄉為明年入對大臣極言今日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進進之以小過而遠之因屢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不顧忌諱

高廟嘉之擢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安益以明節自砥礪於是聲望鵲然中外咸以文學行義稱之未幾以母喪去位杜門屏驥力行古喪札服門徒吏部左侍郎侍革除君初即位安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於方孝孺等特見信用尋遷左副都御史大夫靖難師起安極論曹國公李景隆奸邪不忠一日於朝班內執景隆教其罪奏請誅之不聽安憤激撻首請



先仗誅遂罷朝師既渡淮增江府長史蕭用道衛府  
紀善周士脩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罪過書下群  
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恣盛氣以詬兩人安然國事至  
此尚不容言者乎願所論吾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詒者愧而止壬午六月有詔治奸黨安不屈遂族誅  
之姻戚被逮論死者百五十一人成遠方者又數百  
人惟吉水錢氏得免其錢習札仕于朝為鄉人所持  
恒懷不安以告少保楊東乘間以聞文廟放然曰使  
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嘗用之爾况習札乎後同知  
王佐輯安遺文一帙序之曰金川王有集提李副使  
李夢陽始命有司持之又立金川喜院祀安父子名

其堂曰浩然云

侯泰

侯泰

人累官至那都尚書靖安師起泰主

枕禦之策壬午二月運糧至濟寧諸郡五月後運糧

至淮安京師已告急六月赴京行至高郵被執七月

十日就戮弟敬祖子玘尋亦生死

郭任

郭任鎮江丹徒在城人一云定遠人戶部侍郎死

其子經亦處斬次子金山保戊廣西三女咸給配

盧迥

盧迥台州仙居人戶部侍郎迥為人疎俊每飲醉善

長區人以為狂及歷任顯達泰慎自持比犯難將就  
刑長區而絕聞者悲之

暴昭

暴昭

人刑部侍郎

毛泰

毛泰

人吏部侍郎

胡子昭

胡子昭字仲常一字伯尚嘉定州榮陽人舊名志高  
後以避嫌改今名世居縣之東州鄉子昭富經術性  
忠介方孝孺為漢中教授講明理學從往之遊蜀獻  
王賦詩贈之其後由儒士被薦至京師甚重之華除

年間為史官歷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刑部侍郎壬午

九月十一日受戮年四十一國族被擒父復初母郭

氏皆年餘八十編五字紹續繼發習匠後亦編五獨

第志遠為蜀府典寶匪用被以免近御史熊相於州

治之西立祠祀之

卓敬

卓敬字惟泰溫州瑞安人家卓澳後徙蒼洲生而穎

悟絕人讀書十行俱下一目弃不復讀亦不忘七歲

時有吳人見之曰奇兒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六讀

書賣香山惟至孝晨昏之禮雖其不廢常夜歸值風

雨路迷得一牛乘之歸及門不織之則虎也洪武戊



辰中進士拜給事中好言嘗勸

上曰諸王服飾尚有擬天子者此件之道也何以今天下耶

上納而笑之他日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

上命改爲元士專以六科爲政事本源又便爲源士後復稱給事中上既多過直或戒以太剛則折敬謝曰敬知盡諫諍之職爾禍福非所計也爲之益力歷宗人府經陞戶部侍郎革除初年嘗密奏裁抑宗藩大畧謂明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奏入事竟寢文廟繼統首執敬教之曰此得非前日奏裁諸王者耶乃繫之獄遣

人諷之使受官挑廣孝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強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殺衍使敬言誠見用陛下皆有今日哉敬遂不屈而死結刑神色自如經日其面如生卓之死出於廣孝所仗

上實不忍嘗歎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若卓敬者可謂不負君也敬博學多能談論笑發雖天文律歷地里兵刑靡不造其奧所著有遺書十卷詩文武十卷宣德間敬門人黃朝光子養正賁敬小像并其書至京師求侍講劉球作傳稱其與夷齊當並不朽且稱諡之曰忠貞

茅大芳

茅大芳揚州台與人博學能詩文爲宗黨所重洪武間以儒士應辟與教淮南考績入朝

高廟召對悅之擢爲秦府長史且免以童子輔相之業賜齋期待者其寵大芳以爲特受隆遇懼以

聖天子眷知之恩蓋自感激諫諍稱論得大臣体未喻年秦國稱治因大喜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彰

聖訓且著其志方孝孺爲之計稱其志意偉然廓大和雅不亢不譎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革除間累官

至副都御史及增難師起嘗以侍寄淮南守將忠義激烈聞者壯之其詩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使火龍燔地軸莫教鉄其過天河閔中事

業蕭丞相塞上功臣馬伏波老我不才魚捕報西風一度一悲歌蓋北兵初起爲鉄鉗所拒尚未至淮時也壬午八月十七日生奸黨與其子順童道壽皆戮死未樂四年十二月初子文亦坐誅焉

胡閔

胡閔字松交饒州鄱陽人

太祖代陳夾諒時見廟中詩陰記其姓名洪武中閔以有司薦郡至闕下

上識之曰此題詩鄱陽廟者也拜官都督府經歷遷右補闕革除年間爲大理寺右少卿增難之兵定京師

即時生誅戮子傳道亦誅死次子傳慶等俱戍邊衛



妻汪氏二人俱給配象奴郡志稱其忠貞直節行  
文天下云入閩諸其鄉人云閩一女後得歸貧無所  
依間里競以錢未給之日此忠臣女也旬日就足

廖鏞

廖鏞無為州巢縣人祖永忠嘗從

高皇帝平中原滅西蜀有功父權襲封德慶侯鏞以元  
勲後任散騎舍人見用革除閏癸未四月十日鎮撫  
司奏送刑部就戮弟銘誠及從父淮安衛指揮食事  
界俱謫戍母湯氏東歐王和長女也并銘女遂浣衣  
局相傳

大皇帝清宮三日即往召孝孺作詔孝孺曰吾劍可斷

此筆不可枉也

上以廖都督兩字受李於孝孺後令召之孝孺怒曰汝  
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後命遂以軍馬收之  
孝孺杖而棄經至闕下天

上問之再三不答但哀慟不置命以刀快其口兩旁至  
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尚作絕命詞罵聲不絕廖  
氏兩子拾其遺骸葬之聚寶城外山上焚而葬而  
廖氏亦見收矣兩子遂逃同時刑十八人孝孺其首  
也兩子後亦就逮鐘之輔之兄弟數出榜散雜錄

陳繼之

陳繼之興化莆田人登華除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

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乃奏請僧道  
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文廟奉兵請君側之惡斷  
之間有連白因群之斥洪武三拾五年六月京師平  
與黃子澄齊泰巨敬藩末輩不服遂夷其族

韓求

韓求陝西西安人一云山西守山人兵科給事中一  
云戶科癸未六月與陳迪巨敬戴德美等被貴問不  
屈而死廷臣同約死義者二十五人惟鄭陽黃福尹  
昌隆歸附

高翔

高翔西安朝邑人有文學節行洪武中以明經徵為

按察御史

高皇帝甚眷注翔翔所論奏無不聞國家機事當上心  
者華除間

大皇帝素聞翔名召翔將大用之會翔服喪服人見語  
又作書乃殺翔族其家沒入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  
陪其稅曰以世怒罵御史也御史親戚皆配為軍同  
縣有程濟者有法術亦以明經為四川岳池縣李教  
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俱在朝邑而日治岳  
池李士不廢華除間上書言某月日西北方起兵  
朝廷以為非所宜言繫至京召入將殺之濟扣頭曰陛  
下幸囚臣期而無兵死未晚也遂擊濟詔獄已而兵



果起乃赦出濟更以爲軍解獲諸將北行與增難軍  
先鋒戰於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

文皇帝至江上濟進去不知所始終徐州提時諸將乃

樹碑載伐次第及統軍者姓名濟一日夜往祭碑人

莫測其故

大皇帝過徐州望見碑顧左右曰碑者何也或以狀對

上大怒起左右推碑一再繫遽曰止止爲我錄碑來乃

按碑族諸將得脫者濟姓名正用擊處得免濟

棄者之祭蓋壞之也

董庸

人監察御史

王度

王度字子中惠州歸善人由明經儒士爲山東道監

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要嘗監革除二年會試壬午七

月以奸黨發賀縣千戶所緝伍出不避語後坐誅族

死時年四十七歲

巨敬

巨敬陝西平涼人工部主事

謝昇

謝昇 人 曾犯靖難之師壬午 月

誅死父職年七十四子交兒年二十俱本年十

月初二日發金雀樹編伍

周璠

周璠青州諸城人 曾與抗禦燕師壬午內難

平賊虜死妻王氏子妻兒是年十二月給配

黃魁

人禮部侍郎

黃彥清

人相傳有黃清者巡撫某地方

太宗即位頃詔至力拒之其下皆用命歎與兵力寡而

死蓋即彥清也

高不危

人

宣成海南衛審發習匠

壬午七月逮其家屬至京

牛景先

人革除間嘗率兵抗禦靖難師

後京師平景先逃難出走而死永樂改元窮治奸黨

徐廣等二年冬逮景先妻妾及卓敬文至詔發赦方

司

耳霖

耳霖安慶懷寧人洪武丁卯領鄉薦爲仕爲監察御史

持正不廢聞

文皇帝靖內難執不從被執遂求死乃遂被殺其子與

孫亦不敢仕今且卑弱正德末知府胡縝宗嘗哀而

卹之且祀霖于鄉賢祠



華除遺事卷三終

華除遺事卷四

董倫

董倫字安常本東昌恩縣人世居燕于宛平自為儒  
生處山林間布褐藜藿已懷憂世之志學者多從之  
遊以所居具川因稱爲具川先生元末徵辟不出國  
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宇洪武十五年宇以倫薦追使  
徵之以爲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事懿文皇太子其  
所陳說多忠厚之言

太祖皇帝聞而善之十八年正月由右春坊右贊善陞  
左春坊大李士賜文綺六尺紗五十疋會東宮宴駕  
二十五年出爲河南左叅議在任盡心民事名其退

食思改之堂日後樂方孝孺爲之紀常草封事數千  
言無一不愜

上心者二十六年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上命擢爲陝西右叅議三十年以誣誤坐免典教涇南

東宮憐其老賜以白金若干謚論行至城都蜀獻王

深寵之番連彌月恩札有加賦八章以道行至澳凡

作養成就用夏變夷漸摩育煦皆出于仁義道德故

雖蠻童夷豎皆知向方洪武三十一年後五月

連大君即位春念東宮舊臣屢詢及之左右多言倫可

用即召至京師慰勞稱至拜嘉議大夫札部侍郎兼

翰林院李士與方孝孺皆入內禁侍經筵是年七月



十三日賜御書伯老堂三大字及蘇凡玉鳩杖各一  
倫上表稱謝初監察御史解縉嘗代夏長文作劾表  
奏書秦御之被秦詆斥

太祖令縉十年著述始許擢用未及期會

太祖賓天縉遽赴臨權臣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縉  
與倫喜折衰歲餘權臣惡倫言之

上詔縉選以爲翰林侍詔其孝汲引此類也倫爲人質  
直敦厚富有文學爲時所重革除同委懸言當務親  
睦不聽

太祖即位時倫年八十餘

上命致仕出京數日卒

張純

張純字躬李號鶴庵西安富平人父月川史行知名  
純由明經奉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懿大皇太子器  
重之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叅議尋出爲雲南  
布政司布叅政進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  
神壇祠公署屬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裁之  
定表民心孚遠邇莫安二十三月秩滿入覲

上嘉其能稱爲天下第一賜璽書勞之曰曩者討平西  
南夷命官撫守爾純實先挺任今五年矣言出則變  
聽服命布則四野歡欣皆由誠信相孚克供乃職今  
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

故汝續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或遂還淮三十一年  
召爲吏部尚書會修

太祖皇帝實錄被者試翰林之任編纂者第高下而宜  
之時場士奇以教官微入翰亦在試列純讀其策獨  
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功也以爲第  
一奏授王府審理士奇由是著名後果大用其知人  
之鑑如此壬午六月靖難之所入京城討奸黨純與  
馬及

上即位召純與王純翰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  
京師視時正有去舊制並向朕直言之無隱庶稱厚

望老成之意純遂自經于部之後室

徐輝祖

徐輝祖鳳陽人中山武寧王之長子王爲開國功臣  
第一洪武二十一年十月輝祖襲封魏國公始名允

奏

高廟賜今名爲革除君所信任文廟興墳難師以輝祖  
元勇也召之不爲動遂與黃子澄齊秦盧振張昂葛  
誠等通謀內難平于澄等死

上以中山王有大功於國家赦輝祖不誅惟革除爵祿  
令閉住被繫而卒永樂五年初月詔還其柩米輝祖  
時已死其子欽仍襲魏國公



景清

景清陝西真定人本姓耿以報籍而託個儻尚大節  
傾仰薦游國學時同舍生有私書清求為弗與因請  
約且見即還日吾緩每念一夕盡熟之邪生不得已  
與之日往未其書日吾不知何書初未嘗假汝也生  
念於於祭酒清即將所假書往見日此清登臆所業  
書耳即皆誦徹卷及問生生無所對也祭酒酒叱生  
退生即以書還生日吾以子珍秘太其持此相戲耳  
初清赴舉時家有女為妖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  
去即復來女詰之日避景秀才耳且日女以聞其父  
父追其清語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

戶而妖自是遂絕後清試甲戌札部中第三錄詩書  
二經對大廷賜第二人及第入翰林三載改監祭御  
史丁丑春召見嘉其才能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革除同陟左都御史會改都察院為御史府改御史  
大夫文廟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同日死之而清獨  
委純侍朝人疑為一日清早朝着緋衣入先是星者  
奏聞幽犯

帝坐甚急

上憐之固疑清及朝清獨着緋也遂收之而得所帶劍  
因加詰責清不屈而死死之夕精美迭見嗚呼豫讓  
為主報讐清豈其倫歟

樊泰

樊泰字叔安金華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氏躬教之  
遺枕外傳日記數千百言長從宋憲之門人宗思廣  
游洪武丙子獲鄉薦明年入大李奉旨閱齊三府衛  
綜畫周密衆始危之而後服之吏部策試第一除戶  
科試給事中辛巳遷都給事中壬午六月  
太宗師渡江泰與其妻傅訣日願事至此我且分死矣  
尔弟費勳傷幼雅以歸否則俱溺於井辱可免也言  
未既大起內廷泰馳赴之道為兵校所執見  
上於金川門命非奸籍者釋之泰亦釋乃遂拔城矣死  
是月十三日也泰遇時剛果有為以孝友聞始若邑

庫出息李官之陰俄有狂者至構泰於池幾溺弗救  
或請於官泰曰被誠病狂於吾何較卒不納鄉人趙  
文慶者為盜所竊贖之弗得有謂巫言其應如嚮叩  
之當得其實願泰僕往及往巫見泰體不能出一語  
衆由是服泰之正死時年三十六鄉士夫莫不悲之  
于永吉累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大理寺卿致仕議  
者謂泰得失與罪不及族不有其由或謂泰托軍士  
最嚴其死蓋讐之者所謂也

陳性善

陳性善名獲初字以行山陰人洪武中以春秋魁鄉  
試丁丑會試列名上第羅昌時



上見其疑重屬目久之謂侍臣曰向唱名陳性善者君  
于人賜進士出身授行人司副已而入翰林檢討初  
誠憲伯劉基薨

上命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于璉即出觀象玩占於  
石室中從鐸赴闕上之上簡精楷書者數人入便殿  
繕錄性善預焉

上天威嚴重見者皆惶汗甚或掣肘不成一字性善  
動止安雅既竣書法端好

上嘉悅命賜以酒是時成進臣測性善港香竟曰家人  
以為必死既出莫不大驚久之起拜札部左侍郎為  
進解正言輩前雲南布政使韓宜可方諫請籍亦以

性善言起為副都御史皇太孫在東宮時已熟性善  
名及即位一日退朝獨留性善賜之坐問曰以治天  
下之要且使善于孰以是性善感之遇宴所歡言朝  
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為權奸所更改性善轉見  
曰

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借塵

上聽許臣必行令而詔書云然所謂為法自表

陛下無以信天下矣未幾

文皇帝入靖內難

上令性善監李景隆軍大戰白溝河敗績與大理丞彭  
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賚等皆被執以歸

文皇帝悉縱遣之性善朝服躍馬入于河以死詔加追  
戮徙其家屬于邊後悉赦還邑人吳輝為傳其事

平安

平安一名保兒真定藁城人驍勇有名決戰善取勝  
庚辰四月以都指揮從李景隆戰白溝河辛巳閏三  
月戰萊城統卒十餘萬大敗北兵于小河壬午春克  
副總兵督遼東十餘圍通州大戰單家橋四月退至  
靈壁大將為北將朱能所擒安營操長鎗馳馬追文  
廟發及之會馬蹶乃弗克前至是

上問曰向若非馬蹶汝將河為安大吉曰刺殺下如摧  
朽耳

上壯其言嘆曰

高皇帝養下好漢子愁勞備至命掌北平都指揮使司  
事京城既平久之

上嘗謂平保兒尚存耶安遂自經死少保李賢稱鉄鉞  
之死之烈曰平氏有愧焉又有北平都指揮孫狗皮  
者徐州人革除年間有戰功以忠義聞後末樂初降  
百戶

樓連

樓連字士連金華人嘗從宋熈學洪武中以儒士召  
主宣寧仁壽二縣簿董除君嗣位委下詔求賢熈以  
文學舉人翰林侍講經筵官至侍讀增難師定京城



大廟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授之筆擲諸地曰  
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遂為之方入見時孝孺凌遲  
之刑未畢建德懼受命歸而憤歎妻子問之曰得無  
傷方先生邪建德曰我受刑尚可正恐累及爾輩耳  
遂巡問一家皆自經死

劉有年

劉有年字大有其先本廬陵人元季徙家沅州洪武  
中以明經起家擢監察御史李行陣陣有綱尋以辭  
官養母忤旨謫通州掘站間於州故家得儀札逸經  
十八篇上之詔藏秘閣建文即位復起太平府知府  
文廟入正大統以不肯迎駕謫雲南丙子之春與王

紳遇以道義相最然國公知其賢遣諸子從李且薦

于朝及交趾平起為交趾按察司僉事其卒也尚書  
黃福誅之曰江湖曾次涿洎歸樸大宗韓 柳李本  
程殊其為名流所推如此惜欠革除君一死耳

鄭君真

鄭君真衛州人父借有文名國初歷仕路州同知居  
真變類是志鬻從父官閩中因從尚書貢秦肅游洪  
武中以明經舉授鞏昌府通判陞札部郎中甚見重  
高帝時終河南布政司左叅政坐累卒于南京有文曰  
閩南某鹿行藁歸來歸隨藁槍廷藁子孫因番福州  
瓜山方孝孺之為漢中教授也居真以詩逸之日翻

翻米風雅羽翮備五彩絳袖千仞因餘音散江海於  
馬覽德輝濟濟鑽琛翠天門何是哉群仙久相待晨  
沐暉朝陽夜息飲沈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  
山諒屢進啄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又  
次韻寄孝孺云關下知名久相逢值暮春才華曾動  
主論議每過人漢水元通蜀台州亦近閣何時江海  
上樽酒話西秦為問天台客何時別草堂千巖空飯  
氣萬卷有虹光為政懶吾拙擒辭蜀子良方思教代  
木深及誅其棠孝孺亦嘗贈之文謂其為峯政三年  
而去吏民以不能番為憾事在洪武二十三年然其  
坐累歲月不可考盡或因孝孺之故云

魏澤

魏澤字彥思應天府栗水人有學行累遷至刑部尚  
書先是燕師南下姚廣孝謂曰啟至京幸今方孝孺  
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上納之既至連文帝亡遂召孝孺問曰我以周公匡成  
王而來成王不在當議所立對曰殺下既以匡王室  
而來成王不在當立成王之子作旨因其滅十族等  
語

上大怒囚于獄以廣孝言未即殺以次收捕其族黨每  
每捕者至輒敬服之不屈乃令盡誅之澤是時請為  
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時悉力保護使免于辱且資以



行費後過孝孺故石有詩云荀與衡雨過侯城撫景  
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轉清猿墮決只三聲山  
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 却憶令威千載  
後重輝華表不勝惜聞者世澤之義

革除遺事卷四終

革除遺事卷五

沐春

沐春字景春鳳陽定遠人熙寧王沐英長子也生未  
暮母歿鞠於外氏長歸就學年十七即時英征西番  
明年從往以集乃俱擒其渠魁又明年從征雲南歷  
加先士卒癸亥還京師遂掌禁旅冬江西寇僭號順  
天王扇諸郡作亂春與征奮勇先登殲之乙丑秋授  
縣將將軍會後軍都督府事廷臣請試職

上曰是兒我家人皆化此也畀實授春剖决如流嘗錄  
囚于烈山審逆黨於蔚州奏釋名數百人壬申英亮  
于雲南春往奔喪起復襲爵西平侯鎮雲南一遵父

道爲屯田政爲要務歲較多寡嚴賞罰稽功力倍饋  
餉以足已而緬首暨東川夷相繼作難春命將授成  
美遂皆珍平甲亥春復平越筒番寇越用蠻阿資者  
先年倡亂朝廷費數萬之師往往無功春平之麓川  
宣慰思倫發爲其下所圍戊寅四月破刀干孟諸巖  
誅其罪首而釋其餘衆自是百蠻震懼不復携二功  
聞授征虜前將軍使盡平其地九月十二日春薨年  
年三十六革除君震悼加厚轉馬設之日惠哀春沉  
積果敢明識絕倫在鎮七年闢田至三十萬餘畝復  
民戶至五千餘人嘗鑿鉄池河灌涸田數萬畝民受  
其利云弟成襲西平侯相傳連大君之奔也成使人



獲之或時至西平侯第然人亡有知者

王紳

王紳字仲縉全華義烏人父梯以文行重海內與朱  
濂濟名國初翰林侍制使雲南伏斧鉞死時紳甫十三  
聰敏過人落筆為文沛然不可禦勒于伯氏綬事母  
何盡孝父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殁紳獨綜理生業  
乾乾憂患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言  
窮其旨歸縱橫磅礪出入上下宋燕一見即器之曰  
王華川其有後乎一時俊傑多自服不遠沃武二十  
五年蜀獻王聞其賢馳書幣致待以客札俾教授  
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龍白其情事王憫之給道

里費以行雲南訪求不獲遂即死所莫祭仰天號恸  
幾絕過者為之泣下雷楮述滇南恸哭記以著志雲  
南布政張純尤重之作吊王翰林文詩其情既還王  
慰勞備至蜀人無貴賤咸知敬愛連文君即位召為  
國子博士遂入詞垣編摩

太祖實錄與侯城方孝孺交遊賞尊孝孺為百代儒宗  
勸之著書以叔求世孝孺不以為然紳自是益嚮道  
德而畧文藝嘗以其父死節事聞于朝德旨贈翰林  
院學士諡文節聞國以來文臣有諡者莫自梯始庚  
辰十二月丙午紳卒年四十有一有繼志齋集三十  
卷行于世

王棟

王棟字叔豐紳子從學方孝孺為所器許妻以女遠  
其難之及也嘗周旋其間又嘗與孝孺表短鄭珣至  
聚寶門外求其遺骸以歸葬而不得卒坐逮繫

文皇帝念祖梯死國之功大從宥免且方需用之而稱  
力以疾辭還全華讀書結屋青巖之下將終身焉復  
孝孺遺文私藏之稔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沒每食必  
斥蕪味總一專其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  
丁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酒食未嘗入於口學問  
該博士之徒遊者曰衆郡邑交重之恒札為鄉飲賓  
至以分獻于先聖廟稔踈髻偉貌出必儼然古冠服

人手觀之日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巖稿聖廟文集  
全華賢達傳讀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  
孝莊先生

高遜志

高遜志字士敏徐州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自幼好  
學嘗大解嘗待父宦遊中吳一時文章大家如宣城  
貢師泰香易州伯琦遂昌鄭之佑皆在選志獲受其  
業故其為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為鄭山  
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為編修累遷  
侍講學士連文朝兼太常寺右少卿庚辰會試與董  
倫為考試官精與其取而名士胡廣吳溥楊子榮楊



溥胡涑輩皆入教中號得人馬內難既平避志存沒  
莫考嘗攷是科同預較藝者右拾遺朱逢吉端史官  
吳勤業惠仲趙友士徐旭采東吳監試者御史王度  
死難餘皆居位如故而徐旭者求樂初為吏部郎中  
與逢吉皆預重修

高廟實錄旭陸國子祭酒余士吉求樂初拜食都御史

唐愚士

唐之淳字愚士以字行紹興山陰人父屬閔初應舉  
翰林文字有名愚士少有奇志攻學不倦年二十餘  
已有聲泝水父諱死結漆辛勤扶喪歸墓迨求其平  
生所作不彈荒遠纂釋收拾如獲金壁時時伏讀

切人為之掩泣然愚是亦工為文者且喜筆札酷似  
其父洪武中奏有薦之者謝不就魯國公李景隆好  
士為勲戚第一聞其名走使者請至家俾其子柳馬  
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覽前代遺跡披筆而  
賦嘯嘯一時歲辛巳嗣君詔翰林詞臣集數千載經  
史中事為書以考治亂為鑑戒命舉優通文學士方  
孝孺輩以愚士薦

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公之客必賢輒召至殿庭即拜  
翰林侍讀賜以冠帶俾與孝孺俱領修書事且同以  
前漢書進讀未幾病以閏三月二十三日卒時景隆  
久將兵于外及歸則愚士病甚不可為矣賜卹之甚

厚所著有洋居稿文斷諸書

錢芹

錢芹字繼中蘇州吳縣人少負氣節欲以奇功自奮  
元季以策干諸將無所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祿從  
大將軍徐達出北平絕大漠凱旋俄以例解職家居  
二十年其貧守道為郡守姚所知語在善傳革除初  
年詔求遠逸善以芹應詔召對稱旨晉中議事授戶  
部事務北流有警署行軍前事從征虜將賈咨謀會  
軍府達芹入奏道病卒瀕卒猶條邊事緩急上執政  
年七十二

賜棺殮歸葬黃山

王良

王良字欽止吉水人建文己卯江西鄉試第一明年  
對大廷復當第一以貌不及湖廣且廣對策有親藩  
陸梁人心不推等語

上以為敢言遂擢廣狀元而已良次之導洪武乙丑事  
例甲首皆授修撰良與第三人李貫皆預馬良聞靖  
難師起者常優恤輒不食日就廩億以辛巳九月卒  
上憫之遣札部侍黃觀即諭祭良之家譜所述如此而  
吉安志乃日文廟繼統先一日群臣多往迎附良聞  
門與妻子訣是夜吞腦不死非其實也後廣與貫皆  
事



太祖一日上於宮中特建文時群臣所上封事千餘通  
覽一二有干犯者命翰林院侍讀解縉等編閱閱係  
軍馬錢糧數目則番於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  
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修撰李貫進曰  
臣實無之

上曰爾以獨無為美耶食其探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  
之際在近時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  
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  
此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遠蔽也

宋懌

宋懌字子夷金華人宋燕之孫也懌父遜中書舍人

懌思詔父學奉母居蜀蜀獻王憫之時賜粟帛賜其  
家由是益得專於學其書益工建文君即位念燕為  
皇考與宗皇帝舊學之臣召懌復官之於翰林為侍書  
於劉孝銘朱思平皆見知族建文時而燕門人有聲  
稱者同郡樓連浦陽鄭楷皆見擢用

革除遺事卷五終

革除遺事卷六

耿炳文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元末從

高朝取滁和積功為明威將軍管軍總管其後充采石  
取金陵日有功炳文皆從焉丙申歲與張士誠戰宜  
與君用賈勇先登而死炳文代領其軍明年取廣德  
長沙擒士誠守將而降其兵會立元帥府于長興以  
炳文為總兵都元帥守之辛丑敗士誠將李伯昇追  
斬五千餘級拜指揮使撫綏有方湖人安堵吳元年  
被蘇州士誠就擒論功召見戰門降諭曰今日之功  
雖古名將不能過也陞大都督府僉事洪武之初陞

授鎮國大將軍兼右率府副使二年同除達征陝西  
克之番炳文鎮守三年正月授秦王府左相兼陝西  
行省右丞十一月封長興侯十四年輔徐達大破虜  
兵于北黃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寶鏃五萬錠鈔  
二千錠俘造第鳳陽其先楚而追爵君用為侯二  
十五年陝西兩尚縣妖人作亂承制總兵聶討至二  
十七年姑克之三十年蜀中盜起食為陝西將軍往  
勦平之三十一一年鎮遼東革除改元增募兵起其年  
九月命炳文佩大將軍印自遼東率衆二十萬接真  
定都督徐凱領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莫  
州先鋒至權縣



太宗師師禦之會番中秋出炳文不虞破其城忠松引  
衆來接伏兵起忠等皆被擒因得炳文虛實遂長驅  
至真定壬戌靖難將張玉朱能譚淵來戰炳文大敗  
幾爲所擒奔還灣泥河東炳文衆尚數萬十月復與  
能戰衆皆潰陣副將駙馬都尉李堅都督齊忠顧誠  
都指揮劉遂俱被擒炳文固守燕兵攻城二日不能  
下而去炳文老將長於戰至是敗覆連文君始有憂  
色遂召之還以李景隆代之竟至于亡又

太宗即位舊惟炳文與郭英皆見用炳文後以譴死年  
六十五長子璿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長文江都郡  
主華除中爲駙馬都尉次珣龍虎將軍後軍都督僉  
事亦預親藩之征瑄散騎舍人擢尚寶卿皆獲罪無  
後

李景隆

李景隆泗州盱眙縣人父文忠曹國公長公主之子  
爲開國元勳追謚岐陽武靖王景隆以洪武十九年  
四月龍封曹國公上上嘗書體爾祖彌志孝不息入  
八字以賜之使之讀書充儒生一日帝布有名者若  
天台林右輩皆與交遊華除君即位與魏國公徐輝  
祖等俱以元勳子見任用

太宗靖難師起命爲征虜大將軍帥師往伐賜通天犀  
帶賧之江浙遂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

悉調各處軍馬五十萬進宮河間

太宗語諸將曰李九江秦養之子寡謀而驕矜色厲而  
中狡忌刻而自用况未嘗習兵 戰陣而輒以五十  
萬付之是自坑之矣漢高祖大度之人善 英雄爲  
用不過能將十萬九江河等才而能將五十萬趙括  
之敗可待矣復召報者問景隆軍中事

上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爲將政令不修紀律  
不整上下異心死生離志一也今此北早寒南卒衆  
揭不足披胃霜雪手足皸瘃甚者墮指又士無糲糧  
馬索宿二也不量陰陽深分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  
信不足氣盈而悞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

也部曲喧嘩金鼓無節好護喜倭傳任小人五也九  
江五敗悉清保無能爲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漢往  
援未平披知我出必來攻城四師擊之間城在前大  
將在后必城擒矣諸將曰未平兵少

太宗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能  
推誠任人足辦禦敵若前軍在城祇自示弱彼得專  
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突應用內外犄角破敵矣  
吾出非專爲求平直欲誘九江使來就擒耳吳高法  
不戰聞我未必走是我一舉解求平圍而破九江也  
九江景隆小字云十一月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  
城再戰鄭村壩大敗匪不以聞明年二月癸亥景隆



致書

太宗詞不遜諸將怒四月丙申引兵號百萬軍德州郭  
英吳傑等軍真定漸移近北先是朝廷命官賈璽  
魯賜景隆斧鉞俾專征伐渡江沉於水賊者以為不  
祥至是復賜之已而遇靖難師戰於白溝河三進三  
却兵將漫散南奔而德州等處俱失守惟山東叅政  
魏鉉固守濟南北兵圍之不下緣江舟兵皆望風降  
揚州衛指揮王札高郵等衛指揮王傑等相率納款  
景隆不以意為未幾鎮江亦北附矣連文君憂憤不  
知所出景隆遂奔還  
太宗既渡江馬蹕金川門

上猶使之城守景隆遂與谷王摠閉門迎納

上聞宮自焚六月十三日也九月初四日論功行賞封

景隆奉天護運推城宣力武臣特選光祿大夫柱國

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

世承襲賞銀四百兩絲段四十表裏鈔四千貫奉命

充修

太祖皇帝寶錄都總裁官景隆與解縉輩東筆多所更

易其後谷王以謀逆廢為庶人景隆亦獲罪革爵闈

門被監禁尋下獄而死慶曆者慶城侯也既降至永

樂元年十月都御史陳瑛論之亦削爵論死二人者

從老死隴下與死國難等死耳寵光猶在傳辱隨之

天之報施果何如哉

王純一作

王純字仕魯河南太康人洪武間由吏部郎中為福  
運布政司叅議陸叅政寬懷廉介民懷其惠革除年  
間遷戶部尚書靖難師至純走出城外已而歸附文  
廟登極召見之曰爾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邪  
純頓首慙謝命降布政使仍乃致仕純快快成卒疾  
于厓官至戶部侍郎

鄭賜

鄭賜字彥嘉建寧人乙丑進士除監察御史陸湖廣  
布政司右叅議丁艱起復改平布政司坐事謫安東

化革除間召為工部尚書

太宗登極轉刑部札為後侍郎趙時境間以憂卒仁廟  
初贈太子少師諡文安

黃福

黃福字如錫平度州昌邑人由監生授項城主簿遷  
金吾前衛知事陸龍江衛經歷上書論大計洪武中  
起陞工部右侍郎用事革除時未樂初遷左侍郎尋  
陞尚書北京初建改北京刑部尚書文正既平置卷  
司拿掌布按二司印在交趾二十年

仁祖初詔還會交人叛鎮守尚書陳洽奏請還福於交  
命福同將臣師帥以往及戰失利交人擒福不忍加



害避之出境召爲戶部尚書數日轉南京戶部正統  
初加少保仍兼尚書守備南京五年正月卒成化初  
贈太保謚惠宣

太宗御極時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於

上前并指福爲奸福厲聲言臣罪應死但日爲奸則非  
上知其正直置不問

尹昌隆

尹昌隆字考謙吉安泰和人在鄉校已擅六名應貢  
中應天鄉試第一洪武丁丑九閣第二賜進士及第  
授翰林編修改監察御史革除中大臣相訂奏者命  
及道鞠之同官皆謂宿昌隆獨不避一說以法巡按

中去貪苛理冤獄所至風裁凜然還朝上既言筋民  
力謹啓敢勤政治務正季不報既而京師地震後上  
既言陰盛陽微奸臣專政所致執政者愾焉然知事  
繼以清白公勸稱坐中使誣况咀下獄既得白還京  
師預審議

大師入正大統有白昌隆者不聽改北平按察司知事  
者

皇儲未立武臣丘福言

皇第二子高煦有毛從功

上猶欲驛召昌隆叩首曰長嫡承統萬世常經

上悟遂冊人宗爲皇太子高煦爲漢王進昌隆左春坊

中允在東宮屢進讜言皆嘉納漢王忿切盡構於  
上又明年熙爲札部主事時呂震爲尚書屬中詣附者  
率得近惡昌隆剛果証其預谷夜人謀逆事昌隆死  
焉家亦籍沒

弟

弟嗜樹州樹山人洪武中由監生官至左通政甚稱  
上意稱爲內外一人舊令中外文武服勤在官者復其  
家

上以嗜卓異并其塘園林一切租稅悉蠲之人其叔與  
弟諸闕謝及陸鮮

上賜鈔錠仍勅光祿賜酒散借嗜詣其門錢之累遷兵

部尚書太子少保革除門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  
增設師起常主兵餉及迫近京師詔以諸王分守諸  
城門遣李景隆都督王佐及嗜往龍潭見

太宗嗜望風士疑未幾遂入宮即臣未有言嗜獨先於  
上前稽首勸進及即位以嗜有奉天征討功封奉天壩  
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兼保兵部  
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不世襲詔以秦王第  
二女長安郡主下嫁其子鐵札遇優渥賜資可不勝  
美後乞骸骨得致仕於家尋以事逮至京師死於獄

羅義

羅義山西都司清遠衛戍卒也建文中舉兵加親藩



義詣聞上書乞息兵講和其父多不載并附上燕王書其書畧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乃叔父也而輔相焉管叔流言聞王室周公誅之殺下聰明英武博通經史令之周也宜以周公之心謹守燕王則天下皆知以爲周公之聖復生於今日矣又謂古之夷齊以國相讓去隱在陽山矧聖賢敬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逆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令殿下以藩國敵朝廷如遂其願愚竇羞之乞早息兵書上忤旨下獄

太宗即位以義爲戶科給事中尋陞湖廣左叅議又陞前湖廣左叅議楊砥爲鴻臚寺卿以其在連文時嘗

上書請教親恩罷兵息民故也

薛嵩

薛嵩陝西聞鄉人慷慨負志操有治才口辨洪武間累聞大理寺少卿革除年間大見信任辛巳閏三月兵屢敗方孝孺見議革詔今嵩貴至燕軍又作宣諭數千言刊印千餘紙付嵩令密散俱將士使歸心嵩見上言殿下且釋中謂

孝陵即暮下令旋師

太宗叱其詔已左右敬殺之

太宗曰此

天子命使也釋之而其謀不行其內難平免嵩死請廣

西求樂初安南國王爲黎季所殺其孫陳天平自老起求歸季卒于蒼請還君之

上命廣西總兵官都督黃中以兵五千還歸其國中李嵩爲輔行至莽站伏發劫天下去嵩被虜殺之

陳英

陳英字

人歷仕洪武至革除年爲北平按

察使坐交通藩邸請廣西

太宗即位首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忤連文諸臣最深

上爲帝久故輒朝五日奏請減之

上不從尋抗奏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瑋

皆悖逆宜追戮之

上曰朕舉義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純王純鄭賜黃福尹昌隆皆有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况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教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悉勿問蓋

上初入京城昇及是修自縊死觀時守安慶投江死叔英廣守德自縊死良在官闈家自焚先是

上兵至沛縣伯瑋不肯下與其子俱死後英問方孝孺

等欲詞遂簿錄觀叔英家妻女皆將給配觀妻出妻

濟門先擠其二女於河遂自沉死叔英二女皆就錦

未獄俱赴井死其遺命忍心如此後竟以羅織苛刻



得罪罪誅至法熙時諸臣宗族皆釋還田里順中

英宗又釋建庶人之囚

孝宗朝有建言繼絕廢忠者於是英之罪益不可掩矣

張頌宗

張頌宗汀州寧化人少喪父其母黃氏中志教之洪

武辛未進士第二人授編修陞太常寺丞連文中自

國子監祭酒陞工部右侍郎往江西招集丁壯募民

出粟

太宗即位頌宗及江西布政使楊連按察使安金事

品升等並為軍卒執告其罪

上釋不誅誦成興州頌宗有文章多所著述惜其功名

不終一時既附之臣有政事如大理寺卿虞樞侍郎

徐實宗文實者如侍讀王景司業張智修撰李貫輩

雖免于罪咎然

文皇帝未嘗重之

李友直

李友直字居正保定清苑人始為北平布政司吏始

以朝廷密事告于親藩語在張昂傳

太宗義師既本遂擢用友直出理鎮運入嚴城守率以

命之凡事皆集稱

上旨初授北平布政司右參議既建北京改布政司為

刑部陞左侍郎初作宮室友直受命經度提督勸勞

布解改行在工部侍郎

仁宗臨御嘉念舊勞陞刑部尚書奉天代祀周文武成

康陵及秦愍王墓既還言聞中民瘼深見加納賜詔

命追贈二代宣德初改行在工部尚書凡有與作重

重後悉以委之死年七十與黃福楊士奇輩相莫逆

其死也士奇為之撰神道碑銘稱其坦夷聞敏有長

者風焉

胡廣

胡廣字光大吉水人生八歲而孤自幼好學日記數

千字革除庚辰擢進士第一賜名靖除翰林修撰擢

侍講附

太宗復命廣拜翰林李士兼左春坊大李士為

上所知以時制誥戒諭之文多出其手詔修五經四書

性理大全命廣總裁嘗從

上巡北虜出居庸圍入沙漠王師所至功烈炳耀皆廣

記述之十一年春

上幸北京再扈從出塞城虜還既丁艱服闋進大淵閣

大李士兼春坊嘗上却封禪頌歷數代帝王不務國

事矯誣上天卒貽天下後世笑時稱其有識自稱滄

庵之後喜扶忠義事嘗集文山事蹟為傳記序之以

傳卒年四十九累贈少師謚文穆與廣同時有解縉

楊士奇夏原吉楊濬楊榮黃淮全幼孜賽義輩皆攀



S  
Z121.5  
15a

2094574

Z121.5  
15a

S

<p>龍附鳳為時大臣云後大士李李東陽讀所述文山 傳記以詩跋之日狀元忠義古今傳野史何如舊史 全剛述總項胡李士姓名猶記丙中年其意最微婉 辛後公論乃定大都如此</p>							
--	--	--	--	--	--	--	--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ZW 21181888584982